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3/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二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蘇山選集七卷

〔明〕陳柏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陳文燭刻本

.....一

小漁先生遺稿十二卷

〔明〕唐汝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七二

徐氏海隅集詩編二十二卷文編四十三卷外編十四卷(一)

〔明〕徐學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

.....二二二

蘇山選集七卷

〔明〕陳柏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陳文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山選集

七卷》提要

蘇山選集序
尊公蘇山先生全集成走吏寓書示予小子謙曰自昔收遺文而定之者必屬于相知幸公毋愛一言始嘉靖庚戌歲予小子從先生服政于水部傾蓋即投驩既晨夕同舍相錯綜枕藉更及時務得失邊陲方略疊疊論難夜分不休秋遼陽虜塵起被及京邑七陵震疊先生恚憤私語小子曰使我典兵機當不爾爾虜退主爵部署六曹子大夫于中外予拜宣城先生以將母歸竟陵既三年予給事禁垣先生守司馬郎後予罪廢而先生且晉職方升沉榮瘁轉睫不齊先生在職方值邊事孔棘將相失調又權相父子日以文字罪人先生履艱險調劑有方諸所奏記題覆動中機宜

至受箴告成則若響應是時輦下人咸稱
名職方顧裘帶之暇鉛槧不廢即有腹誹
厲禁弗恤也未幾大司馬以先生知兵薦
令建節井陘寔出之也先生早知機遂拂
衣歸築室漢陰不復談時事日益肆力墳
典興到即引觴操染以寄情今集中所載
蓋謝事後十居六七嗟乎虞卿窮愁以著
書韓非孤憤而立論自古英哲之士得時

蘇山選集

序

二

姜伯勝刊

則駕不得時含英匿采退于名山此其素
也何獨先生哉先生功固背時言足垂範
更有王叔揚其波挹其芳潤於先生乎何
病集凡二十卷諸所題評標致寔出鴻碩
之手小子賤且謏烏敢續貂而王叔公強
委之且命精選作二帙以便藏之奚囊嗟
乎維摩丈室設置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
天不減而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之九州

亦存之矣至日用飲食則維神州赤縣之
內王叔心悟禪理智信談天於尊公全集
必約而擇之者意在茲乎予又記庚戌秋
從先生並馬長楸先生字呼予曰亭夫青
女至矣夜來砧聲四起若有意乎因自誦
聞砧詩至淒涼隨鴈度斷續雜蛩吟予低
首降伏先生亦沾沾自喜夫十字柔嘉半
生膾炙詩與文其示人誠不在多也含毫

蘇山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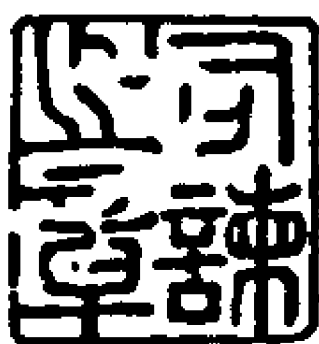
序

三

之下忽憶疇曩因并及之以紀山河邈若
之感

萬曆丙戌仲夏之吉

賜進士第前刑科右給事中友弟莆中黃
謙頓首撰于萬玉山房



蘇山選集目錄

第一卷

古詩

白雲謠

南山歌

平城歌

垓下歌

采葛婦歌

易水歌

送謝山人榛還鄴下

東疇觀穫效陶體

蘇山選集

目錄

一

七子詩

陳宮贊仁甫

李侍講元甫

李環衛惟寅

李修撰本寧

康山人裕卿

管山人建初

梁中翰思伯

南園觀穫效陶體懷傳五表弟時

爲南司徒

凌使君雪中餽酒口占六絕

秋日園中有懷余德甫朱子深用

晦貞吉四君 鏡光篇

秋雨篇留別傳五表弟

送謝符德大行使趙國

贈宋崇樂督學西蜀

送趙生仲和還沔

賦得合浦珠贈郭廉州

浮圖峪道中聞鴈有感

無卧閣寄示燭兒

蘇山選集

目錄

二

管建初山人繪圖見壽賦得泰山

高

黃生寫陶靖節遺蹟圖短歌贈之

賦得五嶽圖送燭兒之淮安

寄題草玄亭

寄題杜拾遺草堂

寄題峨眉山

焦山吟寄畬郭山人次甫

寄題陳拾遺讀書臺

五嶽圖歌

第二卷

五言律

莊上茅齋初成 望宋玉墓

峴山 秋砧

發京別傅五表弟二首

襄陽卽事

蘇山選集

目錄

三

三月晦日應山道中別張叔與

東吳明卿舍人五日生子

徐子與席上留別吳山人子充得

春字

安陽寄謝山人茂秦

剡河道中

送吳明卿給事左遷二首

秋夜直宿東張子任

送馬健之令郊縣

同教純之學士何汝玉大行登毘

廬閣 南園卽事

泗東莊 對菊有所思

憶樞弟二首 寄正卿弟

蕭凌喬歸自晉陽訪吳仲立僉憲

康山人裕卿作夏汭草堂詩見贈

用韻却寄二首

蘇山選集

目錄

四

暮春

隱林莊同李生用康山人韻二首

懷王元美觀察用原韻

夜行 七夕別燭兒之蜀

過別業 與燭兒載酒南園

任山父別駕枉吊燭兒

懷歐惟承給事

送任山父別駕之滇南

第三卷

七言律

呈李川甫先生用原韻

壬辰下第

樊城早發東劉德輝時母舅在樊

香山道中感懷

送李隆仲同年令丹徒

送王使君之沔

蘇山選集

目錄

五

奉使至故園

送同年張子畏僉憲四川

九日登麾虜臺 立秋

夏汭草堂成

冬夜與李少白聞笛

李君寵秋夜見懷却寄

送成子仁卿兼懷同年尚德夫

人日

秋日得吳明卿書

九月八日同蕭凌漢凌達李少白

諸子登報恩寺閣

送別陳山人紀兼呈子深王孫

人日懷燭兒

用韻別李君寵

用韻別陳山人兼呈子深王孫余

德甫憲副

秋日同傳司徒童士禎丘子冲諸

君登寺閣

蘇山選集

目錄

六

隱林莊有懷

遣使訊徐子與

讀方君敬樵陽集用懷子與韻懷

之

寄黃希尹太守格弟時爲幕僚

用韻畲徐叔明憲副兼訂遊山之

約

聞黃鶴樓重建因寄徐子與憲使

春日趙惟石僉憲招登仁風樓

得徐子與憲使書却寄

黃亨夫給諫繆擬余詩似高適因

戲寄之

早春漫興

酬徐叔明憲副襄陽見懷之作

病後卽事

湖上雨望

寄黃亨夫給諫

寄題朱子深來爽臺

蘇山選集

目錄

一

秋日有懷燭兒

秋日懷徐子與吳明卿

雨後有懷

隱林莊

秋日余憲使招登湛虛亭

畚李元甫太史見訊之作

次李惟寅通候見寄

冬日獨往

夜雪禁體

人日漫興

李生移居

立秋日有懷燭兒

題余德甫江上草堂兼柬東用晦

畚康山人裕卿兼寄梁思伯王敬

美

得劉學孔光祿書却寄因示燭兒

初雪懷傅司徒

送蔡子明司訓成都

除夕前一日與燭兒夜坐因懷燭

蘇山選集

目錄

八

兒

人日有懷燭兒

送燭兒之川中督學

九日同諸君登聚星樓因贈程孟

孺

送程孟孺遊太岳兼謁王元美中

丞

送歐惟承少參入賀

畚吳明卿學憲

畬王敬美符卿

送陳別駕入瀘因寄燭兒

題漢西草堂用燭兒韻

除夕有懷 莊上偶述

巳卯三日喜晴

第四卷

絕句

途次東邵才仲

蘇山選集

目錄

九

楊懋功祠部寄園中雜詠用韻和

之更補借山亭凡七首

河干別燭兒口占四首

平政橋別燭兒之蜀四首

榮澤東臨湘沈子建

兩亭初成漫賦

別燭兒之官淮安二首

寄題漂母祠三首 西望

寄趙孟靜閣老 得燭兒書

示堪孫遊太岳

病中憶南園效唐人二首

第五卷

序

張文毅公集序 折獄龜鑑序

浮淮三絕序

童內方先生集序

蘇山選集

目錄

十

送蔡先生之宣城序

送王大夫序

送沈別駕之東昌序

送宋武庫守河間序

送汪憲使之閩中序

贈唐生序

賀張金吾序

壽李先生序

第六卷

記

蘇山記

時雨軒記

碑

忠節廟碑

報恩寺碑

嵩清李先生墓碑

墓表

明高士時菴任先生墓表

第七卷

蘇山選集

目錄

十一

祭文

祭馬少伏文

祭張文隱公文

雜著

告風伯文

原水書劉氏譜

書兒燭扇

蘭亭卷跋

蘇山選集目錄終

蘇山選集卷之一

沔陽陳栢撰

古詩

白雲謠

白雲在西東望瀾瀾山川萬里何能間之
終與子爲期

南山歌

白石齒齒南山隈牛角扣之鳴且哀我生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一

不辰已焉哉唐虞世遠不復回短衣何用
更自裁放歌聊以相裴徊

平城歌

白登之見羈岌岌乎亦已危非閼氏之妬
且疑從竒計兮焉施

垓下歌

萬人敵兮所至靡天欲亡兮騅且死美人
帳前獨放歌烏江渡兮將柰何

采葛婦歌

卧下之新坦如席今我采葛以為紕

易水歌

朔風號兮易水寒怒髮指兮上衝冠腰間
七首君請看

送謝山人榛還鄴下

有客遠行役秣彼雙白駒繫之不可得搔
首空踟躕送子都門外願言停須臾朔風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二

號中野子行將安趨漳河水雖濁曩亦稱
魏都當時應與劉風騷振雄圖寥寥千載
後疇能與之驅末路見爾調清雄傾吳歛
憂行思獨苦賦景情與俱酒後兩耳熱仰
天長嗚嗚以彼跌宕性安能事牽拘胡為
滯京國日逐紅塵污去矣白石爛邈焉非
黃虞王門儻可適終老以自娛

東疇觀穫效陶體

家世本為農弱齡學干祿一出三十年始
獲返初服結廬城南門繞屋植修竹鄰翁
時相過班坐叙寒燠薄田僅一區收稻不
滿斛拓地向東偏開荒灌且築俛焉事春
耕倏爾及秋熟即未克廩庾已足給饘粥
寧辭胼足勞幸免折腰鞠寄謝當塗人胡
為久碌碌帝力何有哉狂歌鼓吾腹

七子詩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三

往仲子官大理與七子為白杜交甚
驩也今伯子游燕乃七子又相與如
昔作七子詩寄之

陳宮贊仁甫

吾宗出重華賢豪代相屬德星照潁川千
載仰芳躅之子奮武陵飄飄類黃鵠乘風
振長翰浮世何局促麗藻驅孔璋清詞凌
伯玉石室勝編摩明廷多啓沃跌宕郢中

兒兩竊登賢錄一爲青雲交共操白雪曲
浮世寧用誇古誼更相勗言念同胞情二
方應可續

李侍講元甫

君家起蜀中系出吾楚後濬發玉壘奇早
綰金閨綬學擅子雲前賦出相如右清朝
盛文儒君才已十九黃鍾一以宣居然失
瓦缶名且重南金望應歸北斗伊昔曲江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四
盟今抱山陽苦世誼誰能敦知君用情厚
翫辭太學生疎狂淮陽守末路藉箴規同
聲期不朽

李環衛惟寅

大雅日以衰浮詞漸靡靡試從迦黃初疇
能訂其是公子何雄哉翩然思奮臂素心
耽典墳高懷薄統綺兼收武庫才獨擅詞
壇美白社騰飛揚青山任品第執戟非所

耳操觚自能事近體擬岑參古風慕曹植
雅誼尚可師榮名若或棄遙憐懷人篇曾
逐飛鴻寄至今草堂中夜夜浮光瑞

李修撰本寧

我昔識英標知君已早慧黃童本無雙楚
國誇絕藝天馬自行空威鳳當鳴世竭來
上石渠擢管多新製豈徒工文詞直欲窮
典制熙皞時更逢經綸心獨銳長沙遠足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五
懷荊州近應繼陳雷自夙交孔李况世契
曾思東海夫留滯三經歲平生金石交願
言相砥礪

康山人裕卿

往識謝茂秦並歌長安市雅調今已希爾
復翩翩起清詞振天球一一中流徵高誼
况翛然足敦世俗鄙開懷北海尊落魄東
郭履雲集諸豪卿風被兩愚子曾持白雪

篇遙寄滄浪淚客愁生擣衣悽悽懷故里
浮湘儻有期爲君應倒屣

管山人建初

吳中有高士郁郁如幽蘭浪跡比禽慶清
操追幼安雅志肯自畫誓欲登騷壇探奇
春欲暮得句夜未闌著作雖不富枝枝青
琅玕同聲有贈述雜佩何紛繁曾作太山
繪寄我漢江千空堂一披拂六月生微寒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六

伊人不可屈素性如龍蟠何當遡雲夢握
手共清湍

梁中翰思伯

中翰奮南海自負何其豪相國有遺烈英
英真鳳毛志豈在簪紱誓欲紹風騷閉閣
頻視草逢人卽抽毫緬懷蘇頌輩尚友乃
其曹興餘更揮灑落紙生烟濤憐余今老
矣交誼媿曾叨何時將白雪共君還一操

南園觀穫效陶體懷傳五表弟時爲
南司徒

城南有畬田局促莖數畝雖非二頃饒負
郭近且厚初擬學灌園况得頻開牖庭前
蒔雜花溪上布垂柳谷鳥鳴嚶嚶池魚躍
瀏瀏和風吹且研好雨忽如溜乘興酒數
盃得意詩幾首俛焉東作前條爾西成後
探節秋已三數時月維九奚奴忙腰鑱老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六

婦仍持帚授衣思欲裁納稼積如阜滌場
已屆期携酒還盈甌醉來兩耳熱嗚嗚聊
擊缶芙蓉錦若鋪橘柚黃如杓因憶西鄰
翁十年曾共手一逐三命榮遂爲兩都走
誰憐皓首兄獨少素心友豪來望金陵此
意君知否

凌使君雪中餽酒口占六絕

郡閣傳新釀山齋對故人虛慚剡水興浪

竊廣陵春

昨夜清署中雪花大如掌使君興自豪與誰共幽賞

何人能載酒過我草玄亭寂寞江天裏猶看處士星

郢人竊虛名徒自稱寡和試誦使君詞誰能不驚座

芳梅爛若茲初雪詎如許肯過借山亭同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七

作驚人語

賸有他時會何如此席中無將夏汭興還與剡溪同

秋日園中有懷余德甫朱子深用晦貞吉四君

歸來無俗鞅灌園以自全結廬幸負郭中有數畝田荷杖時復往倦即拋書眠野老不識面相見何依然試與班荆坐長話義

皇年落日漸杳杳停雲猶翩翩迢迢望南

浦秋水連長天伊人在其下方與相盤旋携榼互斟酌高詠芙蓉篇孤標不可卽寸心知各縣道遠莫能致含情且獨還

鏡光篇

嘉靖辛丑卧病慈恩寺中每與其僧古淵登鏡光閣爲余道昔者之事乃賦鏡光篇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八

君不見鏡光高閣天中起雄視皇州十二里王氣遙連陽翠山晴暉半落金鑿水碧房紺殿紛玲瓏丹梯紫閣何龍從翩翩斜映茂陵樹飄飄俯瞰甘泉宮踈鐘忽報千門曙高閣遙瞻六龍處風柝疑聞玉輦來霜鈴似憶鸞輿去

武皇昔日盛遨遊從官此地曾淹留親將萬乘稱佛子盡許諸僧爲比丘烏蹄譯字

裝金軸鵠眼胡兒賜緋服傳道西方有至
人更遣中官到窮谷一朝龍馭忽上賓萬
事瓦裂如飛塵誇恩徒數正德日問名半
是臨洮人可憐緇服今遼絕別有黃冠售
奇訣貝葉愁從月下翻衲衣老向簷前綴
由來光寵不足誇由來窮困無庸嗟不見
閣前秋雨葉盡是闌中春日花

秋雨篇留別傅五表弟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九

長安旅夜聞秋雨瀟湘歸客懷秋浦鄉心
忽逐雨聲生雨聲偏遣鄉心苦憶昨獻賦
遊京華飄飄伏劍遙辭家寧期失意向人
後更看作客棲天涯天涯作客情應惡賴
爾相看差可樂意氣同袍自是真心期相
許知非薄共言此際開心期况從蚤歲成
相知我年一日媿爾長君才十倍稱吾師
清宵散步長安郭暇日遙登鏡光閣雄辯

驚傳鐵馬鳴多情坐遣銀河落論心各許
魯仲由談詩每愛岑嘉州自矜春草生客
夢可堪秋雨牽人愁秋雨牽人思如結遙
向黃金臺下別荒臺惟見荒草長壯士翻
驚壯心烈當年與爾馳金鑪臺前同赴黃
金招解知駿骨慚郭隗敢嗟

聖主非燕昭可憐歲月易遲暮可憐人世
多岐路回看此日送行津恍似當年泣別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十

處雙鴻本是雲中群孤鳴却向雨中分三
秋不共聯翩去千里應同嘹唳聞

送謝符德大行使趙國

君不見謝家昆弟稱多賢聲譽由來天下
傳長公夙望重安石季子英風驅惠連竭
來並上明光殿傾都見者人爭羨家世原
誇寶樹芳宮袍新賜金門宴共言賜宴出
金門蚤見承恩使近藩是時同年三百二

羨君意氣何翩翩只今

天子重親睦恩數聯駢敦九族輝光尚欲
映松楸寶玉頻將分伯叔况逢趙地多豪
英古來重誼寧輕生曾以片言爭擊缶肯
將尺璧易連城展親已識 皇心篤更見
君才堪不辱持節朝辭易水湄寒帷暮度
漳河曲漳河北接古叢臺當年歌舞翻成
哀登高已見昔人賦弔古應憐今日才南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十一

去邨鄆何迤邐西望鴈門應尺咫未論皇
華重使臣爭傳畫錦光閭里君家住近三
關營看君疑是棄繻生馬前蚤已橫修槩
袖中定或牽長纓丈夫平生重節義况於
境外專行事請君談笑淨風塵佇聽歸來
奏清議

贈宋崇樂督學西蜀

故人西向三巴道九月澄江平且好芙蓉

花覆錦官城錦帆正落巴江清文翁祠高

益州裏况有草玄亭並起問奇可但如楊
雄定使巴蜀回淳風憶昨同官司馬署吐
膽傾肝誓相處圍碁日坐籌邊堂呼燈夜
草平湖章自言意氣深相結自謂交游長
不絕那知聚散未易期與子今成天一涯
瀟湘水隔瞿塘遠峩嵴山橫劍門偃幾向
鷄鳴嘆索居何由一致雙鯉魚巴中物候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十三

中原異梅花十月應堪寄倘逢驛使折南
枝莫令西望長相思

送趙生仲和還沔

秋雨瀟瀟急如注流潦須臾沒行路趙生
揖我還江鄉水滿前途不可渡願生且復
停征車呼燈旋寫還家書去年持節過襄
郢盛夏五月方南徂是時泮水正飄泊四
野瀾漫如一壑承

恩得省白頭親甘旨雖陳未云樂杪冬凜
凜冰雪生驅車又向薊門行可憐密密手
中線依依歲莫寧爲情共言王事何可久
夙夜皇皇未將母太行只尺不得登南望
湘雲幾回首祇云京邸無所爲公門日與
尚書期聽鷄戴月向雙闕騎馬衝沙臨九
達情知玄髮漸應改多謝青山久相待媚
世何能一語投報主空餘寸心在羨爾鳥

蘇山選集

卷之十

十三

紗過里門親交爲問幾人存茆齋湖上定
無恙多折荷華釀酒尊

賦得合浦珠贈郭廉州

合浦珠光陸離孟嘗已矣空遺碑千年巨
海成汚池故人今持使者麾南窮炎海南
之涯

天子聖德光四夷焚雉裘碎玉孟爾珠累
纍安用爲一夫不獲心所悲使君之清何

可緇壯心久擬酬明時合浦珠今在茲嗟
嗟孟嘗重見之

浮圖峪道中聞鴈有感

縣厓斷磧蜚狐道九月初臨已衰草朔風
乍襲碧油幢天外驚傳鴈聲早勁翮遙從
碧漢飛幽期尚與滄江違風烟念爾祇獨
往岐路憐余猶未歸蹉跎剩笑浮生苦不
及雲間雙短羽策勲直欲勒燕然鏡裏誰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十四

憐髮如縷郢樹迢迢是故鄉高堂老母日
相望長空尺帛無由寄聽爾哀鳴欲斷腸

無卧閣寄示燭兒

無卧閣今日淮陽已非昨轉輸南楚又東
吳舳艫千里常聯絡黃河變幻淤漕渠歲
歲丁夫費疏鑿往者曾傳海作波兩州九
邑俱成壑璽書使者日經過畫船頻向淮
陰泊候吏侵辰抱印開一呼豈啻千人諾

丈夫學道須愛人眼前况復多民瘼試從
青史數循良肯効鷹鷂徒擊搏須知吏治
重巡行千載其棠猶可作矯制那能使發
倉恐被長官仍束縛假令長孺復更生寧
得優游還自若今日淮陽已非昨無卧閣

管建初山人繪圖見壽賦得泰山高
曾傳五嶽之形勝遙從西極來崑崙真宰
鑿削乃有此就中岱宗稱獨尊仰看縹緲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五

挿層漢諸山羅列皆兒孫舜巡禹狩古相
述秦松漢栢今猶存孤縣絕頂不知幾千
百萬丈應有一窟通天門有時觸雲膚寸
合沛然而雨曾不崇朝徧洗六合之炎煩
縱橫萬象眇若失驅馳二曜忙如奔崔嵬
况復有三觀夜深北斗真堪捫可笑僊佺
韓終之仙侶徒效夫露吸而風餐更嗤向
平禽慶之高士猶遲夫女嫁而男婚孰知

至人兮神遊兮栩栩曾如俗子兮目斷兮
昏昏東吳狂客今管寧胸中浩蕩羅山靈
解衣盤礴曾兀坐抽毫一寫宛若開闢之
真形嘘雲噴霧變幻且萬狀隨處點染皆
丹青中有朱顏綠髮之逸叟方瞳炯炯何
傳仃呦呦玄鹿馴且伏遙聞雲中之曲俛
耳而靜聽託彼青鳥之雙翼寄我赤壁之
孤亭是時壽筵開廣廈闔風遙下何泠泠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十六

老夫獨酌蟠桃宴雙童朗誦黃庭經廷前
斜倚九節杖簷下遙送三花馨管生管生
待爾五岳之山訪且徧笑騎黃鶴還來候
我於漢上之芳汀試取圖中滾滾之瀑布
玉盃盛之爲醪醑與爾傾倒無少停醉來
渴吻倘不足更吸萬傾之滄溟乾時可作
畊桑地笑覩人間南極星

黃生寫陶靖節遺蹟圖短歌贈之

君且爲我畫我更爲君題一圖生色相千
載見襟期老懷自慕陶元亮故人況得龐
通之桂冠幸免奔走累還鄉擬賦歸來辭
宋家王孫松雪老風流更復多文藻抽毫
曾寫淵明圖運意模形若天造據案橫琴
弦不張披巾漉酒瓶嘗倒五斗寧能更折
腰一尊且復聊開抱曾聞刺史邀匡廬微
茫遙隔柴桑墟興來力疾且欲往門生兒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七

子扛藍輿義皇相去雖已久壯懷欲挽回
其初笑看歲月倏如駛醉疑天地皆成虛
我觀此老溫且厲奴視江州檀道濟曾遺
梁肉卽麾之眼中那復知權勢履敝曾伸
隻脚量盃空但仰雙眸睇亂離祗作君臣
憂溫飽寧爲妻子計只今幸遇太平時甲
子知非晉義熙籬邊黃菊正堪把尊前白
酒仍堪携何如置我圖畫裏更與此老相

追隨請君且爲寫意態勿但搥筆描鬚眉
賦得五嶽圖送燭兒之淮安

名山自昔稱五嶽真宰初分歸掌握鴻濛
卽判兩儀開突兀寧煩五丁鑿宇內微茫
數點青何人曾復窺真形玉泥金檢祗聞
七十二家載封禪蓮峰日觀疇能百千萬
處搜圖經嶺南高士浮山子胷中蕩漾羅
山水萬仞能移尺素間群峰盡列纖毫底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六
吾家仲子獨好奇到處煙霞入夢思頃乘
五馬過淮海手握茲圖隨所之向平禽慶
應可詫尋山枉自遲婚嫁誰識神遊在目
前岳色雲光盪其下淮陽凋敝非昔時昔
人卧治還能追但教勵行動撫字那用刻
意工文詞吁嗟乎五嶽之名現奇靈異已
如此萬古誰能不仰止丈夫勲業須似之
要使榮名滿青史

寄題草玄亭

子雲草玄亭舊傳在華陽本傳稱其
處岷山之陽曰郫有宅一區今郫縣
尚有茲亭仲子文燭視學于蜀余素
慕玄草因作短歌寄而刻之

漢家天子好文藝招集詞臣四方至一朝
待詔入承明更數何人識奇字高才爭推
楊子雲沉思蚤歲修玄文客稱調似相如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九

者榮名籍籍喧相聞甘泉羽獵大誇樂誰
憐校書天祿閣一官不調曾十年空遣文
星垂井絡閒中更賦畔牢愁三閭異代高
風流抽毫反復設客難解嘲之意何深幽
桓譚可是知言不曾謂玄經傳必久自信
詞猶過老聃肯落人間覆醬瓿至今高榜
草玄亭虹光夜夜含山靈蜀中山水縱奇
絕何如此地堪傳經况逢昭代崇儒雅聲

教翩翩訖諸夏汝握文衡試品題白雪休
言和人寡濯錦江邊錦似霞操觚往往多
名家諸生無數還講席問奇若箇如侯巴

寄題杜拾遺草堂

萬曆甲戌余仲子文燭奉命督學
西蜀嘗跪請曰不肖于役川中大人
曾欲賦一詩以寄杜公草堂時以酷
暑方謝未能也中秋既望明月照人

蘇山選集

卷之一

十

涼風襲衣援筆賦短歌未窺一字詞
雖不工聊寄景仰之意云

襄陽必簡君之祖義與先生共吾土可恨
生逢天寶年亂離曾亦依嚴武挺之兒子
豪且麤志目因嗔捋虎鬚驕人意氣偶相
合吐詞風格元非殊蜀中山水多奇巨幽
棲頓覺忘羈旅感興頗紆寫物懷憂時翻
作驚人語錦江芳草日萋萋玉壘浮雲時

復迷浣花谿上有佳景草堂獨據蹊之西
豪來操筆聊憑意叱咤風雲倏然至豈但
詞鋒逼六朝至今花鳥增愁思寰中詞客
爭相聞暮雲尊酒期論文枚京恨別見深
意詩成一字寧忘君淒涼更往夔州寓
憔悴仍傳巫峽句歸向中原曾幾何楚天
宿草愁看墓我生雖晚不同時文藻千秋
真我師爲語吾兒持桂醕一盃敬酹先生
祠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三

寄題峨眉山

吾家仲子文燭甲戌奉命督學西

蜀乙亥復試於嘉眉九月一日登大

峨山以余見南江閣二選付高僧鑑

燈藏之書來道其勝是夕偶夢遊茲

山因賦此勒之山中

三巴共道名山多就中最勝推大我普賢

大士昔示現祥光瑞靄倒射巖壑爭相磨

兩州盤據不知幾千百萬丈八十四盤孰
能上古今談者窮搜冥討且莫能探其真
而况蓬累之夫株守一隅者遙睇層厓空
想像吾家仲子太好奇橫經西蜀稱人師
興來校士且多暇一日直上山之眉携書
手自藏絕頂使我神遊醉初醒夜深忽夢
入丹丘彷彿山靈曾首肯巖前垂白多高
僧雲中揖我最高層更揮如意指點西域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三

外忽訝峰頭散聖燈雪山西望仍可恠恍
惚疑看銀世界夢回已信力未疲覺來尚
憶神猶快謫仙夢爲天姥遊至今嘖嘖誇
風流慚無秀句畲佳景爲我且勒山之頭
千秋定道蘇山老獨駕蒼虬曾一造不然
我眉相距漢陰迢遞且萬重名山那得留
遺草

焦山吟寄會郭山人次肅

我聞焦山千仞如翠屏大江秀挿何亭亭
孝然昔日曾隱此少微似應天邊星金山
對峙各馳勝東南雄誇爭娉婷濤衝浪齧
已千載寺下猶藏瘞鶴銘波光月色互相
映吸江吞海俱泠泠海門相距渺如許一
點疑看螺髻青漪漪滿徑多修竹可憐佳
景空沉冥五遊山人郭次甫習中萬丈長
虹吐壯懷欲作五岳遊扁舟暫繫焦山滸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三

婚嫁何須待向長山居况復追巢父曾携
瓢笠挂山房烹茗旋將江水取焦家處士
已千年遂認焦山卽爲王濡毫曾坐海雲
堂秀句初成月方午白眼看人未肯降雄
視詞壇真跋扈淮陽太守思君停湖上新
成招隱亭殷勒選地開白社峻嶒對劍看
青萍風流更遇王儀部談詩叱咤驚山靈
夜闌呼酒各大醉知君已覺忘飄零山僧

况復解文義挑燈夜半談殘經當年勝事
膾人口小山叢桂空餘馨一朝太守持繡
斧手握文衡向西土爾亦東歸羅漢巖還
山曾亦學爲圃何來寄我朱陵篇欲探南
岳尋神禹禹碑近已出荆榛還從嶽麓窺
石鼓祝融峰上振衣行衡雲定開寧作雨
咄咄次甫寧須踽踽試將折角巾還麾清
風塵豪遊直欲遍名山寰中嶽色寧惟五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三

漫道今人不如古山中倘遇王烈談與汝
相期烹石乳

寄題陳拾遺讀書臺

陳伯玉讀書臺在射洪縣北卽當年
所賦感遇詩處也仲子文燭視學聞
兩登之偶作短歌寄而勒焉

射洪縣北金華山層臺百尺堪躋攀子昂
當日讀書處相傳遺蹟猶班班文章道喪

五百載力挽狂瀾迴大海徐陵庾信枉自
矜浮靡餘風寧復在感遇詩成三十篇鏗
然韶護聲翩翩曾憐譽望傾都下詞客忻
忻願執鞭仍從方外交十友沈杜才各滿
人口獨握詞壇赤幟雄餘子區區盡奔走
能令海內稱儒宗飄飄遠紹建安風仲尼
既信探元化楚狂那得悲人窮吁嗟五季
仍不造士氣那知復顛倒哲人已嘆萎荒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五

丘高臺倏見生荒草吾家仲子司文衡景
運叨逢今大明詞場共訝已虎視劍閣爭
傳仍鳳鳴拾遺况是吾宗秀千載何期聲
並茂臺前雲樹上參天共羨榮名垂宇宙

五嶽圖歌

虛堂曾縣五嶽圖入門見者爭相呼原從
開闢卽莫處何人能識真形無孤高誰道
岱宗眇三觀斜連何縹緲陰陽割據自晨

昏齊魯望之青未了衡山南鎮翼軫明魏
巍上映天機衡祝融紫蓋數不足七十二
峰難盡評中原突見嵩高起峻極於天似
無紀二室雙蟠各半之曾聽登封呼未已
西嶽峻嶒聳處尊群峰羅列皆兒孫眼看
箭括若削就別有一路通天門恒山北近
曲陽縣佳氣氤氲滿荒甸龍首曾聯露翠
微飛來片石曾誰見玄冥上能應五星宇

蘇山選集

卷之一

五

內微茫數點青武夷鴈宕窮搜圖籍稱形
勝玉泥金檢巡行那得開山靈何如區區
五拳石封禪曾傳排稽席舜巡禹狩今已
休七十二家猶聞是處留遺跡吾家仲子
多風流往年卧治東海頭手携是圖不忍
釋興來乘之且卧遊老夫愛此亦成癖更
念浮山隔今昔披圖日對虛堂中似與五
山相朝夕

蘇山選集卷之二

沔陽陳栢撰

五言律

莊上茅齋初成

築室此幽居清虛百慮除月明聞唳鶴風
細看游魚白鳥時窺硯青虫任蠹書平生
羞管樂肯擬卧龍廬

望宋玉墓

蘇山選集卷之二

伯

嗟爾多悲客風流迥不侔蕭森曾九辯搖
落已千秋日晚重經地江臯一繫舟孤墳
不可拜投賦吊湘流

峴山

峴山高無極羊公逝不還今看斷碑在猶
共令名傳野殿自春草荒山空暮煙更餘
流水意嗚咽似當年

秋砧

八月秋漸深家家急暮砧淒涼隨鴈度斷
續雜蛩吟塞外猶千里閨中空寸心可憐
愁似擣何自達邊岑

發京別傅五表弟二首

子獻河東賦余思漢上尊風塵空按劍涕
淚各霑巾此夜仍分席明朝又問津經綸
須報主莫負少年身

其二

蘇山選集卷之二

二

伯

別爾還江漢依依嘆失群十年秋雨榻千
里暮山雲故國休牽念明時蚤建勲湘江
卧斑竹拭目看雄文

襄陽卽事

不向襄陽道重過又十年亂山梁苑外孤
堞漢江邊曲憶銅鞮調魚思縮項鰻更懷
山簡醉飛興習池前

三月晦日應山道中別張叔與

與君俱失意騎馬楚關來忍看春色盡况
復別筵開隔水林花落衝風野鳥迴山家
如有酒呼取盡餘杯

東吳明卿舍人五日生子

羨君初舉子三十未云遲早見充閭慶剛
逢競渡期奪標他日錦繫臂此時絲莫訝
長齊戶田文事更奇

徐子與席上留別吳山人子充得春

蘇山選集

卷之二

三

字

偶尋徐孺子何意識山人光映庭前月談
生座上春對君丘壑相笑我市朝身卽有
長沙別無緣一細論

安陽寄謝山人茂秦

落日臨漳道言尋謝眺居青山違拄杖白
髮待公車放浪雙長鋏蕭條一敝廬裁書
遙寄汝詩思近何如

到河道中

楚天霜欲下楚客暮言歸陌上猶行役閨
中未授衣應憐雙帶緩祗爲尺書稀何況
龍沙外迢迢萬里違

送吳明卿給事左遷

擾擾風塵裏三年共客居君行今乃爾余
意獨何如畫舫衝新水青山指故廬一尊
燕市酒今夕且踟躕

蘇山選集

卷之二

四

其二

賈誼長沙謫淒涼無限情如何千載後復
有九江行流涕非君意憐才自
聖明他時宣室召端合問蒼生

秋夜直宿東張子任

通籍媿遲暮談兵非所任乾坤多事日風
夜在公心月白驚鳥影風清送柝音誰知
帷幄客猶自運籌深

送馬健之令郊縣

周王定鼎地漢令剖符年一鶴將琴去雙
鳬望鳥還清操知味弊惠政識烹鮮佇聽
觀風者歸來報汝賢

同敖純之學士何汝玉大行登毘盧
閣

振衣高閣上極目望中原雙闕依雲吐群
峰繞檻蹲門前南國道山後朔方屯落日

蘇山選集

卷之二

五

伯

重回首令人欲斷魂

南園卽事

別業斜連水孤村曲傍闌鳥啼時近席魚
戲不驚綸雨笠頻三徑烟春少四鄰誰知
幽寂地還有問奇人

泗東莊

泗曲堪垂釣吾生已息機晚風侵鶴氅秋
水上魚磯聊適終焉志翻驚昨者非微茫

烟霧裏休認客星輝

對菊有所思

俄驚霜欲降才及菊初移露浥黃金蕊風
搖碧玉枝歸來三徑興老去九秋悲獨酌
東籬下同誰倒接離

憶樞弟二首

汝向長沙去孤帆幾日開忽驚五月盡未
得一書回遇客頻相訊停盃漫自猜江皋

蘇山選集

卷之二

六

伯

看不見聊復更登臺

其二

新水滿平湖扁舟杳若無芊芊青草合冉
冉白雲孤汝興猶飄梗余懷似轉轡故園
農事好莫戀酒家胡

寄正卿弟

落日獨徬徨裁書到夜郎地偏魚信杳天
遠鴈飛長太守今黃霸功曹昔范滂山齋

聊共卧且莫憶滄浪

蕭凌喬歸自晉陽訪吳仲立僉憲

三晉河山壯千峰雨雪深故人曾倒屣良
夜定開襟尊豈無佳醞囊應有贈金相看
行路者然諾幾知心

康山人裕卿作夏汭草堂詩見贈用

韻却寄

當年疲執戟蚤已厭塵紛自返山中業言

蘇山選集

卷之二

七

畊隴上雲茅亭依水結竹徑隔城分鄰叟
多幽趣相邀日欲曛

其二

一曲清江上蕭然獨草堂遠山橫赤壁新
水漾滄浪塢借芙蓉麗池因菡萏芳莫須
王給舍重繪輞川莊

暮春

春水初侵岸茆齋俗客稀野吟風動竹林

坐露霑衣日煖黃鸝巧溪深紫鰕肥蕭然
無一事聊復掩柴扉

隱林莊同李生用康山人韻

迂曲澄湖上茆齋絕市紛遠山含落照新
水接層雲籬豆綠棚長園芋逐畝分漁歌
催短棹抵岸日將曛

其二

徑轉千林合門臨一水分野花紅浥露畦

蘇山選集

卷之二

八

稻綠連雲家本農桑業身惟鹿豕群龐公
自真隱寧借蔚宗文

懷王元美觀察用原韻

憐君振大雅託興孤桐琴嫋嫋青雲思洋
洋白雪音一彈太山邈再揮湘水深所恨
子期少千秋空此心

夜行

前路知歎不貪歸更晚行疎星回暝色涼

吹起秋聲平野燒仍滅長空斗欲橫因憐
京洛道翻遣壯心驚

七夕別燭兒之蜀

忽覩雙星會遙憐萬里行路經巴子國旌
指錦官城造士須加意逢人好寄聲明年
當此夕還爲問君平

過別業

別業滄浪上深林隱敝垣濯纓孺子水抱

蘇山選集

卷之二

九

甕丈人園鳬鴈驚寒渚牛羊懷夕暄遺安
千載事堪共鹿門言

與燭兒載酒南園

載酒過南園誰憐隔市誼軒因容膝在亭
爲借山存迂曲如盤谷幽深似鹿門今朝
聊與汝一酌是君恩

任山父別駕枉吊燮兒

何意昆明使重尋到漢陰回車南郡路流

涕朔風吟絮酒千秋事生芻萬里心可堪
垂老淚嗚咽不能禁

懷歐惟承給事

爲問歐司諫高情近若何能將七閩興長
詠百蠻歌舊夢還青瑣新詩寄碧蘿涼秋
逢過鴈淮海尺書多

送任山父別駕之滇南

忽訝昆明使旋車返夜郎酒懷元自放詩

蘇山選集

卷之二

十

思爲誰狂萬里能浮白千山是點蒼幾時
風雪夜還得更連床

蘇山選集卷之二終

蘇山選集卷之三

沔陽陳栢撰

七言律

呈李川甫先生用原韻

滿床書卷子雲居問字重看駐客車千里
幾年清夢杳一尊今日故人舒風塵直北
心偏苦霄漢圖南翼未踈後夜彭生如許
進梁園來授壁間書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一

壬辰下第

傷心琴劍歸江潯回首風煙憶漢京二月
苑花空駐馬三湘沙柳又啼鶯太行隱隱
嵐光重清夜冥冥斗氣橫未許此生甘飯
糗明時還欲請長纓

樊城早發東劉德輝時母舅在樊

樊侯城邊江霧生舟人撾鼓報江行孤帆
欲發且復止薄曙初分仍漸明笑我同牽

春渚夢憐君獨抱渭陽情徐看風物津津
好回首青山江上橫

香山道中感懷

香山山中秋可憐千峰萬峰生紫煙巖花
嶼葉媚幽谷牧笛樵歌喧遠天河南盜寇
尚多警漢上催科全未蠲自顧壯懷何忼
慨笑將長劍倚風前

送李隆仲同年令丹徒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二

丹徒郭外金山寺傳道山門對郭斜勝地
無妨供簿領閒情兼得寄煙霞村中花發
春行縣江上鐘鳴午散衙仙吏翩翩人共
羨何須勾漏覓丹砂

送王使君之沔

滔滔江漢遶孤城君向江城暫駐旌隨蓋
盡皆垂柳色聞歌半是採蓮聲幾家村落
漁爲市百畝菑畲水作畊見說邇來征歛

急故園南望不勝情

奉使至故園

數載風塵逐帝畿，
斷緣持節慰慈闈。
卽看松菊荒猶在，
可那親知半已非。
薄祿堪羞玄鬢改，
故山應笑素心違。
何時得乞林泉骨，
更向滄江拂釣磯。

送同年張子畏僉憲四川

蜀道風煙路幾千，
憐君飛蓋去翩翩。
青城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三

峰落芙蓉外，
白帝樓縣灩澦邊。
問俗定衝三峽險，
懷人應賦四愁篇。
江南塞北多戎馬，
莫倚西垂獨晏然。

九日登麾虜臺

麾虜臺連拒馬河，
況逢九日一經過。
黃花地遠應憐少，
白髮愁生漸覺多。
南望音書饒涕淚，
西來烽火急干戈。
凌高欲作平胡賦，
旅況鄉愁柰爾何。

立秋

漢水湯湯抱郭流，
郊原一望迥生愁。
輕雷忽送千峰雨，
飄葉俄驚萬井秋。
憂國有時頻按劍，
懷人無語獨登樓。
草堂尚隔江城外，
白鷺群飛紅蓼洲。

夏汭草堂成

誅茅小結傍江村，
出郭由來爲避喧。
敢謂草堂開綠埜，
祇緣瓜地接青門。
修篁百本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四

編爲徑小槿千條，
挿作藩自笑歸來聊寄傲。
行人休擬辟疆園。

冬夜與李少白聞笛

吹笛何人獨倚樓，
尊前月色似中秋。
關山隱隱杳難望，
河漢盈盈倒欲流。
忽動壯懷馳紫塞，
翻驚清興滿滄洲。
江城昨日梅花放，
莫遣繽紛落水頭。

李君寵秋夜見懷却寄

秋風江上獨飄零，避地憐君似管寧。
漫對青山聊歲歲，可堪白髮漸星星。
浮雲黯淡迷衡岳，落木蕭森下洞庭。
遙望斗邊雙劍氣，夜深時復射蒼冥。

送成子仁卿兼懷同年呂德夫

維舟曾食武昌魚，回首江關歲屢除。
萬里壯遊經帝闕，兩都新賦動公車。
春來花鳥應愁汝，別後風煙定憶予。
爲問子雲今白髮，閉門猶草太玄書。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五

髮閉門猶草太玄書

人日

春色微茫滿漢汀，梅花弄白柳條青。
何堪兩雪逢人日，獨向江湖隱客星。
匣裏尚封干越劍，案頭初展太玄經。
愁聞西北多鼙鼓，撥酒聊傾濁酒瓶。

人日得吳明卿書

蟬聲送新秋至，一札遙緘自五雲。
念我

閒居應寂寞，感君高誼絕塵氛。
蒲輪莫問來天路，木榻惟便卧漢濱。
回首故人多宦轍，十年空自惜離群。

九月八日同蕭凌漢凌達李少白諸

子登報恩寺閣

佛閣高懸江漢邊，清秋鍾磬上方傳。
白蓮漫擬開精舍，黃菊空憐對綺筵。
檻外煙雲迷七澤，簷前星斗麗諸天。
龍山浪說千年勝，此日風流跨昔賢。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六

勝此日風流跨昔賢

送別陳山人紀兼呈子深王孫

天涯飄泊只孤身，歲晚誰憐尚問津。
詩卷漸多隨竹杖，布袍雖敝稱綸巾。
他鄉綠醕堪娛汝，故國青山未負人。
傳道王孫重結社，白頭何事滯風塵。

人日懷燭兒

帝京遙望隔風塵，寄遠曾題綵筆新。
何事

五年猶作客可堪千里獨懷人煙雲漠漠
開遲日梅柳娟娟報早春知汝鄉心應更
切頻將飛夢度江濱

用韻別李君寵

君家遙隔魯潭濱每過談詩思更新鷄黍
暫將聊永日鶯花相對且留春青雲世路
多名士白首交情幾故人爾去爲誰仍倒
屣斜陽疎柳倍傷神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七

用韻別陳山人兼呈子深王孫余德甫憲副

片帆遙指九江濱歸路猶經柳色新好景
儘堪娛白髮老懷忽漫負青春望中雲樹
還千里社裏詩篇定幾人爲我一過徐孺
宅至今縣榻總傷神

秋日同傅司徒童士禎丘子冲諸君
登寺閣

高閣重闌雨後凭涼飈漸襲失炎蒸塵寰
相聚誰非客淨土廻看我亦僧白首未須
論祝髮清宵聊復話傳燈年來尚有名山
興着屐還登最上層

隱林莊有懷

村墟搖落近中秋颯颯風煙晚更幽華髮
蕭森驚物候青山迢遞隔江洲燕關忽動
浮雲思湘水猶含落日愁獨立湖邊聊佇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八

望渚鳬汀鴈各相求

遣使訊徐子與

攬衣仍上最高岑東望徬徨獨朗吟日暮
關河猶異域天涯兄弟況同心幾行鴈陣
風生壑半夜烏啼月滿林虛把一緘曾問
訊冷然那得共披襟

讀方君敬樵陽集用懷子與韻懷之
隣君避地卧雲岑落日淒其更苦吟書劍

幾年曾浪迹干戈何處不傷心雪中敝履
穿樵市夜半踈鍾度梵林却憶杜陵常作
客新詩讀罷益霑襟

寄黃希尹太守格第時爲幕僚

廿載那期滯一官看花曾共逐長安雙鳬
早羨翔三泖五馬今憐度百蠻卧閣晝閒
公案少抽毫春動酒杯寬功曹可是岑公
孝那得君同坐嘯看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九

用韻會徐叔明憲副兼訂遊山之約

靈山壁立漢江秋俯視方壺十二樓恠爾
雄篇生綵筆令人清興動丹丘乘鳬此日
馳遐想跨鶴何年愜勝遊天柱孤峰知萬
仞定應窮覽最高頭

聞黃鶴樓重建因寄徐子與憲使

黃鶴仙人去復來危樓重倚白雲開關河
形勝宛如昨割據英雄安在哉吊古定應

能作賦登高誰更解憐才有懷極目煙波
外那得凭欄共舉盃

春日趙惟石僉憲招登仁風樓

城邊春水接橫陂城上春雲護女隄日暝
漁歌來淑浦夜深清磬出招提飛花片片
侵羅袂明月娟娟映玉卮醉倚危欄憶山
簡風流曾似習家池

得徐子與憲使書却寄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十

一札那能慰舊游索居猶復使人愁山中
歲序聊彈鋏江上煙波正倚樓對月獨縣
徐稚榻乘風誰共李膺舟可堪芳草今搖
落悵望滄洲又暮秋

黃亨夫給諫繆擬余詩似高適因戲

寄之

何人曾似高常侍五十工詩亦善鳴雅調
已回唐大曆清才應掩李長庚蓴鱸秋後

懷偏好花鳥愁深句更成堪笑驚人無片
語繆從海內竊虛名

早春漫興

弱柳茸茸帶雨青漸看芳杜滿前汀風煙
巧散春王月霄漢高縣處士星漫試彩毫
誇作賦自憐華髮倦傳經玄亭惟許侯芭
坐負郭柴門晝自扃

酬徐叔明憲副襄陽見懷之作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十一

徐陵文采擅千秋開府重登江上樓揮塵
清風生漢水褰帷明月滿犁丘龐公問巷
堪延訪習氏池亭足勝遊墮淚未須懷叔
子竝垂遺愛峴山頭

病後卽事

裊裊藤蘿一徑通經旬未過草堂中繞籬
修竹拂雲翠兩岸繁花夾水紅高閣梵鍾
催瞑日前村漁笛起秋風可堪流序翩翩

逝忍對金尊不放空

湖上雨望

平蕪一望雨霏霏湖上人家靜掩扉赤壁
斷煙迷戰壘黃蓬新水上漁磯尋仙擬卜
他年是學道翻驚昨日非徙倚茅簷聊送
目不禁涼吹襲征衣

寄黃亨夫給諫

叔度汪汪千頃陂風塵不見使人思幾年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十二

短榻縣雲夢何日孤帆下武夷亂後羈懷
猶獨抱愁來談煩更誰披聊因愛弟裁書
寄遙望壺山淚欲垂

寄題朱子深來爽臺

江干突兀起高臺俯視人寰亦曠哉招隱
重驚叢桂地賦詩仍見栢梁才銜杯南浦
秋聲入揮塵西山霽色開遙望精廬空極
目冷然那得御風來

秋日有懷燭兒

自笑窺園興不微
新涼初試越羅衣
鏡中短髮含秋色
江上孤山帶夕暉
漫喜野蔬隨雨長
漸看林葉逐風飛
愁來却憶長安道
兩月空傳尺素稀

秋日懷徐子與吳明卿

江閣凭闌落日低
美人遙隔夜郎西
壯心祇自淩黃鶴
綵筆同誰賦碧雞
未信狂奴仍故態
似聞老幹欲生梯
天南不遣飛鴻度
病起虛將尺素題

雨後有懷

孤亭黯黯映斜暉
雙屐衝泥入翠微
籬下雜花明竹徑
簷前飄葉滿柴扉
故人阻絕應難晤
游子羈遲尚未歸
自笑一竿堪穩釣
秋來新製芰荷衣

隱林莊

選地幽棲泗水邊
閒情應喜遠囂塵
林間種竹聊三徑
臺畔誅茆只數椽
隔岸菰蒲搖落日
橫塘鳬鴈下寒煙
風流未似王摩詰
誰擬村莊是輞川

秋日余憲使招登湛虛亭

隔岸層軒接水開
勝游聊共使君來
旌旗影閃魚龍動
簫鼓聲喧鴈鶩驚
回手把菊花催擊楫
眼看楓葉下停杯
習池漫道風流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古

甚千載誰誇作賦才

畲李元甫太史見訊之作

一緘遙寄自燕雲
回首曾憐御李君
交誼久傾巴子國
詩名空笑郢人斤
言尋松菊情偏適
獲附芝蘭氣自芬
耆舊漫勞推賴上
那能羔鴈更成群

次李惟寅通侯見寄

草堂隱隱對烏林
高卧何妨白髮侵
塞上

空傳歸欵報山中猶繫請纓心蒼涼落日
維孤艇斷續斜風度遠砧詞客尚憐天際
隔尺書那得一招尋

冬日獨往

漠漠墟中生暮煙道人猶自擁殘篇繞籬
密篠疑無路隔岸孤帆覺有川梵磬遠傳
城角寺樵歌喧徧渡頭船振衣試向淮南
望落日遙天倍可憐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十五

夜雪禁體

薄暮飄飄下遠岑餘寒拂拂襲重衾空疑
海上瓊爲島錯擬庭前玉作林虛室漸看
生有色重簷曾聽寂無音誰憐僵卧窮廬
者到曉柴門幾尺深

人日漫興

茆屋斜連漢水汀風煙初散四并亭百年
忽漫逢人日一壑誰還識歲星元亮祗應

狂縱酒子雲今亦倦談經聊將詞賦供衰
白已笑勲名媿汗清

李生移居

羨汝高懷厭市廛眼看陋巷已三遷
衡傲世人應妬原憲甘貧我獨憐
檢點圖書無長物招呼花鳥有新篇
東鄰况喜猶相近挾冊頻來問草玄

立秋日有懷燭兒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十六

長空冉冉火雲浮水榭涼生忽報秋
隔岸遠山橫短檻沿溪新水送輕舟
幾年天地傷多事萬里關河抱獨憂
游子虛傳乘五馬習池猶自滯風流

題余德甫江上草堂兼柬用晦

知汝幽懷似季鷹章江曾選最高層
柴門只尺連彭澤花徑依稀擬杜陵
南下浦聲秋可和西來山色晚堪凭
王孫况復飛揚

甚載酒相從日幾登

龔康山人裕卿兼寄梁思伯王敬美
老去浮名若羽輕傳經抗疏總忘情誰誇
麟閣千秋壯曾似桐江一竹清但遣青尊
花底滿何妨白髮鏡中生遙憐詩社飛揚
甚賦就停雲遲月明

得劉學孔光祿書却寄因示燭兒

多情自是劉公幹建業書傳到漢臯纖月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七

夜縣卿寺迥五雲春擁帝城高明時劍舄
還丹陞暇日風煙託彩毫肯許淮陽狂太
守仍將孤調共君操

初雪懷傅司徒

朔風飄雪下颼颼遙望青山瑞葉浮積素
未疑鵲觀微寒初上鵬鸞裘洛陽此夕
惟僵卧剡曲何人更泛舟應憶司徒多逸
興與誰携酒共登樓

送蔡子明司訓成都

巴江霜落水冷冷蜀道山橫萬點青匹馬
却憐遙仗劍諸生應喜共傳經盤中苜蓿
明朝日溪上芙蓉列錦屏我欲裁詩招杜
甫煩君先寄浣花亭

除夕前一日與燭兒夜坐因懷燭兒

笑看流序隙中駒澤國俄驚歲欲徂元亮
已辭彭澤令嗣宗曾戀步兵厨青山郭外

蘇山選集

卷之三

十六

逕應倦白髮燈前夢亦孤賴汝一尊聊慰
藉夜深猶共擁寒爐

人日有懷燭兒

老去高情尚不違杖藜聊復試春衣尊前
呼酒傳花勝郭外看山對翠微此日漫憐
人共得他鄉猶戀客相依明時正擬酬經
濟莫問滄浪舊釣磯

送燭兒之川中督學

老去那堪送汝行况瞻鳥道倍含情經過
楊子談玄處問訊文翁化俗聲王壘浮雲
開浩蕩錦江秋水見澄清他時所至稱鄒
魯莫負熙朝作者名

九日同諸君登聚星樓因贈程孟孺
木脫偏驚客子顏西風初度楚江關慚余
未把瑤華贈對爾聊將玉樹攀落帽尚堪
追鷺嶺霑衣何必効牛山凭闌且爲酬佳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九

節此夕須教酩酊還

送程孟孺遊太岳兼謁王元美中丞
二十七峰縣楚天中間窟宅多神仙我思
黃鶴凌白日爾駕蒼虬騰紫煙捫參歷井
亦勝事吸露餐霞非俗緣緱山倘遇王子
晉相逢且爲探真詮

送歐惟承少叅入賀

閶闔秋風動曉鍾鵷班猶遙舊夔龍九重

謾擬開宣室三祝應傳効華封塞徼喜聞
頻納款橋門爭覩正臨雍縣知虎拜彤庭
罷清問還詢海上烽

畬吳明卿學憲

爲園聊傍隱林間更向司徒乞借山佳句
忽增丘壑重幽懷應與水雲閒看花憶汝
頻携酒問字從人但扣關清夢肯辭千里
險夜深曾逐夜郎還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二十

畬王敬美符卿

鴈過江城午夢醒僊郎詩寄借山亭西來
似識函關紫東望如瞻岱岳青寡和忽驚
傳郢雪少微况復覩晨星草玄謾擬揚雄
宅白板柴門晝自扃

送陳別駕入瀘因寄燭兒

渡瀘憐汝只單車善政曾傳汝水沮問俗
定應隨五馬逢人好爲覓雙魚巴江波曲

流成字劍閣雲橫疊作書憑語西川文學
使化行鄒魯近何如

題灤西草堂用燭兒韻

草堂舊據浣花溪偉構重新又灤西心事
曾依嚴武寄才各自許鄭虔齊花深鳥語
愁仍劇草長猿啼路欲迷不待瞻公巫峽
上緘詞千里總含悽

除夕有懷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三

拂袖曾辭鵷鷺班閒心聊共白鷗閒可堪
節序催華髮獨喜風煙護碧山十載病身
依楚澤五年游子隔燕關俄驚來日逢新
歲且對屠蘇一解顏

莊上偶述

三年不到隱林莊敝屋頽垣近水傍晴日
密搖楊柳色午風清送芰荷香桂冠已分
追元亮爲圃何妨學僻疆一榻枕書聊偃

卧冷然真足傲羲皇

己卯三日喜晴

天王寶曆初頒七青帝韶華已得三北闕
瞻雲開曉仗南山當戶轉晴嵐裁詩已喜
乘新興對酒還能縱劇談自笑子雲雖白
首也應玄草識桓譚

蘇山選集

卷之三

三

蘇山選集卷之三終

蘇山選集卷之四

沔陽

陳相

國權

絕句

途次東邵才仲

我客清水汀君羈黑流渡相思過暮秋憑誰采芳杜

楊懋之祠部寄園中雜詠用韻和之

更補惜山亭凡七首

蘇山選集

卷之四

一

別業孤城外門前夏水來南山如列障時對竹窓開

餘樂園

十畝種瓜地蕭然市馬疎有時抱甕倦伏枕看農書

四并亭

良辰多樂事竹徑通西鄰相遇無長客惟有素心人

六合亭

俯仰乾坤內曾誰有了時如能解止觀應自小須彌

容膝軒

一榻聊伸足寧將帶束腰誰知高卧意與世已寥寥

觀稼

奚奴腰鑷歸野叟睡方熟新粢炊已成盎

蘇山選集

卷之四

二

然足充腹

借山

疊石誰爲山突兀當吾舍山光落林間長日坐其下

河干別燭兒口占

昨夜猶微雨今晨倏大晴何緣風日好太守畫船行

其二

才發三江口俄經七里灣江皋看不見搔首獨空還

其三

昔賢曾卧閣今汝更分符試讀淮陽傳何人是丈夫

其四

夙有遊山兼之問俗心春風江上好吾欲泛淮陰

蘇山選集

卷之四

三

平政橋別燭兒之蜀

壯懷久已許遠別那用相憐郢人且操白雪蜀道休問青天

其二

惟爾讀書太僻逢人問字多奇况過揚雄故里好賡杜甫新詩

其三

題柱人曾萬里叱馭事已千年明發伏波

祠下行經駟馬橋邊

其四

青尊尚堪遣興白髮猶喜談經念我何勞定省作人須要儀刑

榮澤柬臨湘沈子建

三年不見沈休文長向江南對暮雲何事風沙滯榮寒爐杯茗又逢君

兩亭初成漫賦

蘇山選集

卷之四

四

山陰自昔記蘭亭一載風流尚可銘曲水未論修禊臨池先寫換鵞經

別燭兒之官淮安

棹歌聲動漢江初秋水蒹葭映太虛但願汝為清白吏他年歸只載圖書

其二

南國甘棠尚有聲由來吏治重巡行瘡痍無數俱堪問那用虛耽卧閣名

寄題漂母祠

當年何自識王孫
贏得荒祠傍郭門
蓐食倘皆亭長婦
那能廟貌至今存

其二

英雄往事詎堪論
千載令人欲斷魂
一飯未能忘厚報
寧將萬戶負君恩

其三

爭傳太守近行春
頌向祠前駐畫輪
漫道

蘇山選集

卷之四

市中多俠少
策勲或有似韓人

西望

振衣獨上此君亭
天際遙看有使星
游子却憐西蜀去
計程今日過夷陵

寄趙孟靜閣老

黃麻草罷早還山
更向山中覓大還
千里況傳心印在
藥爐那用問靈丹

得燭兒書

憐汝周流七蜀行
朝從赤甲暮青城
米家船到多圖史
半是金泉玉壘名

示堪孫遊太岳

太岳爭傳古洞天
紫芝瑤草畫生烟
芒鞋曾踏層霄上
回首驚看四十年

病中憶南園效唐人

可憐一月卧江閣
朝朝仰視浮雲薄
愁殺池邊雙白鶴

蘇山選集

卷之四

其二

茅屋微茫修竹裏
芋葉青青豆花紫
遙望芙蓉隔秋水

蘇山選集卷之四終

蘇山選集卷之五

沔陽陳栢撰

張文毅公集序

栢自髫年卽聞龍湖先生者翩翩起湘中矣後遊京師留滯於辟雍相與朝夕而私心遂嚮往之已酉先生由南宰入典機密毅然以治安爲已任而宇內忻忻然想見其太平明年校文禮闈先生素厭文體與

蘇山選集

卷之五

時俗相卑弱雅意復古獨以歐陽文忠自許而謬以子瞻器余也居未數月而病且已矣栢時學政屯部得奉命往營塋焉與其子壻治中彭君欲收遺文刻之今年甲寅刻成因屬余序其後且曰是子之志也海內知己非子誰宜序焉序曰夫文章之道不獨時與政關之而其人可類知也三代而下修詞之士衆矣曷嘗不效法墳

典擬格於風雅哉然徒藝文爾已惟無諸謨世稱絕德烝民之什千載誦焉蓋精一執中之學相與都俞而物則之懿吉甫輩所克舉也是故其根之而爲德建之而爲功敷之而爲言其致一也雖其時太和之氣使之善鳴而諸人者所陳說詠歌於世道有裨焉故得之破壁斷簡至今訓爲經也

蘇山選集

卷之五

明興承胡元之季學士之文多伏於草野惟我成祖加意表章迺稍稍著見然萎靡俳儷之習至李文正始洗濯之文正余楚產也值成化弘治之時海內又安得從容中秘盡肆力於詞翰故所傳甚廣卒能以文名也迨于今而龍湖先生出焉先生生於衡岳之麓天性早慧少負時望會今上中興卽應期以起幾三十年乃入而

論道凡所歷翰院官坊禮闈銓部其培養
君德節宣化理圖度政務鋪張禮樂進退
人才莫非至文至所陳說咏歌者則緒論
也況其風節凜凜深係天下之望而一時
人士析六經之疑考歷代之蹟究當世之
典靡不於先生折衷焉凡有所作屬興而
就輒伸筆滿紙不爲婉昵細語萃乎如祝
融浩乎如洞庭不尚藻飾比擬而終不可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學觀其自考一疏烈烈皆忠孝語而格心
之妙隱然於天保之頌謂非有得於精一
物則之學者不能而豈詞章之士所可及
哉余獨憾夫秉政未幾世莫能究其用使
假之年優游經幄多所獻替必能如禹臯
吉甫諸人都俞諷詠庶幾哉稱虞周矣然
先生之志雖銳意康濟而其氣與節卒不
肯少貶以徇時好卽今久於其位或亦莫

之能究也然其所未究者其緒論猶幸有
茲集焉百世之下誦而讀之當自知其所
不朽云

折獄龜鑑序

折獄龜鑑錄一冊元虞應龍所序不詳其
纂之何人第言宜春舊有版鐫於郡齋乃
府尹張國紀與諸書竝發其藏歸之校官
同知郝居正因刊補焉是書在中秘人罕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四

見者太史鳳磐張先生見而錄之授仲子
文燭時官廷尉頃守淮安命其刻而傳焉
仲子蓋先生禮闈所校士且言先生能一
一誦其大旨余覽其書目釋寃者四十釋
誣者二十五鞫情者十議罪者二十七原
貸者十一其間事與情相埒又類附之大
都皆昔人所欽恤有寧失不經者使折獄
者充類而慎之寧復有寃民邪先生以文

章名世獨注意刑書則爲邦之業所授受者不獨四代禮樂也已

浮淮三絕序

淮蓋古東海地自秦置守時已爲名郡漢建元初曾以主爵都尉汲黯拜爲太守因其以狗馬病辭乃曰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蓋慰之也豈真以簡僻可卧治邪

國初都建業爲股肱郡後遷都幽燕又爲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五

轉輸重鎮卽才能十倍者何得稱易治也仲子往叨是役曾賦無卧閣以警之余日恐恐其不勝頃轉西蜀督學而淮人士又爲立祠似亦無負於淮矣歸訊其政大都多尚清約猶得以餘力與諸詞客賦詩檢諸橐中如後所載者余竊異之或曰招隱亭集其好士之雅鰓鰓然如劉安之於八公梅花館集其詠物之興颯颯然如何遜

之在揚州至淮陰與漂母祠諸作其弔古之懷嗚嗚然壯哉又能使故侯遺媼無復餘恨矣茲不可稱三絕邪余聞而笑曰有是哉因書爲浮淮三絕云

童內方先生集序

往

肅皇帝由潜邸入嗣大服蓋起自郢中其年辛巳會廷策多士而吾楚彬然獨盛維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六

時茶陵張文邦蒲圻廖鳴吾吾沔童士疇俱應期而起以進士高等入讀中秘書張以豪邁人稱曰雄才廖以博洽人稱曰宏才童以俊逸人稱曰清才由是三先生之名嶽嶽冠宇內張公荐陟相位而二公乃竟以翰學相繼逝矣童公家在漢上近內方山學者稱內方先生云先生天性穎異年方八九歲時非秦漢書不讀曩從先大

夫學於京師爲文頃刻數千言其詞鋒逼人見者謂王勃李邕且復出也嗣官近從司成均陟官端凡有所作操筆輒就多不屬草卽間有亦以片紙書之今所存稿多出於門人所記錄又搜括于脫簡殘牘之中字多訛舛仲子文燭爲先生從壻往守淮時曾授而校之雖得三之一而應酬諸作大都刪去者半余獨謂立政講義諷諷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七

乎大人格心之學使究其施其功業胡可量哉乃年不期願位不卿相粹言雅論僅存茲集余于先生有遺憾焉憶昔辛丑與先生論詩思作開元以上語壬寅予告歸與先生論學務去其紛華之悅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先生曾著沔陽志今字內作者咸取以爲式余嘗誅先生云衆方掩惡著善而公獨質任自如衆方奔趨競進而

公獨恬退自甘衆方露才揚已而公獨樂善不倦吾鄉人士咸謂余爲確論故今序先生集并著其素行云

送蔡先生之宣城序

六經皆聖人傳心之學而尚書特爲宗旨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旨哉言矣嗣後衍爲建中建極之派其曰敬曰仁曰誠不同而要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八

其會歸一也仲尼刪書斷自堯典終于秦誓而後世稱孟子長於詩書然於典章制度皆略而未之究至論爲仁之要惟在克己復禮而集義之功以勿忘勿助爲度則危微精一之旨蓋鄒魯之貞承是宜爲邦之問獨及四代禮樂而於武成僅取二三策而已矣秦坑是書尚賴孔壁之藏其吾道存亡之會乎余謂秦火雖烈不足以焚

數聖人之心而千載炯然之良知亦不以
破壁而存也獨惜夫伏生老儒口爲訛傳
夏侯歐陽諸家號稱專經徒竭其力以爭
訓詁馴至馬融鄭玄之徒其說日濫甚者
謂曆象爲欽若指流贖爲欽恤以禹貢爲
賦歛之籍視周官爲董正之條是於數聖
人心之所著見者且莫之能察又安望其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也後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九

有西山蔡氏父子師尊考亭銳意是書句
拆字解直洗漢儒之陋故其自敘云是傳
也於數聖人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而因
是訓詁可得指意之大略矣郡人蔡蓮洲
先生幼承其父靜菴公之家學專習是書
其於西山九峰之學信可謂之克家余自
早歲同少巖傳子受書於先生其時方溺
於舉業而於心學之要未暇請正也今年

先生入京日與傳子討論歸每道其造詣
之實駸駸有得而先生之學亦復爲之不
厭獨媿余之淺薄有負於師友多矣今先
生去爲宣城司訓宣城古稱多才之地而
是官又以身爲教者以先生之不厭誨人
寧有倦乎先生方眷眷於吾黨之進則共
明二帝三王之心學以光大先生之教不
有望於宣城之人士矣乎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十

送王大夫序

王大夫爲沔陽三年矣一旦以遷秩去民
之不能忘大夫者相率頌之郡中諸長老
十數輩皆龐眉兒齒褰衣博帶扶杖走集
相與別大夫於江潯時家君古莊老叟與
馬翁等曰大夫之去也吾輩他日豈能復
相及哉今無以爲贈宜贈以言家君顧謂
小子栢曰爾盍申諸長老之情余乃跪受

命作而言曰嘻數十年以來無此舉矣大夫何以得此於翁輩哉昔漢劉寵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會徵爲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輩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旣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漢史旣傳其事後世遂稱爲一錢太守至今頌之不衰今大夫去沔翁輩素不履城府亦相率出餞江許古今人世俗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十一

嘗謂其不相逮大夫之與寵其跡豈相異也然余讀漢史誦父老之言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每愛其言質朴而情亦出於至誠漢去古未遠猶有三代遺意故其事鑒鑒可傳使出於傳會未必至今日也余不知

寵爲會稽時竟以何道能使民若此大夫今日之政又何以繼寵諸長老之情果出於至誠若山谷之叟否也或謂衣冠之流其事多文飾終不若田野然斯民之直道何嘗一日不三代邪余獨喜今日無以錢餽之者受與不受固所不論然直贈以言奚啻百錢也又聞大夫亦作爲詩章以別其懇惻溢於言表則勤苦父老之意何異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十二

寵別會稽時邪古今人誠僞不可知然必誠乃能可傳也大夫嘗燕翁輩於賓筵其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則大夫之素履何莫非周行也又曰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傲翁等之舉非視以不佻而人之所做則者乎諸長老皆嘆曰子之言似得吾輩之情也請書以爲大夫贈

送沈別駕之東昌序

古之受大任者隨其材質之宜學問之力雖蚤暮難易各有所樹立然莫不出於屈抑而後伸蓋動忍之餘其所增益者多也如曩者版築飯牛之夫其最著者近代若歐陽永叔蘇子瞻輩亦赫然以勲業文章名世然徘徊於夷滁黃穎之間不可謂無所助也吾沔僻左往往遷客處焉以余所見聞者若平野儲公而下無慮六七十人雖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十三

其設施亦人人殊然各就其所長表見卒與隨時立功名者異矣頃者海寧南泉沈先生亦以司寇副郎出貳郡事先生年二十卽以文章魁兩浙明年成進士入典邦禁多以經術飾法律其聲譽籍籍郎署間人皆謂茲簿書之役非其所堪而或不能安於沔也先生坦直敏決一素其位而行出入悉屏除前呵與民熙熙然至馭頑鈍

者則重繩之以法事無大小以片言立折之訟庭寂然雖溝塗之類亦罔不經畫諸所供應則一介不取時開閣與多士縱論舉業及上下古今人物一時人士皆賴其造就暇則邀士大夫遊湖賦詩新闢平政亭多所題咏蓋與滁之醉翁亭黃之竹樓相高而先生之雅趣逸興雖六一東坡翁不過也未暮年而量移東昌奉檄數日卽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十四

束裝以行其行李蕭然無異於來之日直無一物足以動其心余觀近時人士靜言則思效孔孟甚者鄙龔龔黃爲不足爲尚論縣魚留犢之事謂茲小廉耳及一臨事間有棄其自信之言如弁髦然且坐待歲月以致顯位或遭遷謫則視其官如傳舍一無所理下者或以爲私家若先生者不其難哉或者謂先生資稟學力多得之少成

而回視吾汙將不爲今之夷滁黃穎也邪
先生蒞汙甫朞月而以賢勞者強半汙之
民士方謀諸鄉先生思借寇焉嗟乎東昌
之人非汙人乎彼方恨其來且暮耳然先
生亦豈能久淹哉天下之人非汙與東昌
之人乎假令先生漸陟筦要盡以其所增
益者施諸天下不愈於汙與東昌之獨蒙
其休矣乎諸先生謂余之言爲然因書以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十五

爲先生贈

送宋武庫守河間序

今制建官蓋酌虞周而損益之何斌斌然
盛也故士自登第率分布中外或歷部寺
或由郡縣以薦陟臺諫郎署越五六年暨
七八年則遷太守以至藩臬幾二十年漸
進於長伯卿貳其大較云然爲守者往往
多自內補且慎選之蓋以太守古諸侯之

職而吏民之本也河間由周以前爲冀州
域戰國時燕趙齊分其地歷漢而後皆爲
名郡我國家都燕其治在甸服內蓋爲
股肱郡云然當九河之會諸邑皆沮洳故
其土瘠而多萊且俗尚驚戾好任氣使力
往往佩刀劍自昔記之矣故其人悍而好
鬪北接都會南當齊魯徐邳之衝又通漕
河陸轅水楫之使歲無虛日故其役繁而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十六

易困歲比不登而徵需之目如蝟集然故
其賦逋而難供夫以極瘠之土而欲辦多
逋之賦以好鬪之民而欲應甚繁之役苟
非得通敏溫良者以蒞之其何能以有濟
也故其守多擇之臺諫郎署資望茂著者
往焉今年六月前守江陵陳君以最擢爲
大名兵憲銓曹遴於諸司廼以庫部承山
宋君代之或謂宋君弱冠舉進士今幾二

十年矣卽無論其望循其資可計日致卿佐也况宋君曾令祁門敎歷者已三年一時觀風之使推薦者無慮十數章裒然爲諸邑先蓋蚤以公輔器之矣又其性恂恂然至喜怒不形項在庫部掌諸司俸給出納之數如指諸掌人吏無一或能欺者以彼其才卽置諸卿佐焉往而不可何得更外補也夫郡邑之制始自漢或以尚書出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七

爲郡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蓋均其內外而重之也今天子綜核名實獨先守令賢良法理之士咸思效其能以宋君素所蘊蓄者於一邑且未究焉方日見之行其心也夫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余聞之前守方畫爲定法欲復先王井邑之舊頃與宋君論及蹙焉思得其精意正欲得君之重繼而行之爾

他日有紹龔渤海入爲卿貳者必宋君也同舍故事遷者必有贈言諸君謂余方代宋君也乃屬余敘而贈之

送汪憲使之閩中序

往余道出襄陽嘗登峴山觀墮淚碑慨然慕叔子之遺烈及游習池則風流在蒼碧間意未嘗不懷山簡也歲甲寅余官司馬署中同舍郎有南溟汪先生者相得最驩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六

日與揚摧古今及疆場事一聞羽報至輒攘袂而奮直欲典屬國請長纓右終賈而左之先生弱冠登朝雅志翰墨卽蜚聲於作者之庭第以詞人目之余謂其淺乎睹矣假令得專符一郡或觀風一路秉鉞諸鎮豈不任使稱良哉乃歲丙辰襄陽太守缺果以先生補焉夫襄樊侯之國而古用武之地也卽今雖無事然借先生者有微

權矣先生治襄三載政績不著直指使者聞于

上乃遷爲福建副使得飭兵事豈當塗者廉知先生才姑試之邪先生部內士有田生饒生者與沔陳生偕舉陳生余仲子也兩生沐先生教走使數百里因仲子索余言爲贈且述先生治襄之績其略云往歲中原盜起識者憂之先生至首修樊侯城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九

屹然爲楚屏漢水肆虐乃築堤禦馬行縣則問民所疾苦里有豪猾者談笑而鋤之暇復開閣與諸生談藝間眺隆中徘徊文選樓興遐思焉襄稱會道陸轅水楫使者無虛日應之裕如比歲饑民賴拊循竟無他徙今遷秩去胡不少留湏臾信如兩生言則羊侯山公豈多讓哉仲子又言襄與先生論文則法司馬子長詩法盛唐其

他著述多宗秦漢至論明興諸君子於北地李獻吉吳中徐昌穀獨傾心焉其嚮往若此使爲文學臣不與其才稱邪余謂仲子爾咨咨憐其才而兩生似依依惜其去烏足以知先生哉今天下方多事北有虜南則有倭然閩中爲甚擁入竄逝猶之驚電颺風況內多援引鞠爲盜藪調兵徵餉宇內日耗譬之病疽者雖在四肢而元氣

蘇山選集

卷之五

十

已駸駸索矣然杖鉞登壇操舟樹幟者夫豈少乎竟莫能蕩平者豈時與勢難邪抑其才非邪此

主上日夕南顧而余典職方時所痛憤也今先生官憲職凡戰守水陸徵罷得便行之必有奇策以廓海氛者語曰盤根不遇利器不別其然哉其然哉予與先生疇曩在帷中所抵掌論者第空談耳昨走關南

始親歷其難今覩茲往也能無厚望哉然以先生才履茲任已卓然穎脫矣

主上卽日下簡書畀以重鎮得究所注措若文武吉甫者先生非其人與燭兒長跪謂大人言知先生最深可以畲兩生矣因敘而書之

贈唐生序

古者結繩而治後世易之以文字蓋自倉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主

頡始余觀其精意率皆仰觀於天府察於地旁觀鳥獸草木之文而運之以心故其形畫多古朴而無煩縟亦猶上皇之初無等威約束之繁而其時亦熙熙也大篆尤爲近古自篆而爲分隸又易而爲行草六書之法多涉僞舛日趨於簡易晉魏而下如鍾王之秀麗米黃之清逸自以爲名家然意匠不羈神鋒太峻終未免爲曠達翰

墨之流也已唯顏魯公之邁勁朱晦翁之冲雅數百載之下得其片紙寸刻宛若嬰平原之孤城勁節正氣直欲奪羯胡而噬之而朱之自得又如正中危服徘徊於武夷紫陽之曲揖孔顏而趨蹌也昔人謂字爲心畫詎不信夫或曰斯亦一藝之微耳而豈知夫精一執中之奧此固其爲糟粕然舍是而正味將安附乎又况其爲民生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主

不可無者世之人顧舍此而馳好於聲色奇巧寧不爲喪志邪雖然書苟有志於道則雖因陋就簡不得視以爲藝其或沉溺於筆硯卽妙如鍾王將爲玩物一也洪都唐生懋良以大書著名余嘉其質之近道而恐其溺於玩也故因其請而書以歸之

賀張金吾序

今世詡詡焉皆言天之道逖哉渺乎若靡

定者豈徵諸已事若蹠壽而攸絕者類邪然廸吉逆凶惟影響自昔記之矣又何其戾也余讀子長所述甯成義縱諸傳謂其操下若束濕薪而以鷹擊毛摯爲治然卒被戮爲天下笑焉及觀張季之爲廷尉其議論每每依惻怛不尚苛察而驚馬盜環二事雖文帝屢折之至以死爭必守其法而不渝故當時無冤民而其子長公官至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五

大夫亦聲施於後世至今頌之不衰又觀御史大夫張叔雖治刑名家然史稱其人長者也至垂涕恤獄焉後至上大夫乃免而子孫咸底大位以季與叔之事參之天道果可謂之未定邪廸今觀執金吾竹坡張君之事則又爽然自失矣君豈其季與叔之後邪何先後相類若此也蓋君之先爲吾郢人年始弱冠慨然有志於功名之

塗會

今上起自藩邸遂仗策從焉國制舊設東廠以中貴人領之乃慎簡執金吾之屬二人司獄訟焉蓋京邑之地薄海內外人皆雜處其中且多勲戚豪宗非廉明通敏者莫能彈壓成化正德之季率播弄威柄至使士大夫側足而立甚者道路以目豈昔人所謂不寒而慄者邪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五

今上明聖獨持昭曠之鑒信任老成而秉鈞者又仰承德意遴于有衆廼求溫良并諸習吏事者蒞之會君以廉敏特被簡任覩曩昔操切之事蓋瘖然傷之雖其地當鋤耘豪猾而拊循貧弱意每懇懇也君家在故里與親舊連婣余因表弟少巖子得識君焉其謙退雅素恂恂如書生而凡有聽斷輒因心折義務令措之於理余聞之

道路種種皆仁義事視疇曩舞文巧詆務
深中人者一切所不爲且樂親賢士大夫
退則誦書史資剖斷焉君年踰四十尚未
有子語及輒憂之余嘗謂君之仁厚若此
此何慮也于公之事非已屢邪去年五月
十有一日余使楚中是日而家子生比余
北旋又君之子晬日也余因得卽天道頌
之使天道果可徵則如君之先叔與季者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五

其子孫之貴盛不繩繩未艾邪况君方駸
駸嚮用也其益務自殖以合於天道俾後
之誦余言者如子長所論二張爲不誣云

壽李先生序

正德中大梁李先生釋褐守沔栢以弟子
員得師事焉已而佐於明州又典憲於晉
陽未幾而解組歸矣歸而築室於河山之
陽意澹如也去年丙辰更謁先生於景延

之堂翩翩乎殆古之有道者我 國家養
老之盛詎有若先生者焉今臆之望日年
且七十矣栢在郎署廼緘詞賀焉序曰余
常綜覽古治朝其享國之久率多耆俊然
莫隆於成周若公旦君奭輩皆以耆老至
弼亮四世何斌斌然盛也雖其時天祐周
室使諸臣者多歷年所然文武成康之澤
所以養老者饋漿醕爵必親焉三代之盛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五

王固未有遺年者其修而兼用之則夏殷
莫加也况其德澤漸久無復兵戈征歛之
擾冀野之耨且熙熙然安於田畝不獨在
朝著也嬴秦之季摧朴盡矣黃綺之徒尚
出而爲漢定儲尤成周養老之遺也漢興
高惠文景聿修厥典廣受輩請老揮金以
賜比及永平明帝且臨雍拜焉申公伏生
之流至以蒲輪聘之特遣掌故至濟南受

書漢治雖稱雜霸庶幾哉三代者此耳唐
宋以還求舊之意寢以微矣會昌元豐之
際香山洛社各以詩酒自娛然樂天潞公
輩皆薦紳耆舊得終老林壑說者猶歸諸
元和慶曆之遺澤尚足爲小康之徵又往
往多在河洛毋亦其風氣所鍾邪我國家
稽古爲治尊年之典直追成周而上之休
養至于孝廟蓋入人深矣文景奚足稱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二十七

云

今皇帝壽考作人又三十六年於茲矣肉
帛之詔歲下之郡縣洛陽臨賴使者屢存
問焉虞夏殷周之曠典今始一見之而歷
年之久雖三代不過也於乎休哉先生以
間世之英孕秀嵩岳其始誕也值弘治紀
元蓋熙皞之會弱冠通籍雅負時望雖屢
典方州所至皆著遺愛然年未強仕蚤已

縣車矣宏才駿烈尚隱而未究退而杜門
著述其書滿家論者比之古河上公似也
止足之義若取諸老氏然逡巡周召之業
尚多惜之余觀先生神完而氣冲駸駸乎
可及期頤矣第不知夷門之墟尚有若胡
吉劉鄭輩相與唱酬如曩時洛中否亦復
有善繪如鄭奧能寫其鬚眉以傳勝事否
上方加意老成行且以申公之招招之卽

蘇山選集

卷之五

二十八

令其高尚必將遣使受書如濟南矣故余
獨謂先生之壽爲聖世養老之徵云

蘇山選集卷之五終

蘇山選集卷之六

沔陽陳栢撰

蘇山記

沔介江漢之間古稱竟陵豈惟無重岡複嶺卽地脉墳起者亦罕矣太蒙子家世江北據古城之竹塢其地視郡中獨隆隆然高而若藏又賴先人之澤以躬耕力讀爲世業而子姓率彬彬然人多謂其爲地靈

蘇山選集

卷之六

一

云嘉靖戊戌蒙子旋自北都乃奉家君古莊翁之命更卜樂丘焉得地於家居之東不半里許蒙子與家君周爰裴回樂而卜焉前對七里城後據青石垵之隄水自漢津而下當其前獨滌洄焉又拆入小河而旋其後廣可二十五丈延倍五丈高視他處加尺餘實循泗水而若聚焉堪輿者相之得負艮面坤乃作隄於其後高丈餘種

竹數百箇將築土而垣之距隄二十丈之

前其左別築爲垣前建草堂四楹後作寢

室如之又前作卉圃爲別業焉其右稱是

亦別築爲守者居焉其外區田數畝下者

鑿爲塘別繅爲隄植木而終焉中有喬木

數十本其一可丈圍者槁已三十餘年自

余有之倏爾有由槲今茈茈然清蔭十餘

丈矣來遊者登其上可眺城中又俯視村

蘇山選集

卷之六

二

落且以茲木之更生也相率呼爲蘇山丁未之春蒙子七試於南宮不第而歸又悔其所學四十而無成徒負疇曩之志乃率兒子輩就草堂卒業焉日遊其中課童子六七八人團土以埴灌渠以圃見其稼者蔬者植者生意日油油焉而予尚阿蒙也乃奮然曰豈人心之不若山木哉顧養之何如耳卽此地之蕪穢也詎有今日哉况由

茲而拓之又何可量也以余之知學道也
垂十年餘而所得董董若今日顧不可畏
也哉獨其競業者尚不敢自棄耳況夫不
翕聚者不能以發散故必易而升必晦而
明雖日月亦然也而獨人心之蒙有不可
蘇者乎是故艮止也坤載也蘇生也必得
其止而後載而後生生則惡可已惟學亦
然則余之學誠有取於茲山而始卜焉亦
蘇山選集 卷之六 三

時雨軒記

井陘兵備道其彌節在獲鹿縣猶稱井陘
者蓋今之故關卽漢所稱井陘口曩淮陰

侯成安君相拒戰者我 國朝建都幽燕
此尤爲要地云嘉靖庚子

天子用撫臣言特設憲使者一人領

勅按治之後先至者十餘人前使君俞汝
成氏始彙題名刻焉詳在記中又于義正
堂後扁其軒曰時雨意必當時有雨應期
而降因以名其軒者乃歲庚申予自職方
出按茲土時夏四月至秋七月皆不雨蝗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四

且大作民方以爲憂予下車之日裴回軒
中懷已事者久之明日謁孔廟後卽命縣
令爲壇禱焉越三日陳兵于郊閱射甫畢
天乃雨雨三日乃止皆相顧有喜色于是
縣令徐子大經及父老進曰夫大旱之望
雲霓也若時雨降民大悅今雨隨公車至
庶以慰民望哉衛帥孫子鎮卿及將士進
曰三代之兵若時雨今公之閱兵也天適

雨若洗弋以靖邊塵然繼自今虜敢南牧
邪博士張子崇謙及諸生進曰君子之教
有如時雨化之者今公至諸生領公言論
風旨稍稍有興起者俄頃之化其始時雨
乎予謂三者何有於我哉即今者雨亦適
然之會耳予何敢自以爲功昔蘇子瞻治
扶風其喜雨也以名其亭因爲之記今雨
及時適與茲軒稱可無記乎夫政之澤民
猶雨之澤物惟當其可之謂時爾茲土之
民憔悴久矣使監司與守令者能拊循而
安戢之雖旱與蝗未足爲虐其或不然即
時和年豐而苛政驅之相率轉徙反有其
於蝗旱者故桑林之禱輒應由於六事自
責而殷宗配天其澤寔用說以作霖雨耳
余方媿匡時之無策也願以此與諸君交
儆焉因次其語刻之軒中且以告後來之

蘇山選集

卷之六

五

官茲土者

忠節廟碑

按西關志插箭嶺舊有忠節廟云嘉靖庚
申余自職方出備井陘兵事廼秋八月提
兵由曲陽縣趨倒馬關遂駐插箭嶺守焉
九月又由浮圖峪走紫荆關得備觀蜚狐
諸隘口蜚狐者今廣昌縣也其年虜擁衆
數萬自大同入掠朔應忻崞諸處十餘日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六

始遁去余乃督諸將整兵伺之兩閱月乃
還凡所歷有倒馬祭刀晒甲諸石皆宋將
楊六郎遺跡始余按嶺之明日即其廟掃
而拜焉其前題曰宋良將楊六郎祠者蓋
宋高陽關副都部署加團練使楊延昭之
貌其後寢所祀土人稱令公者則宋贈太
尉代州刺史楊業也旁復肖其貌有七皆
捧胄執戈凜凜然猶有生氣尚欲奪羯胡

而噬之者詢之皆云今公有子八人其稱
六郎者則延昭也余初至倒馬關亦謁其
祠未見題有忠節廟碑立馬欹歎者久之
今至祠下摩挲所謂挿箭石其遺識宛然
又未嘗不拊髀而嘆也余讀宋史業本北
漢舊臣初名劉繼業方其主繼元來降業
猶據城苦戰太宗素知其勇欲生致之繼
元方遣親信者往諭業乃北向再拜慟哭

蘇山選集

卷之六

七

釋甲而往見馬帝喜且厚慰之復姓楊氏
授大將軍尋晉爲代州刺史卒副潘美以
破遼師拔雲應寰朔四州至號楊無敵使
遼人忌之望見旌旗輒引去及陳家谷之
役乃爲護軍王侁所迫業已度其不利且
謂美等幸張步兵於此以相援也及退趨
狼牙村而侁等已麾兵却走矣業乃撫膺
大慟猶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

盡尚手刃十數人遂墜馬被擒其子廷玉
死焉業復三日不食乃死於平若業者謂
之忠節非邪真宗咸和之際其子延昭復
以團練使守高陽關契丹之侵遂州也衆
以城小莫不色懼延昭乃集衆登陣固守
以候援至且汲水灌城悉爲堅冰城賴以
完今所遺挿箭及祭刀諸石土人談之烈
烈若昨日事凡水旱疾疢有禱輒應是延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八

昭之忠憤猶有存者余獨恠宋事以延昭
輩爲將而寇準方力主親征使真宗不爲
玉欽若所惑則燕雲十六州可唾手以復
奚帝董董爲澶淵之盟邪後世子孫又何
至南渡如靖康也我國家奄有四海威
震朔漠蓋嘗三犁虜庭矣今

天子明聖神武以文惠綏宇內其有弗庭
者輒出師討之曩余在職方嘗檄諸邊帥

願以長纓繫單于之頸而致之頃者視師
關南卽與諸將士繕城練兵矢心以破此
虜諸將士亦攘袂思奮因慕楊氏父子遺
烈慨然想見其人恨不與之同時親覩其
戰功如宋史所云已爲之扼腕顧瞻茲地
乃素所馳歷以樹勲名者又可使之泯泯
無傳邪乃命守備李著伐石紀焉且改題
其額曰宋良將楊氏父子忠節廟以告來
蘇山選集 卷之六 九

報恩寺碑

吾沔古雲夢之野於楚爲奧區三代以前
其沿革莫詳往歲城圯於水余猶及見其
遺碑有漢蕭何監造字則在西漢初已城
而爲郡矣且江漢二水抱城而環流昔人
謂爲蟹郭余嘗登而周覽焉良然其北宅
中而嚮離則吾儒之學宮也其南近城爲

老氏宮若伏而謁者其東據城之高阜曰
報恩寺爲佛氏宮則拱而立若孟子之語
夷之撫然而受命者寺不知建何時蓋佛
自漢明始入中國梁天監中方造寺度僧
意必昉於此逮 國朝洪武中乃賜金額
設僧正一擇僧之有戒行者領之相傳寺
舊東向已乃易而西今觀其建置不惟地
勢宜爾於彼法中西來之意實有合焉其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

後臺與城相埒爲大雄寶殿高可七丈則
以奉佛成化戊戌僧正行昕募而重建者
其前爲萬壽寶閣建自平地視殿差不及
則以奉觀世音正德丙子僧正惟璿亦常
募而修之迄今五十年矣余爲諸生時嘗
肄業其中日就圯漏寺僧道潤每感焉思
拓而新之會推擇爲僧正乃力任其事遂
募諸有力者於殿工獨先焉旣圻以瓦復

加以髹彩而凡諸佛像又飾以金碧視曩者已改觀矣已復於寺前拓地十餘丈別建爲山門像以金剛門內鑿爲池中甃以橋橋上爲亭扁曰鑒心復因舊山門爲天王殿亦設像有四又自創數楹爲僧正司不惟以自逸而行旅遊僧悉得以假館焉獨閣之役最大度其力不能自爲因使一僧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微細無不受四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一

方以貲助應者如響未期月而告成事凡來遊者皆訝其爲福地蓋種種色相煥然一新矣爰率其徒衆羅拜而問記於余姑卽汝教因謂之曰是皆色也亦知是空矣乎余觀爾佛其形狀惟且異至萬有不齊世俗遂信以爲有而吾儒則斥其妄亦豈爲真有哉乃設爲法象以示人爾蓋佛之有釋迦猶吾儒之有孔子也其賦形若是

端嚴特狀其盛德之發見爾謂之三世一而已矣其稱觀世音則變幻不一千手千目亦以著其無所不能無所不見墮體黜聰不用智以自蔽也然不卽稱爲佛者尚未達一間耳若所謂多聞廣目增長持國四天王者猶吾道放諸四海而皆準也二金剛獨設於前蓋入佛者之始事其稱密跡者以遏惡也故其狀犛而猛稱韋馱者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二

以護法也故其狀妍而謹又其形裸者以自新也爲介冑者以禦寇也使外誘無相侵也是空也曾不離於色也今爾衆知修其寺矣抑知自修其教矣乎夫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喧煩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是無二之性也卽心是性爾教云耳使知存心以養性與吾儒奚異焉然余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

勤且不煩督責而所爲悉如其志豈其說誠足以動人哉乃世之人習吾聖人之道日用而不知頃者大成殿圯以有司者難於作新余與表弟傅少巖司徒嘗倡義修之顧應助者未卽欣焉從豈吾道之感人不若彼教哉抑吾黨之勤恐不及爾衆故耳故因其請記也遂以施財者諸姓名列之碑陰使之觀而有感并以諭諸吾黨云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三

嵩渚李先生墓碑

毅皇帝初年比地李獻吉汝南何仲默以文章著學士大夫皆曰何李未幾太梁李川父與譙國薛君采相繼起又曰李薛由是四先生之名嶽嶽徧海內矣川父者卽李先生也先生名濂字川父其先爲大梁人世業小兒醫宋季有以醫顯者曾賜金鐘因稱曰金鐘李氏曾祖得祥祖信皆傳

其業父敬少業儒長精於醫其所存活者數百人語曰活千人者後必昌今子孫果彬彬然而李氏之族遂豪大梁矣敬生三子先生其季也爲兒時志而啼以棗栗啖之愈啼示之書則止七歲就塾師日可誦千言九歲能爲詩其語多驚人稍長習舉子業卽攻古文詞非秦漢書不讀好稱先王則古昔嘗與郡中豪雋載酒上吹臺出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四

夷門馳昔人走馬地感憤爲懷古篇擊筑而和聞者壯之嘗作理情賦李獻吉自左舜齊所見之輒歎曰其班馬之儔乎締爲忘年交時遂菴楊公自汴入關中一見稱爲國士而郡守陳澍者媿其未之識也召試郡閣其文一揮而就語甚藻麗督學使者秦公大奇之於是汴中人士咸出李先生下而李先生亦自謂其弗已若也年二

十五其年癸酉舉河南第一人明年舉進士高等以王府姻不得侍宿衛乃與仲默君采結都亭社而海內才穎之士想望其風采乙亥出守沔陽會丙子丁丑兩歲大浸獨加意撫字民賴以無徙亡暇則開閣與諸生談藝遂令文體翕然不變其所造士甚多若太史童士疇其最著者不肖時以童子獨受知焉辛巳擢貳寧波其治亦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五

如沔猶留意興學癸未擢山西按察司僉事顓督屯田凡積弊前除殆盡後攝學政三晉人士駸駸嚮風一時中丞及御史觀風者交章薦之謂其德器問學於士類有所觀法云未幾歸卧河山之陽慕延叔堅之為人乃闢景延堂朝則肆力六籍手自箋註夕則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請文者無虛日所著有嵩渚集祥符文獻

志鄉賢傳汴京遺蹟志勾異記醫史諸傳及李氏族譜居室記凡若干卷而河南通志多出其手先生才高學博其治行赫異使究其用將相之業豈多讓古人哉乃獨持風裁不能與時俗低昂而忌先生者日衆故年三十餘而業已縣車杜門養重其詩歌逼唐文則自成一家傳之百世無疑也世有富貴而名磨滅者視先生何如哉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五

先生娶孫氏繼娶岳氏生子三人長辛叟鴻臚寺署丞娶田氏次巖叟蚤卒次礪叟光祿寺監事娶傅氏俱孫氏出孫男十六人長孺立次某某曾孫男八人某某先生生於弘治戊申卒於嘉靖丙寅享年七十有九以隆慶戊辰塋於蘇村督學李君從衆議祠於學塋二年其子燔叟以授光祿至京師會余仲子文燭以其弟襄陽同知

洛所爲狀寄之漢上余作李先生墓碑
陳生曰往余過大梁之墟登景延堂與李
先生縱談向余東指曰此古夷門也非曩
者魏公子枉車騎及羸抱關處邪何其壯
也相與抵掌賞之假令先生當其時必能
喜士如公子雖藏於博徒賣漿者必從之
游然今海內士聞李先生名皆願爲之執
鞭其誼寧復在無忌下邪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七

明高士時菴任先生墓表

時菴先生者余外舅任先生也先生有大
志未試郡中人高其行誼因稱曰時菴先
生又稱曰高士

毅皇帝十五年庚辰年三十九而卒塋於
古城後於平先生沒五十餘年家無炊火
矣乃逡巡未及表余小子之罪也夫先生
姓任氏諱鳳岐字應文時菴其別號也上

世蓋江西豐城縣土塘里人不知何時徙
南京往從弟鳳輦曾爲余言族人皆相傳
其始遷祖在

高皇帝時由南京乘一官船來沔卜居黃
蓬山下遂爲沔陽人後覩郡中版冊蓋隸
南京匠籍云今族人貧者猶以冶鐵爲生
其始遷祖亦逸其名矣至先生大父主簿
公乃遷城中紅花堤居焉主簿公名志字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八

之道治尚書由郡學生屢試不第曾與余
叔祖琮同應歲薦後爲浙江新昌縣主簿
主簿公有惠政往會新昌人中丞呂公光
洵謂有任主簿者至今人猶思之主簿公
生子一名守卽先生父也其母潘孺人隨
任於新昌先生與女弟俱生於新昌後嫁
爲千戶高鎮妻得封宜人其配費孺人父
爲安慶經歷亦生於安慶先生少穎敏曾

授書於靜菴蔡先生是時及門者數十人
獨稱任生名從此著矣補郡庠弟子員督
學使者江西姚公文灝奇其文遂列之高
等台州蔡公潮蒞汙見先生貌偉又喜其
論英發相率駐寺中討論時病足命其曳
一履進其知遇若此先生長身八尺視每
仰從中道踽踽行路人皆辟易後進者遭
於途則拱而立州吏目李諫者京師人最

蘇山選集

卷之六

九

悍與學博士爭席時大梁李公濂守汙諸
生皆咄咄爭未已先生獨前曰校官者賓
師之位也可與屬官同邪李公心服之吏
目乃媿而走其席至今定蓋先生議論往
往依名節不爲委瑣態家雖貧竭力奉母
郡中相知者數爲餽遺且極其隆敬卽朝
夕不給寧甘餓餒一毫不以干人開化徐
先生獨愛重之每歲時先加以禮不肖八

歲卽授書於先生先生與先伯竹塢公及
先承德公友善又愛不肖遂以女妻焉嘗
謂費孺人曰吾女後應貴胡不男亢吾宗
邪今得陳生矣加意誨之思見其成又善
藻鑑人如胡生彥最所奇者後同余戊子
舉於鄉又相繼舉進士爲名御史張山夫
者同門友也每爲詩務相攻錯卽指一字
輒易之其服善又若此詩多作開元以後

蘇山選集

卷之六

十

語里醫胡子恂以枯楊支藥肆倏爾有由
藥索先生題遂援筆題曰笑看生意滿行
窩願木于今也發柯屈指許多名世者先
生應不讓華佗曩恭人嘗能誦數百首今
逸矣愧不能如李漢收韓公之遺文因存
其槩云先生生了一人曰尚吉少病斃後
費孺人十餘年卒余皆塋之止一女育于
恭人適庠生張邦道今外孫數人女二人

長適秦文盛崇寧縣學訓次適不肖初封
安人贈恭人郡中人嘗高先生之智乃今
觀之良然墓在青石垵之西纍纍然數冢
長子太學生文燮費孺人所撫育者猶鰥
鰥然治封域令家人守焉會仲子文燭以
四川提學副使便道歸率諸孫汝堪汝壁
汝圭共磨石請余表題曰高士時菴任先
生之墓

蘇山選集

卷之六

三

陳生曰任先生在諸生時令太守折節下
之何其壯也死纔四十耳使假之年究所
樹立當赫然有聞乃齋志以歿至于今人
稱任先生不休

蘇山選集卷之六終

蘇山選集卷之七

沔陽陳栢撰

祭馬少伏文

嘉靖庚子六月念八日少伏馬子年三十
八而卒既卒之三日計聞于友人太蒙陳
栢乃躑躅繞舍徬徨撫膺嗟少伏少伏乃
今死邪然邪抑非真邪前五月六日子與
伯兄後峯雙橋凌子涉湖登臺嘗便道往

蘇山選集

卷之七

一

候焉少伏尚盥面束冠青袍布鞋與而兄
介石揖之阼階予心傷之孰謂少伏病且
劇邪已乃烹魚蒸鵝呼酒炊飯出二三子
便便縱譁浪如平時予及而兄見坐之久
揖之使退而少伏不移時又三四出竟日
乃別別時余若有慘色而少伏猶談笑如
故今一月餘爾乃死邪然邪抑非真邪距
卒之日又十日矣乃諏日卜兆埋少伏於

湖之濱已矣已矣瓊標駿骨雄圖遐筭與黃壤而俱沉嗟少伏死邪然邪乃遽葬邪余乃仰天長號與少伏而永訣嗟少伏少伏余少爾四歲余當垂髫君已弱冠卽與而兄介石白湖胡子締交文社爭自濯磨然時亦董董效童子雕篆耳而少伏英氣逸思嘗出吾黨之上間爲詩歌直欲遵李杜之塗排王楊之門等曹劉而升堂麾顏

蘇山選集

卷之七

二

謝於廡下時論亦謂陸氏機雲蘇家軾轍君之兄弟當不少讓丁亥之夏與爾讀書寺中夜嘗挾兩漢史下及五代就佛前燈彌月而誦之竟余董能說賢否成敗大略而少伏輒朗朗成誦余時雖操心上人未嘗不心降於少伏也戊子之薦余與白湖叨竊虛名君之兄弟復爾擯落劉蕢之悲李邵之耻余復何言嗣後北上燕京南走

白下十餘年間殊無寧歲君悲離群余歎索居然弟兄師友余於少伏日見其進君稱穎敏兄也篤信加之猛省何往不成去歲已亥余次漢口少伏嘗移書可峰陶子中有南巡之論余未及見之而畏天悲人

蘇山選集

卷之七

三

之意聞之陶子心實凜凜竊謂少伏將得董賈之門而舍曹劉之徑嗟少伏少伏秦漢而下風已不競余於二子何敢爾並唯伊周旣頹孔孟復逝經綸之業廢心性之學泯尚友千古終夜不瞑思欲與子及此明時附翼攀鱗進則獻訥出則宣句匡時唐虞致主堯舜縱令時不興道位不副心尚當與子兄弟築此精舍卜之水濱遡精一之源造博約之門良知是致德性是尊回泗水之正脉嗣鵝湖之遐音江西二陸河南兩程俾君之兄弟是武是繩而今已

矣余其寡聞情孰爲之警過孰爲之箴前之所云媿余匪人嗟少伏少伏余能忘情往梅谷李子數數饋汝藥余亦因李子數數候汝謂少伏何言李子曰少伏曰死生常耳余安能戀戀兒女子邪直以老父之故不瞑目耳嗟少伏少伏庶亦聞道哉尊翁隱畊似龐德公居鄉似王彥方睦族似陳競急難似郭解而其壽必遐其後必昌

蘇山選集

卷之七

四

余驗之天道定如左券然汝奚不瞑目邪况汝難兄淳德粹行雅量古心友則江肱孝稱曾參開來繼往余方託之斯文而區區掇科取第奪紫拾青曾何足云汝奚不瞑目邪又爾諸孤鳳毛英英鱗角森森十餘年後必能大王氏之庭高于公之門汝又奚不瞑目邪修短有數雖不遐齡古之天者莫如回也而千載不死者不遷不貳

之心嗟少伏少伏子期旣逝伯牙絕音巨卿會塋元伯遄征余與少伏竊比斯人言之未竟五內如崩無從之涕潰焉如霖余非哭子重傷斯文子如有知相我平生嗟少伏少伏余之耿耿者若此聞也不聞

祭張文隱公文代作

於乎公已矣夫公方望世以熙皞而不獲究其嘉謨世方望公以康濟而不獲竟其

蘇山選集

卷之七

五

雄圖胡天之於公與之者厚而用之也縮成之者難而喪之也速故位雖極于鼎台而天下惜未盡其才心雖切于在公而天下惜未盡其忠沒雖底于歸全而天下惜未盡其年豈公數之不偶抑世運之多糾謂天意之猶厚胡仁人之不壽昔爲諸生識公於衡觀萬仞之壁立與祝融而崢嶸公不我棄錫教無類尚賴鞭策之功幸不

底于自墜既忝諫垣日侍教言熟知公之大志誓拯溺而亨屯而今已矣公不可起世道將焉賴之善類亦胡所恃於乎人有恒談不朽者三俯仰天壤之內惟公可以無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區區修短之間知亦公之不計某猶嗟咨爲公深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因以哭吾私

告風伯文

蘇山選集

卷之七

六

恭承 帝命兮往使長沙春日載陽兮爰出京華敬奉慈闈兮驅彼安車春風駘蕩兮滿路鶯花使節所至兮八吏迎遮周詢是媿兮敢用爲誇道出襄樊兮故國非遐漢水新漲兮江有行舸解彼四牡兮言泛仙槎中流簫鼓兮載吹載撾夜次宜城兮酌彼流霞母心孔悅兮遊子何嗟南薰倏飄兮滯我江涯瞻望鄉園兮雲樹方賒敬

告風伯兮聽我無譁少息餘波兮假我斯些與爾期止兮落日初斜浮郢入潛兮伊邇吾家縱不吾與兮 王命是嘉舉酒相酌兮神其聽邪

原水書劉氏譜

白湖子與雲潭子方舟訪東塘劉子於長夏之潯臨流而稱曰淵哉浩浩乎江漢之盛也其在岷嶓之初或微矣乎劉子愕然

蘇山選集

卷之七

七

而問曰水有原乎雲潭子曰夫江出則岷也漢出則嶓也天下之水苟非潢潦奚其無原也劉子再憮然而請曰然則江漢又異原乎雲潭子曰夫自岷出者曰江自嶓出者曰漢漢過滄浪江迤東陵廼會於大別而朝宗焉茲說聞天下舊矣奚其問之悉也白湖子乃作而言曰嘻此劉子之心也余於劉有姻好乃知之子知之乎劉之

先昔在金陵時有贅於葉者葉以功調於
汙而劉從焉綿世寢遠人遂葉之而東塘
之裔固劉也猶之江漢矣乎是故有取焉
而重問之也雲潭子曰夫如是奚其不亟
反之也劉子乃潛然而語曰豈惟予小子
之心哉昔君先青州公常教我大父矣今
尚有遺訓焉則復葉以歸劉固我大父之
心也於是取其文以授雲潭子雲潭子讀

蘇山選集

卷之七

八

未及終而涕無從焉白湖子乃前而申曰
子其聽諸我聞青州公去雲潭子四世矣
今誦其遺文尚愴焉而思況爲人之子孫
棄其祖父冒他人之姓久假而不歸邪劉
子攬涕而誓曰余之罪久矣自今所不如
子之言者有如江漢用書諸譜牒以遺我
孫子

書兒燭扇

余讀陸子靜書至四歲侍宣教公忽問天
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會遂深思至
忘寢食立于門過者觀嘆以其端莊雍容
異常見也嗟乎少成若天性哉迨觀漢若
終軍楊脩唐若劉晏王勃宋王禹偁輩或
請纓絕域或擢賦洪都或獻對孔雀或陳
詞鸚鵡或格正朋字咸在童年蜚聲藝苑
惜學不聞道器非遐福竟負時望以忝所

蘇山選集

卷之七

九

生悲矣悲矣若我昭代西涯李公邃菴楊
公在襁之年卽稱聖童懋著勛業爲時推
重顧不偉哉吾家武兒年甫四齡英英然
有成人之狀持扇索書予甚奇之涯翁遂
老敢厚望哉軍脩晏勃輩其前車也象山
巍然可以仰止予乃賦此俟爾他日

蘭亭卷跋

按蘭亭記廼晉右軍王羲之所書相傳道

媚健勁爲書法第一摹本惟定武爲逼真
茲刻乃周藩復櫟之東書堂者其間品隲
如柳公權米芾已爲精覈若何子楚曾宏
父黃伯思輩所述真贋亦自別矣余不復
論獨慨羲之輩當永和癸丑修禊於山陰
凡四十有二人皆當時名俊其風流固有
足傳使諸人者能戮力神州何至他日爲
新亭之泣邪唐太宗雅好文墨曾與魏徵

蘇山選集

卷之七

十一

思構二王真跡乃命蕭翼多方求之辨才
雖寶此過於頭目然終出之匣中卒加厚
賜時方右文雖非要務猶可見其有人君
之度高宗靖康虜騎充斥尚命向子固冥
搜之何其不知務邪余得是刻把玩齋中
因綴數語於卷末後之觀者其得吾意於
言表云

蘇山選集卷之七終

蘇山選集後序

先公全集有淮本蜀本閩本傳布海內當
時果州少傅陳公品其文質而腴詩婉約
而有致蒲州太師張公品其初尚雄雋復
歸典實丰茸容與成一家言上海少宰董
公品其議讜詞飾曲引旁喻蓋寄傲于文
字間者華亭北部郎袁公品其不楫天和
不墜智慧老而好學自全于滄浪間者太

蘇山選集

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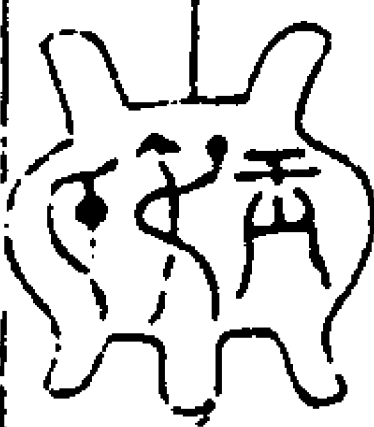
一一

倉少司寇王公品其職方尺牘調劑于分
宜者甚難而受筴通敏比于劉穆之朱齡
石也至專品其詩如齊中沈檢討子靜謂
其刻洗鉛華直寫性靈無事雕琢而矩矱
不爽蜀中李祭酒元甫謂其閎烈豪爽有
徬徨寥廓之致而才情依依在同聲之夫
吳中山人周公瑕謂

國朝之詩勝于弘德嘉隆而陳氏父子從

中振響若蘇許公濟美開元之朝里中門人陳子壽謂其述幽紀佚恬曠溫夷若老農之道桑麻市儈之語貨賄也先公聞而嘆曰昔人言後世誰相知定吾言乎卽諸公言知我也能信後世否耶小子唯唯退而先公下世六七年海內求遺草者日衆卷帙頗繁艱于行遠黃中黃給事亨夫在先公同榜莫逆精擇之携入豫章余友人蘇山送集後序

楊祠部懋功增定焉梓爲選集詩存十之三文存十之二而先公不可見矣嗚呼觀手澤而興思誦遺言而揮涕況諸君子之論敘炳焉何可忘也因志一言俟後世有知而定之者



萬曆丁亥夏日不肖男文燭謹書

蘇山選集七卷

浙江建德縣人陳栢撰是集爲莆田黃謙所選定凡詩四卷文三卷千頃堂書目作五卷傳寫誤也

明陳栢撰是集爲莆田黃謙所選定凡詩四卷文三卷千頃堂書目作五卷傳寫誤也

小漁先生遺稿十二卷

〔明〕唐汝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漁遺稿

十二卷》提要

唐小漁先生集序

國家文運興三代同風當弘正間李獻

吉以高才崛起北地何氏代興海內翕

然一變然皆散地庶僚不列於詞林

制誥之任其以對策甲天下入翰林為

尚書所引重者無若康德涵楊用修兩

君一

公而楊特著楊故宰相子以博學饒著

述世其家論者至此之近代子雲可謂

不負科名者矣余邑唐小漁先生孝承

家學於先家宰父襄公少即攻古文辭

嘉靖己酉以曹監中順天鄉試明年入

對

大廷擢進士第一累官春官諭德以太
常卿老於家先生為人溫厚有醞藉生
平無疾言遽色朝士咸服其雅量孝友
恭讓望而知為長者文章簡雅不詭於
六籍其端肅詳緩若正衣冠祇謁宗廟
其謹嚴整家若擊刀斗舞行陣其嚴

序二

博浩瀚若瞻泰華俯河濟積氣盤礴綿
亘千里而培塿潢潦忽焉如失斯亦宇
內之巨觀已讀先生集彷彿其行事視
後世鐫刻涼薄自命作者不大徑達於
先生當在承華有默如
儲貳之功講筵入直上簡

聖心惜為當路所扼徒偃仰白雲三洞
間竟不及大用以死然余讀其上高斯
鄭論相度一書可想見其休々之量已
先生嘗東諸南朋太史云何孝為詞垣
之傑而未嘗直承明之虛席揚占鼎甲
之雄而不得與補衣之儲獨吾南朋兼

序三

得之斯語也即先生真漢季嘆々自古
富貴而名湮沒者何可勝數即如吾婺
以制科擢第一者何限其砥行立言者
文集傳於代者僅宋陳同甫一人耳先
生茲刻與龍川集後先相映固知不朽
在此不在彼也余生也晚不獲握衣捧

席會其孫端甫太學重刻遺編以序見
屬遂援筆書其後以藏嚮往之私若夫
世系別歷及行己之大方詳見別傳
省

萬曆乙卯夏日里溪徐應亨頌首撰



左口

小漁先生遺稿目錄

卷之一

廷試策一問

程策一問

丙辰會試錄

程策一問

壬戌武舉會試錄

卷之二

給賜先文襄祭葬贈諡鄭太夫人卹典謝恩表

慶賀元旦表

賀冊立皇太子表

賀霖雨表

賀靈雪表

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

癸丑科代作

慶賀千秋歲節表

賀千秋節表

進講章表

蒙恩陞銜欽賜銀幣謝表

慶賀聖節表

刑部尚書鄭曉并妻誥命

翰林院修撰諸大綬父母勅命

兵部職方清吏司署員外郎事王事孫鑑并妻

勅命

益府良醫王沛贈太僕寺寺丞勅命

卷之三

乞復先公原職并鄭太夫人卹典疏

乞恩卹典給假營墓疏

進講章疏

乞撰文先祖妣鄭太夫人行實

乞撰文先祖妣劉太夫人行實

蒙恩復先公官階優賜卹典告祖妣鄭太夫人

告先考文襄公

小波先生遺稿卷之三

南還先妣劉太夫人誕辰祭告

祭祖考榮三府君

先考文襄公誕日祭告

卷之四

聖旦逢景命頌

有序

萬壽宮慶成頌

有序

瑞應玉芝頌

有序

賀封君中江易公偕配陽安人六十壽頌

有序

陳留縣重修廟學碑

渭南縣重建廟學碑

湯溪縣重修儒學碑

蘭谿縣學田碑

復呂東萊先生祀田碑

卷之五

兵部右侍郎劉公平寇生祠碑

湯溪劉侯祠堂碑

六栢堂記

壺中九華記

蘭谿縣續志序

壬戌科會試武舉錄序

小波先生遺稿卷之五

賀總督梅林胡公晉秩官保序

賀郡侯李陶山膺薦序

賀邑侯蔣雪巖旌異序

卷之六

贈陸侯楊後峯膺薦序

贈邑侯周喬石膺獎序

贈邑侯金賓陽入覲序

送郡貳守周漢清入覲序

送通守蔣魯山入覲序

送郡守鄭石巖入覲序

卷之七

送邑侯傅信吾入覲序

送叅藩周霽川之晉陽序

贈湯鳳麓晉雲南憲副序

送沈練成之楚藩序

送郡丞李斗野之南兵曹序

贈邑侯李景渠之南戶部序

送司理林梅墩之南戶曹序

送司理劉易齋赴任序

送邑侯傅信吾任廷評序

小漁先生遺稿

目錄

送學諭劉歎庵之平度序

送邑博朱梅南之程邁序

送鍾邑丞之廉州序

贈小樸章君出守太平序

卷之八

賀少保豫所呂公六十壽序

賀宗伯礪翁康公六十壽序

賀封君中江易公偕配陽安人六十壽序

贈封刑部郎明齋劉公暨安人李氏榮壽序

賀劉母顧太孺人六十壽序

賀楊母太夫人七十壽序

賀顧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壽孝婦何母八秩序

壽友蘭趙翁七十序

壽外母郭安人八十序

壽別駕南塘翁叔父九十序

壽叔母陳太孺人八十序

卷之九

賀方采山中丞文

贈劉易齋司理府召文

小漁先生遺稿

目錄

送吳雲峯司教之興文

賀李西涯郡守膺獎文

賀趙震洋大尹膺召文

榮壽錄叙

三代褒封圖叙

桃溪書屋圖叙

梅譜叙

唐貞女傳

卷之十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兵

部尚書應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通政司右通政前樂平縣尹壽
峯羅公墓誌銘

明贈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思隱徐公
墓誌銘

明張母陳宜人墓誌銘

明周母胡孺人墓誌銘

明封項太安人王母墓誌銘

明故刑部員外郎前溪祝公墓誌銘

明故處士鴻谷章公暨配諸葛碩人合葬墓誌銘

小漁先生遺稿

六

祭諸南明少宰

祭誥封刑部郎中新泉黃公

祭鄭侍御東泉親家

祭鄭給諫越渠年丈

祭孫忠烈公夫人

祭祝司寇前溪太翁

祭岳丈郭甘泉

祭封安人朱親母

卷之十一

東座師康礪峯學士

上少師高中玄

東王槐野學士

東鄭越渠年丈

東唐荆川督撫

東王師質督撫

東阮山峯撫臺

又東阮山峯撫臺

東蔣虹泉兵憲

東吳小江正郎

東何吉陽巡撫

小漁先生遺稿

七

寄李陶山郡伯

寄蔡壑叔

東孫正峯宮詹

卷之十二

上少師徐存翁

東諸南明少宰

東趙汝泉巡撫

又東趙汝泉

東李五華

東曾確庵董學

又東曾確庵系藩

東楊完愚憲長

東鄭鄒山郡伯

東俞雙湖憲副

貽萬育吾兵憲

上少傅陳松谷公

上少保趙大洲公

又上少保趙大洲公

上少師李石麓公

東呂豫所少宰

小漁先生遺稿目錄

東林石洲文衡

又東林石洲

東劉羽泉司馬

又東劉羽泉

東周霽川少叅

東王敬所督撫

東喬壽齋督學

東葉鶴墩郡守

東馮改溪王政

與秦華峯宗伯

小漁先生遺稿目錄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明 澱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同校

溫麻吳文華子彬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策

廷 試策一問

皇帝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於茲矣願論治者往往

以敬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天勤民爲務古先帝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與我

祖宗之所以立極垂憲要不外此二者其爲治之迹

可舉而言之歟朕寅奉

上玄欽若

天道而凡以惠卹計安乎斯民者未嘗須臾少懈其

念比歲以來嘉祥屢臻方內乂寧

天人交應之固不可誣也然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

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必有未盡者亦或任

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仰體朕勤卹之心也歟無

乃玩愒貪殘弗念於民者歟朕欲俾休徵時若邊

警不聞百工克釐廢績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朕志也當何道而可以臻此爾多士蘊蓄有日豈無我助者宜明著於篇毋泛母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敬畏之誠而後可以弘天下之大化有當務之智而後可以執天下之大機何謂敬畏之誠上體天心下恤民隱精純而懇至者是也何謂當務之智辨人才之實得任馭之宜翕受而敷施者是也惟誠也故興道致治之具皆根於交修儆戒之真而其治也為有本惟智也故承流宣化之澤自得乎執簡御煩之方而其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運也為不勞治有本則王道敷于天德而天下之大化以弘運不勞則端拱委于責成而天下之大機以執是故古之帝王竭一己之誠而敬天勤民以克盡其代天理物之責極一己之明而選賢任能以聿臻其咸熙底績之功愛民以奉天知人以安民權度精切而恩惠廣大機之所以妙運而不測也庶明勵翼而帝力不知化之所以溥博而無疆也由是垂衣裳而萬國寧戢兵革而四夷服太和熏蒸災眚不作致治之盛孰有加於此者哉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聖之資邃敬一之學中和建極仁孝作孚至德凝于淵穆而靈貺昭祥神功徹於昊穹而休徵協慶肆今至治馨香昭格于上下大化流行徧洽於華夷蓋千古所未有也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於廷策以敬

天勤民之道惠恤計安之畧然臣即是而有以仰窺陛下望道未見求治若渴之盛心矣顧臣愚學慚稽古志切摠忠敢不披瀝罄竭以對揚休命於萬一乎臣惟古帝王之致治也莫不以敬天勤民為首務蓋以帝者天之子也天子者父天母地以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養人為責者也以子事父可不敬乎代天養人可不勤乎然知所以敬天則必求所以勤民惟勤民之政有驗於實用斯敬天之心不徒為虛文矣斯又天人通一而不二之理也嘗觀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何如其為敬也書曰懷保小民惠鮮寡寡自朝至於日中曷不遑暇食何如其為勤也故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栗栗文王之亦保亦臨武王之敬勝義勝其實畏瑩徹于表裏而嚴恭無間於顯微是以敷之為勤民之政則所謂勞來匡直利用厚生歟

福建極康阜惠養者無所不至故當時治化之隆冠絕古今而卓乎不可尚矣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繼嗣丕圖其駿烈鴻猷固不容以殫述而其立極垂憲之大者實不外乎敬天勤民而已矣如精誠之錄大祀之文皆所以崇祀典而敬天也因早免租告饑賑粟皆所以恤隱憂而勤民也垂億萬年貽燕之謀以啟佑後人者荷歟盛歟列聖相承授受一道至我

陛下妙契真傳敬承先緒益有以對揚而光大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一

四

郊壇分配辨正陰陽之位欽天有記煥發昭事之忱其敬天也可謂至矣躬祈禱以重農事蠲禡租以濟民艱發內帑以蘇困窮減貢獻以節冗費其勤民也可謂悉矣臨御以來二十九年于茲敬慎夙夜不遑寧處蓋始終如一也方今文熙武恬內寧外謐天下樂育于雍熙太和之域而涵濡於汪濊浸潤之澤者亦既久矣然民歌有年之頌而水旱饑饉或時見焉人樂承平之休而煙塵鋒鏑或竊發焉近者魃潦頻仍閭閻愁苦胡騎猖獗邊陲騷夫天人之應不誣而安攘之功有自今若

此者豈惟

陛下慮之臣亦且疑之矣臣請根據其說而條陳之夫王者求端于天而察法于地天確然示人易也必五行四時宣其能而後彰保合太和之化地隤然示人簡也必山岳河海運其功而後著含弘光大之德然則人君之治天下亦至易至簡也而其致理圖化當必有共濟之義太公之制矣臣聞天生萬物不能以自理而命之聖人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聖人以一身裁天下之務不能以獨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一

五

理而命之庶職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稽古稱盛治者莫過於唐虞三代然欽明濬哲之德必牧岳熙載寅亮天工而後協和時雍之治成焉寬仁勤儉之德必百僚師師俊乂旁求而後文命覃敷兆民允植之治成焉至于文武亦必有六卿率屬以總之於內九牧分布以治之于外而後咸和永清之治成焉百姓用康在庶官之惟叙黎民敏德由臣隣之克艱大抵然也且人君一身成位乎中耳目一聞見也手足一運用也兆民之繁庶務之集非惟勢不克一而

身亦已勞矣臣未見身處其勞而能致人于逸者也故人君於此亦惟執天下之大機而圖之辟之柁以運舟括以發矢功用神速無窮致者臣非物物而煦之也而德澤之流普徧而無方矣亦非事而察之也而神明之用兼舉而不匱矣蓋所謂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者此爾

伏讀

聖制曰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必有未盡者愚以爲懷山襄陵之水不失爲治世焦山烈石之旱不累於明王化足以成風動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一

六

而不免於有苗之征德足以臻時義而不免于鬼方之伐是水旱夷狄之患何代無之殊不足爲有道累也故昔之言者曰天心仁愛人君時出災異以儆動之又曰帝王不患有夷狄之侵而患無禦之之具不貴有禦之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窺而已然則今日仰答仁愛之

天心曲盡備禦之至計是誠不可以不之豫也

臣又

伏讀

聖制曰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仰體

朕勤恤之心也歟無乃玩愒貪殘弗念於民者歟大

哉

皇言所謂明見萬里之外獨觀萬化之原者也臣請發淵衷而獨論之夫變不虛生致寇有自大變之來人心之怨也人心之怨吏治之非也今

陛下憫念黎元心固切矣而所以奉行於下者或不精白以承休則膏澤屯而不下寔矣外夷之侵內備之弛也內備之弛將領之非也今

陛下惠養軍士政固善矣而所以分閭于外者類多苟且以塞責則威嚴弛而不振矣嘗聞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一

七

否乃今催科賦歛以效職而無旬宣惠和之政簿書期會以程能而鮮亮承靖共之忠甚者假上剥民爲國歛怨恣意貪饕肆行漁獵者尤可畏也夫守令之官最爲近民使天下皆若人焉則小民其有不困者幾希雖日厯

陛下焦勞之思而斯民流離展轉貼于危亡

陛下得而見之乎兵不能禦敵由于將非其人將不能將兵由于用非其道乃今世習統轄之衆習難以責其折衝禦侮之勇召募挽強之粗才初不問乎堅瑕張弛之方甚者擅奪首功扣除常給殘虐

多端腴剝無厭者尤可畏也夫三軍之命懸於一人使將令皆若人焉則邊兵其有不思者幾希雖日切

陛下宵旰之憂而軍士扼腕疾視莫之控訴

陛下得而見之乎然則足國安民之道弭災禦寇之方豈必他求哉蓋聞百官修輔則夏后之山川以寧方叔壯猷則宣王之武功以競今日民生之未遂守令之責耳迨圍之多儼將領之責耳

陛下知致弊之由曷思所以救之乎病化理之醇曷思所以更之乎史有之曰今之罷守民之師帥也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蓋言守令之任不可不重也任守令之道大約有三精其選嚴其課久其任而已矣必先安靜悃悃之求鑒賢愚混淆之失重殿最核實之條畧累資積考之說所謂秩當遷也不移其地祿當厚也不移其官可也所謂以親民長吏轉爲罷守有績則進爵加秩者可也他若馭之以八統察之以六條叙之以三式法固亦有可行者焉志有之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蓋言將領之令不可不重也任將領之道大約有三慎其簡假其權而已矣必重其責

公取舍而不以愛憎加較勇畧而不以黷貨進功必錄而不以賤遺罪必誅而不以親貴無持細苛而長養其投石超距之氣可也俯從寬假而開放其驚擊虎搏之心可也他若先之以六術繼之以五權察之以八徵法固亦有可用者焉甄別黜陟之典明則賢者勸而不賢者亦有所畏而不敢肆鼓舞振作之用神則能者勉而不能者亦知自奮以效用由是稱疆項者有砥礪名節之重宣持風裁者有不畏貴戚之到都後催科者有勞心撫字之陽城敦本實者有修明禮教之衛颯而守令得人矣守令得人則人遂安全飽暖之欲而無咨嗟愁怨之聲陰陽不至於繆盪氛氣不至於克塞人心訢合而天休滋至何有平水旱饑荒之患哉設或數有適然災沴時作而吏稱民安本業以固所謂有道之國天不能災地不能厄年穀不登而民無菜色者固自若矣由是司督府者抱良平之技膺統馭者負韓白之才分閭受鉞者必李牧魏尚其人乎撫險阻要者必張仁愿王承嗣其人焉而將領得人矣將領得人則有摧堅制勝之具而無奔走敗衄之虞先聲以奪其志持勝以寢其謀聞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九

望精神可以潛消驕悍何有乎憑陵侵軼之患哉
設或桀驚未馴梟雄反覆而養銳畜力備禦有素
所謂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寧我制人可
常坐而役敵矣故曰聖人在上日月不薄蝕雷發
不震雨雹不爲災又曰中國有聖人海不揚波重
三譯而來朝臣愚何幸而得躬逢其盛耶雖然臣
舉其要又有可言者焉蓋養士莫大乎學校而今
之守令學校之所儲也必謹庠序之教崇師儒之
職一道德以明禮義而不以割裂裝綴爲能尊經
術以正習尚而不以規繩課試爲藝如陽城之在

小意先生遺稿卷之一

十

國子胡瑗之在鄉學則菁莪樂育之教興免且好
佐之才出矣故居則爲端人正士出則爲循吏良
臣而何慮乎守令之不賢選將莫大乎武舉而今
之將領武舉之所拔也必由飭騎射之技兼舉文
字之科深于兵法武經者隸其事而庸妄不之用
親試其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位而章句不之
取不率教者不得舉於鄉不有實學者不得舉于
司馬則仁義忠信之道明奇正機權之畧諳矣故
無事則爲帷幄贊畫之臣有事則爲干城腹心之
將而何慮乎將帥之不賢雖然臣定其本猶有可

言者焉孔子曰爲政在人言安民之本于知人也
取人以身言知人之本于自治也知人之哲盡則
安民之惠行純心之本端斯用賢之道得此古今
不易之定論也况乎人君以一人之聞見而欲盡
天下之賢才力既不能日亦不給是故議道自己
以守至正恭己南面建其有極夫然後明目達聰
廣四方之視聽鑑空衡平定百職之妍媸孰有能
遁其情者哉於是乎人必稱官官必稱職大小臣
工罔不淬礪篤忠修明職守政治彰教化洽而海
內晏然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

小意先生遺稿卷之一

十一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謂此也仰惟
陛下主一持心無逸示訓敦樸存涵養之功懋時敏
日新之學所以正其心者已無不盡者矣則夫取
人以身之則純心用賢之本臣復何言哉抑臣聞
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蓋言銳於始者未必繼於
終而勝於暫者或不持於久是故四時代運而不
息其機日月貞明而不改其度王者法天以行健
而不改其功純亦而不已聖學之所以光明也夙
夜而不怠基命之所以有壽也今

陛下齊栗對越之心勿懈須臾惻怛慈惠之念無少

瑕翳固矣然理欲危微之辨間不容髮操舍出入之防實則無時是故作之以憂勤矣而或乘之以因循出之以誠篤矣而或勝之以儀文防微杜漸之戒省察克治之功少有弗至竊恐虛靈之體必將窒而不達裁制之用亦有發而不當者矣臣願陛下始終惟一而不禱于二三自強不息而無有乎間斷防閑於莫見莫顯之際致謹於不言不動之時端莊靜一凝其真也明通公溥植其本也慎密緝熙聯其間也長永貞固恒其德也根柢於一心而設施于庶務卷之於退藏之密而達之於酬酢之神誠由此立智由此出化由此弘機由此運以

此事

天則恐懼不弛以此治民則曲成不遺以此任賢則有克知灼見之明以此立政則妙裁成經緯之用行於

朝廷而群工率職矣布於邦國而百姓樂業矣洋溢於蠻貊而四夷來王矣克塞於穹壤而萬物蕃育矣三光凝七政齊諸福駢集百嘉嚶遂天德孚而王道終矣此端本澄源之道聖修神化之極實臣愚所惓惓懇望於今日者也

陛下不棄芻蕘留神省覽天下幸甚愚臣幸甚于肩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策一問

嘉靖壬戌科程策

問士君子之窮經術所以經世也試以今天下所最切而可慮者商之夫天生五穀以資生也其生五金以待用也皆本之五行以運布於天下五行未嘗有闕而說者乃謂金無餘氣豈金或有所闕而世之金遂亦因之歟然五穀木屬也又何有以有不足歟昔人有言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又云天地生財不在官則在民是五穀與金賤貴相低昂也其在官在民勢亦相為盈虛也顧今之時歲有豐歉穀既不常盈宜金或有餘矣而亦往往告匱將何所重而後可歟天下方多事府庫不克司國計者至為一切補救之術亦尚未克也而閭閻困詘又輒稱曰民力盡矣豈在官在民之說不足信歟頃者

皇上軫念農事加意國儲每春和卽下

詔勸耕一遇水旱輒竭虔祈禱覈供億慎予資雖上用之所須猶數稽裁之計歲所省不下數十萬所謂豐源節流之道至矣而奉行

德意其在有司意者有所未至歟夫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藏富於國不若藏富於民茲欲去其害穀與金者俾上與下兩利其俱足果何施而後可耶爾諸生明於利害之故贏縮之情其必有以畫此矣執事願聞其說

天下之言財計者非有異謀奇論運輸於財之外也酌損益之宜調盈虛之術以求所以裕之而已損益勢也勢有所趨而其本則先於下盈虛權也權有所御而其事則先於上知勢之在下也從而酌之則損益之宜審矣知權之在上也從而調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一

十四

則盈虛之術當矣勢乘夫上下而爲之酌焉者是故言足財者先足其民權乘夫利害而爲之調焉者也是故言足財者務除其害足民所以足國也除害所以興利也苟於民不加之意而於害財者復叢叢焉吾恐民益以窮財益以耗其患不獨在生民而且移之國矣甚矣財計之敝於天下也執事慮焉而求所以足國裕民之道經生何足以籌此雖然試言之夫今之言財者有二曰五穀曰五金五穀民資之以爲朝夕養無能一日廢者而所賴以轉移爲用與穀互相資焉者又莫善於金

二者之爲生民利誠至博且重矣其在五行金也穀木也五行未嘗偏勝謂有所缺者非也而曰金無餘氣者蓋以金之行令在秋而其權主殺天道好生故不令有餘耳若夫五穀亦或有不足者則有說焉嘗以五行生尅之理推之金氣盛則木氣衰刑罰用兵以金用也二者交動則金勝而傷木是以五穀因而耗焉然則觀於天人之際而故可知矣天之道不令金有餘而人顧從而貴之木之氣常爲金所勝而又從而賤之甚非所以順天之時興地之利也昔者禹貢九州定賦以結粟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一

十五

爲重寶疇八政養民以食貨爲先七月之詩言農事之候無逸之訓深明小人之依聖人治天下能使菽粟如水火而猶重之如此晁錯謂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其說信矣顧今之時有不然者三尺童子援金而投之忻然笑而不忍釋天下之愛金貴若此至於五穀乃或視輕焉死生飽饑之係不遑恤而顧汲汲焉重金者何也夫固有所用之也自金之用日益侈而上下之交征也日益甚累日以賤而金日以詘其勢必至於俱困而後已司馬光曰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此其

乘除消長理與事誠然也而今之時則亦有不然者征求煩苛十室九罄殫竭民間之所有而歸之公上謂宜盡在官之然歲一不稔南北之待哺者輒以饑聞是猶可諉也三歲也至於金之所入凶年不損豐年不加而亦有匱焉太倉內帑之所儲日出而不給又一切爲救濟之術而取盈於經制常額之外以求足乎金而卒未嘗足何也夫固有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一

十六

所差而腹心亦憊矣故今之歛財於下而上復空虛者氣血腹心俱受病也爲今之計莫若先圖足民欲求足民莫若先務除害二者因乎其權與勢耳勢有損益而吾能酌之善乘勢者也權有盈虛而吾能調之善達權者也或者不此之察而惟損下益上日以足國爲計是猶虞人情褻之美反而負薪其亦不知重本也又或不事節縮而務操切以漁獵乎民俾盈者愈盈而虛者愈虛是猶止沸者不卽去薪其亦不知急要也是故欲足民者其道有二何謂足民之道重農事也善養食也語曰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一

十七

民者背本而趨末國之大殘也今之有田者苦於稅役迫於逋負輒貿易焉以少蘇且夕而其稍有貯蓄者則又輸之以補官榮或事末作以趨利焉而田因之以輕矣田輕則農病而莫之肯事也欲粟有羨盈也何由乎於是而塞開納之路禁進食之衆使民皆著於本轉而緣南畝而又均其賦節其力無所擾之而專農事則立本業給衣食比櫛崇墉民多貯積而各樂其所矣語曰淫侈之俗日以長天下之大賊也今官榮末作之徒交勝而不已無農夫之勞有阡陌之得遂桀然以肆其侈心而僭上移制莫之究止欲金無奢耗也得乎於是而樹之好尚立之表極令室廬有制也服食有等也婚喪賓客小大之禮各有式也則入於農者常有餘而經於用者又無濫財用焉得而不裕風俗焉得而不厚哉故勢日以趨下而民日以就益百姓富而君不獨貪執事所謂上與下兩利而俱足者此也何謂除害之道戒貪吏也裁諸冗也周官以六計釐群吏之治必以廉爲本故廉者吏之首善也今之爲民牧者豈無尚貞履其寡約愛民且自愛者乎然而不如是者衆也挾其威與術以乘

民之弱且愚賸民之脂膏竊公之美餘若谿壑之
深狼豕之嗜無厭也所謂盜臣與聚斂之臣或且
兼之矣於是而吏以賕敗者必按跡嚴治之或逮
治焉吏以廉稱者必褒嘉寵異之且妹防焉則不
肖者有所奪其情而不敢肆而賢者益相與以勵
厥守矣周禮有司徒以制賦之入又有職歲以制
賦之出故周之理財也理其出而已今貢賦有定
則而經用無常數以一歲之入較一歲之出其不
足常十之四而費之濫溢者復途轍孔多窠臼糾
集所謂官浮於冗員祿浮於冗食兵浮於冗費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二

實兼之矣於是綜核鉤稽之以究其鹵莽滲漏之
弊刷洗釐剔之以塞其聲應枵虛之原則浩瀆之
用可漸給而凋瘵之民可少蘇矣此則握其權於
上而酌盈以濟平虛執事所謂去其害穀與金者
是也害除則利自興將穀與金並饒而下與上同
給矣是故足民之道於下之損者益之其勢常在
下也除害之道於上之盈者虛之其權常在上也
損益者以穀爲先而金非所重也盈虛者以金爲
重而穀非所先也蓋乘其勢而握其權則固互相
須而交相濟也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盈

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
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豐是
二人者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鬼輸哉夫亦
得損益之宜盈虛之術而已矣頃者

皇上軫念民依肇修耕籍每春和則下布種之

詔遇水旱則竭祈禱之忱或發帑輸粟或蠲稅免租
所以勤恤乎農務者何其至耶邇因軍需糜費度
支告匱則自光祿供億以至諸邊儲餉悉嚴覈之
田有司冗員以至內府監屬盡減汰之計歲所省
誠不下數十萬所以撙節乎財用者又何如其至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一

十九

耶德意之宜昭仁恩之溥施宜足以收國富公蕃
家給人足之效矣然而求之於官官無儲峙求之
於民民鮮蓋藏捉襟露肘之態時見剪爪及膚之
艱不見此其故何與傳曰君者代天理物者也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意者當事之人安於
惕玩惟踵常襲故以塞責怵於利害恒瞻前慮後
以求全持膠柱鼓瑟之見者不究變通之方昧同
舟共濟之義者莫先國家之急以故

皇澤汪濊壅而不流民生憔悴阻而弗達茲非有司
者奉行之未至而何哉故群材備而成作室之功

五味調而適和羹之用大學論理財必歸於用人
良有以也雖然操奇贏而美歟毫者細人之謀也
會簿書而考出入者有司之職也察乎上下之情
因乎天地之利審乎經權之當而立乎久大之規
此則耆碩之臣經國之遠猷也蓋其卓識偉度既
足以主持大計而又好彥聖容有技如秦誓則以
天下之才理天下之財而率作興事者濟濟乎畢
集矣利國利民之道孰有要於此者哉陳平謂當
責之內史韋質謂不宜蕪於宰相愚未敢以爲然
也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一

策一問

嘉靖壬戌科武舉會試

夫兵之用曷其有常哉常者法也不可常者機也
善用兵者惟其機而已矣夫機非離乎法而好用
其私智者危且疑也率夫可循之法而通之乎因
時之變所謂運其法于不窮而以全取勝者也是
故用法者可測而用機者不可測不可測者能致
人而可測者致於人君子於是可以知勝負之準
矣請詳言之且兵何以有法也觀天察地參彼量
已明乎虛實堅瑕之故而立之術以紀之匪法將
莫之適矣兵其可無法乎法何以尚機也窺利乘

便審時度宜出乎虛實堅瑕之外而運之權以通
之匪機莫之神矣法其可無機乎是故法者言乎
常者也機者言乎變者也法惟其常故主客有定
形勇怯有定勢有餘不足判然懸也而攻與守因
之孫子所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者是也機惟其
變故主可使爲客勇可使爲怯捍闔縱橫淵乎微
矣而奇與正禱之孫子所謂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者是也夫以兵行尚詭
師豫伐謀呼吸瞬息之間變化無筭毫厘千里而
欲徇習故常膠守成策蹈危而莫之避昧利而莫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一

三十一

之從其誰能運籌決勝定功取威哉是故善用兵
者鑒先事之明操獨斷之武能勇能怯知彰知微
用法而不純用任乎法而又未嘗不與法合也是
故不足而守可也或示強於攻以銷坐困之計而
收永逸於敵人挫威之餘亦可也古之人有行之
者李牧是已有餘而攻可也或藏用於守以杜激
成之禍而全其鋒于卒然一試之利亦可也古之
人有行之者趙克國是已夫以匈奴之強李牧雖
良將其視之當非有餘者矣而牧顧畜銳於數年
重發於一日卒之匈奴大創而趙邊久偃非所謂

善守者不知其所攻耶若克國之於先零則勢誠有餘非不可僥倖以希亟成之功也而乃堅志於群議交阻之際計效於曠日持久之餘率之諸羗互携而先零自警非所謂善攻者不知其所守耶此其因利而制權較計而索情或潛於九地之下或發於九天之上攻守互用進退惟時類非庸鄙泥法而不知幾者所可與能也彼鄙夫執一庸士徂常稍涉奇詭不疑則懼其又可與論兵哉是故恃有餘者知攻而不知守則或變成于所激或害招於無備猶之不善奕者銳于擊刺而疎於自全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三

未有能勝其攜者也怯不足者知守而不知攻則或僥免以圖存或束手以待斃猶之不善鑿者專於保衛而昧於散泄未有不益夫病者也然則語兵家之要者攻守而已語攻守之要者機而已謂因利制權較計索情有出於機之外者不亦誣哉方今

明皇御天神武燁赫邊鄙不聳四海永清所爲驕恣而難制蔓延而未殄者獨西北之虜與閩粵之寇耳夫虜素悍桀即王者所不治而况疆場迂遠我兵勢分而力寡猝難用戰故議者率謂攻不便能

堅營堡自固無令大掠善矣其便在守守之誠是也何也勇怯之勢然也閩粵之寇則不然涉海奄集隨處跳踉負山爲險乘間躡躅議者謂不亟圖之恐日益滋蔓而其漸且橫出而無忌故其便在攻攻之誠是也何也主客之勢然也然而勢無常形兵無常用御者要不失範而已若夫馳驅上下操縱徐疾固惟其意也夫兵亦有然者可泥法而不知變哉間嘗執是二者揆之西北誠宜守矣將無不足而病於怯乎怯則我氣愈阻虜氣愈驕困於需求疲於援應譬如豺狼無厭不一猛驅之勢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三

不遠去吾懼夫自衛之未必盡固也閩粵誠宜攻矣將無有餘而傷於恃乎恃則謀疎於玩備弛於輕意外之虞亦或難測譬如蛇虺挾毒不謹防之勢或反噬吾懼夫取勝之未必萬全也然則禦虜者不宜忘戰治寇者不宜忘備其無以李牧爲開釁克國爲養患哉且趙小國也李牧用之猶能尚機設奇摧匈奴之輪而管其背流聲無窮今日國之大財力視趙奚啻百倍顧不能出一矢以張華夏之氣豈理哉故或伺虜之出襲其虛而搗之可也或聽虜之歸乘其惰而截之可也又或養威蓄

謀多援厚集以圖利於無備如李牧之故計亦可也夫匈奴雖悍其性非盡與人殊好生之情當必有甚於好利者誠一大挫而視其魄其尚敢屬士馬而謀南向哉故愚謂禦西北不宜忘戰者是也閩粵之寇其強故非先零罕开之比然而挾奸負固車倚根連視之寇夷亦不甚遠彼其釀成既久而欲以旦夕除之非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詎保其無他耶故奄集于海則綠邊之關隘宜戒也依險于山則諸路之要害宜扼也衆加於脅從禍深於連結則撫輯之令用間之謀亦所宜爲之畷也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古

夫寇固易與而其驕睨不軌豈能一日忘我哉不若是恐非所以致克國坐鎮之功耳故愚謂治閩粵不宜無備者此也嗚呼事有久而相成勢有異而同濟智者諒之衆人昧焉西北之便在守而曰不可忘戰者非佳兵也戰固所以爲守也宋人之籌邊者每謂戰守相須以戰則勝然後以守則固韓范之于西夏用是策矣夫豈獨李牧爲然哉閩粵之便在攻而曰不可忘備者非重畏也備正所以爲攻也宋人之論弭盜者謂當先固本乘其可擊然後拊而擊之張詠之於西蜀用是策矣又豈

獨克國爲然哉大抵兵之用不過攻守而攻守之互用其奇正之變有不可勝窮者攻守者正也寓攻於守寓守於攻者奇也譬如醫者保衛散泄不同而同於已疾奕者擊刺自全不同而同於取勝是則所謂奇也而未嘗離乎正也所謂機也而未嘗離乎法也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在乎將得其人而已我

皇上威如雷霆明並日月廟筭之定既有以神不殺之威武而委任之專賞罰之當又足以厲死綏之心而盡其力行見幕南無不庭之廣潢池無美兵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一

五十五

之孽久安長治太山而四維之矣藿食末議奚足以煩執事之聽哉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二

明 澱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全校
溫麻吳文華子彬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表

給賜先公祭墓贈謚鄭太夫人卹典謝恩表

先該_臣具奏請乞_臣先臣唐龍祭墓卹典該禮部

查例題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墓還與他謚欽此除赴鴻臚寺報

名廷謝外_臣稽首頓首俯伏上言伏以念切烏私

冒具陳情之疏

慈開鴻造特推錫類之仁捧

綸綍以驚心拊衷懷而隕涕_臣幼承父訓長廁賢科

謫薄何能遭逢特異臚傳首唱千齡幸際乎風雲

夙夜永懷一飯難忘乎天地伏念_臣父身惟許

國志切奉公歷中外三十餘年勉修職業獲首功一

千餘數頗效勤勞顧西山景暮雖期奮翼于桑榆

而老馬力疲竟致隕身于道路_臣痛念_臣父劬勞

罔極每興風木之悲心迹未明遂瀝肺肝之懇曲

荷

乾坤涵育俯同

日月照臨察_臣父垂絕殘軀特原其罪念_臣父守邊
俘賊仍錄其功

賜復官階異數同于再造渙頒卹典恩光徹于九原
是誠枯骨之希逢先臣之曠遇也茲蓋伏遇

皇上

堯仁廣大

舜德含弘道濟羣生致萬物之咸若恩加四海無一
夫之不安垂憐怙恃之私言雖微而必納允擴生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二

成之施人至賤而不遺遂使_臣父重泉幽鬼更殊

殊榮而臣子寸草微衷獲伸至願槁木被陽春而

欣欣動色眇躬戴丘岳而蕩蕩難名臣竊自揣循

將何稱塞感既深于漬骨報直欲其捐軀心結

紫宸永抱雲從之戀身依

丹禁矢勤曝獻之忱匪懈匪躬期仰酬平高厚惟忠

惟孝誓不負乎

君親伏願

聖壽無疆

皇圖鞏固

一人慶而兆民賴化同五帝之長六符應而泰階平
春比三皇之世臣無任瞻天仰聖

嘉靖三十年 月 日

又

先該臣具奏請乞臣祖母鄭氏臣父唐龍祭葬卹
典該禮部題節奉

聖旨准照例祭葬欽此該工部遵奉

欽依差都水清吏司主事劉格依式造完塋域及該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吳嶽到于墳所宣讀

諭祭臣祖父含恩地下臣感激涕惶當率閭閻眷屬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望

闕祗謝

天恩訖臣稽首頓首陳謝者伏以

帝德同天大孝允敷於錫類

洪慈逮下至仁亶切于揚親恪陳悃悃之微忱薦被

駢蕃之異數丘泉動色枯朽回春切念臣家本寒

微業承詩禮夙佩教忠之訓祗懷資事之誠逢

熙運而偶濫科名感世恩而莫殫糜報頃抱臯魚之

痛遂陳李密之情曲軫

虞衷俯矜蟻悃特霑雲天之施命莫松楸獲申風木

之私勅營兆域

恩覃二代將百世以爲榮賜沃一時望

九天而彌切茲益伏遇

皇上

對時育物撫世子民

仁弘天地之生成功微必錄義篤君臣之終始事往

弗遺歲澤溢于封塋寵賁昭于穹右幽明得所敢

一飯而或有忘高厚曲成縱百身何能爲報臣才

慚濟美志激據忠竊計餘生幸戴

天之有日服膺家學願移孝以爲忠夙宵寅奉平明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明銜結永期千世世伏願

茂膺多福

大庇羣生積上善不宰之功堯天廣覆擬至治無爲

之化舜日長熙仰禱

聖壽千萬年永播

皇仁于九有臣無任云云

嘉靖 年 月 日

慶賀元旦表

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恭遇正旦令節臣等

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律旋太簇弘開首祚之祥序正孟陬丕迓長春之慶寶曆更五壬子夏朔璿璣肇四戊子周年歲華偕帝載咸熙

國運與天時共泰百嘉髦達率土懽忻恭惟

皇上元德冲和至誠悠久撫五辰以凝績與日俱新齊七政以授時法

天行健

龍飛鳳紀四旬再衍

皇圖海潤星輝九葉益光

先烈坐握靈長之運敬承保定之禎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皇帝王伯道在一人祿位名壽福隆萬世茲者當斗

柄建寅之候正農祥屆戌之辰淑氣潛回青帝敷

葩于物類虹光浮動蒼昊吐秀於人文雲樓籠細

霧之氤氲列騎接長庚之燦爛條風澹蕩人與物

皆青春臺化日舒長君與民同登壽域黃鍾和韻

綿區慶陽道之方亨紫極繁禧匝宇賀乾元之正

始太平有象至治無虞況水盛于壬而土旺于戌

二德俱長生之妙用三靈協滋至之天庥此誠

聖壽萬齡之五十六齡而景運千載之四十一載也

臣等叨班近列幸際

熙朝歌舜旦以颺言蹈忭呼同于嵩嶽仰堯天而效祝瞻依喜倍于華封伏願

保合貞元

大明終始卜七百年而過曆彌堅夷夏之親以八千

歲而爲春永作神明之主臣無任云云

慶賀冊立

皇太子表

右春坊右諭德經筵日講官臣唐汝楫恭遇

皇上冊立

皇太子禮成謹奉表稱賀者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上言伏以

聖王乘乾誕啟維新之景命

儲宮夙震益綿孔固之洪圖貽謀允賴于

一人元冑亶貞于萬國光增廟祐慶溢寰區恭惟

皇帝陛下

神睿先天

文明憲古寅奉

上帝之眷命祗揚

皇考之耿光續緒協華解絃更化羣黎樂業云何幸

躬逢堯舜爲君萬寓歸仁謂不復圖覩唐虞致治

皇風清穆無爲象帝之先化日舒長方照中天之下
廼念國本之當預爰稽衆志之僉同茂對熙辰肅
將巨典燁管居主宅之位離曜儲繼體之明瑞映
前星景煥龍樓之曙春當上巳濟開鶴禁之祥益
元德足以有臨而

宸衷眷乎克類金匱之託圖永係于苞桑玉曆之傳
期日蕃于瓜瓞臣竊愧庸流夙塵講幄時仰

天顏之喜伏叨

恩賚之榮雖曠偉

鴻儀均億兆以懽呼而勤渠蟻悃萬恒情以欣躍願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二

惟疎賤徒極傾馳伏願

啟賢敬承

武孝善繼頌天保祝華封日升而月恒永介萬年之

聖壽崇四術謹三至星暉而海潤丕延億載之太平

臣無任云云

賀靈雪表

伏以

聖主勤民恪舉精禋之典

皇穹眷德丕彰昭格之徵惟天心助順而弗違故靈

澤屆期而卽降

宸情悅豫臣庶懽呼恭惟

皇上

道合冲玄

德凝太素默旋元造殆無感而不通幽贊神明每受
命而如響茲者憂先歲事念切民艱謂九冬時雪
之愆期恐四野來牟之失望躬祈

昊極勅齋祓以通誠爰命禮臣祗儀文而秩祀

重玄覽禱恩霈昭靈太乙驅異令以揚威玄冥戒

滕神而降霰勾九清之秘景霏霏徧布于堯衢莽

六出之奇葩皜皜盡沾于舜畝仙都積素色連理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二

鹿之珍御苑凝華光耀玉芝之秀澤旣滋畝和不

封條皓毳迴颺來自

九重之天上神芭颺景呈茲三白於春前消諸沴以

爲祥洽千圻而轉潤豈惟室家胥慶預占大有之

年庸使邊塞銷塵因識太平之象益

聖心淵默夙冥契乎

天心故玄渥覃敷妙同流乎

帝渥誠上下交孚之神化而中和位育之極功也臣

等稽首瓊階佇瞻璿宇圓乾坤而戴德深慚沐浴

之多均動植以涵恩莫效涓流之助伏願

化隆治洽和風甘雨並呈祥歲阜時康同頽雙岐均

獻瑞上萬年而

御曆益臻戩穀之禎欽五福以錫民永保豐亨之泰

臣無任云云

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 癸丑科代作

伏以

泰運方亨千載慶文明之會人文丕振萬邦歸聲教

之同凡微偶濫于登庸

寵渥自慚其踰越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小瀛先生遺稿卷之二

膺符御極

稽古右文壽考作人儲譽于多士久道成化錫祉

福于庶民謂天工必資人代隆禮以延賢士論可

裨廟謨虛懷而訪道軫念民胞物與真天地父母

之心申命君逸臣勞建元首股肱之義談采疎愚

之一得親題甲乙於

九重曉仗平分觀仙班之鵠立卿雲再現聽玉陛之

臚傳歸第導以京府之儀錫宴給以大官之饌冠

袍特賜寶楮均頒過膺寵數之荐加是豈賤疵之

望及自嘉靖之制科至于今益十一舉惟癸未之

取士同乎此亦四百名欲棟樑榱桷之兼收故葑

非芻蕘之不棄此誠曠世明揚之盛典微臣進用

之奇逢也臣等敢不益勵初誠勉圖後効務鑒鑒

身心之實匪徒託諸空言凜昭昭

君父之臨誓祗承平彝訓惟忠惟孝自今為許

國之初為德為民由此獻匡時之畧伏願

垂裳凝命

懋學憲天俊父旁招遠邁商宗之德

君臣交儆載賡虞舜之歌

皇運如日方升慰萬邦黎獻共臣之願

小瀛先生遺稿卷之二

聖壽與天同久副億兆民物永戴之心 臣無任云云

慶賀千秋歲節表

原任翰林院修撰經筵日講官右春坊右諭德 臣

唐汝楫伏以

龍圖鳳紀仰萬齡 御曆之昌虹渚電樞忭千歲

誕辰之慶景福並春暉而方熾繁禧偕歲運以俱

長瑞集彤庭懽騰華域恭惟

殿下

膚資天授

淑質神扶岐嶷邁倫元良首出蒙泉養正預培作聖

之基 離照繼明式協重華之帝少海湧璿源而
合潤前星拱北極以增輝王者能自得師大聖取
人爲善孜孜勉學勤渠每惜乎寸陰疊疊親賢講
究無虛乎隻日左右前後罔非箴規之寓出入起
居時嚴師保之臨肆惟春秋鼎盛益徵德業交修
丕顯文謨深賴

一人之燕翼敬承禹道載光十葉之鴻猷允宜君而
宜王將克明而克類茲者當二儀交泰之候正萬
物出震之時吉日惟丁

唐齡初度龍樓依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帝座午門瑞靄繽紛

鶴禁麗微垣五色祥光燦爛河清雲慶昔占甲觀之
呈符星耀月輪夜識蒼昊之表異顯膺

宸眷茂對春陽誠天啟乾元之會而日增永命之徵
也臣駕劣無知遭逢有幸猥以雕虫末技濫承經
幄清班曲荷謙虛特不遺乎封非每勤晉接寔無
補乎涓埃江湖已絕意于功名畎畝忍忘情于

君父心結

紫宸永抱雲從之念身遠

青禁遙輸曝獻之忱伏願

天保

唐躬日新

潛德勵乾行之不息效坤順以無疆勤于始弗怠于
終遠邁殷宗之恭默圖于明必謹于隱比隆周主
之緝熙東震春濃益綿百世本支之胤南離晝永
長奉萬年

聖壽之觴臣無任云云

賀千秋節表

原任翰林院修撰經筵日講官右春坊右諭德臣

唐汝楫謹奉表稱賀者伏以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寶曆開陽快覩維新之泰運

唐齡增美益隆滋至之天庥王春協震夙之祥南極
煥離纏之彩載逢初度茂對昌時允惟保佑之申
肆衍靈長之慶恭惟

殿下兩儀毓粹三象儲精晉旭方升久挾重暉之曜
虹流初出用沾再潤之波入聖固已極優望道恒
若未見朝乾夕惕殫心惟懋乎緝熙春誦夏絃遜
業無分于終始且藝兼君子之多識而

製極天下之至文瓊翰流輝龍鳳赫而翔翥奎章炳
耀日星爛以昭回作者聖述者明元胃實貞乎萬

國尊曰君親曰父貽謀永賴于

一人茲者景命當期少陽協令歲次在子月朔惟寅
復值飛虹繞電之辰益徵得天永命之祐條風澹
蕩浮瑞靄于蓬萊化日舒長麗晴曦于閭闔福履
應韶華而滋茂壽祺偕陽德以彌昌慶溢堯門知
天顏之有喜惟均禹甸見民悅之無疆臣蒙恩遭讒
含荼茹苦屏居田里荏苒星霜草木至愚尚欣欣
于陽春之澤犬馬何識猶戀戀於綦養之恩望雖
隔于戴盆憂不忘于馳闕細旃廣廈已絕雲天
之想西陌東阡倍殷葵藿之傾瞻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二

十三

鶴禁以申虔矢蟻忱而遙祝伏願德似湯銘之勤勵
新而又新慶同舜日之光華旦兮復旦由甲子甲
戌而甲申周花甲以循環庶長安長樂而長春莫
綿長之歷服臣無任云云

進講章表

原任翰林院修撰經筵日講官右春坊右諭德臣
唐汝楫以先年直講論孟講章繕寫進呈者伏以
芻蕘餘論何裨聖學之淵崇獻畝微忠冀荷
宸聰之鑒納期效沃心而迪德敢忘地遠而言親况
上有采非之誠則下懷獻芹之悃固不應之僭志亦

感召之一心爰做編摩敬陳燕陋恭惟

皇上躬資神慮懋學緝熙游藝登天縱之能考業邁
日新之美紹堯續禹直追五帝之先嘉孔樂周浸
邇三王而上且博極于簡帙之浩而精研于義理
之微入聖固已獨優望道恒若夫見居潛邸十有
六載時臨講幄以說書履

帝位一日萬幾煩

御經筵而論道者自咎稽古右文之主每多始勤終
怠之愆及往代親賢禮士之君難免一暴十寒之
失求其孜孜不厭如我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二

十四

皇上之勤者誠未前聞疊疊不忘如我
皇上之久者實所希觀豈非帝王之盛節今古之美
談也哉夫蘊于心則天德之純達于治則王道之
大故今

御明堂以聽政上下承庥開東閣以延賢明良合席
快觀太平之象率擊壤而騰懽欣開衆正之門胥
彈冠而相慶蓋孔孟傳心之要旨久已涵泳于
淵衷而典謨經世之宏規日見恢張于化理顧心難
持如盤水或致千里之有差矧理尤微若繭絲不
可一日而無養故伊尹有三風之戒而魏徵致十

漸之陳自非無怠而無荒曷克成終而成始臣猥
塵詞苑叨侍講筵天表身依觀

龍光爲甚還雲根地切承 需渥以偏優雖廢業餘
生甘就農疇之齒耄而捐糜素志每瞻

帝闕以神馳欲報無階常懷有感輒哀舊講適萃成
編聖經賢傳之昭布日星間少明于蠡測懿範鴻
猷之綱維天地偶或見于管窺倘蒙采巖穴之蠹
殘紉涓埃之裨補時于清暇賜之覽觀母以章句
之學而不錄勿謂訓詁之文而見遺勵乾健以法
天廣咸虛而受善六經教衍彝倫厚而禮樂興九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二

十五

叙功歌天地洽而神明至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蒙恩陞銜欽賜銀幣謝表

隆慶三年八月十九日臣爲恭進講章以光

聖學以效愚忠事奉

聖旨唐某曾侍講讀效勞着陞太常寺少卿致仕還

賞銀貳拾兩紵絲二表裏講章留覽該部知道欽

此臣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到吏部劄付望

闕叩頭祇領臣謹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據一得

以效忠敬敷陳于舊學荷

九重之錫命特渙沐于新榮曲垂逮下之仁爰示勸

工之義豈期推賞亦及罔功徒深感激之極衷曷
稱 朝廷之異數恭惟

皇帝陛下

純心稽古

懋學憲天文丕顯武丕承允紹治平之盛聖盡倫王
盡制邇弘述作之隆

製極天下之至文更菊莢是采藝兼君子之多識乃
葑菲不遺能自得師取人爲善致令蕪陋謬被甄
收臣驚誦無能遭逢有幸猥荷

先帝非常之遇早玷詞林幸叨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二

十六

皇上不世之知濫供講幄方期殫竭一心以圖後報
忽致構譏多口莫竟前功孤危誰與矜憐慙拙自
甘放廢屏居田里荏苒星霜非木石豈得忘情在
犬馬猶能戀主故雖東阡西陌倍敷葵藿之傾輒
緣蠡測管窺少與涓埃之助但章句末學實因事
以效勞而獻納初心豈希恩以望報仰勤 宸軫
俯賜 慈矜謂臣忝帷幄近臣猶加序論念臣爲
簪履舊物不忍棄捐渙揚 綸綍之溫兼拜駢蕃
之賜猥以奉常清秩加于蒙詎庸流載錫兼金志
規作礪優頒藻帛義重解衣末路進階真始望之

所不及微勞受賞恐辱器之所難勝且念尋壑之
塵姿裨遂投閒之逸性進退得安乎止足終始胥
賴于生成 恩踰丘山感銘心骨 臣侵尋遲暮嗟
已失于東隅激勵衰疲尚未先于朝露漁磯樵徑
沐浴太平鑿井耕田詠歌大化伏願 美璫如見
陟降若思好問好察乎邇言不愆不忘乎成憲高
也明也聖學與
聖治而日新巍然煥然文運與世運而同泰 臣無任
云云

慶賀聖節表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二

十七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 臣退居田里分嚴禮絕不敢冒越自
取罪譴但念龍興而雲從聖作而物覩雖位有崇
卑而臣子之情則一况 臣嘗備員講讀蒙荷

恩遇遽恐以菲薄自絕于

聖明哉輒冒愚分申稱賀悃伏以五百年有王者興
式履泰亨之運千萬歲惟

聖人壽載逢震夙之祥當青陽啟律之時適紫電流
輝之旦化日麗晴曦于壽域條風浮瑞靄于
宸居以莫不興自今伊始欽惟

皇帝陛下 德配二儀時乘六御侔堯仁智符舜溫
恭文武弛張體乾坤之闔闢聰明洞察如日月之
照臨靈承累洽之休解絃更化昭受維新之命續
緒協華欣衆正之路已開幸太平之象復睹茲者
茂承陽德增衍

聖齡春首四時而王春應朔壽先五福而景壽逢元
揆初度以驗攝提若契之合邇太元而推神筴如
環無端益靈長之運方隆斯保祐之申益篤凡含
烝懷生之庶類率瞻天就日以輸忱頌溢呼嵩懽
騰擊壤 臣繆塵詞苑叨侍講帷近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二

十八

天子光嘗偏承乎茂渥祝吾 君壽自信切于恒情
雖擯棄餘生久絕雲霄之想而生成厚施恐忘
君父之恩葵藿恒耿耿以傾陽犬馬益依依而戀主
伏願緝熙純嘏保合太和考履祥之元吉應乾健
之光亨欽洪範壽富康寧之疇建其有極迓天保
岡陵山阜之祉卜曰無疆

誥勅

刑部尚書鄭曉并妻誥命

制曰刑清民服順動之化朕慕是久矣每慎求名實
素著直諒茂明之賢相與審克協中底乎法理之

平俾四方咸仰朕德故司寇重任非宿彥宗臣曷
輕畀焉爾刑部尚書鄭曉業履清篤性體忠貞有
博古通方之學而持之以淵毅有守道鎮俗之操
而將之以粹溫始以望郎周歷天署鯁介諤切溢
于時論已而出更遐劇入踐卿寺無升沉內外功
譽茂揚乃徵庸而授以漕符餼度肅整爰簡命而
畀之戎政營務整修惟茲邦禁朕久卜之人情而
倚眷不移矣今考部以歲績聞特陟爾階爲資政
大夫以示優懷於戲臯陶明刑能弭猾夏爾碩儒
也稽經折獄人自不寃非所謂淑問如臯陶者耶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一

九

朕方虛已視成期臻刑措之效眷我明德豈煩重
訓制曰我

皇祖以勤儉立國本官闈而率于天下故中閭有鷄
鳴儆戒之賢則在位有羔羊素絲之節其所由來
遠矣爾封安人劉氏乃刑部尚書鄭曉之妻女德
配于珩璜婦功著于蘋藻早歷艱辛而清白共守
晚居寵貴而勤儉不忘故能贊相厥夫以介潔明
作峻升樞斗嘉聞歲閱惟爾之祿特加贈爲夫人
載錫命書以風于天下亦使鄭氏子孫永念勿替

翰林院修撰諸大綬父母勅命

勅曰國家疏榮庶職而寵命及其父母存者有褒歿
者有恤所以體其孝思于無已也矧爲吾顧對論
思之臣可獨後哉爾諸宗教乃翰林院修撰諸大
綬之父毅直之資恢豁之度里黨稱其義風丘園
樂其雅抱惜乎善足長世天不假年今有子緝學
策名掄魁大對而爾之棄養則蚤蓋人情之所深
惜矣瞻爾詒穀之素追卹之典宜首及之茲特贈
爾爲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於戲錫慤茂渥秩序清
華爾可謂歿而有餘榮矣恩光永黃于九泉祿養
何多于五鼎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二

二十

勅曰內德幽貞不越乎閨闈房帷之間無可表見也
恒賴子之賢以顯于世此忠臣孝子所以日思自
靖以貽親之令名爾金氏乃翰林院修撰諸大綬
之母貞靜不渝端嚴有則抱乳疾而節履然堅撫
遺孤而鞠育備至必敬必戒終夫志于旣沒以勛
以勞廸子德于有成爾之賢于是足徵已茲特封
爾爲安人夫詩歌壽母自昔所爲燕喜也矧奉大
廷馳錫之命以遂北堂稱慶之私哉祗膺寵叙益
介遐齡

勅曰人臣之立身揚名也孰不有顯親之心哉然成

制有所限而情有未伸者朕安得不因心以廣孝而重慰其報本之思也耶爾原任廣西結綸州吏目諸宗輔乃翰林院諸大綬之本生父性稟端方行敦孝友究儒業而違志就從事以發身始佐閭門能敷政廉平而民懷其惠既遷州職卽投牒引去而士高其節乃以經術課子訖用成立頃策對大廷爲朕所首擢念爾佑啟之功可無慰恤之典茲爾子以貤封陳情詞旨哀切朕嘉其孝誼特優允之贈爾爲儒林郎翰林院修撰錫之勅命是爲異數夫豈常倫於戲子所以食有_二之報爾子所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二

以報爾之德國家所以重本始之義可謂曲盡而兼至矣靈爽有知豈不愉懌

勅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朕方以孝治天下故錫命人臣而致隆于所生者亦緣情制禮廣大孝于不匱之意也爾陳氏乃翰林院修撰諸大綬之本生母克以惠慈持之勤儉事舅姑而孝養兼備相夫子而敬戒無違誕啟慶源篤生哲嗣今子以巍科而列史職揆厥所自維爾之休茲以爾子移封請乞封爾爲安人夫壽而且榮恩輝特被亦足以酬爾之劬勞而伸爾子之罔極矣式承副翟之華益

衍期頤之慶

兵部職方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孫鑑并妻勅命

勅曰五兵九伐夏官所職以平邦國也而職方則掌輿圖城鎮烽堠之政而以振飭王畧綜畫戎機千司馬之屬爲特重分采更承罔非茂簡爾兵部職方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孫鑑乃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諡忠烈燧之孫今南京禮部尚書陞之子性本端慤才兼密明克紹家聞茂膺廷對冀試庫部則督武學而熟韜鈴繼受今職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二

三十二

益勵壯圖而贊艱大凡夷情之向背士馬之登耗山川阻澤之形險阨遠近之勢無不講求以佐其長中臺妙選蓋無愧焉茲以考最授爾階爲承德郎錫之勅命秦穆用百里而霸西戎吳楚之君亦以諸侯而威百粵今邊陲歲警制之以全盛之力竟未有以大懲創之朕甚惑焉則所以強本折衝翊襄廟筭計軍實而申儆之非爾職方責乎於戲國有世恩家有隆緒爾其益思承家報國之艱劇忠孝並臻而登進亦豈有量也哉欽哉

勅曰朕惟人臣在位有羔羊素絲之節更考其私亦

必有鷄鳴傲戒之賢故國家疏榮庶職得以竝登
中閨者重相成之德也爾錢氏乃兵部職方清江
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孫鑑之妻楊芬宦族儷美儒
門女德配于珩璜婦功著于蘋藻夫能篤學成名
服官勵職則爾勤瘁之懷清約之志可徵也已所
謂福祚之興必始于閨門而賢婦之益不下于賓
友信然哉爰頒從貴之恩用申齊體之義特封爾
爲安人尚祇綸音益嚴閭範

益府良醫王沛贈太僕寺寺丞勅命

勅曰士無民社之寄而有死事之勤其志壯矣國家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二

愍其死而哀之以勸忠也爾益府良醫王沛出自
宦族卓有義聞當束髮之年卽抱請綬之志值烏
夷倡亂民罔寧居其在嘉郡受禍尤烈爾乃鼓衆
僇力保障一方躬率義兵屢剋劇敵詎意寇掩我
之不備力遂屈于莫支兵刃交集膏塗草莽志
未酬而忠則已盡視彼臨難而前卻者遠矣朕用
嘉悼特贈爾爲太僕寺寺丞加之襚屨嗚呼能以
衛社稷之心效于死封疆之力在分閭授餼者
難也謂一介之士能之乎國有義章寧獨爾斯抑
使士卒奮于戎行尚歆優渥永慰忠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

明 澱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全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易訂正

奏疏

乞復先公原職并鄭太夫人卹典疏

翰林院修撰 臣 唐汝楫懇乞

天恩矜憐 臣 父曾効微勞客處道路乞

賜准復原職并 臣 祖母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

賜給卹典事 臣 于前月接到家書 臣 祖母鄭氏於今

年三月內病故 臣 一聞之哀痛不勝鄭年九十五

歲生前以 臣 父唐龍蒙荷

恩典累封一品夫人 臣 查得見行事例文官一品曾

受本等封者給與祭葬 臣 祖母正與此例相同但

臣 因祖母追思 臣 父在生有未白哀苦至情久不

敢籲

天控訴臣輒痛心茲不避斧鉞哀鳴於

聖慈之前 臣 父先任刑部尚書因 臣 祖母年老奏乞

終養家居八年蒙

聖恩起用兵部尚書旋蒙改吏部尚書時臣父年已七十感激

天恩誓竭精力以圖報稱不意染病吐瀉翻胃等疾乞假調理間奈藥醫不效疾勢日危具疏乞休欽奉

聖旨唐龍稱老忘國着爲民欽此彼時父疾已沉重昏迷不省舉家驚惶不敢停留輿疾出崇文門行至二十里朱家店地方臣父氣絕身死方出都門遽隕道路此足以明臣父真病不欺之情矣此時臣祖母在傍號痛屢絕臣兄弟孤苦彷徨鬼神散小瀨先生遺稿卷之三

落不敢輕冒

天威爲父申訴前情只得扶柩還家聊且殯葬淺土至二十八年臣因服滿赴京鄉試中式次年廷試伏蒙

皇上擢居一甲第一臣念一芥草茅幼承父教粗習章句不自意遭逢

聖明拔擢至此父子二世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捐軀不能報稱臣幸有今日列官于朝食稻衣錦而臣父心迹未明負罪地下圯墮荒穢齊于平民臣爲子不孝之罪也竊

思臣父先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于時套虜擁衆犯邊晝夜身督將士奮勇血戰在任四年奏捷六次斬獲首級通計一千二十八顆西境告寧自來首功之多臣父爲最又嘉靖十三年七月十四日達賊十萬餘騎深入安定會寧地方搶掠分布兵馬四處截殺斬獲首級四百五十四顆該兵部題議總督尚書唐龍所獲首級此我

國家百六十年來守邊諸將武功之奮揚未有盛于今日者也此雖人臣盡職之常而臣父平生勤苦任事不敢辭勞避難亦畧可見今祖母原以臣父

小瀨先生遺稿卷之三
官階受封爲此比例陳乞恤典伏乞

聖慈矜臣子哀哀爲父之鳴察臣父本無托疾之欺明臣父三邊誠倖之功

勅下該部查議

賜復原職并臣祖母應得卹典一體頒給俾臣父枯

骨獲沾

天地浩蕩之恩澤不惟死有餘榮而心事得明可以瞑目于九泉矣臣舉家感戴

天恩生當啣環死當結草臣無任

乞 恩卹典給假營塋疏

翰林院修撰臣唐汝楫懇乞

天恩容臣給假歸營父塋賜給卹典以光泉壤事臣

于嘉靖三十年十月內為臣父唐龍陳情乞

恩賜復原職荷蒙

聖慈矜臣子哀苦至情察臣父無托疾之欺念臣父

三邊餒俘之功特下該部續吏部題奉

聖旨唐龍既係真病不欺又曾有邊功准復原職欽

此切念臣一芥草茅遭逢

聖明寵被其身又及其親感戴

聖恩天高地厚誓惟臣骨捐軀以圖報稱安敢復有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

陳乞但念彼時臣父負罪未明臣兄弟扶櫬歸家

聊且殯葬淺土今特荷

鴻恩賜復臣父原官而圯墮荒穢尚同平民臣為丁

之情切悲傷焉用敢再瀝哀私仰

天祈懇伏望

聖慈特垂憐念 勅下該部查議給 賜祭塋贈諡

并容臣給假歸營葬事畢即依限前來供職則

臣父死有餘榮已當叩感于地下臣子孫世世仰

戴

天恩于無窮矣臣無任

進講章疏

原任翰林院修撰經筵日講官右春坊右諭德臣

唐汝楫為恭進講章以光聖學以效愚衷事伏念

人君之治天下其所當務者有二曰勤政曰講學

二者之中講學尤為急務蓋惟勤于講學以聖賢

義理涵養本原而又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隨

事省察則心無不正政無不善而天下可保長治

矣臣愚叨侍講筵匝歲有餘時竊仰窺

皇上聖由天縱性與道通潛心于聖賢之學雖寒暑

罔間蓋自居潛邸以至于為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

帝一十六載始終如一日也歷考自昔稽古右文之

君好學之勤講學之久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故今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

明天下臣民莫不私相慶幸以為堯舜復生太平

可致所謂有內聖之德者必有外王之業誠于我

皇上見之矣茲者頻

御經筵講明聖學但恐日有萬幾未能如潛邸之專

而人心不無始勤終怠之惑臣荷蒙 睿遇報效

靡由犬馬無知猶戀養之恩臣遠忍以菲薄自

棄于

聖明哉今輒不避位疎言親之嫌敢申迪德沃心之懇謹以臣先年日進直講齋沐繕寫論孟一卷隨本上進極知涓埃何補海嶽之大螢爝奚助日月之明惟效區區芹曝願獻之微忠焉如蒙

皇上不以臣之凡庸學之粗陋于萬幾之暇錄一得之愚并將前後諸臣進呈講章編類成帙時賜覽閱不惟益以彰聖學之時敏日新乾乾不息而凡勸講諸臣皆得以少據其納忠之悃矣乞言

先祖妣鄭太夫人行實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

先祖妣太夫人姓鄭氏外祖聽菴翁舅氏北園翁俱登進士寔稱望族太夫人貞靜懿淑自少以女德聞時曾大父恩州府君與聽菴翁爲諸生竝有名相得甚懽遂以太夫人歸先大父篁嶼翁先大父性嚴峻治家嚆嚆太夫人以柔順將之無疾言遽色乃又好賓客太夫人唯唯受命飲燕必致豐潔無不適大父心曾大父以貢入國學恒產日縮太夫人每出奩具以供事久之乃罄無幾微見于色曾祖妣何蓮極疾二月餘諸食藥皆太夫人與大父親爲之歷晝夜不解衣帶卒弗能救何死之日形容俱變髮中蟣虱

然大者能飛妯娌避不敢近太夫人自爲沐浴殮以禮人皆曰孝哉嬪也後曾大父爲恩州府推官沒於任喪歸太夫人助大父親操板榦以襄塋事倖蒙悉讓諸叔弗取既大父歿哀毀如喪父然生先公暨諸叔共五人先公方娠太夫人夢獅踞門而向日驚寤而先公生日光正射蓐也人傳而異之育先公及諸叔以慈凡有善弗面譽有過諷以巽言令自改先公游宦于鄉于京師于淮再入秦皆奉太夫人以居每以清白訓先公而自爲理其家服勤朝夕節齋纖細所自奉食不重肉藜藿甘之及垢濯之再衣一所履褐被三十餘年不易見諸假髻修袖緣履之飾嘆曰何必爾履盛貴而不忘其素類如此在宦邸米穀之外未嘗市一物卽米穀亦與平直禁戢家人不得妄有出入先公入仕二十餘年田宅不具每慰之曰兒子如此方樂耳先公生平介潔雖其天性而太夫人之教亦多助焉丙申先公自秦召入也太夫人思土南歸諸叔因留之時年踰八旬矣先公念太夫人老遂陳情乞休終養上嘉允之旨復以孝誼先公歸養太夫人七年餘論薦者三十餘章甲辰秋召爲南刑部尚書尋改南吏部懇疏具辭云母益老益

衰仍乞終養不允會有虜警改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太夫人諡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母時也不義可再辭吾勉備爾行以成汝報國之忠矣先公感泣奉太夫人北上未幾改吏部丙午秋先公病弗能朝三上章乞休忤旨削官尋薨于旅舍諸孤扶輓奉太夫人以歸庚戌不肖叨中廷試太夫人聞報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吾兒安在哉然吾猶及見之可無憾矣第語吾孫無隳先緒勉終令名尋當具疏叩闕明吾兒不欺狀吾即死瞑目矣辛亥春太夫人卒于家不肖爲先公乞恩復原職給祭塋贈諡嗚呼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三

幸矣幸矣太夫人穎慧不羣方童馭時受句讀于聽菴翁因通孝經小學二義嘗口授以訓諸孫性樂施與尤恤人孤憫諸窮乏割所有以賙恤族里舉其喪助其嫁咨饑寒而衣食之而慷慨行義綽有丈夫之風卒之日族里少長無不咨咨出涕生成化二年乙亥六月初五日卒嘉靖辛亥三月初三日享年九十有五子五長即先公次熊七品散官次豹池州府通判次牙監生次鳳邑庠生女一壻方禧孫男十三汝器監生封前府署經歷次即不肖汝舟舉人汝梅騰驤衛指揮汝渭汝明俱邑庠生汝秀冠帶儒士汝禮

舉人國子監學正汝澧邑庠生汝陽汝淮監生汝旦邑庠生汝鼎女孫五諸孫以太夫人卒之三年冬奉柩于河西之原啟太父之壙合塋焉凡太夫人之始終榮哀當得立言大儒爲之銘表誄辭載諸金石用垂不朽謹據懿行之大畧以備擇採焉

先妣劉太夫人行實

先妣誥贈夫人劉氏其先下邳人父處士諱道力好善施事鬼神甚謹每晨興焚香屈膝至老愈至鄉人以爲母氏之貴神相祐力也母氏醇慈柔則性尤樸儉前母徐夫人卒先文襄公聞母氏在室有賢稱乃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三

告于太夫人鄭而娶母氏以繼徐事太夫人怡謹盡孝事事當太夫人意懼其心處妯娌輯睦無犯迂之氣先公治于官母氏甚承之于鄉于晉于淮于京邸再入秦皆從先公以居所在慎出入戒門扇操綜乃閭政悉整整先公守官廉一錢不妄取母氏亦小心奉約束惟慎嘗從諸僚婦飲皆珠翠紈綺光照几席母氏獨布素自將以往漠無矜羨生不肖楫暨諸弟共六人畜之極慈愛比驅之學則不爲姑息時不肖及三弟丹就外傳歸即問日所學召侍卧榻側課勵稍不慊輒呵責之居常啖兒糲果勿與梁肉其所與

襦袴皆澣衣爲之曰小兒輩勿令過享致虧福也故不肖叨榮于朝而亡弟丹亦與鄉薦率母氏之教焉母氏慎重寡言而氣溫然怒不至詈笑不見斷處分內事數語而已雅嗜約齋荆笄布襦終其身不改時先公已貴爲尚書猶服澣濯之衣卽米鹽薪芻必節縮寸銖尺帛不忍妄費至見哀憐人則咨咨不已周濟之時太夫人年高在堂家務一以委焉然不敢專必以請于太夫人而後行太夫人亦喜母氏能代而且順又益悅也丙申冬從先公于京邸忽疾作頃刻而逝醫藥不及救享年僅四十有三嗚呼哀痛摧裂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三

曷有窮已卒之日先公哭而慟語人曰往予宦遊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往予有鬱懷入以語妻今則無與言者每與諸孤語及母氏淚輒數行下嗚呼先公及母氏望不肖有所成立也甚甚切至今不肖孤少有成立矣皆不及見豈非終天之憾哉母氏生弘治七年五月五日卒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子男六長卽不肖楫次汝丹庚子舉人次汝梅騰驤衛指揮次汝潯汝灋邑庠生最幼汝淮國子生女一適國子監朱朝尹孫男十五楫之子廷倬官生廷佑廷伸丹之子廷儀廷任廷傳廷儼梅之子廷儒廷倫

廷倚渭之子廷修庠生灋之子廷僖廷侍廷儒廷伊廷信淮之子廷仕廷仁廷儼廷仰廷僑孫女四諸孤以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奉母之柩塋于河西祖塋之側顧先德幽懿久未章顯不肖孤之罪大矣謹撰述其概如右以備太史氏採擇爲銘不肖孤幸甚幸甚

告文

蒙恩復先公官階優賜卹典告祖妣鄭太夫人

維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三

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三月辛未朔越十五日乙酉孝孫汝楫祭告於

祖妣 累封一品夫人鄭氏之靈曰嗚呼哀哉憶昔已酉之秋楫赴京應試

祖妣執孫手而言曰汝其奮志科第光復先服以慰我老懷乃所切望也孫遂拔淚而別今慈訓儼猶在耳而慈顏不可復覩矣嗚呼哀哉聞楫及第時我祖妣喜動顏色其飴安寢者年餘痛我考之不能逮幸祖妣之猶及見惟是可以少慰慈靈於冥漠矣往歲祖妣惟以我考鬱湮未伸居嘗戚戚今荷蒙

聖恩賜復官階爰錫祭墓贈少保謚文襄慈靈有知
寧不含笑于地下矣乎孫今承

恩歸營墓事撫棺百拜控此哀衷

告先考文襄公

維

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三月辛未朔越十五日乙
酉孝男汝楫敢告於

顯考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文襄公
之神曰嗚呼我考教子之心何其勤也望子之念何
其切也今楫叨及第我考廼不及一見之哀念及此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

號天欲絕往歲我考蒙辜而歿鬱湮未伸今仰荷

聖恩賜復官階爰錫祭墓贈少保謚文襄大臣身後
之卹典已極榮備我考生前之忠勤可謂盡酬矣冥
漠之中復何憾乎顧楫愚庸冒膺殊遇敢不祗服嚴
訓矢勵清忠庶幾夙夜無忝所生今楫承

恩歸營墓事環視松楸益深感愴恭以粢盛告於墓

下伏惟歆鑒

南還先妣劉太夫人誕辰

維

嘉靖四十二年歲在癸亥五月戊寅朔越初五日甲

午孝男汝楫敢告於

先妣 誥贈一品夫人劉氏之墓而言曰嗚呼悲哉
我妣棄孤輩而去已二十七年於斯年整七十矣感
歲時之易邁悼菽水之永遺於乎悲哉孤往羈官守
蒸嘗不時今歸里第適介茲辰得以展墓而聽詞雖
進不善宦忝所生矣而退以明孝又何憾焉嗟人間
之壽母恒百歲以爲期胡我妣之蚤逝逾四十而遽
已乎以奠爲祝欬涕悽悵雖然褒典崇隆子孫蕃庶
則孤輩所藉以少慰乎悲者不在是乎惟我妣之靈
享之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

祭祖考榮三府君

維

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七月庚寅朔越念三日壬
子孝孫汝楫祭告於

顯祖考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榮三府君之神曰惟
祖距今歿且五十有五年矣然我祖亦甫及五十有
五合之爲百有十歲嗚呼享年未至甚老而棄世則
不爲近痛念及此可勝摧咽惟我祖潛德高行黜黜
不能表乃施於我父大發乎文辭而茂揚乎勛烈天
之福善亦既有明徵矣今孫曾蕃昌咸強立作好以

自成立其有不克肖似者猶賴慶餘未卽顛覆我祖
保艾爾後之澤殆遠而彌長乎更祈靈祐冥翼永庇
俾子孫益裕無疆之休以綿先緒以光先德楫等不
任哀禱之至神其鑒之哉

先考文襄公誕辰

維

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六月庚申朔越十二日庚
午孝男汝楫謹奠告於

先考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文襄公
之神曰嗚呼痛哉茲辰何辰耶我先公之聲容笑語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三

十四

何其悄然闐寂耶追憶歲之丙午先公壽七十時宦
京邸麟袍玉帶屹坐如山諸同官者皆序拜庭下冠
裳輝耀諸子婦率稽首獻壽魚貫稱觴時序奄經父
子永隔忽忽已二十年矣嗚呼痛哉古人不以三公
易一日之養平時未必盡識之假令不肖孤今猶得
追養以一日之孝三公之貴其可易耶又念其時孤
兄弟尚未多子亦未得孫今子若孫總男女已近三
十餘人矣此實先公向來切望之懷使今爲在日必
快心解頤百倍常時而廼不及見之茲尤不肖孤
輒之哀感抱憾以終其身者也嗚呼痛哉尚復何言

惟我

先公之靈百年一日一觴之進冀必哀而享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三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三終

十五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明 澱上唐汝楫思齊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同校

溫麻吳文華子彬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頌

聖旦逢景命頌有序

皇上御極之四十年仲秋十日恭遇誕

聖之期而日躔丁卯適當景度之會惟天錫真符惟

聖承休祉若合符節不後不先是誠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昊穹希降之殊恩層敷難逢之奇遇也臣謹按丁位

居南于時爲夏卯位居東于時爲春又曰丁當也

物丁實而壯盛也卯冒也物冒地而畢出也是其

在四時則神生育長養之功在萬物則妙暢茂條

達之化者也我

皇上欽奉 天命勤恤民隱嚴恭寅畏同虞后之精

禋懷保惠鮮煥周文之仁覆是以至治馨香

上帝昭格三靈爲之叶贊百福于焉駢臻嘉穎秀岐

靈禽異獸疊彰鼎盛之休因卜泰來之吉茲者玄

佑申錫誕慶載臨式欣景壽之重逢更膺元辰之

初度轉美相乘之數如環周而復始基命溥將仙

齡當川增而山壽年所多歷寶曆方日盛以月新

德非常而慶亦非常矣但華封之三祝天不已而

純亦不已長開壽域于八荒臣茂承鴻眷日侍

禁廷躬逢盛典倍切忻懼莫罄嵩呼之祝敢膺天保

之章謹俯伏稽首以 獻頌曰於惟我

皇文武聖神體元馭極道洽化純百靈響應萬福駢

臻四紀于茲泰運維新歲德月令二酉借候十日

丁卯後先重邁丁火天旺卯木地茂木火長生燿

芒吐秀景命天錫一歲六祈總握厥數三百有奇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惟茲

聖誕乃值靈禧貞元適會千載一時天祐我

皇載篤其祐惟

皇奉天夙夜靡盬對越有嚴如侍如怙聞于

上帝寵祿是輔瑤光斗耀龍瑞樞融禎符竝集默相

聖躬元辰伊始如環無窮顯農堯舜遐美兼隆品登

仙籙道契玄冥金丹脂溢玉屑光煒與天常清與

地常寧臣拜稽首快覩景靈敢獻頌言萬億昌齡

萬壽官慶成頌有序

臣聞動合天時者必獲孚佑之神悅先民志者立

見事功之集故周文之爲臺也成于不日商高之建邑也濯爾厥靈是皆有得于夫人之助而亟致夫規稱之完也豈偶然哉我

皇上寅奉天道敬一無適勤恤民隱夙夜匪懈于是帝鑒淵衷欲爲罔不從民懷渥澤趨事罔不力維是宮也乃我

皇上紹

祖建極之地凝神受聲之所也茲者天啟維新之運人切大觀之仰實爲再造重光之會也

皇上秉神鑒而規畫命將作而繕治兆姓子來填填小雅先生遺稿卷之四

而若競百工雲集汲汲以相先雖九重軫念屢戒勿亟而三月竣工遂底有成龜金鑒于

乾位尊應微垣啟未闕于離明輝騰

紫極堂名萬壽昭天錫之無疆也寢曰壽源示靈長之有本也太玄凝一之標元始希夷之寓也曠福明祿之榜日月照臨之象也他若永綏衍慶迎祉納康隆各不一而足莫非膚藻之昭回仙題之璀璨鬼鬼乎真比于堯天翼異然遠超乎周鑄誠大聖之作爲中興之謀烈矣然是役也經始于去冬之杪告成于今夏之初不滿十旬煥然拭目奏績之

速益未之前聞也推原所自實惟我

皇上德齊神明化洽黎庶以故百靈協相若鬼運神輸而莫測萬姓均懽咸風興夜寐以忘勞之所致耳且株莠孕秀而璫草瓊芝紛沓竝至飛走呈祥而玉兔金鳧後先疊見是益足以徵玄禧之不迂臭眷之茂承矣自今而後永奠

皇居之麗長瞻

帝座之明

聖壽億萬斯年與天地相爲悠久也臣勞之涓埃美驚輪與謹稽首作頌致感祝之萬一曰

小雅先生遺稿卷之四 崑鬼僊官玉華之止昔我

文皇龍潛于此王氣篤鍾帝業所造

列聖承之二百其紀我

皇中興媲美前人敬一昭事淵默存神馨香

至德上徹高旻僊官鼎構玉眷重新百度孔彰三靈

協贊衛士材官勞均晝旦

天語頻宣計謀獨斷載錫鴻名

親承仙翰厥名伊何萬壽長庚效法大內取義乾清陰陽合德日月並明永綏福祿宜介康寧粵自工興天清日朗履氣全銷雨暘弗爽臣協其恭民利

攸往慶自璇霄懽騰寰壤我

皇曰都哉閱載臨撫恤勞來錫幣頒金

恩光寵渥慶澤弘深歡忻鼓舞聲聞內禁大役告成

明禋祇載疊顯奇祥長生玉眷堯曆無疆箕疇日

衍小臣獻詩用作恭先

瑞應玉芝頌有序

臣聞皇天眷命

元聖誕生類有預兆之禎符開先之茂祉應若契券

不能奕也故繞電應期卿雲啟旦河清遊乎五老

洛原見乎四神歷稽往牒之祥皆叶遐齡之笑茲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五

者仙宮東室忽產芝英寶質蓋張璇葩玉潤始曄

曄以敷榮既非非而擢秀是誠嘉生之上瑞曠世

之奇珍也謹按瑞應圖曰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

則芝生瑞命記曰食芝延年不終與真人同則其

爲昌時之瑞應祺壽之靈應也不亦章然明著哉

仰惟我

皇上鴻恩殷溥玄化旁敷昭格

上帝建天下于中和歛福庶民躋濟內于仁壽是以

協氣郁熏秘貺邇達天乃發祥孕此氣化之禎地

不愛寶表茲植物之異况當誕

聖之期適爲啟謝之始不先不後惟時惟嘉禧衛轉

于酉月而靈華毓于酉方見乾象坤祇之交應焉

千山之金莖競美而

九重之玉朶聯輝見神物寵靈之蕃錫焉其舒十葉

之華桃薦千秋之節殆不是過矣時與吉會瑞豈

虛生占符永協乎休徵推理寔增乎

聖壽我

皇上丕承

帝貺茂集僊禧邁周姬以上曆姬天皇而衍年萬壽

無疆端有兆于此矣臣不勝快觀忭躍之至敬演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六

爲頌詩稽首以獻頌曰

昊天制運篤生

聖人圖治保邦夙夜惟兢夷夏奠安赫然中興於昭

于天敷錫下民靈和克初逾四十春穹玄錫慶洪

釐允申氛氣斯滌禧祥日臻爰及草木爰畜龜麟

孕此瑞芝于苑之濱有茁其莖如繖斯伸既舒而

葩如葢斯陳七朋邊雲九華耀曼維

皇誕辰禧衛在酉矢虔啟謝百拜稽首瑞芝之來適

維其適其機孔神曠天而茂明明

帝賚以告萬壽寔維休徵俾多戰兢甘泉徒永銅池

奚錄矧茲三秀如脂如膏爛彼六英神僊食服於
皇萬壽五岳四瀆維禎維祉穰穰續續歲千百八肇
三十六天清地靈月輝日煜物阜民康中和位育
頌聲洋洋華胥共祝

賀封君中江易公偕配陽安人六十齊壽頌并
引

丙子之歲中江易先生陽安人偕壽六泰予既以金
侯之命綴詞爲壽而罷大夫徐梅高公以先生伯子
鳳坡公僚采之雅誼有祝也復委予申之誠懼其再
則爲瀆而有不得讓者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四

十一

伏以

祥開箕翼百年人竝春臺喜溢庭闈五色雲飛壽域
角鴻鈞之開淑景適弧矢之度初懸允協天時式昭
人瑞蓋惟明節之著斯玄髮後凋亦必累德之家乃
蟠齡獨著食芝煉石之年難駐內氣馭風之事虛傳
矧孝大揚名榮先養志美崇恩之顯錫祝遐笑以颺
言恭惟中江先生學衍西江文標南國經史五千卷
終稽射策之科才名三十年僅得廣文之署曳裾散
地擁席舊壘達材方茂于及時知幾不俟乎終日以
能高視一世優游百年而其配又陽安人也履順嘉

從含徽迪善追邵蕢之姬德符鹿門以齊年嗣引慶
餘篤生哲胤明堂瑚璉昭代鳳麟英識通微宏才經
遠花封初試刃遊大卻之批粉署歷周器別盤根之
利汰浮裕國節亢益民抗已志而獨行忤時趨而弗
恤竟從左調來理遐陬坦然周道之平矜疑矜過翕
若漢庭之允克愛克威明澈雙溪惠通八邑信九苞
豈淹于蓬棘而六翮自絕于羣毛雖暫出之承明寔
將試之畿輔顧瞻瑞羽者靈其穴而探朝采者珍其
淵推鍾慶之原而知生才之自稽教忠之訓而明詒
穀之功宜民宜人是父是子申國壽康魯侯燕喜誠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四

八

太平之美事生人之極床也故本嘉樂欣豔之忱而
極敷揚祈頌之盛禮既極于上下俗不詭於儀文騰
此同寅歡然胥慶乃勤授簡故樂揮毫聊修同甫之
詞敢擬切安之調漫申三祝遥舉一觴 頌曰
燁彼斗野吳楚奠邦維邦效靈滙秀江深溫溶泓冷
漣澈澄湜迺生哲人式是比德學會滄溟詞輝瑤璐
淳之不溢淪之不涸聊卽廣文薄爲守道振鐸未幾
拂衣高蹈鸞水尋真鈴岡舒嘯鴻漸羽儀鶴鳴子和
惟栽斯培惟積斯起克勤懿訓以發嘉祉卓犖之資
恢弘之器剏煩理劇投艱荷鉅惟靖而共矢忠以獻

出入更嘗險夷歷踐謂國有臣謂家有子子能官只父克教只壽者皤皤有錫自天曰惟封君秉德之淵茂恩煌煌自天有錫曰惟封君善子之迪五鼎榮養二老懽承乘軒爛繡擊石觴金德懋報隆以履康平樂至神完以幾長生萬福攸同千秋安極佑命其申以莫不益

碑

陳留縣重修廟學碑

陳留學宮弘治中嘗一葺新之時則太保劉文肅公爲之記今且六十餘年矣日就頽廢雖數令而莫或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九

寃心者嘉靖丙辰樂亭王侯好學來爲縣肅瞻周視慨然曰成賢育才之地顧棘離離乎是豈可以爲故常而緩其責于後人及此哉屬時公帑匱竭無所于謀則首割其常祿以倡興修而僚屬及邑之大夫士庶民之好義者聞之胥相率輸資以助凡若干兩乃簡謹厚數輩以經理其財而繕其事始于丁巳夏四月迄冬十月則落之廟之爲殿爲廡爲門間凡四十六學之爲齋爲堂爲號舍其間如廟之數今所新者舉加于故故所無者獨今備之最工程備亦曰費且勞矣然官弗之病也民弗之擾也良哉役乎邑丞張

君璘欲以文侯之功于石而承其垂乃列狀因太常王君好問以告之史氏楫惟昔伊尹以厥后弗堯舜爲耻以一夫不獲爲辜其處猷猷也篤志乎此陟阿衡也力任乎此而三篇之所訓戒一德之所啟迪亦惟反覆諄切乎此蓋誠有見于君德民生舉屬於其身而不容他譏者然則天下事孰非士爲之而士之爲士係於人國也不亦重乎故今遍海內術以教之序國以教之學萃聖賢之書羣士而習之其養之爲甚豫及其成造則本經術試以言而登其俊髦其擇之也爲甚精若是者亦謂庶幾有能堯舜其君民而伊尹若人者乎顧夫士之自待則可慨矣若其平居所化化者惟攻綴于鉛槧佔俾之末以取足于詞章利達之間于是持空文調當世僅僅焉私便其圖而幾提乎熏心炫目之寵光斯已矣噫嘻士之所志已不勝其卑陋誕謾安望其宣灼于日用而致主庇民臻屏輔康乂之後也哉夫陳留古華墟元聖其產也仰止思齊吾其舍尹而誰師尹之道堯舜授焉孔子傳焉師尹非卽所以師孔子乎今距尹三千有餘歲矣其靈秀蘊結之深且久者固其遺良也而三篇一德揭之簡策者諸士亦所誦法也生其鄉讀其書不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十一

師其人可乎雖然爲尹也徒者必惟其道也樂惟道也樂者必惟其志也尚尚其志樂其道然後足以辨天下之大事而樹天下之偉績說也無俾阿衡專美有商諸士又豈俾說得以專美乎哉且茲學宮之肇新也官師皇皇之意實以振教作人興理而宣化耳豈其以覺庠之鉅麗爲士子榮身媒利之所乎諸士慎無負之噫嘻王侯以儒飾吏達於本源故政先其重大而務教乎作率有如此者可不謂賢也哉諸所助工及勞事者之姓氏皆載之碑陰

渭南縣重建廟學碑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十一

渭南縣有學舊矣至嘉靖乙卯冬全陝地震而渭南之禍尤烈萬宇顛頽學亦傾圮惟時太原李君以才推宰其地至則恤恤然還定安集之民若更生乃載瞻學宮而嘆喟焉曰吾人有寧居矣顧聖靈弗安可乎會憲副邑人南公亟以是請遂相與決謀以經厥圖程工費庀財力時乃具具而李君尋以徵牒行矣越明年成安王君來代南公復以爲請則又相與原本李君之意圖就厥緒鳩工經始乃作明倫堂廟堂阼階而祠齋解舍庖庫廩廩率以厚爲之於是斷刻丹雘之飭視昔完富而絃誦禮書干戈羽籥之教亦

秩乎興焉王君曰是不可無記也屬李君狀列其事而以授楫云茲役也厥惟南公之力哉蓋是時瞻公私費罔攸措徵南公首輸金及粟帛若干以倡赴義者工殆不能舉至公出所貯張氏寄金事猶可異張氏公同里也因寇攘肆行潛以金託凡三百五十兩未幾張及其子相繼以歿金則無所復還公曰計學宮之需尚未贏也吾其以是金足之于是有司及庠之師生咸誦義不置謂公悉心于風化之舉固爾而甘操節之皦皦不緇不可槩睹也哉楫覽狀而三復之竊有深感矣夫世之指貨徇貨冒猥忘廉迹其心異于入市攫金者幾希顧肯得于人所不及知者若是哉卽有治身般薄而纖裔鄙陋厘厘拔一毛而不爲孰能捐不貲之費以事迂緩之役也哉琳官梵宇禱祠土木視膏脂如泥沙以徵冥福知以興學造士爲務者又幾何人哉噫嘻然之陷溺人心也久矣爾多士尚致審于義利之辨乎夫義爲天理之公利爲人欲之私勢若水炭辨之易矣然其以無所爲而爲爲義有所爲而爲爲利則所謂利者又豈特名位貨殖矣哉噫茲其爲辨也間不容髮不亦微乎故一介不取祿以天下而弗顧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而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十三

辭之非以納交要譽也凡以自盡其性自立其命爲耳聖遠教湮人慾湍決然而立人之道則有亘古未泯者若千金卻謝猶存于國士也四知自畏猶存于使臣也百兩相讓猶存于齊民也雖爲義有大小而其根于天理之所存發于良心之不容已皆足以廉頑敦薄挽頹俗而匡世教矣爾多士其辨之孰爲義吾行焉旣爲利吾去焉析幾于毫釐之間而黽勉于克復之地凡吾所求皆公共天性萬物之具而絕去適已自便之私進而君安治隆澤流黎庶其踐聖訓翼皇極以無負于作人之功南公南禮曹歷郡牧臬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四

憲所至介潔明作功望茂宣是舉也特其纖節耳烏足以增美南公哉但其無所爲而爲之心則得義體之眞聖賢之基業也楫爲記而因以表之蓋望來者以南公告來者也茲石也其樹聲章化之坊乎永封植之俾勿壞

湯溪縣重修儒學碑

隆慶丁卯湯溪縣重修儒學知金華府葉侯宗春屬諸生請于督府劉公畿及巡院督學而成之者也學創自成化壬辰至弘治嘉靖間凡再葺而頃歲復大壞侯行縣詣學慨焉曰吾事也吾不以煩民則取盈

于公紆羨金三百有奇命知縣李子幹興費會籍而稽其功緒舊可仍也亡增焉舊所缺而圯者亡襲而不祓焉始自門次廡次廟次堂次齋舍次庖湏以楹計者數十悉坑故而新之丹采所塗堅茨所庇蔚爲麗觀工僅逾時而迄于是學論顧于孟卿率胡生應孝謁官宋氏子楫而言學之寢頹也謀之有司屢矣豈先吏茲者盡漫不之省乎寔以卑陋之邑役之則難卽今瓦墁破甍樑榱榮榱之堅好華絢如更再造而多士日揖遜其中而以游歌講授之厥惟侯之功哉且斯役也興于葉侯政成民信之日時詘而用不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四

置事集而力不疲又甚盛舉也紀載事始以考引侯惠吾徒事也則不得辭而爲誦所聞以告今夫天下之治不人才繫哉學者人才所自出也才之興耗由養不養與養至不至耳養之道有本有具而又有地焉明藝倫訓行業本也辨時物敕科條具也群其居處專其肄業非地乎百工之成藝也繫肆攸賴而肄習之所其諸成藝之肆而其利用者所必之焉藝弗成肆爲虛士弗修學爲虛學荒落而才弗興國家爲虛是所繫若是重也世顧視爲迂緩不急而忽之者蓋亦未之思乎是故宮墻孔奕輪奐肇新俾士肅其

瞻視一其志意而疾徐周折油然長其愛敬之心誦說諷詠渙然博其義理之趣而涵濡沾漬駸駸然馴至于有德有造之歸則所謂得其養而養之至其效昭可觀也湯有學百斯年矣師不倚席士不廢講軌文章綬之盛埒金蘭諸邑而等之顧歲月惕玩俗尚移易修復之舉亦勵世改習之端乎然學則葺而新之矣而士之游歌講授而來者亦嘗隱諸心而求所以稱是乎哉嘗聞邁志以拔俗者可以追古倡導以移風者可以變今陳良楚產也學周孔之道于中國其殆不同于俗者乎文翁遣子弟學于京師而屬以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四

十五

興學其殆不囿于風者乎余願以諭于多士亦惟邁其志以較出于沿襲因循之外倡其導以振奮于刮剗淬切之中以之若羹正倫敦行廣業而修諸身者與茲學俱新也以之經道典理長民馭衆而修諸政者與茲學俱新也庶幾滌其舊新其故以變今而追古人文將爲昭焉大夫師長勤于養士之意亦無負矣哉否則朋嬉群狎玩物廢時取所謂唯唯悠悠者以自待人將謂學之新無與于人才之數又何怪乎視爲迂緩而忽之也耶是則多士之過也今之司教者爲南海林君大春多士方蒸蒸然沐其化而蒙其

嘉育也維新之會不在茲乎余比境于湯嘉侯之振教作人而喜鄉士之日以興也故特爲之記

蘭谿縣學田碑

夫學田蓋肇自滕元發知鄆州范純仁知襄邑各營田以給生徒時稱養成人才爲多今天下倣其制有餼廩以代耕則旣志專而業精矣又復有田入其租于學而補助之噫嘻養士之厚庶其古道之遺乎邑學之建遠矣自有宋迄无至于今修舉代見未聞有秋忽之士豈當事者黜于舉廢而不遑及乎噫嘻重道育才以儒飾吏者何寥寥也歲甲子督學屠君曦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四

十六

英申飭教規云凡學無田者得倡義增設會稅二守張族書紳攝縣事則承屠君之意斥罰緩五十金易田一區可二十畝距學可十里許歲任上農可獲租三十斛推擇諸生佐邑博而參土主納之自是積可亡置官可亡變取其羨可備物用而凡坵垣圯牖及墮陬黽黽者胥可藉之以葺噫嘻閱歷歲時如彼其久也一旦備之百爲咸需美哉舉乎於是諸士相率徵記期以列功垂義而風來者夫人有所見則有所感故海起望洋山興仰止過廟則肅臨淵則懼豈非情發於感而不容自己者乎然則諸士閱斯田也獨

無感乎哉閔子曰學殖也不學將落蓋苗以殖而成稼也人以殖而成德也彼勤菑畲而播之耕澤澤庶縣縣稷濟濟斯謂良農矣乎乃服其耨不解于時雖種之嘉穀卒登惡莠以刈穫則惡用是田者爲哉諸士蚤暮誦習期以砥切聖賢之學猶農之勤四體于西疇然人力已至雨露潤焉則善萌苗性根舒本固而末挺斯之謂良士矣乎乃逸居廩食芟柞培溉之不力而沮洳之榛茅之落而已矣夫田而有秋麥殲豐於膳養黍稷飲于蒸嘗其爲人神利也溥乎哉夫學而有穫擷華而勝實茹連而彙升以樹聲允暢化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七

澤槓王國粒蒸民厥功顧不碩且鉅與矧吾黨甲文獻東南代有名儒范香溪金仁山二先生寔倡理陛之學逮明則章文懿先生崛起乎其間而師承其統緒復多茂節蓋勞光于先烈諸士固鄉之遺良也生其鄉不師其人可乎良農之子鹵莽滅裂田則污萊而父受其訾諸士不亦預有責也與哉噫嘻諸士所宜思焉而有寤道揚而將順之以載其美于無窮可也

復呂東萊先生祀田碑

麗大夫惠安鄭君一信治婺政成廼考故正典以嚴

神人移置二祠以祀鄉賢名宦重建忠賢祠以祀宗忠簡五公牘請並祀章文懿公于四賢祠甄遺秩禮一方之風教颯颯而興焉金華故多才賢後先相望氣節若潘默成助業若鄭忠愍謙言善政若王莊敏兄弟率以聲猷燁灼于時而道學則呂成公與何王金許四先生爲世碩儒踵武以接言理性者發爲最號小鄒魯云慨自王澤降聖教湮孔孟之道滯于記覽溺于清虛失傳者千五百有餘年矣至周子倡道于春陵二程廓而大之于是濂洛之學承洙泗之正傳於乎至矣然是在帝王中州之域而閩浙偏安教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四

八

不易顯迨龜山載道西南再傳而得文公師友淵源以究其極孔孟之道始由南服而大明于天下是時英俊立其門傳其詮要推明而羽翼之者甚衆吾婺成公其一也公質由神授學本家傳祖述濂洛而六經之奧旨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時與文公同志辨質剗剗卒揆于正而契合之妙心手授受世謂朱呂爲南宋斯文間峙信哉嗣是而傳之何文定王文憲金文安許文懿均爲朱學世嫡蓋濂洛之學文公浚其源而導其流者也成公疏其源而揚其波者也四賢會其源而續其派者也至考論其興起

開創之端發鑰啓鍵之自成公之功不於是爲大哉
公生于金華葬于武義舊有宋賜田參百畝屬僧寺
其旁歲參主租入以供祀歷代因之而閭里憑陵多
乾沒其田以爲已有夫公功行應祭法缺典若是觀
風者亦將謂何于是公之世孫訟于臯會御史謝公
廷傑亦檄府以從事鄭君憮然曰古之君子旌別淑
慝表宅里殊井疆而敦勸焉成公之學于百世與文
公不朽發之東萊猶歛之紫陽也顧使其侵田不復
孰非官司之責乎于是辨駁文公所撰祠記按舊左
驗皆合盡奪故所竊占以爲俎豆之需其塹以備樵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四

牧之扞嗚呼田歷宋迄今始遇二公遇亦難哉昔六
蓼失國滅文仲哀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文武成
康之宗廟盡爲離黍一大夫之行外無人矣使當時
能以臯御守吏之心爲心則滅孫可無哀黍離可無
作矣公世孫庠生呂濤振文等將鄭君之命俾余爲
記且曰幸有以告夫希公者昔文公嘗言學如伯恭
方是能變化氣質竊謂資稟穎徹絕出等夷而純粹
如精金溫潤如良玉顧亦由變而然哉橫渠言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因以知氣
質之爲累雖賢者不能免也而善反以爲功惟賢者

能之耳譬則金之含礫玉之挾瑕此非性與而良工
治之金化轉精玉化轉美斯足以證聖人之可學氣
質之可純矣而柳子之賦佩韋也亦謂韜義于中服
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殆庶幾乎見道之言哉
嗚呼變化氣質寔成公生平用力喫緊處也故視其
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煦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
之化極其德美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
而不自以爲足行洽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
而不自以爲得脉絡貫通上接乎濂洛關閩條理精
密下啓乎何王金許不亦宜乎今距公猶未甚久文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四

足徵也獻足徵也密邇其居而誦法其言者固宜朝
夕注乎心目之間而邇寥寥未之多聞不亦負先正
開來之意而崇祀之盛舉曷以報之哉太史公適魯
觀孔堂車服禮器低回留之而不能去其將登斯堂
瞻斯像低回留之而不去也夫皆曰敬書之以告夫
希公者

重建忠賢祠碑

婺城故有三祠一祀宋宗忠簡公澤我
明王文忠公禘一祀明胡武莊公大海附陶忠烈公
成一祀宋文憲公濂並在城南之門外夫三公者或

生于斯或没于斯世之相後也三百有餘年風承繼
接踵武而起赫然開立一祀之間不其盛哉祠薄于
江隈濠易集而制復陋簡歲久圯甚大弗稱厥祀隆
慶壬申巡按謝公釐正百度尤崇化本祀守鄭君嘗
慨祠之敝而圖以新之久矣至是諭諸弟子員列牘
以請謝公曰忠功賢軌不滅不饒義英英魂震耀于
穹壤間者豈其以廟貌之存而後爲得所歸哉顧惟
式商容之間者周俗不變封王蠋之墓者莒士用命
五公忠賢之烈寔足以鑒萬世之爲人臣者而善善
以昭勸春秋之法詩之教也又御史之事也責也其

小波先生遺稿卷之四

正一

如議先是祀之鄉賢祠其地衡廣直遂而府文廟之
西有隙地守乃相其利宜議遷鄉賢于學而建置之
祠于鄉賢遺址先哲居聖賢之側名臣處英壇之地
制胥稱矣僉趨之迺會美軒費募勤庀工越三月落
之役不踰時民不知勞訖非守之隱度規畫攸當而
然哉祠各構堂三楹門三楹中爲忠簡忠文左爲武
莊忠烈右爲文憲區分昭列限以甃垣復重門總其
出入署曰仰止忠賢過之者肅肅而抗膺也守謂楫
艇人屬之記昔狄梁之祀記出李邕馮宿以爲愧噫
楫何足以知五公然竊謂正氣之流行于兩間也在

小波先生遺稿卷之四

正一

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人爲忠爲賢而忠賢之所
表樹煥乎事功炳乎文章矯乎節槩上與日星並朗
耀而下與河嶽並高深也雖事變之來無常處死之
道有異而其奉大閑伏大義死于其所當死而得其
正則一也故殷有三仁均之以身殉國武侯之盡瘁
果卿之就磔與滕之絕粒皆以明委質無二之心效
見危授命之節而已矣是故竭忠王事死之不辱君
命死之死封疆死戰陣死患難俱非取必于一死以
塞責而甘飴齒劒胥以死得其正爲幸此五公之忠
賢誠可爲萬世人臣之鑒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夫天以是正而生之君子以是正而歸之生
乎由是死乎由是庶幾無愧于天而曾子所以終其
身而必于正者此爾於戲五公之生也星精川祥融
髮而噴發以體情乎正氣而生爲名臣其死也星隕
山顛存順而沒寧以完歸乎正氣而死爲明神戮力
生前同游地下合食一區連輝千祀也宜哉然自昔
忠賢于事功文章難得兼美張中丞烈矣詩表僅存
宋多死事惟信國疊山蕪文章而有之文憲以真儒
應運受知

聖王左右廟謨恢張鴻業爲佐命元勳而格心之學

經世之文說者謂其甥孟宗韓沿洙遶洛大江以南
一人焉竟以孤忠不偶殞身遐陬歷百八十年而始
列祀于忠簡諸賢之間一歆俎豆表先正而發潛德
者何寥落耶即今廟貌奕晶濯濯之靈益以勝望而
昭回鄉之人士像其儀論其世而低徊政慕有不感
發而興起者幾希君子曰顯忠象賢樹聲訓俗觀風
者于亡弘矣五公名氏歷官封錫具國史不書謝公
諱廷傑新建人鄭守諱一信惠安人法得並書

小漁先生遺稿卷四 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四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明 澱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碑

兵部右侍郎劉公平寇生祠碑

三衢邊浙東南盤礴千里而中有銅山多崇崖複谷
翳深林菁鳥道莽如獺僧亡命之徒群竄而竊礦者
輒易于稱亂如蜂屯蠅集不可爬而梳之而近礦之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民復緣爲奸利爲之資糧館舍焉殆肘腋之虞根株
之痼乎然其竊發也有司亦時督捕顧席險負固礪
石列柵遏我兵不得入而或陽壘其西以捍我陰穴
其東以避我敵未及懸而兵已疲不得已而棄甲以
歸則又不旋踵而舉燧聞矣蓋攻而無法則方撲而
尋熾馭而失所則朝聽而夕叛勢使然耳曾謂嗜禍
如彼其稔且深也而所以講求弭亂者迄無上畧豈
誠難哉嘉靖甲子少司馬羽泉劉公畿建牙擁旌節
制兩浙海宇寧謐不啻金湯而萌黎之衣被怙恃也
真如嬰兒之得哺而安慈懷越三禩于茲矣丙寅二

月初曷曷起新都陷婺源闔睦州而直逼衢境潰決倡披所過糜爛故巢銅山者亦朋興胥動變且不測公聞警曰噫甚矣虎噬于市虺螫于衢猶謂弗棘乎滔天之兇不大創之且接踵而環視矣于是檄江直諸路各集兵固封守以遏寇之奔突公親督大兵刻期入衢城講求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謂參政江珍僉事李燧汝往監茲其察機變調知府鄭伯與知縣曹汝其餉母乏軍興謂同知薛應元通判夏寶推官俞璉汝其督餘兵設援張翼迺布令曰寇遂安則都指揮陳大成主之而把總陳子鑾陳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猷祝夢麒李文魁百戶戴大賓各部兵隸焉寇嚴州則都指揮成大器主之而把總陳文澄胡天定千總李惟學各部兵隸焉其聲援策應折衝批抗則以屬守備盧相而把總李相葉歡千總李汝澤哨官李道本各部兵隸焉二月二十三日戊子寇由歙領犯遂安之張村陳大成率所部陳子鑾陳猷祝夢麒李文魁戴大賓兵大戰破之斬首三十餘級生擒十人縱火燒死二百有奇三月五日丙申寇由遂昌薄嚴州成大器率所部陳文澄胡天定李惟學兵聯山絡谷四面環寇而擊大破之斬首三十有奇十一日壬寅

遂安遂昌之寇合而爲一十三日甲寅覘者報寇聚于白馬公曰是將趨芙蓉而遁矣急調盧相李相葉歡合陳文澄等兵分道而進時寇尚千計列陣以待相督驍銳奮距登先大破之斬首七十有奇寇感匿王家庄成大器率照磨段仲固厚兵重圍寇縱火會風烈悉就煨燼約六百有奇後先擊殺寇及火攻而斃者一千餘奪獲器物三百餘厥有稔惡之魁曰李見忠曰葉太真陳林胡子正胡杭八皆以次繼而殛之公又以末疆易折銷萌則難是類趨利而狂發則礦爲之階也其先責實于塞礦以絕其狼顧嚮望之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念縛所陰附寇者黥桀數四實之法仍申嚴保察之條以散其黨與而其呻嘖眈眈伺伏礦所者一苗穉而髮擗焉殆盡覆其巢封其穴振旅而還箕辰磐石之圖公之勤心也又若是哉以捷

聞而御史龐公尚鵬覈之奏云侍郎劉畿風猷素著文武兼資摧陷廓清舉無遺策宜優以殊格用答忠勲迺策公功廕子錫銀幣文武吏賞賚有差茲役也三方標悍之寇蟠穴百餘年之宿孽而公則不老師不匱糧甫浹旬而外變內憂剗條之無孑遺焉是何速耶蓋公英謀石畫素定於中凡文武士吏皆習察

其才力所宜形便所向以主分布之方雷礮駭發之
機鉞矛決刺之利又無不預有勝筭以故呼吸之間
鞭撻群醜捷取而全收之豈偶也哉公往令遂安島
夷充斥多斬獲以軍功著頃尹京兆繕內外城守畿
輔倚以為安負大投艱率登於理如批卻導歛數千
而刃發新礮也因以知仁者必有勇而孫吳之可以
暗合矣疇謂章縫士不可語金革哉楫于公奏膚凱
旋也嘗候于滌許快瞻元戎車從之盛得以飫聞壯
猷迺公廓然無有愈益約躬而遜不自居聞者於是
乎嘆公之深厚善處功也衢父老凡若而人携杖扶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五

四

幼告于其守鄭君曰惟公衛我拯我出之湯火煦我
腹我奠以衽席而捍苗禦難昭在祀法願為祠祀生
以永公德守曰緊獨民哉公綏輯疆圉大小有司因
獲奉職修治狀誰之賜乎誠如父老言其亟從事則
相與鳩材上築于府治之西工百其競不踰時而落
之鄭君復徵楫言山中以紀撫其績而節推俞君載
書申之楫不文惟公帷幄獨運之神諸文武受成宣
力之次顧多得之觀記而異時宗工或可備采錄云
爾是故勒熒然者振天聲銘淮西者雄神斷無亦鄭
守俞推之意與楫更有終告焉公之臨戎我浙也重

念敵土絕無境外之役不經之征心惟紓恤民力而
計安之耳繼公者其無忘公心哉節用愛民實弭亂
之本要而調榮和衛蓋醫家所拭目于岐黃者也銘
曰

於曄王化寵綏萬方惠德有登梯義必匡於鑠司馬
式表海邦其文融融其武湯湯蠶絲克渠迺壘微睦
邑陷我城為魚為肉迺震於鄰亦苦其毒莫克以兵
而反挫劓銅山之隕穴竊林蒙通逃蟠窟之竊之江
糾蔓作孽負固自雄蠕望而動蜂集而鞠台日甚矣
滅此朝食爰整其旅騰起電激維藩維臬矢身以卽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五

五

群帥糾糾式共宣力公親指揮陣維堂堂母懦以怯
母慄以猖稽勛考勤而無否滅星馳連發雲翼旁張
我武既揚分道而擊左左右右奇正罔測席卷長驅
崩奔踏藉金魚立焦窟鯨為殛大憖授首群醜以殲
難彼叢棘俾不再延滌彼妖氛俾不再燃萬室安堵
于邑于田兵弗滿萬期甫旬浹肥水一戰壽陽三捷
方叔獲醜淮蔡獻馘以全取勝河山比績士吏倪耄
望旌而咨惟公遠來匪夷圖之惟公邁往匪夷留之
何以報公氓實爾思迺紀鴻伐鐫之貞石迺崇廟貌
以儼遐邇不朽者功于祀其繹不剝者風流斯無射

湯溪劉侯祠堂碑

湯邑治之西北有堂曰劉公祠公諱桐字世材吳人也以正德丁卯來令湯距今已五十餘年矣邑人之思如一日其故老皆曰公之德在我沒且不忘而遺澤在我子若孫則何以使之知公之德而不之忘也其爲士者則曰報公之德以承嘗勒公之德以金石其不忘也雖百世以之奚啻吾之子若孫乎則相與列治狀應祀法以祠請今令鄒君曰茲衆志也其有以慰之且使嗣吏于斯者得以覽觀耳牘以聞諸當道僉聽其議於是物情于然而暢悅各割貲以輸于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五

官千百雲奔時且具具則因三老以白令令戾谷勞之而俾諸良者繕其事率作凡再月而竣落之日老稚手香帛曳筇踰履咸翼如稽首祠下且喜且悲曰吾儕久銜公德每食必祝藉是庶其報之矧公神在天安知不陟降利惠我如曩昔時耶迺鄒君復以麗牲之石不可虛徵言于史氏楫以長思詔遠竊惟樂布往而社作狄公去而祠興陽山以韓姓字子魏人爲稚圭肖像豈非德浹愛蓄淪于肌骨固結于心故久而愈思之也哉蓋人之情懷之則思觸之則思今有而前所無則思今有而後莫繼則思湯人思公

必欲俎豆尸祝以爲公報豈其感慨興起于中有一容已者乎抑亦君子之澤雖歷世閱代而卒莫之諼耶公治狀不可縷悉姑載舉其鉅者湯新建邑也法解畫一而胥猾動輒緣之爲奸公至則平法準密關防申條例賦清而役均著爲令甲迄今賴焉湯俗悍而黠辭造糾劾冤抑滋豐公嫻習法比優于聽斷如葉郎之誣一訊辨其辜濟壯兄弟之訟論之而感泣以化其明允率類此會歲饑群殍壘壘殆不容朝公發廩以賑弗給復多方厝注貸之撫流移收遺棄計所長活凡數萬口曠寇嘯呼流掠湯當其衝公料兵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五

制守持滿以待寇知有備由間而奔四封安若堵矣其禦災捍患有如此昔太史公錄循吏五人人錄一事事不過復郢市高門柵拔園葵去織婦耳以今觀于公優優近民之政卓卓異能之績視古所稱循吏何如耶顧位不稱其德而所施設樹立僅止一邑君子惜焉雖然儲床委祉嗣引慶餘而有中丞公爲之孫中丞繩祖武振家聲蔚負當世之望久矣茲承天子之命使鉞鎮海藩撫忠宣猷以奠安疆徼拊輯編氓震蕩綏和之烈允矣顯赫輝耀百世則公亦何必身自爲之耶噫嘻澤覃再集化洽一方召南之棠

益培以茂峴山之碑益鐫以深而湯人之思抑益永
世弗替矣乎楫不佞景贊公德敬鑲堅石因以祀享
之歌綴焉 歌曰

彼洵美兮劉公民痾隱兮切躬難稔奏兮嘉禾殖關
萊蕪兮卽于豐釋爾于予兮拯爾溝瘠以飲以食兮
乃家乃室怙我民兮罔極欲報公兮何從追儀形兮
如在伏臘而祀兮控此群棕垣斯兮門斯重而堂兮
廓翼翼食桂酒兮椒漿爰鳴金兮曼石天之所予兮
必于明德觀公之後兮邦家之光哉勛勳兮奠海宇
綏靜治兮安夷瘡仁再世兮澤何長民思公兮益惻
惻載瞻廟貌兮漣而跂公儼若兮防蠶湯之水兮天
河瀦山弗鬱兮盤紆敷昔衍游兮憇以繾綣靈輶翩
翩兮甘棠之墟有風兮淒其卽而罔見兮忉惻歲事
兮通常于千秋兮無數

六栢堂記

晴川時子儼三衢高士也挾二硯而謁予擲菊之莖
浮觴而樂之旣而請曰蕙門之區堂可容滕陽明先
生嘗題其楹曰六栢堂獨無記之者而不以俟諸公
乎乃問之曰夫栢奚從而至哉時子曰走少年夢與
六丈人款款相周旋而茫乎其理也後十年卜居于

城南之西谷塢乃構斯堂又夢六丈人揚裾而來迎
之曰昔夢之而今果得與游矣旣覺則復夢乎哉榻
榻然而不可追也明日偶山人貽以栢一筐握而數
之凡六也默自悟曰夢固在斯與遂麗堂階而駢植
之封以沃土灌以清泉而日見其葱蒨修翹雲舒而
蚪結也堂臨鸞鶴湖湖之前有中洲於石齒齒然幾
溪港波粼粼然又有古時子罔若孰設以畀區區者
又有鳳凰山儼如大賓之時也去堂袤丈藤蔓蒙密
蔭若屋其蘿扉深處乎北有墩稍起先是大水衣盤
漂僅存一莖以夜卧擁日出曝之墩曰晒裝墩墩南
有臺爽而坦揮毫染翰則憑其高凌其虛而瀟灑飛
動若或助也曰書畫臺迤邐一徑梅橘糾錯與栢相
映藹六折乃穿堂之西日晚修軒軒前又一徑斜入
曰饒柯其間株幹輪囷撫景呈懷吐音流響則刮而
刻之爛然盈也引垣而東老栢婆娑如幡如蓋下一
石蹲而踞又如座然每抱琴孤往倚石而鼓之栢戛
長風枝葉俱動鏗鏘應焉野人之居如斯而已願聞
教予蹶然而興曰異哉將得栢而先夢人與栢而
人也則蒼顏長身翳林聳壑人不同也而其人乎然
烈風不摧繁霜不凋傑然而有君子之操人恒比德

焉則曰人亦宜不然何以自昔有蒼官之號也時子
棲于草莽之中而蔚出塵之標偃仰巖穴弗張諸俗
之態于栢誠同臭味哉夫物我離者其我無所取於
物乎而有所取斯不離矣是故羅七松者貞隱逸之
風植五柳者托閒靜之志有所取于松與柳而然也
斯堂斯栢母亦有所取焉熙熙乎始以神遇終以迹
合也而夢耶真耶

壺中九華記

同年晉齋公出一石示予曰是爲米芾家藏硯也蘇
長公名爲壺中九華者弘治間杜堇嘗圖而志之往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予癸丑春偶獲是圖諦玩其形似廉稍銳聳手之不
釋謂元章嗜奇信然哉近有遺予以石者方不盈尺
意甚珍重視之則見其質貞而膚理蒼黝峰巒崛起
四面削成異之而未辨也及閱其趾則有壺中九華
字刻乃憶異時所得圖識殆有肖於斯乎亟檢以驗
則宛然不爽絲忽而其潤麗疎秀雖圖亦莫能盡其
妙焉噫一拳石耳顧遇于予似有不偶然者予盍爲
予記之竊計長公之題是石也迄于今五百有餘年
矣其間轉移隱見不知其幾傳至杭之劉氏而杜堇
始爲圖以識亦復五十有餘年矣何爲閱歷古今竟

完璧而歸之公家也耶獲圖于癸丑之春遇石於丙
辰之夏蓋三餘年則知圖石之相去也亦既久矣故
遇石而圖散之它雖精鑒者疑似于無徵難遽定其
爲真蹟也何爲後先不爽而卒聚於公家也耶將精
意有所召耶抑珍物有所屬耶抑或約之使合而有
數存乎其間耶嘗謂天下之物以古昔賢哲之所鑒
賞遂託之以取名增重如鸞晴鳳尾之銘眉子卿侯
之稱恒章章然珍襲于世而不可泯滅故龍泉太阿
錯之淬之時乎而分璠瑜圭璋溫之潤之時乎而毀
惟夫賢哲之遺雖以礦石陶瓦之賤遞相流傳不至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十一

磨刻所謂名公妙墨所在或有神物呵護殆又然矣
公家所藏法書名畫瑰玩之品甚富獨此寶愛尤爲
深至且欲託之號以見志豈其以一石之奇而嗜之
若此哉蓋公博達君子也其軼才曠度雅類長公而
清標逸致每超脫于金紫綺縠之外故瞻茲九華奇
崛峭直之狀浮動于左圖右書間者因可想見長公
之在當時也吾景行賢哲之意尤惓惓云輒書以爲
記

序

蘭谿縣續志序

邑故有志撰于楓山聽菴二先生止正德庚午距今
丙子垂七十餘年文獻故實未及綴葺葺司牧者謂
非史議所急而曠闕相循以幾于墜墜慶壬申姑蘇
金侯至祗敷政教績用休洽暇及于志曰方輿之紀
先王重之可但已乎乃即予謀而屬焉予謝不敏而
徵益至非以予邑產也耳目所睹記者或能言其梗
概乎夫邑本越西鄙山川閼博風氣龐涵昔稱鄒魯
之遺而其弊也化塞于上俗陵夷于下欲趨而前愈
以不逮將時變之趨莫之挽乎抑亦損益世道而存
乎勸戒者未之加省乎是故攷鏡厥隆蒐遺舊聞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上二

幽績于淪逸之餘探端委于寥絕之後俾泣斯土者
因籍推移振敝習而更張之以嫻于治理則志之續
也庸爲經世立政之具匪以空文爲也嗟乎茲侯之
亟于用情勤于授簡而今斯之舉何幸而逢其適論
其世是不有其教哉予于是弗復以僭妄自諉輒與
庠彥其龜勉從事嬾舊乘采討近聞攢撫傳記之說
網羅金石之文旁取堪巖耆碩之談以括囊七十餘
年之故實而刪訂編摩之亦既極鴻纖而鮮註謬矣
而發凡舉例則一仍諸舊乘謂其嚴而辨約而有章
燦然備設不得更有別臆以希踪作者嗟乎寒暑迭

運而歲功成者天道之恒也文質更尚而治化隆者
王道之貞也古今迹焉耳矣變易時焉耳矣故不襲
不足以考俗變不通不足以適治緣迹章軌而化裁
宜民顧不存乎人哉是故述封域而經畫之規久或
紊也述戶賦而儲峙之畜久或耗也述士風而樸茂
之習久或衰也述禮教而道術之沿久或舛也秩官
志矣而位著之常有弗靡乎兵防志矣而保乂之圖
有弗弛乎黎獻志矣而胸臆之徇有弗濫乎藝文志
矣而鉛華之尚在弗繁乎觀化閱運而酌時審勢以
默運而神移焉殆非陳迹所能什一也傳曰齊一變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上三

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齊之變也去其常魯之變也
新其故辟則浣濯煩之擷之去其垢以不失其故而
已矣嗟乎畫一以緝紊汰浮以裕耗敦恂以翼衰宗
實以糾舛貞度以飭麗峻防以振弛公遜以釐濫切
理以及煩極漸洒飭厲之力而震揭其弊綸積靡之
風反之古而至于道俾陶匏之遺制再睹于犧尊之
市謂非今日所宜事事者乎侯以廉靖惻惻久于吾
邑于凡蠹蠹之積悉已弦改而髮櫛之幾盡而其振
德興行植本培化使民回心而同道又非俗吏所可
戢度而遽敷也其諸原原德義三代之遺乎嗟乎其

或繼侯者思所以休于侯之政而從從焉知所興起也夫異日傳次吏治者必且首侯而進之循良列也夫今以法得書謹識其畧以俟

壬戌科會試武舉錄序

聖天子道隆化洽文昭武成而猶掄選屏翰封疆之臣以其替熙平悠久之治迺嘉靖壬戌秋復會試天下武士臣奉命典試事既入院胥飭而戒曰敷求將帥重寄也昔之臨軒而授推轂而遣凡以致其敬慎耳敢不矢虔以仰承德意乃按依令甲進諸士騎若步之射而武者試之以文援其簡若干遵制錄獻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五

十四

伏念臣家世荷國恩涓埃未報臣復猥以庸劣蒙皇上擢第官之侍從鴻造罔極夙夕激中迄無可以效其尺寸者嘗兩叨任使分校禮闈今又承乏茲役則臣所僣僣焉冀以報稱者庶其藉是而以圖之乎臣惟君之道莫大乎以民之心為心臣之道莫大乎以君之心為心故君有休戚之懷于天下惟臣體之天下有亨屯拯溺久安長治之願于君惟臣承之此君臣之大義勞逸之大分也詩云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夫淮夷一隅有事耳遠以係宣王之憂悴而召虎受命即克成功以寧王心是殆

能以心事其君者哉臣久列交戟之內竊觀我

皇上履高居深而四海蒼生之念至勤勞也比邊圉一以警聞即上厯宸慮謀將領計方畧蒐兵轉饌而思得折衝禦侮之材委以綏懷大計故于伏鉞元戎率簡畀而驅策之其以敵愾著勳者每異數寵進之茲非賢豪感奮奮庸之期乎顧國之需材也甚殷而能因事任以據實用卓有績叙可稽者蓋難以數見焉豈誠才之不足為世用與抑亦膺委擇者尚未有以聖心為心哉臣不能以無惑也夫戰危事也將亦危官也武經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而鼓忘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五

十五

其身言其領鋒冒刃擐甲冑而祗金革固不得以有乎家與身也噫非其心專于報主而義急于捐軀其不至逡巡引避奔北而幸免者鮮矣故古之論將者以五材曰不可犯之勇不可亂之智而必釋之以無二心之忠豈非以忠無二心而後勇與智庶有攸濟乎茲舉也群天下梟俊卓犖之士而合試之超乘之力決拾之巧韜鈴之器彬彬然其具美矣臣竊以為得士若此亦足以奉奔走矣顧不知異時使之登壇專閫也果能以身專許國而為社稷之衛矣乎使之披堅握銳也果能奮距登先而為裨翼之特矣乎或

擇利便規私圖而逋迴趨避其狼顧孺望之譏而不
躬耻之也乎噫得士若此則本實已撥功用易豐
其幹而橐其心雖稱美材將焉用之其所謂騎射之
趨捷不過挽強引重之粗技而所撥之陳說亦徒空
文勦襲耳爾國家何賴焉則臣以爲喜者乃重以爲
懼矣且是科之設代有聞人若趙克國之以全取勝
郭子儀之身繫安危韓世忠之所向無敵輝輝載征
之績昭焯今古皆諸士平居尚論而取法焉者然迹
其勲猷所自起豈徒以角射課策稱雄于當世已乎
要亦所懷持者有忠忱不二之心所秉植者有激烈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一

不顧身之節故其所建樹者有益世無前之烈豈偶
然故哉漢儒之言曰明王得賢得其心非得其軀也
臣僅得諸士之軀以奉奔走而未能得諸士之心以
據寔用爲國銷萌批難殿方域而捍阡庶不亦負
聖主勤求至意耶臣之懼且益深矣臣幼奉教忠之
訓鉛刀欲割而以文墨起家復興在筆札竊冀諸士
中有能勵干城之武以紓

皇上肝食之憂效其心以事君如召虎其人者俾臣
因以報屢世高厚之恩于萬一又臣大幸也不佞敢
以是終告而深致其易云

賀總督梅林胡公晉秩宮保序

夫島夷首難垂十年所其濱海黠渠內反爲之應者
雖相繼授首而禍孽元兇若王直者尚未懸而誡之
患未已也直歛人落魄狡獪以知雄鄉里往瞰海禁
弛輒糾不逞葉宗滿謝和等治巨艦賣夷以弋厚息
通王誅三恣睢于風濤林莽間者殆數年矣已乃蓄
異志嘯聚亡命徐海陳東等稱兵爲亂蟻附蜂屯據
島之松漣浦以居負固僭名號威倍諸夷諸夷胥委
心歸計時時願指以分道攻剽而各以其部署爲鄉
導所至輒挾勝算縱其虔劉無敢禦者比胡公以侍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七

御按浙曰是類顧知用兵非直爲之坐籌則然乎夫
夷爲潰疽直則內蝕潰疽易治內蝕難攻不以智計
圖之不可也先是聞直叛禁其毋妻於犴狴至是釋
之且優之庫餼因疏請遣使移諭日本禁戢部夷寔
以規直也于時生員蔣淵陳可願充使以行未幾還
者執倭僉董二訊直所爲謀狀益悉公具爲上言曰
滔天之寇無以創懼且接踵而環視矣上嘉公明于
料敵 褒以璽書海外事委公一切得便宜會南臺
亦交章請懸封拜賞格以優擒直者既二使越島因

介者得見直于竊據之別館開陳利害緩頰引喻因
唱以高爵告之母妻無恙直頗歡悅乃遣葉宗滿數
輩先詣轅門以嘗我尋酌酒揚旌率銳卒千餘執無
印表文詐以澧州王貢徑泊岑港日厲兵以要市并
索母妻官封云其時海方擁薩洲夷數萬入寇松嘉
等郡故置之來也調謀設不我與卽移兵策應亦計
耳尋聞海賊滅竊惕息不自保然猶低回未堅決公
乃督諸將控扼水陸要害兵陳四周持滿以待覓死
間諭直又使其子澄寓書招致之復開關示欲進兵
狀直窮蹙遂係頸伏辜餘黨悉殄時嘉靖丁巳冬十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一月也夫直據險虎穴弄兵鯨波公直以一介使致
之若孤豚然此非與神爲謀破必機牙者不能也然
公經畧深勞良工獨苦疇盡知之哉功上久未報越
庚申春大司馬虞坡楊公視部事公深識兵機以爲
不酬盡敵之勞何勸能軍之善首奏公功言公籌畫
精計處當所宜重賞以答忠勲

上優詔勞公曰督臣勞績殊常廼冊功踰時非以示
勸也其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千戶總督如舊命
下浙士人謂公夷大慙刻禍本民其來蘇今得藉
天子寵靈庶以報公功德矣且

天子計重海藩仍留公鎮生靈休戚之命其永嘉賴
矣乎齊欣欣慶郡守李君雅受知屬楫言以重盛典
楫因言曰邊疆之臣功難建建難論論難賞故擢甲
戴整冒矢石以先士卒而苦臆悴形戚戚焉至鬚髮
爲白者恒顧慮於身後而遲疑于樹立乃足未躡行
伍目未覩旌幟而千金市級一笑登壇者直易易耳
公後先斬首虜以萬餘計今功再踰歲始論可不謂
難乎使非聖主知人之明任將之專而二三股肱大
臣以休休翊贊皇度公安得以悉心壯猷而據忠自
奮也哉昔淮夷倡亂召虎陳師于疆于理匪躬之故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忠也南國旣靖王心載寧釐圭錫土一朝石之明也
忠則體國不貳而業顯明則賞信不疑而人懷中興
之治宜矣今

天子光昭六幽明邁周宣而公勤誠一致忠有加於
穆公宣贊弘謨廓清海宇以樹

國家億萬年疆徼之防於戲休哉楫浙人也蒙明福
爲最久敬紆肝膽輪菌以江漢之誦誦公兄豪傑仰
公者當知予言爲匪佞

賀罷侯李陶山薦薦序

予幸以待從獲出入禁闥竊睹我

聖天子履高居深而四海蒼生之念至纖恨也比東
南坐島夷之困民用殫厥尤上廛

宵旰計安元元累申敕有司以休養凋瘵復明

諭將指臺臣按部中之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甚者
繩以法舉能奉職循理若所謂廉靜之吏以聞而待
之以殊防也廼巡按御史海陵凌公列疏薦龍侯池
陽李公略曰臣按兩浙察吏治誠無若金華守最者
其惠化博洽上下恬愉臣賢之不爲異其飭躬狷介
矜然污濁之不可鱗屏去煩苛與民相安于無事殆
所謂廉靜之吏哉臣則未之數見也有臣若此庶以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奉明詔稱德意耳宜亟超擢以旌異能且以風勵
庶職也詔下公之屬吏蘭谿令蔣君輩相率徵言于
唐子爲公賀予辭曰公爲郡民誦詠休澤溢流翔行
亦何待于末議之誦說也且公尚簡默其弗贊以言
三辭不獲則爲識公之大者以復諸君夫今之所難
者豈其官之難地之難哉謂其時難耳夫今之時若
病者之動榮及衛不得更以重劑投之惟宣洩調和
徐以還其真元之氣而後沉痾可漸瘳又若敝衮脫
屨之馬鞭策無所于施惟時其芻秣裕其力而後更
轡以調之可也在昔金華之民力本業給于衣食州

郡長吏駕不郊稅而境內治非才德殊時異也廼者
徵餽轉輸歲以數十萬少熟則盡歸公帑即聞比閭
作啼號聲一不熟則貧者轉溝壑富且幸存者亦已
羸產而通流甚哉生民之憔悴未有若此者也猶乎
動榮及衛之疾敝衮脫屨之馬雖療以倉公御以造
父未可必其計功而挈效則守令之難亦未有若此
者也嘉靖丁巳公以南曹出守至則殫圖宣猷劬劬
民事信條約取領要飭治之一切以體恕寬平爲本
不密禁張威以震光耀而掠聲譽知民之剪爪及膚
而苦其生也則首躬儉約以率僚吏塵視金玉視吾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

民之財乃不啻其膚髓然雖一服食之費不以苟一
力役不以輕不以束脩交際境內出疆則垂橐而往
馬計省舊費且四之五頒白者謂目睹十易守矣號
稱良者必公之廉也頻年征科上惟期會是促稍緩
則罪戾至矣每司牒督責公輒感焉改容真有殷課
以待免署拙而請囚之心故賦恒緩與之期而不怒
其愆時而又公會計平法準惟正是供俾暴者不得
溢其額殘者不得奸其利民雖瘠而不甚厭苦者賴
公紓恤之力也郡故囂于訟一呼而百十爲群公優
于聽斷曲直詣堦下一決而退顧弗屑屑鈎探隱伏

章示神明務含茹而化導之使其心諭意寤訢然自
勸而後已卽今犴狴鮮繫囚桀黠者若遠而去非公
政狎於民之驗哉胥徒窺便售奸雖知辨者眩之公
素嫻法比低昂操縱皆親所注裁無得以高下其手
者而尤嚴於緝縛宿猾日汗慄脅息而聽命卽丞尉
令長簿領而下亦各以廉隅相砥礪條守其程輻輳
並進以効夫治理噫嘻公以今之時卒之能脫民毒
痛與之祗席不聲色而善績之昭揭者至不可盡書
設以公當前守之易其功顧不數倍之矣乎嘗觀漢
之興也承周秦之敝高惠之間民力盡于役財盡于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五

五

征殆云極矣惟時平陽侯順時之急與民休息故其
治底寧一屹爲漢賢相今

天子重臺臣言行且畀公以大政以宰割乎天下則
公規畫恢張之所至將等平陽而上之不佞竊拭目
以觀其盛

賀邑侯蔣雲巖旌異序

我國家置監司銜憲將指分察諸路百執事按其
賢且能者以聞于

上而于邑令尤慎甄別不輕與也得非以今日有司
之良卽異日朝廷耳目之寄乎故邑令得監司之薦

者才十之一二耳噫嘻難矣哉浙凡爲邑七十有奇
類昇以科甲之彥治行相效視無大優劣其以遠越
而膺監司薦者又才十之一二耳噫嘻難矣哉雲崖
蔣侯來令吾邑未踰時而侍御海陵凌公薦之甫蒞
而侍御關西李公復薦之一歲再旌飛章屬而至焉
是誠邑令之異數也哉于是邑傳鳳洲何君而下率
群弟子徵文于史氏楫以爲賀其言曰興學宣教厥
非政之大者乎文廟蓋頌乎敝矣雖數更令而莫或
究心者侯至卽選材鳩工仍其舊而增飭之若殿若
廡若戟門斷刻丹雘翼然以新四賢祠有室歲久就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五

五

圯而且儉陋侯經畫工緒需以罰鍰工用訖于成輪
焉與焉侯政先風化而教務作率可不謂賢耶楫曰
趣辦于書牒之間而精覈于塩米之末世之爲吏者
比比然耳未遑他務而首崇聖哲如侯者寔所希觀
也昔黃霸張敞同以治罷著聲而先德敦敦禮讓則
爲霸所獨優然則侯豈今時吏哉其誠賢矣乎群弟
子復進而言曰邑伏垢滋久至者率舒緩不爲剔刷
侯則飭厲條章戢縛奸宄肅乎振矣已乃布惠宣和
肆膏災之赦寬蠢愚之罰務爲含茹壓以至誠俾小
大賢愚罔不濡惠飲休而傾心焉所謂不忍欺不敢

欺者又在于揭日月之外矣邑曠甚千里嗷嗷侯降服徒跣爲萬民請命于天復騰檄乞蠲稅爲萬民請命于監司今境內足稻黍食若覆孟殆侯貽之安且食耶邑當孔道官人上下舳舻相銜供億往來日不暇給侯于諸所應費立簿要勾稽之且鏤刻其多寡以爲信使暴者不得溢數而濫索所費視昔約減三之二邑市猾肆爲奸利歲侵匿額徵稅糧逋負多至數千侯則呼各大戶徵收責以如期必輸輸必完自是無逋稅無重徵數十年之積蠹不聲色而一旦滌之比歲徵輸不前則用法苛急民不堪命侯省諭富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五

五

室預爲貧者輸解徐徵以償其時率而行之嘖有頌言卒之紓私困之困足公家之用民則稱便其達變有如此者侯視篆來四民康樂八蜡維期鬼神歆享政用孚于上下不可謂能耶梅曰昔太史公論次循吏人錄一事或數事不過復郢市高門梱拔園葵去織婦耳以今觀侯之政至纍纍不勝叙說其誠能矣乎然則司之所褒異者皆爾群弟子之所具述矣予言又何以加焉雖然予則能明侯之心也介約不溜侯之心潔然而任質以行素弗沽名也哇畛罔設侯之心慤然而誠中以形外弗致飾也殷育恐傷侯

之心仁然而博大以行公弗市恩也勅必精侯之心勤然而摯綱以振目弗多事也是故致其潔而威則著致其慤而信則章致其仁而澤則博致其勤而務則集以侯之心行侯之政蓋可以通于神明質于著龜而其獲上治民也如枹落而響答木戛而聲應殆其所必至乎乃羣弟子胥欣然告以爲古者史臣使于外則采風以獻

天子吾儕所叙說史臣之所采也且執彤管以寄勸石又史氏職也子則知侯之深者以獻以勸顧不在子乎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五

五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明 漱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序

贈睦侯楊後峯薦序

睦守後峯楊侯以戊戌進士歷南京禮刑曹屬擢知睦於茲凡五年政聲四塞用績于成王中丞思質首旌侯以上聞予未及侯侯顏色顧察與睦接比而聞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諸輿人之訟者則頗悉是予知侯蓋在王中丞先也屬壽昌令周君文明荷侯長育請予言以爲賀是故欣欣而願道焉夫睦環山爲郡其民自食其土不爲游賈于四方浙東西數郡浮萎柔華而睦皆反之是以其俗雅朴而尚親畏吏而怯于犯法地之靜以簡者宜無過于睦顧蒞茲土者恒狹小睦治則密禁張威而變之膠膠震光耀以賈能而掠譽民始嚮卷惰囊而苦其生矣侯治行著東浙未易縷序大都以體恕廉靖爲本一切苛繁屏去之信條約取要領與民休息未嘗出其辨智剗割捃摭踴厲以自表暴而期

旦夕效然持法無所縱舍骯髒緝縛亦自不敢爲奸利甫期而令修政通民用以輯迄今則惠化流而府中晏然矣嘻予于侯而重有感焉予叨職史館置賭國初令申有言郡縣長吏咸得辟除俊秀子弟嫻習法比或遷去卽弟子得以注授

敬皇以前猶師承此意是以四方之臣咸以職事待次于士計非可以信宿去也則奉職共常矢爲公家忠計不敢持兩端而遷視聽故政緒而成績可課嗣是寢失初意吏裁二三歲率得遷秩至有席未及煖而除檄且至者故吏亦冀倖超捷輒取辨于風跡而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綴飾彌文以企速化間有爲民圖稱者廼其所厝注則又格于旦暮數易不及究竟其畫而卒之民亦無以蒙其澤也今使造父御馬非和其唇吻調習其恒度而久其銜轡鞭策之制欲馬之馴也難矣環千里之境一人領其上百姓終日且不知吾心而吾能知百姓之心乎非須之以久而緩之以歲月俾其漸漬涵濡而羣民之馴也亦難矣籍侯于睦卽以二三歲遷去不知其所厝注者果能究竟若是而欲徵平成寧一之效于今也胡可得乎然蒙士顯于躡進英詰沉于素資職勞不來東人所以興慙而侯且二者賦

功爲天下最顧不以淹恤郡服而有幾微介然者此其爲器豈俗吏可俄度而遽數耶雖由此至公卿門足弗爲侯異又何榮於今日之薦也哉予獨以爲矯伉沽激者可以市上而民或不之予安靜惛惛者可以孚民而上或勿之異然則必得乎上而後可以得民形勢之格禦而意氣之背馳較吏治者恒難焉以今觀侯其歌咏舞蹈譽于下也固如此褒增嘉獎譽于上也又如彼聲實茂揚上下交暢惟是足以爲侯賀矣昔漢制久任吏事迨其積考而大計之課其勞勩而寵異之故有刺史入爲三公而爵至通侯者今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三

聖主寤寐側席以勞天下之士譬若齒革羽毛金玉珠貝無不登于府者梗枿杞梓無不登于室者獨後侯也與哉行且程侯之功實而顯陟之以爲天下能久于吏者勸睦民豈得復私侯之大惠也乎

贈邑侯周喬石膺獎序

自秦郡縣天下而有郡縣吏秦吏大抵皆酷也漢循吏爲盛太史公論次循吏上下二百載僅載孫叔敖五人錄一事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乎予慨今之吏治則大異其致矣條教煩苛米鹽纖織斤斤引繩墨毛比而櫛密甚者痛法深文烈焚揚

沸不可狎邇是猶撫兒而日扶之也于生民何賴焉蓋吏治至是弊極矣若我喬石周侯古之所稱循吏非耶侯以茂齡來令吾邑恂恂溫溫不亢不厲其始視篆諸胥徒伺隙以售奸而侯嫻習文法一如素宦獄訟盈庭次第辯決莫不稽顙誓服然不鈎摘隱伏以章神明得其情則從輕寬薄示創懲而止邑有殺人者計以變告通誅迺詆引數人自爲之左驗獄久不窮竟侯佯執其婦訊之婦具以其情告其夫遂伏辜而連逮者立平反人以爲神異時亢旱爲虐禾未及稼侯徒跣走烈日中以虔禱祀尋雨若澍農始服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四

田歲庶幾其有秋而又抑市價訓平糶米粟不甚騰翔嗷嗷者少舒焉屬倭奴充斥吳會聞其居人選悞不習兵率喪威稔寇故當路檄潼處二兵以爲策應謂其獷悍可驅之卽危也然微調無虛時往返所經慮其或生他變則閉關弗納侯曰若以衛吾赤子而來而顧絕之其不生憤恚矣乎輒優治犒具以待勞于是過者胥悅而民亦自不擾也歛流寇窮蹙迫境遠邇震愕不知計所措侯料兵制守達晝夜持滿以待之寇知有備由閭而犇比歲軍需繁浩殫竭公私猶不足以奉戰士以是不經之征析及絀綱而微料

督責之牒相望于道則民剪爪及膚而苦其生矣侯曰吾力不能釐濫額以蘇民瘵顧忍趨期會以重困之乎故每徵疎其敲朴而緩與之期雖輸稍愆期卒亦無負者非所謂寓撫字于催科者乎邑例編力役徃徃寄耳目筭籌于胥猾長令不能察則任其上下耳矣故富勢輸賦而規避貧弱抑勒而咨嗟侯曰政蠹哉民病哉其亟剗刷之迺精檢戶籍以差量征徭卽石斗以上科品皆親所注定焉令下闔境誦義不置卽富庶亦歸侯之公而無容其訛訛矣吾郡文獻甲東南邑代有名儒范賢良金文安二先生寔倡理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五

學迨明則章文懿公師承其統緒而先文襄公則得所受于文懿具有淵源侯曰風學崇典茲非政之大經哉而可弗先耶先是城南有文安書院久且圯弟子員牘以請于督學狀云四先生統一學者後先相望宜合祀以敦勸得如議侯亟選材鳩工飭新廟貌列四先生像于中而歲祀之尊禮而樹之聲侯之教不乎弘矣凡侯治行未易縷舉茲特著其槩以上附于錄不數事之義云侯爲邑未及期德惠流邑士民孚悅監司之飛章而薦馳檄而獎者屬而至也王中丞思質趙侍御劔門陳侍御鳳巖交檄侯之賢以寵

侯于群有司于是邑傳陳君靈崖及庠諸生樂侯之受知于上也屬楫紀美以傳楫曰是何足以榮侯而予言又何以加于監司之檄哉顧于激勸之機則大有關云耳夫銜憲將指其勢得以獎譴之典勸董攸司夫其所嘉嘆褒異者必其人之賢者也而後其獎信而人以勸否則不以賢獎不以賢見獎曷以察治狀而肅官常也哉是舉也予謂聲實之流侯固有之不深爲侯榮獨以賢如侯者以信其獎而昭勸爲監司賀雖然侯之爲人惻惻不皦皦以近名迎刺人意而掠聲譽侯之政繁已恕人不取辦于武健以震光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六

耀而賈能本之忠信行以平易奉職循理非有凜凜可駭之績以市乎其上市而監司之所提衡引重于侯者有如此核公論宜王法舉不失德足稱明監司矣哉昔胥臣舉卻缺晉襄錫之先茅所以懋賞願賢也侯之賢遠邁卻缺而監司之明則直追胥臣矣故並美之

贈邑侯金賓陽膺封勅序

賓陽金侯以三載考最奉

制贈其父中里翁如其官母施氏爲孺人邑之人欣欣相告語于野于衢而諸縉紳亦津津色喜謂侯久

于邑勞瘁獨至。今得荷寵恩以慰勞之。吾儕誠無已于翔躍詡揚之情也。光祿廊源徐君已下率徵言于予以爲賀。迺侯若有不豫然者。曰仕時爲貧祿貴逮養昔有以三釜爲樂。千鍾爲悲者。予也。聞食徒張曰。日不照其能。已于扣心而咨咨哉。楫曰。天無完子物。無兼獲縱其德。或靳其年。豐其名。或嗇其享。盈縮消息乎其間。而不可取必也。如是故孝子之於親也。順其不可必之數。而求其所可盡之心而已耳。侯今服官勵職。克自表暨。而二親之聲稱因以宣灼于當世。蓋有不以年爲壽。不以祿爲養者。豈其龐眉倪齒乘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七

軒取筵而後謂之孝乎。嘗觀太史公論次循吏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故所載輒皆記其實。不耀其文飾。乎內不炫乎外。雖未嘗見奇標異而有赫赫可喜之功。而澤究俗。與民蒙其理。漢吏得人之盛。迄于今。稱之不衰。侯初受命。聞有言邑難治者。曰之人于侯之始至。則亦疑侯爲難事也。聞有懷矯拂以嘗。而疑貳以覩者。已而君子信之。小人安之。臺臣交賢而薦之。然賢侯者曰。介乎其廉而節也。哲乎其明而不闇也。曰郁乎其惠而和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夫是亦足以言知侯矣。顧根極其感物動衆之

本則固未盡于是也。侯性資端亮而絕無緣飾。婢阿之習業履清約而常自處于恬泊。容與之地。故燥潔之必厲矣。而任質行素不亟于近名也。訊刺之必察矣。而歛光以照不矜于盡明也。黻育之必勤矣。而博大爲公不詭于市恩也。勅蒞之必精矣。而畛畦罔設不勁于絕物也。蓋其誠與才合而動則有孚如枹落而響谷木憂而聲應。名實茂揚而上下交暢有繇然哉。予請揭侯治行之一二以頌之。可乎。邑故多文儒碩哲。而其衰也。漸于奇靡。侯政先風教。課弟子員校其藝。而約諸理所蒐拔。率多茂異。士用休集。邑故給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衣食而今以殫。感至征科不前。則用法苛急。侯緩其督責而尅示之期。令自趨納如水赴壑。不決而疾卒。亦無愆時者。民雖嚮卷。愴囊而不甚厭苦。非侯紆恤之力也。哉。邑囂于訟。一呼而十百爲群。侯優于聽斷。事至彪分。著列迎刃而解。以故論報不宿。狂狴勘繫。固其政狎于民之驗也。邑當孔道。舳舨相銜。供億旁午。侯酌盈裁冗。以身所節。縮而視民之財。一飲食一力役。不以輕所費。視昔約減三之二。四境環山。疊壁之所。狙伏時爲剽竊。侯密覘而嚴緝之。窮黠曲蠅。不得更奔逸。騰踏生聚。安若堵矣。邑宿僧爲奸利。雖智

辯者眩之侯操縱皆所親注無得以高下其手胥脅
息以聽命焉卽今治具畢張景附風行而不成寧一
之政殆庶幾乎漢世循吏之遺也哉夫嘉生自于所
裁胤緒肇于所開故積善之慶逢吉之徵皆以推本
天人反而驗諸其子孫者也聞中里翁早失怙弟妹
藐而孩翁及孺人鞠哀茹辛撫二孤以成立其篤于
行誼類如此顧黯然潛修而弗克永年當位今以侯
之貴而尊榮其身寔天之所祚人之所詒參承而厚
發者也豈偶也哉夫有子如侯者以光金氏之闕翁
及孺人不亦猶生乎抑聞柳父之教以其子章范母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之賢以其子顯世固多及親存權承之以豐爵美器
者矣至能貽親令名而使生有聞死有述者何寥寥
哉蓋僅以子貴也而不以子聞子曾是而足以爲親
輕重乎侯且膺耳目之寄爲社稷之隸矣績記旂常
而名格霄漢所以不朽其親者不將日以光大也哉
侯乃解頤而慰曰子是之言也予當奉教忠之訓以
益懋移孝之猷矣

送邑侯金賓陽入覲序

天子英挺膺作以六計清吏治樞筦之地精白承休
嚴于私罅邪竇之交庶府執事罔不洗心遷慮而

鮮黷冒洙濡之習蓋庶幾乎輻輳並進以登于治理
矣顧俗之不興百姓之未蒙其澤茲其故有不可言
者哉賓陽金侯一考賦功復再歷歲今赴尚書期會
修述職事邑之人士悄然失其父母違其師帥而楫
也久庇于賢者以苟安里亦介介然于侯之行而導
若尉則以士人依懷瞻戀之情屬予文之以爲贈夫
廉吏自古爲難周官六計以敝群吏之治而廉其本
實也第今之廉則異于古之廉古之廉也介繁不緇
之節根于其性樂易可親之度發于其政故以之律
已則嚴以之治人則周曰循曰良由此其選也今之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廉也蓋異于是矜名行者緣飾以要譽不勝其沽激
之彌文務操切者徑情以裁物直任其伉倨之一切
千金可割矣而或色動于刀錐之末其爲廉也矯而
已一介勿取矣而乃毛舉于苛細之故其爲廉也刻
而已曾謂矯與刻之政而足以綏衆化俗也哉以是
稱廉較諸徇利招貨者雖爲有間而求其絜已愛人
如古之廉也不亦大相徑庭矣乎論官材者不此之
辨抑何以察治狀而端士習也哉侯爲治以清恭自
標著以身所約縮而視民之財不啻其脂膏然一服
食不以苟一力役不以輕苛羨苞苴無隙投餌而入

公府勿以束修交境內出疆則垂橐而往焉居蘭殆五年其瞬然無利于官如一日也頌白者謂幾睹易令矣其稱良者必侯之廉也然侯固未嘗以砥礪爲之冲乎其中泊乎不見其可欲軒軒乎若無求于世者而不屑不潔調非其性則然乎然侯有廉靖狷特之操而能襲人以寬平厚愛之道有確固秉貞之槩而勿事乎峭厲勁峻之爲哲乎懸神解之明矣而委照詳酌以調劑于上下之交致而勿變之膠膠也斤乎利盤錯之斷矣而虛聽審克務使其心意之自寤而弗震之虞廩也若風行電爍而雲雨之緼網滂翕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十二

沛如焉若關鍵之固且嚴而邪廓之并包克如其有容焉昔之傳循吏者至公孫儀則獨叙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予意其廉固不盡于是也而所云約已循理是則所以爲公儀休耳邳都之徒亦稱其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行未必盡墨節于利固人也顧其幹局法理之長卒之不能拚其摺撫刻轢之疵耳予所頌述雖未足以盡侯之廉而迹其不近名不立異始有得于公儀休而爲古之廉也夫以敦本實豫功用與美善之政率根于性天之眞予不具論而其大者爲民開籌畫制便宜而分野度田以正經界興

千百年之利息稽程定期以紓征科釐千百年之勞贅類皆踴絕可記昭揭不磨將追三代之良陋公儀休而不居豈世之矯與刻者可俄度而遽數也耶卽今刑罰清賦役平人有坊域事有章程俗興而民蒙其澤曰依被于侯之德而未磨而北旌且抗道矣則填道遮留而咨咨曰侯之行弗可已其來弗可覲也蓋無如侯何而侯亦不能釋于衆也各訓所職業而慰勞之意氣之交乎肝膈之慕切是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綴于其間乎所謂吏有遺愛民有去思不圖今復睹其盛矣抑聞古之陟明也慎其始後之黜幽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十三

也精其未末之難圖也久矣農夫耨不盡稗登于場而後簸除之則美粒莫稗淆而罔辨廉吏美粒也而矯而刻非美稗乎

天子釐工庶績躬明德以照臨之其守恬修嫺之士羔羊素絲之賢在所褒嘉而優與之矣然不有巧微審潤圓轉頡頏以竊世資者乎又不有微文深詆赫焉以耀其光耀而違衆標異者乎是非極參核之明以別其近似之迹幾何而不爲美粒美稗之同登也哉今且程侯功實而明陟之出入禁闥爲

朝廷耳目侍從之臣以塞主違以明國是顧吏習之

關切民生也甚重儆其邪而挽其趨俾清白者比肩而立請于侯之行也與之

送郡大夫周漢浦入覲序

今年甲子當觀期郡大夫漢浦周侯應制而行按故事諸僚佐兩山張侯鷗野胡侯南岡李侯倣古者歌四牡之義以相勸勞也謂予與侯爲同年友而屬之詞予屏迹塊處世故邈絕顧鄉國父母之政得聞于樵斧漁緝間者亦能言之夫古之人有功德被于其土而土之人膺膺然稱之不輟于口油油然思之若弗能忘泫然若欲垂涕泣而于其去也冀其復來于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十三

其來也恐其復去極瞻戀依戴之念莫之能已已者豈是區區書牒筐篋之謹與夫訟獄筦鑰之辨而可以得此于民哉抑必有踔絕可紀之功德昭揭乎人之視聽而深入乎人之肌理所謂捍大患禦大災者是也否則緣俗守常而臻治理者世豈少哉歲辛酉侯貳吾郡攝守事會歲大侵闔境耄倪驚然告困而梟悍輩則狙伏于崔澤肆爲剽竊惟時上下洶懼變且鬱興益岌岌矣侯日夜吐哺而捍救其間裁擘機宜以計縛諸首惡而寘之法餘黨縱釋以底于平夫以數千百之衆不容朝之群殍而弭之以尺晷無遺

策焉視諸緣俗守常者難耶易耶郡之人士不忍忘侯之功德也相與像而祠之伐石而紀其事矣迨侯以滿績赴闕也郡之人士相與縮車遮道攀號而送焉未幾天子念吾郡爲東南敝土當得二千石拊循之以侯故嘗佐郡而有異能于是侯二千石印綬而視郡篆郡之人士躍然忻以愉謂不圖復得借寇而卒以終侯之覆露焉而侯亦拊視舊之人士灑然解顧以爲吾所嘗厝注應給于此者尚未能以究所施乃今操柄所在有專責矣庶幾展其十之一售其百之十焉耳惟昔崔彥昭節度河東境內大治其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十四

去也耆老願留詔可郭延魯爲復州刺史吏民賴之其去也州人乞留不許蓋未嘗不爲河東幸而爲復州惜也顧知吾郡今得比于河東矣豈非至幸至幸與侯戒行有日郡之人士復有不釋然于侯去者然今日之事君事也不得以私留予輒爲郡之人士而致祝曰聖天子四海蒼生之念至纖悉也申誠守臣計安元元至肫復也有詔召問郡事民有嚮卷懷囊苦其生而憂隱莫之上聞者乎有日滋月蓄無啼號聲而長羸長活者乎侯其具以對矣更有驚而峻法貪而暴賦殘民以逞者乎有介乎節部平惠而綱廉

平者乎侯其具以對矣又祝曰衮衣之觀東人之懷仰周公者至矣願侯疾其馳以過慰我人士之思

送郡司馬蔣魯山入覲序

隆慶辛未當觀期維時郡公甫至乃蔣侯以序應制而行北旌且抗道矣周子吳侯首錄士也及侯所甄拔諸弟子員張祖于江潯而屬予以贈言之典余屏居塊處罕濡跡于郡庭而侯枉駿乘亦不數數蓋其濶畧也顧管襲侯風神藻度而紉蘭蓀以爲佩曰倭倭傾向焉夫百姓之不蒙其理俗之不興豈得以盡咎更非其人哉蓋人有所長則有所短廉而能敏而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十五

慎者士人之上姦吏治之良摹也然能以有爲者易失之通而不足于廉廉以有守者易失之執而不足于敏敏以集事者易失之畧而不足于慎而慎以飾躬者復恐傷于遠而歉于能此固天之若有所斬而與角去齒之意也於乎吏鮮兼才政無完美又何怪乎侯以明經舉進士佐吾郡郡故歸于訟而侯挺發奸伏辟於芒刃盤根之所斷割大窾之所批導恢恢乎有餘地焉是以庶獄庶事邑所不能決而仰成焉其有大事大獄監司所不能決而檄委焉論報不宿上下稱平孰與侯之能乎比歲民困誅求日以殫蹙

侯務節約而紓恤之而尤矚然以自著常祿之外一絲粟無所取而苞苴請寄不得投餌而售其奸孰與侯之廉乎案牘輟輟窮日夜不盡省侯提於校覈機發而九轉若登高建瓶沛然達之孰與侯之敏乎聽其言纏纏爾觀其度恂恂爾敬共勅志以砥礪職業孰與侯之慎乎夫能以剴繁理焚于政也裕廉以紮已律人于政也確卽其所厝注兼卓越可見之長故其所表樹有隨試輒效之績俗易興而民蒙其理有繇然哉昔之叙列良吏者曰剖決如流曰決遣如神曰處腹不潤曰受直不怠各舉其所優爲者人錄一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十六

事而已若所謂蕪才完美而盡與之者亦罕矣夫不限于其所長而復不見其所短侯之得于天者不爲獨厚矣乎侯初試令臨川多遺惠民到于今黜然思之詹詹然頌之不衰嘗奉檄視篆吾邑而敷育之德甚厚故民之攸暨常在于侯而侯亦未始不于吾邑而眷眷也茲佐郡已兩逾暮而休澤浸溢香然入于民之肌理而漬于肝膈若嬰兒之戀慈懷不忍其去而望其亟來者於乎昔也臨人思之今也越人望之侯誠可以言得民乎哉

天子崇化勵賢九重治劇之吏行且望侯功實而陟

之華要以欽施一方者而公之天下也則越人思之天下之人望之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願侯無忘也爰序以俟

贈邑侯薛石東觀序

嘉靖甲子冬石東薛侯入覲裝且嚴且行矣里居諸大夫悵侯之別相與語曰侯治行之賢前所希觀繼今而令有賢于侯者乎是未可知也若夫長厚而慈質直而簡砥義履信而不少奪移則自吾屬之耳目所睹記如侯者抑矣且吾屬以公事群前侯所每歲曾不再三而侯枉車騎歲亦不數蓋其淵畧也顧今

小原先生遺稿

卷之六

于侯則瞻戀而不能釋若不出于乎心而莫能已已者是豈昵係之私云乎哉夫亦以人之相與也睚以小惠則恩易窮隆以虐貌則情易竭世固有鑒然而交相權結者卒之索然而無餘味矣以此施諸恒民猶未易以徼倖獲焉矧士大夫耶惟夫惴惴中堅持自信不爲微利詭激之態而襲取于委瑣纖縻之彌文以能意氣之交乎體勢之脫畧有不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葢于其間者故始而悅以解既而肝膈相慕戀久而有深長之思故自使人不能忘也然則吾獨之難于別侯也非以是乎予聞之作而嘆曰人

心一也未有獲于士大夫而弗獲于民者未有獲于民而弗獲所司者侯之獲上治民而以政理標拔自表著厥有本哉竊慨夫隆古道明之世士修于家而理于官粹乎無異說也其所是非好惡一出于公而不以相訾病迨末流趨下仕者趨辦于書牒筐篋之間而學者馳騫于口說浮華之末是非好惡角立而殊方奪真而失當蓋自春秋之鄭大夫已畏鄉校之議而宋季則合廟堂之力與諸生爭勝負矣公是若此又焉憑也侯蒞任已二年所矣政有張弛民有喜怒而毀譽因之迺今諸大夫樂其長厚質直而誦說其砥義履信詹詹然稱之不輟于口油油然若弗忍置是豈小惠虛貌可以招致之也哉侯之賢可知矣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茲其爲薛侯哉然直道之遺公是之在人心者予猶幸其猶存而未泯也昔之循吏不以璽書褒表爲異而以桐鄉去思爲賢不以漢庭三公爲榮而以若耶父老爲重蓋嚴林之佚遺情非有爲而樵斧漁繒之談類不涉諛侯之賢又不於諸大夫之賢益徵信也哉抑哲士之居業好修以策鴻名而聲偉烈也率皆慨其實不耀其文飭乎內不炫乎外故克負大圖艱托不御之權抱至險之節而

小原先生遺稿

卷之六

十八

爲社稷隸也勃之重厚顯之懸迺自昔稱之矣彼其珠傾九轉詭心以姁世而干譽者鮮有能濟者也侯今上計京師會

天子敦實黜浮以興政理之日當必增秩賜金以旌侯賢以風勵庶職諸大夫茲日望之云

送郡侯鄭石岩入覲序

歲甲戌春正寔

天子握符考政之初期會天下征牧以職入覲迺郡侯石岩鄭君應制而行北旌且抗道矣別駕袁君率諸屬之長吏倣古者歌四牡之義以相勸勞也則因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金令照屬根以詞楫踰伏于長林豐草之間所襲乎殘膏餘潤亦既沃矣輒承命而披豁其輪囷焉夫發本越西鄙山川閱礪風氣麗涵自昔樸茂孝義忠亮文儒之士彬彬出焉而爲牧守者類皆賢哲名流煦養師導之政俗並美故稱鄒魯而隱然望東南云其敝也民物繁熾機利滋萌漸于澆靡俗稍衰焉而其鼓刀筆工獄書案牘輟窮日夜而不能盡省更號煩劇難治焉夫化塞于上俗陵夷于下其勢益相因而非朝夕之故挽今而反之古亦存乎其人耳侯至承其敝慨曰民固悍而歸哉政固紊而弛哉郡之蒙

滋垢而病焉者久矣吾其知所以與之乎則屬科條精訊刺分錯抉繁辟于芒刃藻鑑而奸伏微暖悉屏息而不得逞其明作勅之所在及綱紀繹治具畢張而諸渙漫焚綸之習威蕤踈整之狀舉前條而震起之不逾暮而民有坊域政有章程帖焉風行翕焉景附肅焉峻整而登于理矣侯復慨曰脫縻之馬更轡而調叢脊之政一割效矣顧本實則未之運吾其知所以進之乎則考鏡遺風修明禮教樹聲訓俗之典咸以次而疏舉宗忠簡五公大忠也廣爲葺新其宮呂成公大儒也力爲復其侵田章文懿先文襄師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承諸賢統緒而多茂節蓋勞以光于先烈則祀文懿于四賢之祠祀文襄于文憲之祠象賢垂遺于世教弘矣暇則選弟子員而群肄之校其藝刻其音靡而約諸理其所蒐拔類皆雋異多士興焉復召三老而省諭之以親愛和睦之道著爲要約布之里巷恒乎根于心維于情決于膚理而民日向風焉昔漢良吏爲盛以其局幹之長法理之深掠聲譽而實能者迺其所名良也而倡化範俗俾民回心而企善則自文翁劉文饒而下無聞焉文翁守蜀脩泮學校俗比鄒魯文饒引諸生執經對講民以興行其視張敞趙廣

漢之所能可俄度而遽數耶是清筦庫理訟獄以趣
辨于書牒筐篋之間炫名迹梟鉅以震耀于刮揚
摘發之技今之爲吏者所能也問俗察隱祗舊飾新
極倡率洗汰之力以超出于沿襲因循之外迺古之
爲吏者所未能也故馭煩履劇恢有餘地機動矢發
咸中正的盤根之所斷割大卻之所批導若揭日月
以行者人固以是頌侯矣而其以儒術飾吏事行古
道變今俗使陶匏之遺制再覩于犧尊之市是則古
之爲吏者所不能而侯固能之以是頌侯庶乎識其
大也傳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齊之變也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

五

去其常魯之變也新其故譬則浣濯焉煩之擯之去
其垢以不失其故而已矣則侯今日之治母亦新其
故焉耳嘻吾固知婆之日復于古也吾又知異時論
吏治者將傳公于古之循良列也今

天子神聖樞筦大臣圖維化理方嚮用儒術之吏以
隆唐虞三代之治侯以治行騰凌曼絕而其敦本實
先風教又超軼于世之展采而務文具者行將最其
庸而顯陟之以風勵庶職則于四方婆之人士益日
望之云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六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

明 澱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同校

溫麻吳文華子彬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序

送邑侯傅信吾入 覲序

信吾傳侯爲政於蘭凡再替矣今赴尚書期會修述
職事故事縣長吏以最聞者例爲諫官侯政成而聲
藉甚復欲私爲吾蘭有可得耶于時蘭人士惘然失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

乙

卷之七

其父母學官弟子員失其師帥而緝者踰伏於長林
豐草之間所襲乎侯之殘膏餘潤亦沃矣能無介介
於衷乎則因群弟子之請而披豁其輪困焉夫古今
吏治推漢西京當孝宣之世褒顯功能之士用法律
督課事功其時獨渤海潁川三數郡不務深文密理
而張凜凜可駭之績惟商畧民間耕桑畜息稅歛如
父兄之訓治其子弟期于肝膈慕戀而已蓋不詭於
當世刻轢操切之習而潛回高文之流風遺化史稱
爲循吏不以是哉

國家久安法令漸以渙漫而弗之振勢也說者遂以

為蠹弊滋積矣。廼窮極其根節穴竇而刈伐爬剔之。其震光耀而揭日月以行者則今之所謂名良也。噫。西京末流猶有渤海潁川之賢。曾調熙明之朝。率循時好而無以古循吏自待者乎。予茲重有感矣。侯始視篆。卽以振作教人爲務。葺黉庠而新之。月校群士之文。刻其奇靡而約諸理。而尤敏於精鑑品士。錙銖不爽其所蒐拔。率多茂異。邑當孔道。餽餉之轉輸調發之供億。舟車之旁午交萃于令侯。酌盈節冗以身約縮而視民之財。不啻其脂膏。然一服食一力役亦不以輕以故費。雖不經民不爲病。邑故囂於訟。侯嫻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

七

習法律比事至則彫分著列。迎刃輒解。然弗鈞探隱伏以章神明至重。辟尤審克之求。其生不得而後寘於法。又稽故牒所原枉者。疑者無死法者。悉爲平反。長活益疊。累矣。邑市猾肆爲奸利。匿歲額稅糧。輒以千百侯呼集。各里遞徵收。昇簿計官以如指輪納。亟報自是無重徵無逋稅矣。消腴腴骨之害。不聲色而頓滌之。如此迹侯之治行。非有矜絕之異。以自標著而熠人之耳目。殆深仁厚愛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政所搔拊而摩切者。未嘗出於簿書期會之外。而民之啣茹其休養。嫻煦者。日恒平漬於中而

入之深。則固非簿書期會之所能盡矣。噫。嘻。彼所稱渤海潁川之愛其民而民愛之。夫亦若是焉爾矣。謂今習不可變。古道不可復。不亦厚誣也哉。雖然。予識侯之大而復觀其深訊刺之必精矣。而歛光以爲照。不矜於盡明也。庶隅之必厲矣。而任質以行。素不亟於近名也。有勅。慈不弛之節。而能襲人以君子長者之風。有分錯導窾之才。而常自處於提簡寡營之地。故俗易興而民蒙其理。誠可以進於古循吏之列也。天然史調黃潁川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蓋指其總綱紀不及丙魏而差怠於宣成耳。侯且入踐禁闥。爲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

三

七

天子耳目。侍從之臣。其必塞

主違明國是。釐時好之吏。習以副當。寧惠養元元至意。異時功名俯視潁川可也。群弟子與其師。僉曰子之言也大。而則請書之以就祖。

送參藩周霽川之晉陽序

西北爲天下首。豈不誠重哉。予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域。考譜牒。知其事。宜嘗稽恒嶽并冀之所從。滋滌之帶峙。以大茂勾注之險界。以井陘封龍之防。信山河之固。羣夷之限。用武之地也。天下阨塞舉在大行。輻員萬里。藉庇西北。外則扞胡虜。以藩蔽乎幽燕。內

則接并翼以招來乎晉魏豈不誠重哉是故周人城朔方李牧備鴈門唐置牧監宋界橫嶺皆因時爲之而中國之戎禍可知也胡羯之雲擾拓跋之割據遼金之憑陵豐勝之淪沒孰非自治之疎而外伺之獲入矣乎今冀地望神京不五百里京後最急冀卽次之視諸往代其軒輊奚啻倍蓰已哉堦火晝明羽書宵至動息瞬運緩急反掌戶鍵之失扃而堂奧之不守源流之無防而滔天之莫救亦其勢然乎故今藩臬之臣常慎簡有石畫文武材具者任之不輕畀也涇原靈川周君叅知兩浙未幾復奉命叅三晉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四

報至或曰浙內也晉外也安內易攘外難處周君者宜若是哉予曰是固圖治之要機官人之微權也君唯爲官而擇人臣不擇地而效忠畿輔近地名曰本根中原遐陬比之枝葉本根則直才直道直之方殊艱枝葉則輕供給委頓之力易集故謀國者首西北而尾東南急邊塞而緩中原往往借豪雋于鎖鑰之司以消萌批難嚴方域而緩昨庶俾聖化遠被邊陲晏然寔惟承宣者寄之耳君少以茂異中省試第一人舉進士歷兵曹郎署督學東土聲實所加罔弗宇裕而冲襟雅度夙閑經濟之猷蓋文武材也知君者

不當以諳習邊事而已則今日之處君也不亦宜乎瀕行郡故爲君屬者鄭守而下以予嘗辱君投分徵言以別昔謂大丈夫不爲宰相坐朝堂佐天子進退百官則當爲將帥請纓治兵宣威萬里之外君周歷兵曹七年所矣其職皆以振飭王畧綜畫戎機佐其長而平邦國凡夷情之向背士馬之登耗山川阻澤之形險阨遠近之勢無不灼數而著占焉君往哉出其素所講求者而參伍之以中機權鞭策之以盡材幹若駕輕駟就康莊若登高屋建瓴水沛然達之而已矣昔趙克國討西羌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五

金城圖上方畧今茲奉璽書踐其地矣卽以身所親歷而驗諸口耳之所嘗得者不益較然有明徵哉故騰槽之騎不至于千里弗知其捷也鑛樸之金不至于百鍊弗知其幹也試之以險阻加之以鑪錘則過都越塊剗犀剗玉騁其長而運其銳直易耳異時挾坐鎮之威而收遙制之績宣文武之則而懋安攘之烈者必君也夫涇原有浚谷趙公篤于宗社君親大計以名於世君其壻也人稱才館甥云

贈湯鳳麓晉雲南憲副序

竊聞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夫邊圉鎖鑰將以耀武而宣威乃勿良將
猛士鈇戈勁弩之用而顧求純懿之臣陳于四方者
何哉蓋師以毒民政急和衆禮樂慈愛爲戰所蓄而
內之順治則外威嚴先王禁暴戢兵保泰定功之謨
皆由此選也滇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迄宋往往寄
約束于假借謂爲羈縻顧其疆域阨塞反側靡常時
恬則蟻聚蜂屯有事則狼跳虎吼負險固爾我

朝幅員混一焚燹羅甸咸籍版圖可謂盛矣往者沅
江之變上下震驚虧天家之重啓諸夷之奸非細故
也豈非當事者恣睢立威狹偷其民而重用之使然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七

哉故今廟堂于凡百舉守監疆場符節之吏悉更以
才良兼資文武者畀之往馬會雲南副使關銓司選
于衆得鳳麓湯公且拜命戒行矣吾邑周子昊爲公
鄉閭所錄士也悵其別而無以承教則以公嘗繆愛
予言屬之以贈予未及伺公顏論而婺與衢接比間
聞諸輿人之頌者則稔知公爲純懿之臣也茲以滇
之屏翰而委之

廟筭不其宏遠矣哉公以文學起蜀中舉進士爲司
寇屬幹局譽望顯郎署間其治衢也獨以政績標異
東浙大都以體恕廉靜爲本一切繁苛悉屏去之信

條約取要領飭規畫與吏民相安于無事而已然豐
綏懷之澤矣而盤錯之所斷割大窾之所批導則恢
恢焉耳神懸解之明矣而蟠木之所斷離管蒯之所
漚毫則優優焉耳謂公非純懿之臣哉以純懿之臣
而寄安攘之責庶其德威並懋而馴馭得宜矣平昔
晉文之行師也不戰陣而先信義所向無敵襲遂之
治渤海也弛去禁防寇賊大靜是固古之明驗也與
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機的馴駟之駟則和唇吻時
芻秣而調習其恒度焉耳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
圉則馴駟之駟也番機的以控馴駟鮮不摧轅而覆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七

轍矣滇雜焚燹與內地殊操不得盡用中州之法其
惟至誠孚格以柔之約法申令以保之通意同欲以
懷之滌煩撫携以安之修其教不違其俗嚴其度不
拂其情齊其所齊不齊其所不齊內叛夷心外消逆
孽道之上矣調弗鄙夷其民者而民顧有不夷而華
者乎且古之建偉勩者類多奮跡于遠轉戰千里畧
地日南銅柱之外吾臣有如援者任之運籌決策得
蠻氏心而制其死命吾臣有如賈者任之矢力以克
壯厥猷媲美往烈世豈無若人乎是在湯公若夫校
選適量勞佚而爲公少者未矣抑書稱君陳道洽政

治則潤生民惟曰令德孝恭施于有政觀于周而知
盡倫之治之隆也聞公事母太夫人孝理篤至則知
其移忠有本而秉德植功場親不朽者又甚茂無極
矣

送沈練成之楚藩序

練成沈公以臬副巡東浙者三年吏式人理訟獄平
戎伍飭譽用休洽于上下 當宁廉其最擢參楚藩
政事郡佐李子其劉子某問于唐子某曰自公之蒞
斯也厲風猷以提衡于上而諸司祇受成畫以肅其
官常而效于執事何幸庇公久也今行矣願吾儕安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所師承且如士民俟望者何也因以頌述公美曰勅
法精刺而辨智剗割之所及無不得之伏倖漏之科
然而博大以行公勿震之凜凜也委照詳酌以調劑
于上下之交致而搜敝決強逆其罅而漑之然而要
約以標準勿變之膠膠也神懸解之明矣而蠲木之
斲雕管蒯之漚芼則固優優焉耳厚封殖之澤矣而
盤錯之斷割大窾之批導則恢恢焉耳若雲雨之滂
鬱滂沛而寂然不見其運動之迹若關鍵之甚嚴且
峻而邪廓則克然其有容焉而其稽田賦置伍保則
又昭揭乎人之聽視而深入乎人之賡理矣郡故苦

于虛耗雖緣溪流衝蝕而飛詭欺隱相尋莫詰問舉
履畝之法而復鹵莽于創議紛更于數代民且告病
公檄令有司集故老根其虛所因覈其實所在計無
田之稅及無稅之田而通融遞減著為畫一無重征
無逋稅矣郡四境環山而慄悍狙伏于林谷肆為剽
竊月數發不止是殆聯比無法而囂孽有所容其間
乎公得其機牙分畫里甲編為保伍保有長副遞相
譏察詭匿者即連坐之有警即相率葺葺而禽獮之
千里之封不勝誅之奸宄而弭之以尺畫屹為干城
矣使繼公者相繼而行以不失乎今日之意庸非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民千百世之利哉公有大造若是子能文其功而以
繫吾儕及士民之思于久遠乎余以荒落潛深伏隩
曾未得一伺公顏論而挹其聲光然概有聞于漁緝
樵斧之間者亦能言之第前所頌述則既識其大而
觀其深矣予言又何以加顧獨以今制之參于藩也
職在釐賦夫以催科猥務泰政上秩而屬之者寔周
官經國之道耳井邑丘甸以制壤賦比閭族黨以制
役賦官有程民有則達本以興理于是乎節量而為
金穀比伍而為甲兵推讞而為刑獄綱提領挈庶事
輦然而舉之任不亦重乎且叢瑣米鹽為奸利之所

委積惟賦爲甚以什取一則一也今灑加之徵加之
輸又加之而倍而三民豈堪耶况入于黥胥獵以自
肥蕩而後已乃更括諸民以償民豈堪耶故屬上秋
專徭務者非謂其能日斤斤然惟期會之集以速得
志于民也夫亦望之以剗蝟興之弊解膠固之痼焉
爾矣故歛之而數盈戒之而期至是爲長吏者之所
能也盈其數而民不匱致其期而下不勞非爲長吏
者之所能也荆湘鄖郢之間疆理廣袤貢賦錯出比
以繕治供張之冗而空杆倒困猶不足以給徵輸其
資耗于鼠穴產部于勢門又十而八九治莫有難于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湖者也公行矣泰籌登耗綜覈贏縮咨所病賦者而
釐之俾暴不得以溢額殘不得以售奸公家經費勿
絀而私室生聚恒裕湖民其有瘳乎夫篙櫓之師以
御或躋塗墜之工以斷多傷言藝有所專道有所異
也故拘方每艱于廣業兼才斯可以宣猷公以倣儻
茂實之能而自處于簡靜含弘之地以峻整振厲之
威而緩之以涵煦敷育之澤張弛協其宜文武宣其
則殆所謂兼才也哉是故會計之司緝靖之寄訊聽
之典隨所授而應之而浙而楚而天下不既有餘裕
乎二郡佐蓋嘗奉公勤已愛人之教而漸漬之獨深

看有味乎予言而書之以爲公贈

送郡丞李斗野之南兵曹序

古今吏治莫盛于漢而其蹕絕可紀述者類以循名
夫謂之循者豈其括撫矯拂行其一切以自標著哉
蓋循之爲言順也人情不甚相遠其疾苦噢咻無以
異也所貴司牧者本之以深仁厚愛之心敷之以達
權收弊之政順人之情而張弛之因革之期適于機
而契于時宜斯俗以興而民蒙其理矣斗野李侯之
佐吾郡也其始至郡之人士相與望之溫然有君子
之容焉及其臨政也獨以豈弟樂易之德與郡之人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士相摩揉而字格不忍張才美震光耀以彈壓其民
而聽其政者亦若飲醇而神解以去怛然入乎機理
而矜矜然不啻若其家之父母如是者蓋三年矣銓
司程侯之功實而陟爲南兵尚書郎維時郡之人士
相顧而咨嗟曰敷育覆露吾儕日微惠于侯之賜矣
微侯則何底也且吾儕非赤子乎而忍奪之父母耶
維侯亦不樂曰余幸與士人狎也冀得廣平成寧一
之效以媚于下而遽有茲命如余續叙何或以語楫
竊因之而重有感慨焉郡故于嫁娶輒論財故不重
生女多溺殺之男有至老而不得配者女有愆期而

不得歸者侯乃顧下士曰余欲使婚姻以時聘遣有則無幾天常無整人紀則始爾多士而又立宗保之法定采幣之儀嚴首匿之罰裝送資賄之具悉品節而限量之凡以破其習錮之愚而啟其性天之良者亦既詳且至矣郡故有召募之兵以應援閩廣諸鎮久而奸宄幸釁以竊攘梟雄椎剽以鼓亂戎馬生郊災近肘腋民之隱憂孰大于是顧當事者委以爲難療之痼率習恬養寬而莫與究詰侯則博畫而密規之聯以什伍覈其冊籍給公符以選舉驗公符以歸農摧拉角距俾就繩矩不得更恣睢去來奔逸騰踏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七

十三

以潰紀律于是居者廼廬募者以干以城閭閻生聚安若堵矣夫相觀而化者爲風相習而成者爲俗而古今難于移風易于溺俗者豈其性然哉良由司牧者不能子視其民惻隱乃身詢乃疾苦噢咻而利導振飭之耳夫父母之于子也不獨饑寒之軫而猶室家之念不獨撫摩之恤而猶噬螫之防今觀侯之爲吾民計也慮之切衛之至而告戒丁寧之肫複雖父母之保其子也能是過乎顧千百年之利將以開籌畫而起事功而侯且抗旌南指矣郡之人士方樂侯之政而未暇自引首德化之成以終侯大惠侯

亦冀究其厝注而課其勞勩以慰人士之候望今其兩相失也能不惻然于父母之去而介介然于子弟之懷哉昔漢新息民貧多不養子賈彪嚴爲其制而其人各曰賈子賈女漢畿民多精神策軍驕橫不可控李頻盡條宿惡而誅之豪猾屏息焉知後之不以名賈者而名侯頌李者而頌侯也與哉故有無窮之惠則亦有無窮之聞余知郡之人士德侯而口碑之不衰其不係于久近也必矣易齋劉侯懷官長之誼而悵于別揖予草堂謀所以爲侯重者楫跼伏田里分與世絕顧以爲觀政者求諸野益其情非出于有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七

十三

爲而論不涉于獻諛故特書其政要之大者以俟傳循吏者考焉謂之能重侯亦可也

贈邑李侯景渠之南戶部序

蘭谿環山爲邑其業力本其習故樸其民易興以善牧斯者未嘗以爲難而其牧也征徭繁倍民生殫蹙于是乎機利作蠹蠹滋蒙垢而病焉牧斯者殆有難色嘻豈地難哉時難也侯初受命聞有言邑難者至則飭軌密禁以繩督宿猾而絲棼緒糾之積習以爬剔而滌濯之而其分錯導窳震耀樹聲又若揭日月以行卒之不逾暮而頑避其照佼服其威懷矯拂以

嘗畜疑貳以覘者率肅乎振而登于理矣已乃務爲含茹布之惠和氣降于內色溫于外民之至吾前者悉壓之以誠而默體其情民見侯之不我鄙夷而於我有所不迫罔不惠德而傾心猶馬之受銜勒示之鞭策而左右疾徐中節數也侯亦怡然居之謂吾來也衆獎蠲蕞一割效矣乃今幸與士民狎也猶冰之消于夏日渙以釋而殊不見其爲難噫何難于前也若此哉是雖提衡於上者極祿舊飭新之力而其敢風靡俗尚亦有存焉者乎故曰時難也卽今征寬而供者省役均而勞者息百務畢舉四封阜安譽用休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十四

洽沸于上下以績最擢南戶尚書郎予姻友光祿丞祝君修等悵侯之別也相率抵予而謀曰我輩德侯在心文其心而頌之非執事能耶予亦幸以賢者父母予而苟安田里誼固不容已于頌也予惟尚書郎從公卿之後輻輳竝進以宣六典倡九牧共熙庶績而照應星辰其位逼近紫微天庭膺斯者類不輕畀也顧世之人士必以臺省郎署爲軒輊而郎署復以南比較繁簡第未知獻替澄清之任未易得其處也而殫圖宣猷佐其長以克勝其職務之重則一而已矣矧邦政首于理財官守艱于主計尤爲論望

之屬者乎夫理財譬之渚水農賦商稅其源也故取從其輕所以阜商供惟其正所以厚農農厚商阜所以豐源汰浮淫之蠱祛糜爛之費公無勾減私絕侵漁所以節流流束而源濬財乃日益頃因儲峙衰耗則取盈于經制之外槩有殊名異目而關市之征則潰厥權量析及絀網農與商俱困矣且冗糜食欲濟貨奸牟獵侈浚若豁壑殘民瘁國時則何如其難也侯于賦役艱窘之情利病臚縮之故歛散支調之方豈徒耳目之所覩記蓋久章章而明習之矣夫邑一者天下之積一令之政六官備焉人有言熟于操刀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可以解牛工于斲輪可以制器侯往矣其以庶吾邑者推而達之是解牛與斲輪之類也贊歛財以邦經贊制用以邦式俾公家資給不絀而齊民恒裕其侯之所優爲也哉是知賢豪之所表樹也每不限于其時之難而異日侯以位望顯融于世蓋自不難于吾邑者始

送司理林梅墩之南戶曹序

往予官都下側承都諫梅墩林君之風而不獲識迨庚午春都諫以節推金華行部予旅衆一候于潞溪之澣則視其欣然之容冲然之色灑然之度竊刺刺

爲郡人喜無何遷南戶曹軛車脂矣見晚而去之顧
速其有愠乎否也會屬邑長令傳子輩以其重別之
情而問言于野人夫亦以林巖之遺佚心非有爲而
樵斧漁縵之談類不涉諛乎夫囁膝之材不至于千
里弗知其捷也鑛朴之金不至于百鍊弗知其精也
故士之于世鑪錘險阻備嘗之矣是以過都越塊登
塗則妙斯鯨斷犀無向弗銛得非夷其挾負振厲之
雄約諸穢積蘊籍之密歛其志意適往之銳歸諸積
習更踐之深持養散純而樹立閎偉也固然乎夫人
無論智愚未有舉世是之而莫非者亦未有舉世非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二

之而莫是者紛騰交勝得時者行故君子乘流坎止
進退無心委順之節坦乎其若有餘而其足于已慊
于心者瞻然不盤其初服故進無驚于寵辱退無詘
于隕獲伏之而鹽車垂耳颺之而天達振翼猶夫旦
暮之晦明反覆煙雲之出沒隱映而已矣斯非達昭
曠之原明屈伸之道而神于變化者能乎哉都諫起
進士試劇邑入爲法從待詔禁庭出參鉅藩而長臬
憲則旣遷歷有赫矣顧以哆憎口而復沉之下僚廼
僅推步移簣量遷今職云嗟嗟私者蒙舉而愛者見
拔異者遭讒而拂者被詘此志士甘心而受辱賢豪

長嘆以絕世豈其耽高尚之名而薄金匱之業哉亦
以時旣不可容而志固不可遂也故以屈平之盡智
而放賈誼之異才而疎讀卜居漁父諸辭者蓋未嘗
不咄咄于世道之多致而憤憤于忠臣之跋扈也嗟
嗟遐舉乘風善仕待時彼二賢者竟阨塞廩坎以終
其身豈非時哉今

天子明聖憂寐英賢樞筦大臣方延老成練達之士
以共襄化理都諫以其習于上下盤錯周旋猥瑣之
故歷平剗切事變顧領歲時之資則以發其積而流
其光博肆而錯陳之譬之琢璞利其器而善其事雖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

藏之部屋納之汙瀆而其騰漢徹霄之色卒之何以
掩抑也至夫遷叙之遠近階秩之優亞豈所以語于
都諫者哉聞都諫休沐之暇輒扁櫬領文史而以意
緒托之詩章此其軼志于塵壒寄適于閑遠豈俗吏
可俄度而遽數耶金陵山水殊絕而有都城官闕之
麗蓋天佐之以勝使暇其秘藏資其曠覽以發舒靈
異耳都諫緩帶濡毫吊古陳詞當必有照耀瑤壇之
句矣

送司理劉易齋之任廷評序

夫郡有守有貳佐守專理道之柄而懸衡之固重矣

貳佐各職其一而推鞠之司顧獨與守埽重焉蓋獄者民之命也低昂稍失吉凶迴殊故議刑之叙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其次刀鋸其次鞭朴鞭朴之用不中而後甲兵之戰不息故剋盜之萌而弭亂之始莫要于法理則推鞠之司豈不誠重哉然其道有二詰奸正辟訊寃平反而已矣詰姦正辟義也訊寃平反仁也仁經義緯用法斯平顧義尚震耀其功顯而譽易以彰仁務矜恤其德隱而嫌易以集喜功而嗜譽微德而引嫌人情也是故巧文密理詳于詰奸而正其辟至于訊寃平反猶遜而後焉謂附入不附

八漁先生遺稿卷之七

十八

出法宜如是焉耳嗟乎法重當以入法輕當以出視三尺以趨于平若手權而游移乎一衡之上蓋有昂之而非益卑之而非減者也自非得慈惠之長忠信之師其不潰法而罔民也者幾希昔召公聽訟于甘棠之下人懷其德而愛其樹爲之歌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說竊意召公以刑辟監士民豈無有一之不卽人情者而其係思深長乃爾蓋嘗讀召誥一篇反覆于祈天永命而要終于顧畏民瘁之語以是知民之慕戀乎公者有自也夫公以齊聖之德太保之尊而猶顧畏于岩險之小民遐想其洞屬懇惻之忱綏和

敷育之政在當時者殆無不用其至哉易齊公愛而厚明而不苛怛中順應而咸中節理未嘗斤斤然出其智辨剴割摭據操切以震光耀而賈能然持法無所縱舍而竊魁曲蝮憑幽而嘯者悉屏息而不得逞而簡稽必精敦大不漏于凡故牘所原枉者誤者疑者無死法者詞之質之釋之末減之所長活察察然衆矣尤優于讞決每兩造具備勿窮之以鈎距傳致之文而虐之以鉗鈇桎梏之罰虛而聽若未盡也曲而當懼有遺也卒之比情協律帖焉罔愆是固不足以稱慈惠之長忠信之帥也哉郡之人方樂其法理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

十九

之畫一而驥首以微惠于終廼遽有是命軒車膺矣郡大夫定宇公以其重別之情率諸長吏金某等問言于楫夫亦以林巖之遺佚心非有爲而樵斧漁網之談類不涉諛乎嘗聞易齋公雅懷歸志于遷叙之遠近階秩之優亞豈所以語于公哉第以爲先此而稱理官之賢者蔑以逾公繼此而賢于公者是未可知也郡人久庇所天而奪之一旦若嬰兒之離慈懷能不盼盼然于父母而油然有去後之思哉不佞更卽概于中者以申終告可乎夫事以情與情以法御法以刑正原情以要事緣法以求情明刑以正法罔

無所謂縱而民之命亦無橫且冤矣夫是之謂刑之精華然匪仁弗恕匪義弗斷酌張弛之宜妙剛柔之用而審克協中刑清民服順動之化措而不用夫是之謂刑之本根精華得于議讞之詳閑于聽訊者類能之本根出于律例之外而行史之所不該非慈惠以始之忠信以成之鮮克繇也嗟乎此召誥于今爲烈而子產所制君子以爲參辟而豐獄不可法也定宇公潔已愛人深于本根之理而有味乎予言書之以爲贈

送邑侯傳信吾擢任廷評序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

聖天子臨御之五年綱緼紀繹百度飭新尤鑒刑之濫麗選慈惠之師以明清庶獄於是銓曹徵我傳侯評理寺事檄至且戒行矣鄉之諸大夫相與語曰先此而令之賢者殆無以過侯繼此而有賢於侯者是未可知也若夫愛而厚明而不苛怛中順應而咸中節會則自吾屬耳目之所覩記如侯者鮮矣茲別也能無嬰情于去留耶贈言以致思屬之子矣予惟侯之爲政已三年所日有賞罰刑辟以臨士民豈無有一之不卽人情者而吾屬固依懷沾念悽悽然如勿忍釋非其愛厚不苛之心未嘗以聲音笑貌支離葺

于其間以故意氣之交孚肝膈之慕戀而油油乎係深長之思焉豈偶也哉今廟堂所需慈惠之師以司法理侯誠其人也夫大理叅掌邦禁覆讞比部獄成正其故失糾其繆違若手權而游移乎一衡之上不爽錙銖以亂低昂故曰天下之平然其道有二曰詰奸正辟訊寃平反而已矣詰奸正辟義也訊寃平反仁也仁經義緯用法斯平顧義尚震耀其功顯而譽易以張仁務寬恤其德隱而嫌易以集人之恒情喜功而嗜譽微德而引嫌是故巧文密理詳于詰奸而正其辟至于訊寃平反猶云後焉而謂附人不附出法宜如是焉耳嗟乎法重當以入法輕當以出視三尺以趨于平蓋有昂之而非益卑之而非減者也苟衡鑑稍失頗類滋生其不至潰法而罔民者幾希侯縈已恕物子視吾民其於聽斷一切以哀矜行之道有宜時有適歸不忍于淫刑以逞而已凡俗之暴偷踰侈爲訟萌者遏之稍知畏法者慰拊之悍頑者亦不卽加法必使退而思之至不得已而後寘于刑至忒刑則惻然達于面目曰吾生汝而不得也前後立枉逮無辜且死復生者纍纍若而人尤優于讞決無兩造具備片言質成猶虛而聽之若未盡也曲而當

之懼或過峻也民上服下服怙怙而退罔有懟言至
旁郡滯訟之求直者輒云願屬蘭谿令以決嗟乎侯
以愛厚不苛之心平刑于一邑而邑鮮冤民今且舉
而平天下之刑矣其民無冤亦如是邑予茲諒之矣
哉侯之器度儀觀人多擬爲臺諫之選曰特未真拜
耳及聞報輒嘖嘖咎用人者違侯之才而疑侯未能
置世俗華要冗散之嫌也予獨知侯之見不類是益
地散則妬不及事省則過可察責輕則勢不危職簡
則學可修優游寺署積資稍遷而躋之崇鬼不易易
矣乎抑予竊有慮焉傳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七

送學諭劉歎庵之平度序

山東蘭里在焉蓋學校首地也予嘗奉使于茲由齊
河抵歷城轉鄆而涉濟時則欽襟憑軾升青兗之墟
而眺焉雖遺躅往跡未之徧識而聖教人文與海岱
同高深者固已得其概矣昔大史遷南游江淮而會

稽而禹穴折而九疑沅湘則旣攬乎山川靈異繡錯
之勝而又循汶泗北放乎齊魯之都觀夫子廟堂車
服禮器宛乎揖讓周旋之迹而神與之接故其發乎
文詞渾雄閎闊若天風海濤莫知其淵源之所自而
紆徐曲折亦未嘗肆溢于矩矱繩墨之外說者謂得
山川之助信乎予非嫻于文詞者也顧誦遷之文而
遐想其奇蹤偉抱如糜珠蓋玉躬執匕箸而嗜之獨
至邑庠司教劉歎庵君泉遷平度學正平度岱山麓
邑魯故都也其廟堂禮器車服之若與神接者皆遠
近錯望可按跡而知而史遷之所謂大觀者今皆得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七

孔孟之道以爲教弟子亦以升斗之祿厭視之而不復知孔孟之道以爲學其所事事者特簿書廩食菜之常以苟歲月而已耳此頎俊之士往往陋其官而不欲居有由然哉君介乎狷特澹乎褻簡常處乎閒靚寡營之地而恒有以自足雖交際之名曰禮者亦有所別擇而不爲苟得曰惟以其所自足者與二三子誦而習之申章程肄正業使之敏功起行而悅于向道人稱善教而士樂良師也久矣今復身親孔孟之鄉而廟堂車服禮器又且目擊其存則感發其仰止之懷以勵其廉靜之節而求所謂不屑不潔者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七

五

以舉其職淑其人而修明孔孟之道何啻遷之雄于文也與哉鄉士夫悵于君之行謀予贈之故爲道其樂于仕魯者有若是云

贈邑博朱梅南之程邁序

予黨自昔多介特狷絕之士不詣公府不囑官政不刈廉集垢以事請謁探問所由來遠矣若章少保文懿章司空樸庵及先少保文襄三尚書則予之所習睹者也故今鄉士大夫野處者不濡跡于城城處者不濡跡于郡或旅見有司歲不過二三舉其有改步易御以鮑魚腐鼠爲雋嫩而貨弋之者輒不爲衆所

齒豈先正儀刑猶有凜焉未墜者乎抑亦與世濶絕幽獨者之性然哉然于邑之諸文學先生輒往往與之遊言懷談藝握手私肝腹不爲嫌得非以文學秩散局閒可脫形迹之拘綴而足修契講之雅乎斯亦先正所遺予輩踵而行之者也予雖守一壑茹澗溪之毛歎無營之水日栩栩于長林豐草之間甚適也至說官府則如爰居聽鍾鼓駭掉不食偶攝冠烏揖高貴客則首足疾苦不勝拘攣嗟咄山林之骨卒之莫與易耶邑有文學梅南先生者予願得友其人相過從共敦鏤礪括羽之益蓋四年所矣往先生以貢需次都下予業嘗爲傾蓋交迺今復與相舊誼則益以親先生既久于蘭至是序遷爲程邁教授諸弟子悵然其師之失也投牒挽留之不得則羣就吾廬謀所以重先生行者予之沾戀已倍常懷矧予又知先生深者乎先生寬而飭爽而重蓋冲乎有儒者不爭之風而益乎有博達明雅之度其教引繩墨申章程率弟子以修己之要約而一務于長厚者之道故弟子悅而從之鄉士大夫交重之其行也僉謂賢哉文學而曷去我茲不足以徵公論也哉抑予竊因之有深慨焉 國家進士學貢之設要以欽材賢而待區

彙無軒輊也永樂間若侍郎宋性以廉謹進武定李
濬以忠義聞類皆位躋鉅僚光流雅代曷嘗借榮于
進士科哉迨武廟則浸以變甲科之士自詡清高而
學貢塗不厚爲尊寵繇之安于卑簡而延其斗升遂
見絀矣噫時視其所遭材視其所厝咎豈在人法之
弊耳例教授積資繁得受縣長吏以先生之賢而當
是之任顧肯徇衆舉舉然不以學貢自別已乎且聞
先生之行束書冊褚裘葛以來時之篋曾不得盈其
守官有若是視今之甫稅駕官所而卽蒙錢神銅臭
之誚者寧不含忍蘊縮頽頽而泚頽耶若而人亦何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二十六

榮于進士哉先生之守官予茲試矣異日卓有表樹
以媲前修以自別于今之學貢者其必先生也夫

贈鍾邑丞任廉州判序

居是邦也于大夫之賢者事之其去也爲之盛祖帳
以送之而復載之詩誥層層然頌之禮與曰禮也禮
順人情覈名實而綱維乎理道者也世俗于賢者之
去也拜送之如儀非賢者之去也亦拜送之如儀是
襲故事以爲禮也至于誣公論而效諛昧本真而溢
美失禮益愈遠矣邑丞鍾君之行也吾黨相率歡頌
以送之庶其無戾于禮哉夫今之時庶官皆不易稱

而丞佐爲甚百務皆不易辦而徵科爲甚蓋丞之所
處卑而勢不得專忽于上而玩于下非一日也其率
意有爲者爲不安其位而其靡弱以將承者又多廢
閣之事嘻丞佐誠難哉頃歲饋餉召募財賂殫竭則
取盈于經制常額之外繁有殊名異目而所司復且
督責積歲逋負是非其不念民瘼也蓋國用匱矣一
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故雖知輸納之難而責
之愈峻爲民牧者亦非不念國計也然而民困極矣
況逋者多下而人代之輸不重困乎故雖蒙督責之
嚴而徵科猶不忍急當是時歛之而數盈盈其數而
不至乎厲民戒之而期致致期而不失之胥戕裁補
乎官私盈胸而劑量乎輕重後先國裕而民無病非
良有司所宜自效其力者乎甚哉徵科之難也然以
不易稱之丞佐而任不易辦之徵科不亦尤難乎哉
鍾君丞于吾土以督稅爲職者也其才精于勾稽胥
吏不能欺而其志之所存惟焦勞民隱而不欲以繭
絲爲功者故每征輒疎其敲朴而緩其程期雖輸少
愆期卒亦無負者其有制格于主計而勢不得自專
者亦務委曲圖之而無愛于其力凋瘵之民賴之蘇
息罔不重以爲德也至于檢戶籍以差量征徭裁濫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二

七

溢以紆恤里甲華離販之奸却私餽之例其治行表著士民能道之監司能知之予何言哉今遷判于廉且行矣境之耄倪相與咨嗟不樂而大夫士亦戀戀不忍置嘻古昔循吏不以 璽書褒美爲異而以桐鄉去思爲賢不以漢庭三公爲榮而以若邪父老爲重蓋其情非出于有爲而論實定于去國較吏治者恒徵焉予屏跡田里分與世絕不宜復聞乎此矣顧以爲禮順人情數名實目擊丞之賢如君者不頌而送之非情也亦非禮也且使治人者咸知民心不可拂士論不可誣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則于理道不無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小補云

贈小樸章君出守太平序

大平古麗江也其地當南徼之絕與交人相錯齒荒裔蠻陬土駁俗獷則其去中國遠且陋固然矣我明宅有天下環海內外視同戶閭牂牁夜郎印作之區皆爲衣冠禮教之邦顧今之弊則惟吏治不競媮靡誕漫積成沉痾爲可慨耳故牧守參貳之官非少設也然胥以爲遠陋州郡非所以居賢士大夫率用資考叙遷及廕胄子弟而黜陟之典又常不當于幽明故吏于其土者亦胥以爲遠陋州郡初非以賢見用

也率舉舉然徇衆自玩而懈力于職政能不便身圖而修百姓之患者數十之一耳噫吏治之弊所由來遠矣竊謂論體者先力而後外識勢者裕末以敦本天下猶一身也必四肢骸體膚革腴克然後腹心以安脫有疥癬之變卽不得高枕而卧矣今天太平邇陞膺則四肢也而夷獠獠查蠢動草竊非直疥癬也苟不重疆圉之選而治之賢長吏則何以拓威宣德而懷遐萌矣乎宗人經府章君小樸擢守太平或謂君得無難遠道與則曰受命爲守政憚遠爲然則君以爲陋而鄙夷之與則曰褻愛亦吾民也吾何敢鄙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序

予聞之喜曰發舒精采之氣而掃刮媮靡誕漫之沉痾其在章君茲行乎君先大夫尚書公明德策勛爲國耆碩丕承善述嗣厥家聲而有君爲之子君倜儻負直氣博識雄談通達當時之務以廢入官歷今歲焉夫今日之廢卽古延賞之世祿也詩書所稱殷周之世有勞烈于國者則食采相承而其子孫亦依俙然以宗社爲憂忠言至計勲懃反復商析利害以身殉之世祿有繫人國也顧如是廼今則榮調膏粱綺殺之習不足與論治理至累資量叙則處以萬里重溟鳥道鯨波之域而中土樂都督不以授雖有懷瑜

握瑾之士卒之無以著其顯功殊能戴世德于久遠
如古人者無他先王優厚勸激之典寢失故也章貢
太平之昇母乃蹈是乎予以爲古之立功者類多奮
迹于遠盤錯之難豪俊表樹之地也君不難于遠豈
爲私便之圖不鄙其陋必有惠綏之政君往矣咨獎
而搜擢強而決逆罅而溉修其教不遺其俗嚴其度
不拂其情齊其所齊不齊其所不齊卓然以敘事赴
功爲任以自別于媮靡誕漫之流則豈惟吏治賴以
興起而世祿之家且藉之自勵矣彼慷慨躍馬策勲
銅柱之外者世豈無若人乎是在章君同里趙君巽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七

齊君至戚也屬予言以爲行贈而鄭君越渠徐君益
庵皆君姻屬謂予言助君治理遂次第其語以就祖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七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明 澈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同校

溫麻吳文萃子彬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序

賀少保豫所呂公六十壽序

聖天子弘化中興疇咨夙彥登于大僚于時有忠德
不貳之臣曰少保大學士桂林呂公公擢倫魁晉司
政本底是壽六十幹運 宸謨敷宣王道用敷寧我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七

賀少保

邦家而凡揄說膚功者莫不喁喁爲公籲祝楫依光
未灼不得以服稽述遠自嫌嘗兩誦公禮闈序述而
知公之相業與天所以壽平格者有所自也公曰忠
與誠同理而異名人臣能以真實之心事其君則忠
矣夫實其心之謂誠盡其心之謂忠誠極其至則忠
極其純故所存主者有純一不貳之惇則所懷持者
有忠亮不渝之德而負荷之艱大閱歷之險夷經制
之精深表樹之昭揭咸基之矣歷選隆古之佐以盡
勞休功施之宗社潤澤于世以格于皇天皆其本實
豫立而動則有孚功用由之以興耳否則秉心不塞

者無取于行豐其幹而稟其中雖稱美材將焉用之
是則公之端居所自信而以之履明忠報

主上者蓋畧盡于此矣公學有淵源而不泯泮于口
耳其在詞垣以所涵養負挾者見諸獻納論議率昭
性靈之真而卒澤于道德之實若太音無聲玉不琢
而美自蘊深乎極矣已而典國學務以經術行誼而
飭迪率導之修古道變今習多士弗骫于趨而還穀
率已而踐列卿位秩宗首侍經幄稽謨證典以資啟
沃名世之業日以輝奕已而際今

上入參機政承股肱之良托心膂之重日與少師張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公寅恭勵翼以隆唐虞三代之盛治自六卿庶府而
下罔不承式肅其官常而文區武軫輻輳並進以共
登于治理自昔繼體之君莫盛于成王其時周公爲
師召公爲保涵育翊道以能迪將周祚於八百今
上英挺膚作邁迹周成然當展而朝羣臣也內揆百
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寧一是非少
師公獨運之勞少保公拂肩之力曷以不聲色而懋
茲百世定策之大烈也哉卽今一德交修以熙九列
中興之盛追成周而比隆焉公凡再典文衡甄錄類
皆明質馴雅之文而縉詞後說一切置之其以盡忠

欵摭實用尤諄切相戒勉也故論者以兩科得人爲
最北虜驚驚父矣邇者無一鏃之遺千鍾之餉而呼
吸之間名王授服而輸貢赫然駕中國于風霆之表
以成太山四維之功斯其爲

廟美之勝制闢之上畧也與夫公經緯彌綸之政安
攘綏懷之績不具論此著其大較云爾楫嘗侍公而
窺其終身行之以爲相業之本者實不越乎其所序
述也故殫赤以事君致身以殉國公之忠乎亮于上
下夫人知之而其精白之忱恂篤之懿歷忠肝而貫
金石以質于青天白日而無間者人顧知之哉維天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難謀非至乎通徹三極者曾不私之故周公出八百
歲召公百有餘歲而公以至誠純忠不徒尊拱一人
于穆清之上而其願精粹奉勛華而躡周召者固
有以迓天庥于茲至也抑金縢旅獒諸篇以匡戴王
室者迄今誦之不衰豈非以其輔少主致太平視三
代之英爲獨難哉然而碩膚之不居民畧之孔畏洞
屬儆戒圖所以爲持恒保泰之道者則惓惓焉三公
之心何心哉蓋憂治世而危明主臣子所不能忘情
也故睹無見之端畫却慮之策公固勿玩居常之安
矣而楫敢復效從臾之說乎第林壑瞻仰扣心以爲

公壽者其惟祈天永命屹然宗社之身與周召以耆年弼亮再世光躋兆黎于太上仁壽之域斯已矣

賀宗伯礪峰康公六十壽序

嘉靖丁巳冬十月丙戌維宗伯礪峰康公壽六十會公以秩滿奏績先誕辰三日而至闕下門人陶應龍等二十有餘人時官京師咸趨公而拜觴焉僉屬言于楫以爲公祝楫辱出公門復以館閣從公後竊謂知之深而識其大弗敢以不文讓楫聞之天將昌邦家以久大之治則必畀以龐艾名德之臣使之佐辟佑化以敷錫厥庶民然其生也不數鳩靈炳異視若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四

鳳麟而蔚然間出于其代及其成也亦不偶涵濡之以遠其蘊更嘗之以練其識益之崇年之秩以究其施若泰山喬嶽巋然係天下之重是大臣也者殆天所以壽邦家與天下之人焉耳矣豈其以緩逸一身已哉我朝耆德元老其以相業踔絕稱者在閩則若楊少師文敏迄今百有餘年乃于公再見之矣公莆產也地接滄溟滙積而駿發之甚不數焉觀公淵度冲襟素志方履蓋堅凝定靜社稷器也公以興學敷爲昌詞精醇博大率昭朗性靈之真而悉澤于仁義道德之實往編摩獻納凡所以輔藻皇度章明聖

則者鐸乎雲英韶濩之奏而蔚爲國華焉旣貳秩宗輝賁基命之地而其考中度衷勅典章物者復秩秩乎其明備矣則公所涵濡日以沉籍而所更嘗日以習積其屬係天下之人心不亦久而乎乎故公處南紀瞻鍾陵諸峯盤鬱而朝廷之柱石在焉卽晉登黼席宿歸公望也比公以滿考至朝士欣欣相告以爲聖天子其喜于南卿之來留司政本矣乎逮公以竣事還朝士復悵失以爲久于南不亦局其才而滯其化乎楫曰謀重視力荷鉅視養善植者不怠其尋丈之楹必須其百圍以棟榱楠歷千歲而始材廟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五

廟所需也古之相臣類以位望最舊而成偉烈如楊綰秩淹禮侍及相命下而元勳耆士相顧愕眙迅挽澆靡之習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其復起也夷方亦以攝服遂成元祐之治公遲回歲月今且二十餘年矣一旦當軸居中出所素畜歷之餘以任大荷艱若操契以質刻地以致宗社奠焉生民休焉安知不爲今之楊綰司馬矣乎此固天下之所望于公而公亦宜以自處也矧公甫耆年視昔篤棊三朝弼亮四世以黃髮大老爲國典刑者則公之壽方至未已也公壽未已則所以壽邦家天下者亦未已詩曰維岳降神

生甫及申言賢者所自生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賢者所以壽也楫敬以是祝公乃諸生退而賀曰文中子紹明王道而及門之徒具列于史今可考見焉所托然耳然則荷公甄錄而長育之者將不托公以壽于永世乎可以自慶矣

賀封翁易中江偕配陽安人六十齊壽序

歲甲戌之冬司空鎮山朱公之解組歸第也予以世誼候于江許公因抵掌而談世務間及當事才賢而指數之曰今節推子之郡者易繕部吾屬也繕部稱劇曹泉貨所會較工作所調發案牘滿前窮日夜不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盡咨省而繕部君稽覆料理機動而矢發綽有餘裕一切工役務節縮之歲計所減不下若干萬其營造陵寢則制遽而觀儉費半而工倍繕部君之力爲多顧以過裁濫額致嗟惜口而有是謫此其故難言矣噫世道多岐孤臣跋扈豈非時哉予于是側承繕部君之風而竊慕願見之矣無何繕部君以行部訪予中野則視其欣然之容冲然之色灑然之度一觀心納竊刺刺爲罷人喜已而鴻辨博識上下今古凡兵農財賦法律章程靡不暢達而生民疾苦邊陲要害悉可坐而籌之予幸而染指者移日益深有味諸其

隅矣噫負挾之奇若繕部君者譬之琢璞利其器而善其事雖藏之部屋納之汗漬而其騰霄徹漢之色卒之曷以抑掩也哉繕部君少以茂異焯穎而試劇邑卽治行著三吳旣歷冬曹例且首叙而起華要矣廼以無故而復淹恤郡服颺之而天達振翮伏之而鹽車垂耳豈人情也哉廼繕部君固安焉而無幾微介然日閑于周旋猥瑣之具而愈習于剴切訊聽之詳精之乎勅悲煦之乎惠和剴割所加民固戴若神明而轂育所及又不啻其家之父母然嘻此其不局于受大不泥于致遠齊寵辱之常而甘委順之節益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凝然社稷器也所謂理錯解焚斂作集事予益歛衽欽式而願爲之執鞭焉僅僅以才藝稱述者固不足以盡繕部君矣繕部君有壽父曰中江公有壽母曰陽安人並以 賜恩封如其官今歲春秋偕六十予邑金侯率諸屬詣予徵言以效頌祝曰翁冲度坦中篤行修古蚤以詞翰起家授學職而卽釋事以經術成繕部君顧子貴益遼遼自下告戒子姪而戢其藉官之習表方化俗而刑于家所謂鄉先生爲閭里式者哉安人之行于翁媿之夫天無完子物無兼獲有所豐必有所嗇有所長亦有所短晉郇莫夫婦齊德

而史不著其爲壽鹿門龐公與配同老固直山澤之
藁耳而况二氏之後未知其賢且才否也廼中江翁
壽與陽偕而以繕部君爲之子徵

天子之豐爵美器以祗服命秩施美于當世壽考顯
榮而有子殆完予而兼獲之矣請以是壽翁可乎金
侯曰願更進之夫廼鍾慶之原而本其所自生考成
善之功而歸于所由致故柳仲郢有父風矩僧孺嘆
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耶常陟爲洛陽令宋璟見之
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繕部君以嚮膝千里之捷
鑄樸百鍊之幹而約諸裔結蘊藉之深歸更嘗踐履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之久則以發其積而振其蔚以光明燁灼于四方者
皆趨庭之所承訓也安知後之不以頌常柳者而誦
中江翁也哉令名之貽引之千百而未艾以是壽翁
其庶幾哉金侯曰庶幾哉敬以子言而申致于將命

贈封刑部郎明齋劉翁暨安人李氏榮壽序

仲尼稱孝詳矣其言卿大夫士必以立身揚名爲孝
之終夫豈不美榮遇懽養哉是謂可以言孝而非其
至也顧世人之知以至孝斬其子而能以至孝承其
親者見亦罕矣噶緊獨子有遺孝然哉夫亦父以是
教子以是學而庭幃之間轉相授受者以爲苟如是

是亦足矣要之均無見于至孝之理而罔以終子職
之極焉已耳故曰有是父有是子詎不信哉今觀于
明齋翁榮壽諸編知翁以學古爲志聞道爲憂者殆
非今世士乎故以教其子侍御君約勅告戒之語亦
非今之父父者所可臆度也噫人生而有子才智稍
知攻綴于鉛槧佔俾之技輒沾沾然喜及其以詞章
懋時譽喜滋甚及其應舉科第策名就列喜益倍之
蓋望其子如望歲然亦庶幾乎竊庾釜之祿以侈羶
薌襖轂之縛而快心于里閭之所歆羨如斯而已乎
凡是皆明齋翁視之歆然非其心所愜而志所注擬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也翁爲豫章耆儒輟負當世而遭佚未之寃廼以學
成其子侍御君舉進士官司寇郎蓋天子詰奸明
辟之臣也人皆曰榮哉翁之有子乎已而用軍恩翁
與夫人受封如制蓋

天子封爵美器之貺也人皆曰榮哉翁食有子之報
乎已而司寇郎以法理廉平溢于是時論簡拜侍御
史蓋

天子提綱執憲之司也人皆曰榮哉翁之食報益光
大乎廼翁以爲吾督子以蚤暮誦法者期以砥礪聖
賢之學與聞大道之要耳豈以其矜獵榮寵哉使致

身于高等而揚親以令聞卽跡歛巖穴而名格霄漢人固重之矣苟鹵莽以徇時而變習以飭世卑其行于可賤而穢其節于可辱卽陟華柄要倏然火石之榮卒之不以彼易此也故翁之約勅告誡之旨無改于庭趨命學之日而侍御君植身慎官之念益勵于窮經志學之年嘻如翁父子斯不爲善教善繼爲世矩矱者哉今翁偕宜人年皆六十高矣睦推鑒心周君爲翁肺腑親乃因予邑侯賓陽金君屬緝言以修禮于翁夫翁所爲榮旣異於世俗之見則侍御君所爲壽當適其心志之存焉可也禮云君子之孝養也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十一

樂其心不違其志故古之人有以天下養爲孝者有以含菽飲水爲孝者仲由之菽甘于東隣之牲樂其心而已矣穆寧之直道無取于三牲五鼎之豐不違其志而已矣夫御史諫官也糾轄周行而觀察方岳者也稽天命究民隱以言人所不能言排羣議剔巨奸以言人所不敢言御史職也舉焚論渙漫之習而飭厲之起瘴疰盤踞之固而繩治之御史職也翁今所望于侍御君者不在是乎噫約勅告誡之語著在侍御君襟帶間者日顧諟之而儼師保之臨矣其益銳思而精進之俾國稱直臣家稱令子則所以不朽

者至茂無極也翁之心誠樂而志誠不違其壽有不引之而千百者乎故莊生謂恬愉之兼者可以全年而極壽命之數是又侍御之所以壽其親者也鑒心君曰祝而不忘親厚之道也請書之以施張于仁壽之堂

賀劉母顧太孺人六十壽序

自予承乏翰林歷稽當世先聞達永樂間少詹事劉文恭公以鉅儒興學爲時名臣今都諫羽泉君公五世孫也予與都諫同舉進士見其敦龐博雅心獨善之旣徵刺履行益歛避欽式而都諫亦不予鄙握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十一

披肝腹甚懽也往都諫爲瑞安宰適予得請歸里每過予邑必停橈叙欵欵今在弟舍復晨夕過從因以詳文恭公風槩及其世德衣冠之盛都諫嘗曰吾祖文恭公而下爲憲副公爲尚寶公爲大父楊溪公簪組世承至吾父封君瑞安公值家屯難溘先朝露幾時甫弱冠二弟藐而孤執箕箒在疚賴吾繼母顧太孺人鞠哀服辛經營黽勉以佐給督予學其力撫二弟惠而嚴今予獲從大夫之後率自母成也比歲監司以母守節上聞特膺旌命而予以瑞安滿考得奉制封母爲太孺人再承恩綽庶乎少酬報劉之志

矣顧母今年壽六十予在官無能跼而觴也若之何
切但在容言已涕下予亦爲之酸切焉乃知世稱閔
損王祥孝謂其繼母也卽都諫之戀念太孺人可不
謂純慕至孝矣乎會都諫姻屬儀部沈君文嚴侍御
沈君見心役予陳詞遙致頌祝其所陳述與都諫之
言符嗟乎太孺人二十七爲未亡人計其間嚙恤茹
苦百憂交織者凡三十有三年歲月縈縈何久長也
豈彼松柏嬰歲寒之烈而繁霜疾風之不變乎堅貞
弗貳有栢舟之操焉封君歿無所遺都諫兄弟皆幼
太孺人拮据治生左綴右緝如補救衣僅而獲完聿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襄家政有幹蠱之功焉都諫張孺人所出太孺人愛
之教之卒之成都諫振劉氏後令封君名揚又有鴈
鳩之仁焉嗟乎女子守義定志皦然自著以終其身
者固難矣至于力承夫志義訓其子使其門立戶起
而宗祊繼尤不易焉婦之從一於夫猶臣之從一于
君也故薛方守箕山之節程嬰立趙氏之孤君子均
與其忠然抱一節以自靖與托六尺而圖存焉難易
又何如也若太孺人者又殆有程嬰之志丈夫之概
者哉都諫曩令瑞安治績表東浙而其鉅且著者則
時屬倭夷克斥瑞當其衝都諫崇城浚濠大修戰具

寇至持滿以待輒多斬獲相戒不敢犯歲旱都諫徒
跣禱烈日中甘澍隨應城中災都諫向火叩頭風反
而火滅人並神異焉今在省中閑達體要審識時宜
不徇人而同不要譽而亢士望胥係屬之都諫歷中
外表樹卓卓如此孰非承訓於太孺人而然耶太孺
人無負封君之托都諫無負太孺人之教又孰非文
恭公之澤保艾爾後遠而彌長耶抑劉氏自文恭公
以及都諫食君祿者凡五世而太孺人存荷旌封實
爲優異之數語曰器重難負恩重難酬若劉氏者誠
難乎其爲報矣履明忠答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主上以光大先業揚親不朽非都諫今日所益當目
懋者哉於是儀部侍御皆曰以是爲壽太孺人聞之
必喜請介子之言馳以獻于燕喜之堂

賀楊母太夫人七十壽序

自昔龐艾名德之臣類皆濟美後昆流光奕葉信有
所謂如圭如璋如取如携者豈非以德懋報隆爲天
之所申錫恒若是哉然華嶠謂楊氏袁氏車馬累世
而恪守家風則袁不及楊蘇軾亦謂李栖筠之後貴
隆與王晉公比而仁恕忠厚則李不及王觀是則古
人之稱爲有後者非徒龜紫之襲簪笏之存焉已也

要在丕承善述無墮構穫焉耳矣若今吏部武東楊君予因之深有槩焉君爲東里文貞公九世孫也文貞以耆碩弼亮四朝身任安危幾四十年當其居鼎鉉筦機務以生育天下陰隲于民者旣固且厚則儲休委社嗣引慶餘而有吏部君爲之孫焉是非申錫于天之謂乎吏部君少以文學懋時譽今太傅少湖徐公校其文褒然稱首尋舉進士節推某郡則本儒術飾吏治絕去頗類放紛之習而封殖化澤圖牒以飭民用不究稱明理官迨其被徵而入也銓部謂君嘗用法廉公明績超卓廼晉爲天官屬君棘棘不阿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十四

亢行已志尤究心官材之辨綽有藻識淑慝臧否朗若鑒照及遷選司遂得以素熟之籌而有大施焉甄能計長循望責實首叙資勞最深最爲時重者數輩陟之士論翕合君方得以砥礪職業而縉紳多所藉賴無何以纖註遣斥有將樂之謫矣予邑周侯喬石爲君禮關所錄士也就予言曰楊先生有壽母年七十矣今先生改官衛輝幸得過家稱觴敢諮說以章母懿而致師門之祝可乎楫生也晚仰止文貞公德業久矣往得遵吏部君于京邸貌矜言正心獨善之旣徵刺履行則知其爲博古匡時之彥也益歛避欽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十五

式噫是殆文貞之澤保艾爾後遠而彌長乎是殆天之所予必于明德而適發其祥乎何其繩祖武嗣家聲有如吏部君之能孫也予于是而得所以壽母之說矣蓋邇鍾慶之原而本其所自生考成善之功而歸于所由致自古家國之興不獨其君子賢也要皆有母德云故任姒篤周載詠于詩人孟陶啟哲炳具于列史大較然也然內德幽貞不踰乎閨闈房帷麻絲漿酒之間無所容其贊述也則又于其子之賢徵之以予觀于吏部君非其修習于慈儀也厚承訓于內則也深抑何所藉以仰成也哉是知吏部之賢率自母成夫人之德式因子顯壽母令子其永貽于無疆維休也哉侯曰子之及此言也可以爲壽矣請授之史以往焉

賀顧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隆慶戊辰夏六月己卯漕運叅將萊山顧公母太夫人壽六十夫人怡松翁之偶南宗伯猷溪朱公之甥南司馬莊懿公之孫藩叅受所君之姑也莊懿公明德策勛爲國憲臣予嘗習聞竊慕之矣今夫人祗服先訓不倦以康殆天壽令緒以昭先哲之遺度與予姻友僕卿小山章君爲萊山公肺腑親將修禮于夫

人之庭而徵文以爲壽予偃臥岑寂拙訥而遜名且
久顧小山之命至再若必以予言爲重者焉予惟門
內之貴如夫人者罕矣請卽以世家耆老之義壽之
可乎詩曰齊侯之女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嬖
尚貴族也故成風庇其宗國叔姬能守魯禮季氏之
婦稱于孔子無非先王正訓之所漸也世焉得謂碩
人無種而善類寡後耶夫黑墳沃壤嘉穀乃蕃洪淵
大澤魚龍斯泳物各有由盛耳故享卓遵之榮者多
穹厚之積綏繁熾之慶者鮮驗薄之行大較然也予
聞夫人二十七爲未亡人其間憂恤交織蓋三十有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餘年歲月鼎鼎何久長也豈彼松柏嬰歲寒之烈而
繁霜疾風之不變乎蓋有栢舟之操焉夫人乳乳而
居繼怡松翁之志而代終之程督閨務百備整緝以
能誕啟有家有幹蠱之功焉萊山公藐而孩夫人畜
之雖慈而督之則嚴故克成其子以振顧氏後是又
有鳩鳩之仁義方之風焉易曰利女貞夫抱一節以
竟志托六尺而承宗皆女之貞也夫人兼而備之則
今日之壽也殆以穹厚食報受天祐之元吉攬神福
之遐祉而爲生人之極休矣乎且使國人望曰名家
之風度若是舊德之遠庇若是不猶有徵于莊懿之

澤父而彌長也耶抑魯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
大夫庶士蓋謂僖公庶政得其宜故爲人所祝願在
內在外並受多福而上及其親致無疆壽故公侯之
孝在能和其邦國賢母之心匪徒貴夫榮養夫固有
所樂也今漕艘多出東南水道距京數千里霜積于
舟如林如雲至難集也逋逃之衆繁于編戶之丁荒
蕪之場多于播穀之畝至難理也漕急國計而期會
是集撫先民艱而徵科攸緩勢難兩舉也嘻牧也極
矣萊山雖起自鼎食統禔之家而習詩書開韜畧矢
志宣猷所至輒茂聲伐故不踰紀而超有赫豈偶也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哉公茲試矣其惟超出于沿襲因循之外而極夫導
師洗汰之力破舊飭新補欠散羸以張弛其法而伸
縮其數庶媮靡誕漫之積蠹可漸釐而軍民凋瘵之
沉痾可少瘳矣夫是之謂和其邦國聚百姓之懽心
以娛其親而爲夫人壽也不亦至乎哉迺小山作而
言曰子之壽夫人也旣爲標幟其家世而復祝願之
及此夫人聞之必悅請介子之文而馳焉以施之于
燕喜之堂

壽孝婦何母八秩序

予嘗聞太母鄭太夫人曰蕭山何御史舜賓爲邑驚

更鄒魯誣繫過蘭舜賓吾外父大夫聽庵故人也見而憐之厚遺之且送之百里外泣而別未幾賓爲魯掩殺賓子競執魯毀其目而愬于朝魯伏罪先文襄公譏聽庵傳亦詳及此予固哀賓之斃于非命也又幸賓之有子而卒能報魯也予同年會稽胡鏡水誼予請曰曾外祖何競爲父復仇蓋戴天之耻枕戈之志也朝議坐仇抵罪復以唐梁悅例編祖戍然實錄并志傳皆與其爲孝子矣曾外母虞競配也幼承厥父大尹之訓涉獵經史諳文詞蔚有賢行比外祖痛疾忿恚而求爲必報之日母則左右其艱力相夫志

小瀛先生遺稿卷之八

十八

卒之張目挺身而甘心焉祖得稱孝子母不得稱孝婦乎母孀居數十年服辛茹苦勤勤立門戶生三子胥克承先業女四長卽曾母亦能通經史大義曾幼習句讀皆母所親授然則外母之教弘矣詎敢忘之今年壽八十淑德懿範均有可述侑觴以詞固知子之不可已矣夫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常也其或父罹于橫逆子爲之報復豈得已矣是故復仇之義見于經傳者不一然未有非而罪之者得非以孝子銜哀忍恤無以自生于天地則憐其心而不忍傷之者亦非得已也是故伍員鞭荆平而夷其

國論者援父不受誅子復仇之說原之不罪其悖謬徐君手刃父仇柳宗元議其守禮行義且謝之不問其凌上夫聖人立法制下乃許其私相仇殺不幾于無法矣乎蓋因人之情而盡乎事之變聖人蓋未嘗不許人以復仇也協于情則亦無瀆于法矣何之顧號以制憤虞之相夫以行孝亦人子之至情事勢之極變耳執筆者當大書上附于伍員徐君之例可也然則母之令名亦既垂于無窮矣母之壽不將于斯名相悠久也哉鏡水再拜曰惟是足以壽母矣遂書之

小瀛先生遺稿卷之八

十九

壽友蘭趙翁七十序

里長者友蘭趙翁以歲丁卯壽七十而神爽堅碩超步趨健杖屨屹屹不殊乎壯盛之節夫代降風澆政凋民弊七十者數矣幸而延未必不衰抑或生大山長谷惜于頤蒙而鮮所智慮者焉趙翁則產通闢大都驚驚襍遯之區而且拮据生理歲占所進贏至十五顧年至而彌強意翁豈有異術哉于時邑所晏好者率賓服奉卮以次前壽予故世善趙氏而季弟淮之子仁實聘翁嗣介石之女有婚姻好也則其所銜翁者不當例他姻黨而斷重介異道說藻潤之者宜

爲諸祝者之先驅或曰蟲珍龜鶴并遜栢松朝菌不及旦夜而大椿累百歲尤榮故聚氣成形積氣定數譬諸陶冶質厚者堅翁之壽殆生而然與或曰迪吉逆凶順昌悖亡天道好善人道福謙故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惟無害然後壽彼僂利詭瑣以角巧而競物者是謂縱斧斤而戕其性何生能養故積水成淵積善成祥翁之壽其在德與或又曰莊生之論以恬愉爲不可兼欲全天年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蓋恬則神遊其極愉則情暢其天神恬者精粹而不擾情愉者形固而不凋翁之壽其有得于恬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二十

愉之樂者與予曰生者本其質也德者考其修也樂者舉其完也雖然于翁何如一曰吾望其貌隆察其氣益溢而克辨其顏腴脂而童非得于生者能乎哉一曰翁侗如吶如于世范范于人涸涸白首而無爭而其孝友忠懇儀于族間而引重于鄉評非有德者孰能之一曰翁詒穀翼後廸其子以有成而介石之事翁也務順適其口腹耳目以悅其心獨根于至性天常之真益不啻其所自生而翁亦安其子之養樂其子之樂日于子而忘其年歲之侵尋斯不亦樂而壽者乎噫斯二者一在天二在人兼之者德則至矣

德以基樂樂以徵德培深而厚娛廣而駢引于不替而幾乎長生庸有艾乎矧介石嗜學精進策茂實而蜚聲行且奮庸明廷以顯揚乎翁而施美于當時矣其樂其壽方與川以偕至日以並升窮天地亘古今而已焉爾

壽外母郭安人八十序

往嘉靖癸卯母壽六十先公爲文以賀亦既備淑懿之概矣迨癸丑母壽七十予官于朝而內弟憂及仁遺書來徵文予未有以應也迨今癸亥母又八十壽矣予歸田里幸得以歷階稱觥而祝焉予忽憶距昔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二十一

癸丑十易歲矣轉盼流光直瞬息耳介族境之耄齡薄西山之末曜予能無懷然懼乎然自昔視今更三紀如一日也則以今徵後卽百歲亦此日耳鼓缶大耋之鄉受祉黃髮之耆予能無訢然喜乎會內弟輩復申致前懇是予文之愆期于昔者意若有待于今殊不偶也予聞之人無不欲親壽然有不可必之壽命也人無不欲親樂然有不可必之樂亦命也故得其養不得其年則有風木之恨得其年不得其養則有傷貧之嘆得其年又得其養斯可以言壽矣人情不富貴不樂不逸豫不樂無子孫不樂子孫不賢不

樂富而康寧子孫迪吉斯可以言樂矣壽且樂惟母
兼之哉母家故敗富諸子承藉締構而增益之豐屋
腴田百需贍給孫曾能繞膝以上者十數輩而其長
者胥知勉于學邑之稱家裕而子孫賢者必以母爲
最壽之日諸子孫剝肥牽網擲鱸饌鄉膺膏撰五
味之珍以爲饌撞鐘擊鼓絃匏桐篠繁嘽和會進以
窈窕蹈奏應節備音聲采色之美以爲樂以順適母
之口腹耳目而康其心而環視以祈無疆之笑已而
闕中閨閭里戚屬子弟持竿進履賀者襍遶階除母
一以次受之嬉有喜色卽其精明趨健少壯不能逮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也於時睹者莫不傾艷更矚謂爲人生之極休太平
之盛事也已嘻有母春秋八十高而能安其子之養
樂其子之樂其爲子若孫者豈不大幸哉古之人有
三釜逮親而爲樂千鍾不逮而爲悲者予也昔食徒
張白日不照視內弟輩之歡承壽母也其能已于扣
心而咨咨哉予又聞之嬰兒之在抱也孩然一咲雖
甚憂戚無不解顏是知以物養者樂其體以心養者
樂其志故曾參之養優于曾皙而婉容愉色仲尼稱
其難也夫其欲衰物薄多悲少懼固爲無益于壽矣
然非有因心之慕委異之容雖珍滋之饗日悅于口

哇咬之音日娛于耳婉孌之色日玩于目亦且淡然
無味貌喜而神不揚予以是知母安乎其子之養樂
乎其子之樂者蓋遠去世情而獨出乎至性天常之
間夫樂則心津津而和矣性熙熙而暢矣則冲氣合
而不去形可以長生古有度千百歲而不老者母其
人乎是故至人以之自樂孝子以之養親

慶別駕南塘翁叔父九十壽序

王制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必詔之事國人執子弟之
禮以尊養之而祇受其成言莫敢違越斯稱王道之
易易也蓋自尚齒之意衰而乞言之禮廢則人各以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其父兄之龐艾壽耆者寄之典刑而承其告詔若執
著蔡定衆志屹爲宗黨之大老如漢之石周宋之陳
呂雖不盡合于古而家之齊抑或可達于國之治矣
乎歲甲戌之十一月實吾叔南塘翁九十誕辰時日
南至慶與日浸長迎長至之日以申致頌祝之情豈
偶也哉于是宗之長幼持竿進履賀者序拜庭下相
歷階而修酌者之詞以祝曰吾宗世居蘭代有令德
自昔孝誼忠亮之士文儒彬彬出焉迨明則先文
襄公崛起而經國樹勛光于先烈吾叔得所受於先
公而克世其家兩翁者蓋唐氏之大老也翁弱冠嫻

文詞克弟子員每試輒高等竟以貢謁選判池陽至則以惠馴讎以勤集事以儉羸委尤寃心民隱隨宜修治而其檄當道撤召募之兵以安生聚至于今誦義不置是古之道良也翁孝友天至以婉愉承太夫人而娛其志以師事先公守約束不失尺寸俯視諸子弟各程其職業而飭迪之常語人曰夫饕餮惡之大也伎戾禍之媒也違親而餌利是豺狼也懷機以噬螫是蜂蠆也天之生人實俾之衷而異類焉同其與有幾故子弟之才者得于熏炙而羣然胥以善良其離離佻健者亦靡不創懲而嚴憚之噫孔昭之德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二十四

音不忒之令儀有若翁者使居成周當冠進賢乘安車肆筵授几天子北面而乞言以明政化之要矣翁善詩不減風人之度每編什就輒示楫爲更定當其得意訢然以悅允嗜奕竟旭夕不忘每羣譚角笑翁惟默默其勝也十而八九善奕者率次且下之說者謂翁精矟神冲故能勤小物而不爲疲耳今年幾上壽顏渥而髮黠雙瞳炯射言議了了切事理其強力精幹天實綏之以今徵後卽百歲亦此日耳司命者顧得而制其筭哉翁子秀秉禮篤義重于鄉評而其事翁也務順適其口體耳目而備極歡養孫廷相

慧而績學期以究翁所未盡而拭目之噫壽考福祉亂嗣之盛無一之不臻其至殆造物之完予生人之兼獲也俾昌俾熾俾耆俾艾眉壽無有害以是爲公祝其殆庶幾乎則又相與再拜獻觴而降階已復以嘗所繫于中者而論諸宗之長幼可乎夫積善之家類皆濟美後昆流光奕葉信有如圭如璋如取如攜者豈非以德懋報隆爲天所申錫恒若是哉然楊氏袁氏車馬累世而恪守家規則袁不及楊李栖筠之後貴盛與王晉公埒而仁恕忠厚則李不及王觀是則世之稱爲有後者豈龜紫之襲簪笏之存已也要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

二十五

在不承善述無墮構穫焉已矣吾宗自國朝來稍復舊居姓姓衆矣而仕不甚膺自先公以明經起家而後相繼登第者掀蔚蒞起以光大矣語曰樹大則枝散水遠則流濁顧朴長懋之風漸漓于世代積習之久簪鼓瀾翻之態每萌于隆貴盛滿之餘勢則然也今自予行上視翁輩固有間矣由予行而下則益以間愈趨而愈卑可懼哉願乞翁于百歲之身而以歸然大老討論先世之德善道宗黨爲諸子弟矜式永貽家慶于無疆維休也與哉

壽叔母陳太孺人八十序

維丙寅之歲叔母太孺人八十壽矣渥顏腴色聰聽
明眊目晶晶辨小細物而階階踰闕不殊少壯步履
之節見者驚矚異之而里閭戚屬胥陳辭致祝誦說
懿美備矣迺言者謂閨閣品流所爲不越乎滌灑甘
滑之齊織紵縫紉之細內德幽貞沉于笄穉卒之無
以自表見耳雖備說亦不核也余爲母諸子知母行
履益自兒孺以至于今則甚習焉余固不文迺其言
或可徵而信之矣乎母性純慈見人無貴賤輒嬉嬉
而笑與之語欸欸生平不識詐愚侮怯事如麟不草
踐扈不粟啄處妯娌輯睦無犯迂之氣每談說故實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二十六

以相勸警弟禮所交游文三至必躬向幾室治具食
飲供之不爲疲撫下有恩至誠獲違命旣不加譴且
身代其勞尤樂施與見哀憐人則咨咨不已割所有
以貸卽其人負貸不恚叔右石翁方履潔志迄老食
貧母率篤儉勤以佐高誼諸所綜劄罔不秩然當翁
意者翁歿遺孤禮貌而孩母畜之甚慈而督之學則
不爲姑息禮果工文詞懋時譽以甲子舉于鄉必敬
必戒終夫志于旣歿以劬以勞迪子德于有成卓有
鮑妻范母之風焉茲屆誕辰宗黨之長少鬱葱忻暢
相率備物以進賀母愀然顧禮曰予以未亡人待盡

餘年足多耶予與而翁茹辛甘苦僅立門戶期汝有
成以享有此樂也而翁安在哉如言賀是重吾感耳
因欷歔不自禁迺宗黨序階下奉卮以次而前祝曰
母抗節勵行爲門閥光翁猶生也又祝曰母教子績
學揚名爲門閥光翁猶生也而余廁觴末載申之以
詞曰母之壽奚獨母之慶哉夫國之治猶家之俗也
國之將興必有敦龐耆耆之賢以備典刑家有老成
斯内外小大有所憑荷薰炙而善良昔大母鄭夫人
以婦德姆儀誕啟有家其時有九十餘矣猶歸然係
閭閻之重而吾宗之諸女士承之如臨師保家聲日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八

二十七

蒸蒸焉起今有如母其人以爲之長以宜順則而式
諸士女則吾宗之福祚其殆未艾矣乎是凡奉卮而
來者皆可以自慶矣余閱歷載籍所稱述賢母多矣
未有賢而不壽壽而不終于榮享者蓋必賢而後獲
榮壽于天亦必賢而後壽于載籍必壽于載籍而後
爲不朽也已不朽之壽寧獨爲母媼者專其美哉抑
先公所以教育漸磨予者言猶在耳也余時舉之以
語弟而交相勗者也豈予不克祗服以寵光于先公
而今顛毛種種業則已矣弟才志卓犖不羣其卽以
予所交勗者益銳思而精進之而涉其窔奧斯則實

茂而英蜚也異日所策樹容可涯量也耶古稱父子
莫盛于常之賢玄成叔姪莫盛于謝之安玄嗟余無
能爲韋氏子矣弟可不思爲謝氏姪乎是謂貽親令
名不朽之壽也夫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九

明 澂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同校

溫麻吳文華子彬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雜著

賀方采山中丞文

伏以中臺望峻位陳獨坐之尊南服地雄寄畀專征
之任震威靈于海嶽下膏澤于幅員固本銷萌寔安
危之竝注保黎禦海惟文武之兼資假爾方叔之壯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九

猷揆之吉甫以爲憲具瞻伊邇跋忭載深恭惟

門下毓秀崧高流輝斗宿鳳麟奇表金玉令姿人當
名世之賢運際中興之盛早登書于槐省聲動儒林
徐射策于楓宸等高仕籍神州初試刃遊大郤之批
郎署歷周器別盤根之利比岳臬之踐敷益聲猷之
懋著在在鳳翔千仞盈盈棠蔭四方且特立獨行蹇
蹇匪躬之節而清夔素檢溫溫維德之恭誠兩 朝
開濟之臣一代斗山之望也睠茲海甸屹繫鉅藩勢
控東南欲腹心之先備疆連吳越若唇齒之相依屬
比年倣擾之餘及列郡創痍之後靜觀大勢須仗出

羣方民望之來蘇適

帝心之簡在召還內地提筆憲綱進唐介于蘭臺得
薛宣于石室王春漸逼交傾雨露之辰卿月遙升先
動台垣之色朝野以得韓稱慶軍民以借寇交權玉
海重光罷江增潤牧民馭衆聿觀保障之弘猷推轂
授師更賴折衝之遠畧顧公私凋弊已極而上下惛
玩猶常文移亟事誅求謀訴半爲租賦加之鞭撻
瀾倒因之以苛燒風行困雪日滋貼危轉劇吏無侵
枉誰爲遊釜之魚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行且風
霜肅候整百度以維新佇看鵬鷲搏秋儼諸司之承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九

律丕錫和平之福允收明作之功楫也猥以蕪疵偶
儕紅紫管竝遊于英俊頗同臭于芝蘭在苒餘生甘
遺腐菌沉淪渺跡敢附青雲但憶往至情邇長風而
興俊由衷真觸睠杖柱而生悲不能已于寸忱輒冒
陳于尺牘薄將篋篋聊獻曝片特鑒積愆少回曩眷
伏願茂著東征之譽用紓南顧之憂江海恬波萬國
金甌永固居民帖席千家玉帳騰懽益精攝于鼎俎
卽峻陟于台斗瞻塵赤舄送曲朱絃 詞曰
春暄羣木海天照人晴色忽報康侯來自 九重清
風穆穆屈指英雄誰第一共快觀栢臺標格看于今

鯨鱣恬波鳳凰鳴竹謨猷足經綸客才華足文章伯
笑一寸丹心儘平生也都是愛民憂國房杜聲名何
足數伊周事業思量熟待指日三台調太平玉燭

贈劉易齋司理膺召文

伏以三典分條寄界理官之重一方司命秩顯臬事
之修防團飭兩使之符觀察端六聯之協布公南海
惠澤旁流精斷開封聲猷燁奕清獻獨辨赦前之僞
伯達堅明節下之訛代有聞人式昭刑史恭惟節推
易齋劉老先生大人執事江表發祥楚南挺傑清堂
挹長淮之潤瑰奇應斗宿之文槐省登書桂林擢秀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九

初攝理于雄郡卽遊刃于盤根以德原刑緣儒飾吏
用春秋而讞獄躬愷悌以宜民矜赦矜疑軫一夫納
溝之念克威克愛操萬事入律之權不動屹若立山
無私湛如止水機消設距化慕畫冠寧失不經忍視
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臨民以父母之
心置身于繩準之內故雖小小亦使昭昭坦然周道
之平翕若漢廷之允視篆蘭臺未幾留碑澈野已深
樂育人才肇新黌序獎成士類聿樹風聲編氓方救
于甘棠驛召忽遷于喬木歌廉意婉政爾來遲借寇
心馳又何去早擁轡重嗟離母望塵却羨登仙學官

魯某等高山虔仰止之懷泮水沐鈞陶之化廼勤授
簡因樂揮毫曲送朱絃聖懸赤舄詞曰水壺皎澈底
清真了了陽春旋把蒼生造寒谷回枯槁都道閭閻
冤掃徃行空虛生草風吹勁翮騰雲表漏滴金門曉

送吳雲峯司教之粵文

伏以振鐸江城久被絃歌之化遷喬蘭谷蔚宣綸綍
之音考績陟明綸資錫命指舟颿于南浦思切琴洲
會車從于東門載張祖道恭惟雲峰吳先生天篤丹
誠地鍾素樸儒言儒行古貌古心清標挺梧櫟之良
粹學會滄瀛之秀曳裾散地薄爲守道之資擁席舊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四

璉未爽居貧之義正簿器引表儀納人軌物畧科條
崇體要束我筋骸斐然狂簡以成章邈矣譽髦而上
達和風滿座光搖碧水丹山化雨鳴絃潤入池蓮窻
草官牆繞繞月映琳琅桃李盈盈春堆綉綺 詔來
日下秩進海南方欣山斗之依塵忽覩驪駒之在路
某等敬承模範恩重父師佇看飛舄騰霄徒向檄帷
嗟嘆雖觀袞之期難卜而橫經之教未忘三疊一杯
聊效陽關之調江雲渭樹曷勝門弟之情詞曰瀼瀼
皎露凋霜烈烈嚴飈應律此際高賢別講堂郵亭把
袂謾引離觴夾道青衿雲擁去旌欲繫斜陽數載蘭

汀葵莖養成樓棟梁鳳闕雙龍新拜 命粵庠三
鯁呈祥戀戀江城多士悠悠此水俱長

賀李西崖郡守膺獎文

伏以周頒八命倣釐作牧之規秦罷列侯特著置守
之令秩增炎漢剖竹分符制煥李唐臨軒受冊益出
則聯乎九伯而入每任以三公厥貴獨隆惟良共理
恭惟西崖先生儒席珪璋士林梧櫟清瑩挹章江之
潤瑰琦握虛嶽之靈理會淵源文宗風雅弁髦突拔
科甲崢嶸初秉州麾政擅六條之異晉參邦典才兼
五聽之長物望咸歸郡符攸攝保障載玉麟之節問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六

五

閭盛竹馬之儀甘雨隨車德星懸次壺冰湛潔孟水
揚清視五縣宛然一家愛蒼生真同赤子首宜教化
文獻日增躬務勞來耕桑雲布梁肉藥石每斟酌寬
嚴撫字征科尤區分勞拙民奢示儉素絲之風聿宣
俗薄還淳綵線之機自息甫及三時蔚脩六事爰蒞
規風之使式欽攬轡之心獎檄先臨薦書有待韓崇
治效行還車馬之旌黃霸功名竟致公卿之召輿人
輿誦轄吏騰騰爰採衆情聊摛短調詞曰連城片玉
喜名列御屏紆朱作牧銅符踞虎金鑰飛魚夾道旌
旗雲簇天放福星一路地散陽春萬斛清澈底但日

飲前溪清泉一掬鼓腹民樂處無老眠蚕白水耕黃
犢惠流五邑政表百城直把循良傳續百姓常思臥
轍六察又行推轂綵雲明看上林春曉鶯遷喬木

賀趙震洋大尹膺召文

伏以命釐作牧特嚴百里之符冠界進賢預寓三公
之任親民最重宰邑猶難六察分巡政績明揚于薦
剡四聽旁達禮羅申命于徵書寵煥銀魚報超銅虎
績多勤廷尉之勞聖峻赫臺郎之叙卓茂循良竟封
太傅魯恭卓異歷晉司徒以德論官因功詔祿恭惟
震洋先生賢林梧檟儒席珠璣明瑩挹震洋之精瑰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七

奇煥崑崙之采蚤下帷于正學理遡淵源逃奮槩于
宏詞文宗風雅茂騰科甲選最龍頭暫試計偕分淹
驥足德星懸次光麗蘭皋甘雨隨車惠通葵渚四知
孔畏茂揚清白之風六事式修恪秉寅恭之志務崇
教化士樂陶鎔申飭農桑民安勸課風奢示儉素絲
之節昭俗薄還淳綵線之機息辨詐杜吸綸之鱗摧
強叱敗羣之羊決片言于紛爭角牙頓息游利器于
盤錯根節自紆德尚烹鮮才堪製錦化孚四境政表
百城青驄會轡于康莊紫璠終售于善價法車行部
夾冊收材第叙功勞交行表奏

延綸咸是驛召蔚宜雲端快一鶚之騰日下應雙鳬
之出歌廉婉轉方爾來遲借寇心懸又何去早擁轍
重嗟離母里塵却喜登仙青瑣佩囊立起高岡之鳳
花磚隨仗還爲大旱之霖瞻此同寅欣然胥慶乃勤
授簡故樂揮毫靜省風謠兼蒐輿誦聊次短調用塵
巨觀詞曰英雄入彀便百里分符光騰列宿甘棠敷
惠苦藥茹清真箇民肥官瘦河陽郭月花繁單父且
停琴奏三年裏撫字劬勞雙眉長皺試扣道德化三
異尤多燁燁衣生繡薦書鶚奮徵詔鳳宜百姓如使
借寇喜留明月一庭獨挾清風兩袖隨入漸環珮珊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七

珊鵲班羽蓮

叙

榮壽錄叙

中巖李公壽也其伯子冬卿小鰲氏則既屬予綴詞
於湖天之圖以壽公矣迨予道錢塘小鰲氏復出一
帙以示曰茲爲吾父榮壽錄予諦觀而叙之可乎見
其首以公凡所受勅諭次及凡所贈公言而湖天
諸作亦附焉上徵于天子之典章修君渥也下徵
于士大夫之篇什昭耆德也信乎其榮而壽哉若小
鰲氏者益善繼其志而成孝于不匱者乎予不敢以

再爲瀆而申之夫造化清淑博大之氣醇鍾而間出焉是故爲賢爲貴爲壽祚德並臻聲稱施美然是數者值于其所畀不相爲借非天儲其精地會其靈人際其盛欲兼備之也恒艱故有賢而弗獲致用仕而不得永年又或登峻秩而無可稱躋修齡而莫之貴斯爲下矣是可見榮以位而不徒以其位也壽以齒而不徒以其齒也是故紆青拖紫綰玉鏘金巍然其榮顯者特閨閭之艷耳非所以語至榮也兒齒鮐背龐眉白顛噴然其遐考者特老耄之流耳非所以語名壽也詩云樂只君子 天子葵之人臣有殷邦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勞而 天子膺之以祿福其斯之謂至榮乎詩云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所以萬年乎人者期以萬年乎正人也其斯之謂名壽乎至榮名壽中巖公其人哉公入御史臺卽以直顯諸所建白率激昂明切按歷所至表枉屏戢旣以憲使撫關南尤究心民隱隨宜修治不二載而威惠流邇迄今西土懷之不忘及其成功引退視世所榮進泊如也枕漱石泉杖履於鰲溪烟月之間神克精物不殊乎壯夫步履之節屹稱大老焉夫公之振鷺而仕也宜贊洪猷恢耀景業績炳于旂常其榮也爲邦家之光福祿之所膺也而閭閻

之耀不與焉公之投簪而歸也遺榮耽寂立懦廉頑表重於寰宇其壽也爲典刑之屬萬年之所期也而老耄之流不與焉然則公之具有名德而榮且壽殆造化所獨畀生人所獨全受天祐之貞吉攬神福之休祉世能若是者幾何哉先洪洞韓忠定公位尚書壽年八袞其子河內守爲完名榮壽編問序于崆峒子序曰欲知韓公者觀斯編可矣中巖公之行業履受聲實章鉅之迹其亦備于斯錄矣乎予謹申公榮壽之大者叙之簡以復小鰲氏俟覽觀者稽焉

三代褒封圖叙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憲副近齋王君間手一帙曰褒封三代繪圖像騰制詞于其上謁予叙之因以質其義曰予父西塘公倅辰州知全州績滿一考進階奉直大夫母謝氏封宜人予祖鼎麓翁封如父祖母董封如母旣予任比部三年滿亦得進階封妻薛爲安人而母復加封如薛云是母益再被恩矣今予祖及祖母年皆八十高而予父及母胥年望六十矣又竝得君之豐爵美器以歸之其所生其所自出爲子若孫者誠喜極而感惟侈君渥悅親心焉是圖耳予瞻之竊有深慨焉夫天無完予物無兼獲有所豐必有所嗇有所長亦有所

短嘗聞晉與缺夫婦齊德而史不著其爲壽鹿門龐公與配同老固直山澤之枯槁耳而況二氏子孫未知其賢乎否也乃晶麓翁壽與董僅而以西塘爲之子西塘大夫壽與謝偕而以近齋爲之子爛繡景珠前輝後耀是舉世所厯厯稱難者顧王氏無一之不備矣又聞高堂九仞曾參比向而悲積粟萬鍾子路南遊而嘆世固有微 天子休光欲報其親而不逮者矣今由西塘而上爲具慶也由近齋而上爲重慶也惟承四親寵賁三葉彼其張鼎食而白日不照者視王氏有不扣心而咨咨哉夫黑墳沃壤嘉穀廼蕃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十一

洪淵大澤魚龍斯泳物各有絲盛也故積善之慶逢吉之徵所以推本天人明著感應詔人以修身立家之常理而反以驗諸其子孫者也然則享卓綽之榮綏繁熾之祉者豈偶然倖致哉由所樹藝深也予意王氏之先必代有茂澤至晶麓翁嗣引慶餘益深耕沃溉之故西塘近齋二大夫始憑世積掀蔚凌起以光大矣是王氏爲天所篤祐而蕃錫者顧不完予而兼獲之哉雖然予復有終告焉一言之譽終身誦之矧世承袞褒掇華榮聲名施羨於當時者乎則吾君所優崇之恩誠不啻罔極已也詩云之屏之翰百辟

爲憲不戢不難受祿不邪言四方之臣展采宣力於外則召至和休而禔祿于身家近齋今典憲臬非屏翰之臣乎履明忠報 主上以蒙被顯福是固近齋之所自懋耳晶麓西塘二翁之壽未三近齋之勛業名位又未已殆未可以今茲爲至而茲帙且當履書于異日矣予不能爲謾說故終告之若是云

桃溪書屋圖叙

桃溪書屋在三衢之陽開化徐儀部澗濱所築也時先公予告在里爲題楹額復爲賦詩一章蓋嘉其志業之所基耳既澗濱官四方則繪圖成冊屬諸藩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十一

伯記之間出示予曰斯文襄公之手澤也願子釋其說以終惠焉予瞻之竊有深感矣夫書之有屋非藏修游息之所乎書屋所有事非隱居求志之謂乎故士人潛于隱約也類皆遯寄幽殊偃休巖壑俛取先王之書而專致誦法之此其蚤夜孜孜慮非謂出而騰茂實策休光也哉及其拔足隴畝貴顯廊廟卽倏然睢盱鹵莽以徇時變習以餌世棄所學如弁髦然殆昔人所謂從仕數年比之始進固有大異者乎噫射者罔不在的稽田者罔不在有秋彼張弓持矢顧釋之不省于括而翔而紆勤菑疇而播焉卒乃登惡

莠以刈穫反視厥初不胥舛且昔耶故隱居以求志
行義以達道說者謂惟伊尹太公其人也夫伊陟阿
衡肇自莘野望稱尚父起于渭濱功烈若彼其踔越
也豈有加於棲遲蓬茨之下哉要亦不喪失其所求
于隱居者耳嘗聞開化據三衢上游之勝而其林麓
水泉綺綰綉錯乃特最于桃溪澗濱之居斯也挹奇
舒靈砥切聖賢之學而其文詞之所迅發輒臻間雅
之致駿乎名場往令甌寧封殖化澤政用績於成今
在儀部獨以清慈標薦紳間則澗濱之所得於桃溪
者不既深矣乎今其繪圖之意豈徒以清冷蒼莽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十三

景光胥于懷而不能置哉蓋亦鑒夫厖厖者之墮軼
其素節也庶其幼學初心常自在之而因以警惕矣
矧他日宣猷贊化以希蹤于莘野渭濱以不朽其志
業又未必無助於此也迺澗濱惕然作曰予能是哉
第言者云人非才士學無文詠而占勝以居殊有愧
於所在之草木禽魚耳予得奉先公訓以無負桃溪
志業而列壑不我譏橫峰不我笑至足矣予能是哉
聞者謂今之官人皆不可無桃溪之思云

梅譜叙

歲丁卯秋劉世儒持所繪墨梅扣予因索縑素汁墨

淋漓墨畫之點次若飛頃且就則見其鋒穎峭秀氣
韻雄老而其驚逸絕致雖不可以分寸繩削控馭之
然而橫斜平直結胎會形各各精勻巧密而不紊仿
彿乎勁質幽姿之根植于吾堂而令人有何處得來
之嘆嘻亦工矣予不識畫格而性固耽之問曰子是
之藝其惟得心應手毋泥于古法則然乎世儒曰斷
木爲棊掄筆爲翰莫不有法夫以畫名者品雖有高
下必走矩矱中其下者凡耳苟沈畦滅徑踰法而臆
決之直愚耳凡可也愚不可也予曰師心者廢法固
必形索象擬而後臻其至乎世儒曰釋氏之說佛法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十三

種種色色愈玄愈化夫畫亦然矧梅以韻勝以格高
其瀟灑迴絕之奇標樛曲偃蹇之異狀抵掌變幻而
欲索之于位置色相間其不以優孟爲孫叔敖者幾
希吾惟以冥契于心者稍加步驟祖而法之未嘗無
法而未嘗泥法法寓于無法之中而毫縷暴露之焉
耳矣噫工矣然獨苦之心抑孰知之已而世儒復游
楚入閩反而相過眎予以所圖梅譜二十二方方尺
有只皆釋以殊名異象而梅之性情體質本末大都
具焉且曰昔之名圖神繪詎少哉往往雲飄花隳矣
昌黎之傳王承福考亭之序郭叔瞻彼胥附之以不

速朽滅敢以是爲請可乎嘻予非能言者也顧悟畫格與文章同一關紐而世之爲文知法寓于無法之中者何其罕耶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之氣得所養者律度自我出文斯妙矣故文莫貴乎心得心得則志鬯而氣完是以操持鉛槧吐麗舒葩出之乎有本而施之乎不匱固非盡去古以求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浮蕩膚陋之文亦非字而比之句而櫛之一字句必中其纍黍之度而竊人所有以爲家珍者未嘗無法而卒未嘗泥法其諸文之關紐矣乎于是世儒蹶然起曰養生者有得于解牛之術草書者因悟于舞劍之技豈予之畫理而亦可以言乎文也哉其并諸首并譜而鏤以傳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十四

傳

唐貞女傳

貞女唐順世家蘭谿之在城故廩膳生員汝渭之女也自幼蔚有至性四歲而孤母趙孀居矢節嚴毅難犯女事之惟謹十二歲鄭氏子時敞委禽焉凡六年未婚而敞下計聞女蒙被泣卧水漿不入口者屢日母問故托言偶病不欲食饋以藥亦固却納自是

堅處臥內苦席而坐容日慘慘時病時興每延醫診視輒拒焉邑童姓議婚女聞之懼母不敢言私語母之侍者曰女子一受人聘卽婦矣人亾而背之禽獸不如願髮髮養母以終此身未幾祝姓復議衆以爲可廼反鄭所聘釵女勃然色變哽咽刺割若不欲生妯娒中有相慰諭者曰若未面鄭氏子何自苦如此女泫然泣下曰吾意已決汝勿復言然其時膚體耗鏤齷然羸矣自是復絕粒者旬餘母強之旋嘔而出疾且革告其母曰兒爲鄭氏婦無能登堂一拜舅姑歿必以柩歸鄭以酬兒志語畢遂絕屬續時意氣安舒出鞋自着而逝鞋蓋女平日所製意有在也又聞其未屬續之前三月語其嫂鄭曰吾父鞠哀銜恤耻人知之今事已至此不言死後誰明吾志者嫂謂其言不祥諱不以告母嫂蓋敬之姊而女語之云耳嗚呼以身許人殉之正也得正而斃復何恨哉特其畜隱約之思抱幽愍之節皦皦脉脉有如左右媵人之所傳說不一而足殊可憫也嘗按劉向傳列女其事徃徃仁人志士之所難者意當時女氏之教甚嚴師傅保姆詩書圖史琚瑀珎珮盟誓繼續靡不詳備故其流風蘊義歷歷如掌而今教之廢也久矣若女者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十五

未嘗及乎師傳詩書之謀也卒能矢志殉夫豈非天之所稟從一之性專而不化者與然傳所載列類多出嫁守節奉姑存孤及赴焚投崖抱緡沉河之事其能以女殉夫而復從容就義則厯厯不多見也嗚呼殉夫于已婚易殉夫於未婚難激烈以殉夫易從容以殉夫難自古皆有死死以形爾而忠臣烈女所以不死不朽者固有不必寓形于宇宙之間者乎是年

日附女于敞而合窆焉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夫亦行古之道也女爲予姪因撫其行實爲傳俟他日史氏採錄焉

墓碑

明贈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樸齋劉公暨

配王恭人合葬墓碑

先文襄公卒之七年楫懇疏陳情荷

上憫念詔賜諭祭營葬如制遣工曹董治瑩役獲微

寵靈至隆渥也惟時主政盤山劉君祗承 欽命督

理周勤不經歲而訖工閎壯邃固鬱然改觀事竣劉

君泣而語楫曰格先大夫樸齋公之歿也侍御周公

銘之妣王恭人之歿也大史羅公銘之可不朽矣惟

格奉恭人柩合先大夫而窆焉則未有文隧上之碑

以章並美者惟子是托楫以兩公之詞尚矣謝非其人益閱歲而督命益嚴于是按兩公所述而次第之不敢增損焉公姓劉氏諱浩字子克號樸齋系出漢安成侯之後世居安成石橋里唐季有諱賓獫者爲殿中侍御史殆公始祖乎再傳曰彥明徙東溪遂家焉又八傳曰處善稱西湖漁隱則公之高祖也曾祖命謹祖丙極皆晦逸丙極生廷熙贈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是爲公父配趙氏封太宜人則公母也公性賢慈藐而孩卽巋然如成人旣長孳孳學嘗執經從大司成劉公道亨游而受其說爲所稱異成化丙

午舉于鄉登丁未進士授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督

十七

倉庾監稅竹木廉譽蔚起以憂去官服除改北部歷遷都水司郎中提督沛南河道排淤淪障興滯釐獎漕河通利三年轉虞衡司於時同事中貴緣以爲奸歲所蠲獵以數千計公謂漸不可長悉奏格遷知叙州府事政尚平恕勿密禁張威而爲繁苛之習境內久不雨公憂焉竭虔以禱甘澍隨應豈偶然哉屬有戎亂公單騎往諭戎俯首欵効竟不煩兵時同事欲奏其功公力止之所謂不邀功以幸賞者非與鎮蜀巨璫席逆瑾勢焰無名需求公曰吏以庇民乃殃

民以自庇耶迄峻執不與當道署公守叙之政有愛
民如子治羈如家之語誠知公哉績二考上最遷浙
江按察副使未赴以憂去官服除改廣東奉 勅兵
備海南地故襍黎夷公務綏柔順流安常而無所擾
之黎夷亦安若堵間有激于守臣者恒降德以拊帖
服即已不窮竟也蓋以夷治夷道固然耳後海寇繹
騷有官西瓊者相過從嘆曰海南之民病矣如公在
寧使戈矛相尋若是哉公謝曰某無他技惟不欺心
故省事耳昔龔遂治羈弛去禁防與民休息寇則大
靖公之簡靜以柔遠殆類之先時海北羈有疑滯久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七

繫不決公一訊獄成遠近快焉所至有茂功馨名時
方斬公以大用而公固雅懷歸志矣會以入覲行途
致官政既歸則閉門却掃日以藝文自娛課子姓學
業進門下諸生而肫切訓迪之嘗曰讀書能存好心
行好事便是好人立門戶而角競士心者是飾其名
者也吁有味哉然則公之學惟務身心而不洗洋口
耳者乎故門下士往往得聞于時有脫穎而出者如
侍御劉君器重太守張君幼仁尤著名云公敦厚慈
倫修飭行誼事二親備極孝養居喪哀毀逾禮友于
弟妹情愛篤至尤約已務施於親族之貧者恤恤賑

乏不恡殫儲與人交恂欵見情愔下至僕隸亦加善
視營葺先祠益田以供祀事所謂禮從其至者乎若
公者駿德發祥實大有家爲孝子蒞官有惠政爲良
守長折獄弭亂爲明監司雖克令厥終而弗大寃豈
其畜歛贏餘貽之孫子也耶恭人世出安成白石王
氏樸齋公再失配聞恭人在室有賢稱乃受於王之
廟而歸恭人肅靜祇慎敬以事姑恭以順夫公治於
官恭人甚承之于漕於叙於海南皆從公以居整齊
其內禁戢家衆不得妄有出入故公無顧慮歷官樹
績恭人之助爲多公既解職恭人則力襄家政先祭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十九

賓燕之需男女耕織之業其飲食服用之度出納盈
縮之節躬任其勞處畫整整家食千指咸仰成焉子
男六其二爲歐陽宜人所出愛視如一胥訓之詩書
於其師若友敬禮有加館穀饋遺諸費恣之弗問也
諸子強立邁往學日績於成並登仕籍簪笏相映則
宜人之教也可徵矣他若瞻族周之繕梁甃衢焚券
而不責人之償益不獨樸齋公之能施也已恭人嘗
謂人勞力而食者不獨內長善心亦可已病是以歲
居月積家日底於敷裕然遺諸子婦之官必以叙州
海南自服儉約戒之履貴盛而不忘其素即潔志好

修之士不能過也易曰利女貞善事舅姑母違其夫
誨翼其子皆女之貞也恭人則兼而備之孝悌敬輯
而慈立誠可合德於樸齋公而稱媿耦矣公生景泰
甲戌十月十二日卒嘉靖乙酉六月十一日得年七
十有二宜人生成化庚子二月二十八日卒嘉靖癸
卯八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二公配黃氏蚤卒累贈
宜人繼歐陽氏封安人亦先卒繼卽王恭人始封宜
人以工部君加贈云六子長桂次椿歐陽出次工部
君次楷次彬次梧出恭人皆娶名家女女一符貞亦
出歐陽適廬陵國子生周祐孫男十一完憲宋乞奴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二十

袁奴揀奴印奴遷奴并奴呂奴元奴孫女五京貞蓮
貞秉貞會貞孝貞會孫男三女一桂任勛陽府通判
與工部君同舉鄉試楷鎮遠府經歷彬兵馬梧府學
生先卒工部君初知某縣克興治行擢今職益樹遠
猷嶸嶸未有涯諸孫會秩然而立胥知疆於善君子
曰劉氏將是日以光大矣天之報德恒於其子孫若
是不可以爲公報乎公塋于丁亥丑月晦日附太祖
妣王氏域左爲本里湖集塘夫人以某年八月乙巳
啟公之壙合塋焉予旣最公及恭人並美之槩而復
系之以銘詞曰於美劉公樸而忠文優以仕吏治通

分符秉憲如漸鴻殊聞卓緒追簪襲器也大受位未
融慶餘嗣引申自穹振翮煥彩翩翩狎卓犖工曹聿
奮庸有窈其室閭則崇姑嫜內事竭孝恭相夫淑子
坤美終鮑妻范母齊其風古稱媿耦萬福同德考賢
澤靡不豐爵彼雙璧埋幽宮勒詞紀實昭無窮

明鄉進士靈山周君墓碑

孝子之於親也曷有窮已哉惟恐其善行之不著於
世泯於無聞也有什繫之狀有玄堂之銘又有阡上
之表墓道之碑焉甚矣孝子之心也曷有窮已哉羅
山周君靈山卒且十有餘年矣其子汝洛持予同年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二十一

木齋狀不遠數千里徵文於予泣而言曰先人不幸
屬成壙之期近淮先生而惠然銘之先人死且不朽
亦惟君子哀之而銘其碑先人歿且不朽意甚悲懇
予不及識君竊聞於其友則知其人於其子則知其
父木齋靈山之猶子也其言信可徵乎旣讀近淮廷
尉之銘益以明靈山之賢矣君諱漢字倬之號靈山
先世居湖廣之麻城嗣徙羅山遂家焉有諱通者是
爲君祖通生孟憲是爲君父以行誼賢於鄉評母何
氏方脈君汲水先坐忽聞中有聲如雷驚走而君生
君少穎敏異常兒讀書過目卽融領旣長服膺舉業

補庠弟子員臺學最其文每試必首君蔚起時譽隱
爲洛中之望而奕奕成矣聞麻城曾劉二先生傳春
秋學執經而往受其說卒業講切並得其銓要云則
推本其所得弘演翁通教授生徒從之者雲集悉如
探囊克沃而滿悅多所成就著名於時庚子舉於鄉
廷癸卯遭疾且革援筆書善惡二篇以禍福爲諭謂
之者可惕然省也復書遺誠以忠厚爲訓貽謀誠臧
矣書畢而逝時有風霧之變吁異哉君尤惇睦倫軌
于行誼事父與母氏惟孝惟敬而有深愛焉父母病
湯藥親嘗然後進左右周旋終夜不寢則露禱請以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二十二

身代及沒哀毀骨立庭羸幾殆事繼母任猶其所生
兄濟滾相繼亡君竭有無以襄塋事歛殯棺槨之禮
無弗具濟之子汝器卽木齋也乳乳失所恃君曲意
撫之提耳而誨俾劬躬勵學卒舉進士滾子汝貴君
力爲植翼割口分之田以益之二姪皆爲之納婦真
不啻如已出也歲大疫家人悉然就斃君親注善藥
調飲食不以傳染爲恐然其孝友皆本之至性而誠
著焉匪貌而飾匪名而矯也君性約已務施值凶歲
貧者盡無斗儲君盡斥已有周之不遺餘力至分月
廩以給宗屬間并重以爲德君固不自德也先是族

譜散逸罔存君酌古宗法而創葺之彪列凡例分定
世次尊祖而惇族孝哉德也可謂豐於周氏矣古所
謂賢人君子者非有峻絕不可能之事也事親孝兄
弟友待物仁悉困義無爲其所不爲雖鄉簪上賢之
至行不過此耳惟是數者君實允蹈矣抑予聞之積
厚者發光其耕澤澤其穫栗栗理固然也靈山之積
猶謂不厚乎僅一舉而弗究其用年止四十有八遂
使耀世之珍輶其景炎耕深而獲則廉君子有遺憾
焉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積萬鍾
也馬踰千乘也沒之日曾無一善狀其泯然以死而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九

二十三

人不之知者又不知其幾何靈山無尺寸之柄而死
有不朽之名是亦足矣予重靈山之行又嘉子汝洛
之孝乃不厭其詳而復益之以銘銘曰行粹而完玉
之璋文葩而則錦爲裳器以晚成謂其昌孰履于傾
斯文傷庸弗究兮名則揚年弗長兮德則芳緬懷美
人那可忘太史勒碑永其藏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九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明 漱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同校

溫麻吳文華子彬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章伯陽訂正

墓誌銘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警菴應公墓誌銘

明少司馬警菴先生應公以嘉靖癸丑某月某日卒明年仲子文端具疏陳情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葬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兵部尚書蓋崇德報功之殊數也公風格峻整操節貞肅望重中朝功著邊圉屹稱社稷之隸焉公諱積字子材處之遂昌人先世家德居始祖賢一判衡道經遂之桃溪稅而居焉曾祖存倫祖鑑父江皆有隱德賢於鄉評並從公貴贈兵部侍郎公孝友天至年十六考因役構訟爲有司所譴責公以身代僕僕道途備極艱苦既考伯兄相繼亡其季貌而孤公撫伯二遺孤及幼弟咸賴以成立公少卽端重殊異刻厲於學長益肆力經典工文詞爲督學柏齋何公所器重嘉靖乙酉舉於鄉登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惠

安伯張以賊敗下部屬公訊理按得其狀客有爲張私謁者夜遺七白金公峻拒之竟駁正如法太宰許文簡公署公之績云發巨憝之賊不爲勢怵厲清修之操不爲利誘蓋指此也以員外郎奉命按囚於獄凡獄之大小悉察以情而持其平裂鍛鍊之案絕頗類之習所原枉者誣者疑者可哀矜者列牘以奏平反數百釋輕罪千餘具載獄稿甲午遷知濟南府事罷故衝劇公處以兼才恢恢乎有餘地焉而尤紆恤勞來蘇調周察政績著東土東土言善政必首公卽他邑有滯訟胥檄公決之銓司最公治行奏調常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州常難數倍於濟比至適當定冊稅糧徭役奸蠹蠅集如邢移增減詭寄隱匿之類蓋護不可致詰者公究極利病詳定規畫裒益而均平之丁據黃冊糧據實徵其所更賦役二法最爲精善民迄今以爲便罷巨姓顧氏鄒氏相告訐有司率率制無能堅決鄒潛以重貲求容公發其事而當以罪富民吳庸者於公去常之日齎數百金追送於境外曰予儕小人歲無侵擾公賜也願以此爲報公謝其情而卻之庸感泣而去其不污於利類如此公在常剖大決難履堅秉貞凡數常守之廉能者必先屈指公然公抗行已志

私託不從多所忤鄉之縉紳士而性鯁特輒與行部相齟齬乃共弗悅互煽以言復調寶慶尋以內艱去任服除補辰州未至拜湖廣副使董正學事每進諸生訓以德義器識之大者校文貴雅正刻其奇靡風教丕振監司舉公志潔行方學優心古公論也既乃遷苑馬卿經理遼陽馬政異時七苑之馬散處郊原倒夫不常息駒之數奸骹復漏報不以實公爲置厯數百責令每季報生而又較其勤惰豐其芻藁時其調習嚴其蒐閱日葦月蕃列厯雲盛民免賠償之苦矣丁未陞山東叅政會妖賊甫平議者欲盡誅其黨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撫臺亟以屬公公累脅從數千人悉從輕釋未幾陞河南按察使再遷山東右布政使轉左使擢都御史巡撫山東值邊疆多壘朝論擬非公不可改撫山西兼督三關於時邊備久弛秋防率不能先事隄衛虜去來若風雨諸鎮收保恒不及恣其鹵掠然後洗洋以出公親秉鉞巡行邊鄙山川沮澤之形險阨遠近之利通變支隘之區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按睹簡戎行葺營堡謹斥堠更番戍守并聚兵力以扼要害計虜至則聚甲荷戈持滿以伺退則設伏以要截歸路虜知有備遂徙營不敢窺塞庚戌八月虜由

古北口入蹂踐畿甸烽火徹於大內公提兵數千入衛虜聞遁去有銀幣之賚陞兵部右侍郎總漕於淮兼撫廬鳳諸郡公以淮水惟資黃河易涸而多淤歲糜挑濬之費而泗水西流實應南注大江可引入淮於是因五里溝鑿之不費不勞河迄通利未旬月仍奉命以少司馬兼臺秩提督兩廣軍務巡撫地方桂林三江隸郡徑衝襟處半爲盜藪而莊頭鬼子等巢劫令逐帥爲害尤甚其七山三十七巢諸徑密邇軍門捷險出沒積五十年餘屢征不服經略者不過多設營堡建制之而已矣公至諭以德意不卽加兵而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四

樊家屯馬江等劇賊悉欵効帖服惟七山諸寇負遐阻怙亂自若公審勢察機署勒部伍授諸將方畧親督精銳直前奮擊之俘馘以數百計乘勝復攻莊頭鬼子等十五巢生禽百餘斬首三十有奇還被擄男女三百餘口奪牛馬夷器無算次年征七山三十七巢假道引兵至潯分哨倍道疾趨比至賊蒼皇出敵輒敗乃棄巢走公招之不從遂張奇夾攻覆其巢封其山藉其田廬畜物什器令官兵分屯耕作殲獮悍之寇而無濫殺之慘因田廬之獲而省轉輸之勞自兩廣用兵以來稱節制之師者無踰公焉提問荷

恩賚金幣仍陞一子朝廷報功之典益甚渥也公軍務勤勞形爲之瘁竟以疾終於蒼梧官舍公旣以蓬輩致通顯巨才鴻功遠越倫輩而冰蘖之操復凜如一日所居僅敝廬布衣蔬食無殊寒約諸子胥訓以詩書閑以禮義至書禍福以爲諭疊疊百餘言誦之者可惕然省也公廉不苟取儉不妄費至遇宗屬鄉閭之貧乏則割已有周之恒以古道導鄉族其有敢行義者則禮貌以勸益公蒞官必先風化故其所存如此居家未嘗以寸楮請托有司至訪及民間疾痛則蹙馬改容傾吐以告公之學根據六經而尤研精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十

五

理性究心經濟大畧而於法有章程亦極探討著有六經四書明釋及大明律例讞獄稿若干卷行於世公生於弘治癸丑僅年六十有一論者猶未以究其用爲憾然徵歷中外懋著勲庸功之所及於邦國黎庶者已勒之旅常矣公顧不自慰於冥漠也哉配周氏累封淑人男五長文炳官生次卽文煥恩生次文烜生員次文煌文煒女一適盧堯卿總兵盧公鏜之子也孫男三崇文官生崇吉崇義女孫三諸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九華山祖塋之側從公志也惟昔先文襄公知公最深嘗稱公治常之政刺刺不容

口余時聞之茲文煥數以銘請雖荒鄙無能爲役願生平仰止之私不敢以不文謝也爲之銘曰

屹屹司馬履方蹈古躋彼水雪弗緇塵土輔以閎才奮起於時文治武功式克兼之始執邦刑讞議無訛更歷諸郡盤錯屢試乃登學憲士化陶埏乃旆廉訪風裁靜宣爰自翰藩撫釐東土秉鉞晉陽威讐塞虜遂貳本兵百粵視師三犁逆巢民有寧居惟公之謀決勝樽俎謂公儒者而善兵旅鞠躬盡瘁奄忽殂終裹屍萬里孰云非忠皇有異恩軫恤彌至琢德豐碑百世孔熾

小源先生遺稿

卷之十

六

明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右通政前樂平縣尹壽

峰羅公墓誌銘

樂平令壽峰羅公卒之三月其子巡撫四川都御史上書曰往臣任通政考績適父知樂平縣未得以臣官請封今雖長寐泉下然始願固未嘗不欲從子貴也臣切痛心臣按故事諸臣父母未受封者例皆得請願陛下恤臣私書奏制曰可于是士大夫嘆曰孝哉中丞揚親之志遂矣於是中丞復以書泣告其友楫曰孤獲徵寵靈至隆渥也深懼無以修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爲文之矧父及孤皆先文

襄公督學時所課士乎嗣世通家固知誼之不可已也余乃據狀而謹誌其大者銘而納諸墓曰公姓羅氏諱仁夫字孟居嘗結廬壽峰山麓人以壽峰先生稱之先世居涇陽宋季分建淳化遂占藉爲淳化人有諱仲德者公七世祖也仲德生士元士元生聚聚生文善皆載德弗耀文善生楫景泰中舉於鄉除商水知縣歷知大名開州所至以治行聞配韓氏生九膏是爲公父以耆德重於鄉配姚氏是生公側室亦姚生賢夫正夫中夫公父以儒業督課諸子入太學藉於仕公沉篤簡默敦厚彝倫事父及母氏至孝每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七

伺色咲迎於意先食必具修隨奉卮酒羅諸孫於前以爲娛服用寒暑各適宜節父性嚴諸子少弗率教輒加呵譴公事之惟謹而深愛款然愉愉色養蓋終其世云父母疾躬湯藥及歿塋祭祥禪一弗愆於禮友於諸弟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有過必正色質之以是弟率嚴憚公規行矩步不聞有敘攘亂常之習公垂齟補弟子員卽刻苦覽究不間寒暑師事馬先生谿田先生選理性以儒名世公執經講切得其詮要督學大復何公及先文襄公校其文咸亟稱焉然數上省試乃數不第公愈肆力取故業而淬礪之

及門者甚衆皆以公之學聞于時多脫穎而出者尋以貢選卒業成均今太傅徐公爲祭酒講明先王之治經術之要公聞之獨灑然有得也太傅亦雅重公中丞時官考功公論之曰最哉進賢退不肖任惟艱哉其庶以公清奉職無忝厥官也如世脂韋澳忍卒之濇節辱身所宜深鑒故中丞以脩潔振響有自矣公上名吏部歸而需次中丞請曰日貢除吏卑幸余貴足以榮親不忍父更僕僕道路也願留養公曰余壯有志官雖卑可行也且丈夫樹德立聲率可因分自効奚必尊官哉吾終不以汝貴竄伏巖穴矣於是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八

中丞戒僕奉公還里既中丞以吏部考滿奉制封母袁爲安人而公則不受封矣公歸益悛悛約勅子弟戢僮奴衣澣食蔬自奉泊然未嘗張眉目侈輿廝爲貴人能至貽書中丞諄懇累百言要以履忠報主爲本而申誠於饗墨之途公之教固嚴而辨哉中丞嘗以弗親侍洗腆爲念公則報曰凡事君者亦以爲親也爾能不忘吾訓則名成親顯爲養大矣雖弗爾食猶飫也癸丑公選令樂平會中丞以太常通政績滿再有封錫公曰吾茲試矣其竟成吾志耳夫君臣父子之道皆根於天性之不可解者公終不以子之

榮名而易其志此其中必有較然自信者公治樂平
惟務先風化恤民隱抑強豪斥奸宄而尤峻潔自居
先是學宮久且圯公曰興學宣教茲爲政之大者乃
撤而新之鉅麗加於昔邑故無名宦鄉賢祠公曰明
揚先正敢勸嗣來弗可闕也並創祠祀焉所謂禮從
其至者非耶往丁役內歲有羨銀一百七十兩有司
得緣以出入公革其所名羨餘者其廉而節類若此
山地之衝沒於雨潦者率多通稅公差別其等定其
制窮戶因之少紓矣解囚夫李稷爲牛盜匿殺滅其
跡莫可窮詰公訪訊輒服置盜於法人以爲神由是

小漁先生遺集卷之十

訟獄以平縣則稱治監司莫不賢樂平令累累騰獎
牒公固雅懷歸志曰吾今少有表見久於宦非所稅
駕者也時中丞以赴蜀道樂平公遂投檄偕中丞歸
去之日老稚遮留者數千人公慰遣之復躡至會城
泣請於監司然亦不能留矣公之政古所謂平易者
也所居雖不大異其去能使民有餘思焉藉公不令
樂平其能宣布澤惠俾一方依懷而不謖若是耶余
謂公之較然自信者此也乙卯冬地震公寢室傾矣
家衆急趨視之則公及恭人固無恙也人異之以爲
積德之報又二年公病脾卒先期中丞歸自蜀啓手

足以終大事公病且革顧中丞語曰已往之教在兒
耳也幸無忘所負耳語仲子綬曰兒在克家無隳先
業於乎觀公始終勉子之義孱孱有古人風烈豈特
爲羅氏子孫永思之訓已哉公生平以架獲自閑耄
修不倦尤樂施予割所有以賙卹族里舉其喪助其
嫁咨饑寒而衣食之而居官又多惠政事可誦傳也
嗚呼公殆忠厚長者乎嗣引慶餘而駿發乎中丞中
丞明德策勛負社稷器往在銓司卓犖有氣槩行履
矜然顧持繩執度不能爲姘媚猥瑣之節用是有不
悅于中丞者矣然心跡昭如日星疇得而點染之哉

小漁先生遺集卷之十

公生弘治癸丑十二月十二日卒嘉靖丁巳六月九
日凡六十有五歲以是年八月日塋於祖塋
之次生男二長卽中丞娶姚氏封恭人次廷綬娶姚
氏女三一適姚俊德一適生陳泰一適舉人袁禎
孫男四元亮克孫女五一適監生姚良弼一適王安
邦一適生員張四紀一聘任三德一切於乎公之歿
也名在司封詞臣撰美以賁之幽具大夫之儀以葬
則生也雖不及其歿也詎不卒享也哉銘曰猗嗟公
兮履澤而美古之君子今之善士學以植身懷珍襲
綺仕則行義政平如砥訓迪厥子曰惟義忠惟子孝

哉式佩式崇弗磷弗緇歷位靖恭以承其休以亢其宗繼志惟賢無德不報煌煌命章以錫以醕躬則未逢歿則有耀史氏焯德好修是效

明贈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思隱徐公墓誌銘

公歿且久其子少叅鳳竹君持所爲狀徵銘于予曰孤之有今日也先大夫之詒也廼祿養不逮嗚呼悲乎幸以孤秩及妣吳孺人並得賜封寵靈至隆渥矣塋壙已就將奉考妣而合窆焉顧不列諸窆石罔托弗朽也子脩史氏願爲文以章幽懿母辭予不識公

小浪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十一

披狀而夷考之其古逸民之儔與公諱天民字覺甫思隱號也先世出漢南州徐孺子後至宋建炎承信郎千十四公從蹕渡江如吳之常熟家焉嗣子孫蕃殖散處于徐巷于包涓於河陽爲鉅族最有諱璵者贅李將軍開山氏居李墓則公十世祖也八傳曰孜稱稼軒則公大父也孜生鯤稱拙隱負奇氣遇事偶儻值家中微與配時儒人信据支離以立門戶是爲公父公自少穎達覽究舉子業卽藉藉有聲然數上省試廼數弗第尋棄去耽古詩詞居常歌吟以自怡焉性謹愿不暴人過尤樂施予每惠宴周急不責其

報歲大侵道殍枕藉公盡斥已有賑之多所全活收瘞暴骸至千數間井重以爲德公固不自德也事母時孺人至孝孺人遭疾且殆公左右湯藥終夕不寢則籲天請以身代後夢神語之曰爾竭孝若是母疾其有瘳乎及寤與吳孺人省疾則果愈矣後母春秋躋九表人異之以爲孝之獲報也夫天高高而聽卑冥冥而應灼其篤厚于孝理之人乃爾公奉身不御華麗衣澣食糲泊如也而志趣高脫洞視浮塋蔑世俗靡靡之好日杜門習靜足跡未嘗輕濡城府邑舉賓禮虛席以待不應若公者其亦甘山澤之焦槁而

小浪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十二

譬朝市于桎梏者哉年甫艾卽置家政勿問與里中墨客觴酒賦詩興至則散步舒咲委形而嬉遊神而娛挹肥遯之嘉尚矢碩人之寤歌蓋浩乎蕩乎不知宇宙之爲大與吾身之所終矣豈非巖穴之逸民蛻汚濁而極高明者耶嬰疾遽革顧諸子曰門庭之內敬讓以和爾兄弟其務一心以承我志幸無忘也言訖而逝時少叅君年方十四乃其伯氏仲撫之而督之學卒用底于成迄今同居無異產散睦之誼振振聞于其鄉少叅君明德策勲負社稷器異時爲留臺御史指斥要津風采煒奕旣典憲藩泰于浙尤鞠率

與昧封殖化澤不二載而恩惠流浥浙之人懷之不
忘予惟天之佑民通閼異等也然作善自耀靡有低
昂是故好修之士隱約以終其身蓋甚落莫也然而
光啓來裔聲名施美于後世此與身斬富貴者何異
哉夫黑墳沃壤嘉穀乃蕃洪淵大澤魚龍斯泳積善
之慶逢吉之徵所以推本天人明著感應者良不誣
也觀此則徐氏憑世積掀蔚振燭爲天之所申錫也
亦甚明著矣公生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嘉靖十三
年七月初九日享年五十有九配吳氏先公卒贈孺
人繼張氏子男七長英娶曹氏次倬娶王氏次伋娶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王氏最少卽少參君娶浦氏皆吳孺人出孫男八懋
德國子生一德敏德樹德裕德育德振德尚德皆邑
庠生孫女六曾孫十待聘待取待用待遷待時待徵
待遇待登待舉待揚曾孫女四少參君卓有建賢名
位矗起諸曾孫聞聲疑軒翥未已君子曰徐氏將
是日以光大矣嗚呼公之歿也名在司封詞臣撰美
以責之幽具大夫之儀以葬則生也雖不及其歿也
詎不卒享也哉予旣叙公之系履而復益之以銘曰
吁嗟公兮洵美且仁今之善士古之逸民貴義若珍
視利若土振衣高岡蛻形世畧隱德乃耀善慶乃長

顯顯令子殿天子邦天子錫命曰維其父龍章皇皇
榮賁玄宇鳳皇戾止海隅之原翹翹者雖亦傳于天
碣石惟貞不磷不堉尚友論世徵斯銘誄

明張母陳宜人墓誌銘

母諱世爲順慶之西充人壽官陳翁憲之女處士
張公騰霄之配貴州公翔之婦而今戶部員外文淵
之母也年六十有六以嘉靖壬戌六月初二日卒以
某年某月某日營塋西充啓處士之壙而合焉戶部
君乃手其事狀泣請余銘曰文淵幼失所天孤苦繄
孑賴母宜人畜育訓迪以有今日顧寵光之未及祿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養之未舒而今則已矣先生職史氏哀而賜之銘以
彰幽懿庶不朽是托昔予校士禮闈於戶部君有一
日之雅誼弗克辭按狀母性資靜淑行義愴慨年二
十歸於張逮事舅姑翔仕貴州而處士年方弱冠隨
貴州公之任未幾嬰疾卒寔嘉靖七年某月某日
也得年二十有六宜人時年比處士差一齡遺戶部
君藐焉而孩宜人撫而泣曰吾其斃矣乎而強延餘
息者徒以吾孤在其惟誓守終身以慰烝烝之心俾
見而父於地下而無羞容也處士喪自貴州歸宜人
飛蓬其首匍匐迎哭五十里許歸卽闔戶以刀刻左

乳下肉二瓣置夫柩前曰此以矢吾志也嗚呼若夫
人者亦可謂烈矣遭家中衰宜人拮据治生左綴右
緝如補敝衣僅而獲完事舅姑備極孝養撫戶部君
惠而嚴雖在童丱驅之學不爲姑息貴州公卒宜人
竭有無以襄葬事歛殯棺槨之禮無弗具遺胤一人
貴州公妾李氏出也宜人撫之不分支庶命偕戶部
君學及長爲之納婦曰吾豈忍以其母之體而薄其
所生耶既而太宜人任氏相繼奄忽宜人一如堊貴
州公之禮其經費皆取辦於織繅筋力而成者曾不
以顛寡故有一毫儉其夫之父母噫亦賢矣既戶部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君壯立宜人督率之益厲嘗命曰學以志先事侵則
志奪今家務吾綜之爾惟肆力於學以圖亢宗榮親
乎用是戶部君休其言經明文起以備造懋時譽時
外侮沓至戒戶部君孳孳引避痛自隱忍曰此殆天
玉汝於成也其明達有容又如此嘉靖乙卯秋戶部
君領鄉薦丙辰春登進士第授戶部陝西清吏司主
事尋陞雲南清吏司員外先時戶部君於京邸於徐
皆奉宜人以居及從徐抵京而戶部君之長子及婦
並以在途遭疾先宜人死宜人哭之哀曰天何奪我
賢婦之酷也既以天其子又以殞其身天何奪我賢

婦之酷也竟以是悲痛致疾而卒嗚呼宜人二十七
爲未亡人計其間鞠哀銜恤百憂交織者凡三十有
九年歲月累纍何久長也豈彼松柏嬰歲寒之烈而
繁霜疾風之不變乎堅貞弗貳有栢舟之操焉處士
溘先朝露戶部君弱息在疚宜人服辛甘苦經營黽
勉以佐家給卒之成戶部君振張氏後令處士名揚
又有幹蠱之功焉噫女子守義定志皦然自著以終
其身者固難矣至於力承夫志義訓其子使門戶起
而家闕光尤不易焉昔程嬰立趙氏孤托六尺以圖
存君子與其爲忠若宜人者又殆有程嬰之忠丈夫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之概者哉宜人性儉約不御華飾荆笄布襦終其身
弗改每以清白訓戶部君戶部君式克介潔宜人之
教也然極仁善喜施舍平居焚脩禮佛茹齋者三十
餘年見可哀憐人則咨咨不已輒割所有周之族里
長少重以爲德嗚呼宜人之慈儀懿範不可殫述而
其有子若此顧不因之而益章灼矣乎矧戶部君進
顯於世之日邇矣榮褒錫命以賁遐阡則母之生也
雖不及其歿也詎不卒享也哉子一卽戶部君君娶
孫氏男幾余既詮序母之系履末綴以銘銘曰古有
烈淑割耳剔目亦有信義守符逮祿劬勞聖善斷機

熊服子琢鉅賢名勸簡牘宜古有之於今鮮躅洵美
一人克似克續哀咏栢舟忍務乳肉死矢靡他長謝
膏沐恩斯勤斯耳荼茹毒丈夫所難母氏所獨冰寒
千年幽閉一木有子顯揚庶不湮伏西充之原某山
之麓太史銘之貞懿永頌

明周母胡孺人墓誌銘

自古家國之興不獨其君子賢也要皆有母德云故
任如篤周載詠于詩孟陶啓哲炳具於史大較然也
予觀周母狀未嘗不三復致嘆而仰之他無論已卽
訓子底於成殆遠然有古人義方之風哉母諱媚永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十七

康胡處士彥啟之女松樓周公鏘之配長洲令鍾吾
君秀之母也年六十六以嘉靖甲寅五月廿六卒以
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山之原鍾吾持通泰石川張
公所著狀泣請予銘曰秀之有今也率自母成寵光
之未及祿養之未舒而今則已矣予備史氏其文之
以章幽懿庶不朽是托秀可無遺憾也已予于鍾吾
同舉進士又同罷詎不得辭遂按狀而志之曰母幼
有至性慧穎不群爲父母愛子選所歸得松樓公旣
歸事公繼母性謹姑安其孝和妯娌無間言接內外
宗姻盡爲之禮馭減獲嚴而有恩以至泉貨出納之

度饗祀賓燕之需男女耕織之業食服贏縮之節母
悉宰割之程督閨政百事整整松樓公誕啓有家實
母之助爲多生三男子童州絕姿珠駢玉列松樓公
胥訓之詩書而母督業益厲嘗命曰學以志先事侵
則志奪今家務汝父母綜之爾惟肆力致學以圖亢
宗榮親乎用是伯仲休其言經明文起並以備造選
隸學官懋時譽謂非母之教之功而何耶鍾吾以庚
子舉鄉試庚戌舉進士待次刑曹雅念母乃迎養京
邸每進士趨朝視膳輒欣欣喜溢慈顏雖未諳書史
顧明義理時以忠孝大節聖賢格言爲鍾吾申最卽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十八

所稱傳覽經傳如崔氏之母亦不過是矣頃之鍾吾
拜長洲奉母與居居數月偶感恙思土謂鍾吾曰爾
日理繁劇劬勞民事復晨昏眷眷吾養吾且不能自
安于是鍾吾欲上表侍母歸意甚懇母固止之曰爾
辭親而起家齊躬而事上以治官爲務者也今以吾
故退謝是廢公家事而便私圖殆不可母因之罷歸
計曰吾今勉留以成爾報國之忠矣其益思展力克
官以自樹礪母品流閨閣也識達群倫乃如此壬子
鍾吾以入覲行載母南還北旋就任母乃遣婦往侍
官邸語之曰聞吳地多警今庶幾吾兒者在恢志意

効咫尺之勞以謝人主之惠卽吾之神悅情暢矣令
無念老身學兒女婉戀左右爲也甲寅春母復恙屬
寇充斥軍旅方殷鍾吾料兵制守不得以母故謀歸
至夏以計聞矣鍾吾以才廉爲縣奉公而植身邑稱
難治則優優理之應至不竭憾至不撓凡按吳中察
吏治者皆言無若長洲令最薦至六七上往余得告
過長洲舉以爲賀鍾吾曰豈秀寔能惟母之訓嗟嗟
有子若此母之慈儀懿範顧不因之而彰灼乎矧鍾
吾進顯于世之日邇矣榮褒錫命以資幽宮則母之
生也雖不及其歿也詎不卒享也哉母三子長俊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九

子生娶虞氏次卽長洲君娶陳氏次鴻縣學生娶施
氏孫男七應辰應奎應軫應參應長應宿應朝孫女
四安貞伍益余詮叙母之系末綴以銘銘曰內行幽
貞徵于子賢孟以軻顯范由滂傳猗嗟孺人爲拜碩
媛合德姬耦實大周門衆胤森玉匪惟師承祇率義
訓式穀之能誰謂閨處識達群倫誰謂不學勗子克
臣以引勿替螫螫後昆太史勒銘以永其存

明封項太安人王母墓誌銘

太安人姓項氏世爲崑山人禮部儀制司主事王君
任用母也父東麓先生母劉氏提學憲副劉公昌其

外大父也中應天解元與安人之先大父方伯公璉
同登商文毅公榜進士劉故吳望族而憲副以明德
與學爲時名臣安人雖爲項氏女而畜育於外妣之
日多其克閑內則夫固有所受之也於時東谷王公
亦崑名閥聞安人在室有賢稱納爲其子弟子員時
兩今贈禮部主事之配年十九而歸之生儀制君三
歲而孤安人年方二十有四哀哀長慟而不能生則
指白日誓節以終值家中落安人含茹荼苦黽勉拮
据以給公私以供脩澣故東谷翁及時孺人安其孝
不知其貧也竟能以節縮力作之贏完復廢業益有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十

再造之勞云先是夫喪在疚貧無以葬安人鞠恤服
縞者歷十有二年至襄事始釋東谷翁時孺人沒安
人携孤儀制君廬於墓以治塋事鄉人亟稱之曰孝
哉婦也撫儀制君惠而嚴躬自誨誘之教之親師取
友曰孤兒當百倍惕厲庶寡母有以下報乃父儀制
君感激力學經明文起僞造懋時譽嘉靖乙酉領應
天鄉試丁未中會試第二人登進士第喜曰此吾日
夜兢兢之心也顧守官當厲清白兒其益勉之若安
人者必敬必戒終夫之志以勗以勞成子之名振王
氏後而昌大其宗論功校德者以爲不啻中興矣安

人性雅寡言咲平居不出戶閨有疾未嘗授醫診視雖至親罕覲其面其閨範之嚴如此儀制君以主事滿考得循例貤封爲太安人旣而有司以貞節事聞詔旌其閨蓋異數也嗟乎女子定志於少持之於壯成於旣老皦然自著以終其身者固難矣至於撫遺孤而義訓之卒之策名揚親以光先業尤不易焉夫薛方守箕山之節程嬰定趙氏之孤君子均與其忠若安人者抱節如薛存孤若程益兼二賢而各致其極矣乎安人生于 年 月 日卒於 年 月 日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一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十

卽儀制君先安人卒配錢氏封安人孫男三蓋臣國學生娶吳氏次衡臣聘陳氏先卒次亮臣聘丁氏曾孫男四光節國子生娶顧氏榮節聘周氏享節聘朱氏達節聘戴氏曾孫女七蓋臣以 年 月 日奉安人柩安葬於字珩之原持安人從子光州守三錫之狀乞銘其墓予職在記載宜文之以章幽懿爲來者稽旣詮序其系履復綴以銘銘曰吁嗟乎安人質則柔嘉稟冲華而涵淵令以爲韞也孝則勤服竭儲蓄而廬宿草以爲橐也節則貞翼詠儀持節廸孤嬰以爲臣也恩則寵錫被翟茀而表宅里

以爲賁也嗟吁乎安人

明故刑部員外前溪祝公墓誌銘

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前溪公卒于家其後十年公子光祿君修獲兆船山之陽伐山得石坎一壙如塋于隆慶六年十二月 奉公卽窆掩坎封焉先期告于史氏楫曰維墓有石焯德發潛垂永世而弗朽維子圖之噫嗟嗟悲乎予何以銘公也然非予銘之而誰銘也則銜哀考次世行而謹著其較然者君諱瑒字珍卿別號前溪其先出發源趙宋末曰榮一者教授壽昌因官徙家邑之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太平鄉教授公猶子時一亦通仕籍業富道穀嗣茲四傳十世滋大里中間右家推著閩云代系德弗顯至皇明福建按察司副使戒鄉之先生公之高祖也弱冠游太學士吳 先生門爲高弟子已乃入貢卒業成均歷官中外至憲副其名績略見于楊文敏公文貞公記序以及鄭叔端 傳中公曾大父 悃悃篤中稱長者以子太僕丞貴封如其官公大父某謹愿有隱行配金氏仁山先生之裔進士昌伯姑也承禮教以婉婉聞公父某力善遵矩矱敦于義倫配江氏蔚以賢明閨內誦義並以公羅田最課得請

贈封云公生簡重自如不受狎侮甫知問學卽深融
領從章文懿公受易得其詮要爲文務以理勝尤長
于議論選隸學官儕輩咸下之廼省試數不售竟應
例北遊太學中壬午順天鄉試高等旣又屢上春官
不第公嘆曰丈夫欲自表樹奚必擇途而趨哉謁選
授孝感令涖任越旬封君計至奔喪歸服除補羅田
邑介萬山負險絕習獷悍暴客度焉公至則食咄寤
畫彈圖宜猷視民力所悉與民財所誦而嫗煦樽節
之穀其良而摘其惡亡賴者邑有大猾張彊禦豪奪
搖毒于境根株盤固更數令不能治公廉知其狀然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七

亦未遽誦言張罪也未幾王生訴父爲張某格殺公
以計捕繫之按得其請不法事具獄磔于市里社安
堵時境內水潦旱暵仍臻歲則大侵民驚然殫感矣
會世廟南狩所過空村倒困則棄室廬而逃公於諸
應費並從節縮復訂供張簿要請于有司監司不復
更溢數而濫索約省十之四云次夏又饑民之殍于
茅簷沙磧者比比相枕籍也公便宜發粟以賑貸之
戶分別大小以爲所給多寡而復禁閑糴蠲通稅所
長活者殆萬計屬群盜標起赭衣白晝剽行聚落顧
數討數叛迄不能底定公笑曰邑聯英六廬淮之鄆

帶商鄧汝息之疆地深阻民襍遷不逞類有所主故
能爲變耳廼密緝奸孽爲內應者十餘輩當以常刑
尋餘黨復嘯聚壘于崇崖之巔席險負固稱亂公圖
六關形勢坐而籌之謂四陲懸絕彼以地勝固矣然
周而夷曠者非盜有也廼移檄徵諸路兵禡牙誓師
犄角要害厚集兵力奮距而直薄之元愍授首群從
卽戮覆其巢而返旆百餘年蟠結之寇一旦殲之無
子遺偉哉功乎邑故有學說者謂其地處湫隘無足
以孕毓靈秀宜徙之請于公乃割常俸以鳩工庀材
得山川環會之區而新之鉅麗加昔軒如也翼如也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七

奕奕如也諸士誦公甚盛厚德育我于成觀河洛者
思禹功調後之君子能忘公哉公以治績著湘藩湘
藩言善政必推羅田令間有滯訟皆願屬羅田令矣
之諸監司交疏公之賢而東甌項公署其考曰有不
愧屋漏之心有可泣鬼神之操真知公哉公去羅田
已三年所士民相與俎豆尸祝勒石紀焉所謂禦大
災捍大患百世祝之于公信然矣旣徵入公車而銓
司固泥資格遷武昌同知以公之功能竟從恒調公
何奇也公不以是不滿隨牒効職若令于羅田晝夜
劬劬爲民圖稱監司故雅知公特深委任而公益以

強幹自厲顧同官者以爲妨已媼公而嚙之矣公久
念太夫人老遂以供應紙札因而歸省焉事峻以往
例所名羨銀二千餘兩輸于計部而行公居官矜然
所至以介潔目標拔此其尤著者云時先公爲太宰
以昔之量移公于武昌也爲少薄遂進公爲刑部員
外郎顧太夫人年已耄公切懷歸志方謀所以終養
而計至矣及釋服即叩疏乞休曰臣不幸有大馬疾
使臣得以骸骨終田里君之賜也上允之委榮利如
蛻屣然視世脂膏汨沒維繫于位而不能自去者何
如哉若公者誠可以砥礪頑懦而表重江海矣公性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十

孝友事親備極承順居喪過哀庭廡幾殆處伯季則
友愛藹如也尤約一務施于親族多所周給惠靈恤
孤急難必應有負者不責其報人言公高誼庇里閭
者籍籍矣與人懇款見情實然必軌于正義不爲姦
媚猥瑣之習家故克裕務折節儉讓以率諸子弟而
尤驅之學故光祿君行立名揚以世其家諸孫曾蒸
蒸雅飾業日績于成公教之遺也予聞之統之垂也
可繼軫之發也彌光迺祝氏所樹藝遠矣今則席之
廢焉公益以漑灌之俾長而引于勿替其嗣衍慶餘
爲天所申錫也可量乎公生于弘治元年二月三日

享年七十有五配潘氏封宜人慈儀懿範穆然女士
之行于公合德云子一卽光祿君娶趙氏孫男三長
懋官國子生娶胡氏次懋彬邑庠生娶鄭氏次懋宰
娶章氏孫女二適二見倬一許聘徐工部子學聚邑
庠生曾孫男七官之子允祿聘余侄廷儀之女光初
光禎光祖光祚彬之子光某宰之子光承曾孫女一
適徐禮部次子學貫子爲公銘繫惟肺腑懿也昭天
勸人永有嘉聞銘曰猗歟祝氏遠有代序邦人豔之
推爲率鉅顯允憲副奮起于中綱振紀明位望則隆
累世百年渾渾其積以培其根篤生令德於維司寇

小源先生遺稿卷之十

卓緒孔揚捍難勤事鋤悍樹良出粟哺饑生我黔黎
桴鼓數起決勝制奇親若父母威若干城渤海潁川
勞勩與倫位方日融器也大受引身請老厥用弗究
公退處矣弗祿康矣耆德壽考鄉之望矣玄官夢楚
九原撫撫公多子孫奕奕昌昌

明處士鴻谷章翁暨配諸葛碩人合塋墓誌銘
昆之北順流而下三十里曰香溪岡巒連疊有谷廓
然以容處士章翁居之因號鴻谷以寄志云翁卒已
二紀餘碩人後翁二十年而卒子天羨十以歲辛未
二月朔九日合塋於八都真龍山麓泣而言於余曰

先德幽懿久未章顯孤之罪深矣莫堅匪石而公備
史氏蓋信筆也願爲孤文之以托不朽余故於翁爲
內姻而適復以女姪字翁之季孫實世戚也是故當
銘翁諱九鼎字時禹鴻谷別號也先世居三衢有兄
迪者遷於蘭谿之石渠家焉遂爲蘭谿童氏生二子
長居安次居易登宋嘉定吳潛榜進士爲宣州守紹
定間徵爲前軍司馬討李全有功封東莞伯贈父如
其爵封兄居安宣議郎子克家將仕郎克家無子以
甥童文炳爲嗣子孫仍從童姓至正間諱梓者登魏
元禮榜進士歷官河間路治中迄宋而下以文儒顯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五

聞者代有其人正德間兵部員外郎品始奏復童姓
文炳蓋翁之十二世祖也高祖覺曾祖珠祖鈴皆晦
逸鈴生某是爲公父耆德而壽稱長者配某氏生翁
爲人伉直剛邁有志節不肯以纖芥却於人見人之
善願顏露悅樂與之遊其所不可者輒拂然頗感若
將免之兄弟三人翁於次爲季以幹局獨任事不爲
疲然一絲粟未嘗入私橐又甚公也美髯年時嘗得
遺金於道翁亟訪其人訊之實也卽畀之去其不污
于利類如此嘉靖己亥鴻水濘滿浮市湮材落歲則
大侵翁請於父出粟五百石以賑饑里氓多賴以全

活嗟嗟世之厚自封殖拔一毫濟艱危而不爲自謂
得計視翁志行臧否何如也碩人賢淑稱內助舅姑
安其孝和妯娌無間言接內外宗姻盡爲之禮馭臧
獲嚴而有恩以至泉貨出入之度享祀賓燕之需宰
割之咸整整時羨方童卯母不以嫗煦爲愛提耳而
誨俾之劬躬力善美果卓自樹立以行義重於鄉而
亢其宗繁非母之貽乎余聞之稽厚者發光其耕澤
澤其穫栗栗理固然也翁之積調不厚乎乃壽不滿
望耕深而穫則廉天其尚俾有延而今其子諸孫疑
疑玉立童氏蓋日以光大矣則翁之食報於天不於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五

是足徵乎哉翁生於弘治丁巳六月二十日卒於嘉
靖甲辰三月十九日碩人生於弘治庚戌十月二十
日卒於嘉靖丙寅十月初三日子一卽天美女一適
貢士郭堯載孫男四鳳岐鳳磐鳳詔鳳來姻婭盡得
名家女里閨嘖嘖謂翁歿有餘祉云銘曰童自有宋
鍾媼殖豐英賢代著厥望彌隆吁嗟乎翁賢修厚壙
以茲其積以須其逢柔輯慈立安人其同姬古之配
如翼如龐昌於世世濟祥其洪夫既有子孫曾融融
如彼有年苗裔之功植蟠之根柯葉引藜光氣葱鬱
雙龕同封我銘在石昭示無窮

祭文

祭少宰諸南明

萬曆改元春正月予亡友

少宰南明諸先生嚴世蘭緒唐其聞訃悲切時奄病疾無能一致弔問良負幽寘今襄事且有期矣乃枚淚寓詞迴風莫而嗟嗟悲乎南明孰而去耶悲乎南明命易其遽也耶憶昔禮闈分校獲以程文得子披襟領契竊謂鮑叔之我知切劘砥礪復幸季通之與居世稱弟子先生迺予與南明而并忘之壬戌之冬子揚舲而北邁予扁舟而南歸值於武林之墟執手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二十八

言別相視欷歔詎意斯地遽爲永訣之期耶予以櫟櫟棲遲於林巖岑寂之區子以才美翺翔於文章禮樂之司雖雲泥之曼絕豈心口之頓殊日邁月征音問靡遺舊雅新稱形神與俱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予之與子自謂千百之什一而今安在哉非子之爲慟而誰爲嗟嗟悲乎南明與靈知之先擅獨步之奇譬之神駒徐驅百駑望塵而瞻若鳴鶴昂霄凡鳥戢羽而寂如而其宣朗之卓識冲粹之令儀輔以淵詣之學取之左右而俱宜發爲文詞是演逸若引星辰而貫河漢清宛鏗鏘若奏韶濩而羅珠璣至其

輔陳

帝業經制人文祇膺明命敷闡論思則又摧古苞道荆事達機篤寅襄而弘化理煥天葩而勒鼎彝

九重眷簡納之於帷幄士林拭目倚以爲蔡謏佇延爰立之命以究未盡之施顧貌先年老事與時非疾疚嬰其志慮造化歛其形軀長駕中道而忽覆健翮摩雲而倏摧不知得才之難而乃值數之奇郊麟歲龍騎箕蝕璧實開氣運之升降與國家之盈虛也耶予本質寡劣志趣依違方仗子以夾持而附之不朽子竟先予而棄去此予生劬死悲泪零零而沾衣上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二十九

爲天下哭而下以哭吾私嗟嗟悲乎何李爲詞垣之傑而未嘗直承明之廬康楊占鼎甲之雄而不得與補衮之儲卒之韜精淪采一燿其所爲而今南明秉章綰綸駸駸乎已致身巖僻而宅於百揆既兼乎四公所得之長獨異乎四公所遇之時亦可自慰於冥漠而予亦何事于涕淚耶況有盡之年歸之造物而無盡者亘萬古其如斯奚必寓形於宇宙而久視以睢睢耶張棺不蓋范弔何遽子塋有日永從此辭渺雲波之千里薦蘋藻之一卮神如不昧庶其鑒諸尚饗

祭誥封刑部郎中新泉黃公

嗚呼韞負之奇不試於當世而足以係邦國之重嚴
穴之逸不踰於鄉閭而足以致兆庶之悲故王楊美
政式來善教之譽而韋柳遺經炳列義方之規往騷
今軌可略而知而謂其真足以當是者固未可以一
二而數之也嗟吾耄之殫瘡薦歲凶而民饑辱令子
之來臨閔然撫字之劬厚生剔蠹植善雖梯仰豪徂
使衆食咨嗟以調劑其盤根之所斷大卻之所批
恢恢乎而有餘地而逆鱗以溉擱強以決率懸契乎
時宜民以被舊飭新而風行景附士以裁斐樂育而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三

雲蒸川趨謂父母之於子也不獨衣食之軫而猶噬
螫之隄乃開籌畫而起事功崇斯城而浚斯池將以
遺千百年之利俾生聚永賴而寧居而且素絲之風
蔚著冰蘖之節靡移是固令子之矚然以自著而亦
士論之翕然以同歸也夫邇鍾慶之原而本其所自
考成善之功而歸於所遺謂非積習於名教也厚承
訓於家行也深抑何仰藉而美善之如斯嗚呼若翁
者潛德隱澤雖不見之於爲而嗣克弘於肯構功陰
覆乎蒸黎寔已永被而涵濡之矣故瞻翁之烏履而
頌翁之休懿者孰不舉手加額而修齡遐筭以爲祈

歟爾奄化溘焉長辭豈山嵎之多屯兮天遽奪其所
依蹇嬰民之不造兮弗究竟乎康濟之施緬予儕之
餘憚兮亦以傷吾之私敬薦生芻重以蕪詞想英爽
之如在羞陟降而鑒諸尚饗

祭鄭給諫越渠年丈

嗚呼人之脩短與其身之行藏匪命與數孰爲主張
如電光之歟忽靡定如浮雲之聚散無常惟好脩而
不爽則身歿而名藏兄少而穎異長而清揚旣騁步
於逸矩遂彪發于毫銚俯儕輩而絕立持堅白而誰
頽已迺風雲振翮日月依光出宰花封霽靈靈之膏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三

澤爰登瑣闥振譽諤于嚴廊位矗起而譽日以茂艱
歷試而才益以彰豈其偶違皇鑒跡類跋狼期萬里
之修途竟一蹶以歸藏馳風之捷忽絕軌于初步橫
霄之勁迺鍛羽於方翔豈用舍果無與于人而得失
真係之彼蒼也耶嗚呼賈生賦鵬屈子沉湘並以踔
犖而不偶永結異代之遐傷疇測於其變庸詰於其
常此孤臣委心於榮辱之外而哲人甘老於岑寂之
鄉也所嗟素交之凋落能無感慨而涕浪東泉春逝
兄以秋亡曾時日之幾何玉毀橫而蘭摧芳悲儀容
之杳杳嘆神理之茫茫某等托葭華之懿屬根蒂之

行相與混濁於雉兔之穴藏名於薜蘿之場每月夕
與風辰輒命駕而飛觴鼓瑟陶陶長歌洋洋語心精
而金蘭不啻窮蕭騷而形骸兩忘上究墳典旁傳詞
章近在几席邈及羲皇蓋不知今古之久呼吸之微
天地之大秋毫之芒也今已矣乎而孰與將儼風神
之磊落欲賦鶴而傍徨嗚呼垂白在堂錫難老而多
福諸孫鬢髮紛倚桐而皆良庸知非兄之德陰佑而
默相之也耶是可自慰於冥漠而無恨於參商矣江
離澗藻薦此壺漿意精英之上薄爲列星之輝煌跂
予望之髮鬢來嘗顧渺不可遙卽徒潛馬沾裳嗚呼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三十二

尚饗

祭鄭侍御東泉親家

嗚呼我思古人其以心知也久或上下數千載而遠
或四方數千里又或神交意感而曾未挹其光儀某
等居與公同井而生與公同時垂髮齊年披襟領契
不有形骸傾肝膽而惻惻既而奏對公車聯鑣天衢
宗姻交締肺腑相依蓋久要之是託保歲寒以爲期
邇今棄余輩而先逝能不相顧而悲酸涕洟也耶嗚
呼公猶毅內植和聞外形而語與心符金相而玉瑩
人皆頌公之德之醇任法理而廉平司巡察而肅清

三秦江右雲流而風行人皆仰公之譽之騰難進易
退處佚遺榮又若冥鴻野鶴之不可以羈縻人復相
與重公見幾之明朋儕之中有如公者謂其依光日
月通顯要津上以匡扶乎王室而下以潤澤乎生民
顧時與才違行以全毀珪璋清廟而不免在櫝之焚
芝蕙薦薦而尋化爲棄置之塵豈窮達固不可必於
天而用舍皆無與於人也抑亦以公之道而處今之
世方舟而濟江河未之能行乎哉嗚呼末俗好汗修
姱爲施神龍抑之在野螻蚋悠於天池駕蹇縲服騏
驥俛耳而四垂孰別清濁棄檄而歸閉門掃軌課子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

三十三

業書而余輩皆以蒼顏黃髮命駕巾車以招以携以
觴以詩相與夷猶於山水之間以修洛中得謝
諸賢之遺斯樂也以身世爲傳舍天地爲廬與妻子
爲儕介四肢爲丘墟者與進之無懼忤退之無憂虞
而富貴貧賤得失毀譽奚足置夫區區一旦委蛻神
與道俱乘化冥觀任其所如然則余輩之於公往也
又奚必多哀而咨咨惟慨儀刑之凋謝歎耆舊之傷
摧領袖善類表正鄉閭而今也則無之矣若所謂大
業未究士望竟虛茲則天下之公而非所以哭吾之
私雖然公既有子傳學能詞益所謂凌風之鶴千里

之駢駢也究公之所未盡者其在茲乎又何必不釋於幽明之隔而歔歔以爲謹饌蘋藻而告茲公髣髴其洋洋尚咲言之嘻嘻嗚呼尚饗

祭孫忠烈公太夫人

嗚呼忠烈之歿於今三十有餘年矣天下忠義之士悲公亢節而捍敵結纓而死事益未嘗不愴然而感涕也然猶幸公夫人在堂精爽煥明福祉具備又未嘗不欣然而相慰也迺今夫人則亦已矣往歲夫人壽九十凡百有位駢闐慶祝冠裳耀乎雲日陳詞載歌藻繪爛乎篇什謂忠烈以身殉國遭禍慘特純嘏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三四

修齡於夫人而顯錫云胡不淑景命歟華凡百有位又莫不相視而嗟嗟拊心而嗚嗚謂夫人爲未亡人鞠哀銜恤百憂交織雖食報之已豐若猶歎其享壽嗚呼浩浩睢陽之英桓桓杲卿之節夫人之配則烈矣一代人物之宗百年廊廟之傑夫人之子則哲矣瑤階瓊玉之森奕世芝蘭之茁夫人之後蕃而達矣龍章鳳篆之馳耆耄僊顏之廸夫人之享榮而適矣處人生之極休寔天道之眷德視今世其幾何顧聞者之摧咽得非悲忠烈之心無窮故所以望夫人者亦無極也耶迺夫人則怡然而全歸下從夫於九泉

飄然以長驚復何憾乎重泉在天與寶婺並耀在地與孟范比肩其不死不朽者奚必寓形於宇宙之間藐予小子令孫同年誼通家而彌敦心忭憚片莫蠲束帛爰生芻佐馬重以蕪詞以告我虔想英爽之如存差陟降而周旋也尚饗

祭刑部副郎前溪祝太翁

嗚呼公其亡矣自昔罕兼貴富壽康公學古入官而展采宣力兩宰百里而位尚書郎承藉骨華優游麋境鹿門偕老耆耄表祥益天子其完地鍾之厚而人際其昌視塵世能幾何公固不含咲歸化而飄然長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三五

驚於冥漠之鄉也耶曰雲之麓玉華之陽隆如其堂窈如其房公將托鳬于彼亦既孔固而永臧矣嘉言篤行與夫治績之循良楫已序次銘之而文靡浮於實詞頗該其詳亦既辨晰而明章足以垂不朽而詒無疆矣顧楫於公猶歔歔嗚咽而不能自己者緊獨氣味托金蘭之末而薦蘿附玉樹之傍分誼深而繼繼長也乎哉益悲夫哲人永逝澆俗日猖邦喪典刑士失鍾鑪後生者無所見而淪胥以亡矧矯齊之徒復得以么麼佻達睢肝擲揄肆其無忌憚而譸張也嗚呼公其亡矣夫寧無重爲世道之傷維公之生純

眞鯁莊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
黠機械之習一不鉤乎其腸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
不蹈於鬼窟斬截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詭
于讒諛閑倏之荒信乎君子長者之風可以敦鄙薄
激娥姪而秣驥張御以遵乎軒軒豁豁之場嗚呼公
其亡矣夫焉得復起公於九原返樸略挽頽靡而默
移潛轉乎匪滅則楫之于公又焉得不睇逝波而涕
泗盡吾道而徬徨乎哉抑聞黃流瑟瓚百福攸穰積
之厚者斯掀蔚凌起蜚英而騰驤維公之嗣行立各
揚維公之孫鸞鸞鳳翔瓊玖之森之蘭之茁則又嶙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序

响而頡頏庶幾使觀者有感於清白吏之子孫而知
爲善者如執左券必復其償也曰維孺人嫺美等芳
蘅之和芷鴻之儷光瘞彼雙玉彌貞以光拱木蕭蕭
兮飄風揚緬予懷之千結兮致告奠于一觴維公神
之不昧兮庶髮鬢而來嘗嗚呼尚饗

祭岳丈郭甘泉翁

於乎公之歿垂三十年矣墓木且由拱而抱矣然予
豈能一日而忘公哉於乎聲音笑語杳不可聞也猶
在耳也儀刑作止茫不可見也猶在目也撫我深摯
不可報也猶在心也予豈能一日而忘公哉昔李翱

妻盧儲以女世稱其有擇婿之明顧予陋劣寔匪其
倫但可以開公之一笑于九原之下爾緘辭千里陳
此束芻冀靈爽之不昧庶歆鑒其在茲於乎尚饗

祭封安人朱親母鄭氏

嗚呼閨閣流品所事不越乎織紉刺紉之細滄漣其
滑之齊而內德幽懿隱於笄禡類無以自表著非託
身於君子與其濟發於良裔雖德婉珪璋行若瓊玖
而生也薜蘿歿也露晞疇得誄而傳吊而悲乎哉故
太妣孟陶炳列聖善之褒魯侯申國具閭休嘉之美
往駿今軌可略而知嗟嗟安人毓於義族歸於德門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三七

吾不得而悉其閭規之彙也迺其敬佐夫子爲龍爲
光一代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珍曰維安人中贊式
宜篤生髦士爲芝爲蘭瑤階玉樹之森奕葉弓裘之
振曰維安人母訓式師婦則有德母則有儀夫爲能
臣子爲佳兒履盛美而備完祉視今世而疇與俱顧
聞者人以謂安人相夫有禮而不得同其老教子有
方而不及見其成願固未酬而憾若有遺又以謂萬
鍾九鼎養方隆而忽棄龍章鳳篆恩存至而遽摧云
何靳之不究遐祉所以哀安人者蓋此未能已其歆
獻迺安人則飄然以長驚怡然以全歸在天與寶婺

竝耀在地不孟陶齊驅其所以不死不朽者又奚必
寓形於宇宙之間而百歲以爲期耶憲予鄙人辱瑞
陽公肝膈之交恥予小子接華閭舅甥之好服恩特
深銜報罔効誼休戚兮關切懷餘憚兮怛悼言卽玄
宮敬薦蘋藻忱忱者詞以抒虔告嗚呼哀哉尚饗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明 漱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同校

溫麻吳文華子彬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書

東座師康礪峯學士

客冬門下士幸得親承 師席蒲伏獻觴衮衣之觀

誠快東人之思顧以紕繆猥執文役無能顯序盛美

道揚洪猷則有抱而縕縮而已爾吾 師積望二十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餘載推步移簣中間未曾一邁捷徑茲禮貳復四閱

歲矣在吾 師固甚安之第握鈞衡以待天下士者

必使近不盡騰遠不久滯超者非親抑者非疎一口

稱平可也矧今士林計數龐德雅度爲命世元臣者

必首吾 師廼使之淹恤於南未正卿位如公論何

楫嘗見夫疾趨競逐以幾功名之會者竊私心憤之

久矣輒因教諭所及一紆其惋嘆焉楫濫竽詞苑二

考過矣蔑咫尺之長以自表見慙負 師門如何可

言決意明歲假差南歸爲解脫樊籠退居岩壑計耳

遠塵 吾師眷念祗拜 台翰腆賜之辱感刻感刻

尊從旋謹附言申謝隆想 宮牆豈勝企佇之至

上少師高中玄

客冬祇奉鈞劄近復拜都下尊刺仰知 翁之念恤不肖者甚優而所以提汲之者甚力恩等所生感均罔極膺服肝鑠與此身相終始也邇惟翁以一德格天簡切 皇眷以端揆丞弼之任擇天賢宰衡之務贊化官人總屬而交委之蓋自周公相成王位冢宰以正百工仲山甫以太保兼冢宰而補闕賦政之後今于翁三見之矣惟

聖上天日之表英明曼絕惟翁勤誠啓沃久而彌固

小意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

故志道乎合議構不能離其交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

聖君賢相胥應運而興于潛邸豈非千古之一時哉不肖幸庇所天欣躍倍萬惟日誦聖政之維新相業之巍赫而已然竊有咫尺之議爲 翁涓埃之助請懇置于聽可乎先史有言相臣運動樞要感會天人中于道則易以興政乖于務則難以馭物而其大要惟二曰相才曰相度斷國謀王負艱荷鉅振焚綸歲挺渙漫之習而迅起之非有絕世之才鮮克勝矣然其辛燥濕欲其調劑黷闇汚濁欲其茹納非有容天

下之量其何以濟然度在人情尤爲所難故宋相最號多賢其稱韓忠獻者云若高山大岳氣象雄傑而包容微細畜泄雲雨爲富范歐尹之所不及自今觀之其不及者非才不足也亦度之未恢耳是故居高濶深所以全大體也虚心而無我所以聽言也任怨而不激所以行政也人無求備所以畜凡才也育士顯於舒徐散大之中而晏然不見操切慘割之迹斯固斷斷休休古大臣之麗德偉度與惟 翁以天人之學而踐密勿之司以經濟之略而膺霖楫之任以遲回積習鎔鑄鍛鍊愈久愈新之識而運樞軸之權則其以訐謔石畫弼成皇猷副

小意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

聖明求舊至意若刻地以致操契以質綽有餘裕若驅駟馬騁康莊執著蔡定衆志隨所注而沛然矣顧時事于今爲甚艱人情于今爲甚盤 翁之身任天下者爲甚重天下之所望於 翁者爲甚殷 翁其專慮竭 衷以隻手而挽陷車之輪矣而又兼并藏納使群疑水釋咸得展布無忌當此聖賢馳驚不足之日則輻輳並進共效夫謀猷而庸登於治理 翁其果慰天下之望哉且以天地盈虛之理推之建亥之月六陰用事宜無陽矣子一建而陽遽出而爲群

陰之主陽極必陰陰極必陽理也以今參於人事雖若戾而察於天行則已復然則 翁之出也豈偶然哉應休明之運乘道長之機一轉移間便可幹旋元化整齊紀綱黃虞其天下良在此一機會萬萬不可失也 翁至公血誠乃心王室蓋自有通於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然陳曲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不肖輒效國士之報而薦其區區越俎不之辭也然事之所當言與心之所欲言今直未敢縷縷耳其臨啓豈任延企之至

東王槐野學士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伏念先文襄公海內交遊多矣求其堅道義敢久要如 門下者能幾哉故敬仲感鮑叔齊同所生豫讓酬趙孟顛蹶不悔古人所以報知己者如此得非以知己之難哉其荷 門下以先誼推愛煦煦閔閔無不用其眷卹每一承教輒披露肺腑楫也將何以爲知己報哉違侍以來日夕仰戀調得請南還便可圖展 候私廼仲夏間 簡召計且戒行遂阻鄙願此月王賓湖轉致手教及門發緘驚喜踰涯復荷記存先集若不以干浼文序爲嫌者果爾則 門下之賜也輕九鼎矣佇佇仰惟 門下抱絕世之才負

匡時之舉雄篇大章直追典謨纖旨片詞亦罔不根沿初造故今豪傑之士莫不喁喁向往願得爲之執鞭矧素仰聲光如楫輩者耶楫寒劣偶濫冠紳性復迂愚不善處世燕息循省祇有慙懼徒以奉先公遺訓肫肫勉圖未敢自底於不類耳數年都下 公所稔知顧世網苛密難遁過舉惴惴嬰心如冒矰繳惟 門下爲我善圖之耳其歸已旬歲塵冗交馳絕無好懷抱近方料理山水事頗覺心源澄澈回視世間一切真若蜚蜚與空花耳眼前富貴漸有不熱中之意惟以世受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國恩涓埃未報卽圖遠引人其謂何只此於心有未慙焉者是以進止界在兩難茲偶抱疴再疏乞告俟明春更作區處不靳一一詔告廼所切望于知己者也謹具疏謝

恩并上起居萍踪杳杳合并當在何時切怛切怛添丁之喜深所欲聞楓山翁年閱八袞猶延其嗣况吾 門下乎仁者必有後幸寬心以待天定也不宣

東鄭越渠年丈

客冬小僮至拜台翰佳醞之辱未遇順毛遂稽展謝今舍弟復傳到教劑益徵情戀因諗起處休嘉性真

泮渙逸思升古人之堂與玄覽揆今世之經綸天如
有意于斯人豈長林豐草之間可以竟賢哲生平之
志哉望安之需之僕榜瓠之質久宜丘壑乃輾轉徘徊
奄及改歲寢興之際慚負形影秋月失意南歸與
吾親家追隨于煙雲水石之間求所謂鳥飛魚泳
之樂事也前淙親家之處大可駭異乃一當事苦
追論其往日之浮言奮顏排之變起倉卒無可爲謀
徒令人出入慨噫而已吾蘭運數之厄至此有識者
固不當汲汲預爲之計哉舍弟行迫率爾裁報餘縷
容嗣悉統惟省鑑不備

小漁先生近稿卷之二

東唐荆川督撫

曠達教侍日有遡瞻北南歸竟以入事錯迂末緣一
奉顏論至毘陵會令郎先生伏審道體多福爲
慰使至祇拜翰貽及使錄疏稿無數之眷豈勝感刻
吾門下蘊靈抱負爲世通儒甫居岩穴卽閱歷邊陲
經畧海甸隨至輒聲猷昭揭茲非許謨淵猷素稔中
能之哉今開府維揚得專征伐上而

聖明簡畀之重固將望以吉甫南仲之績下而士大
夫注擬之敷又不直韓白頗牧之烈已也辰下春汛
屆期衣衲當戒諸所修戎伐敵之略計已種種備矣

仰副聖知不慰衆望惟門下念之圖之楫楮碌如
昨惟是傾跂大雅鑒寐以之上秋仲東裝北上其時
淮海恬波禾稼盈野當蒲伏轅門爲賀謹附使上謝
餘惟保愛爲國須時樹勛佇切佇切

東王思質督撫

楫以乙卯冬抵都踰兩年矣東望薊門不二百里乃
不能奉咫尺之札將致殷勤託訊左右者豈敢背宿
愛忘高誼哉誠坐病慵遂甘罪譴顧念到輒汗悚咨
咨依依未嘗一日置也我翁赤衷曠度遠略淵謀
兼古名將之長以指校數當代仗鉞元僚與翁埒等

小漁先生近稿卷之二

者幾乎往倭夷爲孽瀕海萌黎仗威靈而與旌席者
二基今越人懷翁如嬰望哺若墜思援云藉不奪
翁而北也何毒痛至此極乎翁今開府漁陽雖
聖主專畀之命然要之負大圖艱鮮紛批難釋翁
又誰任者猶之倉公所至輒剖藥囊療病者故曰倉
公之門多痿痺非其遭遭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
是耳胡患今在肩背間矣人人危慮竟未有一奇能
紓目前急者我翁修戎伐敵之謀計必種種具矣
倘虜闕關而入必使遭大創隻輪不返可也傾聽翹
瞻思以席餘休而寧朝夕者獨楫一夫云爾哉本兵

係屬久矣昨廷推未諧

聖王尚有曹彬惜使相之意乎然北門鎖鑰倚毗甚隆實難乎其代耳謹附使申候并披企積素如此萬爲國家生靈崇護至禱不宜

東阮山峰撫臺

伏違教待曠逾歲時瞻企台衡彌深戀慕仰惟我

公學擅儒宗道經世務懿文允武殆古憲邦吉甫之偉歟往我越人猝罹禦突之寇圍城內外數十萬得免塗炭者本公之力也頃承簡命分閫授鉞倚毗甚隆重也軍民以借寇騰懼朝野以得韓稱慶而我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公許謨淵略素定于中凡文武士吏皆熟察其才力所宜以至分布之方雷礮駭發之機鉞矛決刺之利又無不豫有成筭計茲首鼠之寇蓋不足平矣邇聞其勢蹙技窮悔禍輸款果爾則神武不殺揖讓而有成功道之上矣昔周宣王命召穆公虎平淮南之夷司宣疆理洽以文德雖有洸洸武夫弗盡用也而詩人謂之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夫淮夷一隅之梗卽以係王心之憂悻及觀唐興遼左之師宋爲永樂之役結怨一方毒流天下二君愧恨以終其身然後知穆公老成忠干謀國也昔也既

宣薄伐之威今則撫以綏柔之德權機在我弛張以時正所謂王者之師也區區私營妄議及此我公以爲何如令姪學識淵詣器度純雅可稱謝庭玉樹而繼君子之光矣附便草率申候未悉私衷嗣容圖上伏惟再禱慎節以副

當宁眷注至禱不宜

又東阮山峰撫臺

竊惟夷獠首難亡命哀兇悖逆積歲罪惡貫盈頃者仰仗我明公發策決機翼攻奮擊薄伐不滿二旬虜功聿陳三捷遂使大慙投首群醜悉殲犁其宿覆其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巢妖氣宿炎絳劄無遺偉哉功乎昔南夷怙亂韓襄毅一鼓而底蕩平之績士達跳梁項襄毅連戰而收摧陷之功乃若倭奴蟠穴三方充斥諸郡較之二公事勢猶難而賊倖功級且又過之策功懋賞我明公當以元勳首論寵拜之命誠且夕望之顧楫于明公有終告焉夫島夷之患禦之于旣入也難爲力捍之于未入也易爲功夫海者天之所界限夷夏者也沿海郡邑各有津要額設卒伍船隻苟先事而周其防飭水塞拒險隘請火堞募死士以充水軍催輕舸以當驍騎多炮弩以遏衝突必使其無能得陸而

肆其崩奔亦庶乎可言勝筭也廼今戍者縱其由海而入港由港而入鄉然後退避而守之城是猶不拒之藩籬屏蔽之外而遮之堂與戶闔之間吁亦晚矣永戢亂略以圖海宇數千百年廓清之計非明公孰望哉妄議及此亦書生臆露其狂耳風便附上起居餘祈爲國家生靈愛護至禱不宣

東蔣虹泉兵憲

僕辱 公安承之契且十餘年至本所以慕重歆艷者非獨以私好故蓋殊有公家之念焉公負奇瑰非常之才素篤于宗社君親大計者今手挈兵符控燕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十一

趙之要樞任疆理之重責威聲所屆規畫所施真可使妖氛竟禰平野如案矣近世士大夫習于久安務于細謹至今批難解紛拏士卒靖疆圉則人人鼠首矣堪嘆哉堪嘆哉茲僕獨傾心于 公而不已其慕重歆艷者誠以公家之念也防秋且過羽檄暫休顧開歲卽須料理戎馬之務更惟慎圖遠覽屹作長城復以餘威繫名王之頸而制其命此英雄之所建勳也僕竊于 公有厚望焉頃 公駐京邸無能時奉教益自今思之轉增悵歎耳詎意 公不忘夙昔千里遺訊情誼至篤厚矣愧之感之

東吳小江正郎

別餘二時耳每一念及若有爲日甚久遠者回思聚首之懽頗增欷歔之愴吾 小江亦同此不 小江之才絕塵萬里而益之以峻揅慎德若具勁翮而濶九霄必矣緣想南曹清暇邃養宏修皆將來經濟事業也竚望竚望何禮菴治潛篤中自信期以實惠漸民不取辦于武健而賈能深得循吏之體顧地素稱桀黠伺隙售奸者吳膏蝟毛非密禁厲威卒之不可治也昔云梁肉以養生藥石以治病信然哉然 禮菴優優敷政歲計固足邇來令通人輯甚可觀矣第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十一

其堅持之過不能迎刺人意而通融之而部中衣冠間有疾視之者贊口中傷以致當道過聽微示不足禮菴殊踖躅不自安茲特爲覓當道至親交厚二東爲之先容而區區亦爲當道同鄉書至當必可解也但須吾 小江差一力轉致之爲便年誼關切固自不嫌于未同耳餘縷何使能詳之惟留意速處萬萬

東何吉陽巡撫

夏仲錢經歷行曾率上候私顧樓樓瞻邇未悉也使至祇拜 台翰腴貺之辱迺知眇未猶厯長者記念

若此感刻感刻教諭地方益甚切至體國憂方大臣之忠計乃爾竊謂撫綏庶猷特賢者之緒餘亦明公之所嘗試也但時事多艱士習變污匡扶表正實賴典刑惟明公抗身服義信古振今蔚然爲海內宗久矣今登鉅僚操化柄諒所設施措注者不在言語間將必有導師洗汰之力潛移默運之機使陶匏之遺制再觀于犧尊之市寔于明公有厚望焉某臨楮不任瞻邇之至

寄李陶山郡伯

春仲率爾展賀塵瀆崇嚴愧悚何如使至祇拜 白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十一

翰仰見明公爲民計慮益甚焦勞也凋瘵乳黎過歷軫恤豈非天幸與繼自茲欣欣有來蘇之望矣方今戎馬襍遯工役煩殷不經之征析及絀綱而徵科督責之牒相望于道雖令嘗言之連帥嘗信之而刺史顧能行之乎誠有如尊諭云云但楫田處時凡遇公家之征胥吏追呼里師抑勒經制之外每多溢濫之費益不啻十之五也明公平料量密禁防飢寒戢縛固無復敢爲奸利者第里師獵取之蠹則沉隱未易刷耳倘荷明公未照及此是亦一分之賜也辱虛懷開體輒以么麼之見上塞尊命益究

本根未得漫言標末耳其臨楮曷任拳拳

寄發楚叔

奉違 台侍已二年所自去冬到今數思托申詢候然不得順毛至其咨咨依依未嘗一日不在鄂渚間也使至獲拜手書且審起居萬福以喜以慰乃聞藩務異昔霍邱有不堪狀審爾則與始願大違矣今姪所耿懷者不獨謂吾叔逸才遠略平生所自擬注不肯居古豪傑下且今分麾領一罷猶得伸手足僥就閑局官不償才而又落莫若此豈非命哉竊以祿位名壽四者皆人之福天之加厚於物也天道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十一

忌完而貴缺人有一於四者即足矣今吾叔有文名世益不朽之業也行年已六十餘矣而捉筆伸紙輒數百言立就其健何如即百歲未艾四者之中身具二福視凡夫倍矣又能兼祿位而臻其極乎固造物所靳也景菴植于中達芝蘭隱于茂草所居不同其芳臭殊矣吾叔即不嬰好爵據華要人固重之卒之較得失多寡誠不以易也爰稽漢之多士非賈誼枚乘鄒陽司馬相如耶賈于楚枚鄒于吳相如于梁官不越宗國而名格霄漢跡同燕雀而道頡鴳鴻視當時柄權要皆倏然火石之榮果孰重孰輕哉望安

之望安之姪濫竽詞班覲顏時髦近竊希心于述作之途但年齒向衰顛毛種種雖窮日探討愈見支離竊訟壯歲失學故至此也嗟乎白日易夕逝波難返四十無聞聖人弗畏嗣是而求所謂信古振今無作俯仰者以上答 吾叔眷懷耳所云全楚志卽向古和公言之亦謂舊志甚略且舛須大加訂證可也適雷少郭大叅以表賀寓都古和已與道及此公談藝文率喜爲乃爾陳習齋憲副姪頗與之厚頃至京邸談及 吾叔甚見知重卽以志事託之何如宗祠全未就緒恐作道傍之舍耳祖壙復下縣議處得如東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十四

泉原議則亦已矣

東孫正峰宮詹

客冬人歸報承 教荅重以腆貽故人天涯宛若談面可勝慰藉之思迺詞旨勤渠情致專篤叙陳生平之雅吊及不肖拓落之故而又憐非其罪者何其愛且恤之甚也時態翕翕如鐵磁一分勢頃便遷若山河誰復憶記瀉心相浣如 吾兄者哉不肖附 翁鹿鳴來披襟領契敷衽論心竊嘗擬之昔人所謂知己不可再者而時亦隱隱於中冀效只尺于希風傍作之下圖所以爲知己者報柰之何性有所短心有

所暗既乏長公高舉之知又無司馬善宦之巧冥行觸譴人則何尤自返舊棲修業農圃山林無寒燠之情詩書有疇昔之好雲岫煙瀾登臨長嘯雖安仁之間居大冲之招隱展彼二子之幽懷自謂過之是亦足以樂而忘返矣嗟嗟古儔儔之士高蹈一世之中其自視何如也苟爲不遇則亦韜精淪采悶於當年沒世而不得一耀其所懷所云抱棟幹就煨堇懷琬琰沉泥滓者何限矧不肖萬萬不及于古人安得不委命自恬哉悲哉憾爲首丘計哉然區區之微尚處井以溝壑之賤卽妄自菲薄而永絕於竹帛已乎良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十五

以鐵羽不可以幾翔墮甌不可以復完蠶重不得更露處而風吟者勢也而且冉冉餘生髮漸白顏微黧四方之志亦已微索羈窮不偶之狀對鑑了然復何以哉不肖之事有如此者所賴 吾兄抗論雲臺揚聲紫微問日益顯位日益高自茲且大用矣太平之業行將被及遺佚亦知夫蒙垢隱約之輩而有抱泣不雪之憤一與之昭白則不肖雖饑寒於堯舜之豐年可無餘憾矣不任耿耿之懷有不自知其詞之繁複者惟台鑒而救圖之幸甚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終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明 澂上唐汝楫思濟 著

門人 汝南趙 賢良弼 同校

後學里人徐應亨伯陽訂正

書

上少師徐存翁

仲秋不肖方脩業農圃忽傳 師翁特荷溫綸乘傳

歸第始為天下惜老成之去既而慶明哲得保身之

宜大臣終始之際以能直節完名如我 師翁者古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今定幾人哉惟 師翁四十年忠勤險夷一節邇者

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國無危疑人以寧一此寔百世

定策之功又非旦夕救時之計也故論者謂 師翁

之立朝也為泰山喬嶽及歛而歸也為全璧精金貞

純粹美無毫髮皆議今雖杜門海壖而德聲義槩益

以為天下重昔曲江之罷相也以風度見思又數年

以先見見思其後也追論理亂之分始于曲江罷相

之日則又愈久而愈見思惟我 師翁之行藏實關

乎治理之隆替海內冠紳莫不喁喁延仰 聖明翻

然耆舊之懷且旦夕起召二九臣矣公論所在天則臨

之雖欲推之便去辭之不為不可得也又奚啻如曲

東諸南明少宰

舍親 趙澂陽歸祇奉 教翰及腆幣垂貺知所以

眷戀不肖者久而益至刻荷何能已已邇惟晉貳銓

衡同文暢慰蓋士類以此屬望久矣竊謂古來備茂

之士孰不希心上驚哉顧重印神之棄即腐菌遇則

異矣故何李為詞垣之傑而未嘗與翰苑之班康楊

占隅甲之選而不得處股肱之任卒之韜精淪采一

耀其所懷而已矣 公以還學昌詞蔚為國華而龍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翔鸞翥駉駉乎宅于百揆既兼乎四公之所長特異

乎四公之所遇豈非山川之靈全昇而駿發之也哉

維昔謝文正公德業文章跨映海宇公今崛起乎其

間而揚休趾美實後先相炳映焉安知後之人不以

頌文正者頌 公哉光重光重不肖衰病日深分填

溝壑第聞故人柄用不勝欣躍之私輒布鄙悃餘縷

未既

東趙汝泉巡撫

前月柳經厯傳示 翰貺方感念未已茲復緘劄專

便為賤生而遠至旨詎勤渠賜與腆綈自分鄙薄迺

得此於公若是屢屢也懷惠誦德惟心之勿忘服之無斃而已立里大疏具見經畫調停之術釐正典除之端委曲詳盡矣謀國之忠卹民之隱殆兼至哉舍弟禮祗奉周旋過其分也猥荷獎與目爲異才是雖風勵庶職之公而舍弟被蒙殊遇益當矢慮殫圖以仰副委任至意矣肅使返命率附謝忱言不悉悃統祈鑒亮

又東汝泉巡撫

邇惟召還內地提挈憲綱進唐介於蘭臺得薛宣於石室凡在同文靡不欣暢而區區亦踴躍而起爲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天下賀第惟時事於今爲甚艱公任天下爲甚重人情注擬於公爲甚殷運樞要以幹旋化機以隆唐虞三代之治非公所以慰答天下之望者哉僭及之千里斷誠一片將敬伏惟鑒其悃而涵納之

東李五萃憲副

頃小山往省附上一牘少紓深念顧此心之情卒之非面莫盡也遠塵使翰分俸見貽此古之林巖高逸所絕望於厚祿故人者弟則何以叨此銜刻銜刻論中謂弟能操寸翰政足於作者之場冀得以下里微吟取裁於登壇古調甚盛心也獨念弟幼而失

學長而蹭蹬間雖效顰傲步終爲掇緒拾餘仰視作者楮墨之畦逕其能免於畫虎之誚乎年來哭妻者一哭子者一齊物不逮蒙莊索居深于子夏痛苦餘生心灰形稿舊業殆棄之若遺矣嗟乎立德病已蹉跎建功又非掀揭冉冉景光猶之將旦之月良可慨也其何以塞明問而承下風乎然弟雅慕楚之勝名因以思其人文若沈宋諸切聲偶寔開唐律之原而李邕父子繼興于鄂渚孟浩然崛起於襄陽綦母潛獨秀于荆南其所吟咏爛然可攷迨明則西涯先生以斯文倡天下而徐李何邊四大家者皆先生有以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成其美固蔚稱一代之宗而汚之童內方黃岡之王夢澤江夏之馮三石又皆濯磨風雅羽翼西涯者也盛矣盛矣惟兄神奇縕藉以文名家楚雖多才恐難方駕且湖山舒崗聯麓悉號瓊澤自昔遊覽之士瞰其秘藏而宣其異靈如樂天之放浪子瞻之耽昵新詞艷曲布浹羣中今得與兄之華襟藻腋相旦暮焉臨眺之際慨然以賦其及賡白蘇之諸什否乎倘勿靳暗投一一以示使生平懷賢之願盡欣慰之所受賜也不亦重九斟而溢百朋矣乎延佇延佇荒落之踪久矣不涉湖山所云益告者悞也然高賢

緩帶於六橋三三而第以野服簪冠追隨其間亦甚
懽耳祇以家累嬰心付之夢想美人隔浦解佩無從
若之何肅使返命謹占謝言并近作錄往祈教肯加
竄易投我瓊瑤敢不拜兄之明惠乎瞻挹未期臨風
神遡

東曾確庵潘叅

別已久矣歲月形容常注心目自廢棄以來潛深伏
輿時事了不相聞知 公文日有各位日益起益未
嘗不躍然爲故人喜也不識青雲之交亦一念及于
林壑之侶乎西秦敷教化渥深長賢者以身督師必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非流輩口耳所能量度而所遺殘膏剩馥當亦甘而
襲之矣蓋關內故稱多才楊何二公浚其源而導其
所歸時已訖訖而向方先公復飭二公之規指劃其
奇靡而約諸理士習益鬱鬱興焉故道尊而教立誦
三先生者到于今不衰則夫後之稱 公者不將如
今之稱三先生矣乎光重光重茲者借麾我浙士庶
騰懽而區區更多私幸雖荒落之迹未嘗僭自比附
而夙誼切中則固介介無容於已耳薄具一片爲賀
惟鑒其忱而涵納之

東曾確庵督學

遠承緘 翰重以腆貽專使而至而書詞盈楮皆寫
積載眷懷讀之宛見顏色楚然之音來於空谷慰感
何能已已辱示瑣語訓規二錄雖章程科條不越乎
治經作文淑勸之具而日課月校自可以致興正學
成實材之効然昔謂得經師易得人師難公人師也
秦士訖訖然雲蒸而川趨者當必有出於言語文字
之外者矣區區奇寒妻兒繼亡痛苦餘生形神徒具
不復知有人間榮願可欲之事第恐旦夕露零於草
樹誰爲吊其衷而憫其知者以故摹擬掇拾效爲一
家之言藏之名山終期不負知己乃爲報耳過塵軫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諭綴此喧聒

東楊完愚憲長

春仲能堪輿歸付布區區其所懇托不得已而應之
耳豈敢以私庇累 公門乎亮之亮之茲有啓竇先
人往按江右適寧藩之變甫平百度蕩弛時歲荐饑
先人爲分別功罪無枉良無遺隱而一方之紀綱以
正卹貧賑災疏凡十餘上賴以長活者甚衆語詳奏
議中徐侍御岱疏云王守仁舉兵擒賊之後積心厝
慮以安地方者獨唐龍一人龍之功不在守仁之下
當時以爲定論云先是江右建同仁祠以祀孫忠烈

許忠節王新建伍松月及先人蓋以弭亂死事平定
安集五公之功一也後浙省亦建同仁祠以祀孫王
及胡蓋以三公皆浙產也乃先人爲之記今士論謂
先人既祀於江右而浙省尚未之及似爲缺典茲特
具詞告乞一體崇祀仰仗明言吹噓得照江右事例
咨行浙省申久滯之議昭同視之公寵光存沒銜結
幽明矣其臨楮曷任惶悚之至

東鄭鄒山郡伯

去夏曾于南明所附候計入記室矣思邇人遐日
勤馳迓吾鄒山之才絕塵萬里今守魏且逾暮諸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七

所興除植作當種種具舉而異時以治狀稱最于冀
北者必吾鄒山也聞龍之洪洋麓昔稱殊勝而畫
舫之齊晚香之亭爲高賢燕息之地蓋與鄒山之
詞襟藻腋相且暮焉或臨眺而慨然以賦其及賡酬
錢劉諸君子之什否乎幸覓鴻寄之山中開我茅塞
不肖衰朽侵尋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而無以償
前辱亦摹擬綴拾效咫尺之議如丘園巖壑之吟而
以遺於世且藉之報知已俟就緒當附致請教
耳不具

東俞雙湖

祇承委命濫執文役冀得指裁悖謬爲薄劣幸耳
迺荷溢詞相與至謂可以追沿古初軼武實錄茲惟
門下之長於錄善也而圭朋燕石固自無能掩矣昔
之言者云昌黎平淮西碑最古叙如尚書詩如雅頌
而晉公之功錄之並傳今有偉烈若是其盛顧未有
昌黎脚板者一爲之鋪張其爲懷忠抑又甚焉區區
知門下非今時士也綴此喧聒惟宥圖之賜賜喻
節受有餘愧薄具仰將一片之獻不敢言謝也伏希
鑑涵不盡縷悃

貽萬育吾兵憲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八

不才蒙垢負譴貽知已玷亦甚矣迺歷
念卹惠問勤渠茲其爲道義愛也豈直膺服肝饑而
已哉屏跡舊樓秉耕故畝逝逝長往分與世絕惟冀
同袍傑特如吾年丈者振策揚休宣贊太平之業
更分餘澤推及朽株卽饑寒堯舜之豐年亦且甘心
矣辱示諸佳什讀之卒業率皆抽繹性靈濯磨風雅
把玩不能釋手若吾年丈者方將勒功不朽流聲
金石豈徒稱雄於翰墨而已哉光重光重餘情如縷
俟振旆過蘭之日當促席一傾瀉耳不誑

上少傅陳松谷

不肖踰伏草野久不敢以荒穢之迹上塵奏記仰止
黃扉迴在天上惟夜望六符之光以遙致起居之頌
而已恭惟聖人御極而我 翁首居簡任晉司政本
聖君賢相齊應運而興于潛邸益所謂飛龍在天固
宜有見龍之大人也嗚呼不圖今日復覩堯舜為君
皋夔為臣同庭合席千載一時斯世斯文何其大幸
與竊惟西王國之於禹上盤之于高宗則舊學矣而
未聞爰立而置左右焉馬異薛振等以隨龍寵任而
未聞初有翊贊啓沃之勞其以問學道于先德業輔
于後惟 翁則兼之哉緝熙聖學以鈔贊元化致吾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君於夏禹商宗之盛又天下所厚望於我 翁者輒

以竊聞不肖猥以庸流叨侍講幄雖歲月之再更實
涓埃之無補揆理忖分絕不敢觀前非望但念荷蒙
眷遇已及年餘蒙養之恩寧無犬馬戀德之忱茲昧
愚分謹以先年日進直講繕寫成帙并附奏上呈因
以明觀縷下情又恐分嚴禮絕煩瀆獲譴惟 翁少
軫疇昔同事之雅特賜鈎裁委垂照拂不肖曷勝懇
悃不肖度非完器甘為棄物久矣第蒙垢未明歿有
餘憾今幸 翁主張公論于上誠再覩大日之期也
翁肯鑒而憐之俾抱泣不雪之冤獲以小白則藐然

嵯嶇之下猶若並受 翁賜而蒙翹車之招矣冒干
崇重無任悚慙

上少保趙大洲

不肖冥行觸譴負知負愛謂 翁必且唾斥不復顧
矣迺翁勿計成敗猶欲昭之澳濁之中而加以滌濯
焉此其為大臣兼聽公視八荒我闔之偉度矣乎第
不肖之僭有冒干實冀以芹曝微忱少酬恩遇于萬
一不敢過有覬覦也聞元老軫念議優處以官階甚
盛德恩惟宜感領但反身自觀于愚情深有未安者
况不肖久叨五品榮遇極矣今猥以文字之末濫名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器之加人將有僥倖非望之議是重不肖之罪耳昔
退之三上相書嘗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然
跡其事又不能無疑其心今上有周公如我 翁者
不肖寧忍不吐其鄙臆而甘于默默已也惟曲垂體
亮以公論之權衡為不肖力賜主張不肖無任倦切
懇悃之極外呈近作數首 翁垂憐而惠教焉至望

上大保趙大洲

小僮歸祇奉 鈞翰并領畧公之所以諭示不肖者
可勝悚仄可勝刻荷邇惟

聖明瘡痍良弼而翁以一德配天受知

主上故簡畀之命曾不咨于廷臣而謀之近嬖謂非上帝所資然乎聞制下之日縉紳欣欣動色而僻處山隅者亦踴躍起賀其視昔之夢卜又何異哉固知國之將興天必屬之屬又元臣以協德于君而相與輔理治化以樹無疆維休之烈則其遭逢之特異信非偶也竊念先朝之獎極矣今者其後甲三日也理亂緒幹父蠱而幹旋整齊之雖以聖賢日馳驚其間亦未易濟迺從是者不先公家之急而惟任胸臆以行其私遂相率而爲詆訐慘割之習幾成元祐熙寧之禍是猶以疋廩之夫而重投之以劇劑率之元氣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十一

愈益以耗而慮扁望之以驚嗟乎天下事多是吾輩自壞而識者每嘆三代以還人才氣數之懸絕爲之扼腕而不忍涕道者良有以也則今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潛轉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以宣洩調劑之使國家之元氣餘十一于千百者以漸而收其全功非翁所宜詳入思慮者哉蓋翁以聖賢之道而膺丞弼之位以天人之學而當霖楫之任以遲回積習鎔鑄鍛鍊愈久愈新之才之識而運樞機之權則以其黃髮大老委蛇廟堂而仰慰聖明求舊至意若操契以質刻地以致日可見之行

矣不肖放逐以來噬口世故且朽株枯矣不應興論及此顧世道嚮明丘壑江湖之念如執熱欲濯清泉幸得生翁之時觀翁之盛爲太平遺逸以終其身則雖饑寒于堯舜之豐年亦委命而自恬何憾哉比冒進章牘切懼僭踰荷翁重軫力爲推轂獲以久廢之人載叨新命清資殊錫皆非素望之所敢及誠末路之寵光既燼之驚焰也昔陳仲舉薦徐穉穉雖不出感念深矣不肖下流遠非穉擬而翁之鴻造則視仲舉過之不肖將何報塞惟磨礱與此身相終始而已茲謹具疏陳謝并上候忱以布感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十二

東不具

上少師李石麓

不肖獲譴屏居七踰年所塊然雌守類木石局之幽闕而平時交雅悉唾置之不復顧惟重軫翁懷念茲羈窮不偶之遺人而數置之齒頰是在接應門牆之士所不敢遽望者不肖何幸而蒙君子之辱若是哉蓋翁念舊之情不以遠棄客物之量不以瑕掩斯其斷斷休休古大臣之龐德偉度與比冒進章牘竊懼僭踰荷翁密勿調護力爲引手獲以久廢之人再叨新命清階殊錫賁及丘園誠末路之寵光既

燼之驚焰也然且顛傾之迹復齒于冠紳渙濁之嫌
更昭于天日洪隙大造恩並生成昔陳仲舉薦徐穉
穉雖不用感念深矣不肖下庸遠非穉擬而翁之功
德則視仲舉過之第冉冉餘生存無以爲頌而沒無
以稱塞惟膺服肝鏤與此身相終始而已矣祇承翰
教深佩眷存茲謹具疏稱 謝并恭候 台履少布
感激極衷不宣

東呂豫所少宰學士

小僮旋祇奉教札深荷德情且知鄙事辱兄爲之推
轂者甚力遂以放廢餘生再叨新命清銜殊錫皆非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二

意望所及猶之伏蟄之虫更露處而風吟又若玄雪
點空亦得以逮其纖液誠末路之寵光既燼之驚焰
也竊惟功名事業莫須有宿緣在不肖才微命薄度
非用世物料安得不委命自恬而復妄萌他覲哉第
辭十萬而受萬殊非欲富之計而致冒爲肉之嫌卒
之無以自鮮耳肝鬲之隱輒一吐于知己饒舌饒舌
適惟防貳冢卿猶爲序晉卽當入踐中台以尊政本
俾異日訢稱中興良弼又不啻爲同登郅甲者光也
茲謹具疏陳謝附展候私并上一縑爲賀惟察其情
而納之幸甚不肖妻子連喪病苦侵尋拾楮茫然不

知所裁惟垂憐鑒無任切悃

東林石洲文衡

違侍十載逖懷縈積比幸一奉良覲衮衣之觀誠快
東山之仰而且辱兄洞開心顏獲以披襟領契青雲
故友不負蕙懷蘭思者非 兄誰睹焉顧意氣之相
期無有出于語言之外者乎惟 兄積望幾二十年
中間推步移晷未嘗一邁捷徑益亦守道養恬不可
驕以纓紱者類乃然耳聞之君子在治若鳳則自今
遇合盛世軒翥天衢又孰禦之海國山城幸際大賢
爲之師表涵濡濯洗當駸駸然變率還毅矣昔謂得

小漁先生遺稿

卷之十二

經師易得人師難 兄人師也嗟惟裁斐樂育士術
以之凡我冠紳胥增模範秋杪文旌按部敝郡首沐
甄陶矣其時容以野服修禮傾領雋論耳謹布悰上
塵奏記并悉所夙概如是外具不腆薄言將賀伏冀
特軫年雅弗以例拒感荷何如

東林石洲董學

頃沐枉問寒廬積載瞻馳可勝楚然之慰第深夜卒
卒數語而此心之積尚未之盡今已若博望之槎不
可復見矣縣家傳至手教及文錄之貺所慰公門延
攢實多髮俊千里無留良於伯樂合璧不匿耀於隋

侯信哉佳叙宏深古雅不落言詮其七襄皆自由機杼雖云效法子長而顧括其奧臻其妙蓋知公已登壇而定霸矣第少焉失學茲與徒老之悲其何以承下風而追絕塵乎惟大賢所過風長惠渥今人士駸駸然雲蒸而川趨高者率還轂率而中才亦盡勉於庸腐循是以往三代可想見也政恐清時方典禮樂以隆文治才如司馬不得更畱滯周南耳茲肅狀附候無任懇悃

東劉羽泉司馬

比承教翰寵貽情踰分溢瓊玖之投艱乎其報矣惟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十五

鐫題裏腑而已邇惟道化維新賢才幽側以次彙征唐虞之盛真可以拭目觀矣不肖江湖丘壑望治之念如執熱者欲濯幸今得爲太平遺逸萬分足矣但念人才不大相遠而治道去其大甚年來內外滌濯媮佚之弊已鑢剗無遺而微瑕寸朽際此

聖明要皆可化爲忠以贖往愆若更堅黑白之辨禁錮之以終其身似非蕩蕩平平之世也况國家元氣耗然而耗也久矣此節亦是培植工夫何如 明公心切天下之安危言係天下之輕重故不肖之區區敢以寸尺之知而附聞于左右也越俎妄談惟委亮

而救圖之

東劉羽泉司馬

頃奉 台翰已附使陳謝悉覩縷矣惟旌節旦夕啓行濱海萌黎若嬰兒失哺孺慕何極而楫也叨庇二天益不勝沾戀切私顧抱痾伏輿無能扶筇一候於武林之側其爲延仰徒與鴻翼俱馳耳邇者訐讟石畫蕩平巨寇浙南數郡晏然妝寧今士吏耄倪葺祠樹碑冀以勒功德係久遠而 南溟鄭兄乃猥以文役惟 明公安攘偉烈行且有功宗記之太史書之如楫何足云旣又思藉手屠龍之技托於不朽亦至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十六

幸也客幕擬擬拾屬稿請裁以備米擇云爾惟保練夙夕上副隆眷至禱不宣

東周霽川少參

昨瞻奉文禔徐聽雋論國士之遇莫知所以爲承青雲故人其不負蕙心蘭思者僅于 明公見之也及門卽浣頌浚翁盛製眩心奪目神爽骨驚如天風海濤不測其淵源之所自又如巨雷劈太華出神物之手又無斧鑿痕噫命令一世雄視千古非翁其誰哉然而愛君憂國秉道嫉邪辭榮獨往之意炳炳如丹便獻吉大復在當爲避數舍矣台亮萬感

東王敬所督撫

往寓京邸幸奉履舄之光快觀波沾至今歷歷胸臆
惟 翁蘊靈抱真爲世通儒其以出處輕重天下久
矣邇者甫離岩穴暫寄督巡隨試輒效聲猷昭揭可
見當大事者淵識許謨要自有道顧礙礙者不會機
宜耳昔先人開府再基晝夜屹屹已謂其難今則又
一時矣祇舊飭新以超出於沿襲因循之外非 翁
孰優爲之哉第我行永久乃吉甫燕喜之時而韓范
入相俱在經畧西事之後江淮海岱豈得久私 翁
之大惠乎餘縷不宣統希台鑒

東喬壽齊督學

往都下得承頌論知爲希世之環既閱榜目果以英
少登第時益踴躍而起爲石 翁有子賀也邇惟使
軺臨浙已匝歲矣沉伏荒寂不及申候于將命猥辱
齒記錫之華牘重以腆貽跼然之音胡然而至空谷
也敦修古誼加意世好誰及此哉含灼含灼承示丘
隅集讀之卒業莫不按官商謹節奏如黃鍾在縣金
石諧律如升清都聆韶鈞萬籟俱廢傑然真命世矣
伏諗 石翁以辭翰起家時與槐野浚谷二公齊名
使二公猶及見之不當爲之避舍矣乎臨楮莫罄東

望徒切神馳

東葉鶴墩郡守

明公不知僕之寡陋猥令與聞龍書繆以山澤之遺
而備擬議之末誠大幸也仰承以來敢一意引卻辱
嘉命哉第因敝縣故實采摭者久已散解而其得之
街談巷議者又無所參質鈎攷而未可遽執以信且
周覽志例惟人物最難評品蓋以後乎數百年之人
而差先世賢士大夫得失非有燭微闡幽之智開誠
布公之心祇藉耳目以爲據依欲其無舛得乎以故
傳咨慎取殫竭區區之愚期無負委重至意雖以延
緩獲咎不敢致文已矣亦既次第冀得教裁茲高生
載示徵論悚激交劇肅此上復綴此喧聒繼容旬日
蒲伏以盡不備

東馮改溪主政

僕陋劣失學人也獲從有道之後謬備龍書之役是
猶垂翅依翔于鵬翮操壤藉飾于龍章幸矣幸矣顧
以憂疚見妨無能時奉教指殊歉負切中耳念茲大
典其兼摠科條鄭重詮要則有麓翁力任于上所謂
一夔足矣而又益以 門下若王翁者可稱二妙則
遽讓鴻裁當必中音于金石協義于典墳而勒成一

家之信史必矣僕何人斯敢與擬議破堅白而有所裨益乎且敝縣故實採摭者已久散解其得之浪談巷議者又無所參實鈎攷而未可遽執以信至于人物評品猶難非有燭微闡幽之智開誠布公之心祇緣耳目以爲據依欲無舛得乎以故博咨廣取殫竭區區之愚猶懼終負郡公委重至意雖以延緩獲咎不敢避也高友至傳示手書悚激交劇謹附以復旬日內可得面承悉觀縷也惟鑒涵不備

與秦華峰宗伯

客夏重枉 台駕顧不掃之廬敢故忘勢 翁之高

誼薄九霄矣第草具多簡迄今有餘負焉惟茲距脫之時正爲彙征之會亟仰敦 召舊德以幸斯世迺伯玉之進尚爾徐徐豈其復有止而尼之者耶然天之有意於人國也寧使曲江有不盡用之嘆乎雲霓之需之近不肖蒙 恩叨進一階伏螻之蟲勢不容更露處而風吟矣但爲肉之嫌卒之無以自解過耳不肖奇寒妻子相繼而亡病苦侵尋久稽裁侯偶舍姪廷任之便謹修尺牘少布積忱惟鈞台鑑亮焉

小漁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終

小漁遺稿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唐汝楫撰汝楫字思濟蘭谿人吏部尙書龍之子龍號漁石故汝楫自號小漁嘉靖庚戌進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諭德事迹附見明史龍傳史稱龍與嚴嵩相善汝楫又以素附嵩得第一人及第後坐嵩黨奪官則其人不足重其文章亦不爲世所稱是集爲萬曆乙卯蘭谿知縣莊起元所編皆應俗之文起元稱其著作甚夥散佚不傳僅從其孫宗本曾孫明照索得殘葉就而編次云

徐氏海隅集詩編二十二卷
文編四十三卷外編十四
卷(一)

〔明〕徐學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

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

徐先生海隅集序

門人馮時可撰

馮時可曰文章之為用也法必古程
機貴神解法出於古非古人自法也
物之有則開闢自然天為之創機出
於我非我私臆也匠之照矩尺寸不
爽神為之尸運我之神法古之法精
詣而不偏馳高武而不凌逐斯士之

徐氏海隅集

序一

孤出獨樹者也由漢以來代有幾人
司馬遷班固韓愈其著者遷不剽先
秦而能先秦也固不剽西京而能西
京也愈不剽史漢而能史漢也運我
之神法亡之法者也孤出獨樹而不
毀循世者也宋元以降學士大夫
貪名者獨匪此地其波我無奈何恢
弘其缺者之竊影逐響而又以橫睨

天下也先生悍然非之曰彼夫也祗
麻而效組續者也古于聲不古于調
即漢魏盛唐奚為古于詞不古于意
即先秦兩漢奚為是論出豪者睢盱
矣先生視之亡如也既而曰世墮焉
放矣燥吻無益于俗不信徒取對耳
乃噤不言而益自肆集成若干卷時
可以間寓目焉其為業也天倪律呂

徐氏海隅集

序二

性靈標格衷之以聖準之以雅經之
以正緯之以奇懲溢而動雕鏤自恣
雷聲電掣而風雨四至也海含地負
而環怪百出也龍象縱橫而金鳩天
矯也風胡錯而紫氣拂鬱白日陰
也徐而撰之結幽撰眇章要句適亂
而復理吐而能含揚而或抑淺而彌
深促而愈緩畫而且餘臻西京之轍

蹈建安之境而并其境與轍減矣昌
黎北地且遜武平去輓近世千里矣
蓋先生不事剽模匠神隸法法至則
天契神來則法合以我古而非以古
為古也所謂孤出獨樹不數然循
世者也彼睢盱者日持古之三尺以
繩今世而決裂鉅釘益卑爾藉令
天下耳食之徒羣然布侯其能與先
生席噦冥而競象罔所得也先生風
標嵯嶺神襟灑然端委談咲運量四
宇而當其不可脫屣辭矣其不數
然循世獨文哉

徐氏海隅集

序三

徐氏海隅集目錄卷之一

詩編

第一卷

樂府古辭

明鏡歌鼓吹曲十三章

併序

門有車馬客行

贈郭大將軍鉦吹曲九章

併序

雜謠四首

妾薄命

出自郭門行

採蓮曲

徐氏海隅集目錄

一

相逢俠路間

昇僊篇

銅雀妓

採桑曲

愛妾換馬篇

銅雀臺

野田黃雀行

笙篴引

李夫人歌

落葉寒蟬曲

第二卷

五言古體

遇詩

七夕詩

發潤州作

有事郊壇暮歸遇大雨作

仲夏日同田祠部楊白二主客集郊壇道

院

省中雨集

雜詩

徐氏海隅集目錄

二

仲夏望日省僚宴集分韻得併字賦十韻

雨集王參軍揖用李祠部續嘯字十韻賦

贈

遊大慧寺作

館夜聞陳上之下第感賦四首簡寄

秋日書感

雪中與袁比部送客慈恩寺歸飲館中止

宿明日復赴毛太學之召比部有作輒

和來韻

贈王參軍元肅二首

有序

南紀樓觀水漲用杜韻謾賦 有序

悼亡詩 有序

荆山道中

過釣州作

界山驛觀月次謝詩韻

辛酉修觀郡僚飲餞郊亭謾賦

陪祀 玄極宮殿恭述

浦南山中見木香盛開謾賦

江夏憶顧山人聖之時客黃州用杜韻賦

寄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三

九日慈恩寺和潘文學韻

贈楊幼放同卿壯上兼述感懷作三十六

韻

離養園詩贈王元美兄弟二首

王學博偕二僚友攜酒山園作

偶題

小憩水亭見新篁作

張別駕夜集東園作

雨中酌龍別駕

上巳日遊石亭埠

徐園訪金伯謙諸友不遇

沐飛閣聞蟬

述肥篇

立秋日苦熱酬張憲副誠之

端午日東園讌集

顧憲副自鹿城過訪留信宿別去愴然感

舊勒寄斯什

第三卷

五言古體

八月十五日夜宿豐樂驛憶東園作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四

自草店入岳暫憩遇真宮感舊作

度僊關西下玉虛宮瞻禮恭述

羊阜道中有述晚登五龍宮止宿方丈

青羊橋燕坐觀泉

方憩南巖颯然雨至比齋出宮遂歷大頂

天柱峰觀日出作

下紫霄峰邂逅籙冠道人延至復真觀敘

舊贈言

出山柳常侍邀余赴沐浴堂開齋余遂止

宿焉是夜醉中作

登滄浪亭作亭在均江北岸

棄署戲題苦酒

九月廿五日雨中發漢江夜宿柴店

鹿門山與王惟謨少參劉質卿侍御言別

同謁三高祠用孟浩然韻三高者漢嚴

然皮日休也

襄城阻風因乘小舟赴習池餞席

將至潼口阻風二日戲題

行至漢川江臬諸公以書見迎有作

第四卷

徐氏海隅集目錄

五

五言古體

夏夜西園集諸文學

寄莫雲卿文學有序

秋日與族無美休溪訪王叔楚疾暮歸

作

寄張給諫楚城帥進上蘭

再赴楚臬黃姑灣夜別所知

題周紀善太霞卷

出南浦十里舟夜漫興

阻風彭蠡作

將適郢城三司諸公歡餞余於黃鶴樓作

訪劉益州值其臥病直造寢廬相勞久之

而出輒成此什

潭署夜課考茶戲作

遊岳麓作有序

野渡

答張復亨有序

寄懷吳明卿大參有序

雲日吟有序

第五卷

徐氏海隅集目錄

六

七言古體

采石

小孤山

潘子實初至京留宿舍

南谷草堂歌贈茹司務

雨雪歌度鄖山作

荊州題蟬圖

天柱峰觀月出歌

飛昇巖下訪琴陽道人作

醉中題醉人圖

赤壁行三國赤壁今在嘉魚縣子瞻所賦乃黃州赤壁也興至偶言耳

佛牙行有序

白螺行時景藩索課於此詩甚民無寧字可念也

鈞州月夜偶逢司理牛君因約遊玄岳賦

此

贈殷無美海上觀日歌月蘓氏白水山韻

無美謝余緇巾之贈輒投長句中有慢世

語因用來韻答贈

五月六日黃姑灣獲舟諸君枉訊戲拈長

句用貽解嘲時予新脫景藩之難

徐氏海隅集

七

家有雙鶴為縣官持去三年始歸喜而作

歌

王山人翹畫桃花洞歌

出門行送張六之岱址上

與郭督府索狼山子石

郭督府贈刀舟一作刀舟行

月桂篇贈李選部并序

頭陀生行并序

徐子與自鄂州寄蟹一筐為囊中所珍喜

而作歌

池口行

戲題王翹草蟲卷

鄱口行

潭署雨中撥悶放歌

重登岳陽樓思宋登春山人作憶昔行

彭澤行余適楚時有長於彭澤今以蜀路見迎故賦此

吉陽宮行

甲戌中秋夜偕鄭大參戰劉二令憲劉關

帥飲黃州赤壁醉為此歌

第六卷

徐氏海隅集

八

五言近體

京稿

冬至早朝

贈張錦衣

送馬檢討冊封東藩代作

寄陳上之二首

錫山謁座主華公

維揚崔侍御留集時倭亂初定

寄陳上之下第

送陳比部應因閩中

甫夜袁履善比部新至京同宿潘文學館

時江南倭亂初平又聞虜報感賦二首

周胤昌水部抱病思歸雨夜過看時東南

警報日至

送許醫士歸松江

東北都楊

送潘子實南還二首

送人之任南平丞

初春桃園省僚七人餞宋膳部之楚作二

首

送袁履善比部謫沔陽守二首

送同年趙公溥主客權四川僉憲

公嘗令

徐氏海陽集

目錄

九

潘文學再至京館話舊二首

曹生南還戲贈二首

齋菊仙題

送吳文學南還

送潘文學赴龍泉司訓二首

楠郡二首

有序

第七卷

荆稿

五言近體

赴荆南四首

尋陵晚泊

夏日太暉觀酌袁崔二使君作二首

西園應教

月夜同應水部集章臺湖泛得魚戲賦

後一夜再集竹林分韻得繁字

暮投建陽郵舍

鄧僚召飲作二首

座中潘別蜀吳人

夜宿鄧東村莊作二首

象山祠

訪宋山人登春不過

宋山人過郡齋作

徐氏海陽集

目錄

十

試院喜晴

攜榼過草亭酌宋山人二首

宋故趙人

春夜顧聖之宋登春二山人集郡齋時顧

有襄陽之行贈別二首

大暉觀餞別汪襄陽時遷福州監軍副使

九日同應黃州袁別駕林顧二山人集江

夏長春觀

襄城鐵佛寺偶題

石華道中遇雨

夜度九里岡

東殿無美下第

寄懷王山人翹善詩畫

京邸贈王山人逢年時客成國第

故游王元肅參軍性喜客比來京師承召

賞元夕時額符卿沈儀部顧比部同集

作二首

京舊飲錢慈恩寺作

偶書

寄懷宋山人

賦得關山月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上

賦得折楊柳

宿葉縣春風亭作

博望道中用韻

自宛趨鄧迂道鄧州作

釣州聞鄉友落第

均州館夜

鄧鄉

館夜朱尹見過感賦

夜渡鄧山

浦南館次

端午次解州偶賦

嘉魚阻風同鄉沈參軍留酌鳳翔樓適觀

江漲二首

北風

喜車水堤成作

陸公祠

金果寺

五月十七日郡僚補觀競渡二首

早秋知艱止觀穫次韻應教三首

齋居偶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上

八月初七夜西湖泛舟

十二夜宴宋國賓館應教

十六夜與宋山人小坐戒飲

十七夜集劉刺史宅

客至

同蘇郡丞偶憩章臺寺

九日席上次蘇郡丞韻

荆河送別項少參罷官歸

牛司理自江夏還見過留飲郡齋

瑤林別館友人詹主事席賦

集蘇郡丞館

秋日松滋江上宿臺山寺謾興八首

夜渡荊江

送鄧郡潘別駕左遷便道還吳二首

題劉忠節卷

公名儁以兵部尚書討安南
蓋業以捷聞而臨陣死焉荆

南有
車利

送高倅謫令西川高黃州人先任姑蘓

誤儲被參荆人詣闕下訟冤不報湯述

七月十五日景藩奏逮將赴江夏作

第八卷

徐氏海隅集

十三

五言近體

家稿

解荊州歸西園湯興四首

喜荊州宋山人至贈以短什

宋山人食蟹却盡數十螯詩以嘲之

送宋山人觀海

與宋山人食河豚戲述

東鄰戲無美見枉雨中檢閱之作輒占二

律東答

送徐生遊南太學

送徐郡侯兵備徐州二首

飲沈僉憲持雅園值雨二首

飲程園作

送蔣尹赴召

送王明佐塾師歸吳門

送杜少府之任德清

送僧還晉陵

春日同宋山人飲唐道述園時山人將歸

荊州作二首

和宋山人海上寒食詩川韻

又同宋山人醉唐氏園

徐氏海隅集

古

夜泊陸庄

姑蘇道中同宋山人

題張憲副日涉園

過海上吳氏山園

與殷無美過日涉園留酌

婁江夜泊

黃姑灣舟中戲題二首

第九卷

五言近體

裏稿

中秋前一夕宿豐樂驛候雨院不至值雨

戲題二首

宿界山驛感舊一首

冒霧行九里山二首

江陵帥生蘭訪余漢上邂逅宣城夜話二首

漢上除夕有懷弱兒在家兄所凄然縈抱賦二首

京山道中觀泉

東宋山人初至襄陽

聞宋山人遊鹿門山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和施憲副題蒙惠泉詩二首

穀城遇雨

七月望夜月當會不食喜而賦此時

宮避位已久未致遠臣之私云

朝雨北城樓送張司農二首

秋日劉侍御招飲寶穡園二首

九月廿六日雨阻穀城偶有微恙

廿九日稍霽始發石華

兩宿清微館作

均州館夜

潼口夜別陳襄陽洙時余阻風

雨夜泊郢門

郢川偶遇順風志喜

潛江舟夜得郭給事書懷舊却寄

下潛江有懷王少叅

舟次漢口書別子與二首

蘄陽薄暮盛僉憲飲餞四祖寺作二首

盛僉憲再飲余五祖寺

嘉靖癸亥阮儀部與余同罹景藩之難

迄今八載君已罷官舟過懷寧邀與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見贈詩一章

舟次池口會馮守以校文不見過悵然賦此

池口阻雨

王明府酌余吉祥禪寺

端陽日阻風龍江關

將至真州五里大風

還家

錢塘別袁復善

越稿附

與袁復善訪姚南陽於吳山別業題贈

西湖遇胡新安故禮部郎

嚴陵灘有述

別匡南山人

虔稿附

信州公署夢興

第十卷

五言近體

家稿

寄馮山人遂

春盡西園聽雨作

周山人才父與余相別荊州十年矣頃自

鴈川來訪余西園贈詩二首

徐氏海隅集

七

秋日過陳上之值雨

中秋十三夜集西園

十四夜集伯氏

十五夜與王山人翹酌西園令侍兒吹笛

感舊二首

十六夜集龔子完別駕時別駕將赴上與

之酌別

九月十三日約客明日看芙蓉值雨不赴

袁履善夏間遊瓜步約以返棹見過或云

業已北上頃聞還松却寄短律

送詹將軍自海上赴江西聞帥

晏起二首

過張希尹憲使訪疾留酌溪上是日立冬

袁履善將赴華昌別余西園夜話二首

春日得復官之報解嘲二首

朱進士久患目青郊居遣訊

仲春與張希尹憲使表繩之憲副遊吳中

諸山待詩六首

與殷無美王子安酌潘子希田舍作二首

恭輓 大行皇帝詩二首

隆慶
壬申

徐氏海隅集

六

山中葬母詩爲上洋朱宸卿賦

沈節婦詩有序

立秋後一日與諸文學飲唐山人園

馮山人遂自天台還訪余西園作

送侯士隆進士奉使還朝二首

中秋西園小作因憶去歲是夕與王叔楚

吹笛飲酒叔楚以前月下世懷然感懷

輒賦短律

雨霽園居卽事

第十一卷

五言近體

鄂稿

張庶齋東溪陪趙明府夜集時余將適楚
以詩代書寄訊姚繼文督學時校士黃州
余將有江右之行作二首

贈蔡景明僉憲

夏日同姚余二山人酌栢友王孫園二首

夜集汪都閫舟

郭子驛舟夜

春日潘仲履應憲約遊焦山訪郭鍊師值

雨不赴予舟促發留別二首

徐氏海隅集

目錄

春夜舟泊龍江張省甫中丞劉學孔光祿

冒雨出錢余於江館作二首

送殷無美會試

得龔生汝修春捷報志喜有序

寄陳上之下第上之五十後登科其父母俱年八十餘

寄無美下第無美家鄰

劉侍御黃別駕

卜沙津舟次時黃

已棄官歸劉方赴

留都劉江陵門生

孫

馬陵

石首舟中得王僉憲閩中書併枉新篇有

拂衣之句裁此寄答余守荆南時公在

諸生中嘗以古文詞見賞

大荆驛雨

送洲陰李德化憲副起延安兵備

賈傳祠

出潭州遇雨還宿開福寺

泊城陵磯

秋日送程孟孺還玉山二首程生善諸體

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示

寄答匡南王孫二首

八月初五夜戢僉憲邀集赤壁是夜有微

月已而疎雨灑然作二首

初七夜劉僉憲見招再集赤壁是夜微陰

初九夜丘宗伯熊司農見招三集赤壁是

夜大風

謁子瞻祠二首

十一夜鄭大參見招初集定惠院

十二夜陪盧憲副再集定惠院

十四夜署中漫興

十五夜諸公四集赤壁月明如晝遙暢飲

連曙

十六夜諸公邀四川鄒方伯五集赤壁夜

半公乘小舟還

曉望雪堂

有事郡齋憶袁襄善君嘗承黃令傳唐

藩

署中偶書

十九夜余答謝諸公亦集赤壁

廿夜劉閣帥兄邀至是凡集赤壁者七更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值雨後緇衣御風冉冉知寒候矣却贈

劉侯

廿一夜酌戢僉憲公署

廿二夜蘓兵憲陳學憲初至八集赤壁時

予亦將還省

應城王少參攜榼過舍館

王余二少參郭留閣同集何侍郎址莊

與王余郭三公郊亭讌集

蜡閏廿一日東湖驛

蔣僉憲出城陵磯餞余覽勝樓作

贈陳寧鄉以忠之任寧州四首

江陵劉喬二子見訪鄂州贈詩二章

初夏陳寧州以忠遣惠新茶自云得虎丘

焙法嘗之果然答謝二首

四月十日胡憲長馬陶二憲副招飲洪山

寺與楊方伯同集二首

唐中翰子丞使陝使道還京山留酌二首

周禹績秀才落第仍赴郎塾卽席慰贈二

首

鄖陽生日

徐氏海隅集

目錄

第十二卷

七言近體

潮直

禁雪

進重修會典侍班恭述

登西苑璇臺作

杞陵恭述

嚴李董三學士公讌詩次韻代作

虜濤都城書事二首

庚戌八月二十三日

送王編修冊封益藩便道省覲代作

送吳內翰開封周藩代作

送李舍人使楚藩閻老李公子

送某給諫開封代藩代作

送吳惟修給事奉使琉球

送張子畏駕部僉憲川東

春晚劉常侍庄水樓宴集是日東家以內

直不出次吉夫膳部韻

送張復亨儀部督學楚中

贈高王博同年高岱父岱弟亦進士

送張給事擢武定兵備僉憲張與予俱鄭給諫門生

徐氏海隅集目錄 重

秋早同省僚登西直門城樓

九日昆廬閣覽眺二首

送吳中望比部之任福州

袁復州履善修觀至京夜話感賦

送袁履善還復州

夏日劉常侍庄水樓再集

送王應祥職方僉憲江戶

寄陳上之茂才

送張子培北上時值倭亂

再寄陳上之

山塘夜泊書事

泗上逢羅山人鹿齡

春夜張復亨吳明卿二內制見過

吳中寇亂後聞張誠之憲副新築草堂于

練城因次來韻奉寄

寄張孝豐子培

送陳粹中祠部守荊州

送吳明卿給事謫洪州藩幕

得吳明卿途中書併見酬之作用前韻寄

答時聞吳中倭亂

徐氏海隅集目錄 重

送沈參軍出守潯州

送周濟叔比部擢衡黃兵憲

王元美比部爲郎九年比慮囚畿內擢山

東兵憲書來頗傷用違其才書此寄慰

七夕潘文學子實宴集京邸因憶丙辰歲

是夜袁比部同集戲陳瓜果作乞巧狀

迄今戊午三年文學以需次重至而袁

謫去沔州一年矣書此志感

第十三卷

七言近體

將之荆南雨夜黃鶴樓獨眺作

荆南公署謾興二首

雨中襄陽郡僚集昭明樓作

寄懷陳粹中都運

經武安祠

恭謁 顯陵遇雨有述

出郢遇雨投宿村庄

襄州江漲枯坐公署作

宜城道中大雨

石城驛喜霽

徐氏海隅集目錄

五

送顧聖之遊襄陽投汪伯玉刺史

仲宣樓餞別應成之水部得中字

冬日荆門道中

早春登楚望山有懷汪使君

月夜度界山二首

立春日過九里山

襄陽道中偶述

遊大岳詩十首

解序

宿遇真宮

僊關

天柱峰四首

自天柱峰回宿紫雲宮

太子巖觀月

出關

出遇真宮口號

十四夜界山驛火壁間韻

十五夜穀城令携酒過館中作

十六夜抵襄陽汪使君邀至一朱邸觀燈

遂有峴山之約

十七夜侵晨汪使君峴山飲餞欲携酒習池

徐氏海隅集目錄

六

不果

送周山人自遼館歸廬川

鄭鄉單周二行闕招飲二公皆鄉人爲賦

楊學憲幼殷行部郡中話舊併各有歸志

作

上計日去郡

寄陳上之下第二首

寄懷盧上人

上計過鈞州逢同鄉龔判官贈別一首

阻風再宿鄭州公署撥悶次壁間韻

經湯陰武穆祠

黃梁祠戲題

朱張二尹携酒過郵館作

月夜涇陽驛感賦

顧行之比部假還京師適余覲入相遇賦

此

舊省僚夜集南館觀教坊樂部戲賦此

用韻寄張誠之憲副

上計還鈞州春夜襲判官酌余僧舍用前

韻謄賦

徐氏海陽集

卷

鄴城懷古用壁間韻

邯鄲道中逢滄城徐伯源會憲因憶丁未

春試與余同舟北上是歲皆下第

雨宿裕州雀舫亭

遊南巖宮聽道入鼓琴

宿王虛官

仲宣樓酌李存孝左史李與余故同官又

同年也賦此志感

寄懷高伯宗右史

集黃鶴樓感賦

劉漢陽與和召酌吸江亭

喜宋山人夜過府署

蘇郡丞席上觀箴冠生書畫

秋日集楚雄樓

九日飲太暉觀作

齋夜有懷箴冠生

中秋夜與宋山人集江山一覽樓

九日郡寮集龍山

九月望夜集戴將軍園

九月十六夜牛司理携酒楚雄樓補賞重

徐氏海陽集

卷

陽作

誤儲被察待報公署謗興

彝陵夜別僚友

馬家寨別劉象成刺史

初泊岳陽書懷

岳陽樓曉望

武昌中秋夜有所思

雨中雷司理携酒舟次時予繫武昌

武昌酬曹中丞見訊

同阮惟中別駕遊洪山寺

同阮別駕登晴川樓

第十四卷

七言近體

伯氏環玉堂夜集時解荊州歸

李都運謙然自武林以書見訊賦答

王元美兄弟見訪有作輒和奉答

同周張二子登吳山絕頂作

雙陽湖舟泛

送同年王明甫憲副擢陝右大叅

吳淞夜泊東邵車二將軍王殷二文學

徐氏海隅集

元

七月十五夜集東園分得秋字

送殷無美赴郭督府幕

賦寄邵將軍海上草堂併憶書記王叔楚

西城樓同殷無美春望

贈郭開府

寄答山陰張復亨學憲余方在疚而公有

乞休意

張約之憲副既解閩臬卜居馬鞍山之陽

構一小樓以便瞻眺題曰與曠巢亦莊

生寓言也偶過索詩爰勒二什

贈梁伯龍遠遊

喜宋山人登春至自荊州

哭枝江王先是王遺命令宋山人來乞余

表墓

宋山人來承荊州諸王嘉惠詩以爲謝

送沈復卿侍御出守信州

春日隼虎丘

送宋山人歸荊州因諷之他徙

送松江袁公孺刺史擢浙江憲副公嘗自

都諫謫官

徐氏海隅集

辛

初夏送嚴博士移教宣州

王叔楚歸自富春訊知潘廣文病甚因促

之歸

飲郭開府雅歌堂

天妃閣曉眺東郭開府

歲除前一夕風雨大作呼殷生飲

除夕感懷

哭先皇帝

嘉靖丁卯十二月

西園飲潘子實時移教江山

同張誠之碩子行二憲副殷無美文學自

楞伽寺登上方絕頂

清明日登半塘寺閣望虎丘作

吳門逢錢舜舉同年特相別八年矣偶談

隆慶新政愴然有作

張六之岱自京回飲之作

夏夜東園宴郭開府作

送王博士建勳校文左廣

第十五卷

七言近體

聞南陽除報效長慶體賦二首余以景藩

徐氏海隅集

主

五年遷承新命

送陳上之秋試

送殷無美秋試

金山寺開眺

雨中卧龍閣謁忠武祠

過遠河山爲余蒞荆時參耶舊路感而賦

此

夜泛小舸自郎江達均州

經朱僕鎮吊武穆祠

遊少林寺觀達磨面壁像

將之襄陽別宛南知己

春晚過淝陽訪徐順叔問卿留酌公署

初夏崑山王明府酌徐子與僉憲暨余於

馬鞍山酒半呼殷無美秀才至賦二首

時余赴萊州 襄稿

雨阻龍江關寄懷袁魯望考功

舟阻金陵有懷王蕪湖明府

月夜王蕪湖酌余蠓磯謁孫夫人祠

六月貴池道中懷舊僚馮汝由刺史馮亦舊僚

曹卿

徐氏海隅集

主

王明府出送行卷令余補作遂書此

郢上逢韓留闔

張大參希升自貴陽督餉長沙書此寄懷

昭明樓宴李符卿因憶庚申歲汪伯玉中

丞守郡曾酌余茲樓感舊賦詩

寄懷吳明卿調高州守并爲勸駕二首未寄

九日魯園雨酌吳憲副董王二少參適方

憲長盧都閩至同集

月夜昭明樓集同年方憲長王少參話舊

作

公署夜集馮大參施黃二憲副李介憲作

均州淨樂宮恭賀長至書感

次荆山書事愴然賦此

陪祀 顯陵遇雨恭述

雪中姚汝達刺史見惠天池茶諸品東謝

公繼余
守宛

送唐大行 諭祭襄藩還朝

羅國華大參備兵薊門將歷十年頃以諭

調製歸岳陽省觀賦詩贈之

昭明樓宴顏應雷督學

徐氏海隅集目錄

聞徐子與介憲已蒞武昌書此寄懷

大岳遊還姚南陽適致天池新茶束謝

楚望山送陳宗嚴大參之陝

寄答張子畏介憲

呂堰寺夜值雨喜賦

劉侍御有別業在習池夏日招飲同王少

參李吏部集贈

贈李吏部

立秋日牛首道中偶題

王少參招飲均州南城樓

送張肖甫憲副兵備大名

牛女渡河後夕楚望山餞張肖甫使者

秋日同劉侍御遊廣德寺

隆中謁忠武侯祠用杜韻

送施大參分守贛州

鄂城哭楊幼殷中丞二首

八月十一日雨

中秋夕微雨昭明樓集宣城張司農因憶

去年是日亦雨愴然有作

廿日之夕再集昭明樓喜霽

徐氏海隅集目錄

九日署中感懷

石華館夜坐聽雨湯賦

孟冬二日雪行黃洋山中作

柴店舟夜得同年龔都州書寄答

已巳至後一日值余誕辰醉賦二律效長

慶體

答陳憲卿憲副見寄用韻二首

喜王敬美自南儀部調北感舊賦寄木寄

臘日署雪湯賦

雪夜酌同鄉馮大行

雪署枯坐感興八首

奉懷貴竹孫山甫中丞二首

偶題

再酬子與黃州見懷之作

雪中送姚山人歸吳

江陵宴張少保封君宅

將之虔中別漢南知己

江陵別劉御史

江陵宴曹中丞第

別劉侍御

徐氏海隅集

目錄

第十六卷

七言近體

余調虔中子與遺書見賀因自傷留滯有

匏瓜之嘆戲題此篇

阻風池口驛主人不出戲題此

食鮓

秋日登滕王閣

虔州閣江樓送林邦陽學憲致仕還南海

與施大參蓮池公宴有作

遊通天巖

次豫章聞楚臺論報戲題

張吉水楚司臨川携酒舟中書別二君

皆余守荊州所取士

江陵帥生蘭春捷至喜賦

山居聞張吉水司臨川赴召

寄侯進士士隆

孫鄭二學博見訪留酌小園次韻

袁履善有鞏昌之命喜而有述

縣公齋部檄勸駕書此

張肖甫中丞遣訊山中書此爲答

徐氏海隅集

目錄

輓王叔楚

泊龍江寄別張中丞

過皖城寄懷阮儀部自楚獄成後君尋罷官閏六年予起補也

使

重過襄陽劉侍御酌別習池感賦

郢上得荆南張給事司進士二君書賦答

書京山李封君榮壽重封卷封君子淑以方伯家居孫

繼修官翰

與臬司諸公登黃鶴樓觀漲

秋日滕王閣諸僚會餞開府徐公之留

都少司空

江稿

滕王閣會餞徐司空後值雨作

重陽前三日同柴憲長酌匡南王孫山亭

匡南有作因次來韻

九日諸僚夜飲滕王閣

題匡南新築書臺

送郭承芳少參入賀

萬壽

鄂稿

送賈僉憲入賀

萬壽

酌同年白伯倫光祿黃鶴樓感舊

送白光祿遊武昌歸毘陵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三七

秋日過蘆汝田憲副留酌以熱甚不果公

有詩見謝因次來韻且訂振衣亭之約

七夕同省僚泛舟大江遂登閱兵樓次蘆

憲副韻二首

九月六日戢僉憲將還蘄州子與鄭大參

邀集黃鶴樓預賞重陽

重陽日諸寮集黃鶴樓值雨

武陵送孫山甫中丞赴任壯廷尉公兩撫

鄭臺嘗兩薦余感其知遇贈詩二首

武陵清明日張園胡大參蘓憲副李僉憲

招賞牡丹作兼訂來日之約

過京山訪王丈問卿寄贈有序

寄送襄陽劉侍御再起北上

荊州徐字卿憲副酌余仲宣樓感賦此樓

不登蓋十二年矣觀余手墨宛然如新

曹中丞止餽余酒兼貽詩道舊恨欠相邀

一醉賦此識別

出沙市見故老擁輿相迂因憶景藩奏遠

日攬涕書此

岳陽送同年羅國華中丞鎮貴陽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三八

晴川閣讌傅司農感舊作

送鄭大參之任河南憲長迂道省觀

邊憲副擢浙藩督糧大參偶過安州酌之

何氏別墅賦此爲贈

王余郭三公連日邀集何侍郎三洲園每

飲輒達旦一旅中一勝會也別後記詩

四首用貽志謝

送余少參分守會稽便道省觀

出安州日逢初度戲題一律效長慶體

第十七卷

七言近體

郎縞

填郎報至孟秋望後一日省察公宴有作

呈謝

沈叔裕茂才訪予江夏予方有郎命尋別

去贈詩二首

初領填郎捧檄西邁在時宦楚拜命比

七中經退遂垂十八年矣感賦四首

郎城淹雨時家報久隔悵然有作

郎城九日雨喜周紀善紹稷自襄州至清

美堂留酌

徐氏海隅集

目錄

王廷尉以詩來見諭所以不俟交代之意

次韻奉答

孟冬日郎城閱視遂登春雪樓爲前開府

王公所題併榜詩二律僭爲嗣響因致

景憶之私

郎營閱武作

別院故有牡丹三株偶枯其一昨日補栽

湯輿一首

郎陽除夕大雪感懷二首

元日大雪試筆

人日府察獻春作

司武選使歸荆南省親以書來訊賦答一

首

使院牡丹盛開獨酌書感

吳明卿大參自大梁罷官歸楚遺詩慰訊

作二首

送內弟金上舍東歸

得復州陳憲副書寄此答贈

寄壽同年陳憲卿憲副

苦熱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味使院盆荷

會少參受子中丞封偕元配從夫人老于

郢上介其生誕爰勒賀章

代作

題潘中丞留餘堂

題潘中丞讀書臺臺前生芝如麻更號芝

林

贈袁夷陵掾地官

第十八卷

五言排律

元日紫光閣登覽

南宮齋夜對雪謗賦十韻

初夏陶水部酌余吟覽樓用杜韻賦

羅才人哀晚

嚴閣老考績詩二十六韻代吳尚書作

春暮義陽郊亭別秦少說侍御時謫汝寧

司理

初蒞楚臬方憲長邀余登廣視臺感舊賦

十六夜豐樂驛用述事八韻

耶城毒熱如飢馬都閭引至城西一石洞

大類陶穴頗無雅致元用却暑耳戲拈

徐氏海隅集

目錄

星

十韻

王惟謨少參卧病均陽決旬書來有遐舉

之思詩以訊之兼述鄙懷二十六韻

漢南答殷生見懷廿二韻

示曦兒南還廿六韻

秋夜酌趙荊州感贈十四韻

九月廿七日雨投石華館宿賦七韻

廿八日阻石華詠雨十一韻

清微館舊榻聽泉賦六韻

九月晦日太和道中味楓樹十三韻

孟冬朔日均陽阻雪酌王少參公署蘇賦

十二韻

三日雪稍霽行九里山絕巔情馬幾墮題

十三韻

顧莘夫行丞爲園海上搗地得石有露香

池三字因以名園寄題八韻併呈長公

王山人叔楚遊槎溪不返登樓成什湯書

十二韻

吊溫州別駕黃君死事廿六韻

漢川昌令昔與余同罹景藩之難聞昌

徐氏海隅集

目錄

星

已下世今邑人戶祝於劉家驛余過式

焉爲之忭感賦十韻將付漢川撈其祠

云

荆南謁張少師封君書此爲壽味十韻

自安州歸得吳明卿大參見贈雅什因次

來韻寄答

齋雪枯味十二韻齋爲前開府王公讀書

處

王子安文學訪余耶臺感贈十九韻

第十九卷

七言排律

南岳

請靖雲泉王孫詩畫絕倫兼受仙人長年
之術與余神交垂二三年今開八袞猶
有嬰兒色王司農索詩爲壽書寄十二
韻

李方伯母楊太夫人壽章

哭殷博士先生十三韻

第二十卷

五言絕句

徐氏海隅集目錄

紀異四首庚戌春作

題畫四景絕句

江關二絕句

吾家西園綴有小景十二畝之間並將老
馬一行作吏遂成契闊公署無聊各題
短句附投守者以當卧遊

修竹廊

百花徑

濠梁擬

掣磬石

桃花洞

泳飛閣

大士院

酒禪居

觀化臺

梅花舫

芙蕖沼

金粟屏

宿界山郵館二絕句

秋夜宿清微館追憶嘉靖庚申與汪襄陽

徐氏海隅集目錄

夜話于此感賦二絕句

賦得秋蟬二首

賦得驛馬二首

梨花

荆門訊盧太守病

宿生竹館

第二十一卷

六言絕句

聞朱山人被人盜去盆景爲作六言二首
解悶

爲人題畫六言二首

元日岳陽樓觀雪六言二首

元夕將念憲館觀鰲山燈余發一嘆衆皆

絕倒遂書成六言絕句

鄖陽王開府寄余數字云某已物故乃知

作大官者心與相俱不可無也戲題六

言二首

第二十二卷

七言絕句

遣將十首并序

徐氏海隅集目錄

五

爲人題畫

北上書所見十首

無題

涿州戲題主人壁

戲贈所戴布巾三首

宋王墓

襄城郡齋醉題

荊州上元曲十首時在長安旅舍作

顧水部席上話舊四首

清明日作

雨中馬上酣睡墜鞭戲題

恭迓隆慶 詔赦志感十首

聞王元美兄弟赴 闕訟父中丞冤已下

部議爲賦五絕句

得江陵諸王書作四絕句

題張憲副園紫薇花二首

園庭有銀杏二株移自故家皆百年物一

榮一委爲之惋惜戲題一絕

枯杏計移一年經冬徂夏已無生理今秋

雨過萌芽忽發造化斡旋于我有深眷

徐氏海隅集目錄

五

馬戲題一絕

戲贈郭開府

送王叔楚歸羅溪

題邵將軍功圖有序

戲贈殷無美綈巾

宛城李別駕遠遺海味戲贈一絕

界山喜霽戲題一絕要王少參同遊太岳

得王少參書志書

送宋山人還荊州二首

無題二首

一夕忽夢內拜覺而戲題四絕句

九日虎州送菊二首

襄江候王少參不至

和徐子與登赤壁見寄

和子與黃州雪中見懷

九江

望江

偶題

京口

送馮山人遊匡廬武夷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卷七

清明日西園紫牡丹開適試新茶皆當年

所未有者各賦一絕

畫眉

秋蟬

應城

辛酉歲 景藩之國余嘗爲建行殿於城東郊

清明日

江陵一庖子能割股療母已母生而庖子

死土人葬之白雲橋下碑之曰張孝子

墓湯書一絕句

寄訊同年袁大參

出巴陵偶述

湘陰道中雨作二首

屈原廟

卽事戲書四絕句

潭州雨

自岳陽發舟經宿行五百里遂抵鄂州

安州營較射戲題二絕句

示星士沈生次高相公韻

東風二絕句

涓口

徐氏海隅集

卷八

過蒲圻吊魏順父同年四首

岳陽除夕同沈大參徐憲副集蔣僉憲館

沈蔣與余皆吳人

阻風白螺蟻感舊

荆州故屬

題秦酒二絕

偶題

右海隅集二十二卷先大父宗伯公自通

籍至中丞上下幾三十年所成書而填鄣

時始彙而梓之於家塾顧先公存時不欲

行世每庭訓時示元叔父叔曰後必有信

吾言者而其書始行元般髮年從父叔後
侍先公與止每清晨臨櫛後日手一編披
閱不輟蓋終身典學寒暑弗懈云捐館以
來同朝鉅老及海內名公見存不遺必首
索是集殆無虛日而元般故乏厚遺又鮮
兄弟不能盛爲繡布表揚四方索而後策
日使月染板漸漫漶文多剝蝕因念先公
一生精力首萃是編爲之後者必令其湮
埶不傳世既知之庶幾傳矣而令三十年
心精爲數千張朽木所廢元般即寡人無
所逃罪且何顏面以應諸鉅老名公之請
乎讀禮之暇躬加警對梓其漫漶者而一
一葺補之并以先公志狀附錄末簡俾觀
是集者具見先公人品文章一目備觀信
其言而重其人是書因籍以行世先公之
言其少警乎葺補既竣聊識數語用記時
日若夫成書始末具馮大參先生序及先
公自序中何敢復贅

萬曆壬子仲春二月孫男元般謹識

徐氏海隅集目錄終

徐氏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吳郡徐學謨叔明

樂府古辭

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 併序

自車攻吉日六月采芑之詩聲施絕響厥後乃
有鏡歌鼓吹曲以用彰武烈蓋肇自漢代今考
之漢曲所傳朱鷺上陵等篇在武烈若無當焉
逮魏晉暨唐曲始專敘薄代之勲願昭德弗稱
基命微弱未有咸三登五用夏變夷若我 明
開創之神赫者也卽令登歌周雅尚不能鋪張
聖武之十一矧漢唐之樂曲哉臣嘗待罪祠官得
竊聞太常奏薦樂章獨無鏡歌之名在典爲缺
故輒不自揆退準唐曲之數撰擬十二章在戲
鈴柝之吏匪敢濫干文章職事顧念覆載間蠢
絃端喙亦欲景附光華鼓舞陶育乃江漢遠臣
獨無虛糜府廩之感不其陋與用是矢音猥茲
有述若其詞之淺鄙乖隔宮商知不可以鏡來
世也效顰益醜陳詩者察焉

淮之日

元末天下大亂群雄割據 高皇帝起自徒步

倡義濠毫間一時豪傑景從海內生人始有推

戴如日翔空萬寓屏翳為淮之日第一

淮之日睇以簪髮烏翔光海滿胡逆弗延自斯替
大明升中神龍御應天機作氓衛奮氣成掃坤珍
驢牌降虎旅厲定遠歸滁陽諒震雄烈吐英毅飛
將來歸集六計東馳西驟靡曳以掣鳩之張果之
噬皇旗一麾奔蹶梗者摧堅者脆澤爾枯官爾
滯以仁佐武承上帝紫蓋翻黃雲蔽大江簸揚我
師濟

右淮之日曲三十一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二

應王氣

我師渡江攻拔蠻子海牙諸寨遂乘勝俘其兵
船進金陵不辱帝圖削平僭亂應王氣第二
應王氣金陵雄踞以虎盤以龍真半肇啓鴻濛和
師駐窺江東聖作物觀精靈鍾巢湖將來景從水
軍集駕滕腫雨師翼風伯同采石拔狙獫窮海牙
遁南北通出奇兵縱火攻兆先破福壽終奉旗斬
將諸塞空登陴麾旅鎮方中民安堵仰覓虹乘勝
氣策選鋒克馬馱遏敵衝下京口歸苗戍全浙旣
弭江右悅匪肆屠剪反側惻我疆我理式廓宏火

萬愉悅大鈞融

右應王氣曲三十七句

平陳武

陳友諒襲弑其主徐壽輝擁兵僭號東窺建康
上屢出奇計誘敵遂擣其師鏖戰鄱陽六舟相搏
兵盡道窮矢貫逆顧裴屍退舍陳理獻誠江漢
悉平為平陳武第三

平陳武皇烈揚逆渠弑主軼我疆匪勤師用侮亡
決奇策遣偽降橋石易呼老康賊知陷計走披猖
靡飛舸戰鄱陽屯水寨匪康郎鉦鼓發江洋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三

三

帝誓師指天狼樓櫓角拒鉤喙張豐隆驅策招搖
光東輩縱焚掃擾搶六舟相搏遊龍翔忽沒復出
勢莫當鞋山不保道絕糧亦清噴震流屍殪結營
列柵繞下江關弧一矢殪其王顛仙告順匪請狂
打破一桶提天綱降陳理下武昌恢大勲先湖襄
右平陳武曲三十三句

閩閩門

張士誠據有浙西始與陳友諒連衡恃其強贗
侵我疆場友諒敗死屠亡齒寒我師併攻合圍
轉關龜城摧堞繫王俘賊平江諸路裒入版圖

爲閭閻門第四

閭閻門毒霧昏孤城閉殷靡屯漢爲虜絕聲援唇
已盡齒安存帝決策集兵輓敵來拒蹙抗轅犄角
並水石磨磨尹山浮沙盆架木塔逼檻穽張弩礮
樓堞燔士氣倍鼓噪驚勢不支闔其樊施尺組繫
遊魂帝不汝誅胡不叩首朝天闔自屠裂辜鴻
恩氓何罪罹煩冤戕人衆宣諭溫海氛淨波不灊
晃湯關扶桑暎

右閭閻門曲三十八句

首鼠會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四

詩

上之討方國珍也蓋以其嘗舉國內附陰蓄觀望
及徵貢叛約乃遣師海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復
命廖永忠副湯和會剿降其郡縣國珍始輸款
獻圖籍爲首鼠會第五

首鼠會獻三州天作之君朝諸侯還質子寃逗遛
恢恢帝度與吳倖彈丸區敢包羞擯靡已亡虜友
定詎我仇包茅不貢爾將何求大兵一放莫干懟
讐慶元偏側擁軋貅塞江夷壩扼其喉茫茫島道
時焉投盤嶼轉關輜車收胡不自縛曷度劉鄭伯
牛羊匪自由天威臨赫鬼蜮愁械降王赴石頭龍

江飲至解縉綏台山爲垣環十洲兵不血刃忠和
謀

右首鼠會曲二十六句

杉關度

胡廷瑞受上指帥帥度杉關略八閩旣而湯
和山海道取福州水陸並進元守臣力屈由是
邵建汀漳永興諸郡相繼款附爲杉關度第六
杉關度昭武臨樵川阻鹿水深皇旅振驚敵欽不
拙矢攻以心收降將置柁襟奉威命息妖梗展山
武溪滌以霖明州舶來會侵乘颺致幟一鼓擒瀾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 寺

右杉關度曲二十六句

清南粵

上旣平八閩乃移師南征兩廣以廖永忠等徇廣
左楊璟等徇廣右爲犄角之勢已而東莞何真
上印章奉表納款乃傳檄海南海北諸郡而楊
璟等亦克靖江路廖永忠以師來會于是清容

貴橫南嶺悉平為清南粵第七

粵之廣矣尉陀舊疆連山隔陰鉅海敵陽負其險
固曰不予侮 帝親誓師爰其整旅皇天降康靡
遐弗撫將軍稽首荷聖神武義旗揚揚航海而度
遣諭何真率先款附保境又民不勞桴鼓三山之
寨征伏遐邇畢殲其逆望風絕休遵海而南遵海
而北平章來會末州旋克桂林象郡弗梗以格誰
其犄之敢抗斧戈誰其角之不譁以過觀笙銅鼓
犒且歌貢珠輸翠綬以和戎不交害獲嘉多自古
不肩仁者羅

徐海隅集

卷之一

木

詩六

右清南粵曲三十六句

正乾符

自中夏分裂海內鼎沸 上既平吳楚收閩越
蹂宛汴迫甘涼庚申之君尚通天討乃命大將
軍徐達等移檄會師分布士馬規取河北自中
梁渡河薄淄清駐通州元主勢蹙乘夜北遁遂
克燕都始應日月並行之議為正乾符第八

正乾符應帝圖日月並胡運徂蕩群醜天 睿謨
檄中原拯赤痛天厭逆妖孽俱赤氛焰秘宮瘖狐
綬綬法殷趨大將麾列校爰驟河北指斗隅中梁

度淄清逾下德州克長蘆奪海舶濟師徒却俺普
戈倒遁薄通州圍燕都君臣愕泣以叭山壓卯虎
搏難端明議整北驅乘宵遁逃天誅恢仁網緩追
駭九關啓萬姓呼府庫籍寶玉輸械妃主來獻俘
華夏一告寰區

右正乾符曲四十六句

蜀道易

明昇負其國險抗命不庭 上乃告祀上下神
祇命諸將分道伐蜀湯和等帥舟師由瞿塘趨
重慶傅友德等領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首尾來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七

詩七

攻所至克捷明昇銜壁舉國內附為蜀道易第

九

夔峽控重關劍門倚絕嶂古來一夫守荷戟青天
上明氏負險蟻孤懸我師抗聖神周外區早已獲
圖狀汝和汝友德東力猛西向樓櫓狎瞿塘隴洸
繞騎將誰云蜀道難龍旂掃滂蕩乘虛擣堦文進
克不移餉鐵橋詎可憑鑿鑿誰能仗白鹽疊鼓椎
赤甲前旌颺翼夾下漢綿綿騰促巴閬昇艦出飛
嵯鳴繞逆暴漲神丁自天來君臣色悽愴已薄渝
州壘遂失銅鑼障彭母知廢興全城幸亡恙帳下

受銜壁軍中歌快續錦城天府國旋麾收甲報始知蜀道易直率屬興王

右蜀道易曲三十六句

平日南

上既統一海寓故元梁王恃遠弗臣殺我信使上遣傅友德沐英等帥師討罪由是大軍自辰沅入普定進取曲靖生擒達里麻軍聲大振直趨雲南梁王自盡尋略潞江臨安暨鶴慶麗江及車里摩步和泥相率歸附為平日南第十惟梁國日南涯亡胡裔遺萌芽戮信使忍逆邪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八

詩八

皇怒赫匪驚遐弗恭命天誅加將德英向金沙驅熊虎遶龍蛇奮勇倍張翼斜山鳥撒分爪牙踪普定踰曲舒敢雙抗達里麻駢師旅披霧花劃然齊幟揚葩兇膽落愕不譁神兵迅雷鼓櫓刀蒙盾斬敵駟鐵騎構中堅瑕俘枕籍紛如麻乘銳氣逼井蛙昆州破奏膚嘉滇之氓驩道遮夷部落傳檄賒渠授首矧么麼率款附仰中華蠢動息拱 皇家

靖虜學

庚申君既遁入應昌王保保猶擁殘兵寇圍蘭

州以圖興復 上乃議征沙漠大將軍既率諸將由陝西征王保保走之而李文忠等出北平攻元上都斃其故主獲諸王后妃并玉璽寶冊

械送京師相庭遂空為靖虜學第十一

大黃向空蝕旄頭應昌魏墓血夜流困獸摩牙猶格刃保保脫走胡雛留蘭州寇攘窺遺孽殺氣騰播天為愁大將橫戈出沙漠雄騎果俊相犄角追奔奪陣可溫河不花戰死瑣納縛天滋神潰濟道渴躍馬大呼卷轡察智蘭襲擊英奮威銜枚夜度敵不愕折衝挫阨破輶輜火赤盡歸全部落迤北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九

詩九

連年鉦鼓聞懸峰東馬凱歌旋請還列陣傳烽遠四塞屯紅節鎮專華夷混一古來少東窮遼海西酒泉中囊上谷漁陽郡蘭皋靈武接山川 帝心詎為傳國重功垂千祀絕狼烟

右靖虜學二十六句

箕窮興

上既蕩平夷夏湖廣五溪古州銀額諸峒蠻依岵稱亂雖屢命專征率尋服尋叛至是遣都督楊文等併力雕剿俘斬無算蓋大兵九出而椎跣卉皮之酋長始輸心納款永作外藩為箕窮興

第十二

惟皇撫萬國神武揚九區鬼方違殷命徽旂動周
師蠢茲西南嚮矯虔天一隅時服後時叛帝乃
勅剪夷曰楚控大藩授鉞授戎機汝文豎汝觀群
帥贊上威電發流星驚披箭入潭溪汝成策驍應
衆貞亦縱奇窮身依岨絕進退計莫施六軍併心
營峒來失峻巖積骸已霜暴亡命若雲披始知
廟算勝天應人亦齊匪我恣痛毒奸究惟刑誅虎
臣奮鷹揚聖運當龍飛羽書速響應迴軫輝光
輝東漸史西被赫烈與窮與

徐氏海隱集

卷之一

十

寺

右與窮與曲三十二句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解鞍重歎息袖懷咫尺書緘題老親
戚長跪展客緘忍淚苦沾臆問我久爲官貴賤豈
相卹連年困責逋今歲罹海溢法吏重苛誅民間
愁東濕華屋沒蓬蒿健兒作溝瘠寧啖猛虎饒母
遭屠伯劉不知張官意果爲康杜稷我聞心川悲
斯埋久無塞寸心逐南鴈何由奮羽翼

贈郭大將軍鉦吹曲九章

解序

郭大將軍者名成本西蜀人起自步校受知大

司馬英年授鉞屢策奇勳湯湯夷獠廓清島道
屹然爲東南保障余思古者軍中有鉦吹曲用
紀戰伐以壯戎行間從公掌記得雕剿九事爰
勒九章他日隸之太常庶以備我明愷樂之選
一曰戮九絲酋二曰平鐵寨三曰拔舟山四曰
搗白駒場五曰攻員子山六曰破土樓七曰復
興化八曰嵌頭戰九曰淨三沙

戮九絲酋

九絲酋忍虐劉傷我父敢忘仇指天誓日心鬱切
懷敵愾枕戈矛領前麾呼後旂旂旂震蠻陬阿

海隱集

卷之一

十

寺

則之王身爲囚戮而尸之暴諸幽招忠魂遵首丘

夷家難壯主歎

戮九絲酋曲凡二十句其十七句句三字三

句句四字

平鐵寨

平鐵寨駕青驄騎而入賊不疑騎而出賊不知齊
天王者誰阿牙金者誰探龍珠料虎鬚縛者怒質
者嬉飛揚躡捷猛且奇賞却千金索雄稱百萬師

平鐵寨曲凡十六句其十一句句三字一句

句四字四句句五字

援舟山

舟山壘賊氣揚將軍陷陣白日翳光誰其援者郭汾陽黃金繫紫絲韁出入重圍氣拔倡手提敗將還戎行淖馬既蹶吻復張感君意多慨慷向空一矢殪天狼

援舟山曲凡十八句其十一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

搗白駒場

搗白駒勢激茫狂寇逸望塩城淮南沸陵寢驚虎臣來翼且征飛鳴鏑綬胡纓馳鐵騎震戎兵朱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三

詩三

衣既授首賊氣俱屏營踰河不可遁赴海難爲生大江迤北肅日平劉與郭擅英聲

搗白駒場曲凡二十句其十五句句二字四句句五字一句句四字

攻員子山

員子山環賊壘張僞號驚遐邇我軍既同畏彼剋施不有先登孰伐其錡先人奪人橫戈衝駁斬其驍雄蒼然如侈壓衆合圍賊徒披靡電擊風馳奔狼突豕以靖不庭佐天子理

攻員子山曲凡十八句其四句句三字十四

句句四字

破土樓

土樓高高十尋峒徑凭之阻且深官軍睥睨戈戟森鞠林彌年奈爾六稽謀秘密不可詰一朝面縛來獻琛兵不血刃夷層巘梟鏡之力詎能任吾聞古之善戰者攻其心

破土樓曲凡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一句句七字

復興化

興化城城盤鼓蹂躪剪屠跳梁跋扈我軍袖手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五

詩三

惟予侮乘夜梯城公力如虎天陰月黑從中揮斧率其小隊酣戰環堵手刃百酋流血漂櫓單騎突圍自昏及午賊憊開門崩析如雨媿及平海整我部伍一麾而陳再麾而虜殲厥渠魁桓桓孔武復其近魂以侑歌舞民有寧宇社稷之枯

復興化曲凡二十八句其二句句三字二十六句句四字

收頭戰

收頭戰拔叢篠羽檄飛戎馬筵魯陽揮其戈曜靈爲之旋踈蹙曉僕姑箭六出奇燄如飛轉及渚林

水為精伏屍遍野僵顛貯恭唐名王還赤縣歸亡
印三軍朴

嵌頭戰曲凡十八句其十三句句三字二句
句五字三句句四字

淨三沙

三沙東駕艦艘倭來箭激馮夷宮電晝夜至促罷
熊公未朝食關羽飛舫驅豐隆怒濤噴薄掃
陳空列炬薰灼么麼曹山排海倒軍聲雄檻復登
魚歸道窮千艘俘馘被竹同從來水戰第一功司
馬奏記表元戎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志

詩市

淨三沙曲凡二十四句其十四句句三字十

句句四字

雜諺四首

紀甲寅倭變也時督府左謀所部軍半殲於賊
邊海諸城多不自保民為之謠云

周侯誓兮毋奪我士氣七首揚兮週邏於市誰之
髡兮以罹吾刺氓無畏首兮以證汝誓不則殛汝
兮為奸細

翁侯許兮毋漫屠毋為賊賊民之出蚩生之詎易
汝無誓兮以壯士氣天視視我民視不則覆汝宗

殄汝祀

長鎗來吸我醬壘之盈盈卒莫我刺望采淘去打
帳風蕭蕭水漾漾突而奔戈倒向血滙滙赤濤漲
監也誰周侯相已無兵安用將

擊刁斗看城外毋交汝睫兮執父以待狐來綏綏
兮墮如以汰烟汝精毋贖以急贖且急兮賊轡汝
以為三斗看城外

妾薄命

同上萬言書不如主父偃殿上蒙顏色公卿誰不
美同作荊州牧不如郭喬卿超賜三公服天子稱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

詩市

仁明仲翁出入從蒼頭東門之侯何為者義陽赤
手斬樓蘭飛將繼身絡胡馬平生調古梅君卿五
侯治喪勢莫倫史雲拈拾空賤貧贏得金魚與醜
塵妾薄命君莫陳

出自郭門行

出自郭門有騎雲屯雖則雲屯勢彼煩冤誰將選
征繁我思存一解煌煌朱輿不如步趨燁燁黃榆
不如布繻桓桓貴公不如豎儒二解延覽道周邪
蹊敗疇玷缺之遺亦孔之羞春日遲遲昭彼幽囚
三解在掌為珠在水為泥胡不令德骨肉疏離既

見君子薄言覲而四解何谷不風何水不波人亦
有心相報奈何彼挑之子自縈稠羅五解辭辭青
松亭亭如蓋雖有附枝蒙茸何害戒爾勿剪以貽
柯壤六解

採蓮曲

玉臂籠錦繡蘭橈扶桂舫南風吹浪花搖搖不得
上陌上停金羈凝眸不相放妾非酒家胡君豈并
州蕩急擬會凌波喜得蓮花障蓮枝里爭羅蓮葉
颺婆婆中心自有惻舉腕歛青蛾採花獲雙帶日
伴來相戲宛在水中央地幽情自媚蓮露滴鉛華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詩七
認是相思淚盈盈戀錦葩未知歸路除採名不採
實徒將輕豔誇

相逢俠路問

驅車上崔嵬折坂凌截業翁樹連葉交巖曦寶光
洩行憶始迴岐驚轂還相軋不怨路阻脩所嗟力
微劣寄與道上人無爲漫差迭息陰可止驚臨寬
自解結何妨待夜行關山有明月

昇仙篇

曰余採玄簡改質流丹液駐年觀無始在世超凡
格白日生羽翰闔嶺列仙籍森沉碧玉林窈窕黃

余宅綃衣逐電輕之蓋凌風逸飄飄衆真朝拱護
萬靈翼大紫不在遠嶠仁匪我息何事竊桃兒猶
持漢廷戟

銅雀妓

高臺入雲端臨漳凌日影翠蛾逐龍翻金雀垂鬟
整落日駐清蹕三千迎望幸霧縠雜蘭馨之幃逐
巖騁綺席列層霄繁絃促脩景相盼不相親衆中
徒引領何人當一顧颯地生炎冷迴鑒應感發華
燭連星耿同在繡屏前獨知良夜永

採桑曲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詩七
機上斷流黃來尋陌上桑養蠶抽蠶絲爲續斷機
忙出門怯孤悄結伴少同行舉腕已牽縠拂裾復
鳴璫迴身入藁薄暗摘柔條芳無人知妾在採採
已盈筐重枝苦糾結忽見白日光日光垂萬縷春
心却無主春日照春心對此空延佇不歸畏蠶饑
欲去戀芳樹徘徊可奈何東風吹日暮

愛妾換馬篇

新驢那足恃夙愛頓成捐丈夫自有志不在帷薄
邊閨閨故婉孌騰驟無雲烟解妾黃金釧市君白
玉羈翻身跨胡騶行當勒燕然寧爲駿骨惜不作

蛾眉憐朱顏易飄擲安得久長年龍膠如可續爲君懷絕絃

銅雀臺

宛轉周四隅流盼極平野飛燕蹴梁塵歸鴻嘯簷馬羅衣逐秋寬玉筋因風瀉纖纖三五月悵悵顧影寒飄揚臺上雲棄置臺下瓦弄環不成聲誰憐寂寞者

野田黃雀行

朝飛上岑隅暮投止叢竹顧羽不成文戀聲淒以促扶搖匪我塗翬翠匪我族日出照宮城雉野望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大 詩木
哺啄野田何蕤蕤一飽願已足勢擊與虞羅翩然與相逐相逐可奈何徘徊從所欲寧備華屋餐不充惡鳥腹

筌篲引

安州追憶往罹作筌篲引

公無渡河亂流作波公不渡河河奈何
公無渡河河有行舟公不乘舟奈此亂流
公無渡河河不相假白日在上黃泉在下
公無渡河河流瀟瀟人命有期河流無已
李夫人歌

客安州夜有所夢覺而凄然擬李夫人歌辭

寒蟬曲

脩脩去兮何歸翩翩來兮爲誰去不來兮令我心灰來復去兮益我心悲吁嗟來兮去踟躕遲

落葉寒蟬曲

風厲懷兮吹西日而將傾樹蕭瑟兮抱枯葉而空鳴沾零露兮如泣爛明月兮前樓嗟彼美兮不見歲云暮兮長征何余獨之惆恍兮今蟲網與余而相繁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元

詩元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古體

遇詩

弱齡弄柔翰逍遙遊藝園
劍歌懷璠璣耻與時俗
論謬承鄉里薦遂爾涉世喧
中夜理韃索飛步凌
金門金門何崔嵬窮軌愁攀援
兩不得意攬衣
歸丘樊風波沸以鬱日月飛且翻
閉關厲朽鈍揣
摩洞心魂屯期會昌運揚鑣
遵廣垠際合信有時
以茲興隱淪聖人秉睿哲憑几臨
前軒流星燦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乙 寺止

七夕詩

涼颼應令節華月照高樓
高樓有思婦夜夜夢邊
州已悲限河梁忽復瞻
女牛雙星燦朱牖靈駕何
夷猶含情雖苦短熒熒良悠悠
浮雲起西北微風
動簾鉤坐久防晏寢凄惻生
錦綢欲寄萬里衣弄

杼且淹番遠行有時還軍中問刀頭

發潤州作

凌晨出江口江流淨於拭
杪秋生微寒坐見遠楓
赤山頭露初旭薄靄散
陂澤楊舸遡中流悠悠恣
所適波靜島嶼澄風輕浪
花息去家日已遠離思
日已積余本山人謬通金
閨籍頻年苦馳驅旅
人困行役婉孌屬歲晏
翻飛魏雲翮四郊尚烽烟
茲行意更感高堂阻惟娛
良游怨岑寂披襟對蓬
窓慘淡吳州夕

有事郊壇暮歸遇大雨作

長夏來空林偶為塵事羈
史牘雖盈几而有烟露
思四郊鬱繁陰颼颼生涼
颼風吹暮雨至羣象紛
離披昊天匪震怒聊以滌
塵縑旋驚百谷漏恍疑
萬騎馳振策未能前搔首
瞻路偶據鞍冒昏黑側
足凌嶮巖關門候烟火僕
隸嗟塗泥距舍未云遠
行道自遲遲歸來相慰藉
頓覺志饑疲履險諒無
悸居安轉思危匪景忽垂
曜變態良斯須適去復
適來茲遊亦已奇

仲夏日同田祠部楊白二主客集郊壇道院

端居積煩憂出門厭塵鞅
茲晨適休暇忽起中林

想折簡呼友生，携尊恣選佳。偶依羽士丘，玄宮信
幽敞。暫解區中累，果請心所賞。精靜山鳥窺，庭虛
夏木長。白日銷篆烟，青霞映書幌。當杯析疑義，會
意忽抵掌。境悟喧寂齊，安遺神氣爽。條然洞元化，
何似軒皇上。終宴已忘疲，清歌激慨慷。還真如可
期，及爾長偃仰。

省中雨集

炎蒸不可掃，漏旬淹雨澤。沉懷鬱徂暑，思欲漱泉
石。偶乘香署暇，相過文史客。曹簡多燕娛，官閒寡
形迹。携簾苔色蒼，對酒松陰碧。酣歌延落景，冷然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殊自適

雜詩

羣物皆有營，擾擾逐世浮。所嗟生有涯，千慮復百
憂。蒼蠅集叢垢，黃鵠摩天游。凡俗摠殊調，至道貴
冥搜。達人秉慧照，如邈清冷流。貴或耻恒褐，儒亦
輕王侯。沙蟲與猿鶴，變化良悠悠。坐駕白日輪，飛
度崑崙丘。冲襟明真境，靈光下九州。

仲夏望日省僚宴集分韻得併字賦十韻

燕州薊北暑，端居想幽瀟。曉茲窮窳宇，扶疎夏木
盛。庭庭襲蘭馨，華裾朗玉映。無煩折簡呼，都忘倒

屣迎散吏，意俱適佳辰。酌頻命雖處朝市，喧而有
雲林。靜車馬自馳驅，颺埃日紛迸。何如濯素襟，相
將發高詠。逍遙聊卜懽，沉冥已中聖。為謝同心者，
幽期稀合併。

雨集王參軍揖用李祠部續瀟字十韻賦贈

塵冥謝省羈，清娛赴朋約。炎埃薄高旻，毒霧昏
曜靜。境啓高筵，素襟集同調。對酒妨暫殮，巡簷發
孤嘯。涼風逗慢意，走電遶座笑。頃史成灌注，沉埋
阻瞻眺。漏疑百谷懸，淨愛衆山峭。頓覺薄寒侵，遂
令煩鬱剽。婉孌忽淹夕，遲迴復繼燭。主人故好客，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四

寺主

俊逸擬鮑照，倒衣頻上驪。迂轍匪侯召，良遊戒太
康。芳徽願未劭。

遊大慧寺作

塵羈埋素襟，幽遐發深省。物化諒有遷，哲人貴所
秉。竭來倦風埃，休期析合併。矧茲秋氣佳，鞅掌獲
暫屏。驅車遵郊陌，雲天恣引領。修途逗聚棘，忽入
招提境。躡磴慰冥搜，捫蘿啓幽迳。秋榮麗寒渚，朔
吹披霞嶺。為從火宅來，聊憇空門靜。慧性覺方始，
迷津誤已未。未淨皈依心，相瞻虛無影。蕭蕭謝珠
林，徘徊延夕景。

館夜聞陳上之下第感賦四首簡寄

衆生各有役偏側
僕人蒙寵夫營其腹
朝出忻暮還荷鋤
雖云勞歲晚仍惟顏
如何七尺軀誤落浮
名間貧賤既厭棄
富貴亦憂患念之感
故情悽惻生長歎

其二

長歎珠木已悠悠
渺千里與子卧空山
所要在終始中路一
相失卅卅二紀予已
厭塵纓子猶抱遠累
落羽遽哀音忽逐秋
風至四十名未成斯
人竟何俟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五

寺

其三

日月誠易邁時命多
相摧人生無知心富
貴將何為卜祿詎難
稱徒然枉明時咄我
西遊客行歸東海隅
明月照前除顧影何
參差逝將謝羈束聊
以還初期

其四

初期何當還蹤跡
信已久北風吹鬚霜
四集燕臺柳今夕復
何夕夢此山中友
山中幾相知居然同
皓首年年客泰關
白壁向誰售飛沉且
莫疑陰符繫之肘

秋日書感

端居覽玄化涼風生
高晏四郊漸繁霜
百卉淒以零曉彼庭
中荷照水何盈盈
凌晨方競秀向夕已
辭榮為遲芳菲節
寧甘頹頹併時序
信易邁吾生竟何營
人事多代謝感茲良
撫膺

雪中與表比部送客慈恩寺歸飲館中止宿

明日復赴毛太學之召比部有作輒和來韻
幽境洽玄陰華鑣駟雪雲將遠聯始廻邀驪興難
輟掃葦候驂停敞筵淹漏閣不慚供給貧聊卜情
話悅墻醵謝客過山茗邊童燕座深氣轉淒蕭逗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六

寺

光逾潔良宵信佳晤
長醉獲真訣尊傾蟻
綠消枕就燼紅滅曙
啓忘宿疲鄰招遣重
設未厭淡旬遊仰欽
豪士節且任玉山頽
行吸黃河竭歎世薄
朝露逝光迅列缺高
歌暢靈襟風急野如
裂

贈王參軍元肅二首

參軍余好也頃奉使
役飭駕在門宿雅頓
違臨岐增捨申贈二
什用舒辭紆云爾

榮途困纓組賤夫沉
闕闕徒有萬里心遠
遊良獨艱晨門肅車
馬飛蓋一何閑初乘
春服嚴遙遙出燕關
既遂振策意未平懷
祿驪首路遵廣陌芳
時

涉長川吳州結雲霧不見秣陵山山川渺離索
晤成浩歎薊門歷餘寒苑條未可攀何以贈子行
腰頭雙玉環苑條會依依遠遊何當還

其二

驩極會難久交深情易傷分飛條東西對面成太
行緇子秉貞素會藻翰墨場幽期共結束爰在山
之陽竭耒淹馬曹相見逾五霜坐淹白日馳仰見
浮雲翔眷茲信良觀婉變殊未央值此遠行邁告
余旋舊疆矧承簡書重星言何徬徨東郊多秣馬
賓從日相將苟非心所賞何由結中腸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七

七

南紀樓觀水漲用杜韻謾賦有序

紀嘉靖庚申七月二十三日之變也始水破荆
州萬城堤僅一線耳頃之遂傾洞滔天城不浸
若一二板耳防守七日夜水乃退時余領郡纔
三月傷哉命也乃遺禍黔首作是詩

金風破巫峽南紀紛汨亂堯年山可懷漢世祚仍
歲秋黍纔蕪穰江沫離離難雨昏翠谷沉雪捲蒼
岵散郊啼失桑田氓奔會塗炭火葉欲填坑隄石
難防岼哀哉陸漸沉倏爾城將灌瀕洞接瑣尾晦
明混昏旦津人遮相呼使者亦屢按毒龍走雲中

浮鷁翔天半聲騰萬馬驕勢突千軍悍木杪送棲
廬岡頭移候館射弩潮或迴燃犀惟可斷彼蒼葉
赤子平地倒銀漢西決萬城堤東迷一柱觀安得
丁甲雄為討馮夷叛鯨腹飽膨脗蛟涎厭衰悞尋
陵總蕩折夢澤相串貫劇目忍墊危揮襟縱悽惋
不解黔首憂可憐白骨煥敢希神禹功亦乏鄭公
算鬼神或護持風湍稍畏憚孤城藉支撐獨力勉
營幹日月儻垂照猶能慰愁嘆

悼亡詩有序

哀王安人也安人長別余三年矣兒女會當改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八

七

服飯之祠而哭焉擬古悼亡詩一首

我昔塵省郎夜直承明廬衝星時抱牘念子整我
裾我車及晨旋童僕仍晏如入門篝宿火周遶在
前除顧室誰為惟舉案何勤渠顧額非所惜慰情
良獨怡食貧豈云易有無相拮据宦拙不自悔惠
音戒所虞結髮垂十載所歷厭羈縻轉盼骨肉遠
婉變結屏幃駕言遵東川皓首同旋歸悲風吹急
霰坐令黃草萎音容一朝變沉憂積天涯及我投
湘日悵望空靈輶五馬詎云貴謂有千石儲新人
詎足驪時乃美金緋恐懼宿所同安樂轉棄余自

昔人所戚感予意何如莊生不忍擊四序逝若飛
別時兒在襁今已讀父書忽忽值改服衾裳會撒
除臨牀追淑儼拂几歸空虛盡室已違慘況委荒
山隅兒悲何亮亮展拜猶舒徐對床不能涕令我
增鬱紆人生如過鳥一去無還期山川邈異域契
闊永如斯京輦久淹隔所憂在職司飭辭尚如此
茫然誰相於幽靈儻垂矚衰髮今盈梳

荆山道中

出自郢北門挾策龍陂野歲晚天氣陰霜高木葉
下積潦尚浮梁驛蒿半沒馬值茲道路艱况乃徒
旅寡漸近陟荆山虎牙秀堪把夢澤雲自蒸蒙泉
夜還瀉層岑相蔽虧聚薄遞幽雅宛轉度崇岡馳
驅問止舍我行欲何之昏鴉啼啞啞近矚里無煙
薄收歲虛庠何以慰黎烝旅懷鬱難寫素無理人
術終媿悠悠者

過鈞州作

名州信廣深遺封表淨樂帝子昔昇真神棲茲永
託僊室亘楚疆天峰麗玄岳靈光倏變現功德布
遐邇玉嶺肅陰森金闕紛廻薄翼聖掃攬擒乘時
奮寥廓以茲感衆生相携禮群壑充途集士女攬

涕祈恩澤修因故渺茫證果亦玄漠逐物諒有還
在化疇能覺庶幻詎足喚浮榮坐自縛擾擾隨劫
塵何時悟龍蠖

界山驛觀月次謝詩韻

夙齡薄遠遊久仕彌嬰患暫爾解郡囂養馬驚歲
晏閉月肅孤征纏情且清爛悄壁遞鳴蜩層岑迷
度雁凌嵯遠射旌逗嶺忽窺幔揣絃光未盈覽鏡
影逾半戒軌有前程迂途已乖算藉茲媚寂寥豈
復計遲慢芳輝戀浮客短晷促轉官散涕楚塞長
薄淹鄖嶺翫投驂謾引觴秉炬嬾操翰夕氣鬱陰
森商飈紛歷亂靜憐坐永宵明發遲始旦結思瑤
華隔沉吟曙光煥滯軀會當旋傷鬢能無嘆寒砧
雜哀柝激響淒以串

辛酉修觀郡僚飲餞郊亭謾賦

伊余昔行邁寒衣鄙野間餞送豈不勤相對寡別
顏今夕復何夕悲風起前山班馬鳴蕭蕭雙鞭節
雕欄問我將焉適駕言赴燕關飛鳥逗冥霧翔恍
集沙灣短髮事長征曉茲芳歲闌暫解銅墨綬復
參鴻鸞班聖人垂青衣睿哲調宇寰是歲課殿最
軫念在輦緜縈墟囑踈曠何由拯民艱已虛玉几

竹應負文輶攀攢緒諒匪一股憂來無端離亭散
歌筵對酒誰為驩同懷挽方駕借問何時還脩途
此延竚坐淹餘景寒徒御促分飛笑拂刀頭錄

陪祀 玄極寶殿恭述

哲后崇明德精輝格重玄孝以宗祀重禮因穆卜
虔森嚴肅大內竊窺切人天嘉儀啓宸謨至道
握靈詮襲叨建禮直嘗供香案前清更在夙夜宵
密儼周旋自從縈簿領江海邈淹延詎茲塵覲技
復得展御筵皇衷徹昭漠伏服重旬宣吉蠲本
祈歲春額自逢年因聞祝史奏幸與朝班聯玉階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上

青卅

薦蒼壁寶篆翔紫煙帝鈞傳五夜恩渥覃八埏秉
馨同匪懈祈鑒諒靡愆願言羣物阜千秋被舜絃

浦南山中見木香盛開設賦

迂駕遵蘿蹊家苴半蒿目名花自歲綻避人媚幽
谷派芳衆所疑托根遞相續瑞萼紛呈縞柔枝嫋
繁綠迸石遠頽候因風襲文敷愜在江南時春風
競紛郁睠茲挺殊質采采不盈掬挿髻飾雲粧麗
景共延囑肯賤詎有常胡然在榛麓逸麋恣踐蹂
野鳥相飲啄寂寞固所甘寧辭雜莠寂相知不相
見何由薦芬馥咄哉賤士心龍章混土木

江夏憶顧山人聖之時客黃州用杜荀賦寄
憶君南紀顏不作江潭頓鄂城盛繁華恐非流寓

地去年長春觀崖碑摩崖鼎足東西南北人偶與飄
風至落帽蒼松前若歌我當大龍山眇天末風景
詎殊二西歸邇岳陽殷勤寄錦字帶情驩娛寡流
浪詩法秘有道不避喧無家總遺利不羨武昌魚
日博王侯醉相攀桂樹林時叩蘭香寺沉寘不知
返胡然遠相索我從冀北不投驂厭塵轡再上黃
鶴樓仰看白日墜伊人水中央薄雲掩悲泗言念
土木骸誰識龍章器扁舟幾時發雪堂展蘇位振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上

青卅

衣赤嶠岡披虬或愁躋俯茲三界中而有萬里志
逍遙脫窘束汗漫謝遐遯更洽主賓酬應感縈繞
意蛟龍甘蟻屈兒女翻成祟長江一匹練雲帆何
迅駛愧我飢餓姿苦作風塵吏繫匏匪性真防械
敢踈恣辟如東海鰲已掣任公餌態軼非我驩蠅
營豈相使羈淹祇自傷艱虞幾嘗試世事多翻覆
物情轉吃異我懷不能吐相知何由致倚欄送飛
鴻行吟還撫臆

九日慈恩寺和潘文學韻

光轉松下林岩巖林中閣翠衣覽空茫氛埃淨如

廓山禽逗翠微。天花吹碧落朝野。多是非。曠噴其
今昨。楚此對芳。聚忽已。覩其整。人生在大。瀝百年
會銷。錄長時。不痛。歎恐為。達者。誰落日。景。佳。浮
雲。意轉薄。千。茲。隨。隱。淪。分。代。滄。洲。樂。

贈楊幼股同鄉止上燕迷感懷作三十六韻

貧交厭關關。顧時常不離。結託在青雲。去住誰相
携。吾踪匪匏繫。馬能長自羈。久要貴知心。白日皎
如斯。在遠意彌散。矧復榮與衰。楊君雲間彥。矯翮
翔天遠。蟠羅萬卷富。吐納三峽奇。日淹長者轍。能
解經生願。維昔登建禮。鑣蓋追隨。寒余骸。憐植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十三 奇事

叨倚水玉姿。促謀娛休暇。含毫賞文詞。披襟結婉
孌。戢羽美差池。偶因聲氣似。謬為時俗推。周身豈
亡術。猝投虞者機。帝鄉一相失。分飛恨路岐。徘徊
漢節柱。顛顛判牧麾。霄漢香難聞。風塵詎可期。
大。意。存。合。併。使。星。復。四。馳。車。馬。來。剛。剛。俯。仰。江。之
仙。瀟。瀟。照。余。頭。上。絲。乍。見。忽。如。寐。含。悲。良
自持。陸沉非所念。軫慮在民瘼。公家急征稅。計吏
憂歲饑。雖承教誼重。終慙理道虧。以茲竟獲譴。小
臣甘如飴。寧為南冠繫。敢弔湘中繫。有道不宜賤
無媒亦可疑。朝聞庸征駕。問若將何之。新命下

雲陛星言詎遲遲。罔牧重塞淵。羽儀今在茲。是時
陽道昌。皇風穆。四。階。夔。龍。儼。在。列。推。轂。諒。靡。遺。賢
者。日。已。顯。百。僚。盡。師。師。一。丘。誰。穩。卧。拙。者。其。棲。卑
所。嗟。道。里。遠。揮。袂。成。天。涯。令。德。苟。無。負。安。論。雲。與
泥。

離齊園詩贈土元美兄第二首

藝草不除穢。幽蘭空自持。馨臭本殊調。貞邪遞榮
衰。糾佩欲有贈。美人隔江涯。江涯匪遐迷。畏彼榮
與資。良持不重。遺志士多禍。惟積毀。銷令名。遠忠
貴。早知緬欽於陵節。抱甕遵丘哇。璠璣朗相映。迭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十四 奇事

奏。塤。與。荒。歲。晚。挺。孤。秀。燁。燁。芳。華。滋。胡。能。雜。在。莽
蒿。日。傷。余。思。靈。脩。邈。難。問。千。古。悲。湘。繫。

其二

君莫咏九歌。余亦謝四愁。帝宮鬱鬱在。鬼精爽徹何
由。蘭皋栖放臣。瓜哇伏故侯。人事多代變。吾生良
悠悠。山中有叢桂。廣川有方舟。微衷日蒙翳。窮身
其淹留。酒酣歌鳥鳥。伯唱仲也酬。嘉魚泳方沼。瑞
枝燦靈囀。遽虛詎百年。聊復得夷猶。干將纏緇緇
三年挂床頭。壯心儻未已。猶能赴國仇。

王學博借二僚友携酒山園作

初夏日漸水園池始繁陰文鱗隱密藻高羽翻層
岑閑居了幽事車馬忽見臨華觴啓前除嘉肴列
中林諸君文史彥自守諧同心寒余久謝秩憇此
蓬藿音登高望平楚暄風披素襟書畧方苦短夕
景坐見沉几閣繚孤賞殿阿竹屢尋中情詠彌結
安敢辭盈斟

偶題

焚香香不燃煮茶茶過熟山童蠢無用余此空飲
啄宴坐良無懽何以媚幽獨本圖修靜因物役轉
爾爾未了纓組心更乞雲林福因愛得生嗔禪理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可反覆有礙故難遣且酌尊中綠相邀自在綠清
風遮林穰

小憩水亭見新作

種竹丘載餘抽條僅如筍培澗知無法頗貽老圃
誚平生任天真懶性故難療無穢雖乏刈荒萊亦
遵妙露葉下捲舒風枝遞綠繞坐來水氣涼西山
逗微照碧澗幽吹沉朱英熙景耀只尺人境中何
當遲同調時聞幽鳥鳴清音激碎襟

張別駕夜集東園作

入夏兵衛弛東濱已云晏焉知籌策長邦人仰垂

莫使君文武才兼有雲霧戀遺茲簿領暇睽彼流
景變余本愛嘉遯何當在時彥方駕導遠郊迂旌
啓聚簡是時屬暄候林芳乍隱見水亭夕始佳谿
閣雲初轉繁絃引清觴野蔬代豐膳佳晤匪奄忽
幽情共婉變興往席屢移分役迹彌遠已卜竟日
懼更淹終夕宴寂境會逍遙喧途隔歆美那惜酒
如泉賓星湛池正

雨中酌龍別駕

書永日正暄溪暗雨仍集窮巷徹鳴騶綠蘿山逕
入命酌聊為懽摘花喜沾濕高誼自淹留貧家乏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供給掩關寂無譁坐聽蠟溜急山居修成秋涼颺
被原隰戀此景色佳延望還佇立

上巳日遊石亭埠

揚舲溯重湖湖流浩瀾瀾去路問樵人遙指墟烟
裏耳櫂逗雲塢褰衣宿迤邐始覺松逕通嵌立足
盤徙臨檻吳岫分迴巘鬱蒼紫淙流響碧澗亂石
鳴齒齒幽賞豈夙期眾賓集如蛩列籍枕芳潔浮
觴循迅駛曝髮引斜陽濯纓會清泚湍絕泳鱗迴
林喧暮禽起為樂與眾偕能不助燕喜山家煦景
新于時屬上巳寧知被襖場偶續蘭亭美緬懷晉

永和千載邈難企吾生駒隙間今昔同一視當歎
且勿悲右軍匪達士

徐園訪金伯謙諸友不遇

久知客郊園炎月阻相訪茲晨遘新霽凌風開颯
爽肩輿一乘興巖扉啓幽敞山中靜無人蘿陰滿
書幌坐餘几閣涼愛此芟蒲長秋事已如斯平疇
鬱嘉穰雖乏晤對驪頗諧素心賞適去復適來聊
當看竹往

冰飛閣聞蟬

遶郭有嘉樹蔚然覆園廬樹頭始聞蟬漸覺暑氣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七
除曉露淒以泫蟬鳴鬱以紆方此苦炎熱淒當念
蕭疎絨情獨驚候能不傷居諸

述鹿篇

本是郢中來習性故馴擾昔居訟庭中每食循棠
遶二年遊宦情于汝獨深了蘇侯贈我行形竭無
驚掉念我蒙羈縲周旋在憂情留憤古所憾戀主
誼非眇感茲同載歸千里涉浩淼仙獸豈厭羣畜
翫殊驥裏所嗟餒飼貧能不悴肌表如何山澤臞
依人狎昏曉求牡自呦呦低騫足窮窕尋蔗餅高
原飲泉戲深沼歲育功已繁泊棲志難矯木薄秦

養息敢厭藩籬小殷念在郡時貌躬亦羅薦觀物
殊有紫風流還可紹

立秋日苦熱酬張憲訓誠之

園條蔚以密叢篠翳以舒白日行高天杲杲照我
廬絃晨留流火伏暑會已除奈此轉炎燭擊衣嗽
郊墟四序已不信人情復何如俯檻思清冷循庭
展圖書無為滋煩抱聊以靜自居

端午日東園讌集

經旬掩衡茅蘿蓬生苔迹窮晦屢見侵寂中寡躍
憚偶赴東林招怡然命數展矧茲屬令節言詠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八

韓什嘉丹對層城雜英繡文石甍霽蕙華裾清歌
侑芳席魚驚濤沫翻露濺荷珠滴引觴共泛蒲呼
盧任敬憤幽事足聚賓賞心已延夕殷念吊屈晨
追媿浮湘客解組忻遂初逖慮慰願落山中覽物
候四見榴花赤世慮澹已忘寸心觀今昔

顧憲副自鹿城過訪留宿別去愴然感舊

初寄斯什

屏跡在東野地僻所寡喧端居念友生安得長晤
言海氣日蒸潤雀羅今在門長河風雨疾何當枉
高軒淒惻感會面殷勤暢離魂憶昔塵省署嬾嬾

忘朝昏春明歟相失世事難重論余歸自南郢政
拙其山樊念子固世器青雲艷飛騰竭來亦辭秩
扁舟返湘沅今夕復何夕繁星散高原巖居杜塵
袂清蓮薦芳蓀沄露范蘿石明霞爛槿藩愛此松
際月照彼池上尊沿流藉清漱登臺翫孤鶩乘時
興彌結遠社意獨燔當年盛高會惆悵幾人存矧
際昌明運共解纓組煩懣懷歡競爽陳詎飲夙敦
子已秉堅白余亦謝時援昔作輔與車今媿與
璿川途幸未隔息意同丘園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九

集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吳郡徐學謨

五言古體

八月十五夜雨宿豐樂驛憶東園作

江氣日喧薄層霄結玄陰鳴雨淒客耳荒郵轉愁
霖今夕復何夕我思沸以沉睠茲迫湫隘矧復久
滯淫寂寂嬋娟期迢迢隔歲心曠焉阻佳觀何由
暢靈襟清景或有託緬懷嘉樹林言譚華韓詩寤
吸叢桂馨廣庭列華籍芳醪遲所飲茲遊邈在昔
仲緒故難任大海不可冰洪波瀾以深鹿門詎修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自草店入岳壑慈遇真宮感舊作

中歲罹疾艱薄榮謝丹軫被命再彈冠草衣覩華
矜名山莫裏服選期間修吟婉戀獲同心招携共
迂紉遵途玄虎嶽結轡烏鴉嶺坦坻信逶迤迴轡
遞勾引檣障翳瑤林虹梁列瑤樞旋清瀉琳琅飛
雲秀芝蘭凝聯大羅遙頓趾重開窅昔人修道處
虛室留遺華

殷東廊有
張三小像訪古迹已冥悼往事增悵

所觀匪風徒流光疾於潤仙家箋委代那復問存
殞十載存故吾殘曦灼星鬢空有遇真名何由扣
玄札

度仙關西下玉虛宮瞻禮恭述

飭徒始登園循軌俄乘闌院隩局玄都豈立閉崇
闢綿處依咀連飛軒驟颺捷迂迤復倭躬俯瞰失
巉岷絳英燦靈囀瑞泌汲芳渌緣皇製蘭馨繡壁
蔓蘿緬烟火燭化城旌幢閃丹穴千霄盡覆居巨
地麗雲梳入門儼敷征升墀肅陳藝紫府企玄修
璇題繹洪揭爰從決潏始川陵未開浚於赫天之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二

茅阜道中有述晚登五龍宮止宿方丈

振策邁西嶠延瞰華陽池滴水震嶺嶠石梁簪參
差絙輿歷茅阜梯磴凌嶮巖迂迤騰繡障蹇步欽
仁威觀旁局啓修迤嘉卉蒙歲祀清陰結道周馳
曜朗際垂晝晦靈鳥集林端馴獸窺爰覩鴻濛始
頓陟龍宮歸雲衢歷九曲層檻俯四維紫蓋盤松

蘿金鎖攝展旗房櫺隱蒼塢殿交清漪五氣數
變梵真源吐華滋直從天河瀉下注神瀆奇鑿池
閃光恠五井播流漸歛忽作雲雨馮陵潤寰區仙
僚聖水涵山魅霹靂移以絃淨空界探巖後排磻
丹幌森窈窕燕綏何差池中夜發天籟陰風颯淒
其反側傷管魂起視斗與箕便當駕青羊揮手招
希夷西嶽有希夷長揖授勝法偈卧千日期

青羊橋燕坐觀泉

平泉托紅澗相激成亢壑大易渙至文風行在水
上吾行茲山屢眩徑如巢罔不知索玄珠秘彼幽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三

寺

遐壤五龍注神瀆瀾嶺恣潏沚傾岬何所歸飲虹
薄崖葭群壑宵且深清聞伏菴莽俄乘磻瀉來旋
沸開奔瀉駭石卧續紛蹄股互支攘辟易萬馬奔
當關一夫仗靈礎霹靂馳裂符欽之掌吾當擊節
歌何似濠梁真迅湍絕迹鱗蛟鏡倒圓蒼被曠少
渴津澄沙無濁弊偶因霽津隔遂愜清冷賞沿流
不可窮臨川共慨仰茲境邀遊踪欣余今獨往
方憇南巖颯然雨至比霽出宮遂歷大頂

帝座儼南御森煥萬靈炳雲旗拂招搖橫笏精誠
秉俄然掩赫曦條爾迷引領坐見列缺馳旋策豐

隆猛聯遠失空蒼淩虛滅倒景泠泠初薄衣淅淅
漸浮程誰決太乙池來沐飛昇嶺得沉烟颺行飄
瞥蹤龍逞窘步無坦途循崖已眩境未論搜扶奇
恐詒太康警晦晝絕行踪冥巖坐深省山靈展千
叩恍惚露臺顚旋曦復迸空烟颺拂沉柄屬嶺萬
峰來嶙峋一柱耿晦明颺沓移慘淡雲雷靜幻界
隨化遷空身逐浮颺觀茲還適然薄焉亦云幸轉
陟林薄開延佇乾坤整還聽潺湲尚知天路永

天柱峰觀日出作

夙齡慕日觀岱宗阻瞻眺引矚開闔閭圓靈詎殊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四

書

懼何必朝陽區可扶扶桑敷茲山麗軫垣沿嶠眇
蓬嶠竭來淩絕巔天柱肅貞峭息袂枕厯厯馮虛
薄窺窳窳聞天鷄鳴起喚跋烏翺促儉太元庭循
梯玉京堦無端見海底少選發潏耀稀宿奔飛流
明霞結繚繞何人鞭赤亢大地朗華照迸徹玉臺
象掩映金宮燎旋濫霽霏微網緼啓疏紉千門迎
展旭萬影失殘燭直巖排玉筍皇崖倅孤璚驛屏
下界清光分列真觀魯陽不可揮夸父徒為僂人
生苦棲卑豈諫祇見誚炫晨攬八埏決皆遺衆妙
芒蕩衡巫吞渺瀰江漢噉舒擘扶日輪曾輝願永

邵

下紫霄峰邂逅釋冠道人延至復真觀叙舊
贈言

尚平懷五嶽息意遲昏嫁潘令賦閑居棲迹繁官
舍逐日以避景嬰念徒為惜夫君三十時妻子即
捐謝解脫區中緣跡地方外駕長嘯出趙都薄遊
通靈夏無書絕山公有句淩小謝晚卜維舍居偶
承景昇迂王蔡賦登樓樊遲晚學稼談劒夢澤餘
走馬章臺下世事一朝變園陵長茂柘賓客俱網
羅璠璣益聲價心軫下宮憂義激聊城射西遊訪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五

書

名山荷擔止巖鍾胡然下天峰相逆紛蘭麝有路
逐阮郎何期逢叔夜携手入烟霞問年幾悲咤吳
州別已遙楚客驚猶乍吾老未遺榮恐遭蓬生詫
君心與迹并適性寧外假無官亦無家汗漫釋顧
繆美爾如飛雲乘颺咨休舍忽乎將何適紫府探
元化白鹿放青崖韓衆可同跨

出山柳常侍邀余赴沐浴堂開齋余遂止宿

馬是夜醉中作

余本食肉人言尋茹芝客掉臂訪名山薄遊覽玄
籍服餌新青精休糧煮白石引鶴澹逍遙驂鶴恣

飛翮謂當從此去搏扶曠雲詎信樊籠緣尚阻
槍榆阨大紫匪我廬天風倏飄憐吹我下仙關征
徒宛然迫揮袂赤城居旋棟武陵陌何以枉嘉招
相携入火宅鮮封視獲綦霞綺生衣袂方謝瑤池
觴復接高陽席浮庖泛黃流燦几冷白腊豐飫出
天庖締未掛蘿壁復作醉鄉迷迴睇仙源隔滯境
匪達觀隨緣良莫逆空同不在遠嶠丘未云窄一
宿在蓬廬生年誰滿百但了出世心吾當隨所適

登滄浪亭作

亭在均江北岸

輕舸信江流雙橈捷於駛篙師戒緩轉相避峴岬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六

七

齒亭午發邯鄲俄然見城市蹙蹙千仞懸飛壘
烟渚結纒薄渾沙扼袵陟崇岵孔轍昔環楚滄浪
歌孺子姝事已千秋陵谷幾遷徙我來訪空山歌
聲何處起吊古意彌敦寧復辨非是隔岸千芙蓉
淨界森對睨日暮樵風生梵音忽盈耳列籍解塵
纓凭欄看秋水悠然滄志歸呂梁亦如此

棄署戲題苦酒

可憐襄江水釀采苦於漿江泉豈不甘所嗟乏杜
伯初沾令唇茶滿泛轉勝燭徒留竹葉名無復宜
城碧舉眼山已佳持杯空惜惜閉門風雨晨何由

烈鷗客總有高陽池倒載車已寂吳州富樛漿
錢沽一石動飲傾江河酒徒嗤量窄一行去作吏
人事故錯逆豈獨菊葉微心往形自格平子賦歸
田陶生希種秫西風吹獨醒垂老猶物役隱几颯
深秋醉鄉久虛擲

七月廿五日雨中發漢江夜宿柴店

但夏暨屏背凌晨復整伍客意倦西征感此津頭
樹導途始漢皇荒郊慘難覩露見薄籠烟風林颯
成雨漸滴猶霏微俄零志傾侮淖深馬力疲霖結
鳥聲苦循滄陟藁薄臨昏辨村塢偶聞墟中音遂
識河濱戶休鞍候館炊排戟依燕宇我行亦何事
數往媿田父理人已無術勞徒祇增憊竟夕軫寒
砭巡檐消戾鼓殷念自有營非關厭環堵

鹿門山與王惟謨少參劉質卿侍御言別同

謁三高祠用孟浩然韻

三高者漢龐德公唐孟浩然皮日休也

西嶺舊名堯日照羊公峴理舟導極浦渚清山色
辨行行復向東派烟樹深淺快策逗蘿蹊樵風遞
宛轉祇聞木魅啼不見暮禽返隱淪非世情豐碑
蝕蒼鮮空有俎豆客而來羊豕踐未能採藥去終
覺名山遠漢道昔云季高人自屯蹇明聖方垂

衣詎惜磻溪晚

襄城阻風因乘小舟赴習池餞席

喧風吹麥秋南來阻滯沂大舸拂行橈遲迴戀津
樹離程在前浦望望空延佇未貪利涉緣忽與佳
期迂榜人供舳舻闐然颯馳騫朝來江霧開薄勝
渭城雨擊汰揚汀沙輕漚逐浮絲偶逢漁子歸相
訊烟波路繞吹不聞喧中流獨成趣久住山水間
無如此奇晤淩瀨復迴灘漸迫羊侯渡攬衣登漢
臯不知白日暮柳暗明霞生杉疎纖月吐昔時晉
醉處今夕德星聚促別已斯須命酌寧辭屢祖帳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八

一

書

對長河悠悠傷去住且同倒載歡披襟酌千古

將至潼口阻風二日戲題

久為鞅掌累入舟希息疲如何南行客不遣北風
吹朝發鹿門道暮望潼口陂相晤咫尺間白日倏
蔽虧霍然滄江立跋浪聞馮夷舉艤輕如葉旋艤
顧若箕前途方迷漫欲往未有期且依曲渚宿晨
興復如之遣人不及餉穉子恒苦飢蒼頭識事淺
移怒及篙師強之登陸挽猶似策蹇羸用盡百夫
力撞擊愈不支余乃嫣然笑無乃病嗔知吾將叩
直宰茫茫將何為會當代板卧媿無惠愛遺將示

行路難紛余既已知了觀生滅理一氣數轉移莫
涉生煩惱且復候斯須逆今順所倚吾行固有時
不見去魯國宣聖亦遲遲

行至漢川江臬諸公以書見迎有作

伊余抱孤嫠流浪安楚疆往來荆鄂間忽復逾十
霜竭來得量移邇攝指豫章始謂鄉里近寧知稍
道長羣公枉書札開緘讀琅琅物情喜聆譽謬云
材見揚素乏屠龍術敢美躍馬場下居多朽新暗
投匪夜光丞相斷掃門拙士殉其常未了希世心
末路徒惶惶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九

書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古體

夏夜西園集諸文學

解組謝物役，耽耽遊中林。終年事藝植，今始獲其陰。矧茲及夏條，紛披鬱以深。涼夜遘嘉會，素交忽見尋。列坐遵曲渚，展筵回層岑。蘭馥襲霞裾，荷滋濡露襟。諸品會沉寂，道言相酌斟。清觴呈泛羽，高閣闕橫參。城柝不及曙，式燕情屢歆。媿乏兼琬貝，嫵婉故不任。無云老俗競，奈此開徑心。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乙

詩

寄莫雲卿文學

有序

春仲迂梓松江，欲訪雲卿。於城南精舍已聞其留滯吳門，遂不果往。今颯見尚秋矣，以詩代書，因殷無美却寄。

蓬余髮日短，來俊方翱翔。機雲邈以遐，十稔乖精光。雲間盛文彥，而子擢其芳。昔咸枉我廬，清言引靈觴。媿非北海豪，碩吟增慨慷。眷焉一揮袂，庭草今幾霜。閨月理西櫂，春流駛且長。城南鬱嘉樹，伊人竟何方。茲晨已徂暑，原野生鳴鶯。誓未慰風雨，夕言詠蕙葭。帝薄榮藉素，友良遘阻清。漳何以展情。

勤馳此縑與細絨，情屬林莽歲晏母相忘。

秋日與殷無美往羅溪訪王叔楚疾暮歸作

初日麗以澄，炎風吹廣陌。扁舟欲東迴，言訪黔婁宅。斯人已賤貧，何當二豎厄。小榻隱誅茆，衰毛亂枝戟。柴瘠固難任，經時束頽簪。願我稍開顏，猶能問離索。淹坐良爲歡，可以比藥石。日晏主不餐，冷然意俱適。會短促，分携關門遲歸客。

寄張給諫楚城帥進士蘭

掃迹臥雲壑，不知山葉黃。况與人事隔，何由別炎涼。閨月枉書札，要我陟岩廊。爾足多窘步，灰心無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一

詩

煥腸屏居畏壘間，頽然老庚桑。已謂日月逝，聖主方當陽。負展今有人，詔書徵俊良。泰道占大來，小人安得揚。天衢敞以平，群公頌明昌。當途屬之子，吾道未摧藏。荆璞產靈區，誰呈追琢章。敢誇良工心，繁彼珪璋與璋成。器天下利，匪直時來強。寒余閱歲年，秋至意緒長。願以桑榆隙，眷焉承末光。蒼幹豈殊候，求以飽露霜。

再赴楚臬黃姑灣夜別所知

羣薄神武冠，寤言久林壑。寂境歡朋來，芳尊互斟酌。爲復感居諸，悠然任龍蠖。已謂後車榮，寧移北

山樂吾道合終焉何當觀 聖作詔書徵在阿不
遑飽蓀蘿一行涉世氛形神奔迴錯茲晨會解薛
星言指新鄂津鉦候曉鳴依依遠江郭所知矜彙
征相將恣飲譚繾綣已忘疲前途迷止泊仰視白
日馳忽見明星灼沾醉已傷魂黯然燭花落居者
日以紆行者日以邈離袂怯斯須躊躇念然諾轉
展欲何言臨岐愴今昨

題周紀華太霞卷

久識太霞生未會太霞指竭來貽書札令我窺無
始本家白馬寨普麻鬱東峙環匯峽口流山水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三

寺

而美白日閉玄扃榛畊雜叢枳林莽相蔽虧蹂躪
來羊豕靈竇故餘衍幽遐何由啓稷也冥搜人剪
荆窮其止須臾鑿混濛恍惚隔凡滓世劫納懸壺
須彌出芥子窈窕百宇開閃爍萬靈詭筵供具阿
羅羅胎列虎兕空嵌珊瑚枝翠滴瓊瑤髓嘗誦洞
仙經白帝錫鴻祉晶晶太霞鄉髣髴無乃是臯腐
有神奇仙靈無遐邇勝事終自知隨緣結驩喜聲
余以嘉名是曰太霞氏一行五斗間翹寒奔相企
劃然天姥吟精爽或驚起初衣空在篋不歸竟何
俟爲余題臥遊繾綣心神擬庶以謝太霞末路莫

深紫曰某苦迷方何言爲生妙生界皆幻區牽紫
滋各鄙柴柵吾自嗤蓀蘿衆所恥所貴持空身道
遙八極裏生其報太霞慮造形已委金馬可隱焉
漆園亦吏耳湯懸宗生圖且躡王門履

出南浦十里舟夜漫興

七月已流火潛暑焚郊原赤日炙朱輪沸汗如波
翻何當車馬間退遂如觸藩前徒隊仗集後車鏡
吹喧物情競置輿行塵蔽天昏而我值先驅憑陵
下江門夕憤不遑舫掌衣坐蓬軒殘夜山月吐冷
然思故園相彼澤中雉胡爲繫於樊不以稻梁糜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四

臺

隅翮羞遠寄貧賤而肆志在昔有其言徒茲抱水
炭齷齪誰與論踟躕復踟躕邁哉帝王門

阻風彭蠡作

危嶠鬱雲端飛泉散林杪我從樵舍來嘯句混昏
曉祇見赤岬迷庶希白日皎二孤何參差一鷁迎
奔激縱有長往心何由遂翔鳥凭高一以眺鄉關
限江表塞途固有通滯潮還自矯行止本無期流
坎此中丁

將適郢城三司諸公飲餞余於黃鶴樓作

茲棲匪往觀冉冉驚代移黃鶴戀舊堵飛甍復參

差余亦縻八組歷稔欣來斯山川曠曠昔超忽行
襟期於時及春澤澄景麗以披英僚集時彥芳宴
抱華滋行杯展悵勤乘轡枉追隨轉瞬多宿因慰
情在新知迢迢漢陽郭隔岬紛旌麾雲水入夕陰
蓬我以驅馳眷馬家惠盼板賞未云疲班馬方蕭
蕭沆瀣臨路岐微忝旬宣寄空藉歲月私悠悠逐
物役未遑詢惻愴

訪劉益州值其臥病直造寢廬相勞久之而
出輒成此什

開門澹春暉車馬斷來迹迂轡出章華獨訪南荆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五

客數載一相逢逢君臥病夕促榻申晤言聆音異
曩昔幾日停酒杯大塊牢龍窄支枕聊綢繆散縱
滋宅惜老至縮歡悵時移轉錯逆代謝良如斯浮
生徒自嗟下士無曠懷達夫有冲適所貴屏營牽
流景候飄擲樂石多悞人忘憂是良策願保朝露
軀朋遊易離析

潭署夜課煮茶戲作

潭鄉茶甲青湘江春水綠汲水會煮茶休衙媚幽
獨鑄具付養人非材謬當軸沸或雜膾熬滓將用
巾漉遂令清冷流涇渭紛相逐茲宵幸寒暑易當

彭亨腹令其調火候燒葉緩相續稍伺珠殼浮漸
報旗槍伏就榻消縷烟傾杯近明燭聊以滌膩氛
未敢望馨醖每懷臥壑時淨緣無不足自爲肉食
人終年厭禁郁翻思澄吻喉驚言抗塵俗擁衾聊
自啜雨聲出疎竹

遊岳麓作 有序

甲戌初夏馮賈二使君邀飲岳麓書院遂陟其
巔偶大雨如注倒輿而下衣袂盡濕亦奇遊也
勒茲紀勝率爾成篇

積晦已連旬茲晨欣霽霽良遊枉嘉招遂窮山水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六

際輕帆漾春波沿流薄江澁數里逗雲松四山披
莽翳迂澗激流泉當壑散芳蕙逝驅埃壘氛聊與
淨境契跋履不知遐虛空忽如蛻入室諦孔詮有
像孔子摩崖別禹制上有大禹治水碑天末出衡湘烟端迴
睥睨窈窕俯飛翰憑陵決纖翳何當忘冥搜恐爲
巨靈盤俄驚霹靂飛果見風雨厲詎免大麓迷幾
作華嶺蹶在險忘饑疲臨昏益精銳揮手排混茫
揭蹠却輿衛稍煩抖擻力竟藉扶搖勢輕身下雲
褰旋趾沿霞砌漸覺白石平恍對清尊憇天峰坐
開朗川境縮迢遞玄鑰未竟探名嶺有深締喧渡

指津程揚旌逼闔辟生念光景殊六時閃虧閉浮
迹非所羈逍遙人間世

野渡

注川初濯河積潦幾沒馬無梁詎可濟有車會應
捨言尋舴艋舟一涉靡蕪野宛轉信鳴橈低迴薄
浮聲拂袂白烟柔翔帆未驚雅乘流浩無端連山
翠堪把偶穿懸網間遂出垂陽下宣尼歎水哉初
祖渡蘆也嗟余凌淼茫問是何爲者陟郢復遊湘
經春欲徂夏

答張復亨

有序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七

七

山陰張復亨大叅以書來乞靳蛇療病勒詩馳
寄兼呈宿昔之懷其子元冲辛未狀元及第詩
中及之輒成廿二韻

歎蒸鬱江滋焦原斷行塵門有千里書獲余心所
親滄別餘十年悽然沾佩巾伊昔承明會聯翩趨
紫宸振藻際熙運蜚聲薄高旻三朝欵代謝
萬事俱沉冥君今越在莽偃仰鏡湖濱爲復脫羈
馬逍遙養閒身風淫偶乖迂抱疾及茲晨藥物遲
所須何由展悵懃世路邈東西踽踽走見詢君家
金馬客儼稱歲星臣爲帝乞靈粒歸將壽嚴親詎

藉山澤餌冥搜出荆榛果然諧所需龍角森嶙峋
雙擎露天矯遠遺見情真寒余老慕仕悠悠逐衆
人未結采真侶徒懷命駕因思君臨高臺日夕歎
逝洋久行愁鬱鬱獨語傷嗚咽投詩一以報契闊
難具陳故遊寥零落歲月幸自珍

寄懷吳明卿大叅

有序

明卿與余別十九年矣茲自貴竹遷官大梁便
道還家擬會鄂城而余適有安州之役遲之不
至悵然有懷策馬而西輒寄此什

戒輶遵漢廣踟躕落日黃悵悵如有思所思在遠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八

七

方昨日寄書札駕言旋舊疆行子須盡歸燿燦交
繡裳心旌鬱迢迢擊衣望貴陽驩晤諒在茲平楚
何茫茫而我竟奚適東驚復西驤日夕激勞歌形
役多徬徨所期咫尺忽復參與商往子失春明
物情奔披猖何父不爲虎何兄不爲狼踟躕孟門
道逡巡魑魅鄉我行雖踳踳旅退故徜徉婉變魚
鳥音契闊風雨床葱雪固當俟璵璠等爲郎百年
能幾何一別十九霜遘事仍錯迤臨岐紛慨慷所
欣陽道泰吾輩爭奮揚文章謝時譴驂駟得路翔
但希白璧元不怨素髮長歲晏朔風至送子之大

梁大梁古中原行近日月光願保金石姿永結蘭
范芳周道重蕃宣眷味於高章意氣各有託夙昔
感中腸

雲日吟有序

開府趙公冒雨登衡山以雲翳不辨咫尺公曰
雨遊者固不見晴景晴遊者亦何由見斯景哉
蓋解嘲也顧此語類禪爲述其指作雲日吟
日朗始見山雲滃山如失是日能排雲是雲亦障
日同作是山遊陰晴那可必二儀闕玄尚光景故
非一嘆雲非自性貪日意彌室是心本無相有相
俱幻質慧日與慈雲原不從相出能作如是觀便
入菩提室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在言古體

采石

眼中誰是文章伯我登采石平李白蒼茫臨江
潏潏孤帆箭激迴嶙峋楓林精魂或不死落月欲
墮滄溟水漸向江湖老客星浮湘更讀離騷經沉
沙埋骨總賢達睥睨乾坤意疎豁鯨魚夜吼波浪
翻手摘長庚渺天末

小孤山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乙

潏陽東來江森森九派浮空散輕舸大孤森拱小
孤立如拳之石凌縹渺造物設此故有意一柱中
流壓奔激軫翼之區地有靈江湖襟帶翔天表崖
巖石走不可攀洞壑誰能割昏曉 先皇曾此駐
鑾輿御墨淋漓鎮孤峭頓看白日生雲煙四壁龍
蛇候天矯

潘子實初至京留宿館中贈歌

潘郎昨自吳門至繫馬燕山尋酒肆舍自莫識主
人門雙瞳無光色凋頓竭來坐我草堂中覽鏡淒
然掩枯淚自言二月始離家指點雲霄在平地輕

帆一躍波浪開直度江淮望幽冀寧知河底飛赤
砂十步牽輓九步躋翻身跨馬荒山枿觸冒炎風
斜攬轡長途六月少人行晝虞豺虎夜魄魅山中
老生空自嗟一見故人顏面異我聞此語心愴然
自古窮途困騏驎功名蹭蹬每如此仰視蒼天豈
無意君不見匣中龍劍埋虹光肯與鉛刀苦爭利
時來憑籍掃烟塵世人始識精靈器勸君莫歌行
路難勸君莫把長鉞彈且沽斗酒話宿昔醉看明
月來雲端

南谷草堂歌贈茹司務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二

寺空

夜郎萬里控南陸盤崖走嶺虬龍矗四山合沓起
陰霧深等平舖千畝綠君家結屋當其陽簷影扶
疎蔭嘉木朝看初旭麗晴嵐夜望斗文沉大麓十
年閉戶人豈知已破萬卷猶不足偶然抱策干明
時一日聲華滿京輟曾向金門校秘書太乙青藜
照天祿漢庭侍從皆鄒枚紫陌鳴珂共馳逐夢魂
忽入故山雲一掃輕綃頻佇目予家亦住東海頭
救緣堪作遠廬宿榻來墮落塵網中讀書堂下生
茂叔何人爲賦小山招因君草堂感初服人世升
沉會有時安論巖廊與窮谷故園神遊倍悄然雄

飛雌伏總堪憐衡陽峰斷無飛雁爲爾緘題南谷
篇

雨雪歌度邯山作

君不見山頭雨飛凍成雪又不見山下雪銷化爲
雨造物變幻杳莫覩震蕩乾坤恣吞吐上山氷結
墮人指下山泥深没人股蒼崖崩摧猿嘯啼白日
晦冥鬼愁語馬蹄旋坂鬱千盤鳥道摩空穿一縷
嗟爾西遊者誰子胡不輟策於曠莽之墟乃凌此
窮山之險阻但見肩輿欲上不得上顛顛峻嶒如
鍛羽僕夫牽挽不得力衝晨相喚過卓午左足支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三

寺空

撐右足扶後肩抖擻前肩俯一夫當輿作虎然百
夫從之如蟻附盤蚪翔龍森我傍偈側驚呼毛髮
豎長風獵獵怒且號不知引我於百丈之丹梯或
吹落於千尋之雲塢羊腸崔嵬九坂折由來意氣
專報主爾何爲乎西來遊長途無乃太輕侮晚來
雨歇雪不飛踏破微茫見平楚渺渺寒江急暮流
歷歷沙頭辨津樹邯州城邊問主人明朝東帶趨
大府

荊州題解圖

我憶吳州八九月風吹湖頭捲飛雪蕪陵蒼蒼稻

花亦何來紫衣翻楚辭天陰月黑魍魎伏穿砂走
珍千羣結漁人敲榜雜嚕嘈夜半燃熬照鉗製造
物產此詎無意新筍恰及黃花節一盞可吸三百
觥流膏滿泛雲母屑江天生計足自老高歌欲擊
唾壺缺自從十載客燕山天津有蟹剛如鐵侯家
爭市羅綺筵甘炙苦被饕人切郎官俸薄寧耐饒
一月猶能三四啜竭來乘舸下江陵七澤波濤鬱
盤折胡爲水國亦稀覯貧江却負老饕嚙武昌傳
至不論錢王門一膾千瓊玦我欲因之問河伯憑
誰鑿破混漚穴昔人不乞無蟹郡枉向君王授符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四 手不

天柱峰觀月出歌

虹橋誰鎖千尺鐵天梯雲棧闢截紫霞飛馬迴翔殺
羽翰輕身直上紫霞闕紫霞仙人白羽裳絳節飄
飄羅我旁松濤颯颯捲煙霧雙童把贈明月光東
林猿啼西虎嘯箕坐峯頭欲狂叫不知三界耿何

許俯視冥濛通一竅千山萬山森戟排小星大星
當面迴光芒溢射天河倒欲與濁世洗浮埃大華
如拳江漢立醉來翻覺天柱窄振衣千仞歌者誰
南紀飄零老賓客

飛昇巖下訪琴陽道人作

僊人鞭龍出氛炎昇真之石青如帘混漚何人此
鑿倒千松崖森戟戟白日冥冥杳墮崦嵫奔伏
者虺與蚺至靈不受浮埃漸結廬道者來自黔乾
坤決滌羅四檐風霆迸擊破網緝駕言從之整畫
規鈎木刺足徑相銛洞門飛出雙玉蟾紫衣按劍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五 手不

么麼藏石床雲磴盡日淹塵機一點鼎沸鹽車牽
馬繫坐自燂鼎空詎是神物潛入山不深意未厭
丹崖汗漫何年詹空中天雞聲出驚翛然揮手眇
雲檐歸來獨立山之尖夢中天姥不可瞻僊風貴
骨那能無委形大化皆酣酣

醉中題醉人圖

我從燕山出京闕五陵豪客傷離別相逢不飲君
柰何甕發葡萄色如血須臾吸盡三百壺西陵之
日驅金烏眼中誰是高陽徒醉來忽見醉人圖圖
中之人誰最醉笑而鬚者皆如淚翻身跳浪招且

號夜牛山精引羣魅東隅之叟頽不禁擁墟鼻作
蒼蠅噬夢中舒拳賭六博猶呼一擲千黃金蹲者
陰崖伏餒虎走者風初蕩小櫓何人仰而獅作吼
何人歌咽水升肩何人露頂髮不梳吐誰持酒澆
其顛何人掉臂揮大斗一灑沾唇苦千茶謾道真
珠無琥珀翠屏錦繡聲客客流涎殘沫迸地走珊
瑚鋪滿金吾宅衆中飲者誰最多褰衣之客傾江
河恰如廉頗老善飯眼看醉者皆么麼么麼
何足較或鼓或泣或大嘯玉山自在誰能推欲上
青天挽雙曜刻今畢卓俱塵埃幕天席地安在哉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六 寺志

今宵不聞婦人語明日看花我復來

赤壁行

三國赤壁今在嘉魚縣子瞻所賦乃黃州赤壁也與至高言耳

炎風破浪吹南極我浮岳陽辨江色片帆西來疾
如羽忽見攢崖怒相逼翠削芙蓉露燒痕壑陰杳
杳白石隱古碑摩挲最負文科斗却被蒼苔蝕當
年赤壁無乃是周郎在此破曹賊憶昔曹軍走華
容華容正與嘉魚通林阜相去一千里二賦猶傳
蘇長公長公曾中何所有乳龍虎豹皆芻狗興來
把筆恣吐吞今古英雄此斗酒長江無窮日月飛
造物何人瞰此機醉來亦嘯笛赤壁林阜嘉魚誰

是非不然夢中道士來何處化爲振鶴橫江去此
事問君却有無雪堂之僊不可呼

佛牙行有序

佛牙者尋陵二聖寺所藏形模詭異香氣襲人
亦一神物寺僧持以示余因念此地屢被水厄
室廬蕩析乃今寺與佛牙獨無恙當必有呵護
之者書此

尋陵佛牙如掌大妙香伴供彌陀座雕龕環護幾
百年相傳壁支此蟬蛻貞元佛骨竟何如天子親
迎走使車世間神物無相識不遣派臣有諫書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七

寺志

白螺行

時嘉魚縣志云此螺乃民無寧寧可念也

風吹巫峽江如旆何者一螺當江坐勢壓水口抵
鰲朋沙脊嶙峋橫伏臥螺邊人家泛估船得魚買
鹽擇日過去年水滄車木堤滿縣漂衝失耕作官
府有差無處派翻視白螺爲奇貨紛紛下帖迎上
司白日索夫夜巡邏可憐殘子苦無皮忽傳使者
收門課門既有差地有租此額更從何處科生血
迸地不得收爺娘妻子忍遷播輸錢猶可輸命難
偏側乾坤幾穩臥魯門爰居知避災眼前世事堪
一嘆老蛟跋浪白鱣泣賤夫只恐滄江破

鈞州月夜偶逢司理牛君因約遊玄岳賦此
吾從燕北來爾向荆南發他鄉遇故知千里共明
月一春足爾半道途鈞州城中呼酒徒明朝拂袖
尋山去揮手天峯爾共吾

贈殷無美海上觀日歌用蘇氏白水山韻

九天垂雲杳難控何人却把滄溟弄殷生胸次走
洪濤欲謝塵寰窺洞窟山孤矗扶桑西躍馬峰
頭挽飛輅坐來碧落鎖氤氳薄衣濕盡烟嵐重夜
半天鷄喚曜靈老鰲出水抱金鑾迴風乍捲星宿
稀飛霞森映鱗甲動直排溟涸馳天吳空濛萬頃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八 奇九

心神共翻身便跨壺中龍開眼已迴天姥夢逍遙
揮手謝羣仙雲裏猶聞笙鶴送世人謾與說奇蹤
夏蟲豈信黃河凍香山老人驚短李長篇更美如
川涌乾坤偃側爾何爲赤霄靈囿隨麟鳳

無美謝余緇巾之贈輒投長句中有慢世語
因用來韻答贈

我昔披霞別紫皇曾窺香案分玄霜摩挲醉潑千
縑細高陽自謂生不狂眼中誰是鼎霄郎惟汝瞳
精射練光逍遙八極神采揚袖中共有龍宮方越
羅裘首隨地張翳然不具九陽粧紫虹爲帶雙鳴

璫五采照耀天孫裳從來法器豈尋常我今解脫
非徒將汝遊東海近逢桑列真來朝森兩行世間
齷齪等批蝕蜚蛆喙穢紛相攘雄雌飛伏何恆昂
掉頭且向名山藏浮榮不羨會稽章雲幢羽蓋紛
輝煌萬歲千秋在汝旁西飛日月總茫茫形骸滯
礙亦何妨池籠莫謾令心傷

五月六日黃姑灣獲舟諸君枉訊戲拈長句
用貽解嘲時予新脫景藩之難

黃姑白日喧如炙姑流宛轉罔身窄此中那得有
風波能令壯士銷魂魄飄然森爽開炎蒸對面揚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九 奇十

沙天爲赤我舟恰受十斛寬敢與扶搖鬪雲翮跳
沫從橫中憤寒迴湍奔迸波叱斥驚師猶自力支
撐一筆誰當巨靈擘陡絕何如灩澦堆馮陵竟入
蛟龍宅蒼頭出水勿叫號主人原是釣鰲客側身
倒卧蓮葉輕開口紛呈浪花白半空騰躍現本來
公石曝髮斜陽天鏡空昔非倥偬今非適乾坤四
大足可憐枉向馮夷賭一擲浩劫難磨幻化軀慈
航又度河沙阨世間變態何所無畏路經行慎自
惜憶昨扁舟江漢間挂帆千里破愁顏安流豈合

生傾覆君獨不見黃姑灣

家有雙鶴爲縣官持去三年始歸喜而作歌
吾家雙鶴皎如練雲翻初成誰不羨爲看河陽縣
裏花行子三年不相見官家餽飼寧論錢飽食魚
鰕家婉孌遂今日給走漁簑鮮腥滿籠供一咽野
性從來不受喧榮光肯博故時恩歸來似喜脫羈
束儵然猶識主人門向余長鳴如有訴草木森動
驚流奔蕙帳蘭房尚如昔置女庭階伴蕭瑟山中
哺啄寧厭貧故情未肯輕移易人生喧寂會有時
一飽能摧志士眉明朝刷羽天池去水落江空任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十 寺三

王山人翹畫桃花洞歌

君不見湖山夜半飛鬼斧削出龍從閭虬虎江村
地脉少融結何來怪石盤沙鹵劃然疑有巨靈通
錯落訝訝呈洞府白日照耀冰雪光夢裏銀臺恍
天姥王郎倒卧雲磴平摩挲四壁如有情料理丹
青入毫穎解衣盤礴秋空明誰家樓頭洗粧水淺
白輕紅調土指蕭疎何處覓芳華一潑淋漓春艷
起須更點綴入微沁凝幹含英見端委淡如秋水
落殘霞濃似千箱散零綺小枝傚傚舞力嬌掌中

飛燕清酣倚大枝糾結逐風翻太真姊妹車如市
千咲百媚誰禁當肥飽嫩蒂生容光落紅點點照
人面錦江濯罷胭脂香五沃精神驚百卉仙株玉
嶺何低昂山家自是耽枯寂王郎繪此意頗適平
生礪磊酒難澆筆底穠天恣揮斥漁郎莫認武陵
津今時豈有避秦人度朔靈山無乃是與君痛飲
一千春

出門行送張六之岱北上

蕭蕭悲風何處來落日下照黃金臺長河夜寒蛟
龍卧遠行之人胡爲哉少婦嗔顏老翁喜功名豈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士

寺三

在蓬蒿裏十年揣摩今已成匣中鳴劍催歸騎
夫生世無所用咄咄書空徒自耻君不見定遠厭
傭書又不見平津倦牧豕風雲遇合固有時富貴
偏人亦老矣男兒及壯當封侯村陵之言蓋如此
朝辭吳會暮燕山大江秋色思公子故人冠蓋滿
京華莫投狗監尋知己出門且把危冠彈少日已
過來日難乘時早奏金鑾賦萬里雲霄看羽翰
與郭督府索狼山千石

壯士彎弧射三島滄波不動攪槍掃軍中起距樂
何如流星錯落天峰倒誰能爲我所雲根移向山

中稻鮮痕他時儻躡元戎履飛動雄心到海門

郭督府贈刀舟一作刀舟行

小舟如刀鷁彩新郭侯遺自江之濬池塘過雨水
潏潏長年搖蕩捷有神排山駕浪不可馴颯成風
雨驚千鱗當年箭激破烟塵十洲三島皆比鄰功
成已勒神山珉始向山人伴釣緜悠然泉壑故相
親吾道龍蛇有屈伸更在何處問迷津酒酣鼓枻
陶吾真此意吾與刀舟論

月桂篇贈李選部并序

襄陽李選部有別業在城南內老桂一株扶疎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主

寺

可蔭十席疑百年外物旁列青松規轉如暈仍
琢兕守之甚類蟾宮秋日始花余過飲焉賦此
爲贈

李侯本是金閨秀供奉曾趨拾翠殿當年歸種漢
陰園世事浮雲日幾變園栽珍卉俱十尋紛琪綢
采爭春陰衆中一種更奇絕天葩秀出青松林江
南此種不足數綠溪繡嶺森差互由來王謝易凋
零安得眼見百年樹此地城南樵牧場漢人歲歲
愁懷翼靈林豈有神物護蒼根磊砢雙乳翔相傳
云自艾宗伯于今却傍李侯宅紛溶影落峴山斜

憐纓光迴江練坼菜條飽露失羣芳密葉連雲成
一碧俄然躡足嬋娟宮招搖天路如相逢誰令玉

兔掛靈藥坐拂玄蟾窺秘叢主人好奇無遠俗置
我水晶之華屋是時陰風破峽來長空迸落天花
覆給園颯滿布地金藍田俯拾生烟玉兩袖飄遙
度漢槎百觴浮動吸朱霞共將素節憐芳樹未遣
清香如鬢華人世世柳隨處有何必天邊犯牛斗
平泉花木總難參金谷繁華易衰朽晚來矯首問
青天秋容莫厭悽悽遲久恩華縱讓大夫松盤桓却
勝先生柳勸君且賦小山篇淮南聚桂至今傳八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主

寺

公一去無消息獨見長庚老謫仙

頭陀生行并序

頭陀生者故遼藩弄兒國亡後祝髮入道爲襄
陽邏者所得余哀其窮釋焉作是篇

江陵昔日重驪宴侍兒俱在芳華殿酣歌那省風
愁偏狎比食看佞幸傳是時頭陀生幾年髮雲縹
繞指兩肩宮娥望幸不得前衆中一身當三千長
秋翻結齊紈愁綺閣偏承剪袖緣自謂穠華可長
久狂飈忽集章臺柳天上纔飛司隸章宮中已授
邪臣首白馬黑裘帶礪空黃龍識應狐狸走六王

之鬼餒不餽曳裾賓客爲糾徒頭陀何物么麼者
飛身化作崑崙奴袖間金錯一七首腰下赤羽雙
僕姑禁門雖出青天白日重關失萬夫回頭慟
哭下血當年嬰白誰存孤折却七首揮僕姑吾
儕小人何爲乎往日紅顏堪一擲行雲過眼湘江
碧黃金散盡舞臺傾青鬢快身真可惜轉盼君恩
不到頭并刀斷送舊風流欲尋雲外龍堂寺不覺
秋深燕子樓浮生如露亦如電流浪年光颯飛箭
傷心莫話轉春鶯埋骨堪投定惠院竭來何事逐
紅塵猶是從前一幻身香飄膩玉侵羅帶淚決流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古

寺七

波濕漢津紫蓋白衲強裝束伶俜還帶雙蛾盛
下低頭望使君十年前是荊州牧昔日亡陳怨麗
華至今遺恨後庭曲不信兒曹生禍胎後來國事
誰傾覆素當還識聖恩寬獻書終貸伶官戮世
上全身須馬蹄江濱何處藏魚服西方本是再生
天金輪轉出迷魂獄故園淒涼莫嘆嗟飄零行脚
向天涯縱然米了三生債更望何門認主家

徐子與自鄂州寄蟹一筐爲裏中所珍喜而
作歌

紫衣翩翩何來者徐陵寄我自江夏冒霧衝烟促

傳軺裝賁急策黃騮馬開籠

響齊嘈一時聲

重襄陽野襄陽使者徒擁旄可憐屋下走江濤有
江不肯容郭索安用崩崖齧石徒悲號相望武昌
只一水造物偏枯竟如此甕下擎張畢卓拳秋來
饒折老饕齒故人昨登黃鶴樓分甘却念水西頭
團圞六十比連璧令我持此可以傲朱邸之盤羞
小兒睥睨不敢近但見壁甕傍地森戈矛饕人快
斷鼎初沸緋珠噴薄撐腸胃紛紛羅脰吸流膏始
識江東舊風味頓令一日厭槎鱗萬事由來希者
貴當日山公發興狂朝朝空醉習池旁何不訴汝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古

寺七

池口行

東船揚帆向西走帆下只愁虛甕正西船欲開不
得開牢把舵牙坐池口東船猶嫌風力輕望空招
呼學獅吼西船束手但號飢恰似楊枝生兩肘昨
日西船捷於箭東船相妬復相羨造物從來忌取
多西風忽止東風轉一日九灘君不知九日灘頭

君始疑世間萬事皆如此力由逢年官遇時若使
西風歲不休乘流一餉海東頭瀛洲方丈何難到
安見蓬婆有客遊

戲題王翹草蟲卷

八尺生紙作一幅王翹最寫草蟲熟此老平生發
興奇能事任人相迫促案頭却立小青鬚頃刻濡
毫攤滿屋本朝寫生數孫隆自成機軸開鴻蒙蜂
或無鬚蝶無翅置之俗眼看不中神品由來出華
端翹也沒骨將無同不然亦能得半解吳中未見
紙增價終年苦受坎壈纏出無車馬止無舍飢寒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十六 七

鄱口行

鄱湖西口鄱舫人有溺死者作此歌哀之
湖口西風利於戟官船欲上愁沸滿舵師那解灘
淺深轉展膠沙不得出篙鋒如蜩螗刺撐中有篙
者懦無功眼底都迷五色花突然翻倒馮夷宅長
鯨鼓鬣方同人一餉那堪味枯腊衆工袖手無奈
何廻視滄波空嗟惜我憐此夫還少年生前但種
西鄉田偶來應點分傭直豈遂長年會使船但幸

風恬浪不起過關糧是酒家錢明日未來今日過
醉時且向船頭卧爾曹福過灾自生一朝埋骨都
陽渡爲爾永夜長歎噓我輩肉食皆如之濟川之
才詎易得濫竿先生良可嘆平昔酣豢縱由汝儻
然緩急將何爲

潭署雨中撥悶放歌

輕雷隱隱在屋角今日雨聲復如昨春江沸騰苦
無梁濁浪崩騰遠浮郛欲歸武昌不得歸浮人猶
未換春衣潤氣朝看迷盡棟蓐紋夕見繡羅幃南
來車馬何蹙蹙山路泥深轉愁絕望塵不見眼幾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七

七

穿束帶那憎腰屢折自昔衡雲不易開韓生何人
能強排亦欲騷龍叫閭闔一放白日掃毒靈毒靈
猶在白日匿坐卧清齋空嘆息長沙早濕古所聞
我何爲乎悲擁塞西南天地水雲寬浩蕩人間寄
一官倏往倏來俱是適飛身已度祝融端

重登岳陽樓思宋登春山人作憶昔行

憶昔登斯樓我時作楚囚鄒陽懷書不得上王粲
思家空滯留我從荆南來繫衣赴江夏爲愛洞庭
波暫泊岳陽野誰向天涯伴逐臣扁舟惟有宋生
者生本東西南北人一生飄泊在風塵賦詩頗逼

襄陽句飲酒能陶阮籍真脾睨世人眼多白意氣
屬余成莫逆相携沽酒巴陵城同上高樓看秋磧
燕散蒼蒼鴻鴈來風濤書靜蒼梧開烟渚微茫孤
艇出日月照耀雙輪迴俯三巴兮靈府辨九疑兮
葱嶺仙靈度兮吹簫湘魂來兮鳴珮賭君山兮共
擲思帝仁兮逢時秋塵寰兮偏側仰闔閭兮夷閭
懽娛未幾夕陽遲倏忽分飛在路岐我向山東飽
鱸膾汝歸郢上宿鸞池宋所治天鵝池浮世光陰速如電
轉眼十年人事見死灰豈謂不復燃桑田黽黽有
時變飛揚跋扈竟何為顯晦升沉君莫眩津吏重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彭澤行

余適彭澤時有畏於彭澤
今以屬路見迎故賦此

小孤洲邊潯村櫓彭澤之人昔如虎使者臥符不
得行郎胥按劍甲夫據今日津頭鉦鼓鳴縣官胡
爲行負弩世間事過即成塵使者不言君自嘆從
今灞陵有行者莫向將軍問故新

吉陽宮行

吉陽城高勢如拱大鶴小鶴森龍從故王已沒新
王封白日翻飛浪水涵一時供帳擬乘輿請看開
府迎王書十五列侯駟後乘三千采衛引前車前
車後乘紛披靡聯絡行宮一千星雲錦霞綃爭開
奇米衣絳節烟塵起玉盤珍錯不論錢殘膏剩馥
如山委可憐科率過窮鄉大吏追呼小吏死紫氣
訛傳赤嶺來黃金不博中消喜漢家勝詭何代無
妄說梁王作天子封疆誰是保釐臣貂豎難爲肺
腑親百心未可事一主疾風勁草知何人帝子由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元

吉

甲戌中秋夜偕鄭大參戰劉二念憲劉聞帥
飲黃州赤壁醉為此歌

君不見岷山之水捲巫峽而東來大岳橫波大別
立奔流下注不復迴黃州片石何磊何勢如駝飲
當江隈一鼻昂霄支百折能令沸涌爭滌洞崩崖
斷岸色盡赭怒濤擊撞驚雷雷豈是周郎燔賊處
至今烈焰飛烟灰嶙嶙齒齒鎮長在雄姿少年安
在哉又不見當年蘇長公揮毫作賦哀英雄隨僧
一餐亦憊矣意氣猶能凌絕馮夷宮虎豹糾龍森
欲動仰面望天天為空滄溟一粟浩歌起酒酣耳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干

一

詩

熱生悲風手招羽衣跨孤鶴欲挽日縛驅豐隆眼
底沉冥真一息今晨何晨夕何夕詞鋒戰墨總茫
然為資殘碑與折戟中秋天鏡幾澄輝此夜月輪
光潏射山川城郭鬱千盤吳楚乾坤同一碧玉壺
倒映鳥影翻錦席平鋪練花圻竭來載酒林皋亭
驩呼痛飲滿浮白今時四郊方晏清舳艫無用臥
江濱東南冠蓋盛繁華座中豈有飄零客古人已
去今人來百年高會良莫逆二子精魂查莫追徒
倚欄干悵疇昔勝遊空在日月馳人世風塵易幸
附磨旗石畔吳王都洗硯池邊團練宅破却夢幻

窺無窮霸國官蹟俱堪擲明朝揮手忽西東此地
今宵復陳迹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干

詩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京稿

吳郡徐學謨叔

五言近體

冬至早朝

密室少霞管微和襲苑條蓬萊天欲曙鳩鵲雪全消
書物遵周典仰祥薦舜韶小臣齊獻履共戴

紫宸朝

贈張錦衣

華閤依丹禁青春照錦袍宸恩傳鳳詔家學習龍韜
霄漢垂衣近風雲危蹕高異時歌出塞長夜馬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乙

寺主

騰樸

送馬檢討用封東藩代作

彤闕頒封典詞林簡俊流宸章傳海岱仙使下瀛洲
寶玉遙分魯河山永翊周馬卿遊自壯賦就

嶽雲樓

寄陳上之二首

尚憶澄江別相看淚欲揮人皆矜顯達吾自怨分
飛材大成須晚曲高和轉稀差池青鬢在幽谷遲

陽暉

其二

爲有幽棲興還憐舊草堂十年同寂寞一別共悲涼
烽火書難寄烟霞夢未忘上林啼鳩處徙倚對斜陽

錫山謁座主華公

舊日玉堂賓明時且乞身春風飄紫髮滄海避紅塵
名與文章遠心將烟水親門前車馬客應是問奇人

維揚崔侍御留集時倭亂初定

華中人吏散相對故情惟夜靜漏聲切烏啼秋氣寒
一尊憐別易岐路怯歌聲淮海無傳羽風清鐵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二

寺公

勇冠

寄陳上之下第

秣陵今六上猶抱一經歸世路多荆棘時人賤布衣
徒然感朋舊爲爾念庭幃豈乏凌雲賦從知識者稀

送陳比部慮囚瀕中

班馬向人鳴雙旌山帝城花邊春酒盡海畔法星明
聖主垂欽恤恩輝益發生漢家三尺在定國

久稱平

雨夜表履善比部新至京同宿潘文學館時

江南倭亂初平又聞虜報感賦二首

風急涼生箔雲低雨入城時來同薄宦亂後憶餘生
燧起龍沙色陸沉金馬情燭花紅鬢短湯藥請長纓

其二

旅館矜聯榻塵寰佇拂衣薄遊吾道拙未老寸心遠
析轉宵難曙鍾來雨漸微聞雞渾欲舞歌逐劍光飛

周胤昌水部抱病思歸雨夜過看時東南警報口至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三

寺金

園有相如渴樓仍王粲愁病來應廢酒客至不梳頭
風雨秋先入滄溟戰未休五湖元自闊何處覓扁舟

送許醫士歸松江

表北

長安古道邊驅馬夕陽前念女忽千里還家又一年
衣冠今似舅鄉里共稱賢淮海烽煙息臨歧莫悵然

送潘子實南還二首

拂曙出長安行行歲欲殘日驅羸馬病霜益散寒
寒別去龍依劍愁來鵠作冠不因同旅泊卹覺遠

離別

其一

薊北逢旋柳淮南望息戈聊因歌杜木可臥烟蘿
淚向窮交盡愁緣故國多因君問招隱相送意如何

送人之任南平丞

獻賦不得意一官聊爲貧名山饒勝地到處可藏真
去踏關門雪歸逢驛路春漆園猶吏隱寧厭走風塵

初春姚園省僚七人餞宋膳部之楚作二首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四

寺金

座送三湘別園追七子遊凄然臨遠道共爾恣冥搜
白日旌麾麗芳洲衡杜愁淹留春酒暮臨去倚筵後

其二

綺榭依郊僻芳筵促悵移鳥聲驪客至花事怯春遲
勝賞留燕公行歌變楚詞江離如可摘遙寄慰相思

送袁履善比部謫河陽守二首

遷客投南郢風流良在茲官同滄水使人遠白雲
司公事閒移艇幽心對採薪本無憔悴色漁父詎

能知

其二

飛旂隔氛氲沙黃日易曛青霄分去路芳草惜離
群放逐三刀夢羈淹五馬勲湘江愁浩渺應俟吊
冤文

送同年趙公浦主客擢四川僉憲公嘗令
錢塘

蜀道難如此嗟君萬里行花時同戀別夜獨舍
情使以觀風重身緣許國輕五陵春草夢長在錦
官城

其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五 寺

孤劍辭燕日雙旌赴蜀年溼恩初建節嘉績自鳴
絃丹闕龍顏迫青天鳥道懸巴章應咲舞爭挽
使君船

潘文學再至京館話舊二首

雪裏一爲別山中住幾時公車如有待官舍遠相
期寒或空皮骨衰應益鬢絲因君問鄉土流淚滿
瘡痕

其二

自君南去後世事轉悠然解榻還今夜開樽念宿
緣龍鍾數語外鷄署五年前莫問窮通理相參醉

裏禪

曹生南還戲贈二首

壯日輕離別初歸久客身書應成蠹穴劔已剝龍
鱗對酒臨長道投詩謝主人還家何所有衣上洛
陽塵

其二

共有悲秋意關河思渺然故鄉不可問孤客憫堪
憐衣任百鷄結家從四壁懸長裾還可曳不受羣
眉牽

齊梁偶題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六 寺

疎葉同吾嬾繁英逐暑香不妨淹節序聊得遠風
霜低裏侵書案幽栖伴草堂山簞頻對汝何似醉
柴桑

送吳文學南還

相送逢寒月遠行空復情離嫌宵會促貧待客身
輕曉發星隨馬天清霜滿城于今東海上誰識漢
公卿

送潘文學赴龍泉司訓二首

世路杳難期寒原是別時還家無舊業覽鏡有新
絲獨抱一經去還爲多士師應憐慈母意未厭拜

遲

其二

之官亦不遠鄉樹隔錢唐一水浮征棹千山對講堂
廣文頻借馬祭酒但持觴爭似平津邸迢遞槐省郎

補郡二首 有序

余視篆祠曹甚久比以爭山陵禮忤貴人
荆南於格稍訕顧官至二千石差不惡矣安敢妄自菲薄哉爰勒茲什用喻所知

一麾今出守十載久爲郎他自能除吏吾猶不過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七

湘思還承薄譴罪或比伴儻對宸空垂泣千秋

哭漢陽 汲長孺 漢陽人

其二

江漢經周味循良入漢傳歸將榮鵲繡去自拭龍泉劍
關思無訟巡阡願有年春明饒萬里報主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荆稿

吳郡徐學說叔明著

五言近體

赴荆南四首

鼓枻凌天塹因風發澗州吳雲生別袂楚雨濕行舟
地盡巴人國春深庾客樓鄉心日東注迴首大江流

其二

春色難欺鬢塵容易折腰汀蕪何漠漠沙渚益迢迢
洞龍宮杳清涼屢氣銷茫茫臨水國因得問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乙

七

風謠

其三

兒女舩艖寄風濤日夜驚鱗邊思遠信鷗外看浮
生百丈牽灘急雙橈出溜平所經多險絕自悉壯遊情

其四

七澤分雲夢三巴赴峽流郡人同候郭江館異依劉
郵給銀絲繪津連彩鷁舟荆門多古意吾已占名州

屏陵晚泊

地闊雲生渚江高水入城茫茫巢燕少泛泛浴凫輕野店虛烟火天涯薄宦情已知催賦拙况乃廢春耕

夏日太暉觀酌袁崔二使君作二首

長夏難銷日高堂易得風偶乘公事暇因與故人同野水浮城白巖花隱座紅緋山不在遠笙鶴幾相逢

其二

雨過炎雲淨山中夏葉稠浮踪跡赤嶼高興逼丹丘二公皆黃州府寮野色濃看黍機心清對鷗清齋淹日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永何其採真遊

西園應教

徑僻城相掩池涼葦暫移日華疎竹葉雨氣潤花枝對酒聽歌數臨流促和遲由來酣醖熟五夜亦忘疲

月夜同應永部集章臺湖泛得魚喜賦

古道埋歌舞輕舸襲菱荷臺荒無可問花好亦應過水長臨湖闊林疎凡月多小鮮頻入饌吾亦戀漁簑

後二夜再集竹林分韻得繁字

秋空望不極商吹拂清尊夜色催寒漏發聲度鉦垣花驕彭澤節酒懣辟疆園取醉年頻異應憐客緒繁

暮投建陽郵舍

遲亥寒逾苦江深雨益昏相投隨候火重至識頻垣道路殘年事羈棲獨客魂夜中無醉尉叱騎過山村

鄧傳召飲作二首

座中潘別駕吳人
避俗貪羈旅留驪簇綺羅共謀霄秉燭那惜酒成河座密聞吳語屏開出郢歌醉來吾亦舞自咲影婆娑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其二

其二

拙宦俱堪適浮名詎有韁重來殘歲少相見故情長夜色沉宮漏山寒避郡堂三湘愁滯客郢樹幾風霜

夜宿鄧東村莊作二首

浪急迷江艇山深伏草堂蕭條初繫馬懶散不須謀涼色銷鑪葉墟烟熟裹糧陰風吹壁立俯仰意茫茫

其二

總解蓬廬夢難辭車馬塵低眉隨物態容膝近天
眞飢鼠頻侵綠寒鷄不辨晨田家逢客少留影轉
情親

象山祠

為報知軍日城西見古堂錦含霜後鏤銀瀉雪前
塘泉濤分象惠卅青照鄧襄和過薦明水下馬立
殘陽

訪宋山人登春不遇

窈窕山城路投驂下夕陰看松欲有問伐木杳難
尋空谷絕塵鞅清齋蕭蕭素琴從來避世者遠跡在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四

詩

高深

宋山人過郡齋作

已卜雲中宅猶尋世上緣蓋傾頭可白坐久思俱
玄詩入唐初品書成物外篇自君還往後吾榻日
高懸

試院喜晴

猶憶投繯日今臨選士場祥煙開棟宇霽日見文
童書漏聲頻報詞鋒戰未央大鵬初振翮雲路恣
翔翔

楊槩過草堂酌宋山人二首

宋故趙人

客計疏春事幽期負酒盃楚庭饒問對易水易悲
哀江媚初含柳嚴英尚落梅劇憐招隱地日暮馬
遲回

其二

有客愛樓居行吟只宴如不知花信及轉與俗情
疎對我初開酒呼兒出著書王門堪避世不肯歎
無車

春夜顧聖之宋登春二山人集郡齋時顧有
襄陽之行贈別二首

腰下拭吳鉤憐君賦遠遊坐嫌春漏短醉愛草堂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五

詩

幽峴石尋羊叔滄洲待虎頭帝臺差不惡莫為習

池番

其二

寂寞高齋裏翻翻索酒杯江湖同避地宇宙並憐
才老去詩無敵春來醉幾迴飄零南紀客去住捨
堪哀

大暉觀餞別汪襄陽時遷福州監軍副使

飛蓋臨丹阜移觴款白雲城孤踈睥睨臺迥接氣
靈古鉢聞龍氣晴川映豸文八閩戎馬地提劍淨
妖氛

九日同應黃州表別駕林顧二山人集江夏

長春觀

投駕披霞嶺，捫蘿狎鳥羣。秋榮聊共把，客袂不能分。沙遠寒浮日，峰高澹入雲。那堪商吹發，落木正紛紛。

襄城鐵佛寺偶題

落日休車馬，淒然漢水濱。昏來難覓主，寒至不宜人。祇戀禪樓寂，何嗟旅食貧。惟餘松際月，相見故情親。

石華道中遇雨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木

七

一望鄖州路，誰憐楚客心。浮陰千嶂合，積雨二儀深。總轡防途險，投人畏晚侵。栖栖那可問，獨雁下空林。

夜度九里岡

前村暮烟起，而我尚西馳。宿火從人乞，羸糧候館炊。棲鳥窺過客，疲馬厭經時。失路無勞問，茫茫任所之。

東殷無美下第

高才宜早達，不謂尚儒衣。人惜明經老，秋逢獻策歸。無媒應自惜，有志莫相違。借問閨中婦，明年肯

下機

寄懷王山人翹善詩畫

舊日酣歌客，悠然滄海濱。門虛高士辟，室任老妻饑。自識貧非病，應憐畫有詩。瀟湘如可寫，遲爾寄相思。

京邸贈王山人逢年時客成國第

索居頓念爾衣馬自長安，券老黃金散書成彩筆寒。筵分院樂鍾鼎出，侯餐猶有飛騰意。陰符夜裏看。

故游王元肅參軍性喜客比來京師承召賞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七

元夕時顧符卿沈儀部顧比部同集作二首
節序催煙火，乾坤此合并。雪番人日瑞，月傍客星明。相對輝銀樹，無端醉玉京。還疑投轄處，恍惚似前身。

其二

郢客投騷屢燕歌，引吭賒風烟。憐夙昔賓客老，京華艷影傳。驚火芳塵逐，鳳釵六街良。夜永遊騎宿誰家。

京舊飲錢慈恩寺作

西發天涯路，臨分奈爾何。柳絲堪繫別，鶯谷但聞

歌轉旆辭香積迴驂散玉珂頭陀番偈處古關更
藤蘿

偶書

炎埃日紛迸驅馬五陵間不識平津邸聊參計吏
班相逢開笑口何處避嗔顏番得逡巡意西陵看
雪山

寄懷宋山人

江漢悠悠客無家詠在阿名將黃石隱詩為白雲
多南紀看花發東風屬歲和所居人世隔那處問
漁簑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八

李本

賦得關山月

迢遞關山月逢春更可憐相隨蹀躞馬已過艸陽
天望影銷燕燧合淩沅野煙不知征路遠殘夜落
誰邊

賦得折楊柳

陌上垂楊柳折來欲寄誰柔條初帶媚密葉遠含
滋未喚吳閨怨先令郢客悲只愁飄絮劇容易度
芳時

宿葉縣春風亭作

旅客宜高枕深春復此亭却看花似雨因惜髮如

星時序奄相迫川原慰所經卧龍岡可辨霄漢一
峰青

博望道中用韻

客行難計日隨路送春光飛旆凝嵐濕輕輪藉草
香中原迴驛騎南紀眼河梁幽興乘于役看山過
緒陽

自宛超鄧迂道鄧州作

二月別京塵還家及暮春鶯歌初度洛馬首復投
秦岐路非前計尋山豈宿因東西隨所適都是客
遊身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九

李本

鈞州聞鄉友落第

別後頻相望遙聞恐未真忽傳新第榜果失故交
人佳夢能欺客窮途復問津江頭看花者曾是倦
遊身

均州館夜

郊館帶平川靈都地自偏土風嘉淨樂官府近神
僊夜榻雲蒸濕春城雨接連齋心應寄此趺坐佛
燈前

鄖鄉

客行厭車馬暫爾息征鞍公署綠蘿石春廚薦韭

盤素屏侵月淡高枕逼江寒捲霧春山曙時時佳
妨看

館夜朱尹見過感賦

殘香膏花少中夜愁思多頻來知鳥厭靜極喜人
過客路如風馬鄉心但薜蘿萬山迴合處幽吹起
巖阿

夜渡鄱山

一春千里道都在萬山間飛濤懸崖急振雲伴鳥
還客行何自苦夜裏不曾閒無限勞歌意天涯未
賜環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浦南館次

側徑迂行色荒雲散午陰花繁迷鳥度峽轉間依
吟過隴秦山合經春楚望深熱風吹露晷底事遠
相尋

端午次蘇州偶賦

三年頻獨客此日復端陽問俗初辭鄂為文欲吊
湘荆雲迷競渡江沫濕飛觴灘濤迴風急村村滯
小航

嘉魚阻風同鄉沈參軍晉酌鳳翔樓適觀江

漲二首

閣迥凌翔鳳山橫見躍魚仙半空浮日淡深谷聽
瀉虛赤鏘銷沉戟黃川廢荷鋤吾踪原不住歎息
水雲居

其二

水汨鷗沙遠山藏虎跡幽西風迴朔檝東道出飛
樓空闊迷吳望羈樓傍楚謳飄飄堪送日不為酒
淹留

北風

北風炎月少為送上江船翠黛迎山近銀花蹴浪
圓長年施枕直盡日看帆懸貪涉非吾意防湍夜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土

垂首

未眠

喜車木堤成作

頻歲憂江決茲宵縱轡行古田猶積潦新雨不防
城賦杖今休役誅亦可托生翻悲昏墊日經險尚
含情

陸公祠

舊宇中丞座荒烟薄暮時雙蕉分翠幄一雨潤黃
師堤樹擁沙難圻江安歲屢移土人知伏臘覲鼓
報恩私

金果寺

日暮菩提寺江雲刺史與草書侵繡佛香篆失情
廬僧飯頻窺鳥齋蔬暫輟魚二年行脚地吟望轉
蕭疎

五月十七日郡僚補觀競渡二首

競渡何年有傳悲楚大夫四郊連歲厄萬艦失江
娛此日觀風俗羣公載酒壚猶追全盛日滿路擁
笙竿

其二

解黍逾芳節登臺補勝遊魚龍呈水戲江漢續風
流破浪人呼采聽歌酒滿甌聊將估樂意豈弟媿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十三 寺百一
呼侯

早秋知艱庄觀穫次韻應教三首

玉穎先秋入朱旗向晚來開軒麾扈從折簡促趨
陪沙白分鷗席池紅濺菱杯王情方一豫雲漢轉
徘徊 時久旱晴雨

其二

土沃禾應早林喧鳥自言井烟迴睥睨江練圻乾
坤圃啄餘珠粒村酣美瓦盆本無軒冕意采共野
夫論

其三

郊禱仍虞旱王儲已兆登冰筵傳雪藕野飯雜蔬
羹斗轉低城角星輝五夜燈中林幽興劇醉後酒
頻增

齊居偶書

秋色吳雲外天涯鄂客身西風應載酒涼露欲沾
巾宦拙疎農事園蕪愧主人試看青鏡髮合是廟
廊珍

八月初七夜西湖泛舟

秋色不在遠滄浪殊可憐芙蓉低水上樓閣隱城
偏待月停歌袖隨風放釣船不知臨老日能乞鑑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十三 寺百一
湖田

十二夜宴宋國賓館應教

綺席瞻華衮朱門傍碧霄主情淹露坐優語雜風
謔醉任龍蛇筆歌迴鸞鳳簫絳紗將落月宮路簇
雲翹

十六夜與宋山人小坐戒飲

一夕驚秋老江城月較遲不因中酒後那得獨醒
時杖外追遊地囊中續隱詩淒情孤嘯發莫傍夜
烏枝

十七夜集劉刺史宅

出城秋更好取醉又誰家
遲月雲移席聽江夜走
沙牙槽斜引瑟銀燭細
籠紗欲問青門事盤分
五色瓜

客至

秋陰度江閣相對似禪居
日宴已橫榻風來時捲
書從容談酒德爾略具
魚蔬退食何多暇半饑
訟牒疎

同蘇郡丞偶憩章臺寺

雲汀秋漠漠野寺日蕭蕭
燒盡香爐道花殘憶舞
腰所經賓客換動惜歲
年遙向夕臨津望江寒
送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小舸

九日席上次蘇郡丞韻

北斗樓應逼南荆客屢
招蒲城瞻玉兔累月醉
金貂沙遠秋堪望江寒
歲欲銷此時簪菊罷心
折海雲遙

荆河送別項少參罷官歸閩

天際片帆飛故人何處
歸秋猿隨峽斷朔雁度
衡稀去日都成夢殘生
此息機山中拋鵲錦不
悔老鷄衣

牛司理自江夏還見過番飲郡齋

幾日別江關高齋生暮
寒餐英和沆瀣移夢遠
風湍細語派繁切清歌
長缺殘醉君幽卧處明
月水山盤

瑤林別館吳人屠畫師席賦

帝子餘華館長裾復見
君秋聲江外急鄉語客
中聞彩筆流霞氣瑤林
掃練文相過幽興劇無
宴不宵分

集蘇郡丞韻

主人不能飲番客故多
情短菊晚堪把饑鳥寒
欲驚江收雲夢澤葉盡
楚王城政隙頻相過堪
呼漉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酒生

秋日松滋江上宿臺山寺謾興八首

出郭沿清瀨微風生夜
涼吏情疎印組人影湛
滄浪野火燒雲白汀沙
薰日黃清歌聊自適吾
計老江鄉

其二

蘆花看不盡烟鳥赴孤
城自有悲秋意兼為問
俗行村春寒溜急江後
夜橈鳴幸已沾微祿無
勞耻聖明

其三

在郡少休暇行路多靜緣幸無民吏待不遣騎鏡
傳江市供鯖鮮沙田稅木綿土風差不惡素飽自
年年

其四

巡郊窮所歷向夜寂無喧水國歲將盡津鴻聲轉
繁為郎空白首在郡但朱轡未解理人術終慙田
父言

其五

雲歸整暝時逕窄到山遲香爐夜方永詩成人不
知淒風鳴竹嶼涼露滴蓮池此意滄無礙東林叩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六

寺

法師

其六

江樹紅於血那能不解愁槍榆聊齷齪霄漢總悠
悠懷土無新賦問年非壯遊東流徒浩淼淒斷木

蘭舟

其七

峽近江痕細沙崩寺影欹開門見烟浪滿座宿鷗
鷁對榻知緣淺看燈悟法遲支離隨世界未敢怨
妻兒

其八

塵心如木葉寒至自分飛白杜無書寄滄州與願
違殘生何去住漸老念飯依山山水相逢處冷然見
息機

夜度荆江

津鼓催官舫川昏冒險行月殘江樹影風急暮帆
聲岸火頻迎客郵籤不計程楚關流浪日還往若
為情

送郢郡潘別駕左遷便道還吳二首

有序

壬戌歲楚吏以催科無狀多被臺叅余方候
罪未結而別駕故非儲職羅纒誤譴心甚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寺

之然獲便省觀亦一奇會云

江上幾時歸秋帆共葉飛政非催賦拙罪竟與官
違郢客應番曲陳人久借輝可憐同病意悽挽逐
臣衣

其二

客心厭楚關終夜夢刀鐐以爾遭讒去知余行路
難宦情承薄譴鄉信憶南還親老應相念高堂見
舞雩

題劉節愍卷

公名備以兵部尚書討安南蓋
業以捷聞而臨陣死焉南有

祠

颶急迷塵戰砂昏失援師軍中旋凱後蘇下報恩
時骨瘞蠻烟冷魂歸郢月遲至今銅柱外白日大
安祠

送高倅謫令西川高黃州人先任姑蘇

萬里岷峨客言從赤壁來山川多謫宦今古幾憐
才花發吳王館江深神女臺扁舟不相待春色錦
城催

誤儲被叅荆人詣 關下訟冤不報漫述

郡以為魚敝身將失馬論叩閣終萬里投杼竟二
言愛豈番荆樹歟應失郢門 聖朝文網闊猶冒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大 李

左遷恩

七月十五日 景藩奏遠將赴江夏作

辨責緣何罪脩然報 主身封疆循牧事今古悵
紫臣去已辜騎竹行當就東新生非吾自有萬死
亦飄塵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家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近體

解荊州歸西園漫興四首

虎故鬚難捋鷄應肋可悲生來疑骯髒死去脫羈
繫家在滄溟寄年將白髮期春醕常自壽翻悔罷
官遲

其二

葉印虞卿事歸田潘令年野花濃似繡村酒薄如
泉無復采封意因歌種豆篇自今謀晏起誰妬北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乙 李

窓前

其三

宦達原非適窮愁祇自安人爭南斗重魚戀北溟
寬松菊歲堪把桑榆影未寒從前太行路夢裏怯
千盤

其四

盡日偃荆扉門無結駟車世情如是爾吾道果非
歟飲啄籠中雉逍遙濠上魚山居無殿最數畝任
荒鋤

喜荊州宋山人至贈以短什

月明滄海上雲外故人來一衲生堪寄孤筇老可
哀得詩還自喜有酒不須陪若問塵中事心原是
死灰

宋山人食蟹却盡數十整詩以嘲之

乞郡尚難兼君今信口噉流膏驩膩滑切玉愛臍
尖酣有雙鉗足上當五鼎狀枯腸猶未飫饒沫濺
飛髯

送宋山人觀海

魯連欲蹈海爾去何爲哉歎世路俱失望洋心始
開鯨波翻浩淼鵬運劃徘徊莫學秦家使尋仙竟
不回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二

奇事

與宋山人食河豚戲述

吳中原澤國海上長春濤何物能輕死知君是老
饕甘因酣玉乳濃豈讓瓊膏還憶荆南否乾魚薦
濁醪

東鄰殷無美見枉雨中撥悶之作輒占二律

東答

雨滯淹初伏山昏混二儀墻花紛共爛汀樹宛相
隨世豈憂沉陸人今愛伏雌門羅無雀至猶有客
投詩

其二

不道三旬雨能生六月寒捲書防積潤移石避崩
湍汝意傷岑寂吾行歎路難相思隔流水凭過赤
欄杆

送徐生遊南太學

少日空談劍山門生遠愁春暉還戀母淮水獨維
舟六館多名士三山是勝遊莫將裘馬意上國久
淹留

送徐郡侯兵備徐州二首

東南山水郡爲政幾風流已道訟堂寂今聞田父
謳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三

奇事

謳官分簪勇去時駕盡熊遊寇盜兼輸輓知君有
壯猷

其二

聖朝資共理良吏日蒙恩賣劍留前績分麾障大
藩山連岱宗麓門引黃河源幾縱龍山月秋風芒
碣原

飲沈會憲時雍園值雨二首

輕舸出迴塘芳園見草堂庭分有蘭玉潭影空蕭
湘膾斫青絲細歌調白苧長相隣頻索醉莫擬是
高陽

其二

茂樹能銷夏開門總避喧溪雲暗城閣暮雨楓江
村主醒猶命酌客醉已忘言歸去看雙履依然愛
繡痕

欽程園作

久被炎蒸苦長懷嘉樹林結廬想幽寂折簡憇招
尋過雨潭漲滿夕陽松影深自耽池上酌永以滌
煩襟

送蔣尹赴召

南國爲魚日仙郎駐馬年遺黎還海畔四野復桑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四 寺星

世是關天應近驪歌秋可憐聖人方在御佇想
早囊傳

送王明佐塾師歸吳門

已輟臯比席江東鴈始飛琴書隨篋靜童稚候門
稀涼雨催征權漫風憶授衣謗誇稽古力獨味蒨
緜歸

送杜少府之任德清

同是三吳地之官幾日程峰來天目勝雨過雲川
平問俗饒桑柘經春採杜蘅懸知山縣僻長日廢
逢迎

送僧還晉陵

空身隨幻界來往卽毗邪不住雲中錫初歸海上
槎佛香留法供杯影度袈裟相憶聽經處龍堂散
雨花

春日同宋山人飲唐述園時山人將歸荆
州作二首

開筵見修竹相過堪避喧鳩盤仙客杖鷄具故人
尊酒盡花仍媚林昏鳥自言春風還幾日幽事隔
湘源

其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五 寺星

酒貨何處有短句問東隣爲博典衣醉因知青藥
貧道述小山沉夕霽幽閣隱城春一鉢生涯在脩
脩野鶴身

和宋山人海上寒食詩用韻

海上多風雨春殘損客情吳鉤看獨夜郢榻悟前
生流浪年光易羈遊道路輕一盂寒食酒淒斷楚
雲橫

又同宋山人醉唐氏園

花砌覆春陰沿溪度鳥音間門遠俗轍虛室淨禪
襟杖履隨緣住壺觴向夕深相逢一醉去咲擬出

東林

夜泊陸庄

落日遠柴荆江頭潮正平舟行人事少春去客衣輕野鳥投烟盡村燈隱樹明還依漁子宿同識水雲情

姑蘇道中同宋山人

郢客爰周遊邀余東海頭春深館娃巷江遠木蘭舟白日聞魚榜青山近酒樓迷津何必問來往日悠悠

題張憲副日涉園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六

奇聖

久休陶令役甘息漢陰機去日千觴送浮雲一鳥飛池平分海潤林密護烟霏逆旅時相見無勞悟昨非

過海上吳氏山園

舊識沃洲路今來見草堂經時留客慣省候及農忙海近能蒸雨山虛可納涼雲林饒古色閒坐閱滄桑

與殷無美過日涉園留酌

水滂舟橫渡林欹竹倚湍披襟一以眺散髮不須冠小酌留人易清言盡客懽秋聲生薄暮臨去夕

陽寒

婁江夜泊

水國微茫夜葉葭慘淡秋泊舟依岝口收纜避潮頭作客思休澣還家苦滯留漁燈沉極浦鄉近倍離憂

黃姑灣舟中戲題二首

在險不回頭安流亦覆舟幾爲河伯笑僅免汨羅浮地自黃姑降人同赤水遊垂堂真可戒莫使倚門愁

其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七

奇聖

東轍苦相挽歸潮猛向西胡然驚舍筏倏爾見需泥幸不爲魚餌今將學馬蹄竭來重度世未遣覺心迷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裏稿

五言近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中秋前一夕宿豐樂驛候雨院不至值雨戲

題二首

纖雨能妨月崩江但走沙古郵淹繫馬殘日愛休
倚黯黯連荆暮濛濛入峴除大堤秋已半浮客未
還家

其二

秋迥氣逾潤陰連地益卑惜疲披積懶耽臥授餐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乙

寺皇

遲迢遞遲星使憑陵迂雨師如何逢令節翻失習
家池

宿界山驛感舊二首

十年仍界嶺孤館尚巖陰未下聞猿泪猶存失馬
心天峰留刀寂雨溜入池深相識爲房杏淒然眷
故衾

其二

聽語頻侵枕蟾光半隱床山應念老舊吾自老風
霜臥石樓雲冷春泉伴夜長壯遊輕九折絃意未
能忘

冒霧行九里山二首

拂曙郵程促凌寒嶺道迷峰頭誰辨馬空外忽聞
鷄雜雨紫開幔和烟失漲溪茫然窮所適翻覺楚
天低

其二

久信因名累仍堪觸瘴行野雲埋繡斧山鳥避旂
旌投足渾如墮爲心那不驚天閭何處闢上界或
分明

江陵帥生蘭訪余漢上邂逅宜城夜話二首

渚宮相送後又記六年遠宦跡仍江漢人情幾是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二

寺皇

非諸生多不賤而汝竟何依佇望寒江外愁禁木
葉飛

其二

久別雙相逢仍堪途路中故顏如昨見新話徹宵
同字謝侯芭問心知范叔窮媿無雙壁贈馬首復
西東

漢上除夕有懷弱兒在家兄所淒然縈抱賦

二首

早有白雲期晚爲人所知以絃淹薄宦終是負明
時兒語能消夜吾歌且滿卮椒花何處媚將老媿

栖遲

其二

累月斷鄉信明朝又隔年
不忘祿祿戀還誦鶴鶴
篇江漢紫雙髯風塵望各天星周羊叔舍空悵碧
蘿烟

京山道中觀泉

靈巖藏古剎深樹出重泉
白日藥珠墮青天瀑布
懸虛疑廬嶽勝未結遠公緣
自解冥搜理何妨大道邊

東宋山人初至襄陽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三

寺言

梁園零落後賓客幾人存
江上尋漁父山深望鹿
門鉢分僧舍鉢瓢汲漢陰
村迢遞東林月吟殘楚
些魂

聞宋山人遊鹿門山

此老終誰託龐公尚有山
謾騎黃鶴去高臥赤松
間荷鍾堪埋骨留書欲度
關遺安何必問天地一
身閒

山人素無
妻子故云

和施憲副題蒙惠泉詩二首

石竇何年鑿仙源此派分
亭孤寒澌玉壁古濕蒸
雲烟市喧濤谷晴天蹴浪
文平生濠濮興高咏幸

相聞

其二

滂說淄渚合何如蒙惠芳
清分隣舍竹甘蔭古祠
棠上靜同靜聽依藁薄重
遊識老蒼塵纓終未濯
吾自媿滄浪

穀城遇雨

雲霧蒸江白汀沙障日黃
秋隨一雨至風散萬山
涼坵岍防川漲沿谿聞稻
香逡巡驅欵段村景自
年光

七月望夜月當食不食喜而賦此時

中宮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四

寺言

避位已久未致遠臣之私云

雲師初戰勝天意故浮陰
鼓角嚴城夜懽呼望
關心光輝原不減雲晦未
應侵明日占臺奏嬌華
想復臨

朝雨北城樓送張司農二首

客去幾時發秋深落葉聞
片帆天際遠雙袂雨中
分閣迴懸江沫樽開散午
雲鄉心那可問蕭瑟愁
離羣

其二

炫歲欣江晏連旬怯雨多
幸無妨晚穫但有聽樵

歌使者寬通責民今狎網羅雲濤相震噴野意共
漁簑

秋日劉侍御招飲寶橋園二首

出郭無多路移舟信所如朱轡塵夢醒白眼世情
疎蟬自鳴秋葉龍今臥草廬市聲遙隔水十載賦
閑居

其二

已負黃花約來尋白水間筠房窺行苑風榭逼潺
湲柱史留書早山公騎馬閑共耽擣散地臨夕不
知還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五

書

九月廿六日雨阻穀城偶有微恙

山行頻逐雨秋去轉成霖病愛蒼崖阻寒逢赤葉
深揭來書總廢聊用酒微吟三里城如畫蕭條擁
薄衾

廿九日稍霽始發石華

連夕淹雲臥今朝放客行山頭白烟起馬首青天
生窮律能無轉陰厓亦有晴由來通塞理不獨是
浮名

雨宿清微館作

故館清秋暮閒堦赤葉平驚心一夜雨側耳十年

聲已是愁無賴堪滴到明重來多難後逆旅念
殘生

均州館夜

春城行部遠官舍念兒啼缺日看玄嶽新花隔大
堤青山知宦拙白首向人低逆旅空相憶盈盈漢
水西

潼口夜別陳襄陽朱時余阻風

解組歸非迫臨岐別更難同爲羊叔郡獨下鹿門
灘宦自知余拙人今煩汝寬無勞愁路阻久已便
風湍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六

書

雨夜泊野門

帆下雨初鳴沙頭水漸生欲歸吳會客猶滯野川
城龍氣連山色漁歌雜市聲向來流浪意還往識
鷓鴣

郢川偶遇順風志喜

疾風吹滯客挂席趁前程白日行未暮孤雲靜自
征雙厓追馬逸一葉犯鷗輕佳境中流得因窮水
國情

潛江舟次得郭給事書懷舊却寄

曾往衡門駕相邀雞黍延慙余重結綬念爾忽歸

田浦樹孤舟外燈花尺素前所思猶似夢渺渺隔江烟

下潛江有懷王少參

西山絕漢陰望盡夕陽沉去去總岐路悠悠空素襟
心知情是累別鳥老難禁寂寞江天濶維舟忽自吟

舟次漢口書別子與二首

送遠幾時休晴川對鶴樓江山橫別袂烟雨獨維舟
鸚鵡終難賦鵲鶴空自愁周南書未就詎可惜淹留

徐氏海陽集卷之九

七

寺裏

其二

醉後不知別淒然生夜寒朝來望雲浦猶復滯風
滿江外離筵盡舟中解帶寬歸吳雖有客猶自媿張翰

蕪陽薄暮盛會憲飲餞四祖寺作二首

迢遞蕪陽路栖遲楚客心禪燈懸夜寂宮漏咽江
深狎世聞高論移枰暢別襟脩然排菜飯厭飲息中林

其二

解綈戀纓組三年楚水間天涯知己在物外暫時

閑鳥盡雲歸樹龍腥雨過山留繻勝繫馬信宿未應還

公匪余傳符不得去故云

盛會憲再飲余五祖寺

留歡意不極枉駕出城南荷氣浮川霽松滋潤夕嵐
詎淹青雀舫爲愛白龍龕醉後能齊理諸大衆外參

嘉靖癸亥阮儀部與余同罹景藩之難迄

今八載君已罷官舟過懷寧邀與相見贈詩一章

楚囚相對日吳客獨行時世路如飛鳥江程及薦

徐氏海陽集卷之九

八

寺裏

鮮早歸先業在多難故人知韓孺辭梁獄灰心可自吹

舟次池口會馮守以校文不見過悵然賦此

郡閣分蒸火江艦限野烟羈縻聊復爾去住亦悠然
津上空郵鼓夜來無酒船蕪陵吾自咏宛在水西偏

池口阻雨

一雨沐行塵連宵又及晨長天浮積水何地問迷津
魚網烟中市鷗沙物外鄰未須愁滯迹隙處見閒身

王明府酌余吉祥禪寺王名建勳嘗為嘉定校官

稟江初返棹緒塔尚鳴絃山水蟾磯會星河鷺嶺懸思吳傳客語聽梵維僧楚厭飲難辭夜相逢憶

端陽日阻風龍江關

是日逢蒲節因風宿葦汀舟中無物役江上有吾醒野水連潮白鄉山對客青急流看競渡直欲迴滄溟

將至真州五里大風

滿目蕪葭際空江絕四邊故鄉那可問旅客但茫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九

寺

然淺水都成浪鳴沙欲障天未應貪利涉且爲煮炊烟

還家

渺渺江湖遠依依鄉路微客隨雙旆轉天與一帆歸有駟難題柱非熊未息機書生無燕領錦書笑戎衣

錢塘別袁履善

越稿附

相送不知遠悠然念路岐嗟君猶未遑而我欲何之碌碌風塵事依依日月私富春江可望臨去掛帆遲

與袁履善訪姚南陽於吳山別業題贈

萬室井烟起樓居杳靄間鑿池分澗溜穿壁損苔斑仙訣逢人授樵歌薄暮還會心無遠近方丈在塵寰

西湖遇胡新安故禮曹郎

當時建禮客高臥越王城數載一相見故人空復情烟霞三竺色絲管六橋聲自得閒雲意無勞問遠征

嚴陵灘有述

先生避世士遠迹在綸竿臺下澗陰合山中秋氣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十

寺

寒一星懸漢客千古薄周官猶有風塵累芳名掛此灘

別匡南山人

虔稿附

與君傾蓋日幸不廢論詩忽復逢霜霰那堪感別離江風寒自吼浦雨夜還悲漸老交游冷舟前是路岐

信州公署湯興

意緒縈歸急羈縻候信難長安通北極垂老紫南冠山慘九秋盡江收一線乾東征問行李心折幾迴灘

其二

霖雨何繇夢悽然感故畦
吾家滄海上秋客武林
西古屋防魑魅高城遊鼓
鞀冥冥飛鳥疾翻飛網
羅低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十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家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近體

寄馮山人遂

槎水移舟遠山園倒屣遲
別君如隔歲念我忽投
詩已悔榮途左翻增薄俗
疑杜門春草發何處慰
相思

春盡西園聽雨作

山中聞夜雨都是送春聲
倚樹看花落臨池見水
生離陰慚成帷海氣欲連
城澹慮了榮寂悠然任
物情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乙

卷之十

周山人才父與余相別荊州十年矣頃自鴈
川來訪余西園贈詩二首

事外柴門迥春餘草木深
忽驚千里駕應識十年
心落日澹松影清風生
谷音郢中傳舊曲試比
白頭吟

其二

吾策漸無用君遊未有涯
雲邊看過鳥石上坐飛
花裘足逃入境論心見
歲華驟聞語天姥眉色帶
青霞

秋日過陳上之值雨

故人城北舍婁水只依然相望祇數里重來又五年
濁酒世情外開門秋雨邊情親到衰白一見一
成憐

中秋十三夜集西園

新月漸盈鉤相携上小樓淒清巖桂色寂寞渚蓮
愁蟾闕乍虧蔽銀河欲動浮年光能媚客臨觴及
中秋

十四夜集伯氏

連宵徵酒債次第長公家月到孤村叙杯行陸博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二

一

書

斜有明還避滿無會不成嘉相望空雲海蓬萊路
總賒

十五夜與王山人翹酌西園令侍兒吹笛感
舊二首

繁星掃何處明月廣庭多有酒不自醉故人方夜
過幾年虛此夕萬事付高歌相把盈簪髮蒼然照
薛蘿

其二

風雨度州夕飄蓬憶去年應留今夜賞還結故山
緣涼愛青蠅少閒拈白石偏雲邊調鳳吹彷彿度

紙僊

十六夜集龔子完別駕時別駕將北上與之
酌別

林際嬋娟影還隨落日生月從今夜滿天放一年
晴酒盡橫參席秋分搗練城只愁良會促關路若
爲情

九月十三日約客明日看芙蓉值雨不赴

無端池上雨已負掌中杯寒候迎秋去佳期失夜
來晚榮能運客孤興且登臺門徑蕭然處停雲思
未裁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三

書

袁履善夏間遊瓜步約以返棹見過或云業
已北上頃聞還淞却寄短律

聞君渡瓜步直欲向長安豈是悲秋歆仍歸歎路
難沙田收豈羨湖雨熟鱸餐池上空相待淒涼草
閣寒

送詹將軍自海上赴江西閩帥

少日趨戎幕長纓策虜勦東溟頻歲晏西閩近時
分赤汗輕秋磧青萍劃斗氛滕王留閣在都督故
能文

晏起二首

宵雨朝未歇悠然成晏眠厨中進炊火枕外生鳴
泉解意慵相得全生靜自偏不知松桂色爲我度
流年

其二

壯髮繁梳短雄心逐鏡寬人今懷一壑日已博三
竿沙雨木綿盡田家籬落殘能無憂卒歲猶似縛
微官

過張希尹憲使訪疾留酌溪上是日立冬

窮秋消木葉獨往向東溪淨了維摩示幽疑仲尉
棲清言落日盡隨意野雲低沾醉還成別荒城聞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四

書

晚雞

袁履善將赴鞏昌別余西園夜話二首

雨餘溪水長忽枉故人舟侶慰燈花喜還因叢桂
留臥樓須百尺倚檻失三秋不向淮南客何因問
遠遊

其二

誰關驛驢路猶尋麋鹿群山居曾幾日世事不堪
聞芳樹彫寒雨清江斷暮雲今時應好老遲爾策
奇勲

春日得復官之報解嘲二首

所居謝人境草閣寂無譁有客傳京信 新恩到
海涯 聖明如日月吾道幾龍蛇試問韓長孺燃
灰可但誇

其二

臥壑知身嬾彈冠惜鬢殘乘春雷雨作在宥網羅
寬得馬原非福屠羊且自安從來消幻念何處起
悲懽

朱進士父患目青郊居遣訊

蒲塘春水至龍臥日悠哉天與維摩榻人虛邵隗
臺簾風迴海汛逕雨積莓苔張籍寧甘廢新詩口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五

書

自裁

仲春與張希尹憲使袁繩之憲副遊吳中諸

山得詩六首

春遊戀殘日倚檻橫塘西鳥過投茶磨虹來飲越
溪山藏一寺古佛度十方迷觀世從初地能忘支
遁棲

右楞伽寺

移權向西浦夜聞春水生攬衣石梁上拊掌五湖
平烟郭喧漁市雲峰出梵聲鹿臺猶自迴吟望若
爲情

右虎山橋

步堅不知遠夷猶杳靄間林空僧行苦燈寂佛堂
閒日色照歸鳥梅花開滿山欣陪清淨躡高頂一
躋攀

右銅坑寺

茫茫雲水際落日下峰青樵谷無人識香厨護佛
靈蹊紅花似障沙白鳥如星曾憶君山逢人間兩
洞庭岳陽以湖名此以山名蓋人
間兩奇觀也余得而兼覽云

右鄧尉山

橫嶺疑無地旋峰別有天高臨千佛座峭逼五湖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懸森森春帆浦霏霏曙并烟尋僧何處所鍾動白
雲邊

右大石山

不盡龍宮劫長流剡壑泉昔時盛歌舞竟日空雲
烟石潤春陰際臺荒鳥語邊空身原不染淨處是
安禪

右虎丘寺

王叔楚攜令子見訪為余寫西園圖留酌信
宿作二首

故人相訪處爛熳桃花園躬巷少車轍間階生履

痕藉茲池上石酌以松下尊燕坐了無礙斜陽掩
蕉門

其二

君世自摩詰為余圖輞川山寒春雨後谷響海潮
偏醉愛龍鍾好貧知騷子賢相攜隨几杖一榻共
陶然

與殷無美王子安約潘子希田舍作二首

臨陂交水竹入室亂圖書數載會應少故人情未
疎到門啼好鳥為客薦嘉魚望極秋原色悠然靜
者居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其二

締綌仍秋暑親朋復海隅沙村容素艇野飯熟彫
胡每誦閒居賦重尋舊酒徒看君頭尚黑未可擬
潛夫

恭輓

大行皇帝詩二首

隆慶壬申

華蓋迎朝晏鈞陳肅駕孤二儀虛載覆四海積憂
虞獨訪崆峒道應留分教園小臣今在野沾灑望
龍湖

其二

紀年初御六垂拱欲成三恨失昊天吊功存列
聖恭輔遺仍止極哀臨自江南箕頤能無慟聞身
帝所涵

山中葬母詩爲上洋朱宸卿賦

人誰不葬母而汝獨堪悲天上烏啼夜山中雨立
時有哀沾草徧何骨作牀支已是終身慕人今仰
孝思

沈節婦詩有序

沈大道妻葬而寡十年死焉作是詩哀之

芳蘭何恨泪滴盡未亡心竟作泉臺掩相依歲月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八

寺三

深青霄無鳳管長夜有鴛衾定見枝連理悲風吟

至今

立秋後一日與諸文學飲唐山人園

片石懷雲臥纖鱗愛澗流清言舊雨集閒坐夕陽
收有竹堪遊暑無風已報秋眼中吾漸老不忘少
年遊

馮山人遂自天台還訪余西園作

幾日天台去經秋越客歸渚荷占候改巡草過君
稀江郭慙真隱雲山夢屢違夕霞生小閣何似赤
城暉

送侯士隆進士奉使還朝二首

使以趨朝重恩兼將母榮野雲迎蓋合秋水泛
舟輕北闕懷新主西曹侯長卿若試政比部津頭鉦
鼓發誰不羨君行

其二

朝來送行處細雨漾微波楊柳不堪折蕪葭其奈
何還將谷風意一唱渭城歌努力休明際他年
問在阿

中秋西園小集因憶去歲是夕與王叔楚吹

笛飲酒叔楚以前月下世悽然感懷輒賦短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九

律

故人不可見葉下及秋分夜靜雨餘月天清樹秋
雲一尊仍對我萬感獨思君總有山陽笛如今不
忍聞

雨霽園居卽事

朝雨午初歇雲平鳥自還芙蓉開滿徑秋日照蒼
山得性甘辭祿無營早閉關深林寒候至無寒養
衰顏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鄂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近體

張旌憲東溪陪趙明府夜集時余將適楚

茂宰鳴琴暇相携訪碧山行春殊有意卜夜未應
還倚檻水雲際滿城桃李閒酒酣歌扇底且莫唱
陽關

以詩代書寄訊姚繼文督學時校士黃州余
將有江右之行作二首

惜別臨芳樹留驪積舊醅風期懸赤壁雨氣潤黃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乙

七

梅江郭書初寄山衙夢屢迴翠微吟望處森森思
難裁臬司有
翠微堂

其二

絳帳談經地朱軒秉憲年郢歌終寡和吳語劇相
憐公與余
皆吳人關尹慙三仕田卿待九遷公由翰林
轉官旋旌
應計日遲發豫章舡

贈蔡景明僉憲

京華一相見爲別幾秋霜日月虛飄擲形容各老
蒼鄂城憐並駕鵲渚暫飛觴忽復分携去津程問
豫章

夏日同姚余二山人酌柏友王孫園二首

過雨美林凝蕭然隱者居松陰澹几席梅潤遠琴
書世事朱門外交情白首餘一尊重念舊相對未
應虛

其二

何處逃煩暑因君損吏情芸房懷往事蓬牖老浮
名客有吳人重園多夏木清終嫌良會促落日下
樵枰

夜集汪都閫舟

江稿

空江望不極孤櫂遠相迎入夜應無暑移尊故有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二

七

情波餘風未定樹底月初明鴻鴈鳴淒耳滄洲興
易生

鄒子驛舟夜

澄湖初過雨泊向蘆花洲靜愛星河夕空涵枕簟
秋幾醒塵土夢聊作逍遙遊吏態應無礙脩然一
葉舟

春日潘仲履薦憲約遊焦山訪郭鍊師值雨

不赴予舟促發留別二首

鄂稿

獨客浮江漢行舟此路分名山空悵望細雨隔氛
氲未遣區中累難尋物外群終期解纓紱玉洞叩

靈文

其二

與君晚相見無那潤州春北固山容寂中原物態新
已成輪輓績兼得水雲親澤國頻搔首能無念
逐臣

春夜舟泊龍江張肖甫中丞劉學孔光祿肩

雨出餞余於江館作二首

故人車馬客方駕款江臯殘雪浮春漲微風生夜
濤生深沉玉漏語密靜相惜明日看岐路蒼茫隔
楚船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三

寄妻

其二

掩扉踈世城岑寂似雲林對酒念離別逢君相酌
卣雨如投使轄天為盍朋簪自婉悠悠者空餘江
漢心

送殷無美會試

故人方得意驅馬出衡門白日風塵暮黃河水雪
繁老親時倚杖 少主正臨軒漢代天人對知君
有萬言

得龔生汝修春捷報志喜

有序

生之五世祖嘗為工部尚書生五歲而孤以

有家難老蒼頭負而逝之祖舅所比長稍稍

樹立頃從余授學歲餘即連取科第可謂生

之難而成之易矣漫書却寄少致刮礪云

郢上傳春捷名題慰我思文章能貴汝時命不由

師五世公侯復孤兒襁褓知尚書遺履在獨步向

形墀

寄陳上之下第

上之五十五後登科其
父母俱年八十餘

獻書已云晚猶復因公車知爾無求者歸歟良晏

如公孫牧豕歲仲子灌園居親日應堪愛春風慰

倚閣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四

寄妻

寄無美下第

無美家隣
余西園

南宮初試罷復向五湖東美玉應難售盛時嗟未
通本家在城市隔屋多雲峯墻東聊穩臥豈久學
君公

劉侍御黃別駕携酒酌余沙津舟次時黃已

棄官歸劉方赴

番都
劉江陵門生
謝公之裔孫

青別在何處重逢郢樹春清江同載酒岐路有行
塵上國乘驄使閑居種柳人淹留無限意轉覺白

頭新

辱陵

漠漠春何有冥冥晝亦昏荆原三戶少蒿目七哀
存蕩析非完郭誅通祇敗垣從前思牧事終愧故
侯恩

石首舟中得王介憲閩中書併杜新篇有拂
衣之句裁此寄答余守荆南時公在諸生中
嘗以古文詞見賞

聞海書迢遞春江夜寂寥關山驄馬隔烟水玉人
遙官可輕簪豈詩今讓射鵰異時青眼在番盼極
雲霄

大荆驛雨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五

書景

省松復聽雨作客更登樓夜久頻支枕春寒尚御
裘馬懸首宿戀人結杜蘅愁期會方相迫非關慕
遠遊

送相陰李德化憲副起延安兵備

義陽投綬後湘浦幾迴春君相無今日朝廷
有舊人秦中稱陸海塞上絕邊塵行色逢春麗重
瞻繡斧新

賈傅祠

一疏危明主千秋悲未平湘累如有待宣室竟無
成夜雨湖南草春風江上城可憐卑濕地還復祀

先生

出潭州遇雨還宿開福寺二首

江頭積風雨利涉未應貪還覓招堤境聊將舍利
寮妙香依佛供清梵出龍龕龍悟得如來意何妨阻
去驂

其二

初地塵緣少空齋雨色寒歲深金粟樓夜久木魚
闌因佛知三世隨僧度一簔纔看電影滅北斗挂
簷端

泊城陵磯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六

書景

十載岳陽郭前生水國綠三巴雲裏出九澤雨餘
連輸纖誇荆簠聽春集賈船繼出穀舊遊俱寂寞
相望意茫然

秋日送程孟孺還玉山二首程生善諸體書

瀟湘初落木而汝問歸津囊遊難將父屨穿空候
人黃庭今不貴白璧竟誰親邂逅滄江別應憐岐
路塵

其二

曾陟玉山秋溪紅萬樹稠汝家何處是相望白雲
幽浪說屠龍使虛成司馬遊可能投筆去論相或

當侯

寄答匡南王孫二首

葵臺猶自迴相望鄂江邊
王孫路吟成郢客篇
紫微分署辭黃鶴
城偏夢裏匡廬色
何由寄瀑泉

其二

夜聞絳綵聲秋至意難平
歎世如萍梗經年別友生
瓊瑤何以報鴻鴈
若爲情想到芙蓉發山尊可自傾

黃州詩 有序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七

七

余游齊安舊矣蓋先後官楚十五年往來凡七度而常迫期會無由一入郡城觀子瞻遺迹徒於行舟望見赤壁則悽然興懷者久之而去今歲幸以職事至黃而大參鄭公愈憲戡劉二公開帥劉侯適同斯役而諸公更數推予爲客時携酒看相餉遂得飽歷諸名勝乃中秋明月無久無之又百年奇邁也每念子瞻以彼文章氣概雄視千古當是時僅淹一團練耳居黃甫間就寓僧舍而日隨其餐亦足悲矣吾儕何人遭逢聖世騶與可擁

厨傳流連偃仰嘯歌於茲土也子瞻不死能無媿乎即席得五言詩十九首付黃守潘君刻置郡齋爲諸公它年存一故事若曰與子瞻爭麗藻則余唯唯自嚙之矣

齊安

落日駐帆影蕙波秋水平
言尋鄂州渚始辨武昌城
歲月移賓從滄波冷吏情
所經懷往事猶自媿塵纓

八月初五夜戢食憲邀集赤壁是夜有微月已而疎雨灑然作二首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八

七

萬堞凌丹阜千家俯白雲
雄圖餘戰伐清籟隔氛氲
月色遠山盡江聲靜夜聞
迴鑣看斗直懸漏欲霄分

其二

兩賦已塵迹諸公復勝遊
問年還應戍爲客正逢秋雨颯峨峨
風將江漢流
奏來重洗盞懷古思悠悠

初七夜劉食憲見招再集赤壁是夜微陰秋暑已如滌止風吹香江雲涼低覆席日澹遠浮幢峻路馬蹄熟高崖瀟氣降少陵修覺寺捨此更

無雙

初九夜丘宗伯熊司農見招三集赤壁是夜

大風

日郭夕陽後婢娟近酒壚沸濤連席動驚鵲隔林
呼酌醴甘知楚聞飲宛入吳高天深露色淹坐濕
解龍

謁于瞻祠二首

家應紮姑卜人傳赤嶼驪幾時省直道何物縛微

官鬼作無聊語僧供長住餐神遊應在此末夜急

風湍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九

寺

其二

岷峨走鄂渚流浪楚城居放逐三閭后悲京丹閣
餘生年番白業幻座合縑廬牢落殘僧在草深時
為鋤

十一夜鄭大參見招初集定惠院

掩徑垂楊柳當門見海棠燈傳秋字寂帆定暮江

長客至謀良夜僧過聞妙香昔賢流落處草樹有

輝光

十二夜陪盧憲副再集定惠院

日落樊山好波明赤壁開公餘重載酒秋半共登

臺瞻閣將滿龍宮去復來清歌隨放梵吾意獨
徘徊

十四夜署中涉興

待月未盈規蕭條獨坐時江光仍浩蕩樹影欲參
差過釀憐新苦楚中唯蕭酒分瓜望鄂遲今宵難
自醉晉興與佳期

十五夜諸公四集赤壁月明如畫遂暢飲達
曙

似此中秋月那禁赤壁看殘篋零露凝舴艋射波
驪令材官為吳楚空臺末乾坤共森瀑何須問枕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十

寺

籍東白已雲端

十六夜諸公邀四川鄒方伯五集赤壁夜半
公乘小舟還

佳客來何處天涯有聚星若為歌蜀道聊與醉江
亭烏鵲分秋影魚龍跋浪腥悠然移艇去水月夜
冥冥

曉望雪堂

步雪人何在侵星我復來山川晉勝事今古幾塵
埃繞郭江如帶連山屋作臺玉堂天上意悽惻動
秋哀

有事郡齋憶衣復舊君嘗丞黃令傳 唐潘

遷謫聲名久飄零涕泗多伏龍難避世衰鳳爲興

歌醴酒憑誰設鱸魚奈尔何可憐同病客猶未厭

風波

署中偶書

總解審宣理脩然獨閉門無能爲保障或恐擾難

豚夜月杯中物秋風江上村自綠公事少非是馬

曹傳

十九夜余答謝諸公亦集赤壁

已判三秋節仍過十日期壁雲侵席暗林月生燈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赤壁

遲終讌余爲主殘尊衆所私淹情須百拜莫問夜

何其

廿夜劉閭帥見邀至是凡集赤壁者七更值

雨後緋衣御風冉冉知寒候矣却贈劉侯

一雨潤丹楓良遊復此同流觴醒虎豹掾甲臥罷

熊年似周郎俊兵專楚塞雄酬恩無處所玉劍倚

秋空

廿一夜酌戢食憲公署

雨餘松桂淨夜久吏人稀掃榻拋書卷鈎簾艷燭

輝倚酣憐白酒更僕倦青衣豈是流連者秋將送

客歸

廿二夜蘇兵憲陳學憲初至八集赤壁時予

亦將還省

林臯對樊口無日不銜盃欲去逢新客相過盡舊

醅彩雲秋後得殘月夜深來爲問驪娛地從今醉

幾迴

按子瞻集中有荊州五言詩十首余途次驪馬至沿而爲十九首得無漏其體乎謝公名雲卷間人兩辰進士戰公名汝止蜀人劉公名自存中州人二公皆乙丑進士余與劉閭帥則同鄉人也名大勛云

應城王少參携榼過舍館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赤壁

驅馳猶未已尊酒宛相遇不共故人飲其如良夜

何物情矜邂逅燈影懸婆娑片語銷寒析達君意

氣多

王余二少參郭晉閭同集何侍郎北莊

向夕間浪水悠然款林廬閉門人靜後投轄夜寒

初石徑野霜薄松郊曉露虛每在招隱處長自厭

簪裾

與王余郭三公郊亭讌集

背郭小堂淨沿溪散騎幽歸樵喧渡口移席近沙

頭避俗開樽屢行歌繼燭休若爲傷歲晏斗酒意

綢繆

蜡閏廿一日東湖驛

竊窺東林路沿谿松影平馬蹄侵夕照鳥語變春聲殘歲難爲客荒郵不計程湖南從此去又是隔年行

蔣僉憲出城陵磯餘覽勝樓作

武陵花落盡鄂渚客歸遲欲去移江艇重逢戀酒卮早喧春溜急高凭憂雲垂城柝催明發離襟邈水涯

贈陳寧鄉以忠之任寧州四首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三

青

洞庭烟水濶獨下豫章舟客意難爲別王程可自由聲先騰劔浦夢已識刀州茲地常多盜今應避太丘

其二

山中聞夜語一別已茫然予嘗與君不謂澄浮宦重逢思舊緣雙鳬終向關五馬亦當年歎世那堪適依依楚塞邊

其三

乍有青藜役同受黃鵠囀春風芸閣靜朝雨鄂城寒斗酒遠相送劔歌殊未闌周南流滯日爲爾一

彈冠

予與占同纂楚志注黃鵠山下

杜四

漸轉臨湘路前林見夏雲採蘭芳自襲騎竹喜相聞故部南州圻予嘗分守新符北極分聖朝資牧事休誦北山文結有乞

江陵劉喬二子見訪鄂州贈詩二章

照閣淨炎埃新從洞岳回忽驚雙劔合相對一尊開戀楚兒孫長思吳歲月催守玄井拓落慚愧問奇來

其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四

青

公車同薦日省闕再逢時事往空追昔年馳祗益衰楚山黃鵠近荆樹白雲遲一見仍爲別能無悵路岐

初陳寧州以忠遣惠新茶白云得虎丘焙

公嘗之果然答謝二首

迢遞山城使筠籠慨肝思摘來先殺雨臨到及花時新汲貪江近旋烹愛夜遲冷然醒燠念宛對舊相知

其二

肉食真堪鄙龍團魏遠將何當參鼎竊坐見伏旂

檜客鬢龍烟短交情知味長往時禪榻畔
能忘

四月十日胡憲長馬陶二憲副招飲洪山寺

與楊方伯同集二首

夏木綠栏染東郊始一行蓮宮紛窈窕
驚嶺忽陰晴塔勢雄瞻楚江流細遠城空
端心已結復此謝逢迎

其二

向夕澄新霽披筵洽舊遊杯行蒼樹杪
衣掛碧蘿幽淨界本無礙浮生皆有求
妙香依佛處雲白故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五

書

悠悠

唐中翰子承使陝使道還京山留酌迎恩道

院作二首

沙埠舊知名相逢見素情當杯分郢調
過嶺失秦聲焦露澄秋宇松泉近石城
畫遊誇賜繡東去

嶽雲橫

其二

幕府千山合皇華四牡歸殿中休染翰
江上對褰帷靜夜疎兵衛清言愛燭輝
不能留信宿終訝足音稀

仲冬維六日鄭水復生辰天地榮逢遠
山川鼓角新陽來增歲屢老至去鄉煩
仙室今逾邇武當名持杯有宿因

周禹績秀才落第仍赴鄭塾卽席慰贈二首

飄零知己甚射策復空迴却准留繻在
還憐泣玉來吾今雖有客汝豈怨無媒
鮮樹攤書滿雄心可

自灰

其二

山中秋雨後相對鬱襟期世自矜黃絹
天應掩白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六

書

顧思吳雲共遠生亦吳人歌郢雪仍疑自
魏稱開府何

由薦所知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京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閣直

平明閣道聽傳呼彩仗初移散曙烏
鷄舌香聞開紫禁
蟠頭日近降丹符
城陰柳拂千條細
砌煖花嬌五色敷
天祿有書無可校
八碑銷盡大官厨

禁雪

朝肅洪壇寶牒開
夕瞻雲滿帝城隈
祈靈久識皇衷切
應臘先從禁苑來
乍捲飛雲浮太液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乙

寺基

旋迷積翠見瑤臺
夔龍此日扶昌運
調燮應知自上台

進重修會典侍班恭述

金函齊觀彩豪奇
玉軸高擎上赤墀
六典載瞻周禮樂
兩階誰數漢官儀
書歸天祿垂鴻號
帝協文思頌燕貽
共識龍顏多喜色
恩輝應滿鳳凰池

登西苑璇臺作

御札中有欲全四拱語

團團曲曲樹森森
縹緲層臺出禁林
玄極瑤壇瞻四拱
西陵玉殿鬱千尋
丹梯漸歷窺玄象
桂棟

高浮鎖碧陰
五夜星河朝北斗
爐香長憶翠華臨

祀陵恭述

萬壑千崖接太行
金輿王殿莽蒼蒼
天扶蒼極開天險
地控龍沙作地藏
五夜聲迴靈谷籟
半空月放寶旂光
梭恩肅穆虛無裏
恍忽宸遊在上方
嚴李董三學士公譙詩次韻代作

唱徹彤闕下
紫宸鸞閣初捧御題新
雲霄待蹕水休遲
琬琰濡毫奉聖人
錦席瑞浮雙闕彩

與香散九衢
應瀛洲勝會原難偶
鶴繡齊輝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二

寺基

帝仁特賜一品服色

虜薄都城書事一首
庚戌八月十三日

京邊新策大將軍
纛下誰收破虜勳
寒五營飛羽急防秋
三輔控弦分驕嘶
馬度長城月腥落
鵬盤大鹵雲廷議
紛紛爭國是
未央空佇捷書聞
朝聞鉦鼓疊河川
夕望旄頭接燧烟
三殿朝儀黃鉞整
九關封事皂囊傳
勤王騎士如雲集
討虜策麻傍日宣
一怒犁庭追祖烈
千官呼舞中興年

送王綸脩冊封益藩便道省覲代作

螭章高捧出長楊玉節遙分指豫章九派江橫秋水淨雙龍關迥曙雲翔雄藩帶礪開新祚禁掖星辰歷故鄉應有先驅迎駟馬翩翩舞彩映霞觴

送吳內翰回封周藩代作

初秋朔吹滿燕臺橫歷河山亦壯哉路轉南州迴北斗天連中岳近三台朝廷典爲分茅重帝子筵從便殿開別後文章增氣色梁園誰復數鄒枚

送李舍人使楚藩關老李

十年載筆近承明帝遣頒封歷楚城御苑曉來辭染翰湘源秋盡見飛旌台階共仰絳綸靜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三

李

使遙瞻繡繡榮若過洞庭還禹穴山川應慨壯遊情

送梁給諫開封代藩代作

三晉雄藩衛鎬京太行山下促王程風烟野戍迎秋色弓箭行人擁使旌覽眺獨誇詞賦美歸來應悉塞垣情只今玉几頻西顧佇看囊封達聖明

送吳惟脩給事奉使流球

本朝封域過扶桑使者乘槎泛淼茫瑣闥書傳虛玉几丹墀袍錫映麟章蛟龍不擾瀧波靜星斗

遙瞻島道長自是羽儀傾海外旌旗夾道拜夷王

送張子畏駕部會憲川東

風捲晴沙拂馬蹄出門何處望三川江聞百轉猿叢外嶺度千盤鳥道邊共喜巴人傳白雪休歌蜀道上青天從今坐鎮長無事此是孤臣報主年

春晚劉常侍庄水樓宴集是日東家以內直不出次允吉夫膳部韻

高樓一望艷群芳直北雲山擁漢疆春至謗憑花作主狂來應遣醉爲鄉汀鷗不動珠簾外梁燕齊窺錦瑟旁沾醉歸來驅款段帝城烟霧鬱蒼蒼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四

李

送張復亨儀部督學楚中

載筆當年侍玉堂美君冠蓋漸輝光向來仕路相推引此別關河隔淼茫詞賦自來無屈宋山川何處有衡湘仲宣樓上應迴首芳樹遙依北斗傍

贈高王博同年高岱父

早時曾見辟公車十載王門強曳裾豈爲鍾山招隱檄竟投稽散絕交書向來經術輝蘭玉老去綸恩賁石渠好看赤霄雙鳳翥風雲長護鄧川居

送張給事擢武定兵備張與予俱郎給諫門生

追隨同在鄭門諫院聲名動至尊極北除書

瞻握憲關東屬郡望行軒地當漢輔材官集秋近
燕山羽檄繁遙想繁幃多暇日西風秋草獵平原

秋早同省僚登西直門城樓

千山落木莽蕭蕭萬堞高墉倚碧霄邊塞有人烽
燧少衣冠無事嘯歌饒霜清古戍頻休馬草盡平
沙合射鵬千古中華還此地河山長護紫宸朝

九日昆盧閣覽眺二首

駐馬空林夕照斜坐舒清嘯雜鳴笳當杯翠滴千
峰色拂檻寒生九塞沙浮世形骸聊白眼他鄉懷
抱更黃花十年鍾梵經行地愁對西風攪鬢華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五 寄臺

凌絕丹梯萬仞孤諸天香界混虛無西陵樹隱
浮烟外南國臺荒大海隅漸老風塵隨燕雀相思
兄弟隔茱萸禪門鎮日忘喧寂醉裏摩挲舊酒徒

送吳中望比部之任福州守

十載爲郎在漢京猶煩分竹寄車城自緣宰相能
除吏疑爲東南未解兵請劍會關邊塞計督臣按
至死作賈乃今見海波平他年治行誰相似今代

吳公復令名

袁復州復善脩觀至京夜話感賦

半驅馬出長安回首春明白日寒歲晚冰霜仍

遠道陸沉天地尚微官而容可託馳書易買傳無
媒對疏難爲問別來塵土事看君雙袖不曾乾

送袁履善還復州

策蹇龍鍾只敝裘不因卑官故悠悠父甘左授隨
恒牒自識羈孤戀遠遊把酒獨傷無市月倚帆重
遡郢川流遙遙旌旆仍南去逐客重牽杜若愁

夏日劉常侍庄水樓再集

苑靜江清暑閣幽炎天冰簟足淹留他時賓客猶
車馬過眼年光只燕鷗香引綠蒲頻泛酒涼生蒼
樹颯疑秋憑高不盡千山日更倚筇篨破客愁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六 寄臺

送王應祥職方愈憲江西

借箸曾參破虜謀早承明詔鎮南州路逢鴻鴈
主寒色秋盡旌旗繫別愁平斗氣橫滕閣賦江湖
人遠木蘭舟鄱陽戰勝當年事駐馬廬峰是勝遊

寄陳上之茂才

帝里西風吹客裾茂陵多病似相如浮雲天上淹
華省落日江東憶敝廬鄉夢屢驚千里外交情虛
度十年餘匡山舊隱成何事遮莫窮愁好著書

送張子培北上時值倭亂

萬楓搖落已傷神况復凭高送遠人江海幾年流

戰血乾坤何處問通津尊前共攬髮時鬢亂後猶存報
主身多難未須論去住風烟南北自沾巾

再寄陳上之

故人遙隔大江東曾憶東林半夜鍾一別吳州淹
日月三年燕樹見秋風邊城戰罷歸馬關路愁
添望去鴻聖代由來無隱者肯令才子獨書空

山塘夜泊書事

城邊秋水淨蒹葭城上遙聞奏暮笳一夜客舟飛
細雨千村漁火亂平沙烽烟到處還多壘將士歸
期已後瓜最是風塵倦行役故園東望即天涯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七

七

泗上逢羅山人鹿齡

深秋聞發廣陵船此日逢君泗水邊去住真同黃
鵠羽清新更愛白雲篇帝京冠蓋頻相憶客路
風塵似有緣最是難禁搖落意月明徙倚鴈鴻天

春夜張復亭吳明卿二中翰見過

春筵晚向草堂開何意仙郎拉馬來遠市魚蔬供
野饌隔籬絃管促深杯城頭月落烏初定塞上沙
寒鴈未回金馬由來堪避世不妨乘興數追陪

吳中寇亂後聞張誠之憲副新築草堂于練
城因次來韻奉寄

江城聞卜子雲居草就玄文日晏如浮世行藏俱
夢鹿其時勳業久焚魚新梁燕語驚春晚舊宅花
開憶亂餘自笑疎材塵侍從山中應念綠尊虛

寄張孝豐子培

西江分棹意如何客路悠悠渺逝波天上浮雲遊
子淚山中明月美人歌干戈未定書難寄南北相
思歲已過聞說訟堂無一事青袍長日混漁蓑

送陳粹中祠部守荊州

由來建禮逼文昌忽領新恩別帝鄉仙署十年
遺藻思鄧川丘馬動輝光地分巴徼江流轉山赴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八

七

荆門王氣長莫以清華淹簿牒漢家勲業屬循
良

送吳明卿給事謫洪州藩幕

長河春盡片帆飛遠浦依依樹色微不謂聖朝
官轉拙終憐詞客意多違江連鄂渚回鄉思酒盡
燕山淡夕暉誰解南州高士榻幕中賓從似君稀

得吳明卿途中書併見酬之作用前韻寄答

時聞吳中倭報

千里遙看尺素飛長安城外雨霏微縱橫寇盜憂
詭劇慘澹風雲夢屢違落月精魂懸太白澄江秀

句逼玄暉異時溫室空焚草 闕下如今諫疏稀

送沈參軍出守潯州

長從幕府接華鉞部領仍煩聽夜刁秋入貴橫炎
雨歇江清黔瘴烟消丹砂欲覓三山近紫綬寧
辭萬里遙更愛使君能遠俗生令椎髻遍風謠

送周濟叔比部擢蘄黃兵憲

十年題柱侍明光十里褰幃指漢陽吳樹漸侵廬
岳近蘄江斜引峽潯長行春共識與名隼照夜時
看劍倚霜更有岡樓供坐嘯青山無事對飛觴

王元美比部爲郎九年比慮因畿內擢山東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九

書

兵憲書來頗傷用違其才書此寄慰

愁來世事幾龍蛇水闊雲長走使槎猶憶尊前同
夕照忽驚門外是天涯一麾謬擬投荒意二鳥那
增失路嗟絳灌自來疏舊茂溜鄉猶幸勝長沙

七夕潘文學子實宴集京邸因憶丙辰歲是

夜袁比部同集戲陳瓜果作乞巧狀迄今戊

午三年文學以需次重至而袁謫去潯州一

年矣書此志感

不應天上有風濤牛女年年夜渡勞曾記河東陳
巧席忽從湘畔賦離騷登樓王粲還雙淚抱案馮

唐亦二毛舊日故人猶在坐朔雲飛盡鴈聲高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荆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十言近體

將之荆南雨夜黃鶴樓獨眺作

破曉扳躋磴道懸朱甍繡嶺颯蒼然
天空無處招黃鶴夜靜何人躡紫烟
江勢浮空吞二夢雨聲連峽暗三川
難教勝處無題句千古風流笑謫仙

荆南公署謔與二首

曾在建禮侍鑾輿中使傳宣捧御書
草罷九重承旨後香分三殿受羣初
顏郎在漢年空積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乙

七

賈傳投湘術自踈春盡南荆看北斗
冰廳迢夜切清虛

其二

莽蕩風塵合自休又隨書劍客名州
已拚瀾世同蕉鹿不復逢人較馬牛
比諫恐遭強項縛便文翻作折腰投
祇應碌碌隨長倩猶遣朱旆寵細侯

雨後襄陽郡僚集昭明樓作

畫檻高臨萬棟齊飛觴浮動岷東西
青連睥睨迴孤嶂翠削芙蓉挿大隄
雲盡鹿門山色斷雨平蛟館浪聲低
群公暇日堪乘興那惜花前醉似泥

寄懷陳梓中都運

前荆州守白稱蒼陵山人嘗同余為禮曹郎

郊郭蒼然帶水村每凭山檻自銷魂
風清江漢留人頌興入蒼筤遠世喧
右職初投慙繼祖南宮相對憶開尊
向來楓橘催秋思飛素何由到郢門

經武安祠

祠有櫟刀石相傳武安屯軍於此祠下土方二十里黑如墨漬

蒼崕玄壤接荆門遺廟陰陰鳥雀喧
百戰關河曾駐馬數家山部鬱成村
揮戈未盡吞吳恨掇石空留過楚痕
當日清龍猶天矯不堪沾灑望中原

恭謁顯陵遇雨有述

郢甸凌宮紫氣浮松杉盤礴仰神遊
瑤圖帶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二

七

礪分江漢玉殿烟霞護袞旒千古獨占龍虎氣

三都同作帝王州忻逢法雨沾靈境身在虛無最上頭

出郢遇雨投宿村庄

凌崕側足野雲荒暝色相將過草堂
山鳥不驚窺閒寂村醪頻瀉伴踈狂
簷頭細靄迴風濕樹杪飛泉帶雨長
自咲遽廬堪一宿出門岐路更茫茫

襄州江漲枯坐公署作

連朝苦雨雨不晴愁陰彌結江上城
已聞川漲舟阻將歸山程萬壑平
塞壑空懸沉壁御轡孤或

恐伏龍驚不獨萍蹤悵留滯無那涕潸傷魚情

宜城道中大雨

天河疑瀉楚雲端十日冥冥泛渺漫宿鳥枝頭驚
墮壘居人屋上望行湍江懸樹杪浮魚艇花濺山
泥沒馬鞍野哭千家那可耐誰能行路不嗟難

石城驛喜霽

洞壑蕭森白日迴四圍蒼翠漸成堆愁陰漸逐龍
腥散霽色還從鳥道來真訝楚雲能作雨初聞巘
湍尚驚雷山中驛路無人到謾倚殘陽送酒杯

送顧聖之遊襄陽投汪伯玉刺史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三 寺臺

茫茫雲水欲何之西去聞君訪習池夜裏獨瞻龍
劍氣山中應慰鹿門期春城有月迎歡伯石徑無
塵歛接離太守風流羊叔似由來鄒湛是相知

仲宣樓餞別應成之水部得中字

烟部千家指顧中飛樓正對楚王宮荆門別思聞
歌促越客鄉心擬賦雄渚靜蕪葭迴浙瀝城陰河
漢墮空濛劇憐相送人頻異無那江流日向東

冬日荆門道中

偏側凌巉越晚程殘年風物倍淒清鷗邊白雪頻
窺慢馬山青山半入城平楚燒荒浮塞色中有噪

瀑混江聲所經尚欲持斗酒故老相離候騎旌門

故荆州蜀路今
改隸承天府云

早春登楚望山有懷汪使君

棟宇高撐俯碧霞襄王城裏萬人家蒼蒼古木輕
籠霧泯泯清流細走沙漸領東風俱客思初逢明
月忽天涯同遊不見高陽侶遙夜江春憶使槎

月夜度界山二首

蕭鳳盤虹起復蹲中峰突兀俯兒孫馬蹄旋坂千
迴轉鳥道橫空一線捫雲霄石華穿石棧星臨天
柱照天門西遊總識羈臣路長嘯空山答夜猿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四 寺臺

其二

山精夜語倍淒然大界初經小界連誰遣湘愁生
白髮如歌蜀道上青天遠江月湧蛟龍外長谷風
迴虎豹前自昔王生輕九折問余何事陟風烟

立春日過九里山

捫石穿蘿氣轉輕畏途應悉宦遊情峰迴始覺軒
車豁雲盡遙看草樹平地勢似縈秦塞險江流猶
抱楚山清最憐馬上逢春色暫倚前林聽早鶯

襄陽道中偶述

只見關門逐鷺車不知西北急趨諸郊原未轉青

春色烟火愁看舊非虛漢使旌旗羣竹馬堯年耕
稼問江魚悠悠官轍何爲者刺史憑誰計考書

遊大岳詩十首 并序

自鄧還荆適謝參承之役道經武當忻茲勝賞
投馬策筇奮陟信宿雖未窮覽亦稱奇遊紀詩
十首奉貽同好時辛酉元夕

宿遇真宮

萬丈虹橋度檜林亂山迴合翠微陰虎岵未叩還
真欲鴉嶺先澄出世心丹竈歲深銷火伏石牀春
冷覺雲侵玉除倚杖瞻銀漢天外塵氛何處尋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五

李益

僊關

僊關窈窕破烟蘿遙指五天是大羅佛供入筵金
磬香僧齋傍午木魚多布與力蓋迴雲磴曉屐聲
微轉雪坡爲借白龍龕一駐坐來休擬病維摩

天柱峰四首

七十峰環擁翠旒中峰一柱正當頭直窮丹級超
三界一上天門隘九州空外山川馳混合同懸日
月恣汎浮狂來更欲探奇絕笑摘銀河夜倒流

其二

上真宮殿削雲根峭壁孤撐萬壑奔橫崖虛無旋

八極自從開闢鎮中原松濤響落空林暮雪灑寒
飛太始源千歲巨靈扶社稷 文皇當日正乾坤

其三

盤礴西南挿楚都遠襟崑崙控巴吳蓬壺亦在人
間世靈秘如探肘後符龍虎雄瞻丹闕迴烟霞秀
瑩玉城孤南嶽指點昇真處恍惚僊靈定有無

其四

終節雲幢謁聖遙諸天森拱列真朝烟籠五色爐
香裊日射三台燭影搖悟世未銷金杵石度人長
鎖玉虹橋山中亦有迷方客淨掃明霞禮碧霄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六

李益

自天柱峰回宿紫霄宮

白日匿景天更清紅霞還向綃衣迎旗幟不展三
界靜珠宮普照千燈明靈嶽初臥身欲墮天梯入
夢魂猶驚枕邊何處雲鏃下浮世今宵在玉京

太子巖觀月

野烟初散伏龍岡誰轉金輪現佛光千劫塵寰銷
混濁三清樓觀鬱低昂不知下界逢元夕暫遣浮
生寄上方揮手千峰凌縹渺玉笙吹斷夜聞香

出關

山靈遙贈萬芙蓉曲曲相依逐澗風仙客已題天

堯夢盤蠟選秘太元宮人歸曙色蒼烟外鳥換春
聲香露中應是世緣猶未解桃源舊路又相逢

出遇真宮口號

長口紅塵攪異班西來何意訪名山聊因白石堪
乘興詎謂黃金可駐顏司馬好遊書未著尚平垂
老事方閑天路雲壑如相憶肯許他年問九還

十四夜界山驛次壁間韻

樹杪迴車見殺城昏鴉時復遠前旌天涯旅鬢迎
春色蠟際疎星候曉程後夜燒燈人獨遠頻年縱
酒夢猶驚獨憐野色荒荒白投馬空含萬里情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七

七

十五夜穀城令携酒過節中作

迢迢石路絕塵埃山部遙看晚照開釐火欲兼春
色麗漁梁猶帶翠微來有山不必投車轄此夜誰
能罷酒杯爲問青霞頻拂袖新從樵者下天台

十六夜抵襄陽汪使君邀至一朱邸觀燈遂
有峴山之約

方隨客路度塵機何意朱門款燭輝明月誰家那
問主青春今夕不思歸銀花細逐珠筵繞羅袖低
翻錦幘圍沉醉無勞驚漏盡直須三峴看朝暉

十七侵晨汪使君峴山飲餞欲攜酒習池不

果

峴山高處讀殘碑拂曙偏在野色宜馬上烟青樓
柳遠鷗邊沙白片帆遲春城風日那無酒我輩江
山合有詩倒載官容他日醉習池原是使君池

送周山人自遼館歸鴈川

問君何事拂長裾今代誰當薦王虛短筑悲歌燕
市後孤桐蕭瑟雍門初楚筵未薄難辭主關令相
留且著書讀罷思鄉王紫賦可能忘却赤城居

耶鄉單周二行間招飲二公皆鄉人爲賦

山城吹角酒初醺雪後寒生萬嶺雲開府正當山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八

八

水郡建牙新練鵲驚軍鄉心歲晚吳歎隔宦迹天
涯楚塞分坐鎮不聞清夜嘯幕中留客更論文

楊學憲幼殷行部郡中話舊併各有歸志作

秋來曾憶寄魚腹猶隔荆門萬樹烟千里忽驚重
對酒二毛相見各悲年共迎楚使觀風馬誰解山
陰泛雪船遂欲解符同遠去牀頭風雨柘湖邊

上計日去郡

墨綬長嗟縮白頭今朝去郡復離憂五雲鳬鳥
仙令十里龍山送細侯天遠吳峰寒鴈杳月明
樹夜烏愁當年冠劍輕千里誰信長卿已倦遊

寄陳上之下第二首

長年秋裏寄君詩多是逢君下第時
芳歲又隨黃葉盡清歌仍抱白門悲
雙轡有用星霜老五馬無功日月遲
未得相從叢桂隱淮南空擬小山詞

其二

蘇陵顛顛憶西遊白壁於今又暗投
兩岍蕪葭頻送客大江風雨不宜秋
牀頭久失黃金色櫪下空縣赤驥愁
豈是菑川成賦晚時來亦會取通侯

寄懷盧上人

毘邪窈窕淨烟霞邂逅姓還同
六祖家檜影參差銷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九

歲刻檀那分散邈天涯乾坤有地收行脚
風雨何年叩法華自我浮剎南去後山門長日挂袈裟
上計過鈞州逢同鄉龔判官贈別一首

曾向燕山拂錦鞍翩翩黃綬亦輝光
中原故迹三刀夢半刺難同五斗看
鬢惹洛塵吾漸老耳聞吳語夜初驪
明朝又作天涯別嵩色遙生萬嶺寒

阻風再宿鄭州公署撥悶次壁間韻

鄭僑祠前客夜過長風吹浪翻
洪河蕭蕭古道木葉盡香杏南國愁雲多
已知天上流難斷自信塵中却未磨
孤館淹留如昨日閉門唯有睡成魔

經湯陰武穆祠

古柏蒼松入夜清祠宮還傍宋遺京
長驅竟失殘胡孽痛飲何辜大將營
碧血精魂虛馬革翠華想像失龍城
中原定遠思鄉夢風捲黃河合有聲

黃梁祠戲題

邯鄲疑未熟黃梁枕上盧生夢正長
將相總知非是適風塵何事役如狂
紛紛車馬長安下寂寂祠宮古道旁
欲悟世人人未悟由來宦海只茫茫
朱張二尹攜酒過郵部作

深宵何意客攜壺虛館應憐月共孤
同在他鄉寒更苦莫嫌長吏酒頻呼
時來總入盧仙枕老去寧忘阮校尉
暫捲疎簾看北斗霜林愁聽後樓烏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十

李昌

月夜涇陽驛感賦

關城老戍遠吹笳獨客投驂拂鬚沙
郵鼓不聞淹夜色寒砧相送入霜華
劍逢易水歌偏壯書斷荆門望轉賒
想得重華搖落後月明時節正離家
顧行之比部假還京師適余覲入相遇賦此
雪滿長安駐馬時與君乍見即成悲
重來旅館驚相別久厭風塵老自知
捧檄定懸慈母戀解鞍應慰故交期
茲晨對旅仍揮涕宜室猶聞夜受釐

舊省休夜集南館觀教坊樂部戲賦此

一去江湖散酒徒重來蠻館夜呼盧休憐前席心
飛動且問當年與有無舊日梨園憎白髮新春桃
柳滿玄都醉看殘月催歸客誰倩玲瓏馬上扶

用韻寄張誠之憲副

四山公堂名楚吟公所著也

小築應嫌近市居風帆雲殺恣君如堂開四雨頻
過山池有雙魚數寄魚豐草長林春望外高山流
水楚吟餘朝鷄何似竿頭日迴首蓬萊自紫虛

上計還鈞州春夜筵判官酌余僧舍用前韻

謗賦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土

五陵歸客剩雕鞍謗擬人間浪士官祇樹共板良
夜醉墨花又作隔年看香銷蒲榻心難住曲盡檀
槽耳未殘欲問梁園舊歌舞淒淒宮漏咽春寒時微

潘新

鄴城懷古用壁間韻

月明橫梁放歌雄鄴下猶傳魏武風芳草欲迷麟
冢沒彩雲雖駐雀臺空墟烟暮起千村靜燄色春
銷萬騎通獨有漳河留自在年年送客過關東
邯鄲道中逢浦城徐伯源僉憲因憶丁未春
試與余同舟北上是歲皆下第

關河曾共李膺舟陌上相逢感舊遊路迷晉山輝
斧繡人從湘浦望刀州即看梁熟盧生市還憶花
飛季子裘方駕更憐歌舞地可能無意覽淹留

雨宿裕州崔舫亭

最苦炎埃上客裾忽逢涼雨淨階除千山暝色鳥
啼後一夜春聲花落初江漲漸平浮雀處岡雲無
恙臥龍居天涯芳草歸來晚重拂腰頭刺史魚
遊南巖宮聽漁道人鼓琴

洞門杳杳雲壑深何來道人能鼓琴中峰積翠插

天柱流水繞絃浮玉音駝石何年昇法駕龍湫盡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土

寺言三

日清塵襟結廬未卜殘生事與君暫憩藤蘿陰

宿玉虛宮

坐對群峰虛翠屏回龍山轉勢初平上方鍾磬凌
風下滿院香燈伴月明散飯厨空蟲網合放魚池
涸燕泥生丹丘何必尋方外烟火千家似化城
仲宣樓酌李存孝左史李與余故同官又同
年也賦此志感

一入王門遠世喧何舟何意宿沙村水廳恍忽生
前事江閣殷勤醉裏言夜半波濤迴峽岼春深風
雨過荆門明時亦有秦公子飄泊誰招楚客魂

寄懷高伯宗右史

掉頭猶是舊烏紗長憶滄洲隱吏家才子在令稱
太傅吉陽何似在長沙西曹夢斷雲生署南紀秋
來桂有花欲問郢城何事業細侯今已鬢成華

集黃鶴樓感賦

時景藩爭洲議起沿江
上下騷然矣余坐綠武昌

晚山橫酒酒滿巵仙人騎鶴今安之風塵滿眼歌
欲放天地何人占此奇梁邱不聞韓史議漢廷終
益賈生悲醉看白日中原下渺渺江雲自對垂

劉漢陽與和召酌吸江亭

長從鄂渚辨晴川今向晴川見渚邊萬里橫帆蛇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七

七

嶺合孤城對酒鶴樓懸人家棟宇浮殘照楚地河
山蕩夕烟莫道亭高江可吸風濤迴席更茫然

喜宋山人夜過府署

南紀蕭疎老客星驚池遙憶草堂靈滿城何處堪
攜杖深夜相過聞扣扃秋遠江聲寒小簾月高烏
影在閒庭自來公府無拘束一任狂歌醉復醒

蘇郡丞席上觀穉冠生書畫

仙翁何時辭白雲手携玉塵揮塵氛風來花下酒
初醒葉落城南秋欲分殘月漸移孤榻影少微遙
映中天文繩牀半倚堪乘興掃盡君家百練裙

秋日集楚雄樓

何年棟宇隱秋空樓閣從來見楚雄江近寒林巢
白鳥人憐衰鬢挿丹楓三湘詞賦還愁客萬里風
烟只醉翁高處不禁吟望意倚欄明月送飛鴻

九日飲太暉觀作

太暉臺畔看斜暉爲愛風林晚未歸郢殿獨瞻龍
氣遶荆門中斷虎牙圍長將病骨支黃綬又見新
簪送白衣空界茫茫銷歲劫不堪江上萬楓飛

齋夜有懷穉冠生登春

戍山遙聞城上頭相思真擬隔三秋寒蟬欲斷歲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四

七

云暮江葉不飛人自愁隱幕疎花間短榻持杯殘
月在高樓驚池今夜酒應熟野白荒荒誰勸酬

中秋夜與宋山人集江山一覽樓

清宮烟霧接重臺巫峽悲風萬里來水急銅龍催
候管寒生玉兔近行杯未歸豪客燕歌切漸老羈
臣楚些哀賓客相逢非舊日可堪江上數徘徊

九日郡寮集龍山

城邊走馬舊臺荒臺畔峰陰駐夕陽野色漸凋黃
葉寺年華頻逐紫萸囊諸公不減登山興從事誰
追落帽任宣武當年留勝迹謾將搔落怨江湘

九月望夜集戴將軍園

露葉風枝鴈影前將軍原自有林泉
朱城芳草間池館畫戟清香散管絃
孤客最憐秋欲盡重陽又過月初圓
隔江無限滄波興擬採芙蓉上酒船

九月十六夜半司理携酒楚樓補賞重陽作

群公九日同杯酒念爾遙登何處臺
旌旆忽驚霜後至菊花還待月明開
淒淒木葉黃牛暮淅淅秋陰白帝來
試問梁園能賦客坐中誰似使君才

誤儲被叅待報公署講興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五

書

長憶東歸未得歸
惟人白簡疾在飛
江山到處無拘束
人世浮名有是非
澤國故饒張翰膾
天涯終慰老萊衣
明朝散髮扁舟去
滄海重尋舊釣磯

昇陵夜別僚友

三年同宦郢江邊
把酒臨岐共愴然
相送不知津日暮
獨歸應及曙
星懸城連野水浮
賓館岼接蘆花隱
釣船滿目流亡軀
撫字時人猶頌道州賢

馬家塞別劉象成刺史

君從白帝挂烏紗
余亦東浮海上槎
吾道故應催賦拙
清時休爲逐臣嗟
倦來客思秋逾劇
適去鄉

心老漸嘉迴首斜陽分棹影洞庭烟水卽天涯

初泊岳陽書懷

西發荆江下洞庭
正逢湖水入秋平
高樓未醉仙人酒
遠樹還瞻帝子城
一雨片帆迴暝色
十年岐路悵浮生
向來飛蓋追遊地
萬里瀟湘此夜情

岳陽樓眺望

仙人吹笛度蒼梧
天畔樓高自楚都
南去帆檣凌浩渺
中流日月蕩虛無
烟清雉堞丹崖迥
水落鷗沙碧嶼孤
欲賦遠遊愁更遠
不禁秋色滿江湖

武昌中秋夜有所思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六

書

一爲郢客幾經秋
此夕遙憐漢水頭
不見清尊移便殿
空留明月在孤舟
西園夢醒聞吹角
南紀書來憶倚樓
欲採汀花慰岑寂
相思無那大江流

雨中雷司理携酒舟次作時予繫武昌

青山欲暮愁烟霏
汴洲之客今何歸
鴈迴湘渚蕪葭老
楓落吳天葦葉肥
雨裏孤航誰載酒
天邊獨客未縫衣
醉來謔說無機事
終規群鷗日日飛

武昌酬曹中丞見訊

君若初返臥龍居
余在荆南憶敝廬
淮擬秋風隨朔鴈
翻令旅食厭江魚
平泉里畔花堪記
北海尊

前客未疎自笑楊雄官拓落逢人強作解嘲書

同阮惟中別駕遊洪山寺

大羅天外一江橫
丹級千迴度世輕
鸚鵡似窺道宇相魚龍長聽梵鈴聲
周南賓客多留滯楚地山川此合併
未許塵心參法品暫依雲臥悟三生

同阮別駕登晴川樓

每憑高處遣離憂
更躡丹梯最上頭
兩岬波濤喧大別斜陽燒火滿芳洲
閒看飛鳥頻來往醉任虛巖欲動浮
自笑鍾儀還楚奏可堪重擬望鄉樓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七

七言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家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伯氏環玉堂夜集時解荊州歸

投絃歸來碧海濤松筠無恙故堂深
聊於南斗客星聚不向東隅怨陸沉
往事莽迴蕉鹿夢清歌折盡鵝鴝心
醉餘天地空搔首試聽冥鴻萬里音

李都運謙然自武林以書見訊賦答

童華臺下送君時
滄海歸來歲屢移
不恨棲卑腰轉折却嫌垂老鬢
成絲鹽車謬遣驢騶伏網戶唯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乙

七言

應鳥雀知已分君平終棄世尺書猶有故人私

王元美兄弟見訪有作輒和奉答

素袍白馬來翩翩
故人不見今六年
五陵酒徒還復爾三湘歸客空悠然
天涯宦跡俱星散江左詩名莫浪傳
爛醉肯拚留十日剡溪笑殺子猷船
君詩引平原及訪戴故事

同周張二子登吳山絕頂作

浮雲吹盡五湖開
零落烟郊見古臺
孤嶼片帆天浩渺空林斜日鳥歸來
青山不盡孫生嘯白雪還逢郢客才
麋鹿舊游無可問十年還辨劫中灰
此

近惟倭
也故云

雙陽湖舟泛

輕舸搖蕩捷如飛，迴看群鷗滿釣磯。行逐漁蓑終
遠去，暫攜尊榼莫相違。波澄萬頃夕陽澹，樹列千
章暑氣微。不是水村頻發興，吳州客自洞庭歸。

送同平王明甫憲副擢陝右大叅

卽看坐鎮島夷平，分陝勲名復此行。自昔地形稱
陸海，於今朝論重長城。花明吳苑留絃韻，雲暗
秦關散騎旌。三十美君承世命，早知中書護神京。

吳淞夜泊東邵車二將軍王殷二文學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二 奇是
江部蒼然雨乍收，只疑天盡海東頭。軍中無事鳴
刁歇，城上逢秋度角幽。燒燭清霄雙綬帶，倚蓬明
月一扁舟。美人咫尺空延佇，白露蕪波迥客愁。

七月十五夜集東園分得秋字

佳期空度度牽牛，桂闕新暉更倚樓。座共碧巖分
鵲影，杯橫銀漢挂河流。明當夕苑蟬初急，寒近江
門水乍收。便欲乘風凌颿爽，不須來月作中秋。

送殷無美赴部督府幕

曾將醉沫拭龍中，借箸行看淨戰塵。敢謂孤蘆今
貴汝，早知精綺捷生神。汾陽故負帷中策，烏胤新

徵幕下賓七檄草，威傳島道將軍何日盡麒麟。

賦寄邵將軍海上草堂併憶書記王叔楚

曾聞騁騎不思家，君作前堂寄海涯。酒泛春濤移
素艇，香消午篆度高牙。龍驤坐控三山峙，鷗席平
分萬里沙。相憶月明鏡管渺，幕中何客賦蒹葭。

西城樓同殷無美春望

寒食今年始見花，倚天樓閣似浮槎。風迴睥睨驚
濤壯，雨急帆檣去鳥斜。席帽半酣山簡騎，銀筆無
賴莫愁家。朝簪又謝無衣典，漫向前林喚酒賒。

贈邵開府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三 奇是
東驅海若淨妖氛，爲問神山可勒勲。前隊盡收番
部種，侍兒能諳島夷文。刀腥夜拭龍吹雨，森影朝
翻蜃吐雲。南北比來論戰伐，今朝兩見部將軍。

英廟時有
部定襄云

寄答山陰張復羊學憲余方在疚而公有乞
休意

江湘爲別五經秋，海畔蒼茫正倚樓。安國故灰誰
比數，季鷹新興且淹留。他年剡棹心先折，永夜苦
廬淚未收。搃道鏡湖還可乞，清時未許覓扁舟。

張約之憲副既解閩臬卜居馬鞍山之陽構

一小樓以便瞻眺題曰與曠巢亦莊生寓言
也偶過索詩爰勒二

門枕清江結草廬百年高臥愛橫心千峰落日凌
縹緲萬井浮烟恣卷舒大隱不嫌人境裏有巢何
似上皇初右軍出處渾無意誰勒山中勸駕書

其二

閒情終日俯群鷗高眺真同物外遊炊黍動名誰
是適張羅門巷故宜秋碧山勝處那無主青眼中
原合有樓巖允英靈歸聖世未應天地著窮愁

贈梁伯龍遠遊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四

結客能輕萬里途江湖森森片帆孤眼前不礙浮
雲色囊裏長探大地圖風骨自堪遊八極才華先
已擅三都當年何必謀婚嫁試向名山問慧蘆

喜宋山人登春至自荊州

憶君同醉岳陽樓別緒遙懸夢渚秋放逐三年羞
咄咄分飛萬里故悠悠春雲不蔽吳州月初水能
通楚客舟海上種瓜猶未熟青門休問故時候

哭枝江王先是王遺命令宋山人來乞余表
墓

長從郢客問荆門誰料翻招地下魂閱世幾時傷

難露緘書今日到江村遽廬總解浮生夢堪石愁
聞未訣言不向城南路芳草更在何處哭王孫

宋山人來承荊州諸王嘉惠詩以爲謝

遠逕松蘿獨臥時前川江漢寄書遲春來況值看
花日客至仍煩寄酒貲南紀久虛高士榻西園誰
續建安詩却慙五馬經行處爲問風流可在茲

送沈復卿侍御出守信州

百上飛花解送人征歌還逐使車塵漢家故重循
良吏聖主終優法從臣龍虎山中開洞府斗牛
天外望星辰一麾未論淮陽遠猶是當年泣展身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五

春日集虎丘

闔廬墳墓隱巖扉劍客宮娃事已非長袖不知陵
谷異空山時見彩雲飛夕陽萬嶺開香界閭闔千
家遶翠微惟有生公留石在偶來聽法悟皈依

送宋山人歸荊州因諷之他徙

燕山楚水復吳州長作人間汗漫遊滿地江湖隨
所適摩天鴻鵠竟何求雖工謗鼓王門瑟信美難
淹郢客樓若到鷺池重相憶月明人在海東頭

送松江袁公孺刺史擢浙江憲副公嘗自都

諫謫官

十年遷客厭鱸魚今日山中有報書路轉錢塘行
憶後夢迴湘浦憶家初姓名已見輝丹宸封事曾
聞貯瑣廬自是聖朝無拙宦慚余空歎二毛疎

初夏送嚴博士移教宣州

宛陵近接雪川平聞說離家四日程官况何如陶
祭酒詩名應續謝宣城遠寒不受炎蒸色棹遠猶
分江雨聲漢代公車爲誰設判書空挂廣文名
君被薦至是未有異
權故未可惜之

王叔楚歸自富春訊知潘廣文病甚因促之
歸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六

李賀

有客西來賦遠遊真傳消息倍離憂雨聲遙隔錢
塘寺江色初迴剡曲舟末路功名須徇監中原物
色幾羊裘故人一病空骸骨誰爲封書上乞休

飲部開府雅歌堂

海上秋來散陣雲幕中重揖大將軍牙槽響雜鉦
歌轉錦席香從寢閣分風急夜橈江可吸月明城
柝鴈初聞他時儻備兵厨選欲與元戎策酒勛

天妃閣曉眺東部開府

橫海誰收第一功賽師新築海神宮蕭蕭靜度千
帆遠棟宇爭窺萬堞雄漠漠烟沙籠過鳥輝輝晴

日閃飛熊轅門莫訝無傳檄參佐風流坐嘯中

歲除前一夕風雨大作呼殷生飲

東隣積水滄成池西鄰離風損竹枝一宵變態那
復爾千古襟期誰共之牆頭呼酒且痛飲燈前起
舞何參差升沉萬事莫相問坐閱年光良在茲

除夕感懷

山中幾度見梅花不信長安萬里賒衣馬異時虛
日月勲名何事狎烟霞三湘髮色今逾短五嶽心
期老漸加嘆簇春盤共兒女悠然東海是吾家

哭先皇帝
嘉靖丁卯十二月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七

李賀

供奉當年憶瑣廬一麾江海宦情疎蒼茫已隔瞻
天處哀痛俄傳罪已書紫禁風高仙馭遠烏號雲
繞寢宮虛東封報罷祠臣老腸斷文園獻賦初

西園飲潘子實時移教江山

京華對酒是何年故國重逢倍黯然別後形容良
自苦向來經術更誰傳長知白髮欺潘岳貧覺青
瑣戀鄭度聞說量移羞不惡衢州朱橘不論錢

同張誠之碩子行二憲副殷無美文學自榜

伽寺上方絕頂

復磴千盤敞石扉遙峰對酒翠沾衣天垂匹練搖

閭闔門山帶長虹入紫微
名林鳥外花枝春雨過松
間人影夕陽歸扁舟未許江湖去
湯向空門話息機

清明日登牛塘寺閣望虎丘作

長年寒食多風雨寒食今年集勝晨
閣向大羅窺衆幻人從空界淨
浮塵帆來不斷東溟色花發難禁
五塢春指點園廬藏劍處風泉雲壑故相親

吳門逢錢舜舉同年時相別八年矣偶談隆慶新政愴然有作

問我何年別帝城思君臥病若爲情
天涯幾度青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八

青五

春暮江上重逢白髮生分竹歲華爲日遠
飄蓬人世見河清獨憐故舊多零落空憶彈冠說漢京

張六之岱自京回飲之作

汝在長安幾月來喧風初動客帆開
棗中總有張衡賦天上仍餘鄧隗臺
少日功名虛短劔故山池館復深杯
高歌青眼吾仍在若箇諸侯解愛才

夏夜東園宴鄧開府

酒罷西園擁騎過草堂深夜興如何
已聞海晏拋金甲欲洗炎蒸挽玉河
急管吹分蠟竹細叵羅香引沼蓮多對
君亦有飛騰意橫槊青天一放歌

送王博士建勳校文左廣

王林人

粵郎徵才走傳軺文昌流彩映華鏤
東方駉駉初馳驟南海珠璣未寂寥
秋半漏懸蟾閣靜月明花憶桂林遙
還逢真玉龍飛日行薦公車朝聖朝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九

青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宛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聞南陽除報效長慶體賦二首余以景藩奏請自察五

年茲示新命云

山中暗憶升沈事身世分明似轆轤左官豈堪迎

竹馬深秋何事別尊鱸上書還憶鄒陽否脫檻曾

聞鮑叔無慚對吏民重結綬幾迴思痛一長吁

其二

當年上計度漁梁歲晚冰霜出宛陽恠汝何緣探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乙

李貞

虎穴為誰重遣識龍岡

孔明龍岡在南陽

杜家已辦樊川

業漢帝仍分刺史章為問征南前駐節河流還接

漢流長

唐河合流十漢江

送陳上之秋試

客去誰憐十上初秋風正馬意何如關門舊擬終

童子主上新求董仲舒故壁價增投暗後名驂聲

重識途餘賢良奏對當年事不負鄉人勸駕書

送殷無美秋試

掌記連年東海幕懷繻重上秣陵舟文章莫遣驚

凡目流輩還浪讓解頭策奏龍飛新昨日時來

鵬運大江秋蒼生又有深源望淮北青山是壯遊

金山寺閣眺

巫峽蕭疎秋色來千帆齊帶夕陽開茫茫世界中

流隔森森風濤一柱迴鍾梵聽殘龍寂莫香厨齋

罷鳥徘徊空身不受縑塵化橫歷青天萬仞臺

雨中卧龍岡謁忠武祠

當年龍卧鬱雲岑遺廟蕭蕭白日陰大麓風悲餘

戰馬空山泉咽淨鳴琴安危社稷三分計牢落丹

青二表心今古英雄還涕淚更堪踈雨颯寒林

過遠河山為余蒞荆時參鄖舊路感而賦此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二

李貞

曾識鄖邊鳥道關西來重度漢江山棠憐召伯誰

相憶桃咲劉郎又却還千億身飛秦嶺上羈旅愁

結郢雲間羊腸何必摧車軸道路從知老更艱

夜泛小舸自鄖江達均州

鄖江紆夾萬山稠誰信山均可放舟一葦巧隨崩

石轉雙橈聲動亂峰流喜無魑魅來相問還有王

孫是故遊休訝茲行非宦適吏情何處不滄洲

經朱仙鎮吊武穆祠

愁陰橫結大河湄猶似金牌慟哭時天地傷心空

伏腦燕雲矯首尚旌旗砂鳴故壘黃龍恨日短中

原白髮垂千歲精靈鎮長在松高台並報忠祠

遊少林寺觀達磨面壁像

初祖何年泛葦航却來中界度迷方天臨嵩岳雙峰並河迷龍門線長古壁莓苔色相殘碑頽負認隋唐欲知心地皈依處坐見珠林放葉光

將之襄陽別宛南知己

冬時駐馬及春行促別天涯念友生祇以逢迎勞候館敢於虛薄厭專城余守郡十年始有今遷三荆總識羊公愛五禪難兼杜母名他日峴峰瞻豫麓晚衙尊酒若為情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三

香齋

春晚過滁陽訪徐順叔同卿番酌公署

只疑投馬入山家卿座何緣接使槎在岡獨誇雲錦麗環滁遙帶鳳城斜芳泉釀酒頻淹客列嶽當門早放衙廿載風塵重把袂可能無意戀飛花

初夏崑山王明府酌徐子與僉憲暨余於馬鞍山酒半呼殷無羨秀才至賦二首時余赴

襄州

襄稿

珠林窈窕淨炎氛席上松濤幾處聞雲擁千帆浮海色烟銷萬井散峰文王潛好客情逾劇少陵曾記陶峴心家與不羣時子與乘扁舟遊吳更向崦西招酒伴

謾令急管促斜曛

其二

列籍偏臨鸞嶺奇百年高會共襟期鏡中烟鳥人家集掌上山川我輩私脫劍徘徊行載酒當杯箕踞坐題詩炎風故拂西遊棹明發三湘重爾思

雨阻龍江關寄懷袁魯望考功

南曹試吏近何如仙直長依舊禁虛自昔文章誰伯仲於今人物藉吹噓五陵死殿停雲際一水蕪陵聽雨初浪迹天涯知宦適對君羞擬絕交書

舟阻金陵有懷王蕪湖明府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四

香齋

君從五嶺見秋風余亦乘輶入宛中已為散金收駿馬仍煩分竹寄花封山光映郭千家遶江勢浮天萬艦通相望訟堂烟雨外扁舟猶在秣陵東

月夜王蕪湖酌余蟻磯謁孫夫人祠

森森烟濤日向東中流孤嶼隱蛟宮涵虛高閣歌偏遶倚檻清尊興不空山迥似連牛渚勝江深不數燕磯雄月明何處瞻巫峽仙珮疑乘萬里風

六月貴池道中懷舊僚馮汝由刺史

馮亦為禮曹

纔登建禮忽江湖十載猶煩綰郡符天與九華為地主入從六月望冰壺齋時共賦南宮雪別夜能

志茂苑鱸去秋曾集吳門豈是中山劉刺史可堪相對說玄都

王明府出送行卷令余補作遂書此

春風為拂廣文寒花發河陽正拜官才向五羊披嶺瘴又飛雙鳥度江千山過采石潮聲盡地近金陵王氣盤方美驂驢開道路中原迴首共彈冠

郢上逢韓留關後亂時韓留為嘉定前關

振城海上被圍時曾與將軍乞援師一自郊原消戰壘至今父老望旌旗鯨波不動三沙日虎節重逢十載期關外更於晉務重園陵為是鎬京遺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五

張大叅希尹自貴陽督餉長沙書此寄懷

貴竹千盤鳥道餘仍煩移節洞庭墟翻因客餉勞飛輓詎為星沙賦卜居夜靜思聽湘浦瑟秋來愁絕練江書美人千里傷遲暮折得崇蘭可慰余

昭明樓宴李符卿因憶庚申歲汪伯玉中丞

守郡曾酌余茲樓感舊賦詩

纔向襄州拂騎塵徘徊樓閣故相親飛雲尚宿聽歌處落日何妨載酒頻誰識十年流浪意重來千里夢遊身江山勝槩還吾輩任採芙蓉贈遠人

寄懷吳明卿調高州守并為勸駕二首 未寄

風雨春明解佩鉤却逢清世轉淹留從知柳覆井二紉欲向張衡問四愁雙綬暫迴閩海駕振帆重上洞庭舟今朝王化逾羊嶺莫擬高州是播州

其二

大別西來止傳車側聞移郡卧江墟高文惟汝能憎命遠道何人慰索居炎微未應輕五馬清湘原不礙雙魚書來設遣投荒意任聽家姬誦六如

九日魯園雨酌吳憲副董王二少叅適方憲

長蘆都閫至同集

千山如洗風高秋一雨郊園賞更幽騎馬不妨山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六

簡與登臺聊續杜陵遊紫萸對酒驚年異丹壑宜人盡日晉豈是襄州能醉客從來江漢有風流

月夜昭明樓集同年方憲長王少叅話舊作

大堤落日漁梁烟千峰萬峰秋可憐槎編如銀入客饌蘆花飛雪吹釣船故舊中原日杳杳旌旗南紀何翩翩明河向人森欲動廿年情事曲欄前

公署夜集馮大叅施黃二憲副李僉憲作

虛簷碧樹隱高城促宴遙分島嶼清簾月乍迴沙雁影角風初捲峽濤聲投車漫擬停雲句秉燭難忘十夜情遮莫寒威生繡斧草堂為見法星明

均州淨樂宮恭賀長至書感

上真臺殿鬱蓬壺子月乘陽在淨都化國日舒齊
獻祝岳宮雲繞忽聞呼諸天帝樂迎壇合五夜仙
幢儼陞趨白髮祠官江漢使夢迴清禁切虛無

次荆山書事愴然賦此

虎牙南望古荆州曾向湘城看鹿遊閱世幾迴悲
逝水為文何用吊昭丘梁園肯信韓長孺郢郡能
忘郭細侯自昔牛山橫淚眼淒風零雨颯千秋

陪祀 顯陵遇雨恭述

楸梧靈雨淨塵氛仙馭初迴護領雲寢殿衣冠臨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七

髮髯稜宮香篆隔氤氲九霄霜露凌寒切萬壑風
濤入夜聞 帝作神丘雄漢邸還同周鍋頌思文

雪中姚汝達刺史見惠天池茶諸品東謝公繼

余寸宛

春城飛雪暗江天漢上相過又隔年地愛青山羊
叔後名慙黃綬杜君前盤珍顧我生鄉思尺素何
人問郢川使者風流誰似得天池茶煮習池泉

送唐大行 諭祭襄藩還朝

使節東馳擁騎駢行杯遙接楚山青千秋禮樂河
間國 三殿文章漢上銘津柳迎春猶未放江流

融雪不堪聽臨分更戀西清侶余是金門老歲星
唐詩集卷之十五 八

羅國華大參備兵荊門將歷十年頃以論調
暫歸岳陽省親賦詩贈之

葱雪歸來鬢色寒玉門無復上書難應嫌飛語能
資敵整書靈親得解官刀斗不傳關塞遠漁舟無

恙洞庭寬知君未得營朝食為問胡驕可卸鞍
昭明樓宴顏應雷督學

昭明樓宴顏應雷督學

睥睨連峰引旆旌高堂雲日溢虛無當筵秀拱文
昌座拂檻晴披大岳圖一失蓬萊今幾歲千秋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八

漢復吾徒境逢佳處偏宜晚烟嶼蒼茫看俗鳧

聞徐子與僉憲已蒞武昌書此寄懷

問君何日下茗溪結纜初過夏口西自咲宦途疲
老馬同憐竿日轉朝雞千秋可題黃鶴一曲誰

能續大堤咫尺襄江流不盡停雲迴首鄂城低

大岳遊還姚南陽適致天池新茶東謝

方在蓬山嶺上行清泉白石故縈情他鄉老去逢
新摘遠道書來感舊盟鍾鼎難分林下福旂槍不

負雨前名從今肺病應消滅却規相如賦未成

楚望山送陳宗嚴大參之陝

飛雲橫閣萬山秋送遠其如最上頭烏下空濛烟
嶂合峰迴睥睨暮江流秦中陸海今雄鎮天外瀛
洲是舊遊公下未文武功成分陝日從來百二壯
神州

寄答張子畏愈憲

桐柏山前苦憶君峰高數淚落寒雲余守宛時寄以書訪君汝
中原故舊今餘幾廿載升沉不可聞春滿河嵩
龍自卧天清江漢鴈長分深源已誤蒼生計收復
遺書勸右軍殷浩嘗以書勸駕右軍

呂堰寺夜值雨喜賦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九

書卷

鼓蒸驅客款松扉一入招提與世違雲幌乍迷千
嶺合風簾高捲百泉飛香燈伴夜和清梵几閣成
秋卧翠微漸覺冷然開沸鬱變從塵土悟皈依

劉侍御有別業在習池夏日招飲同王少參

李吏部集贈

孫亭東面漢江流小逕垂楊引騎幽靈谷豈知人
代異舊池應為使君留水盤細簇銀絲鱸水檻晴
搖玉頰秋今日相過酣倒載可能無意憶荒裘

贈李吏部

山公當日挂朝衣歸種青松近幾園羅雀漫題廷

尉里灌園甘息漢陰機避人烟艇頻携酒背郭
堂日掩扉為訪襄陽耆舊在早聞天上駕安車

立秋日牛首道中偶題

侵星鏡吹逐行塵咫尺熊轡隔漢津病骨倦來仍
下走天涯秋至自孤征前驅合負臨邛弩後賞難
憎漢室新郊吹中山成懊恨當年悞認掃門人

王少參招飲均州南城樓

淨界城高倚素空樓陰橫嶺泰元官乍沾雨色三
秋始不盡江流一線通天倒玉京垂睥睨雲開仙
掌出空同坐來閭闔應無暑振袂誰當萬里雄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十

書卷

送張肖甫憲副兵備大名

峴山春雨送行軒擁傳重過朔吹喧六郡材官歸
節制三秋胡馬失騰騫天雄更倚扶風重星使還
因就日尊共咲當年蘭省客雙轅垂老向中原公與

余同為禮曹郎

牛女渡河後夕楚望山餞張肖甫使君

渺渺汀沙落日懸烟空平楚合蒼然雄心北去看
亭燧別緒秋來薄渚蓮人語薜蘿歸鳥盡山橫驤
裏畫熊鮮飛轡似傍支機石咲接雲君到酒邊

秋日同劉侍御遊廣德寺

龍殿丹青鶴嶺懸關山猶自 憲皇年祗園應賜

占珠樹慧鉢因秋現法蓮淨界暫依雲外錫雄心

難兀酒中禪坐聞白足如來偈亦是三生點石緣

隆中謁忠武侯祠用杜韻

披巖窈窕麟相尋祠下峰陰萬戟森三顧雄圖餘

指畫千秋空谷幾荒首岷巫未了中原事江漢徒

懸故國心一自永安龍氣遠折騰天地合沾襟

送施大叅分守贛州

漢上相逢隔素秋西風又送豫章舟江橫九派開

盧岳劍躍雙龍入斗牛讞罷不留梁國案防成應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上 七

失渚宮愁度中此日勞飛輓更與 朝廷借鄭侯

鄂城哭楊幼般中丞二首

曾向巴陵作楚囚時余以忤景藩被逮公方天涯

別淚濕行舟亦知世路隨蓬轉誰信浮生逐水流

廷尉詔從三殿出中郎書付九京幽無端沉碣瞻

箕尾鄂渚何緣有玉樓公沒後始有大理之命蔡

其二

平生故舊更誰憐同舍逢君十二年一別旌麾異

死後公赴大僕時未歸風雨柘湖邊公與余曾相

山飄魂零落今如此去日飛騰共黯然縱有延陵

懷往事欲將何樹挂龍泉公尚累

八月十一日雨

去年苦雨滯鄆城玉女盆仍此日傾若到月圓還

幾日遙從天末望新晴人間未可乘槎問幕下空

餘緩帶情動是浮生傷隔歲他鄉何處獨分明

中秋夕微雨昭明樓集宣城張司農因憶去

年是日亦雨愴然有作

初迎漢使斗明來為問愁陰幾日開今夕不堪頻

繼燭浮雲何意傍行杯天涯慘淡暮絲遠江上依

稀鵲影回豈是巫山成賦後年年秋雨濕陽臺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三 七

廿口之夕再集昭明樓喜霽

一卧愁霖十日間劃然雲盡見青山危依獨渚乘

沙白蘋艷長堤點石斑吐閣晴霓開是蕩懸江飛

濤送潺湲亦知桂闕清光減且向東林待月還

九日署中感懷

柳疎沙白秋江清隱几蕭條江上城眼前誰是孟

從事人中吾亦陶先生菊花漸向北風發鄉書欲

隨南雁征天涯對酒不得醉垂老莫思弟兄

石華館夜坐聽雨漫賦

山中無事厭蹉跎津吏猶傳莫渡河簷滴不墮更

後歎燭花無奈夜長何年華未放冰霜至客思偏
驚風雨多最是楚天搖落際可堪車馬數經過

五冬二日雪行黃洋山中作

那邊凍雨壓千山飄灑朱旗斗道間十月寒聲催
絳葉三秦雲色近藍關銀塘噴薄行舟外琪樹紛
飛立馬問自愛瑞峰雙屐峻未應遲莫賦躋攀

柴店舟夜得同年龔鄧州書寄答

秣陵為別幾秋餘迴首天涯白髮疎何夜二刀曾
入夢清江雙鯉未應虛無材老擁南荆節有道終
憐止闕書相憶可堪同宦地青山只隔卧龍居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三

李長

已巳至後一日值余誕晨醉賦一律效長慶

體

今朝至後逢初度昨夜陽生引歲華白髮無媒偏
戀我青山何處不為家法星幸近天南極揀夢相
看海一涯解是漢庭容老吏十年江峴有浮槎

其二

釐祝歸凝燕寢香膝前兒女儼成行喜添一線斑
衣日和動重關画戟霜把酒欲澆羊傳石尋山時
下鹿門航但今坐嘯長無事千古高陽是醉鄉
山呼曰家池為高陽池

答陳憲卿憲副見寄用韵二首

開樽長對竟陵秋萬事行藏合倚樓一別春明渾
似雨向來冠蓋半成丘座無高士誰堪語家有元
方可息遊借箸當年餘勝算還能飛斬月支頭
公方即

其二

十年牢落楚雲秋厭聽江聲上郡樓惟汝新詩翻
夢渚憐余往事問昭丘驪駒道路誇輕俊日月綸
筆老舊遊却憶元龍高卧處轉令羈客望刀頭

喜王敬美自南儀部調北感舊賦寄未寄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四

李長

蘭畹南北揔名郎終羨長安近日光直向殿中開
建禮班從天上綴文昌不須狗監為推轂自識龍
媒早擅塲漢主由來偏好少舍人誰憶舊馮唐

其二

辛苦當年老侍祠一麾江漢髮如絲超騰未敢爭
新貴遷拜初聞及故知關下應傳三禮賦江東
競爽二王詞侍中原是忠良後不為山公世講私
臘日署雪漫賦

雲同鳥盡澹江天飄灑俄看滿峴顛飛素似添憂
國鬚山豈還值建麾年窺簾浙浙寒鍾外隱几蕭

蕭蕭角前一樹香消這个使君無日不安禪

雪夜酌同鄉馮大行

雪暗江皋擁節來客逢鄉土思悠哉三年不作吳
僂語萬玉同瞻峴首臺雲凍古衙嘶款段寒深清
漏促樽壘便將漢水名為剡不遺仙郎興盡回

雪暑枯坐感興八首

寒山霧裏日光遲殘雪飄零萬樹枝躍馬漸知雄
力減射鵰還與壯心宜宵嚴不用登樓嘯江晏無
勞薦璧祠素會自慚長閑閣遠臣何以答 皇私

其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五

寺重

窮年何月悵飄蓬米霜猶餘塞上翁南省奏囊焚
草後西園曳履蝕台中當車尚咲螳螂怒畏壘翻
收社稷功今日檢書懷往事不禁蒿日古陽宮

其三

馥殿洪壇歲屢違鬼神宣室對應稀帝臣當日同
扶輅 天子臨宵即問衣雨露何私弘獻納攬槍
如掃淨邊圍 先朝供奉今誰在幸備藩垣翊太
微

其四

便命元功策治安小臣亦欲奉心肝書生豈解輪

臺指衆口翻令獄吏寒路國從來多雅量樂零亦
止奪原官料積不似批鱗易欲起韓生問說難

其五

南城海子逼郊立葦下勾陳瑞氣浮上苑已傳司
馬諫侍姬無復伴熊羆愁前朝草木迎旌騎別殿芙
蓉媚爰旒當日瑤池迴八駿一遊真使萬人休

其六

早傳馳蹕下明光玄武門臨選武場大閱雅稱周
典禮長驅重拓漢封疆變張爭美懸鵬鵠街勒無
端老驕驕主將誰能酬幕拜謾教胡馬近墩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六

寺重

其七

文武流年可自由半生懷刺望誰收自來神駿由
他賞豈有明珠欲暗投黃鵠漫勞誇從乘泝洸何
意博封侯崢嶸日月爭先選櫟杜掄材咲蔽牛

其八

世路東西各渺漫嶠山望到岱輿滿江通未轉餘
鯨信歲盡應憐杖杜殘不去越吟聲自厭欲逃吳
卒事仍難婆娑天地傷遲暮未與兒童說挂冠

奉懷貴竹孫山中丞二首

得歸雙袖秘屠龍那羨單車有畫熊北極尚懸補

袞望東山不廢著書功迴瞻幕府霜麾白借隱禪
關臘樹紅慚却當年收敗鼓可堪甞時樂籠中
薦余于朝

其二

黑頭卿相世應稀雙壽能無三金歸疏傳本無金
可散唐臣惟有髮堪歸古槐門巷疎車馬玉樹庭
階戀綵衣貴竹肯容鴻雁至天南莫遣尺書違

偶題

轉牒番騰下禁廬脂奴暴飯飼郎胥只愁遠郡增
楮貴敢向中朝歎術疎採納不辭波與渤傳來或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七

七

化魯為魚宋臣報罷緣何事為審當年種樹書

再酬子與黃州見懷之作

望到窮年未見君番因同宦恨離羣隨人筋力還
矜健遷客山川總愛文露冕不驚華髮短開樽相
對暮雲分若為化作臨臯鶴鳴向江天入夜聞

雪中送姚山人歸吳

吳客乘船拂漢波鹿門祠下滯漁簑危冠不用迎
風整雙屐何妨帶雪過媿乏黃金添士色獨垂青
眼為君歌江南春動傷遲暮底事年年咏薜蘿

江陵宴張少保封君宅

十年江漢一麾存重至能忘國士恩旋馬捻開新
甲第登龍猶識舊琴尊三台氣色占眉宇萬石家
聲在里門獨有春醅偏戀客故人相對欲無言

將之虔中別漢南知己

虔州何必勝襄州天畔孤臣捻宦遊談劍自知吾
學晚授麾還識主恩優嶢嶢山色經人代日夜
江聲送客舟唯有鉅平留片石幾人能繼舊風流

江陵別劉刺史

故侯無恙擁輿看猶記江城竹馬歡萬事驚心吾
漸老十年行脚路仍難朱轡再度慙慙白首相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六

七

逢問鵬冠慢擬并州今更遠又呼章水是桑乾

江陵宴曹中丞第

日南銅柱舊勳名過眼浮雲一鳥輕住近羅含終
謝辟游從黃綺共遺榮畫樓春暖調新曲金枕宵
深寫故情若問劉郎前度事酒禪安處悟三生

別劉侍御

方城相傍鹿門居坐嘯春風畫戟疎自與伯倫談
酒德欲令山簡廢簪裾無才翻作明時累遠道仍
堪瘴嶺餘黃鶴摩空真美汝肯將繡斧誤樵漁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度稿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余調度中子與遺書見賀因自傷留滯有匏瓜之嘆戲題此篇

余戀荆門老歲年君來仍滯鄂城邊亦知龍鳥終難去且學匏瓜湯自憐近事總寬裴迪酒故人先贈繞朝鞭栖栖拓落何爲者莫向從前悔太玄

阻風池口驛主人不出戲題此

江天一夜號北風急雨翻倒憑夷宮且避巉岨收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乙

七言

短纜坐看烟浪喧長空潭櫓有燕能留杜子美潭州詩有揚燕語留館缺無魚鰓姓馮不是主人深謝客先生亦自厭西東

食齋

四月洪濤漾玉鱗竭來持贈簇盤珍大官猶待園陵薦浮客先嘗候館新世路故應浮海近鄉心何但憶鱸魚飄飄宦迹如蓬轉迴首槎鱗漢水春

秋日登滕王閣

江島浮空浦樹分人烟生處俯氤氳千層白浪帆檣雨一片青山殿閣雲簾棟故應留勝槩斗牛猶

自護遺文更關客思秋無賴森森汀花鴈夜聞

虔州閱江樓送林邦陽學憲致仕還南海

八月秋滿天地迴江聲直上鬱孤臺扁舟越客歸何處半夜大飲聽自哀相對婆娑雙耳熱爲誰傾倒百壺開關頭已識青牛氣直待書成始下來

與施大參蓮池公安有作公故司楚泉

參差臺榭隱迴塘錦席晴分匹練光列戟何緣臨二水聯鑣猶自憶三湘芙蓉不斷連城色荷葉如疑燕寢香秋半花枝仍爛熳孤臣未可薄炎荒

遊通天巖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二

七言

始疑人境有芝田漸入靈巖半倚天高處藤蘿雲似障空中小鷄犬日成年晴江倒瞰迴簾瀑錦石相輝散井蓮幻諦總拋閒世界坐令猿子亦窺禪

次豫章聞楚臺論報戲題

秋至西風不候呼扁舟早晚下東吳一遷僮擬張平子三已仍爲楚大夫自識迂疎甘放逐敢在遲暮較榮枯香山居士曾相勸五十不休何待乎樂天

有五十不休何日休之句余年四十九

張吉水楚司臨川携酒舟中書別二君皆

余守荊州所取士

秋來不作子山悲況復秋江對酒時有道詎須愁
日錦逢人何用賦離養十年推轂終慙汝兩地鳴
絃可讓師最是東流能送客兼葭無恙片帆遲

江陵帥生蘭春長至喜賦

家稿

春日春風江上迴聞君走馬黃金臺總道功名逢
世晚向時懷抱爲誰開文章自昔接知己宇宙如
今解愛才莫訝吳公矜治行十年曾薦賢生來

山居聞張吉水司臨川赴召

南浦歸來掩故廬山中又見樺花初青雲自在須
公等白髮從教與世疎今日朝廷容獻納一時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三

奇重

臺省志吹噓但令房魏興唐室不悔龍門老著書

寄侯進士士隆

春城宴罷曲江池醉裏宮花裊鬢絲盡說平津成
第晚何嫌安石出山遲高堂喜慰泥金帖內殿
恩承白玉墀當日有身須報主看君不是弱男
兒

孫郎二學博見訪留酌小園次韻

微風細雨春山幽摘花載酒池上樓蘿陰染碧畫
方求濤氣喧卑江欲浮自道官閒足暇日竹林地
散容高流是日賓主人一夜非無興醉客終辜大

白醜

表履善有華昌之命喜而有述

去日能忘范蠡船俄聞五馬出秦川江東秋老蓴
鱸後渭止風高鳥鼠前今代吐蕃頻款塞漢家都
尉欲臨邊逢人試拂新髯色誰識投沙故少年

縣公賁部檄勸駕書此

虔鎮歸來幾歲華碎書何意到山家從前幻業親
籠鳥漸老禪心仰警鵝無母敢承毛義檄有園還
種邵平瓜不才豈負東山望謬爲蒼生一浪嗟

張省甫中丞遣訊山中書此爲答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四

書

故園門巷長蓬蒿使者傳書下記曹自識雄威開
甲楯獨居秋野望旌旄前年共醉宜城酒遙夜空
聞大海濤短髮不關飛動意相逢休問呂虔刀

輓王叔楚

萬事凋零泪不禁白楊淒斷故交心異時獨賣鄴
城履長夜誰聞流水琴何處江山留藻翰幾家門
巷罷秋砧從知向秀能思舊寒雨蕭蕭對竹林

泊龍江寄別張中丞

鄂稿

春盡飛花點石頭美人相憶在芳洲鳳凰城闕雄
荆府吳楚江山獨放舟溝壑廢臣收汲孺公卿長

者屬張歐五陵俠窟還如舊衣馬能無念倦游

過晚城寄懷阮儀部自楚獄成後君尋罷官
閱六年予起補屯驛使

蛇山東畔憶羈愁十載重逢嘆楚囚老去尚懷

明主戀頻來終媿大江流孤舟夜靜烟波遠小苑

春深薜荔幽瀟灑嗣宗原傲世兵厨那復向人求

重過襄陽劉侍御酌別習池感賦

蠟昨孤城背郭開彤驕重唱使君來千秋不廢山

公馬四月先逢袁紹杯翠簾影分琪樹密冰厨香

引玉泉迴沉碑何似當筵酒斟掌浮名安在哉

郢上得荆南張給事司進士二君書賦答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五 書

處處相逢感舊遊思君千里暮雲收飛緘忽伴江

魚入帳別遲懸郢樹愁去日勳名虛峴首故人情

緒自并州蹉跎莫問彈冠事短髮 三朝楚水頭

書京山李封君榮壽重封卷封君子淑以方
伯家居孫維禎

官翰林
編簡

幽谷青牛幾度還重來紫氣鬱荆山仙芝秀拱蓬

萊上玉樹芬承雨露間鳳闕恩私迎 帝綈龍門

聲價重 朝班百年喜握開鍾鼎朱紱丹砂總駐

顏

與臬司諸公登黃鶴樓觀漲

觀水還登水上樓白雲黃鶴故悠悠晴川酒散千

山雨巫峽帆乘萬里流蒼樹沒來迷鳥道孤烟生

處近漁舟不堪南紀重迴首漢吏曾分瓠子憂

秋日滕王閣諸僚會餞開府徐公之 留都

少司空

江稿

千年帝子留驪處送遠凭高興不孤榮戟雄風開

颯爽蕪葭秋思滿虛無橫杯繡嶺遙分楚倚櫂銀

濤盡入吳更是行車多氣色闌城士女擁笙竿

滕王閣會餞徐司空後值雨作

連月炎埃不可揮何來一雨潤征駟城邊冠蓋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六 書

新爽陌上旌旗捲落暉碧浪不驚輕舸度青山如

洗片帆飛從知召伯經行處飄灑棠陰萬樹肥

重陽前三日同柴憲長酌匡南王孫山亭匡

南有作因次來韻

落日晴沙秋色來芙蓉池館試登臺杯橫五老青

霞合座遶雙龍紫氣迴賓客最憐梁苑夕江關應

羨庾山才清歌欲散寒城柝幾處朱門錦席開

九日諸僚夜飲滕王閣

吳楚風烟萬里來望鄉懷抱豫章臺城邊冠蓋時

休馬天畔茱萸歲舉杯雅集絕勝都督會高吟真

美大夫才山青月白銀河轉五夜闌干颯爽開

題匡南新築爽臺

爲臺遙傍碧池邊不待秋來已颯然千嶺杯飛蒼
靄度兩江帆盡暮流懸雲霄亦在金莖外歌舞空
栏銅雀偏自昔淮南招隱地可無人賦小山篇

送郭承芳少參入賀

萬壽

郭稿

梅雨初過淨鵠山春明重見旆旌還南金貢篚三
湘外北斗浮槎八月間共祝岡陵隨虎拜遙從斧
展望龍顏由來湯沐優江漢宴餚誰先紫宸班

送賈僉憲入賀

萬壽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七

七

江閣雲涼載酒餘中原矯首送征車星沙楚閣分
麾地金鏡新傳奏御書多繡書遊三輔近公山
鴻圖天保萬年初問釐亦是君家事前席於今定
久虛

酌同年白伯倫光祿黃鶴樓感舊

君時已謝事

高樓撥愁愁未空黃鶴大州森龍從悠悠岐路竟
何適落落清尊誰復同鸚鵡草深連渚碧蘆花白
射鵰波紅坐說先朝供奉事披襟江漢生雄風

送白光祿遊武昌歸臯陵

逍遙吳榜任江湖囊裏新携大岳圖青削芙蓉天

柱迥翠微臺殿玉虛孤高摩蒼壁題詩去橫歷丹
梯却杖扶壯日辭榮今未老婆娑人世萬緣無

秋日過盧汝田憲副留酌以熱甚不果公有
詩見謝因次來韻且訂接衣亭之約

莫訝留賓此度虛君看赤日炙行車欲尋高樹懸
絺綌不爲閒曹急簿書請向牀頭留酒從教雨
後摘新蔬翠微臺上秋堪醉何客先來一振裾
七夕同省僚泛舟大江遂登閼兵樓次盧憲
副韻二首

桂槎高浮下鄂川雕欄重凭晚風前黃姑近夜輝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八

七

星渚赤壁翻波作酒泉金甲坐拋龍艦逸玉壺飛
送鵲橋懸不須更乞河東巧月下胡牀肯計年

其二

欲傍支機看女牛霞裾分彩射飛樓西風不盡晴
川興以風阻不果南紀仍迴夢渚畔佳予在荆襄
天與佳期同七夕人憐爽氣近三秋鸚鵡鸚鵡杯
仍綠潑向烟江比鴨頭

九月六日戰僉憲將還蘄州予與鄭大參邀
集黃鶴樓預賞重陽

南客旋旌下鄂川漫凭飛閣楚流連幾人南紀同

簪菊連日東風莫放船亦燒欲殘寒露後青山長
在夕陽前最憐別後登高會澤水相看又一年

重陽日諸寮集黃鶴樓值雨

長年九日十秋晴風雨今年颯滿城兩岬帆檣收
暝色千家碣杵急寒聲冥冥白鳥窺簾近漠漠蒼
波捲幔清更歷層巔雙眼闢江山應解客遊情

武陵送孫山甫中丞赴任北廷尉公兩撫郎

臺營兩薦余感其知遇贈詩二首

青瑣何年別 帝京公自給舍出補召還猶是黑頭卿春
來箐谷榮旋錦水長桃源候使旌霄漢崇班新執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法瀛洲仙侶舊知名公癸丑從教門第堪容駟識

獄無如定國平公未有子故

其二

尚憶耶臺抱案初鄢城迴首六年餘周王立政憂
方切雋尹明經術未疏三楚羈臣空老大 兩朝
封事媿吹噓石渠金馬應虛席石對能無 奏御
書

武陵清明日張園胡大參蘇憲副李僉憲招

賞牡丹作兼訂來日之約

碧桃開罷武陵谿又北雕欄魏紫齊歌席不禁春

艷促舞衣如傍晚粧低洛陽繡幕停郊騎金谷花
鈴徹曉鷄細雨儘教催禁火明朝乘興欲衝泥

過京山訪王丈問卿寄贈有序

公以河南僉憲家居三十年萬曆初晉太僕少
卿致仕蓋年已七十三云

早從文字結心期一爲停驂款故籬郭外春陰肥
草色門前潑水桂松枝郢川舊宅風雲近問命

新朝雨露私老去著書渾不倦空林那免世人知

訪同年李方伯聞有展墓之行不果造因憶

與公對酒時又一年矣胡不愴然休衙勒寄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江城車馬日紛紛獨往尋君未見君坐愛青山過

宿雨空瞻玄閣閉斜曛故人何事深相避高論如

今杳莫聞憶醉前春花下酒看花那不怨離群

寄送襄陽劉侍御再起北上

十年歸臥蔡洲濱 詔起 先皇法從臣都邑埋

輪還付汝泉亭側載復何人公有庄在趨 朝尚

帶烟霞色別袂能忘薛荔春對 宸只今堪補拾

漢庭那美後來新

荊州徐守卿憲副酌余仲宣樓感賦此樓不

登蓋十二年矣都余手墨宛然如新

故郡河山落照懸摩挲蒼壁舊題鮮清時莫擬登
樓賦高會誰當下榻賢齊主皆徐天遠片帆雲夢
渡春深芳草清宮烟樹烏梁燕離相識江漢羈臣
有歲年

曹中丞止餽余酒兼貽詩道舊恨欠相邀一
醉賦此識別

三槐故里曾相見駟馬高門儼昔登背郭青山春
自好看人白髮歲頻增銀盃酒過千迴少錦字詩
來百感仍不作平原留十月月明醒客下尋陵

出沙市見故老擁輿相送因憶景藩奏逮日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攬涕書此

問俗重悲荆水春簾臺還與故父親虛慙畏鼎存
尸祝翻愛支離養性真涉世縱長憎髮短經途如
舊覺愁新未應事過論飛伏天地從來有劫塵

岳陽送同年羅國華中丞鎮貴陽

青郊銑騎鬱雲屯破虜聲名在薊門公故密楚地

縣官爭負弩湖北一道蠻貊皆種識行軒公嘗使

登樓一夜烟塵淨傳檄三藩節制尊坐使南人

舜羽日南銅柱更誰論

複磴盤空鳥道斜河流疏鑿禹功餘登樓恰及
楓候與客同看碧浪花萬里悲風迴大別千家落
日映金沙重來滂憶鼎臣賦人世升沉幾歲華

送鄭大參之任河南憲長迂道省覲

三荆人頌保釐寬十月中原拂笏冠漢廣波澄浮
棹遠崧高霜滿逼臺寒古來梁苑揮毫麗歲晏潘
輿侍綵歡遙夜法星朝北斗夷門迴首是長安

遂憲副擢浙藩督糧大參偶過安州酌之何
氏別墅賦此為贈

君從衡嶽轉邛鄉何意相逢醉草堂別路牽愁聞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郢曲扁舟計日下錢唐披襟山水吳天盡引領風
烟蜀道長今日東南輸輓急願因鄰燭借輝光

王余郭三公連日邀集何侍郎三洲園每飲
輒達旦亦族中一勝會也別後紀詩四首用

貽志謝

安州門外午橋莊谷有簣簞是醉鄉十日平原期

更遠三洲別墅興偏長嘶殘驢聯驕寒月唱徹玲

瓏見曙霜座上少陵青眼在可能無意向王郎公

唯千景

其二

芙蓉面面水縈堤草閣臨深島嶼迷洲什三入塵
橫經虛絳帳侍郎嘗講穿林遺跡問丹梯空音
愛楸枰香佳興難逢主客齊宿酒未醒仍一夜不
知身在楚大西

其三

巡郊方騎紫鑣聯公隙猶餘看竹緣自詫車公能
咲語從來何氏有林泉裏山北去驅雲合湏水東
來繫沼連獨漉歌成延夜來湧教銀箭促朱絃

其四

逢山便憶出山初禮法難防阮籍踈已謝少年甘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白首滂隨浮世戀華裾坐來勝境淹留處拚到通
宵酩酊餘不是槽槽能滯客最憐筠幌似吾廬
送余少參分守會稽便道省親

建節相逢郢水間飛旌又度武林關從來禹穴遊
偏壯更見萊衣喜暫還徽省一星縣楚越棠陰千
里近江山公作爲却憐謝客風流地露冕行春意
自閒

出安州日逢初度戲題一律效長慶體
平分百歲復三年似與風塵有宿緣隨俗折腰應
不悔避人梳髮竟誰憐賓朋錦席饒安陸兒子班

衣阻鄂川立馬一尊聊自壽南山只在漢江邊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近體

填郎報至孟秋望後一日省察公宴有作呈

謝

彈冠爲憶龍飛後持斧新承虎拜餘九列官高榮

執法三朝人老嫗除書山當綺坐翔黃鶴藩司案山

花艷秋階醉紫微藩司晚附青雲占氣色久知咨

岳藉吹噓

沈叔裕茂才訪予江夏予方有郎命尋別去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一

重集

贈詩二首

君家原住大江東疋馬看山到鄂中秋近鶴樓逢

客爽夜深龍劍爲誰雄蒼茫已失吳閭練慷慨誰

當楚國風莫問尊盧歸計拙天涯搔首意無窮

其二

總美昂藏七尺軀縱橫江海媿爲儒直從天上窺

巫峽何處人間有洞湖鸚鵡洲邊豪士骨鳳凰山

下酒家胡平生俠氣輕垂橐歸去文章著楚都

刀領填郎捧檄西邁於時宦楚拜命凡七

中經遲遂垂十八年矣感賦四首

朝從微省拜恩新名忝中臺傍紫宸幾爲風塵勞

睥睨故於江漢數逡巡多簪乍可勝霜髮魚麗還

能捧日輪自解熙朝求舊意青雲迴首憶波臣

其二

鄂城秋色散金沙大別山頭別路賒省察餘余座

咽驪歌驕晚吹杯橫龍氣劃天涯中原更叱王尊

馭余繼組今西極如浮博望槎捲幔不堪東帳望

白雲黃鶴是吾家

其三

豈有甘棠在渚宮江陵公嘗以召伯見此又銜畢命入郎中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二

重集

千盤磴道唯穿鳥三折官階始盡熊長到子孫便

車路迎來父老狎花驄不須更上金城策經略從

前有數公子承凌司馬孫秩宗王廷尉後

其四

總道羊侯佩虎符却疑烏府是玄都雲中嶽色分

仙掌日下軍容壯僕姑省入提衡三界靜天爲設

險一城孤居然坐鎮消烽壘緩帶風流得似無

鄭城淹雨時家報久隔悵然有作

山城一雨斷行蹤鄉路迂迴恨莫從樓牒欲迷添

瘴色實當相傍鬱秋容望中身却無千億夢後心

有萬重縱剖雙魚那問信最憐郎水日朝宗

郎城九日兩喜周紀善紹穆自襄州至清美

堂留酌

江上峯陰鬱不開佳晨無賴強徘徊何人最愛看
山坐有客俄驚曳履來赤羽不傳閑鼓角清尊相
對積莓苔浮名莫問鄉從事峴首千秋只舊臺

王廷尉以詩來見諭所以不俟交代之意次

韻奉答

乍擬相逢又忽離天涯兄弟怨佳期江東未合思
尊切漢廣終嫌命駕遲望去吳州雲似旆到來郎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三

重臺

嶺月成規

子以中秋
日蒞鎮

憊開鈴閣呼醇酒此味唯應

拙者知公詩以杜癖自任而
不棄蕭相之畫一故云

孟冬日郎城閱視遂登春雪樓爲前開府王

公所題併榜詩二律僭爲嗣響因致景憶之

私

磴堞參差萬嶺扶摩挲三界俯雄圖晴浮大岳丹
梯迥秋盡函關赤羽無欲擬雅歌休士馬漫憑清
嘯爭桂符異時叅佐風流在指點瑤華見玉壺

其二

穀日題詩雪滿樓巖城風物颯高秋西南天地仍

開府秦楚山川只綴旒寡和最憐孤郢調雄飛誰
並兩吳鈞崢嶸錦字千春色絕勝沉碑漢水頭

郎營閣武作

轅門晴日閃熊羆三界河山指碩中百石雕孤齊
控月五花飛轡捷追風人誇齒較兼秦美地擁千
城益楚雄虎帳兵威低太白坐看諸將策元功

別院故有牡丹三株偶枯其一曠日補栽漫

興一首

庭中花榭準三台補缺名花傍晚栽爲歷冰霜凌
脂至湯誇黃紫待春開開桃色借玄都觀叅栢寒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四

重臺

迴御史臺繡幕從教分爛熳賞心牢落萬山隈

郎陽除夕大雪感懷二首

衣馬何緣戀楚遊看來無處不并州同雲漫送千
山雪曳練虛疑百尺樓老擁旌旄開錫穴愁來日
月感菟裘最憐葱嶺班司馬贏得中朝比列侯

其二

轅門鼓角煖寒宵似水臣心對夕瀟栢葉深杯沾
醉易梅花小苑憶歸遙天涯兒女仍歌咲海上音
書故寂寥滿院鑪香催曉動夢迴凄切 紫宸朝

元日大雪試筆

拱北玄雲儼陞旋崇朝集霰滿山川農祥已喜占
王會顥景初疑象帝先紫蓋瑞浮香案外青郊花
散主臺邊高呼華祝俱憐並椒賦何由媚遠天

人日府寮獻春作

嚴城邃谷總宜春迎旭千門霽景新隨俗辛盤僎
媚客閒城采勝政逢人蒼雲布雷輝金錫鄭汝稱金錫穴

玄武留瀟淨甲兵武當雪後百戲紛呈齊致語知余原

是歲星正

司武選使歸荆南省親以書來訊賦答一首

萬壑當門掩赤霞忽看千里寄瑤華遙役極壯迴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五

書三

飛鳥獨戀南雲駐使槎借箸功成初欵塞題橋名

在暫還家却來玄閣休相問奇字人間未可誇

使院牡丹盛開獨酌書感

一春花事萬山中對酒看花悵遠空想到故園頻

歲異醉來名華竟誰同叢開倒映牙旗日鈴起遙

聞午閣風湧向洛陽矜富貴青蘿分映自牆東

吳明卿大參自大梁罷官歸楚遺詩慰訊作

二首

風雨閒齋隱几晨故人千里歎沉淪從他白簡能

銷骨岳老黃冠未悞身已謂中興開黨禁何緣未

路尚風塵愁來尚少寒無色慘澹橫雲送逐臣

其二

梁苑微名已後時那逢清世轉支離四愁却與張
衡並三北惟應鮑叔知歸去著書猶未晚向來投

壁竟何爲他年史記誰堪副予是江湘舊有司

送內弟金上舍東歸

當年誰似壯游身冠劍西來已逼秦漢水波澄先

到海郎臺花艷暫宜人還家恰及青春候將姊同

寧白髮親荀氏無雙吾戀汝天涯那得不沾巾

得復州陳憲副書寄此答贈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六

書三

旌旄猶復似逃虛谷口驚傳咫尺書江漢有年吾

自老烟波無恙爾何如坐聞鴻雁千山外相望燕

葭一水餘美却閒身逢聖世令人那不憶鱸魚

寄壽同年陳憲卿憲副

殿頭臚唱鎖紅雲同在先朝謁聖君結社近

傳諸老會公每歲有占星遙映少微文久拋黃石

耽雲臥公嘗爲旋種青芝飼鶴羣聞道見南樓聞

迎公家有壽盃應自祝融分

苦熱

長年七月生新涼八月猶熱誰禁當漢水無能澆

毒瘴秦天亦可號炎荒垂簾枕簟足自放對案盤餐那不妨故愛轅門清似水拋書燕坐消殘陽

咏使院盆荷

西來太華藕如船小作江湖種井蓮習習迎風分蕙遠淒淒承露濺珠圓擎枝不礙金鱗轉隔葉遙疑翠羽翩翛然對酒澄玄思太乙真人何處邊

曾少參受子中丞封偕元配從夫人老于郢上介其生誕爰勒賀章代作

天上星辰占紫微山中綸綍倍光輝捷書清畫

聞丹旌賜錦當年換繡衣中丞公以平九絲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世濟象賢誰不美人逢偕老事應稀由來純嶺

瑤島春色仙桃取醉歸

題潘中丞留餘堂

蠅原先生住雲川諸郎龍躍肅皇年欲將不盡

還真宰更啓無窮到後賢醉白已成冠蓋里塗丹

應續梓材篇試看文武功成後始信人間有福田

題潘中丞讀書臺亭前生芝如麻更號芝林

中丞書屋枕崑崙崑山雲岡當年覽物華水繞龍

溪通震澤天分蟾端散靈葩丹芝故種神仙窟綠

野先占將相家他日名山藏史記柳侯遺事未應

誇崑山爲唐柳渾大守憩息處

贈袁夷陵推地官

夢果龍門點額辰已未春閣君業已魁選生公十

年江海重攀鱗一違北極臨軒日五見西陵露

春已副司農參版部聊憑華國展綸休言武庫

非文事杜預何慙社稷臣預典度支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吳郡徐學謨叔明

五言排律

元日紫尤閣登覽

獻歲開韶月，凌霄躋貝宮。
斗臨蓬海上，日麗翠華東。
鳳輦承芳草，龍舟度遠空。
簷雲迴合杏，窻霧宿朦朧。
玉檻低雙闕，金樞下八公。
地幽香界隔，人靜瑞烟籠。
案觀靈文積，蟠驚睿藻雄。
乘春凝眺處，窈窕入無窮。

南宮齋夜對雪謾賦十韻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李賀

花暗南宮寂，雲低北斗餘。
飄飄雲齊覆，砌凍並巧含。
疏夕景侵書幌，春寒上客裾。
依稀和霧捲，蕭灑入烟徐。
憑覽迷彤闕，凌空混玉虛。
流輝清自徹，浮障淨能祛。
柝轉嚴城急，鍾迴內苑疎。
光疑鳥遶樹，夢醒鶴旋除。
坐久澄玄思，齋深擬梵居。
此時宣室裏，遙憶受釐初。

初夏陶水部酌余吟覽樓用杜韻賦

沙暎疎浮棟，虹梁曲度壕。
花繁春在望，野豁暑初過。
四座揮森戟，千章列映袍。
大昕飛舫艤，南紀走旗旄。
睥睨窺宮麗，松蘿護嶺高。
八仙晴射穴，七澤

夜聞潯玉戚環城堵，米紇維市曹虛無排壅塞。
凭陟失疲勞，地古存龍氣。時平厭豹韜，精靈雄擲甲。
悲咤撥遺刀，目極追煙鳥。心遙掣海鯨，調冰寒翠幕。
傾峽濕蘭臺，墊溺今安妥。懽娛此重遭，已知休版築。
復報淨臘臊，銀漢杳恩蠶。丹梯結構牢，荔枝分粵桂。
桑落遞雅泚，蠻賽神鼓起。江嬉畫檻操，臨虛銜斗極。
迎吹拂霜毛，簿領甘棲泊。乾坤幾醉號，使君陶峴後。
盡日沃投醪。

羅才人哀輓

桂掖恩無比，天孫種更奇。獨憐神女夢，翻作楚宮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二

李賀

悲珠淚含胎，滋細香逐粉。衰釵分金雀，散鏡掩玉臺。
歌弄掌還如見，鍾情欲待誰謀。今貽燕翼命，宜薄娥眉。
寢閣香燈杳，園陵宿草遲。衾裯無復戀，髮鬢有餘思。
淒斷秦簫遠，歸來漢帳疑。靈衣朝露濕，仙駕彩雲隨。
主嬰諸侯擁，旌旌八嶺移。泉臺從此閉，寒日慘江臨。

嚴閣老考績詩二十六韻

代吳尚書作

當代推賢輔，元功屬老臣。三台占氣象，八柱表嶙峋。
異軫輝南服，風雲護北辰。鴻名垂四裔，鳳曆曆千春。
聖德虛能受，皇情久益親。嘉謨匡社

稷秘制展經綸廣開驛路寧知江海澤鵞鵝形
似鶴瀟灑鬢如銀捧日榮無比旋乾捷有神直廬
瞻蹕近歸第賜蓮頻總美乘時者仍勞報主身寅
恭勤夙夜歲紀閱星辰伊昔蒙休運如公復幾人
廬陵原宿德鈴麓更芳塵梓里光相映 楓宸典
重新疏辭懷止足 帝蓋切忠純宴錫南宮侈羞
頌內苑珍蟬聯延黼黻龍諭冠臣隣天上神仙府
人間相國鈞優游司弼亮終始謝縉紳勝事宜留
藻辣材素飲醇廿年倍侍從八座荷陶甄雲漢無
羈嗣天池有躍鱗丹霄寧直上彩筆敢同論未借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八 三 書

聲光庇難將感激陳自今調鼎萬千載續麒麟
春暮義陽郊亭別秦少訖侍御時謫汝寧司

理

憐君方謫宦願我促征驂淮水浮郊郭嵩雲覆苑
扉人將花共老春與客同歸書寄投行李杯傳款
落暉之裏官稍振遊洛意仍違池上停旌色松間
起燭輝銷魂淹下漏揮手念留衣時各留衣為別落魄誰
相假知音世所稀空餘龍劍氣夜傍斗牛飛

初蒞楚臬方憲長邀余登廣視臺感舊賦

迢遞三荆使飄飄萬仞臺鄂雲重駐節江漢近行

杯大別千帆轉晴川一鳥迴城昏宮樂起浦淨棹
歌來松液猶含雨嚴陰尚殷雷樓將黃鶴去堂對
翠微開自與山川別頻驚歲月頻人今追舊侶天
為煥寒灰何玉參仙從觀風規上才霜餘清伏暑
地迥絕浮埃簿領知多暇賓筵喜數陪振衣最高
處平楚思悠哉時黃鶴樓已經回祿

十六夜豐樂驛雨述事八韻

楚國雨如縷襄江雲更繁佳期隨望斷勝賞逐緣
存岸圻初迴漲天低欲漏村辟涼封寶密防潤蕤
蘊溫析慳偏宜客砧疎不過門誰埋頭上鏡不廢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八 四 書

掌中尊喧獨總成趣陰晴那可論祇應歲歲事擁
几一消魂

郢城毒熱如飀馬都閩引至城西一石洞大

類陶穴頗無雅致差用却暑耳戲拈十韻

無計逃秋暑翻疑欵洞天懸壺容門大缺壘控三
邊濺寶江聲沸排碣日影遷聊當河朔界莫認武
陵川度庸終生白臨嶠竟入玄休槽收馬汗盤角
息蝸旋穴處唐風近陶居舜地偏鑿坏非避世而
壁似逃禪炎却風埃迸陰生暑空音穿涼堂虛十

丈誰復問平泉用唐李賀
皇避暑事

王惟謨少叅卧病均陽浹旬書來有邀舉之
思詩以訊之無述鄙懷二十六韻

黃葉忽滿室索居驚候遷懷人不在遠閉戶獨悠
然昨枉緘書寄仍聞多病牽憶若何地別計日在
秋前杜老詩應廢相如渴未痊琴臺雙奏歇藥裹
一囊懸抗迹巢雲鶴含悽泣露蟬邊江十日雨伏
枕四愁篇淨國風堪樂緱山骨素堅如何懸榻後
祇訊抱書眠驥子能呼父雲姬頗解禪宦情差自
遣老態底須纏蕭瑟青林夢分飛赤石邊盈盈一
水隔邈邈萬山連世路迫紆紫時人薄守玄聊因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五

漢南答殷生見懷廿二韻

南國分携日西園夢醒時五營移署僻兩歲得書
邇人憶牆東舊秋增漠上悲嗟余翔未集念汝伏
還雌詎信明經老終防負俗嗤息陰須樹影處世

暫囊雖宇宙憐才獨孤蘆抗迹危何人不貧賤有
道莫磷緇桃李蹊常在驂騑骨自奇欲尋三昧訣
漫解一經頤泣玉心難變屠龍技自知頭懸非有
恨舌在底須疑失馬今為福亡羊祇駭岐蓬蒿張
仲室日月董生帷劒氣開芒碭毫端走陸離文章
噴女逼品藻定誰私先達慙推轂卑棲可察眉居
然千里念忽爾八行披吾久耽綬綬重勞視鼓旗
水深魚沸鬻天遠燕差池世事俱飄梗頭毛比散
絲獨留青眼在吟望暮江暈

示穰兒南還廿六韻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六
自從生汝日未有別爺時況是客中去難禁秋杪
悲一來裏漢後不覺歲年移頭角加冠峻文章夢
筆奇熱思同悄悄退食共遲遲家法慙衣鉢儀刑
忝父師經時居以默吾亦省其私大指聞匡鼎宏
詞慕左思母慈頻請息汝意獨忘疲薄祐叨朱紱
寒宗望白眉摘花賁咲語羅滕伴淒其弟妹爭梨
罷兒童擊缶嬉驩聲娛客耳宦况在門楣歛段何
嗟滯槍榆未厭卑如何臨歲晚忽復嘆差池逆淚
懸帆促鍾情引線知清江還几下明日是天涯霜
霰行將集風濤慎所之出門穿望眼閑閣轉支頤

伯氏今稱老田園久不治急爲芟蔓棘稍待挂纓
綏世祿須由禮榮名莫謾虧人情懷滿忌吾道尚
謙撝白壁難貽玷青雲總自期不能呼驥子寧免
作豚兒莫笑陶彭澤猶遺責子詩

秋夜酌趙荊州感贈十四韻

對酒淹華燭留驪滯錦韉相逢新舊尹總解去來
緣念我辭荆日看君剖竹年已分方伯貴仍秉獨
麾專聖世咸三五循階重二千尾消梁嶽歎口
塞瓠歌宣蹇步慙方駕同心比絕絃艱難終悼往
退遂苟求全未厭青雲後徒憎白髮先亦知傾蓋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七 李

九月廿七日雨投石華館宿賦七韻

驅車望雨晴竟日不停聲潤沸全驚馬林昏祇辨
鉦愁心連朔吹蹇足廢郵程夜熟村舂舂更嚴保
伍兵鑪燠消析濕燭燼候詩成津鼓何勞急山窓
未肯明雲邊聞度雁悽惻若爲情

廿八日阻石華詠雨十一韻

素節行將盡荒郵卧已深喧涯仍蕩析爲日故侵

羣簷溜稀鳴鵲橋泓斷去驥有天渾似漏何陸可
宜沉荆薄寒須蔽糧贏飯未侵休徒矜曠決閉廨
惜膠馨靜擬凝香寢難知行路心惟遲能止競以
得便忘飲寂境堪容拙幽居祇息陰徒然勞滾滾
何用沸泠泠總是周南客誰哉怨滯淫

清微館舊榻聽泉賦六韻

霜後燒痕生枯洲漲復平蕭疎三夜雨斷送九秋
聲出谷沾雲濕排砌並簾鳴欲成清夜聽故使亂
流爭響雜春梁急情隨搗練并相逢十載客歌枕
到天明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八 李

九月晦日太和道中咏楓樹十三韻

春紅點素秋着葉便堪愁已失芳菲候誰將豔異
求地連溫室樹天遠未火滿黃落心嗟悴丹存晚
見收籠霞輕拂岫濯錦爛盈流瑟瑟迴金勒蕭蕭
映綺樓楓看渾是雨欲去轉凝眸色借紺園夕沙
明朱鷺洲沾塗泥未辱曳綬老宜投寂寞文章著
悲涼鴻雁謀過時非有競鳴夜詎應休零澤留孤
幹懷湘薄遠遊年年行路客此地拂吳鉤

孟冬朔日均陽阻雪酌王少恭公署詠賦十

二韻

零雨幾時歇荒雲復書同入山寒氣早引領客途窮
窮凌朔秦關合旋雲淨界空素迷仙掌外晶瑩玉
臺中始深成冬令其雱禦北風飄廬淒墨突和羹
潤玄宮白戰輝森戟斑消點駐驄懸冰香砌積引
瀑水簾通黃竹何嗟暮殘年或兆豐杯將澆礪礪
劍欲拂玲瓏遲景欣相得顏顏醉復雄客行愁把
滑楚此息飄蓬

三日雪稍霽行九里山絕頂情烏幾墮題十
三韻

西去緣何事山頭巔嶮巖空花迷六出寒日蔽三
危隼趾旋輿薄分拳引輕歆心難隨整委誠已失
堂垂歷整深無底凌冰薄自疑羊腸還舊路鳥道
倦經時封嶽玄雲凍摩崖大塊噫天門通括矢江
棧駐懸絲疊鼓乘夷發前旌挂淖遲適來何用憚
過去忽如遺疲惜黃羊暮昏知赤兔飢有生俱是
障無險不成奇太華當年客胡然發大悲

顧莘夫符丞爲園海上掘地得石有露香池
三字因以名園寄題八韻併呈長公

何力能驅石漠西始見山潮迴龍浦合天倒岱輿
遂玉篆千秋秘丹丘十畝閒露香呈鼎肩波湧浴

鳬鵲曾憶金莖上能忘碧漢間避人成翫離臨境
俯孱爰箕頽堪唏髮填荒共解顏願語池草什長
日慰躋攀

王山人叔楚遊槎溪不返登樓成什漫書十
二韻

寒日照江水疾風吹客顏看君移鵲首別我度槎
灣百慮貧常積三生老未閒行裝浮宇宙旅食動
間關能事從人迫新篇背客刪飢鳥寧遶樹翔鶴
不歸山叢桂多時賦飄蓬幾日還滄洲空壁上金
錯問腰間海月飛相憶雲林靜自攀卧丘安慘淡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十

吊温州別駕黃君死事廿六韻

幻泡應無住蜉蝣定有涯衆生歸滅沒一死照幽
遐伊昔乘夷難臨危自未嘉八閩疲戰伐列郡走
紛拏水北翻鯨浪旣東圻犬牙羽馳桐嶺障腥染
鐵場沙別駕殊分閭摧鋒魏擁麻盟祠神鑒赫啐
酒士騰呀郊壘侵狐穴干城肅兔耳中權分肘腋
前部策堅瑕突騎靈雲陣迴戈止日車妖精期汎
掃氛沴必要遮詎謂單師逼俄驚大臨嗟睢陽飛

輓絕疎勒援兵餘綬結酬猶聞綬交視不斜有懷
慙腐鼠無計祈長蛇滿月辭弓影清霜老劍華鑿
凶寧殉國誓厲欲殲斜縷血疑為碧留皮蔚有施
斗牛橫獨夜腰領控三义鮑刻人逾痛龍圖事匪
誇字派經漢重表化及唐奢立懂風標森聚忠禮
數加南宮宜有剛溫尉久還家華蓋山崇祠宇洽
波息成始策書得出道千古壯中華

漢川昌令昔與余同惟景藩之難聞昌已

下世今邑人尸祝於劉家驛余過式焉為之

愴感賦十韵將付漢川榜其祠云昌名應會
閩人其第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上

應時與余同年進士

書滯梁王獄利留漢水原貂璫那可問井邑尚如

燔下吏能持法小人知報恩往時同逮繫而汝獨

煩冤呂下獄不見重宣頊難招朱邑魂田家供伏

鴈山鬼護朝昏寂寞三朝恨悲涼一字存野荒

無薦藻日暮幾停軒授命應如此思君未敢言更

堪寒食近零雨暗荆門

一荆南謁張少師封君書此為壽味十韻

鶴髮年頻益龍門歲屢遷素交無契闊青盼有光

輝純命古商實寫恩迂古稀未須鳩作杖已賜鱗

為衣上相方持國閑齋但掩扉哦詩鳴帝資
酒見天機慶以裘多積身緣戰勝肥貂蟬宜嗣續
麒麟欲騰飛翁仲子為都開少
子暨長孫皆登科愛日無三樂和風

式九圍未言歌聚順引考洽庭闈

自安州歸得吳明卿大參見贈雅什因次來

韻寄答

閩闔何年別風波涉世長同懷憂悄悄相望涕浪

浪雲翮垂天晚霜蹄歷塊康已聞辭瘴癘忽報下

潭湘詎意分塵鞅無端失醉鄉洞庭揮雅奏天岳

激清商旋旆空嵇駕登樓但庾衣心神開篋擬山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上

水淨琴張簪盍綠非偶瓊投願未忘驚絨俄照席

鳳藻爛盈紺清廟瑚璉賁名山琬琰藏人今疎網

械世已用文章嵩室中原勝輶軒北斗陽猥余煎

骈辭將子測汪洋病骨驚三折凡毛誤九方迷津

蒙指示照乘借輝光逐隊憎先達臨岐幸比鄰金

門思待詔玉署憶含香廿載憐異政三朝際曆

昌勞歌虛解珮對面隔飛觴

得方伯徐公書無示楚遊諸稿喜而有作却

寄二十韻明卿

信使來何遠懷人別已長關山懸皓首夢寐在

滄浪名豈三遷重途從九折康十年煩仕楚千
古一浮湘問俗雄風國徵歌白雪鄉胸中貯雲
夢筆底奏宮商進艇天移棹登樓月滿床珮疑
交浦拾樂微洞庭張帝女哀應盡靈均怨忽忘
衡巫排几席江漢落縹緲諸體音官協殘編野
史藏士傳瞻竹詠家誦伐檀章記好名荆楚書
知發酉陽寄愁心脉脉流韻耳洋洋只愧非同
調猶能識大方絕塵無駿價照夜有珠光遙想
雙熊通應如五鳳翔雨雲紛自散蘭杜遠生香
官却開文苑吾廬傍武昌幾時黃鵠渚同醉紫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三

霞觴

齋雪枯味十二韻齋為前開府王公讀書處
歲晏少公事官閒多靜綠三冬初見白萬念坐成
玄風慄先迎臘簷零已兆年窺簾迴漸瀝點暮候
澄鮮鄉路稀鴻跡關山渺馬驚雲同天柱曉燧遠
塞垣烟逼戟光逾皎攤書淨可憐據床堪庾竝載
筆欲枚延晃入無垠界輝涵不夜天黃墟依舊在
王開府粉堞颯高懸北城有春雪樓為開府題雅調仍思郢清
齋煩類禪自公慚退食聊續素絲篇

王長卿文學訪余則臺感贈十九韻

原缺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排律

五月七日將赴零陵道經衡陽謁禮南嶽下

山值雨湯味二十二韻

日下炎埃飛洞野天南名岳俯江城脩然欲覓水
壺隱暫爾還尋石廩行誰作神丘迴斗極獨雄天
柱向離明三峨倒吸荆源盡百粵橫開嶺道平跋
蹬總收凝黛色交岷不散絳絳聲巖頭朱草半
長空外靈禽樹樹鳴乍見羣方驅混合旋從上界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一

書

破沉冥連甍閭闔窺吳練貢篚嶙峋燦楚珩九水
九龍森噴薄五峯五老劃崢嶸虹腰迴接縷星海
鵝尾高懸瑩玉京百道雲封華蓋盡千盤日觀赤
霄擎已矜仙室非凡境更握衡精上太清玉帛久
虛虞歲轍均嶠猶識禹功銘不逢蒼使傳金簡幾
叩朱陵駐綺旌仙掌千秋承沆瀣禪房一夕臥蓬
瀛步虛笙鶴諸天起入夜松濤萬籟爭裹衲茗香
拋幻諦開軒風雨颯從橫迷源已失來時覺夢楚
應同寤後驚觀化形骸聊去住隨緣天地自陰晴
亦知婚宦心難了縱訪崆峒道未成回雁峰前無

雁到問予何事復南征

靖江雲泉王孫詩畫絕倫兼受仙人長年之術與余神交垂二十年今聞八袞尚有嬰兒色王司農索詩為壽書寄十二韻

洞庭橫遼度蒼梧仙籍在著粵都天上由來龍種貴人中爭覩歲星孤紅燼已扶先天秘絲筆長開大地圖說世形骸聊曳紱避人踪跡懸壺西南紫結函關氣金丹成鐵葉符恨不識荆聞大道數在臨桂得潛夫廿年轉覺滄桑異萬里相思日月徂蝸角未相吾自老蠅書無恙爾誰扶因知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二 書畫

李方伯母楊太夫人賀章

併序

方伯臨淮人其父博士公兄弟同居友愛亡間比方伯舉進士博士公棄養而獨奉母楊氏至是以行省二品上最受太夫人封蓋時年八十二矣人以爲難省僚各賦詩稱壽而余從鄉人後輒爲續貂焉綴九韻

早甘首宿傳家日老見風雲侍綵晨在魯却忘文

母貴於今真接孟家鄰從知薇省榮三釜又轉花輪啓二旬官際 聖朝新孝理封均卿座太夫人天章琬琰迴鸞者羽陽月芳菲泛蟻酌荆樹舊傳馴鳥雀孫枝又喜續麒麟崇褒鄧國恩無比歷覽潘與日幾巡指李故徵周史姓偷桃應締漢臣因由來燕喜承家慶爲祝年年泗水春

哭殷博士先生詩一章

殷博士者諱子義字集卿學者稱爲方齋先生先生雅志聖賢苦心勵行隱微之際不媿屋漏以易教授鄉里弟子從之如林多以其學取科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三 書畫

第而先生碩久困公車晚籍貢資僅分淮校淮之人士又化之彬彬有鄒魯風既三年坐疾免歸登途轉劇奄邁彌留矣於乎傷哉余小子未髮受經頗聞大指用以應世少補闕迷水木之思日月云邁頃承哀計憐焉崩摧繁官楚西莫慰匍匐死生契闊胡不愴情誓展心喪聊據毫素得十三韻云

絳帳傳經四十年舊將弟子髮蒼然山陽近撤阜比席祁水俄聞蒿里篇欲擬招魂難自賦將歸負土竟何緣簞瓢零落貧顏陋首宿淒涼冷鄭鄴已

幸韋編開絕學旋推梁木問皇天時無鳳鳥終嗟
聖歲豈龍蛇更厄賢江上一帆歸櫂緩天涯雙淚
倚閭偏時尊人高樓燈火言猶在下始受業于其其
域音容夢夢牽在堂術總成楮大貴功名翻悔子雲
玄不堪橫笛關山外州馬誰與連舟道路邊忠
宣麥存歿八哀低白首蹉跎孤憤失黃泉淵源永
隔蒼生望沾灑蕭蕭宿草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四

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五言絕句

紀異四首庚戌春作

朝雲鬱馬首春膏散微雨誰謂雨如珠空中滴黃
上

曉開神機營燎甲驚部伍速下元戎令結束防驕
虜

毒霧昏薊門胡為雨飛燉傳與塞上人防秋莫輕
忽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乙

六

長風吹霹靂一夜號鬼魅羽書來玉門諸將莫朝
食

題畫四景絕句

杖策行東郊條然任來去回頭不見人飛花在何
處

赤日飛炎埃官路多車馬涼風生樹間偶來憇其
下

木葉下澄江霜華度高嶺散髮嘯風煙有冠何必
整

寒色侵驢背呼兒問酒家聳肩吟望處詩思落梅

花

江關二絕句

二十年前客關頭此集縹緲米瞻紫氣縹緲帝
王都

野色新兵後人煙舊井邊春濤猶自壯錦纜日相
牽

吾家西園綴有小景二十畝之間誓將老
馬一行作吏遂成契閣公署無聊各題短句
附投守者以當卧遊

修竹廊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

二

書

窮窳復扶疎入門起清韻儻遇王生來主人亦堪

問

百花徑

夕發爛綺霞朝米飾妝素行道自逶迤薄衣濕朱

露

濠梁擬

莫言魚是我休辨我非魚若到會心處悠然泯太

虛

掣鰲石

何海無巨鰲何水無纖鱗忘却得魚意安事釣與

縉

桃花洞

隔岸聞桃香疑為武林下洞中雖有人不是避秦
者

泳飛閣

鳥飛詎能泳魚泳詎能飛吾居魚鳥間川雲澹相
依

大士院

有形四大牽無住萬心活誰于火宅中而能悟解
脫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

三

二

書

酒禪居

何酒不為禪何禪不為酒如米與醉鄉都付無何
有

觀化臺

有空俱是物有物盡歸空幻身隨法眼光普混濛
中

梅花舫

萬株啓羣芳澄宇朗孤照更有江湖適冷然發清
嘯

美渠沼

只疑花媚水誰道水憐花遲暮今如此何須競物華

金粟屏

結束在貧家匪金亦匪粟聊付小山招秋風送清

宿界山郵館二絕句

千巖已重陰更宿嵐深處四月尚餘寒呼童擁敗絮

山中斃屏營無事聊晏起旭日放初晴雀聲何太喜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

四

書

秋夜宿清微館追憶嘉靖庚申與汪襄陽夜話于此感賦二絕句

方來俱是夢過去莫煩思此是邯鄲肆廬生知不知

憶昔卧筠房中宵有客至只道信宿間寧知十年事

賦得秋蟬二首

抱葉詎矜高飲露匪蹈淙軀薄畏聲長時危慙月拙

不將春羽鳴却伴寒條暮生既遠繁華更被螳螂

妬

賦得驢馬二首

朝暮逐郵程心專命自輕休糧惟飲水為報主人情

項骨瘦逾高蹄毛寒漸裂一聞金勒嘶枯吟夜流血

梨花

隔泥飄殘雪隨風拂晚絲相逢禁火節江北憶江南

荆門訊盧太守病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五 故人猶可問一病世春山空翠門巷晚車馬都空還

宿竺竹館

日下黑雲生明朝又不晴果然一夜雨萬壑沸松聲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六言絕句

聞朱山人被人盜去盆景為作六言二首解

悶

風雨三更靜屋惟道貧家睡熟莫教隣犬作聲任誰分與清福

乾坤不設藩籬芥中失却須彌萬物由來是幻何須夜裏轉移

為人題畫六言二首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乙

重刊

江湖浩渺扁舟得魚沽酒便休蓑笠依然無恙任他風雨當頭

寒花正媚寒月失却芳菲時節幽姿不到豪家白石清泉脈脈

元日岳陽樓觀雪二首六言

上天下天相映六出五出交飛銀海幻成空界瑤

山露出翠微

暝合遙看白戰春寒半倚紅酣素女紉蘭湘北王驂飛轡湖南

元夕蔣僉憲館觀鰲山燈余發一嘯衆皆絕

倒遂書成六言絕句

火樹千枝暈艷金壚萬縷烟籠閑得紛朱駭綠牽成作揖打躬

鄖陽王開府寄余數字云某已物故乃知作

大官者心與相俱不可無也戲題六言二首

有面無心不可無心無面奈何子微之咽自絕莫怨梁園鬼多

李廣不侯有恨王生鑒貌無雙地下若知懺悔罪過尤甚殺降

雨中撥悶二首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二

重刊

黯黯連陰几閣霏霏積潤琴書已是空山閒寂更堪淫潦鬱紆

閨外鼓鼙朝澁枕邊瀑布宵懸涕鬱為魚楚塞蒼茫辨馬吳天

夢歸二首

累月鄉書斷絕三秋愁緒交加無賴山中作宦聊憑枕上還家

還家一餉何為喜脫暫時柴柵烹來黃鷄九斤擘盡紫蟹千隻

王子安文學遊楚留滯不歸戲成問答三絕

句

漢水湯湯東流西風不肯行舟少婦閨中久待秋
深難上妝樓右問

且著酒家犢鼻猶存說客貂裘丈夫意氣如此落
魄何妨遠遊左答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三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七言絕句

遣將十首

并序

六月朔日邊臣奏警

上命大將專征爰勒斯什用壯戎行

嘉靖庚戌

居庸碣石控胡門宸極千秋拱 至尊漢代王庭

猶北徙玉關誰拂磧砂昏

文祖當年駕六飛金城玉壘壯 皇畿 中興天

子尤神武莫遺胡兒浪打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二

乙

三

漢庭諸將盡英雄破虜誰收第一功新草白麻傳

鳳閣特宣司馬拜元戎

日華遙映旌旗繞霜彩齊輝劒戟寒萬騎雲屯思

敵懷大家懽舞出長安

金印盤螭肘後懸兵符一道握京邊從來 恩數

應無比亟縛戌王奏凱旋

千官齊侍紫宸朝盡看將軍插錦幟虎帳龍旂真

壯麗親承 神笑破天驕

萬竈橫行紫塞中指揮戍虜氣如虹先鋒獨躍飛

龍馬都護長懸明月弓

燕京六月赤砂飛萬里炎光照鐵衣不是周宣勤
遠略聊將薄代示 皇威

響派一矢落旋頭馬絡猩紅挂髑髏夜裏羽書傳
大內從教唾手博封侯

平沙漠漠大行西一戰歸來罷鼓鞞但使龍荒銷
虜孽佇看麟閣續新題

為人題畫

朱唇未啓濕胭脂萬里江空月正移莫道芳尊盛
夜色頻敲方響促新詞

北上書所見十首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二

二

書

虎牙西望路漫漫獨客離家歲欲殘纔過宜城山

色好鹿門雲盡萬峰攢

漢江沙淺度虹橋霜落樊城樹色凋候吏不逢空

繫馬山鐘敲斷夜迢迢

襄城歷盡燒痕鮮一入中原思爽然嵩洛依然空

外見路人誰說宋山川

青山相掩隔隆中萬古雲霄起卧龍今日中原無

一事短衣空躍五花驄

少年走馬五陵原醉裏誰知七貴尊此夜驟聞高

喝導蕭然掩轡過關門

關頭酒盡日初曛又逐征塵度夜分津吏不教通
姓氏灞陵誰識李將軍

喧呼騎士帶弓刀雲閃旌旗夾路遥喝斷車塵清
馬道共傳中使近還朝

聞道黃河天上流今來靜度水如油天寒應識魚
龍卧不遣風波攪客舟

夜靜霜清卧一裘西山落月滿蘆溝依稀識得春
明路五色雲中見鳳樓

雪色侵凌滿太行曾憑飛閣引離觴舊時相送人
何在陌上珂聲解老郎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三

三

書

無題

長空黯黯晝吹沙滿目飛埃染鬢華未遣兒童輕
拂去道人久已不驚鴉

涿州戲題主人壁

昏來覓得主人門下馬頻呼索酒尊虛領人間二
千石誰將一斛念王孫

戲贈所戴唐巾二首

收拾飛蓬似一飄却憑纖手製烏綃西風馬上頻
廻首不道霜毫逼迅飈

結束應知世網非青天頭上杜塵機欲將持鉢歌

姬院未與玄公乞納衣

雙絲斜繫白瑣環相送人今憶早還想到春風旋
柳日不教楊柳然蕭關

宋玉墓

嶺度千盤下郢都孤墳寥落古城隅陽臺神女無
消息殘碣猶書楚大夫

襄城郡齋醉題

膝前歌舞眼前山襄州使者意自閒今宵留客不
得醉莫遣鷄鳴喚度關

荊州上元曲十首時在長安旅舍作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四

春風初到萬家城火樹銀花相映明高結綺樓橫
十里沿街齊唱上元晴

辛酉元夕嘗為此作

雕盤翠幕總繁華誰似朱城帝子家雲母屏中輝
紫電珊瑚樹底發流霞

靈鼉終節繞重闌玉燭瓊花燭太微教取銀筆催
月色還陳雲舞弄春輝

百戲呈休散綺綺西園傳令下星橋獨茵藉草承
車軟寶轡纏絲絡馬驕

車華臺迥接沙津隊仗如雲引路塵錦障紗籠移
鶴輅香風徐散十街春

千花騎擁白雲橋月淡煙霏濕絳綃試聽玉壺沉
漏水西宮隱隱出鸞蕭

銀燭高浮琥珀光畫樓深鎖內家妝昇平一曲君
王醉衾袖輕扶上玉床

滿城車馬夜喧闌不獨王家樂事偏竿影月中高
七尺今年盡道是豐年

苑西鰲火照瓊樓甲第歌鐘醉五侯開歲又逢人
日雪恩輝先到楚江頭

憶在荊江發興多每逢佳節伴行歌座中誰是忘
罷客彩筆遙傳灑鳳羅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五

顧水部席上話舊四首

君家龍浦帶煙沙夜月曾同泛海槎江上彩雲吹
散後青衫無復濕琵琶

記得名園似辟疆城邊流水引飛觴十年兵燹關
池館又向春明覓醉鄉

舊日詩名顧長康於今水部是名郎何人解識文
章價此夕重登大雅堂

尊前休唱竹枝詞總是江南一夢思剪盡燭花春
漏短不知人在楚陽時

清明日作

黃河東去淨春沙一曲溪流似若耶馬上不知寒
食過村村風雨暗梨花

雨中馬上酣睡墜鞭戲題

醉裏昏昏馬上眠旁人笑擬似乘船雨聲何事驚
殘夢開眼方知是暮天

恭送隆慶 詔赦志感十首

輦道鈎陳擁百靈玉除爭覩泰階平樓開五鳳傳
冊制關繞雙龍護紫城

彌留遺詔肅金騰闔闔初開 帝阼升 三殿恩
波增海潤 九朝文命際雲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二 六 書集

法宮旋踵應乾符西海祈靈苑殿孤周代原無王
母降漢庭新正少君幸

世廟垂徽表中興太行佳氣鬱靈蒸千年圭瓚藏
稜殿萬整松楸衛 永陵

族仗鳴璫儼陞趨殿前新拜執金吾 彤輝呼嶽
瞻 宸扆 玉几垂衣仰 睿謨

紫殿春迴萬舞同一時鴻齊遍臣工講幃皆進從
龍秩定鼎還先捧日功

勅洗沉冤領法曹覆盆無復仰天高當年偶被批
鱗謫今日還酬折檻勞

千官雲擁侍 金鑾十使宣綸告履端赦過共傳
湯網闊獨租還比漢條寬

雨過陰晴生物態雷行大地變春姿遙看北海齊
扶杖為報商山莫茹芝

解道天池少涸鱗向來野客尚迷津未應箕穎終
逃世豈是唐家有外臣

謂王元美兄弟赴 關訟父中丞公冤已下
部議為賦五絕句

中丞昔總前遼師親自戎行破月支滅虜未能償
馬革惟纔先已逐鷗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二 七 書集

當年辛斬佞臣頭輪詔歡傳遍九州繼志更於
今上切飛章終慰九京幽

瀝血披肝叩 帝闕哀號應徹承明門迴生已失
綬縈遇忍死還祈澤骨恩

螭頭被 旨下天曹省機猶煩轉勘勞聞說劍門
懷舊德可無父老泣旌旄

六年長卧魏莪堂此日重瞻日月光共喜沉冤俱
被雪肯令二孝獨飛霜

得江陵諸士書作四絕句
書信臨春發渚官到時松桂澹秋容南荆豈是無

魚雁今歲初收第一封書來自三月秋後始到

故園園池重別離敢將雲壑傲明時如今問我樊

川業恐是前生杜牧之書問我何時東裝北上

竹為樓閣草為堂太守年來憶醉鄉三楚舊多詞

賦客誰能染翰繼高唐書中云有詩客在草亭唱和

千里緘情肘後編相傳疑是八公仙金魚玉帶非

生事芝室丹房豈夙緣寄方書二冊

題張憲副園紫薇花二首

解送秋光百日紅可堪移種竹林中白頭掉處詩

應就何似城南萬樹楓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八 二 書

綠葉如雲泣露枝終憐艷蓋媚人遲低迴還待美

蓉發敢向秋江怨後時

園庭有銀杏二株移自故家皆百年物一榮

一委為之惋惜戲題一絕

古木移來百歲疆恰如二老佐文王如何周事將

興日一作鷹揚一首陽

枯香計移一年經冬徂夏已無生理今秋雨

過萌芽忽發造化斡旋于我有深眷焉戲題

一絕

根凋柯委已經年不信生機復暗旋鮮得嶽中韓

內史如今又見死灰燃

戲贈郭開府

明月揚州第一樓玉人今夜洞房秋祇憐金屋嬋

娟好日出東邊愁不愁

送王叔楚歸羅溪

亂裏移家亂後歸白頭還識舊烏衣門前日日東

流水為問鄰人今是非

題邵將軍戰功圖 有年

邵將軍往歲征倭屢獲奇捷卒臨謫謫屏居海

壩舊遊王翹為繪戰圖雄炳然余心壯焉且悲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九 二 書

其不遇作二絕貽之

百戰功成未論功豈應 明世惜形弓空憐漢代

麒麟閣翻落書生寸管中

海邊莫上最高臺燕領誰當識將才借問何如惹

雪遠白頭金印定歸來

戲贈殷無美緇巾

雲霄羨爾羽毛奇醉裏從吾借接離世上網羅今

更密頭方莫遣眾人窺

宛城李別駕遠遺海味戲贈一絕

襄州使者日悠然獨飽槎頭縮項鱸海味只宜耳

海客老饕還得故人憐

界山喜霽戲題一絕要王少參同遊太岳

十度經過九度陰忽看斜日逗高林山靈亦解逢
迎事點檢襄州使者臨

得王少參書志喜

憐余猶在界山東書去書來此夕同千朵芙蓉看
不盡聞君先到王虛宮

送宋山人還荊州二首

短騎蕭蕭石逕陰掉頭歸去有囊金休將酒計妨
生計世上侯門似海深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十

事

負劔行遊五十餘天涯何處有安居童蒙夢澤真
堪老芳草閑門擬化書

無題二首

猿臂空名滿戰場自憐無主在椒房如何却論封
侯相翻悔當年殺伏羌

漢家謏學薄公孫海上臨襄尚牧豚猶待鄉人相
勸駕少年投牒向何門

一夕忽夢內拜覺而戲題四絕句

本是迷廬一幻身王侯桎梏竟誰真儻來毛義新
除檄寤後更生未調人

好文好武總悠悠肯為流年感白頭盡說邯鄲成
一夢何人不向夢中游

舊游如雨髮如霜天上從來有玉堂豈是今朝容
頓直淮揚重召汲中郎

漢女思華轉時聞秋風零落故時顏已知永巷同
捐扇敢望長門有賜環

九日虎州送菊二首

青山屋裏不開門兀坐無花伴酒樽獨有秋容媚
朱郎蒼髮聊復共王孫

大堤楊柳忽繁霜夢裏龍山是故鄉龍山在荊州誰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十

事

黃花相問訊天涯今日又重陽

襄江候王少參不至

寒波渺渺細如絲明月孤帆下瀨遲乘興土猷疑
興盡青山候吏立多時

和徐子與登赤鯀見寄

玉堂學士罷絲綸千古文章合竄身赤鯀山川今
候汝何家重降子姑神蘇長公有子姑神記

和子與黃州雪中見懷

峴首浮雲此際多雪堂飛雪興如何天風吹度陽
春調更許誰人和郢歌

九江

十年岐路竟茫茫吳客今朝出楚鄉
兩嶂青山看盡扁舟一夜到潯陽

望江

望江驛前人畫喧北風破浪吹江豚
使君未可乘流渡不見前村雨脚昏

偶題

吳頭楚尾境初分江左冠裳半已焚
為法故應終自散欲留何舍宿商君

京口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十五

江程一月飽風波望入三山喜自哦
津吏夜深難辨客猶隨鷗鷺宿盤渦

送馮山人遊匡廬武夷

匡廬原是匡君居武夷蛻骨今何如
我亦贈君綠玉杖西去名山訪道書

清明日西園紫牡丹開適試新茶皆常年所
未有者各賦一絕

寒食初過雨似沙石闌先報魏家花
亞枝低葉矜輕艷故與山人鬪髻華

茶至翻嫌穀雨遲汲泉燒葉實論思
山家自有閑

鍾鼎一榻烟銷是熟時

畫眉

縷羽簪吟何處來雕籠無恙日徘徊
自緣飲啄能縻我美却揶揄不放回

秋蟬

餐風吸露爾何求嘹唳高枝不肯休
恠得幽人住空谷可無一語怨清秋

應城

辛酉歲 景藩之國余嘗為建行殿於
城東郊

東郊車馬亂如麻當日行宮擬翠華
十載升沉如夢裏瓜哇原屬野人家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十五

清明日

村村樹裏有流鶯隔隴穿林不住聲
啼盡落花春也盡行人馬上過清明

江陵一庖子能割股療母已母生而庖子死
土人葬之白雲橋下碑之曰張孝子墓漫書

一絕句

殺身報母路人知三尺孤墳五尺碑
猶是當年屠割手能捐四大發慈悲

寄訊同年表大衆

逃郭青山舊草廬表安高臥竟何如
春江月色空

相憶欲覓雙魚寄尺書

出巴陵偶述

石上長松十尺圍兩行晴蓋護驟騁行人莫厭巴陵道盡日看山度翠微

湘陰道中雨作二首

日日春陰覆九疑湖邊那得雨晴時湘南自昔半愁地總是晴時也解悲

積雨溪頭長瀑泉家家引水種山田但令春作歡農望不怨潭湘是洞天

屈原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二

古

書

湖陰作雨日霏霏千載靈魂何處歸猶幸荆人原信鬼村村擊鼓賽三閭

即事戲書四絕句

空傳賓至即如歸投馬山郵宿火微興替從來占候館行人莫遣色恒饑東諸驛以節縮太過賓至苦之

十年耕作九年虛今日為人明日魚楚地四差無淮折條編或恐是刑書條編良法惟楚難行

窄袖紅衫盡荷父只愁團長報名遲菜傭今日妨生理不似堯衢擊壤時保甲止可議防盜賊若以迎送具則靡文矣

雨裏髻兒逐隊行衝泥跋澗怨先生絃歌若管逢

迎事偃也能無誤武城鄉約塾師率弟子來迎

潭州雨

潭州日夜雨如云青草湖頭雉雉聞此景何緣對騷客恐要詞賦吊湘君

自岳陽發舟經宿行五百里遂抵鄂州

烟裏垂楊雨後山春橈輕瀉碧屏溪洞庭東下嘉魚路一月離家兩日還

安州營較射戲題二絕句

誰挽雕弓一石強人人奮臂銳穿楊請看矢沒雲頭去枉殺皮侯似面牆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二

古

書

由來江漢有干城今日干城浪得名止合號弓酣獲益爾曹何幸際昇平

示星士沈生次高相公韻

總道星家原有術却於榮路本無心縱然應盡先生語亦是飄風過耳音

東風二絕句

廿日馳驅塵鞅間勞歌猶未破愁顏行舟試問今何月不道西風送客還

一船坐費白夫牽道路虛糜月俸錢茅店無人荒野白右司名亦挂旬宣

涓口

巡檢兵傳戍鼓聲
花落坐聽寒江浪未平

過蒲圻吊魏順父同年四首

廿六年前通籍彥中原
蒿目幾人存獨憐頭白經
行處又解龍泉挂襪門

青藜閣上火初明
著得荊州史記成今日名山留
副社龍門竊附諸先生

長安同巷復聯鑣
比部詩名振楚騷解得玉樓成
賦後人間揮手一鴻毛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解組歸來十載餘
雲霄無日不吹噓如今空有西

州淚辜負山中勸駕書

岳陽除夕同沈大叅徐憲副集蔣僉憲館沈

蔣與余皆吳人

仙人醉罷岳陽樓
雲水茫茫總浪遊今夕他鄉聞

爆竹三人相對說蘇州

十六年餘歷楚城
洞庭天岳不勝情來朝縱有椒

花頌萬里何由媚 聖明

阻風白螺磯感舊 荊州故屬

濁浪滔天洗白螺
白螺曾憶故時歌 余嘗作相者

未忍重相別春雨春風一夜多

題秦酒二絕 有序

秦酒者故桑落酒也秦人訛桑為喪避而易今

名焉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桑落當

是時已多避忌而亦未聞諱桑作何稱者而今

秦酒之名為備者誰執痛乎人情益習軟媚世

江河下吳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

易之又何有於他事哉可發一噓乃題二絕句

終憐桑落故時名忽漫傳聞秦酒聲世態變來饒

不過索郎也自解逢迎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當年沾醉在京華
昨果非欺今是耶留得本來真

味在呼牛呼馬總由他

偶題

樂天何事別楊枝
生處酣沈死便知今日蘭房歡

咲罷聲聲懊恨却緣誰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禮部賀瑞穀第一表
禮部賀瑞穀第二表
禮部賀平倭表
禮部賀進靈芝表
代尚書謝遣祭先師廟表
禮部賀萬壽表
代尚書謝賜仙鶴服色表
代侍郎謝遣祭三皇表
禮部賀靈雪第一表
禮部賀靈雪第二表

禮部賀瑞慶第一表

禮部賀瑞慶第二表

代尚書謝入直表

代尚書謝加太子太保表

禮部賀靈雨第一表

禮部賀靈雨第二表

代尚書謝賜麒麟服色表

禮部賀瑞兔表

擬翰林院侍讀學士鮮縉恭進四夷咸賓

詩併序表

嘉靖辛酉科
湖廣鄉試錄

徐氏海隅集目錄

二

擬隆慶登極賀表

代作

第三卷

序

贈高御醫考績序

贈東陽丞魏君序

贈金都事之任閩藩序

送王元肅參軍奉使南還序

贈襄守汪大夫遷閩監兵憲副序

贈羅郡倅序

贈大參雷公之任山東廉憲序

贈郡丞李大夫上績還朝序

贈大參李公分守荊南序

贈楊博士擢倅大名序

贈嚴博士移教寧國序

贈邵將軍移鎮嶺東詩序

又贈嚴先生移教寧國序代作

第四卷

序

贈郎閻帥馬君晉陟五軍大營參將序

贈別駕龍大夫擢守龍安序

徐氏海陽集
目錄

贈郡丞李大夫人入朝序

贈沈倅赴調序

贈太倉州黃倅赴楚藩經衛序

贈邑令趙侯赴調序

贈李大參入賀萬壽序

贈牛司理遷貳西安序

贈督府草堂劉公移鎮定海序

贈歙人吳君新居序

贈葉汝脩會試序

贈大參文岡鄭公擢河南按察使序

贈僉憲戰公權閩藩少參序

贈湖廣按察使楊公晉右布政使序

第五卷

序

侍祠代對錄序

九日竹居宴集詩引

重刻岳陽風土記序

刻武安王集序

刻庚申稿序

周山人詩序

徐氏海陽集
目錄

刻騷選序

漢南藁序

蕲水集序

東書堂吟藁序

大岳遊藁序

移度藁序

還家藁序

寒解錄序

第六卷

序

江西鄉試錄序

江西癸酉同年錄序

徐白谷先生集序

刻薛文清公讀書全錄序

刻張進士窓稿序

金氏世譜後序

黃州詩小序

安州詩小序

程君贈言序

何文簡公集序代作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五

湖廣鄉試錄序

非儀邵集序

海隅集自序

第七卷

序壽

封少帥太虛先生張翁七十壽敘代作

壽元輔少師太岳張公五十序代作

壽許明府序

長汀公八十壽序

壽子溫陸文序

許侯重慶壽序

程君六十壽序

贈外舅金翁七十壽序

贈雷封君壽序

漢上公壽敘

贈侯母朱太孺人壽序

表封君八十壽序

第八卷

序壽

大廷尉王公配晉淑人七十壽序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六

二

代

平涼倅陳先生七十壽序

前鄆令徐先生七十壽序

贈給諫許君壽序

壽外舅濱州翁八十序

贈封君范翁壽序

封山陽令楊翁七十有八壽序

贈湖藩少參馮君八賀 萬壽使道歸壽

二親序

贈嚴少師壽序代作

張母廖太夫人七十壽序代作

誥封刑部郎中怡蓮馬翁七十壽序

第九卷

記

嘉定縣築城記

重修龍王廟碑記代作

思齋壁記

嘉定縣重給學田記

櫟全軒記

蕪湖縣令題名記

荊州府重修承天寺記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七

文

重修大德萬壽講寺記

明素齋記

春雪樓記

徐氏家廟記

表忠祠記

第十卷

記山水

遊石亭埕記

遊張公洞記

遊玉陽山記

遊惠錫二山記

虎丘夜語記

遊隆中記

山水間記

遊龍虎山二十四巖記

遊金山記

遊九峯寺記

歸有園記

遊洞庭君山記

遊善德山記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八

文

第十一卷

記山水

遊太岳記

界山觀雨記

遊南岳記

第十二卷

事記

沙市獄記

平高雞寨記

第十三卷

事記

楚役記

宛城夢記

書易名事始末

書補郡事

書蹇解錄後

書周醫士墓志事

書吳理降乩事

改書龔敏卿死盜事

第十四卷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九

事記

水廳劄記

第十五卷

傳

太醫院院判高公傳

王翹兒傳

百歲楊傳

驚池生傳

第十六卷

傳

吳小仙傳

萬玉山傳

柴道人傳

死後難三人傳

周先生傳

唐殷二博士傳

第十七卷

墓志

鄉進士趙君暨配朱孺人墓志銘

夢梅楊隱君墓志銘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十

本

亡妻歐王二安人附墓志銘

王母戚孺人墓志銘

撫州司訓唐先生配沈孺墓志銘

明故錢塘主簿誥封中憲大夫嚴州府

知府張公墓志銘

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金君墓志銘

明故處士封君墓志銘

李翁夫婦合墓墓志銘

勅封太安人唐母盧氏墓志銘

陸子溫墓志銘

陳次公墓志銘

山兒瘞志銘

王山人墓志銘

亡友忠伯朱君墓志銘

第十八卷

墓志

明中順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周公墓志銘

銘

明封國子監學錄劉公墓志銘

王氏姬壙志

徐氏海隅集

目錄

陵兒志

士

文

六歲兒五歲女壙志

誥封宜人沈氏墓志銘

第十九卷

墓表

明故枝江王墓表

遼府王承奉墓表

臨武鄭慶士墓表

第二十卷

行狀

先考祠部府君妣陳安人行狀

第二十一卷

辨

魯用天子禮樂辨

伊尹放太甲辨

毛詩序傳辨

第二十二卷

策

農業

嘉靖辛酉
湖廣試錄

儒吏

嘉靖辛酉
湖廣試錄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十三

本

吏治

嘉靖辛酉
湖廣試錄

經史

嘉靖辛酉
湖廣試錄

舉課

嘉靖辛酉
湖廣試錄

第二十三卷

雜著

湖廣鄉試策問三首

辛酉

試博士策問

姚鹿記

波鶴記

跋文內翰詩卷

跋海天落照圖卷

書歸僕丞解或篇後

殷無美小像贊

二千石像自贊

行省中書右丞像自贊

太康王參知像贊

香彌勒佛贊有序

言語箴

愛惡箴

跋君山記

徐氏海隅集

目錄

王

文

跋遊太岳記

跋水廳劄記

證王端毅公贈官

證劉愍節公贈官

跋徐儀部所藏祝京兆楷書卷

跋陸山人楷書

第二十四卷

雜著

漢語苑四十四篇有序

第二十五卷

啓

起用湖廣屯鹽道副使尋陞江西左叅政

謝政府啓

陞湖廣右轄謝政府啓

陞湖廣左轄謝政府啓

又謝呂相公啓

陞鄖陽撫治都御史謝政府啓

賀張相公壽啓代作

饒孫開府啓

饒部臺察啓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古

文

賀張相公辭遼東奏捷加恩啓代作

賀呂相公辭遼東奏捷加恩啓代作

武陵饒孫廷尉啓

唐憲副起病請啓

謝劉中丞啓

謝臺察啓

江西鹿鳴宴請凌中丞啓

賀鄖臺王中丞啓

貢院三司宴趙中丞啓

晴川閣三司饒趙中丞啓

謝趙撫院啓

謝舒臺察啓

江西錢徐撫院啓

擬高安吳尚書薦語

調周紀善劄

第二十六卷

書

與楊幼殷督學書二首

與陶水部論厥夫書

與許明府辨投獻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七

八

與崑山王少辨外家糧役書

復潘子實博士書二首

復李都運書

與張嚴州希尹書

復華鴻山先生書

復何鳳野書

復邵都閫書

與陳鶴汀書

與徐少泉書

與唐道述書

與沈叔裕書

與沈序卿書

復張餘峯憲副書

復殷無美書

復顧觀海憲副書

復朱子忠書

與沈秀才書

與龔蕭溪書

與陳上之書

復王子安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六

七

復張瀛峯大叅書

復俞仲尉書

與劉方伯書

與九江張憲副書

第二十七卷

書

與沈會峯叅政書二首

與姚華陸太守書二首

與唐婁江憲副書二首

與劉百洲書

與周江陵書

與郭寶山總戎書

與沈見心太守書

與王蕪湖書

與何宜山憲長書二首

與徐龍溪公憲書

荅楊洵陽書

與沈練城僉憲書

與定山憲副書

與袁吳門考功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七

與王麟洲儀部書

與袁太冲書

與司臨川書

與張吉水書

與王新泉少參書

與王見峯都諫書二首

與凌洋山中丞書

與楚澤帥進士書

與劉百洲書

復莫雲卿書

與侯復吾進士書

復華鴻山座主書

與王恕所書

復唐正誼中丞書

與侯復吾書

與袁定山書

與秦鳳樓書

與王叔楚書

荅顧親海書

與姚華陸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六

第二十八卷

書

上執政書六首

與張給事書

與帥進士書

與劉洞陽吉士書

謝筆峯張司空書

與張給諫書

與帥進士書

荅卜起巖少參書

與溫尚涯憲長書

復徐存翁相公書

與張壚山中丞書

復陳文孝廉憲書

與姚禹門督學書

與沈練城憲副書

與張壚山開府書

與卽溧陽書二首

奉吳筠翁書

與吳近泉太守書

徐氏海陽集目錄

元

東

與况丹湖督學書

與馬具泉憲副書

與王鳳洲憲長書

與劉漢樓侍御書

與陸五臺問卿書

與殷石汀總督書

第二十九卷

書

復吳川樓督學書

復柴定宇方伯書

復嚴順菴大參書

與王麟洲祠部書

復王鳳洲問卿書

與張給諫書

與司武選書

與侯復吾書

復吳川樓書

復潘充菴憲長書

復卽陽孫中丞書

復卽溧陽書

徐氏海陽集目錄

千

東

復張內山大參書

與陳上之書

與張瀛峯憲長書

復匡南宗侯書

復魯山蔣僉憲書

復趙鳳田明府書

復陳蕪山憲副書

復侯侍御書

與顧觀海憲副書

與唐婁江憲副書

與陳上之書

與龔汝脩書

與殷無美書

與王子安書

與沈叔裕書

與唐道述書

與郭鯤溟大叅書

與徐魯源憲副書

與張九山憲副書

與曹紀山中丞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北

與程午槐書

答張九山書

與吳筠翁尚書書二首

復袁太冲書

復張九山書

與吳芑湖太守書

第三十卷

書

與王新泉方伯書

與戴渾菴憲副書

答潘印川中丞書

與吳小江方伯書

與李近麓大叅書

復吳川樓書

與袁澤門大叅書

與陳疊山方伯書

復王新泉方伯書

與顧觀海憲副書

與鄭文岡廉憲書

與湯覺菴給諫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東

與王少方少卿書

與侯復吾侍御書

與涂槐亭方伯書

與嚴順菴大叅書

與柴定宇方伯書

與胡公泉書

與顧寅齋書

與張陽和翰撰書

與郭華溪開府書

與匡南書

與王新泉方伯書

與秦槐亭方伯書

與徐子與憲長書

與畢松坡少司徒書

奉趙中丞書

奉太司寇王西石書

復胡薦齋憲副書

與吳近崗太守書

與龍澄源別駕書

復袁澤門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五

二

水

與劉九澤侍御書

與吳小江京兆書

復劉白川中丞書

復陳蘇山憲副書

復戢金溪少參書

復侯復吾侍御書

復陳蘓山憲副書

復王龍峯書

復劉小魯書

復陳雲浦書

與李勺溪書

與大司徒殷石汀書

復潘允菴方伯書

復陳一水大參書

復張嶠嶽中丞書

與姚司成禹門書

與王荆門中丞書

復大司寇王西石書

與袁太冲書

復徐存翁閣老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五

水

與應養虛太守書

與劉大廷尉小魯書

與司傅野主政書

與陳雲浦書

復少司馬汪南明書

與吳小江中丞書

復子與書

復劉新陽方伯書

復沈練城憲長書

與王麟州少參書

第三十一卷

書

與張居來書

與楊公子書

與郭寶山書

與殷斗雄書

復陳蘇山憲副書二首

與向明臺書

與王鳳洲書

與王麟洲書

徐氏海陽集卷之目錄

主

與孫淮海書

復董嵩河書

與王荆石書

與趙汝泉書

復蔣魯山書

與何宜山書

復牛勿齋書

復傅信吾書

復劉泗洲書

復向明臺書

復孟謙菴書

與董嵩河書

復徐鳳竹書

與劉小魯書

復石毅菴書

復鄭文岡書

復向明臺書

與李五華書

復郭寶山書

與曹如川書

徐氏海陽集卷之目錄

主

與司傳野書

賀三閣下書

與徐鳳竹書

與王鳳洲書

與顧觀海書

與陳上之書

與張瀛峯方伯書

與昌鳳岡書

復王新泉書

與孫淮海書

與劉九澤書

復吳川樓書

與龔汝脩書

與沈練城書

與殷斗虛書

復王毅菴書

復司傅野書

復陳養全書

復顧觀海書

與陳霖巖書

徐氏海隅集

與龍澄源書

與殷方齋先生書

復蔣魯山書

第三十二卷

書

與王陽谷書

與殷斗虛書

與唐委江書

復秦敬齋侍御書

復何來山中丞書

上政府書

與江新原書二首

復李杏山書

復向明臺書

復胡玉吾書

復傅信吾書

與譚二華書

復李會川書

復潘印川書

與孟夢麓書

徐氏海隅集

與郭寶山書

與袁定山書

與俞仲蔚書

與陳雲浦書

與李元卿書

與馬具泉書

與季竹隅書

與秦鳳樓書

與王荆門書

與劉應谷書

與翁見海書

與胡雅齋書

與王鳳洲書

與吳川樓書

與潘印川書

與石毅希書三首

復張九山書

復鍾西星書

奉張相公書

與譚二華書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元

與殷石汀書

與楊震崖書

與趙汝泉書

與王龍峯書

與劉小魯書

與董高坡書

與張太衡書

與黃葵陽書

與張瀛峰書

與張九山書

與陳培所主政書

復趙汝泉中丞書二首

與徐子與書

復蔣魯山僉憲書

復萬合溪奉常書

第三十三卷

祭文

祭陸太夫人文代作

三節祠祝文

祭應恭人文

徐氏海隅集

目錄

辛

祭汪江州文

祭顧孺人文

祭張夫人文

祭沈孺人文

祭唐師母沈孺人文

祭張少峯憲副文

祭沈禮卿文

祭沈母蔡孺人文

祭誥封一品夫人李太母文代作

祭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公文

代作

祭沈子善學憲文

祭張恭人文

祭唐先生文

祭張封君文

祭隆中諸亮武侯文

祭撫治鄖陽都御史節菴武公文代作

祭劉益州百洲文

祭內兄金文學文

祭漢江文

徐氏海隅集

目錄

祭大江文

祭小孤山文

第三十四卷

祭文

祭 誥封太常寺少卿王公文

祭 勅封禮部給事中胡公文

祭沈信州文

祭袁封君文

祭太恭人顧母文

祭贈光祿少卿錢公文

祭都御史唐孟公文

祭陳處士文

祭馮緯川方伯文代作

祭同年魏憲副文

祭王叔楚文

祭憲副徐峯張公文

祭萬封君文

祭封竹溪文

祭長汀尹金東涯文

祭表嫂梁孺人文代曠兒作

徐氏海隅集

目錄

祭錢近川文

祭周澱山大恭文

祭南野徐憲副文

祭學士華公文

祭楊古崖方伯文

祭亡友李郡丞文

祭 誥封宜人陳母某氏文

第三十五卷

志

志序凡三十一篇

星野 方輿 國紀 藩封 田土

戶口 方產 建置 秩官 貢賦

徭役 兵防 水利 學校 風俗

選舉 明興以來大臣表 馳封

壇廟 勝蹟 陵墓 寺觀 災祥

獻徵 宦蹟 列女 流寓 方伎

仙釋 文苑 雜紀

第三十六卷

志

志論

徐氏海隅集 目錄

星野至雜紀 凡三十一篇

第三十七卷

志

圖經論 凡一十九篇

全省 武昌 漢陽 黃州 承天

德安 荊州 岳州 襄陽 鄖陽

常德 辰州 長沙 寶慶 衡州

永州 郴州 靖州 施州

第三十八卷

志

苗徼考 凡三篇

槃瓠 廩君 民苗

第三十九卷

志

同姓諸王世家

楚 湘 遼 岷 潭

谷 襄 荆 梁 吉

榮 壽 雍 岳 景

華陽

第四十卷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志

獻徵列傳 補遺

徐祥傳 馮貴傳 劉儒傳

何忠傳 周鑑傳 袁宗阜傳

王廷陳傳 張守約傳 楊志學傳

張治傳 劉采傳 錢鐸傳

高嵩傳 蔣信傳 劉師穎傳

陳大賓傳 劉漢傳 熊桴傳

張誠傳 魏棠傳 彭倫傳

吳廷舉傳 王宗茂傳 溫如玉傳

王萬善傳 劉穩傳 孫宜傳

高岱傳 吳翰詞傳 王良策傳

第四十一卷

志

國朝楚名臣列傳脩八

劉三吾傳 楊溥傳 夏元吉傳

鄧廷贊傳 劉大夏傳 黎淳傳

李東陽傳 熊繡傳 李承勛傳

伍文定傳 何孟春傳

第四十二卷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三

文

志

宦蹟列傳補遺

顧璘傳 王忬傳 李憲卿傳

蔡汝楠傳 周美傳 唐繼祿傳

昌應會傳 陸州傳 楊豫孫傳

劉慈傳 阮文中傳 陳縉傳

周如斗傳

第四十三卷

志

雜傳

徐壽輝傳 明王珍傳 陳友諒傳

熊天瑞傳 彭天寶傳 歐普祥傳

墨古送傳 龔福傳 龍求兒傳

徐景榮傳 方與時傳 趙勉傳

陳寧傳 陶仲文傳 陸炳傳

文編目錄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三

本

以修爰崇華構華構伊何神棲矜蠶大御之東越
有嘉壤命工營度鳩材開奔揮斤成風注汗爲濟
群靈奔驅庶氓忻獎雕題赫奕華榱資朗金揮王
睽丹繞碧交瑞烟騰雲寶炬燭霄日月閉曜山岳
聳標近綿宸極遠摩斗杓上帝居歆百神來朝
歲之孟夏大工告既乃命勳輔奠爾神位神之既
奠萬法攸萃以引以遵衆妙是詣以昭以明罔有
氛翳相厥攸居曰惟康利惟天聽平曰鑒在茲天
錫我皇雨澤祁祁於萬斯年以永丕基天錫我皇
我皇殲殪醜夷於萬斯年以永丕基天錫我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二

壽考無期於萬斯年以穆以熙臣拜稽首勒此頌

詩

禮部進皇極萬年頌

併序

臣聞禹王濬洛肇啓禎符箕子衍疇爰陳洪範
九類別而彝倫叙五位定而皇極章夫皇大也
極至也所以統群動之宗而正四方之表者也
自古帝王雖五德殊運而明統顯祚率由斯軌
故應天時行而豐業茂著與道合真而永世底
定也 皇帝紹天明而撫世正人紀以凝圖仙
範靜延玄風丕振操太乙之柄而數之萬億開

原缺第一葉

其端運太初之樞而事之千百理其緒粵若
聖壽之初度式符天數之始生五五相承源源
未艾本之一元而衍之有十二會有三百六十
運焉又由是推之有四千三百二十世有十一
萬凡千六百餘年焉此聖極萬年之紀應 皇帝
凡曆無疆之休誠宜鋪張鴻懿宣之中外永承
罔極臣等叨厠禮官欣逢聖誕謹効下武之什
作頌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三

柵爍我明肇天之紀立極垂憲應符端軌 列聖
紹統茂綏繁祉逮我 皇帝龍飛漢水漢水洋洋
聿發 我皇恭已受籍胤祚彌昌地祇謁款天神
降祥大業於昭焯哉煌煌煌煌大業惟皇作極不
倚不偏協于克一風偃雲飛陽滋陰剽何穀不嘉
何違不聖肅肅巍巍秩焉有必邇悅遐柔罔弗俾
率是彝是訓乃見帝則上帝之則 我皇無佚惟
誠有感惟德有必懽欣休豫動則獲吉錫厥庶民
受天之臨蕩蕩平平帝績以疑布獲流行騰茂飛
英厥茂厥英守之以精天以之清地以之寧陟降
對越得一以貞道孰爲貞無將無迎究道之極與
時偕行孰視爲形孰聽爲聲合於自然天神天明

建極之妙厥由至聖一極居中五福畢應三元效
法列神宣慶舍和葆光凝真返性 帝位有常以
保以定會極歸極永延泰盛在萬斯年配天永命

禮部進玉芝頌併序

臣聞帝王光撫輿圖誕綏元化天將使之享有
壽福以永主華夷豈獨瑞應茂哉蓋必有神仙
靈異之錫焉 皇帝心涵太始道契元真頃者
帝啓靈符揮宣神草我 皇昭受爰厘播辭臣
待罪所司謹按圖記伏議以爲天產神物常現
於有道之朝睿思所注當有應期而出者亡何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四

赤縣細民冥搜幽剔香山翠微挾鶴籠而至者
日相望於道也既而十取諸山玄嶽首進其他
聞風踵接無遠弗屆蓋名巖大麓之珍丹角蟾
吟之瑞燁然允庭矣於惟帝貺無已益隆寢閣
之東粵惟酉向燦茲靈植有玉其葩匪灌莽之
含滋氣凝華蓋謝嚴風之布潤秀挺層雲自天
降祥尤忻密邇惟 皇膺眷愈篤於昭誠足以
翊聖人作難老而綿大曆於無疆也臣等切惟
冀獻堯階何裨服食祭饗漢棗未遑滄溟尚紀
嘉禎永稱盛事豈若英英和實可儔農皇之嘗

會則書不書則不書也而胡氏求書不葬之說謂
有怠于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
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
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疑皆意之鑿也非春秋
指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穀梁白
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
志之也外取邑不書有告則書也戊申衛州吁弑
其君完書弑君之始也其不書公子者州吁弑君
之賊衛不以公子告也義係弑君也胡氏以莊公
不待以公子之道故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五

集

爲人君父者之戒也州吁有寵而好兵而公弗禁
石碏諫而公弗從此左氏之傳也孔子烏知後有
傳之者豫置覆而使入射之也此儒者信傳之過
也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春秋書遇之始也公羊曰
遇者何不期也穀梁曰內爲志焉耳元年宿之盟
而令復尋之也謂私相遇可也而胡氏以爲惡其
無人君相見之禮曷微之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書諸侯會伐之始也書公書侯其君自往也
書人衆詞也或非其君自往也左傳曰衛州吁脩
納公子之怨于鄭也諸侯不當私相會伐也而州

茲上瑞神運大行以和沆瀣以通性靈周覽八極
保合太和三光朗淨衆象森羅在萬斯年受天之
佑式穀且多臣拜稽手庸以作歌

禮部進玄應瑞鹿頌有序

歲戊午夏四月有白鹿見於丹山督臣馳獻

皇帝嘉悅維時臣等伏蒙賜觀於永壽仙宮還
而按圖索記皆曰天子萬壽則白鹿見臣等不
勝忻忭爰勒頌章上紀鴻烈鋪張揚厲大都前
代之祿應備矣粵惟秋閏白鹿復至自齊雲之
巖夫物希觀則瑞瑞駢應則奇昔老君降生發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六

祥寶李黃帝御極締妙瑤池然間現寰區猶光
圖牒乃今歲紀未週二瑞聯集矧逢 聖誕適
介仙禧豈非曠古之所尤難觀者哉 皇帝含
真體道運極登樞昭事上玄欽崇彌篤邇瞻雲
巖神棲未妥普施勅建廟貌煥然訖工未幾靈
異遂顯何其神且速哉壽明之徵益章章矣慶
茲玄貺尤深壯躍敢忘燕陋嗣頌九章其詞曰
卓彼靈巖孰營孰峙神霄洞天溟環壁峙幽邃鍾
之是曰帝址 其一

維帝之址漠漠粵區神之格思風馬雲旗時歆時

臨孔厚孔綏其二

緬彼玄宮麗於南服既燕既圯奔馬大麓帝命維
新靈承有肅 其三

肅肅靈承載經載管魏魏奕奕未妥帝真瑞應溥
將陟降於庭 其四

鹿之來矣孔異孔特泚泚閑閑不驚不踴赫赫帝
命以眷明德 其五

厥賁伊何素毳赤瞳厥赫伊何如虬如虹戩穀馨
宜式遄其逢 其六

維川有靈維山有秀既輸既効神或恐後歲戊秋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七

閏 天子萬壽 其七

是倚是騰來儀來馴一陰一陽與道合具舍和葆
光逐性還淳 其八

大帝壽明丕肇光宅瑞符伊始美成則獲昭受長
生於萬斯億 其九

靈雨頌

赫赫雲漢維日杲杲焦我下土轉滋爲稿哀我人
斯曷其籲禱 其一

帝切于痼寅欽厥思籲災降祥宗伯之司宗伯稽
手展也令儀 其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內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表

禮部賀瑞穀第一表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酉死進一莖雙穗瑞穀九十五本仰惟 聖德感通天庥滋至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帝苑凝和嘉穎呈祥於萬寶玄宮普脫靈岐推秀於三秋况當 聖誕之期忻覩休徵之應時如有待祥豈虛生恭惟皇上德合兩儀仁涵庶類春祈秋報友知稼穡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乙

之艱難冬雪夏霖時切殷壇之叩禱惟至敬潛孚於昊極肆禱符屢獲於昌辰迄用康年聿呈嘉穀鍾太和於二氣實含地脉之精垂雙穗於一莖大發天倪之秘金穰濯露煌煌秀映金鋪玉頰搖風細細香飄玉宇蓋惟天田誕育彰幽贊於神綏斯乃地瑞蕃興近洪釐於帝錫數周九十五本允合純陽祥開億萬千年式昭遐算獻之 祖廟表忝稷之惟馨貯以神倉顯泰盛之恒裕斯實豐登之大慶繁衍之殊庥也臣等幸際 明時恭瞻嘉瑞仰 皇仁之默運浩蕩難名慶靈貺之昭乎揄揚

莫既伏願福歛箕疇壽綿義曆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四時均玉燭之調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萬歲肇金甌之固

禮部賀瑞穀第二表

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初四日吳恩降生瑞穀一本三穗者一雙者五十五仰惟 聖德感通天庥滋至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帝苑昭垂茂錫嘉生之瑞天田誕毓聿呈希世之珍登寶穡於西成炳禱符於南極臣民快覩中外騰懽恭惟 皇上道妙函三功收明兩敷洪仁以滋庶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二

類秉至敬而格重玄六氣均調慶雨暘之時若萬靈協應兆年穀於屢豐惟聖誠積而愈純肆天眷久而彌篤忻茲上瑞允為康阜之徵式際 昌辰特薦明馨之祉屆三秋而擢秀先 萬壽以迎恩玄液抽華氣孕陰陽之粹靈滋啓秘光涵日月之精象參兩柱連莖祥開舜畝燦駢繁於合穎數華義圖綴壁聯珠萬顆衣句圓之美搖風溥露千嘉獲堅好之庥雙岐已邁前聞三穗尤為創見矧大壇增煥方祇奉乎玄真乃嘉穀降康適靈承於帝命誠宜薦之 宗廟昭民力之普存播諸聲歌

顯神功之幽贊也臣等幸逢熙治久戴生成仰大
造之難名無裨翊贊瞻昊恩之特異莫罄揄揚伏
願景佑日臻玄釐雲集爛千箱而盈百室永綿保
定於鴻基餐玉粒而吸瓊漿益衍康寧於鶴算

禮部賀平倭表

昨者倭夷犯順近該提督軍務諸臣捷音奏報仰
天威蕩平巨寇臣等誠懼誠忙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聖武布昭海嶽獻徂征之績 皇威
宣暢寰區收底定之功乘肅氣於三秋廓妖氛於
萬里懽均中外慶洽神人恭惟 皇上道合太清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二

功參玄造體乾元而撫運禮樂征伐操自出之大
權秉離照以當天文武聖神運無方之妙用雲行
雨施仁恩普被八荒獸舞鳳儀儀謨烈重光 累葉
百靈協應已致治於無虞四裔咸賓每蓄威于不
戰蠶茲倭寇犯我疆隅藉華逆以作腹心釀成禍
孽枕海濱而爲巢穴忍肆虔劉倡亂彌年自棄舞
干之化專征屢命尚稽奏凱之期爰籲昊穹仰神
威之助順特厯 宸斷破衆議之紛紜是以駕馭
多方罷虎奮橫戈之氣弛張默運鯨鯢失跋浪之
雄怒赫臨戎投蜚毛於燎火機行對壘折螳臂之

抗輪計出萬全功收一戰兇渠授首知天網之難
逃遺孽遊魂悔常刑之罔赦雖周家猘狁猶煩六
月之師而殷世鬼方卒致三年之克告諸 郊廟
徵顯佑之無疆播於臣民觀太平之有象華山歸
馬匪徒奏吳越殊勲青海洗兵抑且嚴華夷大界
臣等躬逢 熙運日肇 洪庥毗贊何能共際乾
坤之泰惟忻倍切長依日月之光伏願 帝祚益
綿 皇圖永固合車書而同文軌萬年撫駿業于
金甌率折旬以綏要荒四海荷鴻禧于寶錄

禮部賀進靈芝表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四

前蒙降 諭十取諸山靈芝未至茲紀平縣民張
道民獻芝若干本理宜稱賀者伏以瓊英布谷五
雲開未壽之原仙餌充庭三秀速存神之感瑞應
雖由德至真全自與天通懼洽宸衷芬騰御展恭
惟 皇上道合貞一德合通三寶寶錄以乘乾憲
紫微而並位神工幽贊而禮樂征伐不爽其權玄
範靜延而日月陰陽各安其職通者仙箕指示式
垂瑶草之文德意傳宣遂遍名山之訪 慈諭
速於南宮肅承遺命靈植遂叢於赤縣爭獻 御
庭產自翠微萃英精於嶽孕光耀紫極表色澤於

天葩升蓋煌煌滿載煥燭籠之彩玄莖燁燁紛燭
劫芹曝之忠幸有因而至前芻蕘不棄占無遠之
弗屈肩踵相承惟 聖主乃能致之非神明其孰
爲此功收一合追逸軌於蓬瀛質燦七明得真銓
於軒曆蓋天心格于幽邃聿遵 萬壽之期故帝
德妙於感通頓縮三山之路臣快瞻玄貺忻遇神
麻庸以作歌陋芝房於漢世永言配命比冀爽於
堯階伏願保合太和渾涵萬化穆清拱帝覽八極
以周遊冲粹凝神並三光而普照

代尚書謝遣祭先師廟表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五

伏以聖集大成報祀聿隆乎曠典儀承特遣街恩
存被乎殊榮仰 九重崇道之心顯 一代右文
之治光生 綸紵龍溢儒紳恭惟 皇上敬一傳
心神明履運紹虞夏殷周之統操綱常禮樂之權
天表日華握禎符而凝帝命金聲玉振建皇極以
叙彝倫思道統之相傳明聖獨尊乎尼父溯淵源
之有自情文無備于辟雍特屆仲秋禮虔丁祀惟
聖心如在恂忱已徹乎幽遐而 帝命於昭將
事益嚴于對越豈期謏陋濫荷簡命鳴珮玉以趨
鎗幸免宮牆之外望陟廟庭而祗恪敢云俎豆之

聲聞臣敢不夙夜致齋勉舉質清之責必芬成饗
無忤仰止之思伏願 聖學緝熙 皇圖保定存
神過化三才合上下而同流繼往開來百世俟聖
人而不惑

禮部賀 萬壽表

本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萬壽聖節臣等誠懼誠
忤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大德必得其壽禎符
彰五福之元 聖人克配於天寶曆衍萬年之統
瑞藹紛騰於 紫極純禧丕荷於玄穹懽動華夷
慶延 宗社恭惟 皇上瑤圖凝命寶錄乘乾道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六

二

契冲玄總均調於九氣神凝靜一膺翊護於三靈
極建中和而禮樂明備功於化育而海宇清寧苞
羽儀韶文治觀垂裳之盛瓊裘款塞明威宣戴斗
之區爲上帝以立心綏下民而欽福天惟願道仙
莫屢秀於重階地乃獻珍嘉穀聿呈於雙穗昭太
和於有象兆 聖壽以無疆節屆仲秋辰逢景誕
慶雲郁郁色流華渚之虹甘露瀼瀼澤溥瑤池之
液麻徵畢集協氣旁流歲月日會屬於丙丁允扶
元命天地人和同于上下茂啓 昌辰樂奏鈞
天開八荒之壽域籌添海屋接三島之仙源嵩嶽

騰呼華封整祝臣等久叨 恩渥幸際 熙明獻
唐錄以摠忠未仲報悃繼周詩而作頌爰效微忱
伏願帝眷彌隆玄床益介天長地久遐齡永邁於
三皇川至日升泰祚遠超於百代

代尚書謝賜仙鶴服色表

伏蒙 聖恩頒賜在直六臣各大紅五綵雲鶴紵
絲衣一襲臣謹頓首祇領及附名廷謝外切惟仙
鶴係一品服色而臣實二品茲蒙同五臣頒賜是
出 特恩臣誠感誠忤稽首稱謝者伏以內苑聯
班觀龍顏之密邇中官傳詔賜鶴錦之輝華顧穹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秩之未躋荷恩私之特異寵逾素望感切丹衷恭
惟 皇上治邁垂裳化孚舞羽統天經地緯而道
妙於裁成極日照月臨而恩覃於衣被瞻三陽之
交泰忻萬宇之皆春景慶維新玄禧茂介實惟至
誠之昭格是以上帝之居歆臣直撰何裨寅清罔
效每捧絲綸之渙汗輒隨勲輔以揚麻揣分既已
多踰捫心惟知有感詎意 賜衣之渥復叨超級
之榮喜極而神欲飛眷隆而心益懼蓋仙鶴為羽
族之貴豈比凡禽在服色乃殊異之章用施有德
正先鵬鷺慙報稱之為難侶近鳳鸞慶遭逢之不

偶臣敢不益思奮翮永從玄圃之遊勉效和鳴不
關 清朝之盛伏願 鴻圖昌熾 鶴算綿延萬
福來同歷萬年而永泰四靈畢至合四海以咸熙
代侍郎謝遣祭三皇表

欽蒙 皇上遣臣祭三皇于景惠殿以牲醴脯果
頒賜到部除分送本部尚書侍郎外臣謹稽首頓
首伏以皇仁垂世萬年招普濟之功 帝德好生
一代展明禮之典肆國家之大事在祀而 君父
之特簡尤榮祇荷 綸慈眷膺朕錫恭惟 皇上
道無明聖會千古以同神德配渾淪參兩儀而並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運軫民情之欲壽躬切痼瘼邇醫學之開源歲隆
昭報爰諏冬吉詣景惠以摠虔特遣春官竭恂忱
而祇事臣久塵撰述莫效涓埃叨佐寅清猥承任
使肅將 明德馨升俎豆之陳重拜 神庥必徹
騰羞之逮駭奔匪懈勉自效于崇儀 鴻賚駢蕃
實多慚于後食寵逾素分喜溢丹衷伏願歛福祉
以錫民致中和而育物弘開壽域八荒消妖札之
虞大轉鴻鈞五位享熾昌之盛

禮部賀靈雪第一表

通者 皇上為民祈雪久而益虔乃嘉靖三十七

年正月初七日卯時雪澤大降臣誠懼誠忤稽首
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勤民屢竭精虔之禱皇
穹眷德弘敷康阜之徵見大地以騰輝煥同雲而
布瑞三登洽慶萬姓均懽恭惟 皇上道合沖玄
神凝太素對時育物 宸情每切於民依建典祈
恩 齋願時履於歲報念食係萬民之命以稔爲
期而雪乃五穀之精惟時斯瑞茲者九冬已屆三
白稀星雖天相 朝工和燠允資於將作而帝虞
稽事豐穰未卜於來年爰啓雷宮秉精禋而丕祉
徧徼神祐祇禱祀以承馨 赤懇久摠識天心之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九

有待玄釐茂介忻皇鑒之靡愆於時示及亥分乃
瑞倏呈冬令青陽啓泰千門方競於迎春素靄凝
華六出相將於送臘矧當人日大荷穹恩剪綵縷
金民樂歲時之盛堆瓊積玉天開稼穡之祥合萬
象以含滋混二儀而普照光搖漢苑氣洽周原匪
徒珍九地之螟蝗全消物薦抑且洗六邊之兵甲
遠淨胡塵蓋幽贊成能式觀 聖神之妙用而於
昭合德真收造化之全功也臣等霈被自天懽呼
動地式歌帝力咸仰庇於洪私無補天工徒銜恩
於景貺伏願玄庥日迓帝眷雲臻齊七政以當天

四海頌雍熙於玉燭協三靈而翊聖萬年綿保定
於瑞圖

禮部賀靈雪第二表

昨者 皇上以入冬未雪竭誠虔禱天心昭格於
本月二十一日之夕靈澤大降顯彰瑞應臣等誠
懼誠忤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禱虔申一德
速璫穹之眷農祥誕布六雲呈玉宇之華床徵像
卜於宜年靈澤均沾於應臘恩垂率育慶洽黎烝
恭惟 皇上道妙惟精神凝太素握真符而配命
茂衍明昌載元化以乘時弘敷對育五辰從叙雨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十

賜若山一穀惟修萬葉昭蘇神人和而靈祇受職
猶履稽事謹歲典於齋祈每軫時艱啓靈文而額
叩茲屬一冬之已半顧惟三白之尚慳爰涓吉於
雷壇明馨祇薦復徧修於宮廟 綸命肅將升奏
載陳肆精禋之肇格赤誠旋展儼上帝以居歆俄
瞻八表雲同恍覩九衢月映始霏微而集霰倏飄
灑以彌空盈尺爲珍滂沱徹無垠之界封條示潤
凝煌照不夜之城壁綴龍樓際新成而表麗琪紛
鳳苑社宿翳以流輝參一陽資始之功玄膏發壤
而萬寓含生之澤瓊液迎春和霽域中珍蝗氛而

入地塵清塞上消虜氣於凝沙蓋五穀儲精雖真
宰顯太平之象而二儀合德實聖人成幽贊之
能臣等幸祭熙辰忻逢上瑞式歌帝力共仰
沃於恩滋何補天工勉承庥于精白伏願玄禧日
迓帝祉雲臻四時行百物生神道與乾坤而並運
萬國寧庶徵應皇圖邁軒昊以無疆

禮部賀瑞鹿第一表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初十日該總督都御史奏進
白鹿仰惟皇上聖德感通天庥滋至謹按圖記
皆爲聖天子萬壽無疆之徵臣等誠懼誠忭謹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十一

稽首頓首稱賀者瑤穹錫瑞式彰永壽之符寶籙
迎祥茂衍長生之慶應金方而誕秀兆玉眷以開
先喜溢臣工懽騰海宇恭惟皇上神凝冲漠極
建中和祖烈重光煥成功於熙洽皇猷丕顯臻至
治於清寧玄德昭乎上帝溥靈承之貺洪仁覃被
嘉生呈類應之禎肆佑命之彌隆致庥徵之屢見
茲惟上瑞實邁前聞屬當溟渤之津適發蓬瀛之
秘十樞運彩燦晶粹於瑤光庚曜儲英映澄輝於
碧水纖塵不染曾窺香案之真詮純質無瑕宜獻
仙宮之上壽向天階而攸伏馴良共喜其依人

聖靈圖以來迨貞素何慙於拱極衛芝護蹕長
瞻御輦之光伴鶴儀庭未作玄都之侶啓壽明於
經始信愈熾而愈昌介景福以駢臻將時萬而時
億臣等躬逢熙運目擊奇祥趨文石之班拊舞率
先於鵷列效華封之祝揄揚莫罄于嵩呼伏願百
祿是邁四靈畢至星輝海潤卜年逾軒曆之期日
照月臨御宇邁堯封之域

禮部賀瑞鹿第二表

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十八日該總督都御史再
進瑞鹿益彰我皇上聖壽齊天之應臣等誠懼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十二

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昊恩申眷徵萬壽
以延禧仙籙儲祥合兩儀而表粹明貺協虹辰之
祉靈承藹星馭之輝慶溢來同懽均普率恭惟
皇上握樞御曆立極建中體精粹以含真會陰陽
而成道重熙撫運普萬彙以昭蘇至敬凝圖統三
靈而歆格顧茲上瑞允卜長生自古爲珍待至人
而後出非時不見率曠世以希逢睽惟帝命之頻
仍益顯禎符之未艾不逾旬月迭應後先始由定
海之津啓真銓於蓬苑繼毓齊雲之麓闡靈秘於
仙都燦矣霜毫並耀金方秀瑩茁哉丹角尤諱玉

質岬嶸以偶承奇天作一時之合自川徂嶽神彰
兩地之能常 聖誕之甫臨共銜環而獻壽識
天顏之有喜長護踰以承麻蓋靈巖之法宇方新
祇速玄真之應肆壽殿之神棲攸受駢呈南極之
禎得數既多應期非偶誠足以翊聖人於難老證
往牒而愈光者也臣等再覩鴻麻殊增雀躍忻隨
率舞思溢頌於萬呼聲効和鳴矢嗣音於天保伏
願 皇基嶽景福雲臻上泰清而下泰寧萬祺
衍昌圖而益永星重輝而海重潤八荒開壽域以
咸登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主

代尚書謝入直表

南宮拜命方叨玉署之榮西禁宣綸遽荷金鑒之
直奉玄修于秘密沾鴻造之殊常揣分凌兢感懷
激切仰惟 皇上德超邃古道合太清弘宣幽贊
之功時流聖藻丕闡玄黃之旨慎簡詞垣地逼清
虛侍從極瀛洲之選典隆密勿對揚依御蹕之光
顧臣質本凡庸久塵鉛槧龍膺撰述曲被陶鈞頃
待罪於秩宗莫稱寅清之職敢櫻情於 禁直濫
隨崇峻之班立意旬時頗承優典荷傳乎于 詔
諭增喜躍于奔趨恩出 宸慈慶邁丹霄之上遇

同敷輔行聯香案之前臣敢不益竭驚忠仰附
隨眷勉馳驅以圖報愈堅精白之忱惟夙夜之在
公違恤身家之務伏願玄佑日遄皇麻川至照臨
庶物仁覃戴斗之區保合太和壽享齊天之域

代尚書謝加太子太保表

伏蒙 皇上以大慶覃恩加臣太子太保臣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禮書要秩寅清仰藉
千一人宮保崇階殊渥重輝於八座西禁荷金鑒
之直南宮修玉帶之榮感激非常凌兢莫措仰惟
皇上德超邃古道合太清天表日華握禎符而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古

凝帝命河清海晏御璇極以迓鴻禧茲逢 火慶
之期茂啓昌玄之典仙函洞闢三靈貺集璫圖壽
域弘開萬祝惟騰實展臣叨司邦禮掄揚莫助於
華嵩無直禁垣撰述何裨於 綸綍自慚庸拙濫
塵文石之班曲荷優容荐被華褒之錫惟保傳亞
公孤之選在 當宁每慎簡綸肆寵光同敷輔之
隆於微臣實爲忝竊行聯香案爛玉彩以輝煌地
切丹霄觀龍顏而密邇銜恩萬倍眷重而感益深
闕歲三遷位崇而心愈惕雖天高地厚仰大造之
難名而日照月臨矢孤忠以自勵伏願四靈畢至

百祿咸臻明禮樂而幽鬼神和氣允綏乎保定嘉
唐虞而樂殷夏麻禎永際於昌熙

禮部賀靈雨第一表

茲者恭遇 皇上為民祈恩澤于上玄特諭禮部
停刑禁屠祈穰無行祇事之始即雷電交作甘霖
微灑乃五月初六日夜初七日雷雨大降遠近沾
足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
祈恩徧精禋而祇叩皇穹眷德霽靈澤以敷祥慶
洽亮年懽騰禹甸恭惟 皇上體道合元對時育
物與天地合其德先後不違同陰陽運其神流行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五

無息昭蘇萬葉九懷稼穡之艱清穆九重特軫閭
閻之隱屬茲仲夏偶值恒暘肆氛異之未消塵
皇心之有惻爰頒 綸綍特薦明馨載 飭臣工
並嚴反省神靡不舉感通速神道之乎天亦何言
奏格兆天心之順時方祇事忽統電以轟雷益竭
精誠倏興雲而致雨滂沱灌注土膏乘玄液以含
滋優渥流通物意隨化工而俱茂百嘉暢遂登禾
麥於周原諸沴廓清沈甲兵於漢塞與民歛福允
延豐稷安定之禱為帝立心益顯聖神功化之極
臣等職均九秩官備四時共沐恩波愧天工之莫

贊同沾膏澤仰帝力以難名伏願萬寶呈麻庶微
協吉五風十雨長歌大有之年川至日升不衍無
疆之曆

禮部賀靈雨第二表

茲者恭遇 皇上躬禱雨澤于雷霆洪應之殷祇
事之初即獲微灑二限之夕雷雨大作遠近霑足
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重
農雩祀肅明馨之禱皇穹眷德霽靈澤敷豐稔之祥
澤徧八埏恩濡九野神人胥慶遐邇騰懽恭惟
皇上道通九始德合重玄歲序靡愆 霄旻先勤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五

於稼穡庶徵協應 宸衷特軫乎民天睠首夏之
既臨迺甘霖之未降懽誠額帝精禋祇叩於雷壇
渙命肅工齊板徧修于宮廟玄儀肇啓油雲將聖
意以凝陰赤悃初申膏雨隨宸車而應禱滂沱入
夜滋舜畝以降康霖霖崇朝浹周原而薦祉嘉禾
暢茂頓回淑氣之和品彙昭蘇益兆宜年之慶天
垂珍貺匪惟開寶穡於西疇水挽銀河抑且洗妖
氛於北塞蓋神機默運普美利於不言斯聖澤汪
洋昭太平於有象也臣等叨霑祿秩久荷生成仰
帝力之淵深涓埃莫報慶 皇恩之優渥祝頌

無能伏願景福彌隆純禧益茂歲豐時若登盈恒
裕乎金穰物阜民康熙俾均和於玉燭華鴻圖於
有未延聖壽以無疆

代尚書謝賜麒麟服色表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十六日伏蒙聖恩頒賜犀銀
五十兩大紅金絲麒麟胸背紗羅各一襲謹叩
頭祇領訖竊惟麒麟乃上公之服今蒙 頒賜實
出 特恩臣誠榮感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瑞
慶大來鴻養允徵於聖壽寵恩普被麟章特賜於
微臣服以拜嘉感而思懼念臣韋布寒微駑駘下
俦良深隔絕

卷之十

七

賤惟遭逢有幸遂效質於漢庭顧奔走何能乃獲
遊於周圍茲蓋伏遇 皇上大德好生至仁弘化
恩覃庶類重華收舞羽之功敬格三靈多瑞集遊
郊之貺頃常 萬壽適介雙祥由聖誠素格下重
玄斯神物式彰乎異數臣郊胥慶中外騰懽詎期
繡典之圓成頓沐華褒之下逮矧茲麟服式邁
行章施匪止於飭躬黼黻實先於象德瞻名器之
尤重佩服奚勝洵報稱之為難凌兢罔措臣敢不
益思策勵期勉於馳驅誓竭涓埃與少酬平高
厚伏願龍圖啓泰鳳曆綿昌內順治而外威嚴一

德望李於戴斗嘉唐虞而樂殷夏萬齡共仰於出
榮

禮部賀瑞兔表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
節該巡撫淮陽都御史李某奏進白兔一對臣民
快覩瑞應非常誠足以徵我 皇上萬萬年無疆
之慶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衡精
炳瑞玄穹申末命之符虹旦呈祥 紫極介齊天
之祐應金方而競秀爛玉彩以交輝慶集 一人
懽均萬寓恭惟 皇上神凝太素道契元真弘至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八

治以參三煥成功於明兩鳳儀獸舞雍和協上下
之麻岳貢川翰靈秀發乾坤之縕多方瑞應神功
久徵於幽遐異類景從造化悉歸于陶冶茲惟僊
獸寶表奇積月窟儲英爰分祥於下界星津孕質
迥拔穎於中林凝縞毳以無塵輝涵碧水燦赤瞳
而有耀光映丹丘本為希世之珍非時不見竟喜
一朝之獲借偶而來至性通靈響應先徵於神授
馴資抱素瑞歸何假於虞羅豈惟數幸二儀抑且
時逢 萬壽彤庭爽霽方騰嵩岳之呼玉瑞來同
九觀神明之賜精符 元命衍寶錄以迎禧天啓

華辰會瑤池而締妙仙宮侶鹿爭諍色澤之奇
漢苑繁芝共羨光榮之美永依香案悟至道忘
蹄長侍紫皇獻靈丹松風搗玉義昭柔服行收偃
甲之功而象取文明益顯垂裳之化誠昊恩之特
異而往牒之無前者也臣等幸際 昌期恭瞻正
瑞班叨趨石先率舞於鸞行技媿濡毫矢興歌乎
鴻烈伏願四靈畢至五福咸臻以八百歲而爲春
秋曆算邁羲軒之曆合億萬國而同文軌皇圖過
堯禹之封

擬翰林院侍讀學士解縉恭進四夷咸賓詩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九

併序表

嘉靖辛酉科湖廣鄉試錄

永樂元年某月日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解縉誠懼
誠惶稽首頓首謹以所撰四夷咸賓詩併序繕寫
奏進者伏以寶曆誕膺一德邁重華而履帝宸威
茂暢八荒遵首昨以來王式觀異類咸馴仰荷昌
期非偶華夷一統之盛自古所難天地萬年之功
於今爲烈匪宜金石曷示埏埴方期後詠以揚庥
特奉 宣綸而致飭竊惟北辰奠極三光森翊戴
於躔垣南面來乾萬服拱崇嚴於普率窮輿醜孽
雖列要荒中國聖人亦多容蓋惟盛世未必咸賓

故王者付之不治師酣泳鹿漸兆戎興羽格虞苗
猶煩句舞古示膺懲之訓初戒於防微代陳安
攘之謀恣蔓延於猾夏迄於秦漢侈心盛而獲耗
相當降自隋唐涼德滋而矯虔尤甚下逮金元之
世倒懸冠履之防民亦何辜天將啓運肆大命之
有侯縱真主以隆興欽惟 太祖高皇帝淮甸提
戈金陵定鼎自甲辰而歷戊寅之歲經營中夏者
三十四年自興旅以迄封功之辰蓋攘羣雄者億
千萬國川諸夷於遠徼雕題屬表以迎降驅殘虐
於窮荒辮髮奉琛而納款乾坤土宇肇初闢於洪
濛玉帛冠裳際重光而熾盛恭惟 皇帝陛下紹
堯致治績禹恢圖表識龍姿潛服占太平之象躬
扶輿極開元紀永樂之年深惟負荷艱難先詔訪
羅遺逸寶源列治給農器以銷兵紫禁披圖悉民
品於東燭浮泥頒卹御勒寵歸車里止侵宸書代
戰戈韜甲偃黔烝躋仁壽以陶嬉日照月臨蟠蟠
仰光華而景附甫屬履端之會耳目維新欣逢開
泰之初禎祥疊見匪直中邦慶戴載瞻累譯來朝
輻輳一時冒玄霜而凌赤雪梯航萬里陟陟阪而
涉瀧濤島道夷王稱刺儀而躡拜溟洋屬國薦

翠以齋擎鳥思並八刺以來庭舍利獻竺西之寶
哈迷率部酋而稽顙毳裘窮漠北之毛異服紛隴
榮推跣卉皮而耀詭侏言互異雜鞞屨以傳
呼鬚髮赤則繪圖莫辨文犀玉簪篋籠遙呈蠻館
充陳幾盡有生之類彤庭排舞益彰無外之敷喜
動天顏丕衍明昌於奕世光昭帝業敢忘規頌推
矢音伏念臣早擢禮闈獲侍中書而預議繼移臺
院猶司監察以廉邪待用遣歸蒙諭恩同父子省
愆甘檟誓言老棄河州詎意餘生忽承特命修文
翰苑尋遷秩於北扉閱疏文淵併參機於內直計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主

今受遇莫過微臣咸謂摘詞謬推薄技神搖鬼顛
煥膚伐以鋪張文績整書祗德音之儆惕宣祖功
而上下神祇可格響陋漢鏡闡王會而卓書文軌
風同志早涯雅快登臣民之聽直追韶漢之遺薰
微四言結重乙覽伏願宅中圖大謹始令終惟時
惟幾庶明康而勅命不邇不殖防逸欲于桑邦集
五福以來四靈庶類覃恩於戴斗撫三辰而齊七
曜千齡式化於垂衣

擬賀隆慶登極表

代作

茲者伏覩 皇上嗣登寶位乃於禪畢之期始受

四方羣臣賀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天開黃道八荒遵首作以同春位正紫垣萬國
仰繼離而出治承上帝龍綬之命嗣 累朝熙洽
之基慶溢臣民懽均普率恭惟 皇上膺資天啓
聖學日新慈祥夙裕於宜民丕篤承祧之祐純孝
允徵於格帝於昭嗣服之光虞舜文明總敷華而
邁德殷宗恭默基宥密以忘言肆惟中外傾心令
聞協謳歌之素仰荷皇天眷德禎符顯昭受之隆
大器攸歸欽繼承於末命神靈有統屬推戴於羣
情肆 一人之謙讓未遑乃百辟之合辭愈固遂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主

告虔於禋類勉肇正於靈承 玉几導揚秩九儀
而履籍 翠華臨蒞擁五位以凝禧瞻獻歲於東
皇玉帛介履端之會肅乘乾於南面天人應開泰
之期陽道寢昌嘉生畢暢爰稽謨而定命咸除舊
以布新存錄遺忠言路早披於閭闔祛除左道妖
孽大滌於乾坤省庶邦惟正之供首寬仁而培國
脉停一切不急之務先敦朴以 正朝廷率畿甸
以綏要荒盡庶萌而溥育涵昆蟲而濡草木合萬
彙以昭蘇窮谷懽呼獻祝 太平天子蠻方抃舞
覩知 中國聖人仰 龍德之正中同瞻 景運

行 鴻圖于萬億式際 昌辰臣等職忝觀風心
懸就日頌 恩綸而感惕揣勵翼之無裨望 宸
陛以趨踰媿掄揚之莫罄伏願宅中圖大謹始慮
終敬天勤民祗德重光于 列祖安內懷外純心
對越于 先皇駿業恢弘御宇邁堯封而益廣
基鞏固十年逾軒曆以彌昌

賀冊立 中宮表

萬曆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欽奉 詔書冊立 中

宮臣誠懼誠忤誓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運際
中天 六禮協文祥之祉 道隆配地 兩儀弘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三

戴履之基 瑞藹春暉歡騰 帝寓恭惟 皇帝

陛下 聰明天縱 仁孝夙成 撫普率之瑤圖

兢盈成之寶運 睿齡方茂聖化宜先于有家

順教維殷乾造自需夫作配祗承 慈育穆遠

淑儀 寶冊騰輝燦龍光之鉅典椒塗貴賚協

燕喜之羣情臣仰矚祥光竹蓬 慶舉伏願 主

德當陽而澤億姓惟 帝祚之繼繼繩繩 毋儀

正位而奉 一人十胤祥而詵詵揖揖

冊立 中宮賀 仁聖皇太后表

萬曆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欽奉 詔書冊立 中

宮臣誠懼誠忤誓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慶溢

彤闈四表式承乾之化 儀隆嘉止萬年垂昌祚

之禧 孝養益新歡騰無外恭惟 聖母仁聖詠

安皇太后陛下 真純天啓 恭儉性成 遠範

肅離迪 元良而繼緒 母儀靜正穆 長樂以

怡真眷惟 大禮之告成伏祝 慈顏之有喜明

章婦順太和忻合于崇辰誕嗣 徽音至順疑休

于載物臣幸瞻 鴻典阻造鵲行伏願 天施地

生祝綿延于瓜瓞 星輝海潤 壽域于岡陵

冊立 中宮賀 慈聖皇太后表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三

萬曆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欽奉 詔書冊立 中

宮臣誠懼誠忤誓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毓聖

凝休行慶源于燕翼 應坤錫祚諧和律于鳳鳴

慈極輝騰 文祥喜溢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

皇太后陛下 安貞配地 承惠承乾 金羽儲

積 福履之綏愈衍 關雎昌嗣 幼穉之選惟

虔穆卜 昌期適應洽陽之吉丕降 正始允徵

矯訥之符肇 王化而豫順覃敷惠宗公而懽忻

交暢臣情同燕喜念切嵩呼伏願 瑞藹長秋祝

慈齡之川至 澤均函夏仰 皇祚之日升

賀中宮皇后表

萬曆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欽奉 詔書冊立 中
宮臣誠懼誠忤誓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位正
璇宮贊 聖主垂裳之治 光膺寶冊培 天朝
嗣服之基春宇輝煌 母儀靜正恭惟 皇后殿
下 夙成溫惠 克配高明 徽音允嗣乎前芳
帝心簡在思媚作偕于 上聖 慈命赫臨
嘉禮告成 九廟之神靈胥豫 昌辰協應 兩
宮之孝養益弘通觀 泰運之維新快覩 乾綱
之有助臣猥司謹微祇奉 綸宣伏願 陰陽時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五

賀加上 兩宮徽號表

萬曆六年五月初六日欽奉 詔書加上 聖母
仁聖皇太后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 聖母
慈聖皇太后尊號曰 慈聖宣文皇太后臣誠懼
誠忤誓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惟 聖盡倫 尊
養極無方之孝因心制禮 崇稱洽罔極之懽
猷教來同 德音敷賁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
天縱 聞學日新 則堯德之安安 景文心之

翼翼仰承 一本劬勞顧復之維均虔事 兩宮

左右周旋之匪懈茲屬 闢維之正始爰定 文

梓養惟 慈報之難伸丕隆 嘉號 金章奎縑

綸宣掩映于三辰 玉冊雲封裡告款通于

九廟臣心懸 魏闕望切 彤庭伏願 日照月

臨老老 恩覃于普率 天長地久親親風動于

華夷

賀仁聖皇太后徽號表

萬曆六年五月初六日欽奉 詔書加上 聖母
仁聖皇太后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臣誠懼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五

誠忤誓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位正璇宮 嘉

禮式光於天合 文垂琬冊 微稱特耀乎 母

儀 奕世昌謨多方起孝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

后陛下 幽貞應地 順厚承乾 深居謬穆祺

之容葆光顯性 蒙養虞兢兢之訓啓 聖綏猷

屬 大禮之既成功存擁護宜 芳名之益邵

典極推 崇純淑有徵敬椒塗而同燕喜好和無

競藜彤管以迓 鴻庥臣屬守遐陬欣逢 盛事

伏願 終溫且惠八荒承 四德之禧 俾熾而

昌萬歲享 一人之養

慈聖皇太后表

萬曆六年五月初六日欽奉 詔書加上 聖母
慈聖皇太后尊號曰 慈聖宣文皇太后臣誠懼
誠忤替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恩隆 慈極
崇徽遍式于九圍 典耀 宸樞增美幸光乎
一本燕貽集慶 鴻寶凝祥恭惟 慈聖宣文皇
太后陛下 毓帝堯門 裕昆姬篚雖飲食起居
而有養 教豫蒙端遠鍾鼓琴瑟之既諧 順生
和樂 彤庭燦彩仰 至德之難名 玉冊騰輝
述 純禧而應號篤生 聖人之子實原於聖善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七
而周陶獨居天下之 尊允稱乎恤民而惠禮臣
猥司遂微快觀 曠饒伏願 泰祉延長 眉壽
增而本支益衍 坤維鞏固靈源溍而潤澤無涸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片

贈高御醫考績序

當正德末年 車駕議幸 南京有太醫徐生者
從 闕下 言 陛下生長深宮不宜數履櫛
沐恐虧損 聖躬以遺 太后憂苦奏 上怒下
詔獄掠訊必致之死會中貴人有解之者已復
廷杖遣戍鳥撒今 天子嗣大位詔錄 武廟時
諫南巡諸臣生始從戍中召還進御醫今御醫高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乙
余之先生是也先生少孤鞠於舅氏因冒姓為徐
後官御醫奏復高姓今中朝士多後貴不知先生
為 武廟時徐生也以故 上書事罕著云職祠
氏曰余嘗典內制竊觀中秘所藏 南幸章奏蓋
一時叩闕者無慮百數十人咸炳炳卓偉稱不朽
矣比余登 朝訪求先朝故老願無一存者而獨
與考先生始末嗟乎信有天道哉方先生 上書
時秩不登下士非有言論之責榮顯之遇易於感
激乃一旦憑藉意氣直以藝事指斥 乘輿齏粉
呼吸間耳也而諫者多斷死杖下先生素柴瘠竟

不死諸杖者罪止褫職乃先生獨編成荒裔澤谿
叢菁群怪偕而省魑魅瀕死者數矣又不死乃得
奉殘息以際 今上中興之會此豈有人力哉嘗
屈指當時事垂四十年某死秋矣某死謫矣某某
者又及用而死矣即今先生蚤自濫棄名位卑薄
將遂湮滅必不得與舒黃諸君子並傳吾是以知
奮迹微者降鑒彌篤蒙惻烈者延毅亦永天之報
施善人若茫然無所據今觀先生則靡錙銖爽矣
園則九重詘參合之而使然哉論者謂先生資義
宜調徒以爲人峭直於世予然足跡常在戶內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二

一時貴人無識其而者嘗定官不厭人意世非無
敢言之士當其盛氣勃勃似莫有撓之者一遭疎
斥乃困憊顛頓之不勝遠失其所操往往刑方以
求合如唐韓退之願奏薄伎以贖前過者比比然
也或遂升髦其平生焉於是天與人交棄之第沒
沒死耳若先生白首骭髀一官四考既不以前之
所爲責報于天又不變其前之所爲求附於人而
甘陸沉以老其中之所植何如也今舒黃諸君子
捐世久矣當事者恨無山起九京而大用之而於
先生顧又抹殺如是然以其抹殺之也故得之存

於世此豈所謂惟天不容僞者耶故事齋壇上績
天官例從大宗伯投牒上下其考焉今大宗伯爲
而安吳公端毅人也吳公覽牒矍然曰此卽 武
廟時徐生尚無恙耶付職祠氏特與之最而職祠
氏者於先生爲鄉人遂併著其上書事令後世有
述云

贈東陽丞魏君序

余嘗怪戰國時士掉三寸舌以要萬乘之主取人
之家國而置諸掌間呼吸嚮應立見成敗諸侯爭
附麗之遂藉其氣勢析圭僇爵身都寵榮至父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妻嫂不致仰視爲孔子者則恒笑之以爲其術候
危不足道也然以其言施於人國往往遠事情而
見疎棄以是儒者數困咀齟袒褐不厭死而已矣
或者謂天下搶攘故掉舌之士說行而身顯若當
治安時公卿大夫需次而進則雖辨若懸河不能
攘人之有而自貴也信哉言乎然今天下又有魏
君者君少無言省見窘於里中兒乃跣而走京師
京師人無遇之者嘗貸斗粟於所知弗與君但頷
之而已余始計偕時君方在逆旅中宴甚其後再
見君君已爲今緹騎帥太保陸公從事太保爲

天子環衛親臣尊嚴無比諸從事鮮當太保意者
君在左右惟太保意指使無不可故曰見寵信自
是君之門多貴人轍矣君嘗召客治具甚都客無
有弗君召者金紫滿座必致款曲而去然亦不專
爲太保故也今年夏竟山從事授東陽縣縣丞東
陽隸浙之金華郡稱巖邑今之縣視古侯國而水
之秋卽亞令而人民社稷之責均也君不啻一資
以徒手得之亦奇矣使以君之材從橫戰國間貴
豈止一丞哉今浙中用兵 天子方破拘攣以收
俊異故士有起徒隸爲大將者則一丞固知非君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四

贈金都事之任闔藩序

古者藩翰之使得自辟其幕若唐石洪之從事於
河陽軍是也當是時御史大夫烏公重裔爲節度
使而洪於東都爲處士之秀烏公羅而致之人以
是賢烏公之能得士而又賢洪之得禮於烏公也
蓋兩相推重云今天下諸行省其權得專制於方

之元其部若府若州邑之吏辟然趨走以聽約束
咸計其上之人而欲之以輸諸大司農大都與唐
之節度使埒體而其下亦有幕職以代書記之勞
若都事者其一人也然 制不得自辟其廢置悉
詔於 朝而一時士之充於幕下者皆無所別擇
而來以故幽棲僻處之賢多不得自致於賓客之
選而爲之使者亦無所藉以託心膂焉於乎幕之
職等耳其重於古而輕於今之世也如此豈非格
于制耶余以謂世無石生耳假令其官石生也道
又石生也而揖讓於藩翰之庭有不趨然而出者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五

乎石生之道韓愈稱其與之錢則辭勸之仕不應
今之人果有是乎宜其無以自見於世也吾友太
倉金君爲太學生二十年始選福建布政司都事
閩地環山帶海素稱饒沃自兵興以來仕者多不
樂之其土乃金君得之不見有幾微之感金君爲
人恂恂儒者外醇而內辨固有石生之道者其往
也無論辟不辟吾知其當翹然而出也然石生在
河陽未幾召用其旃施設不得槩見計君蒞閩日
久而閩方多事治法征謀將不有待於君哉夫往
年寇掠吳中禍猶閩也死者枕籍而司牧不問野

無青中而青連無已君蓋目擊而內隱之矣使者
客焉則以告焉有闕焉則與焉母尚出以飢其
師無過誅以病其民非亂固圉他日奏太平之理
金君固與有力哉而視石生之在河陽又何如也
金君曰敢不夙夜以奉君子之訓請書爲序

送王元肅參軍奉使南還序

始王君元肅隱馬鞍山之麓有宅一區有樓三楹
其陰面山架積圖書千卷咏歌其中足老也余嘗
乘夜訪君君邀余登樓望四圍山色掩映杳靄間
可愛既又觴余翠微之閣閣據山半時夜漸闌憑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六

陔昏黑灌莽極目君命童子持燭前導乃緣崖而
上列籍驪飲酒酣放歌聲震林木質明散去茲遊
亦奇矣哉同遊者爲沈君子善張君子培也而余
識王君始此自後會有兵革之役環海騷然所謂
翠微閣者雖去家不百里而近亦無由一至而余
與君皆瑣尾亂離不相見者三年比余再入京師
則王君亦守參軍在京師君故愛客而參軍者又
隱吏無缺掌馳驅之勞日杜門謝事乃余得以簿
書暇數往來君家取醉微吟清嘯灑然浮埃之表
由是余兩人之自托相相知特甚無何沈君亦自

洛中來爲儀部郎益驩然朝夕如長在翠微時而
獨張君者官金陵每宴未嘗不思張君也今年春
王君忽奉使事還江南匆匆告余而別問所途曰
將適金陵夫金陵之稱佳麗舊矣矧有張君在耶
張君見王君來必喜當爲盛供具奉王君以燕礪
牛首之勝仿佯臨望興懷今古視昔翠微之遊何
如哉嗟乎王君之行壯矣然獨念與君周旋羈旅
數年既不得從君之行以釋其翹慕之思而又奪
其所好以重余離索之感於其別也烏忍以無言
耶君歸視其故廬與其圖書無恙試觀在舊遊處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七

贈襄守汪大夫還閩監兵憲副序

國家自倭人內訌環海之民晝呼夜警席中而臥
者蓋垂十平于茲惟閩寇後發而遲解致屢天
子南顧憂每詔所司慎簡知兵之士以充臬選
于是襄大夫汪君名在奏中先是大夫爲司馬尚
書郎會明堂始建遣使者部木湖湘間督需甚

必有司多以怠事坐譴乃銓曹出大夫治襄大夫
治襄三年有驗蓋至是復有今 命云夫襄劇郡
海防重寄世皆指爲盤錯地主爵者非人莫授乃
大夫兩以才被選其不輕而重也豈不較然哉今
儒生以章句取富貴類濶于政理苟其中無所馮
藉則往往竊穰苴之說以文其口或遂蒙榮顯焉
視引繩墨仇直守文之士卑卑易與耳至今當事
料敵猥瑣頓頓甚於儒夫蓋儼首而甘獲敗者何
縶縶也昔七十子之徒衆矣惟仲由可使從政至
行三軍孔子不與由此觀之士未有不致理而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八
能治兵者也兵可以遊談乎哉徐學謨曰余過襄
陽登峴山觀其上風佳麗城郭完好人民鱗比未
嘗不爽然于其郡大夫也余故善大大至其治襄
余不能知其政知其民德人大于于焉若嬰兒之
戴慈母所部吏奉若畫一嚴于神君惟所指使無
不可大夫日與賓客徜徉山水間引觴浮白歌騷
嘯呼若無所事事而四方譽大夫者臆決唱聲如
出一口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
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嗟乎大夫其亦深于致理
之術也哉今大夫將去襄而之閩而當事者方欲

移其治民者治兵余又不知大夫于穰苴之說何
如然聞善導民者必和其師無過誅矣善禁奸者
必緝其旅無自焚矣徐而鎮之抑而居之附衆刑
亂固固鋤梗固文子之兵而卻穀之將也哉閩師
老矣治法征謀當有所待 朝廷日望太平之理
以舒南顧之憂大夫其又何辭或曰大夫故善文
辭所出語類漢賈誼楊雄乃世無以文庸大夫者
蓋竊悲焉余嘗誦習大夫所著書其談析理道甚
辨而讓名善仕諸篇則其所深自得者殆將息陰
而避景者歟故以之治木則治治民則治治兵又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九
治若大夫者知其無齟齬于世也唐人詩曰寧爲
百大長勝作一書生卽世以文庸大夫也亦書生
事耳孰與掾甲建牙坐擁參佐廓妖氛于萬里外
哉襄之衛使者華其行于是索予言歸之

贈羅郡倅序

余治荆之南月郡倅羅君以病謝去余識羅君之
日淺君大都爲人仇海自守職治盜能嚴而不苛
簡而克核村其外而腴其中蓋今之良吏也會府
僚費君某王君某牛君某皆善羅君而惜其去計
挽之乃羅君之請益力且曰某自壯歲起家爲漢

陰令中遭譴謫瀕蹶者屢矣蓋迴旋十五年而始得令官卽令需次遲延以徵華顯歲月豈復余俟乎余聞之爽然以爲知道之言昔召公告老周公作君與以留之而二疏之乞骸骨漢廷公卿不聞有挽其去者且爲盛供張以祖其行至韓昌黎復侈談之而其事益章嗟乎去留之際可易言哉士大夫以官爲家久矣漢唐近古止足之風已落落僅見乃今時視漢唐又遠其榮途腥穢填目薰心假令二疏楊少尹復出世亦無有羨嘆之者况復祖送之侈談之如昔人供張之盛者乎夫物無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十

賤趨之則責亦無常貴舍之則賤倖固列郡一郎吏耳非有典刑之寄師傅之尊藉第令淺丈夫居之其熱中濡首猶之萬鍾千乘耳君一旦弁綈之而去卽世無有羨歎之者而其所自貴不旣多乎余仕也久齟齬如君旣不得隨君以去則安敢復附君輿之指以泥其行遂與諸君飲之江滸而作之辭如此

贈大叅雷公之任山東廉憲序

歲辛亥某起家爲職方郎今楚叅知豐城雷公在武選當是時國家懲虜變後慎選司馬之屬以

飭戎事故諸曹郎多自他尚書郎簡調一時魁梧雄特之士雲蒸颺起日環坐而談鈴略若置塞垣於几席間人思自露其奇以修西北之急公以舊曹郎屹然處衆中獨不輕出一語某時私識公爲人端雅凝重如湛盧在匣韜光剗彩不炫人以剗剗之利如握千鈞之弩於掌中審固而激矢不欲苟發以徵倖中之能他日國家所托重而恃力焉者或在此而不在彼也徒以侍公之日淺不及見其所施設其後十年某待罪江陵而公以湖藩叅知分漕于公爲部吏公所部自施瞿忠巴而東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十

暨于洞庭岳陽之渚西直九朶拓地千數百里冠帶奔走之吏溪蠻洞會之君長日揖讓于庭者亦以數十百計風殊而候別地大而控遐最號難治乃公以其端雅凝重之器徐而鎮之弭亂固圉馴梗理勢宣幽徹遂沃乎中腹乎外一其本昌乎其施方內藉以又寧者三年蓋自以識公於十年之前者至是益驗白不啻若恒河之無所變遷而撫荆之績則又公之所獨注而尤詳者前年江決巫峽水建瓴下奔流瀕洞齧崖而走嘗登南紀城以望東注之勢樓堞間可俯而掬也而四郊不見烟

人之色者逾月當是時土芻飽于魚腹而歲租不
降遺黎懸于樹杪而逋徼勞于公固主計之司也
少挑動則荆墟矣公顧謂某曰守無逡巡袖手爲
者惟天降割于有荆匪民之辜惟司土之無良以
膺是大罰敢不夙夜以徼惠于社稷之靈于是
矢謀于分巡李公亟下已責之令以佇 綢詔
綢詔不得則議請折允折允無所出則議借帑錢
帑錢不給則議移賑金以代正供正供既輸則議
隄築以防後潰凡孜孜皇皇惟民是務墮者若痼
瘵之在其身而民竟用是以晏然帖席蓋庶幾乎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古之稱饑而不害者夫荀公孫疾奇以危顯王良
御馬捷以險呈荊州固公所試奇捷地而民之德
在公者匪直他尋常築施者埒也將不世世更僕
頌之乎公今去荆晉掌東臬知荆民如失慈怙頌
公自是位益高所施設益遠建牙開府交睫可俟
國家之所託重而恃力焉者將于是乎在而公
以其所自信者日張而大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不在是行欽東之撫公謝公者亦一時司馬
屬其端雅凝重絕類公之爲人試與之談十年事
而同視雲蒸騰起之衆銷零幾盡乃公與謝公俱

服在大僚則又不能無感于功名利鈍之數也故
書之爲序

贈郡丞李大夫上績還 朝序

往余爲郎嘗侍於大宗伯高安吳公評議當世人
物與公門下士之賢者公素慎許可乃亟稱荊州
丞李大夫之爲人豈弟洞直肺腑所蓄一視可盡
余竊識之私心時嚮往焉而無從辱交之也既余
以爭山陵禮失銓部意遂出余守郡而得荊州人
或謂余起家儒生而又爲郎之日久於郡職事匪
故所操縵也將必絀乃余心則沾沾喜以有李大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夫在何憂絃之不安耶比至郡則大夫方領木務
奔走施夷金崗之間去江陵千數百里而遙又無
緣以識其面乃荊州人口頌大夫賢者津津矣後
數月大夫始以竣事還郡相對驩然因盡得大夫
之爲人果豈弟而洞直者也果示人以肺腑者也
語云千聞一見誠有以哉夫士之相知誠難矣昔
延陵季子假歷聘以識子產乃太史公則欲爲晏
嬰執鞭彼其人仕殊國生殊世而翹翥俯仰若不
能已于其情者誠有以樂之也矧士之出乎其鄉
同乎其官與夙昔之所嘗慕而願見焉者哉宜乎

余之驩然于大夫也今世士大夫好以勢力相傾
下長乎人者負其貴不肯降乎其氣故滋傲貳于
人者安其卑不肯直乎其道故易諛長與貳疑傲
與諛交如是則外雖驩然而其中若反眼不相識
者故官邪易生而職事山之以絀千古之所謂和
衷者何有哉乃大夫則不然大夫判於荆又丞於
荆前後幾十手匪獨其人豈第洞直之可交而雅
負典刑所藉以辨風誼求故實亦無有出大夫右
者余固非習於吏者也始余爲之凡施諸民而度
其無所害者則一意專處然必行之略不左右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志

一

顧已民未見德而上之人且以爲病已焉大夫自
金崗施夷歸一日謂余曰傳云獲上治民當如是
耶余始愕焉茫焉若有所失以自悔其前所爲之
非是乃大夫居常亦斷斷然不忍袖手旁視阿意
順指以求說于其長即子皮校戒倚相申規何以
加焉蓋逾年而荆州之治緝漏補隙轉懼爲譽若
有聞于時者非余一人能也矧矧礪鍤大夫其亦
有賴于茲土也哉當 三殿災將作需木湖湘間
甚急二千石以弗任被逮者纍纍也乃大夫獨相
督府間關險阻辨治于山重材遺之餘卒獲偉幹

以稱 上意故督府之德大夫視余尤甚今將上
其事行且奏最京師大夫當膺顯擢無疑以大夫
之才決非久滯於世宜無施不可獨余之所恃以
寡過者一旦望望然去之不能無離別之色乃與
之飲酒而追論宗伯公之知人

送大參李公分守荆南序

燕人憚於操舟即御簾艘巨艦輒有愆色乃吳儂
駕舴舺遊洪濤頓頓下上捷於翔爲倖與之騎與
燕人爭峻坂之利則必深謝以爲不能假令其役
不相易而習則終其身爲燕吳人爾烏能游刃萬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志

序

萬哉以故致遠者一水陸兼航騎然後可以通化
居而辨風候也徐學謨曰 國家用人意蓋深遠
哉天藩臬竝制方內司居殊軌職旬宣者主厚儲
蓄擢激揚者務偵奸儉二者蓋吳航而燕騎也然
世公之命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守事也乃又先
之以旌別章輝樹風聲屏弗率之訓則巡兼焉故
航與騎異用要於致遠巡與守異司歸於利民使
不易習不工宦不遞遷不善斯非致理之論哉山
東李公之守荆南也則自巡陟焉公才大而施博
志一而精專遊揚緼籍鉅細兼總方爲巡時首先

治吏三年間諸部所擒賊墨咸置諸法饕餮惕息靡不殫公威嚴儼然有神君臨之者逮撫彝弱則若哺嬰兒前年境內大水凡爲弛征已責清四野盜發賑飭防者殫竭心力故所全活無算人曰李公廵而守者也公今又爲守矣諸所行事靡靡在掌握中其所以窮民瘼之隱悉寧居之利恢流遁之業裕公私之儲視前當加專焉乃昔之擢公者亦且惴惴焉率職布采未敢肆然揚吐以戕公所哺之民公又非守而廵者哉先是公資父會當遷父老私議於野憐公一日去荆旣前守公遷矣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民曰支得公代守以求庇我民已而公果代守則無不躍然頌人子聖明蓋當事者念荆湖民感甚思一良吏保釐之非公不可而公又熟于其土者固燕人之駒而吳人之航也乃公內持淵懿外示介持雖令遡洪濤旋峻坂靡所震撼于中而揚颿飛鞚悉中肯綮宜其所至著聲克當用人者之意也哉諸僚吏謂某能悉公行事謹授簡端拜而書之

贈楊博士擢倅大名序

往年天子用建安李公爲太宰公爲人峭直子

子而行雖九列貴人不少貸以顏色願獨喜以文章稱引後生凡士能吐一奇語當公意則私識之他日銓司有所論薦多屬焉以故一時薦紳學士咸蒸蒸嚮往人思追琢以求知于李公而余時試吏銓曹亦嘗蒙公一言之譽自公以謫廢所知士咸他有所附麗乃公之德獨往來于余之心不能忘其後三年聞其鄉有楊先生者以計偕來京所富於篇翰聲隱隱出士林長者車日輻輳戶外余時有荆南之役不及交先生以訊李公子孫今年還自湖湘則先生自吏部郎謫教嘉定二年矣始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與之相見見其貌顯然聽其言纚纚然讀其文章淵然經然甚類李公因與道平生知先生少嘗遊李公稱莫逆交誠韓退之所謂見元賓之友如見元賓矣俯仰今昔余豈能忘國士之感耶居亡何先生移大名倅將與其徒爲別而余方退耕於野南北齟齬他日思先生且不得見况能因先生以思李公于其行烏忍無言語云士伯在不知已李公廢天下之談藝文者喟在時矣豈憐才者罕觀哉華茂傷本類在理道闕然當事者或有深慮焉大名爲畿輔內郡去年庚犯北鄙聲援甚急天

子與二三大臣銳意安攘 詔所司慎簡才良以
充馮翊之選乃主爵者竟以屬先生意豈專在文
事哉將擬其實而咀之也曩李公不常以司封郎
謫倅寧國平輟雍容而屑簿領若卑卑矣然今之
談習吏者莫過李公大匠運斤不當如是耶諸大
夫士咸曰先生嘗攝嘉定事則治移攝太倉事則
又治左驗較然施于大名將驅民固圉以當主爵
之意何憂格刃哉余再拜曰楊先生真李公友矣

贈嚴博士移教寧國序

吳興嚴先生來教嘉定二年士皆悉悉嚮往無何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七

擢掌寧國教事以去先生爲人博雅醞藉望之粹
然蓋稟稟德讓君子嘗視邑篆能以廉簡和其民
民無敢翫法相犯者又知其有用世之材御史廉
先生能乃疏栏 朝曰臣察境內諸校職學博氣
偉無右嚴某者往試之吏又輒有治驗請加異擢
以風在位撫臣亦以爲言事下吏部議蓋數月而
有寧國之命也之縉紳咸詫曰頃年 天子銳意
吏治用大臣言破一切拘攣以收倚異先生固以
倚異薦矣乃竟以恒牒遷徙卽先生無色沮寧不
爲御史地耶余曰嗟乎用人者不誠艱難哉逸格

在大夫之微鑿也冬介虜焉來先是公圍許不在
收復來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事關也夏狄侵齊
左氏曰狄聞晉之有鄭戾而侵之也書之著滑夏
也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元咺訟君殺之宜也而仍
書大夫見不當專殺也及公子取書及以元咺之
故殺之也瑕無罪而殺之尤過也衛侯鄭歸於衛
胡氏曰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則不名今既
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不名者責晉文
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之以枝害戕本
支此皆信傳而求之過也名不名者皆仍史之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七 經義
也晉人秦人圍鄭晉伐鄭討無禮也而秦助之已
而秦伯私盟于鄭戾鄭而去之秦晉之怨始此也
介人侵蕭蕭宋之附庸也書介人侵蕭罪夷也冬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
傳以爲大夫無遂事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耳言
公子遂矯君命聘晉此意之也焉知非君命也而
胡氏又以天王使上卿來聘而魯不朝京師使然
也載二命出也爲履霜堅冰之漸諸侯之朝王
固有時也安得以意而苛責之也 三十一年春
不書王正月史闕也取濟西田濟西田曹田也晉

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贈邵將軍移鎮嶺東詩序

今國家需材甚難至需將帥之材尤難蓋祖宗以武功平一海內崇禮勲以故府部之設畧倣漢置大將軍位於丞相御史大夫上之意慮至遠也承平既久天子寢寢嚮慕文吏於是韜鈴之習漸以廢怠朝廷雖歲張武羅蒐牧英偉以弭外侮然科擢之入不能當文士之什一豈非偏重之勢使然哉頃年倭人內訌大司馬惴惴檢牘思得往時熊羆之將稱塞上意蓋逡巡數年於此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干

俞劉郭戚四大將相繼崛起虎視東南折關摧陷悍樹奇勲瀕海庶萌始脫於剪屠之難然一遇征調所謂四大將者率不過互易而往而馳雄方略卒未聞有王之名抑何靳靳也乃今復得邵侯侯閩人少籍行間雅以儒術緣飾武事歲丁未始以其學起家奄至專閫三沙之役大司馬檄侯而東時諸將以逸賊蒙譴乃侯亦在譴中屏居海上者七年碩侯自以神龍蜺尾乃日厚自晦匿會劉將軍分閩吳淞與語奇之名始隱隱起劉去而邵將軍代鎮侯以故人參隨戎幕間乙丑歲島夷犯境

侯遂領前麾駕舳舻出沒烟濤間不逾時擒斬略盡分閩乃以其功上之撫臣撫臣託曰東南乃復有邵將軍耶亟疏侯名以水兵遊擊請大司馬遂之數月竟摧惠潮衆將以去或謂是行非撫臣意邵將軍得無有不平之色耶余以爲不然漢用衛霍征討匈奴居延代郡互相犄角蓋不欲令其以功相掩耳今惠潮去吳淞雖數千里而遙然島道出沒悉爲重鎮賊犯東海則邵將軍主之賊犯南海則邵侯主之用人者豈無意乎他日溟洋翼擊生縛夷王如史稱驃姚繼踵再靜邊方則大司馬亦有餘榮哉尚何惴惴於將帥之難也侯行矣山人王翹雅與侯善乃哀吳中諸大夫詩贈之而屬余爲之序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王

又贈嚴先生移教寧國序 代作

古之爲教者不出其鄉在成周時老更之設天子養之於學以教其子弟者皆其鄉之卿大夫自爲之夫以其鄉之人教其鄉之子弟宜其地近而情親夫地近則觀視翫情昵則懲督難然而教化之所以及卒成者何也蓋當其時所謂卿大夫者非庸衆人爲之其材與德固少儲於學長試於朝及其

謝事而歸則邦之典刑在是乎在其鄉之子弟既已熟於漸習之素而堅其篤信之心天子又從而尊之曰老曰更令其日坐里門出入而教詔之以事有不心說之誠服之者乎後世事不師古先王之法舉歸於蕩然而學校爲甚天子之試吏類不以成材進而卿大夫之於子弟多狎於耳目無復古者敦學相成之意在是國家建學始以四方之人相易而爲之師蓋徒取其觀視之不訛懲督之易施而不復計其人之材之德果可以爲人師與否而況敢望其如古之所以爲教乎又其人率不過一數年卽相繼代去故子弟之視其師不啻逆旅之在過客其人之賢與否惟聽其所遇以爲幸不幸若今吳興嚴先生者固子弟之所甚幸以爲師者也可以一日去吾嘉哉先生爲人淳懿內蘊與人接情意藹然無絲毫刻畫狀其爲教不設科條不煩鞭朴無問賢愚少長如飲之以醇酒務令其各足而去以故吾嘉之士亦依依然不忍視之以爲泛然之師矧先生又吳興人吳興隸浙省而實吳地去吾嘉不三百里而近其少時所爲經生家言與其材德之舉往往流傳於嘉士固

漸習而篤信之者已三十餘年一旦儼然臨之以爲師是何異於鄉之先生教其鄉之子弟有不心說之誠服之如古之尊其老更者乎乃先生又策仕江陰徙嘉居嘉僅二年卽兩膺臺薦故席未及溫而司衡者又奪之以昇宣之子弟余聞宣之距吳興皆在太湖傍其道里與吾嘉略相當則其鄉之漸習而篤信之者當不異於吾嘉之子弟無疑也先王之制廢於今者多矣而以年校職遷徙不令有四遐萬里之行廻旋鄉郡卽非古之更老而遺意猶存化民善俗之善物于是乎在舉一事而徐氏海隅集

謂三代之治不可復者吾未之信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贈鄧開帥馬君晉陟五軍大營參將序

善仕者率艷內而薄外至論武銓獨不然 輦轂崇嚴兵本隸之中旬之班匪以勲貂親貴居者輒踟躕不自得一幸外推即愉愉然考鉅而出國門苟其人非故產于國門之內則不復有召還意燕山馬君之晉陟五軍大營參將也則自郎之專闕帥入君始自內營分闕大梁已乃帥郎郎即行署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

所鈐轄不當會城之十三至頡頏潘臬指讓御史大夫御史之庭其體垣其荆東西什伍渠率之長授簡而聽約束者下上且二千里寢寢昂顯矣乃今一旦釋其坐鎮之雄而復界之踟躕不自得之地於君寧亡悒悒少望乎嗟乎語云衡物於市曰暮而什伯焉矧主上意嚮隨所指顧而懸伊千里者哉君知國家京營之設乎其始五軍一大營耳已益三千神機乃拓而為三最後析三營之精銳又離而為十二若大駕親征則五軍步騎獨分駐內外以指揮十二營為爪牙有臂之任故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二

京營制重而五軍一營尤重其後承平既久六飛罕御園操之旅輒藉口養銳而諸裨列校率習于優游即有長材異能亡敢詰關廷請當匈奴一戰者于是文法滋繁武階漸絀漸靡之故豈一日於漢初歸馬之後列侯解兵既束手就郡國即舍人且盡得執其陰事自孝武時武燭始薰灼然卒賴其力以鞭笞四夷山此觀之勢之輕重何常之有今天子神聖御宇其意未嘗一日不在西北頃者大閱之禮出自宸斷振率而繕械飭伍而稽耗豈直一舉故事固將重營兵求衛霍董思以追軼祖宗殫庭之烈日月所照蠕喙動色矧警蹕臨幸咫尺天威大將軍舉麾一呼勞六軍稽首稱萬歲士嬉馬騰感奮百倍乃君是行適屆其會而又獨膺中堅之任爪牙有臂固諸營之所恃力者其不輕而重也豈不較然也哉君少習虜中事往羊馴策武關大司馬以俊異拔置高第當是時已目注而心傾之矣茲念營班諸將亡當君者矧又京產也而故熟營事乃按籍而進還君於京行且追次升壇之選使西北猝有緩急勅總戎機以折衝萬里君之貯蓄當一日披露其何

以英單于而報 主上用人不斤斤然屬君以
重營事執人言君帥郎日不喜事事而又善病常
欲避位去此其微余蓋測之矣大鳥之欲飛也必
伏其翼郎介萬山疆場亡駭豈將養其全力以俟
搏扶耶君今蓬蓬然起矣而毋以槍榆之適坐失
鵬運可乎

贈別駕龍大夫權守龍安序

往年 天子軫念龍州邊夷地遠民獷教化未宣
用撫臣議升龍州為龍安郡置二千石領之仍設
僚幕吏如制禮繫之徒還為天氓夷用貼靈蓋庶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 三

幾於夏書所謂西戎即叙云者 今上銳意更化
即選輿偏隅簡陟才良尤加慎焉乃建元之二祀
龍大夫自蘓郡貳晉守龍安始大夫之貳蘇以國
子先生陟人曰大夫恂恂儒者或不閑於吏即閑
於吏無能解通都之勢而治之也願大夫沖粹敏
決重厚廉平闊乎中肆乎外強乎質無闕乎其施
膏萎而醒煥能不泥古陳不蹈諛異漸漬融液卒
適于道而事辦佐二千石以共底于理閔三歲通
都人士畏而愛之甚於所生諸部使者又屢為剡
揚之以振動其問於是大夫之舉章徹中外臆夫

鳴聲如出一口當事者方懸不次以待雋異乃今
願得龍安郎二千石為尊官而邊郡豈大夫需次
地哉嗟乎漢人不云乎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
之事草創之初建侯樹屏祛蔽開冥民難慮始當
是之時將屬之庸衆人乎屬之大夫乎矧氏苞蘊
俗餘風未殄平武龍門之間下上數千年郎辛陸
王洪董稍建嘉績聲施後世然未有用儒之道以
潤色至理者用人者不無意焉司馬氏之言曰創
道德之途垂仁義之統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令遐
邇一體中外稔福非今日龍安之所當有事哉昔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 四

贈郡丞李大夫入 觀序

隆慶建元之二年屆 國家三歲大計羣吏故事

郡長吏率若屬謀厥最殿上之天官大家宰以獻
之 天子弟其幽明加黜陟焉與至重也若郡長
吏以初代至則例不得行而以其貳攝如郡長吏
行事余視宛篆之閩月會迫 觀事乃別駕李大
夫當攝以行祖之郊門維時霜霰被野鉦歌闕發
餘乃執爵勞之曰大夫其母易是行哉易不云乎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夫人臣欽率懿典遵奉明德
揖讓蓬萊之闕景附日月之光詎非榮幸事哉故
春明之感比於天涯江海之思懸之魏闕則自古
記之矣矧 天子初嗣大歷服且隆舉計吏重典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五
方開 明堂端冕臨之以頒瑞於羣后非飛龍之
始運利見之奇邁乎乃大夫顧得以郡貳往仰承
垂拱咫尺 天顏其為榮幸視恒等不尤大倍哉
然聞之虞舜陟后臯陶矣謨則諄諄於知人安民
之訓矣 主上銳意初政日與二三大臣咨議民
瘼茲乘會簡汰固將以哲惠之續責諸計吏大夫
其何以祇是役乎今論治者率謂漢崇二千石專
廢置於郡國故循良繼軌追軼三代其後權分而
勢掣理道缺然矣於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往余不
帶以二千石上計乎大家宰引列庭下頽頽藩臬

互與酬對某也賢輒以最告明陟加焉某也否輒
以殿告幽黜加焉則漢時廢置之權固隱然猶在
顧知之者不以告告之者不以實賢者以為幸不
賢者以為病由是蔑典而祖國君與相所資以恃
力者將奚賴焉大夫其母曰我固攝也姑務茹納
以事事諸僚曰大夫之貳於宛也又辭有公薦嘉
問若屬之軒輊固其所燭照而數計者也其何虞
於茲行余再拜曰幸甚大夫之祇是役也惟公則
鑑懸而視遠惟廉則衡準而等辨持以品陟羣吏
即與大家宰酬對無弗告者矣無弗告且實者矣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六
他日登哲惠之績誰先大夫乎則余所謂榮幸者
又匪直利見已也大夫行矣車驟馬馳 國門在
望姑壯其役而侑之以辭

贈沈倅赴調序

語云力田不如逢年善宦不如遇時余三復斯言
未嘗不慨然酸心焉蓋傷振迭之難進云夫振則
寡援迭則易忽處寡援之勢持易忽之資即令治
朝公聽並觀有遺良焉悲夫悲夫余不能無槩然
於沈先生之行也先生之倅宛也以青城令陟青
城故濟罷邑土蕪民敝先是令鮮脫穎者乃先生

今青城未三載而陟陟又得善地當是時用人者
寧不謂先生為才耶青城之政余不及知獨知所
以倅宛者其為人大都斌斌秀慧慎履而強幹其
佐政能令野無滯賦案無陳牘間視屬部篆則屬
部人頌之如青城移視旁郡篆則旁郡人頌之如
宛今方內稱才吏宜莫如先生者頃值大計之會
天子方破拘攣以超登雋異先生宜在殊等居
亡何先生竟以青城報謫嗟乎向之陟者果謂為
才耶今之謫者果謂為非才耶等青城耳向之謂
為才者果非耶今之謂為非才者果是耶此其故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七

不可知已先生曰往在青城旁邑有貴人以驕橫
見戢遂輒騰飛語乃今始驗中矣嗟乎三言踵至
則慈母且弗子矧孤遜之臣哉先生行矣先生勿
言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士不為小人之阻
議而易其行慎厥終無替厥始他日必有白先生
事者則今之謫焉知非陟地耶善宦遇時侯之而
已為諸僚作是序

贈太倉州黃倅赴楚藩經衛叙

太倉州倅黃君閩之福寧州人其先贈朝列公仕
世宗朝為溫州府同知嘗沒於分水之難

慨其勤事忠為之錄其後時余為郎蓋雅炙大常
之銘至是垂十五年君以前陰補今官能於其職
監司檄視嘉定篆事余始識其人貌雍而視正望
之知為名家子旣而徐察其政廉而不劇寬而有
制皎而無苛勞而善讓四月而興人頌之甚於真
令且祝之久而虞其旦夕徙也則為之歎曰卓卓
乎其有先公之遺烈也哉余嘗閱唐史天寶之亂
其以忠義沾國卹者比比也而莫烈於張唯陽論
者以其能保障江淮至寵其子亞夫入隸金吾偉
矣然史不載亞夫行事豈其汨於武衛令忠義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八

後不暴於世耶君故席世資即詘于一倅願藉睚
民之職克自奮蹕與寒酸爭節槩宜民之政施於
旁縣無二心無易操彰美傳盛豈直無媿前人而
蔚乎相輝駸駸乎幾於邁迹矣是則睢陽之所不
能得之于亞夫者也藉令司衡者旌異而表世焉
宜莫君先者居久之楚藩護軍經歷缺銓司竟易
倅而去經衛故與倅埒品而局較寒即遷也於格
為左且旌民之所必湏而投之逸於幽明之典何
稽焉嗟乎士厭棲卑此語誠然乎我往聞寇之闖
城也實首難東甌而分水為甌南境朝列公提振

軍逆擊而殉之此與睢陽之功何異當是時先後
公蒙錄者今其子皆得次第亞夫而君之蔭叙已
僅僅如是而其所自樹者民怙之監司信之方今
網羅俊彥靡遺力矣乃竟無所因以徹于上豈棲
卑之勢固當爾耶雖然天地之鑄物也不歎不張
國家之鑄士也不哀不益今五軍之幕大臣不嘗
詘其子弟以事武人乎固將需其材而用之則又
何君之足訾藩衛固無所事事而楚當湖湘之會
君淬其志益堅其所自樹特斥其緒以周旋於臺
省之庭卽東甌事遠已無李翰為之論白而其循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

九

良特起之績必有追而叙之以暴於世者歟而張
之哀而益之意固有在君毋悻然於是行也哉

贈邑令趙侯赴調序

頃年 國家用直指使補董漕務歲以其期會按
諸部吏而疏之 朝事下大司農覈議之而次第
其譴焉至是隆慶六年五月漕五年之粟入京師
乃直指使舉疏如故事時嘉定令趙侯以六年二
之月蒞也不當受簿責而名在譴中民始聞之疑
旣而譁於道曰夫漕冬之儲而春之輸也侯及其
輸矣弗及其儲也而允也米之或愆焉卽愆也譬

則奪之夕焉薪之弗豫而尤其嬰焉以逐之婦也
寬乎有是哉群藩伏而直侯於兩臺兩臺使者曰
嘻是邑之良也將藉以填撫而室而寬譴之也余
豈忘東蘊之舉哉業交疏白之 上顧侯自以弗
得其職固謝印綬去邑之大夫士咨於野曰吏道
難矣往兩臺不嘗以漕事旋侯耶乃今復以漕譴
也傳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余諗之曰嗟乎是非
之論何嘗之有不聞為矛者病盾為盾者亦病矛
乎何則附業之攻異也彼蒞侯者其職事固人人
殊矣能無貳乎曩之允也蓋閩之許矣軍呼籌而
尤之曰必羸民籍則而抑之曰必平已從平而弗
羸焉則侯為之政也比出諸境而軍為之政矣然
則旌之媒也匪譴之囿乎顧余親事而切感焉昔
唐之中葉天子嚮意理財至以相臣領度支歛號
最急當其時聞殿一陽道州耳然且及其考而署
之猶不以其所拙掩其所勞今 上加憫元元蠲
恤之令屢下矣乃主計者尚惴惴焉歲繩吏之不
暇江以南攝息而侯罪者常比比也若侯者旬月
令耳其諸所施設精敏廉察民之受德者駸駸矣
一誤薄責輒不溫其席而奪之怙此於公私何裨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

十

益哉夫吏滋更邑滋散也邑滋散吏滋困也侯即
譴矣鳥伏其翼適張之耳乃諸君子夫亦根本是
慮乎於是挽侯而不得則相與祖之江為之賦羔
裘之二章侯讓之曰余不佞敢任直而尤人哉賦
谷風之三章焉余再拜曰侯之黽勉於嘉勤矣梁
笱故在也敢不以需侯之後

贈李大參入賀 萬壽序

皇帝臨御嘉靖四紀有二載仲秋上旬寔久道化
成之期載值虹旦維時在外侯甸維藩臬大臣得
以職序入賀湖藩在虞夏時為荊州周之建國則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七

稱楚焉方城漢水險固形勝有足多者肆惟 獻
皇帝肇厥有邦山川蟠踞鍾靈毓秀 皇上龍飛
應運遂與兩都並列邇乃景藩錫封皇心慈眷有
隆無已足則荆楚帝鄉王國視諸侯甸首出之
地矧岳鎮旬宣統外百官屏垣勵翼尤 天子所
獨注者是時大參李公適值昌辰率茲彝典萬年
致頌與天無極禮也顧公廸忱恂之德具碩大之
才始由臺察尋陟臬憲再推參藩秉公持正弘恕
敷仁有虞廷之明允成周之保釐嘉績良謨方膺
九重咨命茲以入賀行歌天保聽鹿鳴庶喜起

貺彤弓知公必得之于晝日三接無疑矣且夫朝
政清明聖壽綿永皆正人君子所深願于其君者
然勢有難兼焉即今闢邪枉之路開衆正之門去
苛急之令求延攬之方乃 天子方端委九重舍
和咀靈享有無疆之庥公行又得承龍觀光密邇
天顏効呼嵩祝不謂之盛遇歟按禮入賀天下

郡國開省臣以行荆郡固附庸於湖藩公兩蒞荆
南守巡荐任功澤在吏民竊惟 國家論官出入
有均勞之義公茲用享于天子必獲見荅于上
宅揆阿衡端不為公卜之哉 清問所及必有無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七

逸之陳以為多歷年所之規 聖明必弘咨岳訪
牧之政亦有懋官懋賞之典然則公之入賀其忠
愛無已之情豈但見於垂紳正笏江漢朝宗之念
已哉詩曰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又曰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謨誠不佞忝公部吏竊以今日 聖
皇壽考之慶省臣祝頌之美比附於詩人之六義
為公致意焉

贈牛司理遷貳西安序

今之論仕者率艷內而薄外故吏以其身浮寄於
外而其心未嘗一日不懸於內彼其馳驅鞅掌皇

馬厯風夜之力以為之而祈舉遠懼出於人之
以不能為而後已此其人豈盡欲為國家修百姓
急哉蓋內之可艷不一其事外之可薄亦不一
聖夫其可艷者既日以引之而其可薄者又日
以迫之苟非其中一無所繫於斯世之浮沉者鮮
不靡然自歟於內外之塗也藉令其人優於資紬
於制若今進士之列藉宗姻者已例無國門之望
然且皇皇焉不憚風夜之力以祈譽而遠懼此豈
有所引之而有所迫之者代其心實以為國家
修百姓之急耳若祥符牛君者非斯人歟始君由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三

進士來司荆理庶而不劇介而無亢其為理嚴于
防範詳於議緩其出入人罪一準於法不肯以已
意與之以傾伺上官顏色一時監司多直君不欺
先後推轂於朝者無算余初蒞荆見其所為如
是意其必有所艷於內而為之者父之知於宗人
有連其後與君同事者果皆入為臺省官而君之
馳驅鞅掌如故君自以紕於制無快然之意而所
持于三年之後者益力蓋庶幾乎古之所謂不二
心之臣也壬戌冬君乃稍遷西安同知君為荆理
時即無完綸之司而歲值屢侵公務填委日不停

軌號為繁難今西安又當都會地馳驅鞅掌什倍
於荆計君所歷皆善仕者之所厭而逃之者乃竟
以昇君豈盤錯之試主爵者固有意哉余聞關中
被山帶河古稱四塞之國在今朝北枕靈夏西
肩甘肅為京師藩屏比年胡虜跳梁數驚內地
天子恒思不二心之臣以慎固封疆夫守領事城
而丞倅以下各以職事佐守君所司在出納儲餉
以資戰戍于邊備尤急固知主爵者擇而使之也
昔趙奢為趙田部吏其言曰奉法守公則上下平
上下平則國彊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今西
安之疆弱其在牛君歟以君之才之才之守必能治賦
太平使民富而倉廩實士生敵愾之氣虜虜狡啓
之思以藩以屏坐陟大吏當是時君亦何艷于內
仕之榮哉詩不云乎四國于藩四方于宣余不佞
請歌之以壯牛君之行

贈督府草堂劉公移鎮定海片

往時方內又寧大江以南不聞桴鼓之警介冑家
類矜藻飾以媚上日辛國家無事第酣秦瓊匪
聞而視馳驅投礮鳴劍橫梁之雄顧見謂為龐惇
自倭人內訌始疲爾顛頓袖手無措當事者方知

借才於他境而 天子亦愀然南顧思將帥之臣
以弭海患今督府草堂劉公遂起自西川公南昌
人故非介冑家子少涉書記壯乃棄去為四方之
遊師少林浮屠習技擊嘗慕班定遠之為人坦步
懿嚴以身籍行間從其莫府轉鬪於獠谿蠻洞之
區已能傳其渠魁數十輩聲隱隱聞諸縉紳知今
天下有劉公在于是司馬大臣以公名應 詔比
公提兵浮江而東由金陵度淮果獲安東奇捷先
是賊自通泰騰陸破天長盱眙攻泗州進逼 陵
寢轉劫淮右延蔓千里莫有嬰其鋒者公與之遇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五

二

於河北時而先登斬其朱衣酋一人賊衆披靡度
不可支爭奪舟竄去公遂兵舍騎軍戶艘尾之縱
火大擊烟焰蔽天賊墮六死者亡算于時軍聲震
南北而舟山三沙諸賊亦相繼剿平自是廣寇興
則檄公而東閩寇興則又檄公而南若天下不可
一日亡公者卒所向克捷諸將校俱不得先公獲
醜雖公技力絕人而天性忠勇折關衝鋒 死如
歸兩軍對壘能令人生氣此豈謗謬驕獍浮譽
以僥倖成功者哉乃縫衣之論將猶泥於先軫却
轂之所為假令身必不勝衣射必不穿札然後可

以將中軍則穿域蹋鞠射闊狹以飲者匪稱漢名
將乎公在吳淞時營規嚴整參佐而下不少貸顏
色稍暇則列將校閱騎射或自雜行伍與之爭伎
倆而責罰其用命不用命者雅有驃騎風至於拊
循問勞纖悉周防若忘其身之為大貴人者茲非
醞籍于詩書禮義之府其將能乎即今介冑家莫
不自悔其曩時酣秦之習人思矯奮以待賊而邁
跡武科者歲與燕齊邊徼之士相差等然則公之
所利藉於江之南者豈直擒王斬馘哉于是公功
高法當侯會定海帥臣缺司馬氏僅用故秩移公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六

往鎮若抑之也乃吳淞人號挽不得如失怙恃公
自是亦有怏怏之色業欲上書求去余咲而語之
曰夫將不譬之譬乎視時緩急耳急則輕千金以
干一七已即秦緩過之弗禮也頃年東南夷難稍
平少年持文法者幸無事且將曰今時尚需劉公
七哉乃司馬猶惴惴海防視公犹秦緩也而姑以
移鎮款之將需緩急焉公無薄定海之役島寇故
未滅也而欲以家為哉

贈歙人吳君新居序

歙之士隘而生齒稠夥六民不能得石田之獲則

挾其貲以走四方視貨奇贏歛散之以為給嘉之
土瘠而民善勤其生其地之所入往往不能自給
則仰丐於四方以售其力之所出故今歛之人商
而往者足跡殆遍天下而吾嘉之輻輳為盛其附
貫於治城南之槎溪里者為尤盛競能斤纖蓄以
華其居薨棟鱗比繡錯闐闐幾掩土著之籍問
責其屋之徭一為罷市民三日不得令則譁於縣
門以為吏奪之也以此歛之居者益晏然安堵頃
年以寇故又自槎溪稍徙治城治城四衢故荒鄙
至是皆以買居填委充溢遂哀然比於壯邑之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七

焉昔漢主父偃上書欲徙四方豪傑以實茂陵論
治者謂其得酌盈濟虛之策今江之南邑之壯者
其財賄自足以通民之有無無俟於四方以為給
其為居嘗不靳千金以爭寸壤之利高閭門第比
屋而是以是四方之富商大賈亦無由而闢其境
吾嘉之瘠固不能出漢人之策以自濟其虛也又
安得薄附買者之居以滋弱其土著哉歛人吳君
為人愿而好施始洞遊買服已入貲為王官因與
縉紳先生游吾聞附仁義之說其治城居亦自槎
溪徙其為居之屋不與他賈肆爭侈入其門蔑呼

籌握算之聲登其堂陳古圖書器物爛然而溢於
日慙其與室泉石花竹禽魚之勝悠然而會於心
觴焉味焉以偃仰焉悵悵乎其樂之也則吾所取
于吳君者匪獨能操其贏以通民之有無即以其
居裨是邑之觀也不既偉與古云適彼樂國吾嘉
非樂國也然耦而無猜有而不爭附買之居縉紳
先生不以薄而以賀焉是俗之恬熙可樂也已吳
君曰吾將以為菟裘老焉遂書以為贈

贈龔汝脩會試序

龔氏自汝脩之五世祖尚書公始貴尚書公清白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六

吏無厚遺於子孫以故三傳而微逮汝脩之父敏
卿文學稍亢之尋以橫羅蚤世方是時汝脩生五
年耳而又早失恃家難殷起或將不利於孺子有
老蒼頭者負汝脩而逃諸江東沈氏沈氏者即敏
卿之舅氏也其家匿而厚撫之會江東寇亂沈氏
携之轉徙四方少長所在教之學書汝脩故警慧
即能學書已隸博士為弟子員數年以孤貧故無
所知名余罷虔州歸汝脩來謁頗奇其貌而憮然
傷敏卿之舊因留之家與兒子同學書斷然相
刮礪之居半歲餘汝脩既不余鄙而又能自攻苦

田是文學蔚然張甚余謂兒子曰龔生不得待汝
驟也今年余官豫章汝脩果以秋捷至則為之擊
節歎曰嗟乎尚書公固當復其始哉夫人窮而無
野之必通通而無所於制則又窮此天人倚伏之
理有固然者昔晉重耳以亡人歸國齒已暮矣其
臣之進言猶曰宴安鸛鳴不可懷也懷實敗名汝
脩棄之窮也與重耳乞食野人時何異吾固知其
必通也顧今秉方剛之氣其欲易動乘復始之會
其基難固吾又虞汝脩之為懷也往余過齊魯之
墟則尚書公之遺烈在焉顧瞻周道慨然有先民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卷之四

元

之思汝脩行將北上春官齊魯間故老知汝修為
尚書裔孫必有板附而談說尚書公德澤者君牙
之誥曰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勞於王家又曰續乃
舊服無忝祖考龔氏之髮千鈞方在汝脩是行
也其務去懷而率祖也哉

贈大參文岡鄭公擢河南按察使序

屬者 上用言官議以謂今方內未臻人寧黔首
失業由吏數易亡狀亡以塞指宜循 祖宗久任
之法便以下銓司檄示圻外著為令吏於是咸駭
駭思瞻其職矣時楚藩大參閩鄭公分鄂既二歲

肝先是公之蒞楚以車馬來母夫人春秋尚越在
數千里外公輒悒悒有陟屺之思嘗憂之遇屯之
二會新令下公揣之曰我固當十年事耶業戒傳
而逆其室居頃之河南按察使缺銓司竟以公代
蓋仍用叙遷例云楚諸大夫曰新令之謂何而行
自格之也余曰否否諸大夫獨不聞鼓瑟者乎奏
更而絃不調則漫漶乘之矣主爵者固將以善令
也而烏知其變通之微哉漢制二千石長子孫而
刺史得持六條察二千石二千石者天子所恃以
共理天下者也業已重乃刺史據二千石上九重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平

今按察之有專使也非其官乎執憲而臨郡國分
部而殿最之挈其綱以驗白理道匪人人能也
主上躬聖方建設長利督二千石以下而任之治
乃據其上者一不當怙威稔奸莫茲為其比而浚
之民彌困耳主爵者庶公又矣將舉河洛八州之
吏而按之察能復徇格而泥非常之士哉故曰以
善令也然余有過計焉 國初內外臺權埒即直
指使出綱臬而居以相隄制也勢分而體殺漸靡
之習所從來矣顧事以時異官緣人重日中而樹
表測景者取準焉何則其揆端也揆端則度貞度

貞則刑庸夫是以上嚴而下懼之以訓四國也使
固郡國之表也而河洛又天下之日中也公何以
當主爵者之選哉惟公博雅修潔始起家司農郎
已有駿聲出為廣浙兩省督學使能不少翫其法
楚故諸厥俗地大而綱目淵疎公保釐之有恩而
尤以精覈恤其吏即移以察八州風聲光之直達
耳耳矧河洛客通畿輔四方之輪蹄輻輳上仰
齒稠吏之職易稱即不稱易聞也乃公復樹之表
而肅刑之權不御而事集二千石以下舉錯如
興利致福諸產繁殖氓有寧宇即不俟長子孫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主

太平之理可馴致也詩不云乎崧高維嶽其公之
所以訓四國者歟於是公將歸而承母夫人之
問無恙卑而後從事余祝之曰後命且至矣公母
悲其私而迂其驅執諸大夫皆唯唯於其行餞之
江許例侑之詞左使陳公以授簡不佞乃為叙次
其語內諸行李而去

贈金憲哉公擢閩藩少參序

曩予觀太史公論次汲中郎事亟稱其人慙直好
面折廷諍姑亡論丞相弘御史大夫湯等即天
子亦以莊見憚此宜以風議著顧列之循吏與李

離石奢公儀休同傳何也今夫禁閹之臣緩頰而
談當世之務至偉烈矣比抑令任職鏡其施設或
鮮當於名實黷居淮陽即不事事然以其素所嚴
重彈厭其吏民郡卒藉以大治此名實之驗也太
史公之書其亦有以也哉乃今有徵於僉臬哉大
夫大夫者故莊皇帝禁閹臣也當是時上方
倚注政府相與切劘更始之治諸言事者或陰有
所附麗獨大夫儼然挾囊奏章凡數十上悉裁自
胸臆其无倖烈可謂者兩事其一諸侯王有所陳
焉故樓邸中人上書竄輦轂下為奸利大夫請自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主

今下部使者代奏毋令私人乾沒以穢嚴朝臣其
一大司農坐市金忤旨罷大夫爭之以謂大臣不
當被小苛策免願召還以重國體廉廉平庶幾
面折庭諍矣然竟冒諱忌大夫以此見疏比余再
適楚臬則大夫已出領江防部蓋始繼余於斬云
斬介洞蠡之會盜數之闖然一葉箭激飛濤中呼
吸剽迅猝不及備即坐僨事譴而斬復亡少備一
旦主爵者舉空釜而索餽饘于大夫其利害較白
視昔之馴悍王哉盜鑄奚啻什伯乎以故楚諸部
亡難斬者乃大夫夙負個儻之畫既憤盈而洩之

亡施而齟齬而抑視揣銳拮据勸勸又若忘其故
皆都華職也凡以除穢案固圉堞廣團募益艘艘
增將領隨事擘劃為斬建置長利者靡不辦給今
延睇江野市舶周游書絕飛鏑之虞宵息傳刁之
警自潯徂鄂千里晏然駸駸乎比於卧閣矣此豈
徒飾緩頰者能耶藉第令太史公而在宜何如書
語云社稷之役自外寮始不誠然哉于是大夫部
斬者幾四歲所稍從閩藩少參去楚諸公以為淹
余諗之曰千尋之材匪旦暮長養力也露濡而霜
剝所從來者漸矣仕固以淹為露霜也務繁其枝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五

而撥之本於大夫奚取焉諸公念斬人亡以終惠
于大夫也於其去屬余張之故余遂不暇更端徒
聞事

贈湖廣按察使楊公晉右布政使序

頃年銓司調停久任之法率令方內吏自相轉徙
所省民間遞遞費亡算於時湖藩左使缺則以余
右使代而按察使商丘楊公適代余為右使其下
叙遷有差蓋余憶嘉靖中嘗為郎典祠事楊公方
釋褐禮部亦隸大宗伯之屬而試政焉公在諸進
士中獨以精敏博大稱間與之楊推理道則犁然

石畫莫逆於予之心也未幾公去為大行人為御
史為方岳大吏而予以偃蹇退遂與公不相見者
垂十六年而今復同官於是也耦而居接衽而于
于後與朝夕共理江漢焉以旬宣其民於人生不
謂奇遇哉夫士也匪相遇之難相知實難即相知
矣遭時又難今 天子計安元元日與二三大臣
疇咨任官之術靡遺法矣乃江漢故 祖宗湯沐
地也吏自州郡而上尤所必注焉公於江漢舊也
而余與公又舊也人舊之求夫是以民狎於治而
視聽亡易也公亦知任官者之意乎旬宣之稱轄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五

也則天之轄宿焉以輔軫左右也故置兩使焉兩
右左勞而右逸勞者庇乎逸者也逸者裹乎勞者
也如人身之有兩手焉大都共舉則力輕不相用
則氣壅虞廷師師本諸和衷言共舉也壅則不和
不和病國任官者將奚賴焉始公之為御史也監
千方伯之國者三予聞之矣及為按察使也識大
獄者屢予見之矣其精敏博大猶試吏時也精敏
者無骭於法博大者無昵於情是和衷之善物也
持以旬宣江漢間社稷之衛於是乎在寧獨余之
所藉以恃力已哉昔子豐為政倚相請見子豐辭

為乃申之以交儆子思見焉遂相與治楚楚國大治余不佞不敢為子思之辭請公為倚相可乎余將悛悛焉拱而受戒矣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序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侍祠代對錄序

皇帝祈天結祀惠福元元四紀于茲矣馨香昭徹上帝歆格乃四方以端應告者一歲常數至故事大宗伯奏薦郊廟乃率百官表賀其章草則授簡於諸曹郎大宗伯之長二受厥成焉以獻之闕下臣為郎最久先後俱在祠部猥以職事宜奏薄伎謹奉大宗伯周旋蓋章凡數十上咸稱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旨幸甚自巳未歲出守江陵郡務填委屏置文翰偶檢笥中則諸故草具在無恙追念今昔不能無下堂天上之感因命吏錄其大者十有九篇題曰侍祠代對錄其詞蕪陋不足傳述昔司馬遷為武帝作本紀盛陳封禪事以張其侈心非臣子受厚之道今所錄要歸于宣上德鋪張至理非漢時方士祠官語也覽者考焉

九日竹居宴集詩引

環湘城東面節者以十數計而竹居最勝蓋荆壤清沃特不宜竹有之皆細少不足把玩而是居獨

茂鬱參天即令吳中多竹之處不能過水部應君
選是奉宗貴以娛九日而其與進士張君博士宋
君過從爲諸賓客是時秋暑方盛菊未吐華列藉
坐萬竿下時聞珠玉之聲琅琅可愛雖無菊足酬
佳節也于是諸賓客咸起拜各爲壽相得益驩其
而夕陽且下山矣逮夜半始徹飲乃諸賓客偕宗
貴相與分韻賦詩詩不成者罰明日爲東道主比
達曙詩次第就人人頽然醉遂罷去某因憶往
時九日在京師與客登慈恩寺閣賦詩有南紀臺
荒大海隅之句逾月而守荆之命下矣詢荆之城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二

重刻岳陽風土記序

昔之人以罪去國往往不獲善地其尤甚者則程
颺之與羣魑魅之與隣必令厭苦而思他徙而世
有拓落之士遠觀宇宙之表施施漫漫不以僇人
屑意雖窮荒絕徼不憚搜剔剪刈之勞務以發露

造化之秘以娛其耳目若柳子厚黃溪鉅鍾諸記
鋪叙山水奇勝以謂鄴鄠鄆村有所不及至樂於
夷而忘其故土及以其所記徵于今之吏求者皆
稱湮泯不可考覩乃知當時固有所託以凝神而
釋慮也似令子厚處善地其文或不能與山水爭
奇勝而耳目之觀無不當意則又無俟下文以自
娛者然則古今去國之臣蓋有幸不幸焉岳州自
楚通中國之後其地當文明正位其形勢甲於天
下余嘗登岳陽樓以南望衡湘北窺夢渚西窮巴
峽東瞰鄂黃所謂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造化自然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三

之秘不待搜剔剪刈而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雖
善記者不能益其奇勝及詢其風土則有故宋范
晦叔氏之記具在大都州氓勤生而齒出閭閻之
需不仰給四方得日厭魚鮮而飲杭秫縉紳家無
華屋文縑之侈爲奇伎淫巧者不輕闢其境今之
稱善地者疑無逾此即敘遷者得之以爲幸矧去
國之臣有厭苦而思他徙者哉昔范晦叔氏以直
道不容於朝出監酒稅秩至耿耳然猶惓惓于風
土之記則公之所自慰藉于岳陽者何如也同年
許君襲由水部郎陟觀察大夫嘗以其權專制一

道與方伯連帥等尊榮矣竟遭譴黜迴旋一倅回
時去國者多駸駸進復顯列而君獨二年不調然
每見君略無厭苦無聊狀豈是邦風土故能縻繫
遷客而君之所以疑神而釋慮者抑自有在耶君
爲人拓落而尤善爲子厚之文然不肯輕吐一語
以別自爲記惟取范本刊正以傳又知君不欲與
山水爭奇勝乃屬予序之

刻武安王集序

徐學謨曰余道荆門經玉泉山其陽蓋有漢前將
軍武安王關侯羽祠云祠下方二十里皆玄壤土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四

人相傳謂侯嘗駐兵玉泉作書遺其子平書罷以
硯汁擲地故至今土爲之緇其事頗涉幻怪不足
信獨所豎青龍刀在公譚中以手摩之輒動然役
千夫之力不能舉可異也楚俗故信鬼而事侯尤
謹家爲繪像香火于中寢有事則禱之吉凶無不
奇驗而玉泉祠之靈特著按侯故河東解縣獻帝
初平二年從昭烈起義戮力中原其金戈鐵馬常
馳驅荆郢樊襄間逮蒙難授首吳人殯之章鄉又
去荆不百里而近則侯平生興復之志憤鬱鬱結
不能自解者固在是乎在宜其神遊茲土而不

去也余惟昔之貞臣端士黜于時而尸祝於後者
衆矣若三閭哀郢顛顛自湛長沙賦鵬以悲致殞
楚人皆哀而祠之然無有神應如侯者豈幽軫之
魂難振而昂烈之氣不易消耶夫宇宙一氣爾其
間法象萬殊森列布昭融峙流結訛爲之附離而
賦之流形則爲人之所以生孟氏所謂配道義而
塞天地者皆是物也故氣聚則神凝神凝則靈著
方侯之守江陵擒于禁誅龐德降胡修傳方自許
以南皆殺主相附威震華夏操欲徙都避其銳當
是時穢曹殲孫在掌中爾何其壯也乃白衣伺伏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五

竟爲公麼所乘令魏曰強大傾移神器此今古一
大憤恨事非三閭長沙之死埒也夫匹夫負冤死
猶爲厲矧侯之英傑夙鍾于天性而少習左氏又
較然於討賊之義故絕吳昏却曹遺凡世間所可
詭異者漠然無動于中至以其心自比於白曰蓋
庶幾於直養無害者則侯之神固將盤礴於法象
間與之同悠久成變化而謂其隨死而亡豈其然
耶侯去今幾二千年其行蹟散見諸書謾不可考
元胡珩始率編一集其敘靈應事燁燁如觀要不可
盡誣而蕲陽顧大參先生諱問者又廣其輯自

國史家乘以及近來銘讚論記祭誄之文總之爲八卷可爲極備斷別駕玉峰顧彝祥氏故嘗奉侯像于家至是嗜顧本獨至顧爲殷梓嗚呼後之讀是集者固知侯之不止而二君子風厲之意亦可槩見也夫

刻庚申稿序

庚申稿若干卷爲今某王所著王逸材命世蘊藉今古而獨嗜詩凡游遨譙喜感時撫事懷思寄哀淒居臨眺一在詩平寓之故歲有編稿而庚申稿則成於其守郡之初年往在京師典儀部今海內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卷之五

六

諸侯王事悉從檢括而諸侯王中稱有文者莫如某王王之著述流傳京師凡縉紳學士先生慕王之爲人而不得見者甚於饑渴其幸以守郡之故來江陵獲侍王於翰墨間王亦不鄙夷余而置諸賓客之上嘗見王對客揮毫一伸紙卽千數百言立就如洪濤出峽奔騰迅駛而一時騷壇之士莫能難以是知王之詩歟深大古詩三百篇尚矣而要以關政理繫風誼俗變之大者爲至諸侯王無所事事於其土其爲詩多自敘其園池亭館之勝歌鍾粉黛之侈與其關雞躍馬擊毬彈劍之雄大

都無槩於民生之休戚夫苟無槩於民生之休戚此與飄風好音何異故古今諸侯王詩自陳思而後鮮有傳者乃王之詩不然憶是歲荊州大水奄灌樓堞王度城必潰乃號卒校協閭左甃石填壑與郡縣之吏相護捍者七晝夜城賴以無壑既迺爲詩鋪敘其懷襄墊溺蕩析可憐之狀甚具今庚申稿中詩最多六門水誼最逼古豈所謂關政理繫誼俗之大者非耶昔陳思當建安承平之後與丁王輩逍遙步輦終宴忘罷樂矣而白馬之篇若有意於負戈絕域慷慨以効國家之急者吾意夫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七

古豪賢傑士其中或自有所託雖無所事事然不欲汶汶以湯然於世而踴躍不羈之氣閑時畏命之心常遇事而輒發乃今六門之誼無亦類是然獨怪夫生民休戚匪窮簷畸士飽窮厄而熟難危者不能悉其所至迺王厭膏綺之日久矣卽今日賦園池亭館歌鍾粉黛越騎射獵以爲樂亦諸侯王之所宜有事而王顧捨之以味歌民事宜其詩之可傳也謹敘之以俟觀風者採焉

周山人詩敘

序曰世稱太史公文章尚矣蘇子謂其好遊天下

名山大川歸而氣益奇乃江都生第默默下畦
耳卒究心天人以奉大對儒者宗焉斯又何也夫
學匪徒覽無以立幽蘊匪沉精無以根極理道
而詩尤文之要眇者也二者可少一乎哉周山人
故好遊嘗自鴈川涉夫會歷金陵走齊魯燕趙之
墟與其射書擊筑之士爭氣槩既居闕下從縉
紳學士下上其論議而迂轍於大梁之野晚乃下
邳川觀古章華昭丘之遺跡慨然慕其土風遂偃
息于王門者數月日以所得著詩自娛其詩宏肆
典麗大都得之於遊爲多已乃自書其詩授王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八

刻騷選序

歙人中丞汪公守襄陽時嘗摘梁昭明文選中所
載屈原宋玉離騷九辯諸篇至於劉向王逸而止
詩自戰國荆軻易水迄於齊梁間人釐爲五卷名
之曰騷選刻置郡齋蓋中丞公之爲襄陽也余適

待罪江陵郡以干役郎中嘗從中丞公觴而得以
下上其議論中丞公治尚精嚴而余方有優游之
疾若魯公苞趙嬰齊之不相爲用也至抵掌藝園
韻法古昔斷自漢魏稍逮齊梁大曆以下不論也
吾兩人言蓋較若符契云乃中丞公所自爲詞賦
亦卓然絕不爲唐人聲偶之習故刻是編以指南
學者嘉惠良厚中丞公旣去郡不四年竟以治行
驗白於世驟至仗鉞而余次且且十年方以副察
移駐中丞公之故郡于是始信曩昔優游之非是
間登昭明臺觀郡人之尸而祝公已與羊太傅祠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九

漢魏齊梁人之所爲掇其英咀其華而組織之無遺巧矣然當其時已有亟於型範薄於風神之病視大曆以還不無少劣焉豈世變之流真江河哉乃今詞家顧獨睨其書轉相推竊而斷斷曰大雅在是若前之乎無有古人者乎是有不病而瘳無從而涕之語於情之所至何當焉於乎探珠於淵扶喻於璞卽不得連城照乘鮮空手回者乃舍之而索諸賈豎之肆奚爲也哉是編出學者將棄去今人之所爲溯漢魏以上薄風雅詞家淵璞或於是乎在中丞公之見其亦傑烈也夫中丞公者名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道昆字玉卿嘉靖丁未進士

漢南藁序

漢南藁者爲余分察襄州所著楚中山水無處不佳麗願率宏遐曠邈非傳舟車不能至乃襄州自隆中至鹿門環城六十里其間蒼崖翠浪秀壁逼人如擁几閣上舒擘可拾余蓋往來迂盼者十年至於今始久居之故一歲所積詩文至若干首嘗念求黃二州臨楚東西絕境其山水疑不當襄州之十一第以柳子厚蘇子瞻居之而二州遂交藉以爲重當是時兩公俱慘人得以所施放浪故能

搜奇抉隱以其要眇之意大放其窮苦之詞顧余才既無劣又幸以天子使建旄旌土勢不得斥徒御數至所謂蒼崖翠浪間卽一至亦不能窮其上登頓之力而獨於車塵几牘之際間攄性靈宜其所爲謏謏不足以爲是州山水之重姑錄付小子犧歸藏之山中卽仁以竊比古人亦見余之將老猶不敢廢日而少年無羈旅之感無食貧之戚而泄泄居諸爲可惜也

斬水集序

詩之不昌於今之世也余知之矣夫藝以專工精徐氏海陽集卷之五由分懈懸壘於牖間十年而視之大如車輪一轂而貫其心此無他精專故也其於詩也亦然唐人以詩取士士匪詩弗習故一代騷客墨卿直追軼風雅而後之射藝者輒以唐詩爲的至於今學士大夫宗習元盛然操觚之徒輒以不能造其域齊其藏爲病此何以故哉則士之趣舍異也昔宋人以談學爲詩障夫學何足以障詩由習心勝而天機匿也矧今世儒生家廬一生之力役其精以副有司之繩尺所謂競進取於蒙昧間有得有不得焉不得者已不敢他有所爲其幸而得之者令舍

所從事以殉心於故所不便之習辟之吳儂中歲而學齊語夏畦改聽焉乃轉展棘澁卽今齊人聽之猶吳語耳詩之不能爲唐也獨氣運哉然嘗怪今諸侯王生長富貴衣食稅租宜無所藉於學問而名能詩者願往往出其間摘藻驚人有學士大夫不能得其一語者豈異龍異種特異凡品固知其夙成之性靡有習心爲之障耳嗟乎醴泉芝草不源而溢不本而生靈若秀谷鬱爲名世之瑞蓋有以哉以余觀今靳水王之詩益信上故善詩余嘗莫逆於守郡時今去之十年而王之學日益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十一

詩日益遂豈久注牖間一穀而貫蠡心者耶自古諸侯王名能詩者自建安後莫盛于齊梁間然綺麗靡曼之習比於淫矣故政慢而祜薄而談者遂以詩爲諸侯王崇王天資穎異顧喜自輟劇頃以時事孔棘乃杜門却軌托文離以全生有足悲矣是集卽摘藻驚人然絕不爲齊梁間語保祚惜福又於是乎在余分察襄陽嘗讀朱仲子詩甚愛之朱仲子者爲故襄陽王若二王詩可以儷美而皆國士楚高皇郭子孫固有人哉

東書堂心葉序

東書堂吟葉者爲今封大學士江陵張公所著公自少績學蜚聲藝苑中歲弗售竟以其業篤啓元嗣少保公起家翰林輔今上於潛邸逮光踐大歷服茂膺爰立弭天之勲昭述之謨薄海內外罔不飛燭公亦荐被綸褒崇躋竒秩麟章玉帶輝映閭里一時顯麻古今罕儷乃公意泊如弗自怙其龍靈猶日矜初服從其故所善客逍遙觴咏山顛水涘荒郊寂寞之濱靡不窮歷意有所寓輒搦管書之投諸囊中去久之漸以成帙積至如千卷而公亦更號太虛道人以示志云余往守江陵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十二

知公故善詩今去之八年公已爲大貴人比見猶恂恂若儒生析疑叩隱口繩繩弗休間讀其吟卷冲逸古雅視向時所得益閔以肆則爲之歎曰語云詩窮而後工蓋自昔騷臣怨士憔悴無聊負其辭積靡由解脫則馮藉聲歌鏤章琢句震撼跌蕩不至于劇心而駭聽不已也豈非勢迫之然與公爲時出臣其身之所履與其志意之所適宜無礙礪不平之感如騷臣怨士必假之詩而後鳴乃研詞麗藻顧獨工於窮人之所爲此何說哉今大風過發而號入叢而嘵經谷而嘯匪是則不鳴此其

小者也若夫彌發於土囊之口而震盪於沈澁之中霍然而生霍然而止者夫誰軋之而使然乎今夫水或滴於硯或迸於穴或梗咽於竇匪是則不鳴此其小者也若夫江漢之奔激潮汐之下上雷轟而霆怒者夫誰激之而使然乎古之以窮名者莫如唐之郊島其鏤車琢句靡一生之力靡遺巧矣然而踟躕徘徊至今其身若無所容豈窮人之所為宜爾哉學固有識其大者張曲江嘗為開元太平宰相今掩卷而繹其詩冲遠古雅即身都富貴而平情導和獨脩然于埃壘之表譬之大塊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古

噫氣巨浸之洪流何假於軋激而始鳴乎讀公之詩夫乃類是然考之曲江和玄宗夙夜宣猷明翼主德可謂榮遇然猶有恩深國未酬之語公之事業既已付諸少保靡懷少望而徜徉瀟灑又能自佚其老於荆郢間願養康樂視曲江晚歲尤過之宜其天趣溢發藻思流暢如今所著必傳於世無疑也嗟乎公之所得其將為大塊之噫氣乎將為巨浸之洪流乎余不能究其鳴之所自矣

大岳遊樂序

肅皇帝時余為郎父在祠部猥以職事檢括天下

諸名山祀典廼太和一山尤上所誌注開披圖記心異焉即已神往比已未出守迄今已已蓋浮湛二仕皆當荆豫間驚車延暇輒展音靈迴憶囊中奚啻冥契故每一瞻陟旋付管札計前後所得古今詩暨文積如千首彙而輯之題曰大岳遊稿因以識往云嗚呼茲山之雄特奇麗宏遐遂渺摩自鴻濛舊矣然自漢唐以前迄無稱焉何哉即道宋紀玄帝入山成無上道白日昇真之說已漫漶不可考逮國初神扶燕嵩始耀弘烈歷禩百八載翊郵甸天子龍興故奕世締構益衍以昌而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緯之意未忘而又自幸以浮湛故得締因名山計
十稔以來棲霞洞室餐玉玄都躡跡雲梯翔風蹻
島接九閼而隘六合于昔人所未瞻陟之勝若挾
而有焉匪直部生遊僊之什李供奉天姥之吟倘
恍無據已也是則此生之遭矣若夫繹味 列祖
祠饗高山藏之副在則太史公事也余小子曷敢
贅敘焉

移虔稿序

余之分察襄州也蓋再歲而移虔州云故事藩臬
吏蒞二稔所者匪蒙大故不調或曰此必有勢人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夫
跋躐之者子母易是行哉希指者將躡跋之矣余
笑曰仲尼不云乎臣之於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東西南北唯 上所指使即
有跋躐之者而爲適迺乎哉而爲趨超乎哉於是
亟謝襄州馳領虔州事楚部使者果揣勢人意措
拾余襄州罪狀疏之 朝顧聞勢人未有大隙於
余虔州之行業讐之矣乃不直舊部使者言而下
按章暴焉嗟乎支 全生固有天道哉幸矣幸矣
是役也食虔州俸僅二十有七日而延道路者
凡八月是業皆舟中擁鼻所得不心并筆後而藏

之而併書移虔始末於簡端云

還家稿序

嘉靖甲子余罹 景藩之難屏居山中一夕忽夢
神人語之曰汝相不良於手運週四十四耳寤而
驚焉疑焉歲在寅余年四十四矣殆將休乎比屆
期卒歲竟亡恙又二年 莊皇帝改元余起守宛
城尋轉楚臬分察于襄州又明年以不悅於勢人
調虔州遂有楚臺之論余乃解虔州事下信州候
命焉既得 旨則先櫛余職而後按驗所論狀余
因揣焉櫛職者運之週也被 旨以隆慶四年十
月十四日准四十四之數也方是時適癘餘余右
掌忠甚其不良於手之謂乎蓋去之七年而神人
之夢無不悉踐奇矣昔左氏好以繇兆卜國家數
百年之休咎儒者恒病焉以爲浮夸無實由今觀
之其書豈不足徵信哉余既還嘉定杜門海曲益
諗世之利鈍非人所爲日觴焉詠焉以俟盡而已
窮寂無聊之指一發之於詩凡三年而所得如干
首蓋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也若曰以人定
勝天則吾豈敢

寒解錄序

六經皆所以載道而易於處憂患之道獨詳說者以謂文周孔子皆古聖人之有憂患者也故其思深其慮遠其自治也嚴而防於世也周在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脩德夫蹇之爲言難也險在前也險在前而君子遇之明非其所自取也乃聖人不以爲非其所自取者而悍然強以拒之於外故其所以自治與其所以防于世者未嘗不嚴以周反脩之不已而後蹇可弭矣故受之以解解之爲言散也聖人有深幸焉故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君子以赦過宥罪難既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六

矣猶曰吾有過而赦之也吾有罪而有之也逢其會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處憂患之心也余蹇於世久矣爲祠部以忤貴臣則蹇守荊州以忤親藩則蹇分察襄陽以忤御史則又蹇皆以身犯大難而玷缺之貽則今襄陽爲尤甚賴天子神聖不卽是御史言旣又徐察其過與罪之無驗而赦宥之且還其官嗚呼下流多謗議小臣易得罪自古言之矣豈雷山之會無苗不萌陰崖幽卉身隨化流而不知其爲底柱天也不其幸歟昔蘇子瞻在海南嘗誦陶元亮示儼疏有性剛才拙恐嬰世患

之語凄然興感而自悔其不能去也蓋是時子瞻年六十餘矣余遭聖明卽嬰世患未及於子瞻之禍而性與才會不幸有陶生之僻乃今不能自悔將取途愈遠而日忤於物以至於老且窮也霜霰至矣甲拆之恩可常觀乎余用是惴惴乃檄襄陽効勘之始末彙爲一帙題曰蹇解錄時省覽焉以庶幾無忘聖人所以處憂患之心云耳

萬玉山房詩序

武選郎江陵司君以從事還朝廷道鄖陽訪徐子於萬山中出其集齋得詩冊二蓋君有別業在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七

江陵城東二里誅茆數椽列竹環之風來嘯味作珠琳琅玕聲可聽因名之曰萬玉山房令善畫者圖之而海內縉紳學士先生號能詩者遂相與各賦其事大都稱引古之嗜竹者若晉張薦王子猷之徒以樂君之所有其詞甚具徐子得而覽焉則爲之輟然笑也夫人之於物也其有嗜也必有處也其有處也必有以也詩不云乎簪力方剛經營四方語及時行道也乃十畝之間曰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芳則賢者不樂仕而思歸於農圃也此兩事可同日語哉蓋能相易而爲之不能相兼而

有之也子固今之雋也待詔司馬門之日久矣頃方跋踐馬歌四牡而還於日月之際也當事者將視子以遠且大者是經營四方之會也乃猶徘徊瞻戀于十畝之間以耽耽焉求晉人張薦王子猷之跡爲是以進爲退也疑無處矣其何以乎司君曰不然吾少也賤嘗築土以爲室編蓬以爲戶而晏然居之若將終身焉則竹吾固有之也今之富貴直僥來耳古之人賤可貴也貴亦可使賤吾安能怙其所僥來而忘其所固有哉吾挾閒而遊而球琳琅玕之聲卽灑然無煩更之不在吾左右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十

士大夫立朝曷可一日忘山林也徐子嗒然久之無以應也旣徐而思之則悽然歎曰鄙矣吾之語竹也吾不知竹又焉知子夫竹也有竅有妙子及其竅矣弗及其妙也得無有隱乎夫竹之爲妙也以其體虛而用剛也虛類弘剛類毅弘故能大毅故能遠也是孔門之所貴也知竹之所至者至矣進而經營退而閑閑焉往而非處也又焉往而非以也吾方索子于球琳琅玕之內而子已遊乎球琳琅玕之外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又安能窮子之所至乎司君亟起避席謝曰若弘與

毅則惡可當也雖然先生有以教不敏矣敢不服膺斯語請書而引之

刻宋布衣集序

詩故難言而言詩於今之世尤難詩之教要於溫厚和平凡以正得失感鬼神動天地皆是物也仲尼刪詩悉取十三國之風而陳之獨秦風悍急耳說者以爲雍州之人尚氣桀先勇力忘生輕死駟騷小戎蓋存其俗也乃蕪葭三章又未嘗不婉而致矣寧獨矜其儉歇駟騷舍拔同仇之雄已哉唐人律詩原本於溫厚和平惟少陵刻意險峻往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化臭腐爲神奇視藍田諸家已別爲宗派固秦聲之濫觴矣至明興弘治間北郡崛起思屬顏龐則又盡勦杜詞凌厲當世軒軒然其招八州朝同列之侈心乎夫要眇之音希合而悍急之氣易揚有以張之勢彌競耳故後來更霸爭主夏盟掉吻升壇一呼響應揮霍詞林古人左次矣不其偉哉顧雅道幾微懸衡什伯聖人不作安所取衷吾又疑夫今之得于快意而失于平情也夫詩必于快意而不必于平情則秦聲吾無間然矣如必于平情而不必于快意則仲尼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

怨正得失感鬼神動天地者要自有在未可舉一
而廢百也夫少陵北郡故皆秦人也其爲秦人也
者而爲秦聲可也其不爲秦人也者而欲驅一世
而盡爲秦聲謂之何哉假令秦聲而可爲也仲尼
不置之變風矣而二南之正始胡乃有取于關雎
鵲巢之雍容也夫其爲秦人而爲秦聲也且不可
以始風而况影響假借又不能真爲秦人之聲者
哉吾是以知言詩在之世尤難也吾嘗與宋布
衣言詩布衣言今人無詩意甚怪之比讀其詩稍
工五律寂寥短章耳輒病其才力之易詘布衣曰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吾幸以才力之詘故得沈思苦吟審于性情之正
以求歸于溫厚和平彼方傷於所恃能無窮大而
失其居乎吾始矍然曰孔子云以約失之者鮮矣
其布衣之詩之謂哉今其詩具在誠無當于倚馬
千言郎以其沈思苦吟之片語雜今之倚馬千言
中則炯然古人之流沫矣吾不意當駟職小戎舍
拔同仇之際而復見蕪葭之伊人也烏可使之無
傳乎乃爲捐一月之俸刻置鄖陽郡齋而宋守夢
與布衣俱趙人且無忝于副在之寄若布衣爲人
語具余所爲布衣傳中茲不重言

鄖陽府志敘

鄖志志鄖也鄖何以始志也鄖故襄之屬部也其
省而躋之郡也則自 純皇帝之十有二年從御
史大夫原公傑之請也曷請之劉石之既平也天
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也夫是以域鄖而增其式
廓焉而用二千石以填撫而室也而隸之縣六焉
又益之縣一而七也蓋參楚之轄郡而中丑之矣
茲鄖之故也正德初葉志之矣而距草昧時不三
十年而近也卽志猶弗志也迄茲百年矣代綿而
事逸鄖之父兄長老駸駸陵夷盡矣而莫或覩記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之也二千石將安所恃以舉政焉夫是以宋守身
之亟是也而檄襄史圖焉襄史故良於志也則括
其綱而論次之爲三十一焉而鄖之大都備矣何
前之茫然而今之燦然秩然也故曰鄖無志志之
自今始也二千石其無墜事矣乎可以觀政矣御
史大夫徐學謨曰夫志史之流也以徵善敗而存
興替也志鄖者直志鄖哉將以治鄖也治鄖奈何
夫鄖荆梁雍豫之交而徐鉉峩嶢之區也深菁閭
叢極目千里異時鴻雁之民不肅肅嗷嗷而競啄
於其土乎是故喜相詆也怒相撓也突而鏹鉏也

突而戈鋌也反側呼吸耳而治之也不誠艱且棘哉然自原公而治之也而勛勦定矣百堵集矣齊而井伍之矣役而踐更之矣輸而租稅之矣嚴之樓而野之茹也日用飲食而之矣纖蓄不出也游媚不入也百年以來始於劬勞而究於安宅也擾之視列郡加輕焉則又何以故也夫齒角之爭也非茹毛飲血之遺乎而至治出焉蓋顓頊蚩龍有巢鹿豕之性其神無卻也其天無闕也無卻故鑿之難無闕故順之易也洪荒降而為忠質矣忠質降而為文矣文之敝也而風斯靡焉風之靡而法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令滋章矣法令滋章而民之駭機動矣是故黠者逞而嚚疆者愈不測也聖人憂焉將挽之於忠質而不可得也則思其野焉思其鄙焉夫鄙與野衆人之所共厭棄也而孔子老聃奚取之也取其近乎古而可恃以權輿教化也所謂貴極而反其本也楚文明之正位也列郡麗焉而鄭其微也若殿之矣而鄙與野顧在焉欲反其本者舍鄭將焉之乎是聖人之所取也故治鄭者毋庸斤斤而雕斲之也譬之假寐者彼方遊乎化人之國至樂也乃欲提其耳而省聒之不重滋其駭機矣乎第令君

子長者悶悶而坐策之以無忘蓋公之指而鄭事辦矣是鄭亦楚之華胥也不文奚病焉此志鄭者之意也詩不云乎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語治由積累成也荒鄭者不原公哉今去原公遠矣而誰與康之御史大夫不敢尸也事在良二千石而襄史有滇人周紹稷也以公車士仕於王所充文學掌故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江西鄉試錄序

歲癸酉 上方嗣無疆大歷服其秋八月屬天下
大比士先是以言者議 詔所司申飭禁防釐正
文體冀得真材以需世用 德意甚盛乃江西鄉
試巡按御史燕儒宦官監臨馬矢謨畢慮訪悉有
加屆期先巡按御史任春元所禮聘四方諸文學
咸次第至御史旅饗而肅之入布棘而居之于是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乙
屬校事於致恭暨教授李果而分校則教授宋仕
楊淮教諭陳仁業自新廖希大王惠聞道立范鍾
以左右兩布政使陳絳吳文華提調之監試則按
察使柴涑暨副使楊世華諸展采錯事慎簡以充
合提學副使邵夢麟所取士三千有奇三試之得
其尤者九十五人而鑄其文之雋者以 獻致恭
乃告成事於御史御史曰於戲休茲肆於鴻典燿
燿乎敷貢王 帝之耿命致恭惟 國家肇有
區夏涵育士類粵自畿甸迄於裔服率三歲一貢
興之即解額盈縮視地狹闊然踳踳偕計吏而弗

于禮部者四方之軌相軼也顧文獻恭茂章施潤
色以飛燭宇內則褒然稱江右焉蓋自 二祖迄
今垂禩二百其間鉅卿臚仕鴻儒碩彥騰風雲
光昭彝鼎濟濟踳踳後先輝映且無論裔服卽雄
藩名甸莫或先焉蓋擢其英者同而茹其實者什
百殊矣此何故哉論者徒以其地介吳楚位正文
明貞曜照臨鬱為華淑地靈人傑自古記之是則
然矣乃聽幽發達之原鳥知其所從來哉章貢洞
吉修玉諸水蜿蜒四注彭蠡匯焉而匡阜為之障
江自岷山走荆巫下鄂黃經潯陽而九分之以入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二
於海而馬當為之捍迴瀾遏潏此有天造故其人
生而奇磊峻爽貴迅邁而賤疲蕭尚淬礪而薄滔
漫動者川激靜者嶽峙績德樹勲不至不止豈非
其獨稟之性與山川之專氣有相得而益章者顧
不倖與乃不佞幸甚濫竽校役又得躬覽于多士
之文大都博衍闊奧朗倘聳拔如其山川而根極
理道通達時務類非剽襲剽取者之所為固知其
先民之法程具在淵源之自不可誣也即持是以
凡之禮部無逸歟矣江右之文獻不愈益昌熾以
延光然致恭觀于今之天下薄海內外文恬武嬉

可謂極治頃者 天子下尺一旣以抑黨競杜朋黨百官受戒懍懍矣乃是科首舉 顧俊之典則又屢省弗怠常事諸臣豈有私愛過計哉昔周公作立政以告嗣天子王矣一則曰知恤鮮哉二則曰茲乃三宅無義民夫成王以冲德在位去十亂之世無幾而大臣憂國已有乏人之歎謀面之惠蓋諄諄焉故又申之曰自一話一言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矧今風會流而庶習滋酬泰生而職思替泰之馮河所必用矣謀治世者能勿過防之乎爾多士產于輿區際茲 熙運視其先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三

資疑無不可信者語曰千家之市所濫參焉何則爾之者多也江右之文盛極矣將虞其光之溢而璞之不反也灼知由繹之始司衡者敢謂其能拔千而得十哉今皆引領 闕庭冀一奉 大對行膺它牧之寄用勸相我 國家於是乎在其皆迪知忱恤之士乎則 德意是稱塞者眩乎其言而一謀而者參焉是假濫也他日將弗利于受民豈惟過佚爾前人之光乃御史其何以敷責于 帝之耿命哉爾多士其唯祗厥訓毋以靡麗逸厥德縱弗患於司衡而令蒙垢于山川也哉是役也宜

猷振德以丕登于疆土則巡撫江西先任右副都御史今陞南京工部侍郎徐軾今右副都御史凌雲翼提督南贛右僉都御史劉思問若方參政徐學謨右參政周國朝左參議徐用檢王乾章副使黃翼尚德恒黃可大僉事馬時泰周于德陳學伊參將倪中化郭堅署都指揮僉事許靖國則襲力於外者右參議趙煒副使張士佩署都指揮僉事袁位則以入 賀行右參政袁隨僉事徐時可署都指揮僉事注可大以遷秩行刑科給事中鄭岳戶部主事鄭繼之質應璧程拱宸行人司行人陳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四

備書

江西癸酉同年錄序

代作

士以同年進也有司業籍其名詔之 天子矣已士亦退籍其齒之後先自相詔焉循故事也名公也齒私也私不掩公然則齒之籍也殆可已耶於戲是古之遺也古之天子不以貴私其子辟雍之坐至與國之選俊齒胄焉乃其選上輒需之九年而後升之宋九年者不以奸司徒之典固知其薄輕俊而重老成明有序也斯二者聖人所以揖讓

而天下治也三代學校之制既廢所謂齒胃之禮已不能得之於王公而士之獲選者又不盡出于九年豫養之材口耳剽襲苟以儼蒙昧之知耽耽而求之已無暇左右顧矣矧能為般辟讓耶然至於今獨惟同年之齒錄猶不以其名先乎其年即私也亦公也先王教化之遺意尚幸其有存焉者顧可稍忽諸而曰故事云乎我秋余既奏竣試事浹旬而所選士徐生州牧等亦以齒錄告成來丐余言弁諸首余不敏則何言以重多士我蓋始余之飭士於棘也未得其文也既徹棘而授簡新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五

難則急之過則正之善則長之四者揖讓之善物也若曰兄弟也比周而阿黨籍帖而掩匿乃猶喻喻然自託於然諾意氣之云即公也亦私也鍾植人國卒奚賴焉江右土風樸茂其縉紳先生喜以後先相推挽舊矣余猶懼其同之過而無所決擇也多士行且升于禮部其同益廣其志益恢公私之大機于是焉在其無傷揖讓之善物而令先王遺意泯然於後世我斯義也易之同人備矣于野亭于宗吝

徐白谷先生集叙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六

始余舉嘉靖庚戌進士與金華徐君成孚同出嶺南鄭司諫之門成孚年少故善病以不能對制華謁告歸余固未嘗識之也逮癸丑成孚釋褐為司空郎而余方待罪祠部稍邂逅于京師視其貌雍然聽其論議灑灑然所謂其間可觀其中可居者也亡何成孚忽下世今去之十五年成孚之從弟少叅君某復與余同官豫章則每為余道成孚之為人而因得其家世之詳成孚之父曰白谷先生其人學博而才高道方而履潔嘗試於禮部累不得其志則歸而哀其緒以教其子然後知成孚

之賢有所從來也顧先生之年視成乎尤短遂不及凡成乎之成進士而獨其所著若詩與文蓋嘗覃精殫思歷一生之力以為之而先生所恃以不朽者疑于是乎在也今少參君集其散逸僅得若干篇余獲受而卒業焉大都其詩冲宛典麗類韋又類杜其詞賦能洩其平生抑鬱無聊之感有絕類騷經者是其所專長也其文不為剽賊以苟應酬所評騭今古於儒於禪靡不精詣而究歸於姚江良知之指皆卓然成一家言金華故多大儒若先生豈有所聞而興起者耶余惟昔之論不朽者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七

有三而立言居其一焉世之欲自傳其言者衆矣達官貴人其力足以傳其言而其言或無可傳山林枯槁之士其言有可傳而其力又不足以傳其言亦何惟乎三代之後言之幸存而不泯者無幾也先生之窮於世也甚矣即其言可傳亦豈無望於成乎之顯而傳之也及成乎又不及傳之矣則歲之副在之寄所係於少參君者顧不重歟宜其急於梓而為之傳也昔太史公之書得外甥楊氏而石傳少參君於先生為猶子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知隋珠豐劍其光怪宣露蓋有時也獨文

董我余思成乎而不得見而又重少參君之請乃為先生序其集志私淑焉

刻薛文清公讀書全錄序

代作

今儒生家所謂法者宜莫如孔子孔子之教顏淵先之以博文而後約之以禮當其時及門之士彼獨稱庶幾焉然猶不能徑造以見孔之卓至其雅言於諸弟子者不過詩書執禮而已雖以子貢之穎悟不得與於性與天道之聞則約禮之訓自顏氏之外固未易以輕授之也乃孔子之自言猶曰下學而上達夫聖人之學得于天性詎假於積習而後至哉顧道無所緣則無所入成章後達即上智之所不廢也驚玄虛而厭探索杳然茫然將何底竟焉聖人蓋傷之矣故直以已而示之華由人以之天邇博而反約理無二而學有等此精一相傳之指千聖復起不能易也蓋余於先正文清薛公讀書錄三復有感焉嗚呼學者不聞聖人之微言久矣南宋大儒互是其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其徒紛紛各黨其同以相詆訾如聚訟焉逮國初表章六經諸儒始純用紫陽草創以來學者守其章句尺尺寸寸之印無甚超悟而弘治以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八

前人才猶稱近實其後儒者頗病其支離則復陰
主象山喜以定悟神解教人欲一切割去註脚直
窺心體此第為俗學指迷耳而附景希聲者遂置
呶隴擁乃盡棄文章而直談性與天道于是糝糝
經傳眇未器數摘取片語標立門戶轉相襲襲不
帝如陳同父所謂幾於盡廢天下之實者而自以
為聖人之道在是求之孔氏之書無有也又惡觀
所謂性與天道哉夫適國者取次郵程雖有遲速
無不至者乃舍之而妄觀于神仙縮地之術謬悠
甚矣今觀公讀書一錄上自唐虞下逮瀛洛關閩

徐氏海隅集

卷六

九

逸覽載籍抽繹古昔嘉言善行靡不綜博固未嘗
廢章句也而根極要領原本身心必約之以居敬
而止宿焉孔氏之懿訓不在茲乎當公在英廟
朝抗法權端身扞文罔幾惟巨測修身俟命了無
恒沮此豈遊談無根者能執精詣之極內外兩忘
之驗也乃議者猶謂公拘方觸隅不能圓融變幻
以疎世械此其人幾何而不悖于孔氏之教乎錄
故無全梓者梓之今自予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雖不能至所歆慕焉此匪直以章薛氏也蓋
閔孔氏之日晦云

刻張進士窓稿序

始余為荊州日政陳川時時督課諸生校其文而
次第之乃諸所被器許者輒相躡取利第去以是
荊州人士咸謬謂余知文後數年余再起楚臬行
部荊州謁封少師張公博相問出其少子今進士
君與諸孫文復令余品隲一時玉煙劔氣光恠爛
盈旣亟許而契勘之因私嘆張氏之福祚未艾也
歲癸酉余在豫章縣官以楚鄉書至則余曩所契
勘者皆古出選為之矍然起輾然喜曰孰令余之
多言而中也有是哉既余復官武昌明年進士君

徐氏海隅集

卷六

十

以所著全稿見示讀之標格莊嚴鏤鑄秀雅若岫
嶠秋淨蒼翠欲流日觀朝曦縹緲可挹意匠詞鋒
綏入妙品視曩所睹益加進焉且屬余叙之余惟
史稱萬石君家風第言其子弟不敢乘車過里門
孝武中遂以賢相稱然不過以淳謹保富貴於文
藻或歉焉少師公名業方懸炳寰宇豈直奮筆比
而進士君能不怙籍籠靈下帷研誦日操觚而遂
寒酸與之爭邁迹之業其敷沃卓偉奚啻芥取科
第即他特騰驟風雲存典綸命耳筆箋奏後先輝
燁當為世競爽並以祖國無疑所為張氏福祚者

不多于萬石君家乎書曰若作梓材既勸朴斲惟其塗丹艷余故於是編不獨賞其文而尤多進士君之能丹艷其世云

金氏世譜後序

余外舅氏濱州公自輯其家之世譜以竟成其伯氏烏程公仲氏長汀公之志凡如千卷按金氏世居崐山之湖川鄉已湖川割隸太倉故金氏今為太倉人而別貫於崐山者齒視湖川相亞其始祖耕華一公者以力田孝弟雄問左六傳而至濱州公兄弟稍稍以詩書潤色之咸起家為州縣長貳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官而三家子孫亦轉相踵薦通仕籍及升成均隸博士為弟子員者翩翩焉後先輝映于是金氏之門閥寔盛人比之東鄉王氏乃金氏世多男子自華一公至今僅九世其支性散處湖川崐山間者已積至數十百人九世之後將愈益滋蔓不可枚識此世譜之所由輯也昔者三代盛時先王以封建比天下故宗法行大宗之子為諸侯諸侯之支子即為卿大夫以共延其世詩稱公姓公族是也周衰而王迹熄治天下之法一切舉而歸之苟且故國之遠猷家鮮令族民如鳥獸之喻在漢人

已然而名為卿大夫者富貴斬於其身其祿又不足以收其疏屬之人則聽其鳥獸逸而已仁人長者必有隱然不能自喻之於懷者世譜之輯固合族之漸也三君子其亦循行於古之道與然予聞之譜之輯一也而名實異之矣邈遠始侈盛美別昏姻譜之名有三通有無急患難聯疎遠譜之實亦有其實之存美名可廢也名在而實去焉又何譜之足云三君子之輯是也將為名乎將為實乎余不得而知之矣然嘗觀濱州公兄弟壯仕於朝老歸其鄉白首怡怡藹然有仁人長者之風即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位不厭德其力不足以收其疏屬而惓惓合族之意則今時卿大夫之所不能為也固將姑居其名以徵其實於後金氏子孫多而且賢行將斬然起矣他日有高大其門者必能繹三君子之緒而修其譜之實以溉其族人如義門義莊之所為使先王之教化廢于上而幸存於故家余從而徵之矣

黃州詩小序

余游齊安舊矣蓋先後宦楚十五年往來凡七度而常迫期會無由一入郡城覩子瞻遺迹徒於行舟望見赤壁則悽然興懷者久之而夫今歲幸以

職事至黃而大叅鄭公雲鑒竄憲載公汝止劉公
自存閫帥劉侯大勛適同斯役而諸公更數推予
為客時携酒肴相餉遂得飽歷諸名勝乃中秋明
月無夕無之又百年奇邁也每念子瞻以彼文章
氣槩雄視千古當是時僅安置團練耳居黃再閏
饒寓僧舍而日隨其一餐亦足悲矣吾儕何人遭
逢聖世騶與呵擁厨傳流連偃仰嘯歌於茲土
也子瞻不死能無媿乎即席得五言詩十九首付
黃守潘君刻置郡齋為諸公它年存一故事若曰
與子瞻爭麗藻則余雖自唾之矣萬曆甲戌秋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安州詩小序

往歲辛酉余以御史大天檄奉景藩之國蓋嘗
一至安州明年壬戌而荆沙之議起又明年癸亥
承景藩奏逮江夏簿責者陰附景藩指將其
心焉已有通於中消者予賴以疎網免歸今屈指
又十三年矣以余之退遂偃蹇何意復有安州之
役比延睇故宮則荆棘荒荒起矣日月如駛而人
事之翻覆不可知如此可念也乃與同事諸公接
杯酒之驩者連十五日夜得詩如干首書付安州

從事而去萬曆甲戌冬日

程君贈言序

小吏之所獲視大吏之入不能當其什一然悵焉
而自惜怙焉而不肯輕於棄去其情尤倍于大吏
者何哉孔子曰爵祿可辭也夫辭之而足以為名
高則志有所必決不辭不足以為名高之累則情
有所不必矯昔李愿之歸盤谷韓愈侈其事至盛
稱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為以形容其採山釣水
之樂之不可易蓋愈之所稱皆愿之所有惟其有
而不自惜可以自致而輕于棄去之此愿之名所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古

以藉愈之言而益高也若夫今世丞尉奔走之職
其威靈氣勢已一無可憑藉世方視以為不足比
數即棄去之必無以收盤谷之譽而悵怙之顧可
以圖旦夕升斗之美由是抑意忍垢之事無所不
至矧地善而職安則其心愈固如饑夫之逐一饑
有不俟屢而歸者乎吾以是知小吏之尤難於去
而能去者知其心之必無所為而為之也吾鄉程
君國華始以貢入官得永廣之東筦僅半歲會攝
邑篆上計京師事竣當還任君忽忽心動念二親
老不能復為萬里行即上牒天曹求去而選人者

以格于例難之方是時廣寇平君故有倖斬之績
上之司馬行且奏首功當增秩君固不肯少待求
去益力乃量移荆藩典寶以竟君迎養之志蓋創
見事也嗚呼中世仕宦不聞盤谷之風久矣矧丞
尉奔走不足比數之職乎以程君之年尚壯不宜
去又能其官不必去筦故嶺南壯邑有玳犀珍貝
之聚又人情之所屬厭而不欲去者匪直一儔增
也乃君獨以親老求去其心果有所為而為之者
哉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此之謂也 國家前
時凡圻內臣求去者量晉一階以比於宋制祠祿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五

何文簡公集序 代作

嘉靖初 上議尊親禮廷臣爭拂之方是時 上
意猶持兩端會新貴人自當都撥濮緒入奏稱指
於是盡斥諸拂議者元輔石齋楊公亦在遣中乃
郴州何公時為吏侍上書是楊公議請晉之不報

改南工部尋削籍於家終其身鋼不復用某仕也
晚思一執鞭於公而不可得而讀公手疏未嘗不
掩卷三太息也嗟乎偵曉而啓願遜隅而歛肘凡
今之人視敵猶然况君臣之際哉乃公反覆駁難
援古證今亡慮數千言必不肯少詘其說以揣摩
人主而私其富貴卓卓乎其炳烈也傳曰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及按公平生博綜精詣迭覽黃虞
訖流近代下上評騭較若指掌夫睢陽谷官然
已耳吹納土囊聞然已耳倏而騰驟倏而弭發則
明耀震撼宜莫當之矣何則其所從來者有本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六

公之忠亮即出自天性至於稽疑定是批卻導窾
微為著蔡垂為範型則類非游談亡根者能矣往
議禮諸臣以攢死者繫繫矣而景行公者至今猶
凜然如生豈非以其人之可傳而其文又足以傳
之乎詩曰雖無老成人亦有典刑此之謂也蓋公
歿後二十餘年 莊皇帝既臨天下繼志恤錄用
妥幽璫論者以為天之既定暨某南歷洞庭之野
凭軼郴州禮其廬而訊其嗣人泯然烏有則所謂
報施善人者疑猶未盡因念古稱三不朽而子孫
不與焉乃亟搜其遺文暨詩得若干篇付少叅郭

君崇嗣校而壽之梓公在正德間嘗與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姑蘇徐昌穀往來賡唱其著述尚多歷稷稍歿不無殘逸今所存者僅僅如是然莫非公之末光餘響彌亨巨代而不可磨滅者也於乎蔡中郎死無子女琰為續漢史公之精博畧似中郎而忠亮過之不幸無女以傳其業則副在之寄非職封疆者所有事耶某不佞謹序而弁其簡端併論次 先朝事庶幾母墜公之典刑云

湖廣鄉試錄序

是歲甲戌為 今上臨御萬曆之四載其秋八月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七

屬天下大比士于鄉先是 上從禮官議特 下

圖書廣屬學官稍刻應試之額以飭防精遴所需力於士者意獨惓惓焉而湖廣鄉試則巡按御史向程寔監臨之御史祗奉 明詔簡節約束以申戒諸執事諸執事罔不悉 命惟謹番期禮聘四方文學博士咸次第賓集既饗而入棘以某官某充考試官以某官某某充同考試官而提調則以布政司某官某某官某而按察司某官某某官某司監試焉其餘錯采有差乃進提學僉事陳允升所選士二千七百有奇鏘棘而三試之窮夙夜之

力掄搜品騰得士之雋者九十人如 制而併鐫其名氏若文之優者以獻某不佞猥以職事首授簡于御史乃端拜而論次御史意諭於多士曰於戲維楚當天地離明正位為南紀粵區蒼梧洞庭之野豈獨炎黃舜禹發祥過化渾灝沕漠之風漸被至今哉乃名世間出敷賁鴻猷若風后祝融參六相之二開物成務以夾扶軒昂周宣中興尹仲二甫踴奮房樊輩延姬祚由載籍所記匡輔毗襄乘時底績代不乏人可考而覩也洪惟我 國家撫有函夏定制求賢閱二百年於茲其間英耆宿碩光掩前冊者固不可勝紀乃荆郢之產占數獨多姑亡論其微者若石首湘陰華容長沙數公或宣猷草創或佐命太平自 戊 仁二廟迄于孝 武之代迂衡致治功在太常嘉曆以還名業尤炳論思翊亮薦葉方殷斯皆士之實用也謂非玄衡二岳江漢九江之所委粹而薦生之者乎非曩時賢科之所精遴而得之者乎夫山祗川若奄閱今古人傑地靈較若符節上世君臣之事即選拔邈矣乃今代助華章灼耳目傳盛趾美照映方來百爾譽髦豈無名世之選鍾山川之秀駿駉應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七

期而崛起者乎吾將于是科卜之也夫人材升降
視世汗隆爾多士試觀之自昔明良際遇之盛亦
有如今日者乎仰惟 皇上躬冲聖之資 履重
熙之運 踐祚以來日與二三大臣圖維化理方
今薄海內外號稱晏然安懷之績業已大邁周宣
而猶孜孜側席加意敷求屢渙 綸音丕宣文教
豈猶錄炎黃舜禹之世欲邇而上之期得人以共
臻渾渙沕漠之庶乎邇者 講幄之御無間和暑
辟雍之臨欽率曠典則又身先百辟以風動四
方茲罔千載一時也凡厥章縫卽越在荒陬僻微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十九
莫不喁喁然挾筴翹跂以慶邁 昌期矧荆郢文
明之都素膏沐浴于 聖人之膏澤者乎士也有
不人人矜邁滌慮砥行亟圖表樹思以幸際風雲
而多附 一人之耿光者乎先程具在奕奕煌煌
匡輔毗襄乘時底績或為之先或為之後其揆一
而已辟之驂騑關路卽令中駟可循軌而追軼之
也矧神駒汗血奔逸絕塵固出乎其性之肝獨稟
者而何虞于窘轡哉吾故於是科卜之矣雖然猶
有進焉昔周公之告成王曰迪惟有夏大競籲俊
尊上帝夫籲俊何以尊帝也民者天之心也賢者

民之命也人君以天之心為心得一士焉而天下
之民舉安矣夫是以帝山之以尊也今士以文進
卽非古矣人挾方尺之牘而書之當其蒙昧之競
不過微儻然之遇耳而所謂帝者未嘗不陟降乎
其間有間必先文特為之介紹耳明而揚之與幽
而求之凡此皆非人力也彼楚之先哲豈皆若岳
闢門而得之者耶而異時致主之忠格天之業知
亦不外於方尺之書願其隱然素所表樹者蓋自
有在也爾多士其亦嘗推極于天人之際乎如以
今之進也第文焉爾已則據方尺之書已類能談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二十
埤道通時務雲滃颺發多士之所欲至者至之矣
宜沾沾幸自喜也若曰士以其身繫天人之付屬
茲特為之兆耳恢而張之常有出于所謂介紹之
外者詢能矢謨而靖獻焉主司將藉以効之 天
子 天子亦藉以効之 上帝真才實用福利社
稷賢科之聲將施於無極焉書曰毋遏秩前人之
光此之謂也又曰稱非其人惟爾不任人之稱矣
御史又何以弗任為懼哉吾茲有慶也已

華儀部集序

儀部郎華起龍氏為故翰林侍讀學士鴻山先生

之季子學士公之舉儀部君也晚舉而岐嶷穎慧
絕人也則學士公鍾愛之稍長令習博士家言即
侃侃吐光焰出語驚其座客以故不三數年連取
高第釋褐司空郎尋調比部再調儀部爲天子
典屬國官階駸駸濟清美非其好也居亡何忽念
學士公老竟移疾歸歸而綵侍學士公徜徉湖山
商質疑義于千馬驢也予嘗往來其家見儀部君
哲瑩如玉未染楚楚可念顧未悉其能於博士家
言外又能爲古文詞間省其私則旁舍所羅古圖
書甚富儀部君方日坐臥其中兀兀下惟求訂析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五

其所爲古文詞者固知其不樂仕之意有在也乃
學士公亦言吾宗入國朝成進士者纍纍起也
而罕服大僚者豈氣以股注薄耶季子誠少年非
乏華廬之患而患乏令名第多讀書嗣吾志令華
氏不沒於世足矣予聞之未始不歎學士公之灼
於天道也予既達楚未幾華氏人以學士公之計
來告又未幾而告儀部君之計嗚呼豈昭昭者真
忌完哉吾吳故鮮喬木世家乃華氏自晉孝子實
迄今千禩代顯衣冠而學士公起家侍從業擬預
機務會有龍之者尋焚魚而去之以未竟厥施時

時稍斥其餘智矜飾生業故其所居第宅林麓都
雅閭麗昇冕江南蓋悠然享安榮清苾之奉者垂
三十年而晚復見儀部君成名天於華氏可謂昇
之完矣而儀部君又非他成進士者比夙齡抗志
脫徒塗塵剗精利神宜扶倪寶今其所爲言具在
古詩澹遠追軼陶謝文宛麗春容不剽賊前人一
語其才情藻思固于安長吉之流也早耽玄解宜
難久視矣吾友王廷尉元美嘗云文章九命夭折
居其一焉不謂儀部君卒當之悲夫高明神惡天
之所忌獨惟所享完哉乃孔氏之訓則薄不死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五

病無述昔陸平原之屬綴亦以作書未成爲恨有
以也乃儀部君之書幾于成矣耀景流聲輝映終
古鮮乎其相宣而暢乎其有遺也後世當有述之
者華氏之傳特大以遐豈直不沒而已耶王廷尉
與予同出學士公之門而於儀部君爲外舅將梓
其集以傳問序於予乃爲識造物者之微復于廷
尉而亦以慰學士公于地下也於是乎言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壽

封少師太虛先生張翁七十壽叙代作

江陵太虛先生張翁者今元輔少師公之尊人也春秋七十矣先是翁以少師貴累封如其官暨其配某夫人者儷德而俱享榮壽蓋古今希曠事云我祖宗置輔臣悉拔自翰林而侍從官資率以九載自為叙轉故穹階峻秩常在給者之手而褒貶崇極之典多不及於眷固知造化之所靳惜於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人者類如此也少師自弱冠登朝選讀中秘書為史館編脩已事莊皇帝於潛邸更數年尋以舊學入副樞筦速慶末受遺為今上負宸之臣位絕百僚則儼然稱父師焉蓋於時年未及艾而綸恩覃錫溉被二人皆當康盛之會象服龍章駢輝迭映埏埴爭覲溢為美談豈人力也哉天祚人國為生佐命之賢欲其宣力分猷必先啓其家而益之祐夫然後能一意專慮脩百姓之急以上庇社稷天人參合之數有不偶然者荆南即古稱文明正位然其地自鬻熊開郢以來偏雄割

據未有卓然可以名世者淳龐譴積之氣至是數千年始發於少師而儲精委粹惟本於翁者謂非天授不可也惟翁長身玉立魁岸磊落望之知其為偉人至其襟度夷曠志慮淡泊所以為凝禧歛福之具者人無所不備故翁常在家不止向而問朝事少師常在朝不南向而問家事主上冲年御寓即神聖莫及而遺大投艱之責方盡付之相臣負擔安危顧不重歟乃今絕昵屏浼親賢遠奸宮府一體毅然制決絕無牽引介累之嫌以竟成上下明光之治天下想聞其風采者踴踞傾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相延矣此其奕世相成參和濟美所裨於泰運者又非謗鮮故也然則翁之既榮且壽也豈直其一家之私慶而已哉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夫人壽豈有無期者哉壽人所以壽國也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翁即無所事事於邦家矣然令翁安則少師之心安少師之心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思以壽國者宜何如以為祝耶是歲十二月某日為翁降辰某不佞無能為役謹因中外人心之所繫屬于少師者著之于篇以為翁壽

壽元輔少師太岳張公五十序代作

歲甲戌夏五月既朏之翼日屆我元輔少師太岳張公五十誕辰禮五十曰艾稱始壽也蓋迎釐盍算晉迄期願於茲肇隴云維時圻甸采衛暨庶邦牧伯薄海內外思祝純嘏而効之公者固人人驩舞也乃江漢為公嶽降地文武錯采其溉被於公者尤深於是三司諸大夫相率丐言於某將闡宣靈傑以徽惠於江漢之民某亦楚人也曩附公通籍又嘗從公讀書中秘今復追隨九列後蓋于公平生頗暱即不文其何辭於諸大夫則為之諗於衆曰諸大夫亦知天人之微乎作之昭昭授之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三

真神明之祚鞏延之際非人力也書曰天惟純祐命則商實純者不雜之謂也有間則雜實者不虛之謂也無輔則虛故上有純命而後下有實國歷選前聞率由斯軌顧明良遇合自古難之述而需之志抑則難衡而叅之權掣則難矧受責寄命羣疑周集抑與掣有一於此命謂不純國謂無實其何以共貞億萬年敬天之休我明肇統奄襪二百繩繩繼繼世有長君自英廟以九齡踐阼後暨於慶末莊皇帝以今嗣天子躬付二三相臣負斧展宸之事逮茲再覲當是時中外人心

業已獨公一方副政府抑抑以居翼翼以歛韜光屏忌沈機揣銳與侮是虞國家磐石之基尚岌岌也一旦天顏廻睇紹聞德音良臣是名矢誠委託平臺一諭宗廟社稷之靈實臨之矣真昭符契豈偶然哉自古迪哲之主莫如成王彌亮之臣無過周公故史臣述之曰明光曰勤施曰穆穆述衡可謂極盛然當其初不嘗抑於東平掣於流言乎其遇合之盛有俟於動威而後警穆上而後通此鳴鴻之詩所自作也視公今日之所際何如哉蓋公純誠淵懿已無媿凡几格天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四

德而主上聰明神穎又大邁周之冲人是以百官之戒嬖於立政帝鑑之說非諸無逸勤教迂衡協謨基命罔抑以掣垂拱仰成固千載一時也今萬曆之治未匝二稔才賢比登諛佞屏伏庶僚貞度八表嚮風疆圉緝而裔夷賓款嘉生暢而禎符協應致理之極徵祐之純三五而降未有如斯之盛者也豈直追軼成周已耶畢公之命曰公其惟時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由今觀之我祖宗締業艱難列聖覃恩注歲道化淪洽本固源深十年之期未有窮也惟

天子英齡公年甫艾方景門日月乘會風雲殊恩
異錫有隆無替自是而晉迄期願當益恢平格之
勲以茂衍億萬年無窮之曆 君臣之間其曷有
既耶語云天道遠人道邇某已竊窺其微矣知公
之身所維繫于世者甚大故不獨為楚人祝敬為
天下祝之也謹書以復諸大夫是為序

許明府序

嘉靖丙寅歲陽月維閏念又二日屆我邑侯許公
誕辰維侯以閏生至是復與閏會蓋奇違也乃邑
中諸士民咸僉僉來集謀所以祝純嘏侯曰嘻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五

是哉古者既艾始壽未艾而壽非禮也矧余不敏
敢以孱齡微惠于人人請辭時學博王君某郭君
某蔡君某方率諸生徵詞為壽乃以侯之言來質
徐子曰仲尼刪詩存其三百篇以風世其言壽者
風澆平備矣然率多以下頌上之詞當其時居民
上者豈皆既壽而祝之哉顧其德足以長年而永
祉則民為咏歌之耳南山之詩不云樂只君子
萬年無期夫壽命於天至不可必而南山君子獨
期之以萬年若是乎其情之繆悠而無所據而要
其情則歸於樂易之德可以基邦家而稱父母長

年未祉于是乎在斯民怙恃之竭其所願而効之
君不至於萬年不已也此聖人存詩之微意哉自
法今繁滋理道缺然史家每祖南山之指為循吏
立傳循之為言奉法循理也而司馬氏尤諄諄於
何必威嚴之說夫吏挾其不御之權有地數百里
安坐而制其命斤斤然豈不思所以求暴於民哉
顧其中無得於樂只之意則情窘事迫有不能厭
民之心而鈎其一日之舉矧曰萬年乎哉若今許
侯者非古之遺愛歟侯之為邑當東南用兵之後
歛額歲增通檄旁午賦急民窮道殣相屬他令或
炫能鬻異以急近功侯獨恂恂然為勞來拊循之
政即期會相督以身庇之凡務民之嘔者靡遺餘
力烝烝然父母之愛也以故治未決其仁風翔洽
四境之內願侯長年永祉以正其無窮之澤者臆
決唱聲如出一口矧茲介誕固士民觴祝之期也
敢自後於南山而侯顧以讓為然然聞之士表于
民民徵于士泮水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
曰在泮飲酒永錫難老夫魯侯僅能樂士于芹藻
間遂以匪怒之教獲難老之頌國人且于邁而從
之焉侯于人無所不愛而士尤其所獨至者若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六

僅緩責中枉恤置無間疏戚臨之粹然章縫之遇
自昔所無其所怙情于父母者又豈直飲酒色笑
之微則士之徵咏歌祝純嘏者宜有倍于南山之
感邑之人有不樂為之邁而從其所倡哉三先生
曰善請以是復于侯作壽序

長汀公八十壽序

長汀公者謂太倉東涯金次翁氏翁筮仕歸安簿
遷餘姚丞再遷長汀令自免歸有惠政民尸祝之
故鄉人稱長汀公云長汀公兄弟三人伯烏程丞
季濱州別駕有丈夫子四人而三為郎蓋登藩幕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七

者二人領邑貳者一人其謀太學需次選人者一
人諸孫暨曾玄之孫又二十五人咸以詩書世其
業翕然雲蒸朗然玉潤一時駢集輝映庭階其家
之肥可望而知也以故太倉東鄉推世閥者必歸
金玉二氏時人至比之東晉王謝然王之世多甲
第顯官乃金氏第以力田孝弟起家至其後之富
貴若可數券而待者八九以為難乃長汀公春秋
又八十高矣聰明強食不殊少壯時至今闔門雖
粹子姓輯睦則他氏之長老或罕其儔也濱州公
既山居鹿城頤居常兄弟相念無已則數置酒相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八

徵召歲時往來輿馬絡繹于婁江上兩家子孫各
羅侍其老合而歌驩嘯呼蓋有姜氏共被之愛無
詩人陟岡之歎史所謂二惠競爽者非耶婁江自
姑蘇道太倉東入于海堪輿家以為水之蜿蜒下
注勢如拱揖故其民生物產殷阜饒庶獨甲於沙
嶼之區而世閥翹然若長汀公者則尤為是州之
翹楚也豈淵淳匯結疑有地靈焉暨余詢其風俗
嘗一至所謂東鄉者則殷阜饒庶之家比屋而是
其人頗規耕作之利歲收其贏而蓄其施非其田
之所出不以一毫食諸民即大賓至不為腆具無
徵歌選伎之奉其田野細氓躬傭佃之業無遺力
矣蓋庶幾葛屨履霜之風焉乃長汀公又鄉之長
者復以簡儉樸茂訓其子孫與率其鄉之人化而
成俗焉則金氏之世宜其盛且永也匪直地靈茂
矣殆造化流謙之理哉先是濱州公之七十也長
汀公率其子若孫若外孫觴焉為之歌常棣之詩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季也再拜而受焉至是濱
州公亦率其子若孫若外孫往長汀公觴焉為之
歌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仲也亦再拜
而受焉徐子曰常棣言盛也南山言永也盛且永

則金氏之世豈直哀然翹楚太倉已然則何以祝之昔陳元方兄弟所至則太史奏德星聚是歲八月先生明之夕德星將聚于東海矣豈二老人相觴處耶

壽子溫陸文序

余少則慕賢豪長者之遊方是時里人多高貴輒為飲食之會會輒徵歌舞恣驩譁呼盧奪雉窮日夜以為常乃諸賓客中惟陸子溫先生與先祠部公尤稱莫逆交先生世席閭左以故身為諸生能任俠自喜不為齷齪拘誦態又雅負情致即遇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九

少年往往折行齒相下故復得交驩余父子間暨余服官居京師數年時時念祠部公則數以書致先生問亡恙不比江南兵興民間多仇離之歎於是諸賓客亦稍稍散去獨先生與祠部公數晨夕煦煦然樂也蓋如是者又數年而余有郢中之役然時聞先生病脾未嘗不為之翹案以思又四年從郢中歸則先生尚強食而祠部公顧尋棄賓客矣乃先生亦自是謝諸生裹足杜門即素所往來者非就其廬不與之見嗟乎豈昔人絕絃意耶昔蘭亭之會冠蓋雲集流連觴咏以為一時盛事乃

右軍作記獨慨然于俯仰今昔之感若當歡而悲類非人情然自余耳目所覩記則所謂世殊事異匪直如右軍之論即里中百室相望二十年耳試問當時諸賓客稱有家者今所存凡幾康強者今所存凡幾即身與家之俱去而子孫之存者又凡幾乃陸氏之門屏宛然而子孫彬彬咸以儒衣冠世其家先生頽然以柴瘠之軀日坐一室默觀于時事盛衰之變謂不足以自幸耶夫山澤偃蹇有縣解之休病則息眉銷其忿忮無名利爭軋之累支離全生理固有然哉或謂先生往時為諸生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十

部使者暨縣大夫慷慨論當世之務叩首申眉動中肯綮施之事實鑿鑿可據即令遇合呼吸風雲在鼓掌間耳至其老而無所用之始韜光剝彩自扞于裏病以遊心于淡合氣于漠固古之所謂善養其大年者也然則謂先生為病耶為非病耶為逝于病以避世者耶余往叩馬先生笑曰幸甚吾昔病而今愈矣作七十壽叙

許侯重慶壽叙

禮之有祝祝之而必文其詞若近乎謏人者之為然而民之於君不可廢也古之善祝其君者莫如

酌之民彼其終歲勤動既畢力於所事則為春酒以介其長老之眉壽復以春酒酌公適極兒觥以壽其君如其家之長老而又文其詞曰萬壽無疆說者以為幽之風厚矣然祝其君已也未有初其君之父母與其大父母者也祝其君之父母也蓋推君之意而為之者祝其君之大父母也蓋又推君之父母之意而為之者也不已設乎非也上之愛其下也無窮而下之戴其上也亦無窮以無窮之心展而為無已之祝則自君之身而推之將何所不至而況於其父母與其大父母乎然則幽人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何以僅及其君也古之諸侯胙土於王幽之先公固世世而為之君也幽之民亦世世而為之祝也豈其情至而禮有所靳歟後之長民者則異是州縣之吏雖視古侯秩然皆由天子選擇而使之夫惟其由選擇而使之則為之君者往往皆四股直里驟然不相知識之人而況君之父母與其大父母則又邈然于民之情而不相入者乎其情之邈然而不相入者顧諟然而親之曰此吾君之父母也國人之大父母也此吾君之大父母也國人之曾大父母也其維持締結固有默喻於人之心而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不自知者豈非幽之遺風也哉顧翰織獻駢之事已格於法而不能通之於上而饁畝之夫勢又不得率其婦子躋公堂而伸兕觥之祝獨以區區空言為媚而又無以自言于是縉紳先生為之敷揚藻飾發其鍾慶之原而民始知考德之有自固情之出於無窮而禮之生於可據者也吾邑大夫許侯者蜀人由進士起家來令吾邑廉明豈弟其為政絕無觝稜刻畫之狀至於軫切民艱則嘗忘其身之瘁而為之庇煦煦然父人之父子人之子也以故蒞嘉禾浹著而輿人頌之及是聞其大人封廷評公以明年丁卯初屆七十而大母某太夫人春秋又九十有六侯自以其身奪於民不得躬觴祝於阼序間每西顧而有愀然之色民乃嫣然喜曰廷評公吾之大父也太夫人吾之曾大母也噉華者願當遺其實我則為次第以祝無疆之休祝已諸縉紳先生儼然造余曰昔幽之世祚遠矣七月之詞周家猶以累仁得之今之祝也乃浮於古之所稱此何說哉嗟乎古今之民一也而施政則代殊嚙之君順民於和動之日而侯之政急民於殘創之餘其維持締結非有倍王世守之仁者而

見効獨來馬則今之睚侯者敢不各持其所願
購鞠踞為侯遙祝于岷峨數千里之外者乎是時
侯之長公方旬宣左廣當古方伯之寄其地愈大
則人愈衆人愈衆頌祝愈多必有能言之士發其
無窮之情因乎可據之禮以文其詞為廷評公暨
太夫人壽者試以余言質之以為諛乎否也

程君六十壽序

歲辛酉江南大侵道路間殫相屬也余時蒞鄂中
聞吾鄉人有卹而收之者凡用貲累若干云輒慨
然嘆曰嗟乎掩骼埋胔此睚民者是務彼何人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三

而今有位者覲汗乎比余歸乃知為叙人程氏歛
俗善賈視貨奇贏歛散之規錙銖之利靡遺巧矣
而藉旅耳乃不為椎埋而為施予不報乎豈不矯
然烈丈夫哉然余竟不識其人何人也今年冬聞
命余所善客李君將為其姪壽求徵詞余曰詞將
奚徵哉李君曰公不聞往時卹殫之夫耶于是始
知程君為李君姪人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李君
故喜俠嗜古為李君善者必其人即李君也矧程
君行義故耳悉不誣者哉則為之詞曰昔太史公

讀錄定之事輒傷無財不能自贖乃為貨殖立傳

至盛陳販脂酒削冒脯馬醫諸鄙業所為致富者
蓋津津不休矣然其要指則歸于入富而仁義附
焉何哉儒生誦法先王呻吟蓬蒿間日擊不平輒
為攘臂思以赴急憤憤矣碩咀藜藿褐已則不厭
何以行其德乎故曰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千金之
子既饒爭時不差淺方薄伎而累積素封若其股
馬乃饒羞服御宮室與馬聲色之欲顧又起而侈
其志而斥其所有餘夫長貧賤者既不足以語仁
義而可與附仁義者又多顧固委瑣曾不得比於
里巷之俠則所謂富而行德者豈不斯斯罕觀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四

李君曰臨邛卓氏擅鼓鑄之饒有田地射獵之樂
是行何德也而太史公亟稱焉余曰否否本粒者
資深畜厚者施茂田池射獵之所有顧非附仁義
之地哉余以是益重程君也程君者廉賈也非有
鐵山自然之利徒以市易生饒其纖毫筋力勞亦
甚矣即斥其有餘歲時珍饌羞都服徇高宮室美
輿馬選聲微色以為奉亦非昔蘇倫生者埒顧不
彼之務能以作力之贏為儒生之所不得為又能
為富人之所不欲為而傑然有慕于先王澤骨之
仁即令太史公而在所為稱述而艷賞之者又奚

帝如卓氏已耶余聞程君生六十年矣聰明強健
六骸完固吾不知其於願直祿光之術何如而迹
其所為匪獨長民者媿之而考德長年固有符於
孔氏仁壽之說昔度蟻活雀為仁至細乃史稱其
報應章章較著若持左券然者矧惟庶萌欲並生
哉瘠而棄之寃猶為厲而仁敢不報耶若宜理固
然豈宜銜結益算無量李君當語程君曰盍高若
閭乘駟馬車者纍纍然至矣

贈外舅金翁七十壽叙

儒者論造化倚伏乘除之理以謂富貴壽考嘗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十五

能以一人之身兼而有之故達生之士不肯輕用
其有餘而妄覬于其所不足之外榮期林類古之
所稱高年有道者彼其帶索而行吟被裘而拾穗
豈欲自稿其身於窮山寂寞之區蓋亦知夫造物
者之有所靳而不敢夢夢然以求多於世若夫霸
主彊國之人其才術足以取人之圭爵安坐而擔
析之然竟用其策之五而歛其策之七逃而去之
以與山澤之傭規自力之利而不欲沉冥酣養於
非其素有之富貴固鷗夷子之所以變姓名於五
湖之間者也夫知其所不足而亡傲欲於世此仲

尼所謂善自寬者斥其所有餘不令庸人常辭而
爭美則能葆其天倪以歸諸造化人世長年之術
疑無逾於此余以是知外舅金翁之所以壽也翁
少為名家子深籍而厚遺無自稿不足之患而天
性強慧又能分乎計然之所長嘗以貲起家為

天子司城當是時上方修玄默之化深居大內
而以護衛鋤賊之事付諸有司翁以才廉舉其職
戚里貴人亡敢訖法侵犯者有一御史素驕貴疾
翁貌類將以非禮加翁翁上書言京朝官同在禁
近御史雖相臨何得以非禮加臣上是其議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共

二

御史不閑制典黜罷之而公亦尋落司城出為濱
州貳翁在濱州復能以惠愛宜民民德之甚於慈
母居亡何忽自歎曰仕宦貴適志耳富貴豈有既
耶竟移疾自免歸歸而益治稼穡之業翁所居屋
市之輳人皆仰機利以自給稍羨則爭華屋文繡
之侈競倡優歌舞以為樂乃翁獨折節為儉擇人
而任時非其田畝之所出弗以衣食然善揣萬貨
之情能化無為有居約致豐宗黨賴之以亡困者
數十家人謂翁雅負才術苟以其治生者施於人
國能令生產畜聚其君可富也乃卒沉於下位而

所施也又不及於究竟今默默老矣豈天將昌其
後而益之年耶初翁少時艱子已乃連舉五丈夫
子皆斬然秀朗可念能以詩書世其家而翁之春
秋亦躋七十高矣則吾所謂葆天倪以歸造化者
固於是乎在且也六骸完好尚能早作夜思以為
家人半口斷斷然常若與壯夫鬪精健者此又符
于攝生家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之說以是占翁之
壽未艾也是歲陽月十又二日為翁誕辰余不佞
不能藻飾翁之平生乃推造化固然之理如此

贈雷封君壽序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七

七

仕於君者東西南北之人必相易而往類不得顧
其私親匪其孺慕之情槩移於急君而皇華四牡
與問安視膳其事有難於兼行者故陟岵之詩古
今所同慨而解之者則又述韓退之論歐陽詹之
說以謂為人子者奉其親之遺體以效於君亦籍
天子之寵靈以娛其親故其論不以不違親為孝
以去親之側為非孝而皇華四牡之臣始得一意
專慮為國家脩百姓之急使親年益高則子之名
秩益顯子之名秩益顯則親心益娛古之善事其
親者率斯義也辰州司理雷君其家大人今年春

秋八十六矣君一日過余曰某不類幸承家學廁
名進士甲第出為天子理官方以升斗之祿獨翁
在蜀中去問視之日三年矣昨登黃鶴樓以望岷
峨白雲益淒然有陟岵之感子何以慰不類也余
曰翁嘗有志於用世乎司理君曰吾翁少業槩鉛
囊書遊學不憚數千里之遠與時人競進取于蒙
昧中方是時亦圖效尺寸耳竟不售年三十始棄
去閉門守其蠹編殘素以冀驗白于來世今默然
老矣意肯令不類終隕墜廢閑也余惟宋蘇明允
眉州一布衣耳能以其文章教二子軾轍登巍科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七

七

俱蒙顯榮矣然猶自負其天之所與陋千金之子
薄天子之宰相斷斷然遺書政府以求一試其不
欲以儒生自絀如此翁績學厲行不媿明允而早
屏鄉里足跡不出戶外無由一見貴人以據其鬱
結則丁年之所欲試而齟齬於時者非司理君之
屬而誰屬耶語云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乃今司理
君味皇華乘四牡盤歷湖湘間平讞滯抑所至肺
棘全活無美固翁之見諸行事也而又何槩然于
去親之遠乎聞翁筋力素強即今俟百歲父健可
至而步履談噦無異少壯時且平生遠貨財雖道

遺不匿類孔氏所稱仁者至遺榮如淡又符于老氏全神之旨則翁壽當未艾而司理君自是名秋益顯將由法從都樞要矣試持余說歸報翁翁不躍然喜乎因序而贈之

漢上公壽叙

漢上公者襄州之隱君子也今年九十矣嘗以仲子侍御君貴天子賜之封而章施其服而公舍然若遺之也居五達之衢侍御君之客日填其門而物色於其庭而公遜弗與見也既老而鄉之人著蔡之相與共割烹撰冠履賓諸博士之階而侑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之爵而公匿弗以應也人曰漢上公老矣而難筋骨之禮於間咽焉則充乎其膚之澤也翹乎其舉之捷也揚揚乎其動之無閑也百年至矣而神嬰孺也其為熊經矣乎其為鳥仲矣乎其不為熊經不為鳥仲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乎或扣馬公默然則以質諸侍御君侍御君曰公之少也余弗能知之也則聞其席先世之有而蹀然以居之也從心之所嗜無是非也而于于焉以至於壯而已矣

見其壯也余弗能見之也則聞其斥先世之有而蹀然以釋之也從心之所嗜無盈歎也而于于焉

以至於老而已矣比其老也余見之矣余知之矣給頤至矣而公弗知其至也從心之所嗜無老少也而于于焉以至於斯而已矣意者身非愛之所能全乎生非貴之所能久乎而鳥用是熊經鳥用是鳥仲乎其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乎或以告徐子徐子曰嘻有是哉與至人居而弗之知其是之謂乎楊子曰百歲人之大齊也千人而一人焉九十者大齊之階也古之登是者幾人哉榮啓期者處槁而壽者也孔子曰善乎能自寬矣此知其所不足而遺之也天民之以道御命者也衛武公者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履豐而壽者也抑之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此知其所有餘而哀之也天民之以道抗世者也斯二者皆人之為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一歲猶一歲也十歲猶十歲也百歲猶百歲也其壽有期也不以其所不足而遺之則不知人之有餘不以其所有餘而哀之則不知人之不足其居也夢夢然其出也栩栩然天遊而已矣是天民之以德杜機者也忘其生之養而生無弗養也一歲猶十歲也十歲猶百歲也百歲猶千歲也其壽無期也若漢上公者非知天之所

為以天而生者哉故曰與至人居而弗知也南華
子不稱漢陰丈人乎吾不知其年幾何考其對子
貢忘機之說則非孔子之道以為不足以治身治
天下而自迷于渾沌氏之術者也公向也不嘗止
有子之仕乎時及矣而公弗遣也方將挈而去之
以遊于渾沌氏之世而乃以天子之貴貴之而
賓客之禮索之而鄉人之著蔡父師之是烏足以
至人之所至哉或曰然則漢上公奚名余曰然
漢陰丈人亦奚名遂相與驪然一咲而以其說
諸裴之人士云

氏海隅集卷之七

十一

贈侯母朱太孺人壽序

友侯君士隆既成進士之明年而其母朱太孺
人春秋已八十有二高矣蓋聞其賢而多壽者云
初侯君既舉於鄉凡五試禮部輒不售悒悒抱利
器歸也有長卿倦遊意及是辛未歲復當計蒞君
故次且行私請於太孺人曰兒行即成第幸矣脫
不者還當以逢衣覲母耶將圖升斗以為養也太
孺人怫然怒且斥之曰而父見背有嫗在不能督
孺子成大名而乃瀕沾沾活我我兒休矣兒勿言
君乃唯唯退勉治囊中裝亟馳去去之兩月而君

果成第比奉大對賜名又在進士高等是歲秋
君亦以使事過家削伏而謁太孺人問無恙太孺
人迎勞之曰孺子其成大名耶令而父復生生者
當不愧矣君復再拜稽首謝不敏於是母子相携
入室于于如也融融如也諸姻之來觀者咸嘖嘖
稱嘆以助燕喜而邑中遂傳以為盛事邑故多文
獻而君所居壤僻自國初米獨無成進士者有
之今自君始君一旦乘駟馬歸錦衣繡裳旌蓋煥
奕鑣騎相續喧動里中蓋二百年儲休委祉若侯
君而後發者宜太孺人之心樂也謂不足以成君
之孝耶昔魯論之言孝數矣未嘗教人以干祿而
一時高第弟子尚有啜菽之嗟負米之恨乃孟軻
氏又推為尊養之說而後世人子之情蓋嘗戚戚
焉自有不能盡喻之於懷者況書生擲中管以干
青雲而其得與不得俱在蒙昧間求以揚名顯親
不亦難乎君之誄於蒙昧也久矣而成進士也晚
矣太孺人知其子之能然而激之於強弩之末若
知太孺人之必欲其然而決之於破釜之餘乃兩
相求而竟相成焉是天將以興侯氏也豈人力也
哉雖然語云是蘆是菰必有豐年余觀太孺人生

一二年而歸白村公其拮据劬勩勉育鞠為令
妻為壽母凡勞於侯氏者七十年其用力也勤而
鍾澤也遠雖其施報遲而後驗而優游難老富貴
福澤方駁尋而來天人之際必有參合而成之者
君行且服官政躋膺仕起令聞吾知其能樂親之
心於無窮也詩曰勿替引之其此之謂歟今年三
月七日屈太孺人華辰君將稱觴於家而邑之諸
縉紳既嘉母之賢而又後君之所以能榮母之壽
願以詞侑焉屬某次第其說為之序

表封君八十壽序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七

七

嘉靖間吾邑之同仕於朝者為今憲副唐君良
德廉憲張君希尹暨余三人而長洲表君繩之與
唐君故姻也為膳部郎中方是時朝貴已習居長
安西里薦紳家轉相附多視東里若外甥然獨吾
四人居之以故相得益驩甚暇則自為酒食之會
其歲時往來候遺至徹於中閨因互聞家世之詳
而表君有大人存吳中稱封君者知其為賢豪雋
行君子也其後相繼出補遂散去為四方之役更
三數年四人者以不能與時人競進取仕輒齟齬
而表君尤先自免歸表君歸十年而朝事大變異

時雲蒸騰起之徒影響銷盡而吾四人幸故無恙
乃表君者悠然于陽山笠澤間春秋逾艾矣而封
君與其配朱夫人俱以耄年在養表君日率其子
若孫捧觴羅膝前且為嬰兒戲且為禽鳥弄以娛
其老而忘乎其身之畸于世也則於四人之中又
有至幸者焉豈天故抑之遇以成其孝耶昔蒙莊
喜為渺末宇宙之論嘗以紳笏等之柴柵至論父
子之親則亦謂其無所解於心固知人莫大焉而
天之所以埤益其生者蓋自有在天下貴人身
都卿相者何啻累卵也而能不廢蓼莪陟岵之咏者
幾人哉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
相保曩以表君之材今少自貶抑遂巡至今大官
可數券致然造物者竟不欲以其柴柵之累易乎
其無所解乎心之樂故僅用其奇以福國而盡歛
其贏以遺之親宜其家之壽而昌也封君今年八
十矣始以逢衣受 賜典享軒冕之榮者垂二十
餘年顯矣晚乃自逃于田更泊如也而父子祖孫
煦煦相保以全其天而無卻其神是又造物者之
所獨庇而將引之於大齊者也豈直以成表君之
孝已耶歲之孟夏七日屈其華辰唐君來徵文為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七

七

壽余乃書其公昔之所感與張君附祝焉以無忘
東里之意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徐氏海隅集

三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壽

大廷尉王公配晉淑人七十壽序

南山之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頃得賢也賢者以其德
和於邦家則壽者應之言君子者男子之恒稱也
然樛木之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
履綏之此以婦人而祝婦人也顧亦謂為君子何
哉說者謂婦人秉陰教以淑宣陽德能不逾閭而
紀綱邦家與男子之責均也苟其人貞穆肅雍之
德上安而下附之此與能國之君子何異而福履
之說固將以明天道察人事而徵降監之軌靡愆
于閨門之隱側也豈不章明較著哉然觀三代以
下言女德者莫備於劉向之書考其奏御僅十五
篇姜嫄太姒尚矣其他傳述率多軼接之事驗諸
福應頗不盡然而借老之祺九世罕觀豈詩人之
言常溢於情而令德難殫大耋希無吹万不齊物
情固有什伯哉矧於履榮席盛緝祉涵熙並龍光
之寵協嘉貞之開啓善慶之源儼為令妻貽為壽

毋斯亦大順之至也。盛世禎符詎直一家之私已耶？嗟乎誠艱難矣！乃今僅見吾鄉大廷尉立齋王公與其配晉淑人馬淑人。生十四年而歸廷尉公。即冲齡已能躬織紵，佐膏晷。廷尉公遂以弱冠成進士爲天子大行人。歷部署出典大藩，乃淑人所至務刻鵠枯澹，以相龜勉。有外人所不及知者，比廷尉公之宦楚也，嘗行部他郡縣，適陳太淑人忽以疾來告淑人，即從省解，解而奔弗頃刻，須廷尉公乃廷尉公尋亦自疏歸，歸而共奉二老人歡。朝夕于于也，比于終養，猶臥家不起者若干年，乃淑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二

人安之不少，恠情于故時富貴逮世宗末年始用大臣薦擢公卿，武存至今官公在朝以不能事新貴人又不三數年復解廷尉歸。蓋計公釋褐垂五十年而味考槃之日居其大半人從廷尉公里門過者即不施雀網而蕭然無所營，於世泊如也。即廷尉公故原原抱德，讓能和其邦家而淑人之所以贊襄維植于五十年之間，令上安而下附之，則其貞穠肅雍之化可知也。其何愧於樛木之君子耶？宜其福履之綏未有艾也。今年八月十又九日爲淑人七十初度，蓋少廷尉公一年，聰明知慮

猶強于少壯人，設悅之辰廷尉公將起而歌樛木，觴淑人馬知淑人樂也。淑人乃歌南山，觴廷尉公馬知廷尉公又樂也。國參天北，垂二百年，篤生壽考大臣已指不多屈矣，而二君長樂樂之德又彬彬相比以徵福焉。漢人所謂心和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者，非耶？時內外宗姻戚款門執罇壘獻綺組而伸卷，鞞鞠踞之禮，余外舅金翁方率其子若姪踵焉，乃微言於余，余仕也晚嘗執鞭于廷尉公故樂書其事而獻之典記焉。

平涼倅陳先生七十壽序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三

古禮之廢於今者多矣，而尊齒之禮其廢也尤甚。此何說哉？古者士養於學，計歲而教之，必需其大成而後用之，四十而強仕，五十而爲大夫，無微榮倅福之事，比於七十而得謝老，其鄉里人者爲父師，次者爲少師，則復以其德行道藝訓其鄉之子弟，而糾其弗率，故爲之老者終其身儆行而弗怠。其子弟有弗嚴事之者，乎周衰而王迹熄，學校之制不修，士之榮遇舉歸于命，藝先其德貴加于齒，一切以苟道行于世，豈其老也無父師少師之責，則率藉以自恕而弛然於法禁之外如是而欲少

者之尊而事之不可得也雖然教化行勸懲之機
在上風俗敝是非之權在下顧不兩重歟吾鄉僻
居海濱其聲華文物故不及通都之邑而獨以推
魯稱佳時士以通經學古爲務交游之義齒讓之
節綽有先民之遺風焉即余所徵於今之長老曰
陳邦善先生者春秋七十矣所謂古之父師少師
者不庶幾其人耶先生少爲諸生即以明經被選
入太學已累舉不售中歲得官爲南陽鄧州同知
州故沃衍而民喜私其吏乃先生壹意祛弊剔蠹
略無所乾沒後竟以最遷倅平涼平涼邊郡又苦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四

寒薄而先生主計簿出納輒平允能憚服其豪宗
久之罷歸先生既自以所學不究于世歸而杜門
益治經義以都授於鄉里晚嗜老子能破諸家箋
疏以獨會其微妙玄通之指與太易陰陽消息之
理相符勘頗真葆光翛然縣解與人處無論賢愚
貴賤少長一飲以和不爲絲毫刻畫狀至其談言
微中犁然於是非得失之辨終日聽之可律而施
之也夫以先生之所自得既如此而其年又如彼
即置之明堂辟雍間屋肅拜之儀享袒割之登觀
總干之舞席坐而陳說老易令博士弟子環峙而

諦領之其所裨益當不在桓榮伏虔下也惜乎其
出於制歲時徒以故事賓於飲射而鄉之子弟有
不能盡知先生者余故著之以信于博史焉作是
序爲先生壽

前鄆令徐先生七十壽序

吾邑故鮮世家獨徐氏以中丞公父子相繼起家
進士顯於英憲二朝既被孫迄於今百十
餘年簪纓蟬續既熾以延逮今原易先生更以文
學入官能恢其復始之業於徐氏尤稱翹楚云先
生風儀秀整機神明悟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窺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五

而獨不屑意於章句以故爲諸生雅負駿譽者垂
三十年竟詆於一第晚貢於禮部爲大名校官久
之稍移新河嘉靖中天子加閑元元詔斥拘
攣訪羅尚逸以充有司之選於是先生用校官異
等超拜鄆城令鄆當南北孔道號能劇而先生又
久隴絃誦間疑不閑於吏乃先生治之輒更事習
文刻意斟酌能不脂於民而廢除具舉已漸有驗
白會不悅於郡使者遂解印綬去其出處始終大
較如此余嘗考之晉時陶氏自大司馬侃謝亮王
室施及武昌太守茂而門閥益盛四傳而至靖節

先生始以家貧辟爲州祭酒已爲彭澤令去居柴桑老焉今觀先生之曹系與其涉世之迹視靖節不作者蓋少而不見督郵與先生去官事又絕相類史稱靖節風流不羈任真自得則宛然先生之致也謂古今人之不相及豈其然乎顧靖節生罹革命踰時於亂世以坎壈終其身今讀其乞食之詩排絮之語可念也若先生者身席世寵聲驟藝林卽趾於一第而哀然爲髦俊爲名博士爲良有司計其所歷無一日不履休境比于得謝歸臥鄉里優游恬適咏歌太平座擁遺書門辭紆軫有義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贈給諫許君壽序

今海內語鄉閭得人之盛者則動稱吾南畿蔡州六匪直以標華騰藻後先之成進士者項背屬也乃鉅卿名德往往有焉若嘉靖中吾榜以言事顯

者則稱今崑山許君君自少任達耻矜疏節卽窮賤時所與游必壞奇倜儻之士喜得其畫策冀一施用其給事諫垣當世宗在位天威震赫言事者稍迂旨輒被誚責臺省官日惴惴引過不暇乃君每從容開口多關天下大計天子爲改容嘉納先是漕政救漕卒橫爲奸利公私大困君覈其蠹穴條便宜數事上之國之儲峙至今賴焉遠人連歲饑饉事巨測大司農業議賑而難陸輓君創說請從直沽航島道而輸之粟便已遼人得粟果饑而不害兩疏傳紳閭人皆擬君可大用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居久之會分宜公敗而當事者以君故分宜令疑嘗得其氣力遂併罷之君咲曰而豈八司馬余哉盍休矣休矣于是歸而杜門或累月忘鹽櫛第召故所往來客與之飲酒叩之時事不應君出處之大致蓋如此吾聞之莊周云天地雖大其化均也故龍蛇蓬累之相禪軒冕桎梏之互乘冥昭代謝豈不較然也哉顧人之取數宜何如耳是以尊生者絕跡帝王守玄者怡神恬寂此仲長之所以著論而延生之所以不還東觀也厥有以哉方君在諫垣時令以自抑損必得大用卽不大用不致辱

棄如今也然一旦齟齬于世令其身無所復之若造物者窘焉乃令斥其用世之緒哀而益之家雕楹綺榭崇臺茂苑平林清池可弋可釣可詠可歌耳脆之雜羅清商之迭奏內足以娛太夫人外不失賓客驩凡昔人所藉以適其歸者君皆有以自給無求於世故能暢性凝和行年六十而有嬰兒之色豈天將引之年而故先畀之佚哉吾癸卯距今閱三十餘年雄飛之士方迴翔未已固世俗之所以頌盛也若夫當年抗節早歲息陰蟬蛻埃壙優游難老取數之倍孰與於君哉於其降辰余偕徐氏海隅集卷之八八

同年觀察使張君任姻友分察使顧君章志觴焉樂之作是序

壽外舅濱州翁八十序

稱壽自五十始也等而躋之迄於大齊大齊者百年也凡十年而禮焉之稱名也有差若曰父曰耆曰老而傳曰耄曰期頤云者皆形其衰而爲之詞也以便養也乃詩咏無疆無期者何也詩以述願也願之於人也何窮之有大齊者人之恒數也譬之跋級者然趾愈高而力愈憊也故曰形其衰而爲之詞也以便養也此仲尼之所用以爲喜懼者

也今之觴祝也亦大都十歲而一舉之何也蓋曰父希者也者希老而傳也老希耄也耄希期頤也希而必至之孝子慈孫之所以爲心也人貌非恒河也歲視之無以異也積歲而視之移矣矧積歲而十之乎而貌也故無恙也孝子慈孫有不遽遽然喜者乎矧又積而二十之乎三十之乎而貌也由是而無疆也無期也可馴而至也故曰以述願也今吾所述以爲願者吾外舅氏濱州翁也濱州翁之七十也吾祝之矣當是時翁方老而未傳也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九

於門之內外事即瑣屑無弗問也無弗劬也蓋請息乎而翁弗爲息也比視之而色瑩然澤也而視炯然晰也而口纒纒然而足趺趺然辨且躍也非七十人也猶曰勉而攝之可偶也又積歲而十之即耄矣耄之爲言憊且忘也翁能無耄乎今翁耄矣亦既傳矣於其子之門內外事即瑣屑猶無弗問且劬也蓋請息乎而翁弗爲息也比視之而瑩然而炯然而纒纒然矍矍然者故無恙也然則翁其爲恒河乎將自耄而期頤乎而無疆無期乎翁曰吾生三十三年而壽壽歲矣天之祿也吾安所

譽之乎而今也又誰爲而爲之乎然則翁奚爲而如是乎翁以易而傳者也易未嘗一言壽而言恒恒久也久於其道也道之久也則日月四時以之恒矣而況於人乎翁五歲而孤執戟子也十三而依於梁氏梁氏者甥館也而當室焉即岷然起也十六而補諸生以貴升上舍生四十而薄仕於朝丞於濱五十而舍然歸也吾嘗樂翁平生所自克於已者三勤拮据也廣施貸也彊諍幹也而賢於人者五杜燕樂也薄請責也遠園奪也去骭破也塞詐諼也刻畫而守其躬粥粥如也原原如也

徐氏海陽集 卷之八 十

是大呂也九鼎也不咫尺徙也恒其道矣恒其道有不恒其身者乎吾以是以知翁之習於易也雖然開而復也恒是以無敝也翁終不欲息乎昔漢陸生賈非知易者也其使粵還也盡以橐中裝千金五分其男陸生乘駟馬車從歌舞挾賓客而過之也率十日更而陸生竟以是壽也太史公飽而著之篇翁不五丈夫子乎而女之適溫家也亦五陸生能無之乎假令翁乘駟馬車從歌舞挾賓客而遨遊子壻間也有不遽遽然而喜者乎是開而復也天之所以佚其老也而無疆也無期也將自

大齊而躋之也何窮之有乎吾既羈於官阻觴祝焉姑以是說遺諸郎君而質諸僚壻也翁聞之亦知其遽遽然而喜矣

贈封君范翁壽序

徐子曰余爲郎時蓋嘗登西山延矚前門連峰盤鬱劍倚戟交煌煌乎其京輔之雄觀也哉乃薊之諸邑唯遵化尤稱嚴壯其上之人類矜勇悍而負沉鷲匪獨茂暢武功而津膏滋溉溢爲文德長材鉅能之士往往崛起科第間足以當國家宣力禦侮之任者蓋斌斌駢映矣若吾友范君某者非其

徐氏海陽集 卷之八

十

人耶君長身玉立聰明倜儻自壬戌歲舉進士釋褐西安司理即以伉直守文件上官故遂巡仕路數年僅守一倅于宛顧君意度豁如莊官勤職若雲瀚而騰發略不以浮沉軒輊爲念令國家他日有緩急君其可少乎哉然又私念之凡觀水者方折有環圓折有珠璣慶發祥物本所自而況於人乎間延其大人翁而謁禮焉則頽然山澤之臞也叩之事不應與之言第嫣然掩口笑一顧棠陰同人耳彼肯妄意於世間不可必得之富貴以厚覲於其子乃君竟不藉尺寸之遺鵲起盛年神應

氣合取青紫於呼吸間若數券以償焉偉矣此豈
偶致而倖獲哉山川磅礴之氣鬱結而無所解則
必鍾於人以發之其實爲耆德而其華爲文章德
厚者流光文蔚者施渥翁之顯蒙倥侗非所謂茹
其實者乎君之聰明儻非所謂掇其華者乎實
不撥故華益茂華益茂故實益堅其維持締結後
先似續天之所以庇范氏者疑必有陰植於薊之
地靈而莫之知者矣由是翁將不愈昌其年而君
亦將弗替其引哉翁今年六十有八矣將自死邱
返駕薊門君造余而求介壽焉維翁之顯蒙倥侗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十三
即已符老氏谿谷之旨余將何以爲說哉君不聞
韓忠獻之子倖西京時乎每按獄缺於詳讞忠獻
聞之輒推案不食余嘗與翁談及鬼神事惴惴然
若聞其聲若彷彿其形容者夫不敢慢於神必不
忍害其民此忠獻公之存心也君倖郡二年克慎
庶獄翁固無不食之忤頃又以擒弭功蒙上恩
賁事尤焯著君自是酌吐茹之宜慎張弛之術行
將宣力禦侮超躋臚仕文武爲憲於是乎在翁乃
優游於薊門之野怡神葆光即百歲可交睫至矣
人矣俟於余之言以爲介哉遂書以復於君歸祝

焉

封山陽令楊翁七十有八壽叙

僉臬大夫維陽楊君始以御史言事外補尋召入
爲司空郎久之擢拜江防使者道出里門請謝簪
組就子舍歲侍其家大人封山陽公者以娛老焉
既承命斷斷我不可乃趨楚專鎮于斯遣使以養
迎焉山陽公復曰汝第令江漢不波用祇力于

國家毋以余耄而沾沾兒女爲也明年春公壽七
十有八大夫以二季第皆有四方之役不獲躬上
觴祝竊疚心焉而問余所以爲壽者余曰唯唯今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十三

夫壽年健固則天畀之榮寵翕赫則君司之孝養
篤備則子職焉夫若是者其恒也又安知夫壽有
悠遠曼美而非天也者榮有章灼歆豔而非君也
者孝有志養不匱而非子也者大夫寧無意於斯
義哉大夫曰可得聞乎曰可大大化陶冶數則靡
愆乃善養生者恒葆其光而蓄其神以歷日月行
四時如續薪而延燎焉大齊至矣而嬰兒之色無
改夫若是者胡然而獨謂之天平帝者柄八極能
以寵命榮人而不能使之長有富貴顧君子樹德
務滋以顯休其親用能聲施千禩又寧惟章君之

錫已也子之事親也晨起櫛緹請衽趾具甘脆甚
虔直疏節爾四牡之夫口銜天憲何嘗一日忘靡
盥哉乃繼志述事譽命來馳則有不衽趾而安不
甘脆而飽人盡子也而盡能之乎故曰有非子也
者蓋余聞之大夫家世故高皆然鮮有六十壽者
惟今山陽公始躋七十有八而六骸完固神氣色
澤翩翩尚未艾則匪獨天畀完也蓋又有宿殖焉
幼析產諸從大父皆爭以取贏公恬不與較已復
恤其後而尤喜義樂周急抱朴歛和得握固之術
固宜其續前之短啓後之修自期而願未止也
徐氏海陽集卷之八 古
者 天子霽山陽恩里中人爭榮之矣乃大夫之
所以圖榮于親者詎止是哉隆慶間 天子方銳
意治安大夫簪笏立 朝上書言中紹不法事震
動嚴廊即語不售而直節勁氣百折不回凜凜烈
丈夫也維茲握憲度而專鎮于蘄也江漢所歸盜
賊司目而大夫克飭戎畧起駭破之習而肅然澄
清焉德業翔起日以崇其名位而宏施於天下於
公所以庭訓君者有不稱愉快者乎故至壽不必
天畀至榮不必君命至孝不必羅膝前而沾沾兒
女子爲也要在大夫與山陽公自致之爾大夫曰

天之畀也予曷敢匿焉君之命也予曷敢私焉子
之職也予曷敢怠焉無已則爲之歌南山之詩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於是大
夫起謝曰敬聞命矣乃楚三司諸公樂大夫之能
孝于山陽公而山陽公克安大夫孝也請書以代
觴祝
贈湖藩少參馮君入賀 萬壽便道歸壽二
親序
往年長洲馮君以 天子大行人祗役南楚余逆
之於襄州之舍見其軒峻朗潤絕無町畦刻畫頗
徐氏海陽集卷之八 五
然出常士之表而心知其爲大官器也已余家居
而馮君入備諫垣侍 莊皇帝左右懷忠據讜所
建說利害確乎有當於 國家之名實旣余再起
楚轄馮君亦來爲少參與余錯采而治而君所治
更專制湖南一道長資二州之民吏趨走奉要東
愛憚之以亡鉞滑揖讓於三司諸大夫三司諸大
夫皆曰馮君賢者也夫人之仕宦外祈以信於人
人而內祈以安其親馮君之賢無弗信於人人矣
其父母聞之有不相得而愉快者乎是歲八月會
今 上萬壽之期入賀之禮例關省臣以行於是

馮君當齋捧行而馮君之大人封給事公者適屆七十有一母馬夫人亦七十春秋並高矣馮君欲先期過家而稱觴焉三司諸大夫咸嘖嘖語曰馮君於是乎能孝矣不可無一言以張之也乃屬余侈其事昔仲尼都授洙泗間其與門弟子論孝者數矣其反復問答率不越乎家庭食飲承怡之細節初未嘗一及於仕豈其時淳龐近古富貴聲華之習非有後世之光榮尊寵仕不仕無畔援於其親之心耶抑其仕者不出其鄉即委質受祿能無廢乎家庭食飲承怡之細節耶非也天經地義聖人亦思其可以常繼者以爲訓耳若夫人生而貴者無幾矣貴而無悶於時者無幾矣無悶於時而且有聞於世者又無幾矣是以聖人不敢以此溢望於人而有之則尤聖人之所貴也故它日作孝經又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此聖人垂訓之本意也始給事公與馬夫人俱起自布衣無素封之富能以詩書利礪其子馮君爲伯而特先起家連舉進士不三數年而巍然爲方岳大吏所至如順風之呼登高之招無訛約彊撓之患而事虛憚職文武宣猷如飈馳電掣一措注而上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六

思以宣休問四達無不快適於意古之所謂立身揚名者非耶今茲之歸將偕其二弟歡舞庭階稱祈者之觴宗姻賓客迎延滿堂割肥擊鮮陳絲列竹錦衣繡裳與馬翁奕閭巷之間歡呼羨歎燁然馮氏之門閥愈益光榮尊寵矣馮君退而從容述湖南山水之美政事之詳與所遊從四海九州之人一時同仕於楚者二尊人之于于然樂之也必有出於食飲承怡之外者是則聚順之道引考之徵也孝孰大焉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此以子弟而祝其長老也又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此以徐氏海隅集卷之八七臣子而祝其君上也兩事不可無而舉之矣乃馮君之行也進而祝其君上矣又退而祝其長老二美實具焉斯又非縉紳之奇邁也哉三司諸大夫曰是可以張馮君矣書爲序

贈嚴少師壽序

代作

今上祈天永命既謝大內退居西苑齋官厯秘祀焉乃簡勲輔親舊大臣七人以直贊於內又選文學侍從六人以撰述於外於是諸臣中惟少師嚴公年最長上倚毗最隆而諸臣者咸賴公之力以引翼陶鑄日從容追隨奉下塵炙清光蓋儼

然臨之師保焉是歲己未公年八十矣 上念公
直贊勞且春秋高筋力恐不任事事初度之日特
賜公得乘肩輿出入禁中尋勅貴璫以所賜肩
輿送公歸第長安道傍觀者咸噴噴稱歎以為
國家二百年所未有之異數而公亦翛然輕舉若
神仙六於是撰述六君子謂某忝 禁直之末不
可無文以張之乃造而問公之所以壽某曰諸君
知壽之義乎夫壽之言壽也言能受天之祐以壽
其身也善受者必承之以虛故易曰君子以虛受
人豈公之謂與先是朝士跣跣集公之門將請問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支

乃曰謹爾侯度曰川邇蠻方曰敬慎威儀當是時
公年九十餘矣猶不忘朝夕之儆故能成金錫圭
璋之德以躋宰聖而享有期頤此所謂虛而善受
者也今公之言曰 皇上深恩不敢言去是愛君
也夫愛君者毋敢慢於其政匪謹侯度也乎曰南
北之寇未盡平艱責係焉是愛國也夫憂國者毋
敢懈於其防匪湯蠻方也乎曰酬應或過恐致顛
仆是檢身也夫檢身者毋縱于欲毋廢於禮匪慎
威儀也乎某嘗持是以邇觀於古今之際祈求公
之於武公宜其德之同福履之同而壽之又同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支

而稱千歲之觴公辭焉不可則為書遺之自陳其
無當于壽者三人曰公之建利社稷大矣即令歲
躋公堂而祝純嘏焉匪過也矧八十者世所希覩
執而公猶惴惴焉惟無以避譏而遜美是懼茲固
公之所以善於受也歟夫江海之大百谷宗之以
其虛也公平生冲抑故不肯以勢上人迄今大耋
功名富貴行履其極矣而持盈揣銳猶斷斷然根
諸心而溢乎其辭諸福歸墟之壑于是乎在天將
不益之枯而壽其身執昔之壽而在位者莫如衛
武公少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而抑之詩

張母廖太夫人七十壽序代作

余按楚之明年候代江夏今中丞萬安張公適膺簡命自鄖移撫茲土先是公開府鄖陽提衡三省而楚在部中以故公於楚事特詳比至會有棘事楚諸吏咸集公召詣庭下與計楚事之便不便於民者諸吏對皆唯唯公出數言徐決利害若燭照龜卜然議甫下江漢間父老轉相慰籍曰今日張使君活我輩也于是為使君稱壽者蓋人人而騶舞也姜子曰圓流方折珠璣出焉凡物詎無所本執昔文伯之母嘗訓其子以辨土之沃瘠與民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七

勞逸魯人賴焉由此觀之古之名卿宜昭令聞者匪特陽教茂也蓋有陰淑焉余聞中丞公有太夫人養其所素坊於公者不知於文伯之母何如而述公平生樹立與今所施設於楚者奚啻文伯之在魯則所漸佩於聖善者不既深乎故今之稱壽者宜莫先太夫人而民無從祝之也胸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夫腦之民樂君者厚矣乃其所祝僅於君之身而不逮其親非其情故缺也蓋不敢以至卑之勢瀆君之所尊豈其分則然耶夫民既阨於分而不獲展其

所私則酌爵饋漿之禮當自其鄉之縉紳始吾豫章之仕於楚者自方岳以至州縣之吏冠蓋相屬也余獨以天子使命日從公於役凡公之所以勞其身而貽民以逸者皆足以裨余之弗逮蓋自以知公為深而徵太夫人之教章章明甚則夫推楚人之所以樂公者以寓吾豫章人之私又不當自余始耶記曰福者備也富貴壽考子之致諸親者備矣然福鍾於天而值於人二者有至有不至故享之者難焉太夫人崇徽迪懿夙贊義方見公舉進士宰大邑為賢令晉臺察為名御史遂不出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七

國門而官都九列蓋相望於二十餘年之間公無一日不叢令名太夫人無一日不獲榮境也斯非天人之至備者哉太夫人今年春秋七十矣怡神而暢志令和而咀靈必未有無疆之壽公自茲官益高聲施益遠亦未有無疆之聞社稷之勲於是乎在豈直如今江漢間所頌祝已哉豫章人咸曰善請書之為太夫人壽

賀 誥封刑部郎中怡蓮馬翁七十壽序

士生三代之際而仕於其時何其幸歟夫人之情莫不思奉其父母即奔走勞勩至於無可乘之隙

而其心固未能須臾去之於懷者然既委質爲臣矣則有不容以自遂其情而直賴其君有以體之則吾思奉父母之心未始不可達之於上四牡之歌君之所以勞使臣者王事靡盬可謂亟矣而至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以其情達其君則曰豈不懷歸將母來諗是君之勞臣之告君皆以情相通也古者事使之禮類如此然當其特九州之人猶各仕於其土即越國而使之亦無逾時而不反者非若今之爲仕者四週萬里相易而往而山區海聚之間至號僻絕率不得携親以行于是四牡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三

士雖有陟岵陟岵之思亦無所緣而控之於上蓋時異事異古今之制有不可以強同者其勢然也其或乘機違會有靡盬之勞無告君之便而獲將父母之願卒以遂其不得已之私者則存乎其人

吏去之於懷者馬君之所處猶之四週萬里也矧七十者稀怡適猶當其年乎今一旦藉萬壽之役駕四牡之車返旆于金閭而節于茂苑仙六月之降而適觴舞於庭焉豈純孝感通乘機違會即制不得而限之也馬君於是不必以其情告之君而亦無俟于君以情通之者此在仕宦故難而於今之時尤難在馬君不可謂希闊之遇哉馬君之言曰吾父起閭閻能拮据勤生然少積聚尋奪于力政以故中歲家益落始一意教不敏得博士家言已不敏竟以博士家言取科第而賴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三

天子寵靈以不敏之官貶責吾父吾父弗以榮也日飲酒博奕而已蓋其志不忘難難云又曰吾父少贅於顧而當其室吾外王父撫之如子而字不敏如孫遂不復建嗣而以不敏爲顧後其後吾父揆于古人滅節之義復顧於馬而別置嗣字奉顧氏蒸嘗焉君子以爲有禮余聞而歎之以爲壽者受也言其受天之祐以壽其身也怡適猶一布衣之俠耳初未嘗膏沐于詩書之府乃所爲則皆仁人長者之道夫屏榮戚盛也復姓反始也存祀著恩也修此三者以受天之祐也厚培而茂發將在

馬君豈惟今日得遂其將父之私非替引之固古
諸無窮哉時吳中一郡什於楚之方岳者六人而
余差長官又先五君咸謂觴祝之禮當從其鄉始
乃以詞倡五君而有感于古今孝子之情爲馬君
厚幸之如此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古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記

嘉定縣築城記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歲癸丑倭人內訌颶蔽海箭激而下環海之地騷
然矣先是賊在大洋瞭諸灘咸沙葦平漫曠焉茫
焉莫省嚮詣乃寶山獨隱隱矗煙濤間賊遂幟而
登陸寶山隸嘉定東鄙以故嘉定之患視諸郡先
焉是歲五月賊迫城急城故圯雖繚以土垣垣亦
實可躍而入也由是一城大哄會城之主者山人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乙

盡號而奔主者歸下令戒民毋奔乃塞垣之甯者
編甲而晝夜守之賊退已攻城東門門有善射者
殪其魁又遁去主者謂南昌萬侯也時賊猶席饒
中勢張甚侯曰嗟事危矣亟圖城於部使者願乘
賊之隙而繕之便議可計出贖鍰若干募民肯若
若干其強有力而影避者令民轉相勸引又得肯若
若干畫田而授之役稽度以程其工日臨而督之賞
罰其用命不用命者故趾鮮蝕剔而出障以堅木
甃其上甃而崇焉時侯業已內遷又留數月城乃
就緒嗣侯者曰上虞楊侯侯至環城而視陟而歎

曰美哉恢恢乎前人之烈也與然平易乘也易乘與無城等宜稍崇之卒工者其在余乎又請於部使者得金若干緡其霖而善崩者增堞之缺者濬濠之汙者爲敵臺以疏濬望爲戍舍以息守士爲麗譙爲水關爲浮梁以棲鼓漏以時蓄洩以防緩急而城之門額東曰晏海西曰濟漕南曰宣文北曰振武咸易其故而新之城高若干丈週袤若干里工始于癸丑冬十月訖于丙辰夏六月凡三年而告成崢嶸蔽虧巍然奕然中囊井廬外襟江海而東南諸城爭雄嘉定矣嗚呼二侯之功不其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二

歟昔周之世嘗城朔方城東土矣當是時文王始受天命宣王邁德中興其威靈氣勢豈不足以潛消夷孽坐弭強藩顧喜以無益遠勤其民哉蓋保邦固國聖人亦思其可繼者以垂治安爾今國家承平日久吏率踵陋襲簡視其疆土若旅之東西大焉故大江以南有邑或無城即有城鮮堅緻宏麗也賊聞其境有望風清爾蹂躪剪屠噫嘻何其酷哉方萬侯之經始也民有譁者侯曰城不當城耶屹不動楊侯之訖工也民又有譁者侯曰城不當堅緻宏麗耶又屹不動已而城成而賊至屢

攻屢挫久之賊竟不敢迫城民乃卒驩然嗚呼事固難慮始也向令二侯徂伏畏嫌則鍾桐且無已矧今民有寧宇如今日哉余觀東南用兵以來國家推擇文武大吏授鉞秉麾接踵而至而矢謀發慮卒未有能當一城之力者然則是役也固今天子朔方東土之功也與會邑諭袁君某來請書余乃綴其大都論次云萬侯名思讓丁未進士楊侯名旦癸丑進士其諸有事于城者例書于碑陰故不叙

重修龍王廟碑記

代作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三

古者百物之祀及乎至微荷功施乎民雖以豕先焉祖聖人亦不得而輕廢之也而龍之祀獨缺焉昔鄭大水鄭人請祭龍子產病其非經也卒不祭自漢以後始有龍祠今江河巨浸之區往往而是蓋水之所聚勢常至于頽洞排決奔騰怒號啣崖走陸以爲民病人謂水族之大者莫如龍故藉其神以爲之鎮而祀之所由起也乃他處則絕無有祀龍者余謂龍之爲靈著於載記其變化備于易書倏而淵潛倏而天飛驅駕風霆吸雲雨廻枯渰稿利濟萬物于以運造化之川而幹旋亭毒之

功此其施於民之大者然則龍之祀宜無往不可而何獨於江河巨浸之區也今都城外距西直門若千里其地背負太行面拱京闕直大鹵地耳然玉泉一帶蜿蜒淪漣汨汨經流以東赴於海中

有沃土數千頃民可水耕風景佳麗若大江以南

然舊有龍王廟一楹不知其所為或者泉脉鍾之

將藉龍之神以司其啓閉盈縮歲時旱涸則禱焉

期以庇一方之耕者相傳武廟時常侍劉某所

創迄今四十餘年棟宇頽圯丹青剝蝕曠焉四顧

幾鞠爲莽今常侍高若某過而側焉乃捐貲若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四

重爲構葺暨諸監之募義者又各以其力之所及

助貲若干而御馬監太監王君某督督成之工始

於嘉靖丁巳春二月至夏五月告成蓋不煩民間

一錢而向之頽圯剝蝕者咸易而新之堅緻完好

煒麗輝煌儼然改觀焉于是龍之神復有所歸而

民之禱者僦僦焉咸知所嚮詣太史公曰鬼神之靈由人生君既矢心畢慮以徼惠于民神將歆焉以利濟此土而歲時旱涸之虞可永無患矣諸君固杜稷之毗也厥勞詎謗鮮哉今天子以神聖在位孜孜化理每於秘殿祗歷齋籲凡以爲民

祈福者無不至而禁直之臣遭時感激雖祿賜之入不以私其所有而務推其餘以廣主上惠養元元至意此又熙朝盛事余既重其請而尤嘉其祀義之正乃爲之記

思齋壁記

距廳事後數武宅左而屋者三楹前列茂樹曠奧可憩舊爲郎中燕居之室名之曰思齋者晉江田大夫楊也蓋取古人補過之義以寓警云大夫還去而齋久不治某視篆之又明年始謀于員外郎李君績主事胡君孝張君正謨稍葺而新之即其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五

齋爲會食所故事署中日不會食閱日五始一會

會則一人主之三人賓焉割牲擊鮮爲具頗都或

以事間則併五日之會月無一二舉某以其會疎

而費侈也乃更五日之會爲日會朝而視事日寧

而退食各以其所自食者相主賓者敘雜陳交驩

亡間某既得以疑事日贊于諸君而諸君亦喜以

其過相告也人盡所欲語迺散去如是者以爲常

於乎食之于人微矣而食于公者以稱事也故古

之仕者慎焉昔魏人以貪鄙在位則伐檀之賢者

譏之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南國大夫有節儉正

直之德故其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夫食之所安則樂而食之所不安則媿
此人情之槩也而況于優優然尸其職而糜君之
餼哉今某與諸君爲天子守祠祀所謂國之大
事于是乎在而食之也將味我以羔羊乎將刺我
以伐檀乎君子而思補其過宜莫先乎此也作思
齋壁記

嘉定縣重給學田記

國家餼士之典重矣學之有田以義起也嘉定故
有學田併廩舍之稅若干歷歲既遠征藝稍怠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六

入寢縮士也滋困乃嘉靖乙丑爲洛陽溫公如春
按治之明年肅紀貞度率先士類會有大盜穴於
縣之東境境犬牙入於太倉有負海之固公自平
倭後集文武吏授計擒獲之既舉其族殲焉而散
其故所奪民田還其主其散而無所歸者則中折
之以斤給州縣之學官而吾嘉得田益四頃有奇
合前之入歲可得穀千斛於是諸生膏腴飲射之
費與貧不能昏葬者之資及內侵無以自贍者之
卹咸仰需焉又以歲積之美歛而貯之以待學廩
之工事乃公著之令者三二曰獨公能以便佃作

二曰嚴會計以時征內三曰察登耗以杜牟漁而
計力優畝編籍而覈之成者則以命邑令將候機
教諭嚴君大觀於是申飭有加檄鐫往緒揭示學
門俾官師互稽而世守之以母廢且急急尤憊憊
云於乎士生三代之際其需於學也甚久蓋自離
經辨志之年必積而至於九歲然後攷其成而升
之司徒當是時士皆優游於絃誦之爲樂不聞其
厭苦而思徙者何哉世祿之子弟殺之於既富而
井授之家又不以其所累妨其所肄上之人所以
培養而滋植之者不啻如蘿蒿之在大陵靡有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七

遂其生者故能一意專慮修先王之道以待用逮
列於庶位則皆可用之材故詩人歌之曰芄芄棫
樸薪之樵之及教化既衰士徒以空名寄諸膠序
間餼之也既無其具而用之也又不責其成故絃
誦之相沿未有以悅其志而聲華勢利之習已起
而闢乎其心士視其學若旅人之東西次焉朝而
入暮則思徙其幸而速徙者已不敢望其如古之
成材其不幸而不得徙者賢者固超然以自信而
中材之士不能不與化移易沉抑之相迫而終棄
之爲慰未有不折節於奔走而屑意於米鹽之瑣

事者由是與先王之道益以潤遠而儒者之術遂見詘於今之世此豈上之罪哉昔仲尼聚徒三千人稱庶乎寰空者惟顏氏之子一人而已他如由賜之賢猶不免怵情於貨殖動色於陳蔡之郊雖聖人不能使之悅其道以無枝豔於世乃令後世之士無所藉而爲善不亦難乎今國家懸餼額以待士之高等縣不得過二十人熙洽之後學徒寢廣蓋已數十倍於前自二十人之外皆所謂無所藉而爲善者三代既遠勢不能踵授田之故而人給之食而培養滋植以無失先王之意以翊徐氏海隅集卷之九八

宣天子之教化則固封疆之臣之所有事此學田之不可以無蒔也吾嘉越在吳之東隅地最僻絕四方聲華勢利之習無由入其境縫衣之徒貴執而賤通號稱樸茂願分土旣瘠民亦勞止士之所以資其身者視諸他縣計尤迫蹙吾懼夫中材者之無所藉焉將失其所自信以不能無枝豔於世待御公之亟是也其將引吾嘉之士而趨之古與古者執訊授戒必釋奠於學宮而漢著功令則廣厲學官之路先焉公爲天子外清品道內遏亂萌已無規於受成之告而教士以倡民興禮以

阻盜廣厲之機又於是乎在籍第今江以南司土之吏咸則而效焉各以其力贍其土之子弟令上無失養成才輩出不啻如詩人所歌棫樸之盛則所禪於教化豈謏謏故哉時將侯以內召去明年西蜀許侯公大來蒞邑事遵奉德意圖求厥緒偕嚴君暨訓導郭君某蔡君某持狀來請余得次第其事爲之記

櫟全軒記

吾邑張誠之先生旣致山東臬政歸築室於練祁江上名之曰櫟全軒者蓋先生自以罹讒蚤廢乃取莊生不才終天年之說以私幸慰藉故稱櫟全居士云初先生少負俊材弱冠舉進士高等釋褐司空部方是時天子鼎建九廟先生尋奉璽書治水湖湘間已而廟成革恩先生遂晉副臬臬故事臬臣稱外臺與御史相彈壓其後權敎於內諸臬臣謾不可否事惟御史意指使先生在臬中年故少又持大體不肯爲御史訕御史街之竟以他事論罷先生歸後十年余始登朝蓋嘗道齊魯之墟其薦紳學士大夫猶能道先生與御史所爭事蓋傷先生以文無害坐廢而頗不直御史比來

湖湘則湖湘人又言先生治木時能不爲苛細浚
削之政以故力舒而事辦嗟夫以先生之材之志
即令與今之據高位者比肩事主要未易以軒輊
之也豈遂委于壯生所謂操社之無用也哉生之
說主于妙未宇宙萬物初無繫於儒者性命
之理至謂龍逢比干以爲善喪身則尤迂誕無當
以謂生當戰國時諸侯搶攘士以一言遇合則呼
吸風雲不知主爵在前鼎鑊在後而逍遙濠梁之
樂雖強有力者不能攫而取之即以其說施之亂
世烏可少執今海內又寧 天子神聖司衡者思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十

飲耕策以收尊主庇民之績乃士亦忝忝嚮往如
梗梓之材岳貢而川輸之至若窮裔絕徼荒谿又
徑之區無留良矣若先生固清朝明堂之所需也
不宜終偃丘壑乃獨以謫故遂令道遠離群日施
施焉自托于無能以跡地於世豈不悲夫離騷之
書司馬子長謂其怨諱而不怒以爲千古畸臣詞
賦之準然不能無繫然在蘭蓀菰葉之辨又何其
辭之斷斷也先生既不以見廢爲懣顧以無可用
自委凡作爲歌詩絕無怨憤不平之氣蓋庶幾乎
昔人所謂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以隨順之不以

累于其初者他日求先生之全固于是乎在然則
謂先生爲操耶爲非操耶必有能辨之者作操全
軒記

蕪湖縣令題名記

公署之有題名舊矣蓋疏其官之名氏資籍與除
陟之歲月石而存之以著往詔來云今自 朝廷
省闕之臣外暨方岳之署往往而是然其去民也
遠不過具文令後先援藉以遞自引重旁逮列郡
猶然若縣之令秩下士等藐然卑矣顧疆民於几
席間閭巷小人日得指而訾議之者其石之與否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十一

名之所維繫於其土也豈直謏謏故哉彼其絀方
寸之印爲 天子治百里朝而怵怵然暮而怵怵
然雖其所爲利與善之不同至勞其心役乎其形
以爲之一也一旦望望然而去之俱視以爲陳跡
恣唯嚮聖之吏固方幸其跡之不存以逝乎閭巷
小人之指唾乃仁人君子匪直其民將尸祝之社
稷之而縈神注思之地固有歆歆繾綣回翔顧盼
而不能自釋之於懷者顧其名氏資籍與除陟之
歲月竟使其與身而俱去即其民之長老已不能
口授其子孫始而漫渙之久而湮滅之與恣睢

繼之吏等豈非後來者之責乎三代之後惟漢吏
多循然考之班固范曄所記自王衛而下無幾人
焉豈其數僅僅如是或當其時民俗推魯遐邇僻
壤文具缺然固知仁人君子漫漶湮滅亡所藉以
託于太史氏者不可勝紀又何論於今之世今之
世如姑熟之有蕪湖豈遐僻邑哉大江經其陽赭
塔神山殿焉鬱爲文物之會舟車之算兩稅之輸
歲佐司農之急者以數萬計商民之林林總總以
聽治於几席間者日囂囂而旁午故其吏之怵怵
恢恢勞其心以役乎其形者尤不遺餘力而其利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上

善之施諸民者固較然什伯於他邑也間過蕪湖
而質前令之績於新令王君建勳乃王君則愀然
歎曰吏之不登於石且六十餘年矣蓋弘治間吾
桂林李君嘉言令是嘗一記之且製隘弗稱李君
後歷武世二廟迄今三朝組於蕪者亡慮
二十人所謂二十人者又幾復如矣幸其父老猶
能道之吾將併李君之所書者自楊僕而下三十
有一人合之一石焉著往而詔來則惟予一言以
爲鑒余曰嗟孰使蕪也而有是缺然哉顧余非史
氏其何辭之應既來襄陽一年聞王君治蕪政成

部使者數以其名薦之朝王君行且得代去王君
去而石未之磨也則二十人者其漫漶湮滅如故
即後王君者圖以存之當復問之蕪民之子孫乎
罪豈在余余將有以進王君者昔羊叔子登峴山
顧謂其客鄒湛嘆此山常有而登者之名已湮沒
不可勝紀鄒湛曰若太傅便當與此山相無窮其
說近倏然叔子之名至今與峴俱存者固知其實
有以副之也曩不與王君登嶼磯半潛蛟夜吼江
濤震動舉觴酬月已足當千古勝事乃君是舉顧
不欲以其治蕪之實掩前人之名其意甚廣然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上

後之視斯石者其幸毋以余之言爲鄒湛也

荊州府重修承天寺記

由峽江而下至于鄖郢句澗之間其地爲楚子熊
賁自丹陽始徙之都春秋書城郢是也山自巫峽
迤邐東赴岷江灌注映帶重湖瀾亘數千餘里吳
蜀之艦翔舞而下上豈非西南一巨觀哉探奇履
藻之士周咨窮歷往往以不得至其地爲嘆比至
而去之猶瞻矚懷思寤言味嘆則固有隱然繫乎
人之心者然頃年郡以罷故仕宦者顧快快謝不
欲往乃庚申歲余以祠部郎與大臣爭山陵禮始

斥守是土既至得寓觀於江山之勝見西陵巖岫
烟濤飄舶千載如故而俯仰今昔又私幸得繼組
於杜將軍張長史之後爲之戰然以喜及諏覽田
野則蒿萊極目異時苑殿非獨昭丘渚宮淪沒荒
翳不可辨識而環城內外經堂梵院以數十計多
梁宋以來故物積時之久丹青剥落委塞藂莽無
復瑰奇絕特之觀則又未嘗不慨然以悲而歎此
方民力之盛於古而替於今也夫浮屠氏以其教
浚民之有用而衣食廬舍之縉紳先生方爲說以
攻其徒而其興壞之故亦何當於百姓之急乃承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西

天一寺在郡城不知初自何年其主刹稱大雄寶
殿者爲荆南歲時祝釐之所國之大典固於
是乎在匪他佛廬徒自享其利而人蒙其病者比
也乃今殿材日圯風雨不支與環城諸寺俱瀕于
委廢不具缺數余守郡時每顧而愴然會府值大
使馳驅軼掌弊弊焉惟無以阜民生償國負是惡
即寺僧不無少望竟無力以振之遂逡巡三年以
去去又三年荆之人忽來告曰寺工成矣因訊所
以成之之故則皆歸功德於其土之諸侯王蓋寺
僧初募力於四方四方士女亦僉僉來集顧工繁

費浩莫克以舉乃謁疏於諸侯王諸侯王之長者
曰起敝以維禮非余小子主盟事忝奈何以煩衆
生爲也即蠲金千有奇付之由是寺僧稍資鳩工
諸需輻輳興構環傑化故爲新廊廡整翼厨宇秀
潔大雄改觀巋然與八嶺諸山並峙掩映偉矣於
乎非有智慧德量如佛氏所云得如來之旨者烏
能普施願力之大有如是哉工始於某年月日至
是某年月日告訖寺僧謂余嘗有事於茲土乃遺
其頌陀某不遠數千里丐記於余維余之不能悉
然於荆之南舊矣匪獨以其山川形勝之觀茂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十五

蓋自晉景神注思之地雖行雲飛鳥翹蹇瞻矚固
有所謂隱然繫乎人之心者矧一寺之興關地方
盛舉又余之所嘗欲爲而不能爲者則夫向之歎
然以悲者復驟然以喜有不幸美而樂書之乎于
是爲之記

重修大德萬壽講寺記

佛之爲教要在清淨六塵以現證如來心欲舉世
間億千萬緣而盡歸之於空故其不二法門必使
人祝手髮離倫類以先剋其甚愛恠之性若出於
人情之所大不便而強以爲之者夫事出於人情

之所大不便而強之爲之即爲之未有不厭且怠久之而不廢者也然佛法自漢時入中國以至於今歷二千餘年若與孔子之道互存以相爲之終始夫孔子之道教人以修身理人施於家國天下自孔子歿而七十子之徒散之四方以友教諸侯而後之儒者遂附其說以析人之主權人之爵取富貴易於反掌非若爲佛者第伏閑處與迺遜于苦空寂寞之境一無所營於世而宴然居于人情之所大不便而顧均之不厭且怠以至于廢者何哉天下之生久矣三代衰王迹熄天地之氣離披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六
解散而其沕穆精靈之秘不得不盡洩于語言文字間而戴毛含齒之屬又日溢於世造物者勢又不能益其土田而長養之故並生三氏于一時若人道之有冢孽而孔用其羸佛老用其奇以敷天下而衣食于其民而習之者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此非人力也乃儒生家必欲盡誦二氏以伸孔子而誦佛之徒也尤甚夫誦之誠是也誦其說果足以伸吾之道使孔氏脩身理人之旨無廢于天下則生民將藉我以爲之衣食而又何佛氏之足云然余觀之今之天下宇宙之變盡而人之情僞

愈無窮故佛與孔子之教舉歸于名夫佛本私其身而無所營于世其名與實皆無當於生民之急而儒之道人主方恃之以治其家國天下乃民之所重自疑畏而思去之者顧常在此而不在彼則吾徒之所以植其教者可知也故今有司之桴鼓或不足以號衆而饒偶一宣所在響應能令爭者讓奇者施則其徒猶能希聲附景持其堅忍護法之心有足以動人者亦何怪乎龍堂梵宇雖山陬海聚之區物產民力凋耗窮寂之候非有不二之僧輒能需人之願力以化散爲新而絃誦俎豆之宮即通邑大都多委而不葺而反以遺伏閑處與無所營于世者之所咲舉其一而吾道之自誦于佛氏可念也若今大德寺僧之有可具者非庶幾善于護法者耶吾嘉因所謂海聚之區也始寺創于故元沙門良响基構滿頃號爲雄敞逮今二百餘年正統初雖嘗一改新之顧材久益圯費浩不支頃年倭人內訌諸比丘奔走于此離殘創之後而民間凋耗窮寂之狀又大倍於曩時故興廢舉墜之力尤難乃可具以童齡祝髮矢心擔肩歲於凡嘗圖於其師大僧業已募貲庀材明年甲寅大

檣示叔又明年乙卯始與其徒正緣先營大雄殿
殿成尋罹颶劫法會復籍可具益川足惴惴誓以
卒願且募且貸旁藉醫藥之資披攘播撫浸漸積
累蓋閱歲十有三速今年辛未訖事若殿若堂若
露室若兩序若重門若齋庖支厦凡新佛之廡者
若干楹若三世世尊若阿難迦葉若阿羅漢若諸
天飾佛之像者若干座他如除淨道以通出入甃
楮爐以便薰爇飭瓶盂鍾鉢諸器以資法筵所以
爲供養之具者又靡不纖備歸然奕然幾完二百
年良响之舊可具之用其心力亦動且苦矣又懼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六

無以垂之未末俾勿壞乃托友人馬君思學來丐
余文以爲之記余始誦法孔子與諸儒生皆黜佛
徒既壯而經營四方至于今而思其無可驗白于
世則不能無感于可具之所爲爲之書其興修始
末付馬君歸焉

明素齋記

國家設行省置使二以象天之轄宿夾輔帝車故
左右使並得稱轄而轄務則總之左而右故無所
以即晨起班座堂上四方投牒至者悉叢於左几
若不勝其執掌靡雍之勞乃右第擁虛拱手而已

聞吏抱牘來索判署湯捉筆應之竟不省所判署
何事故昔之爲右者往往避座不恒出而湖轄之
右日偕左班座堂上寧擁虛拱手而不肯少避者
則自余始比移時退左方治文書不暇而余獨圖
解以其餘力讀書灌園若韓退之所稱哦松丞無
以異也顧月領一品俸施施焉衍衍焉而食之又
非哦松丞秩比客曰等轄耳而君得無過處其逸
乎伐檀之譏素餐何謂也余解之曰凡素之云者
謂當官所事而不遑其他若純白之無可加損也
故當意於其食者曰素餐而當意於其職曰素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九

斯二者有天人之間焉餐不可素也位不可不素
也而知吾位之所在乎若起偕左班座堂上寧擁
虛拱手而無敢少避焉者是位也退則無文書可
治矣而不爲灌園而不爲讀書是有他也有他非
位也吾位之素餐是以不素也若曰吾食之浮于
所職可懼也而思矯矯暴馬則將益其所自爲耶
將舍其所自爲而懷人之爲以爲之耶夫陰與陽
敵也然而陽主施陰主受不則勢疑而氣奸故曰
亢則害承乃制此左右之義也天且弗違而況於
人耶余仕也久而仕於楚也尤久迴翔跋歷率多

鞅掌龐擁之區蓋十三遷而至今官恒勞而暫逸
之而讀書也灌園也固天優之隙矣天優之隙而
誰攘之乎人不余攘而欲攘人之爲爲之通疑而
稔奸達天孰甚焉素之義有同行而異情者是烏
可以不明也客曰唯唯乃以明素命吾齋而敘其
語爲之記

春雪樓記

探鄖而山者以三萬計離列差互縈亘綿絡目盡
不知其所止立之人方斲其岨以畊以故草木罕
實而秋色肺赫望之童如也燿如也漢江自蟠冢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十

蜿蜒西來經其下以達三澨兩岨束之流無連艦
縻艦之浸以其山窮而水感卽非廬稍屬而荒憬
寥閭若不足以當游居者之觀然曰余而觀宇宙
之觀宜無過於流峙二者乃鄖之表裡襟帶控阨
險塞巍拱而森異何嘗不足於觀而四時洪濤之
氣勃發於烟雲霞霧日月之交乍有倏無光惟閃
忽卽與諸名巖大澤之變幻亦何以異而其觀又
未始不勝頌其勝常伏於荒憬寥閭之中往往爲
人所鄙棄而余之遊於鄖也久或乘而驚或憚而
浮山顛水涯靡不歷也蓋若有得於觀而自以特

旅之臣常不淹宿而去之而復絀於文章之力竟
莫能摭發其所以觀而用以爲嘆者垂二十年至
是被命填鄖再登其城以延睇四隅則山川如
故比陟其址闡之展誦有前開府王公所題春雪
樓三字併綴詩二章懸炳棟楹墨色如新蓋公以
是歲穀之日登造雪始霽觸景娛臆一時命筆
藻思飛動今讀其詞鋪敘玉壺銀海之奇攬結秦
天梁苑之秀飄飄乎若置其身於瓊臺瑤圃間而
舉鄖之荒憬寥閭盡驅而混合於無垠之界晃焉
茫焉若不知其山之爲窮而水之爲感者則爲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十一

懷然歎曰孰令鄖之爲觀也而公竟先余以觀之
哉夫山川以雪勝雪以山川尤勝當是時公豈不
知山川恒有而雪不恒有而故以其不恒有者被
於所恒有者而樓是以名蓋名乎其所得不得名
而所以名者已隱然自締其妙於無窮以其無窮
者而泛覽於四時之變幻綃烟縠霧絢雲霞而爛
日月激濫綺錯所見無非雪者人之觀束於山川
之內而公之觀能自縱於山川之外蓋同其觀而
不同其所以觀昔人所謂闢大昏爲光明者不在
是耶然獨惟夫鄖隸蠻熊之區自春秋縻庸而降

歷二千餘年其山川未之有改也而羊叔子杜元凱山李倫陶士衡之徒固相繼而節鎮之也亦相繼而觀於郎矣而篇味缺如文獻卒無徵焉豈風氣之錮梏發有時而後天之美狀地之穢蕪前之棄闢後之廢耶之觀不獨先余以觀之也而恃公以千古之者固於是乎在文章之於地靈力蓋競哉或曰武昌蓋有明月樓云夫武昌故名都山水之會非荒憬寥闊埒也疑無俟庚征西以爲觀焉然亦一夕之致爾若夫清沚廓稷祈年福國令士嬉於伍農歌於野則章之亂備矣茲又公之所以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三

徐氏家廟記

徐氏之有家廟也自孝玄孫謨始也廟以祀乎其先者也先王之置廟也自天子以下逮於官師卽等而殺焉傳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也而要於報本反始尊祖敬宗之意一也其不逮於庶人也何也微之也微之故寢而不廟也禮又曰

支子不祭支子者何別於嫡子者也何以不祭也葬無二主也嫡子者守宗廟以爲祭主者也支子執遵豆而相焉卽祭焉止於彌而私於寢也不敢以廟也孝玄孫謨徐氏之支子也其廟於家也古與非古也禮之通乎變者也昔者宗法之行也天子之別子得爲諸侯諸侯之別子得爲大夫諸侯之祭於廟也自其有國者始也大夫之祭于廟也自其有家者始也嫡以世而及也則亦以嫡而世其廟也公姓公族則皆所謂執遵豆而相焉者也故曰支子不祭也後世非諸侯王之家無生而貴者也其爵而貴者皆選於王朝者也無擇於嫡與支也嫡貴而支微也支故不勝嫡也嫡微而支貴也嫡又不勝其貴也祭也而用生之祿焉制也固有家者之所以報本而反始尊祖而敬宗也禮不得而不變也以從宜也徐氏之貴自孝玄孫謨始也宜比于古之有家者矣卽別之也勢不得違廟而從寢也夫是以得廟於家也然則古者大夫之廟三此何以一也不敢同于世及之制也示約而可守也三廟者自考而王考而皇考也不及于高皇考也今一廟而四龕焉微于高皇考矣母乃後

乎夫龕之四也非孝玄孫謨始也遵程氏祭盡
有服者之說也自宋以來未之有改也以從俗也
然則徐氏之大宗可考與徐氏固伯益之繁也其
後播于淮揚間者皆偃王之後也以國而爲氏也
又播于崑山之練邾已練邾析而爲嘉定則宋之
嘉定間也其遠皆不可知也所知者始於太祖
亮也亮生吳大宗也吳生傑傑生經經生頴頴即
封祠部公也皆小宗也自吳而下四世則龕而祭
之者也經以上皆微也微故宗法不立而皆祭于
祠部公之世也祠部公者則以詩書啓孝玄孫謨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古

而始貴於朝者也即殷之契而周之棄也比于始
封之君爲祖者矣其主當世世勿遷者也列龕以
西爲上者陰道尚右也主書孝玄孫禮暨謨奉祀
也則又以禮主祀也禮微也何以主祀也今之祭
非復古者有家之祭合族而行裸獻也弟不可以
先兄也以從權也夢兩龕者婦之世未及于桃而
附于姑者也廟之地爲路寢之東南巽隅也築之
日以隆慶六年七月之吉凡閱三月卒工而奠主
焉萬曆五年丁丑仲春之朔謹記而書諸石者孝
玄孫謨也

表忠祠記

表忠祠者何表建文時殉節諸臣之忠而祠之也
何以始祠也萬曆元年今上既卽天子位用帷
幄大臣議詔若曰惟天惟祖宗付予有家惟不
二心之臣式克勸相以鞏延基祚往建文之遜國
也其臣有死之者不二孰大焉乃久湮弗錄何以
風來朕甚閔之其令所司廣詢厥後以聞不者
予伏臘務稱朕表忠至意毋忽於時巡撫湖廣都
御史趙公賢伏讀感激劾茲有加亟下諸郡國奉
詔書行事亡何諸郡國來上四公死事而四公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五

故無子孫存者都御史曰豈弗延于卹矣毋寧伏
臘于五達之衢而瞻式焉則以檄武昌李守向陽
中回陽議曰會城故四方之轉居鱗鱗比矣卜無
隙壤可祠乃黃鵠山之陽逼楚宮而臺者三故構
巍敞且井廬環之耳目萃焉請虛其二以待賓旅
而析其左上之一展而妥靈焉庶舉不羸而工倍
便都御史報曰可遂屬經歷張桀飾其寢龕四公
主奠之而稍新其簾廡階祀仍故棹楔之在門者
榜之曰表忠置守者一人而歲以春秋二仲吉蠲
祗祀工始于乙亥四月蓋閱月而告成事云按四

公者一曰安陸姚公善守姑蘇以約四郡勤王死
二曰應城樊公士信以司馬郎守淮河死三曰襄
陽廖公昇爲太常少卿以編史不諱死其四沅州
周公拱元以錦衣鎮撫檄護餉舟死四公之死卽
時異勢異至以職事自相靖獻披鱗杆園殉節而
忠建文一也於乎先朝靖難之事臣子故難言
之矣匪言之難蓋悲夫諸臣之不得其死重傷
文皇帝之心而爲之諱也然考之前代革命之際
自古帝王新造區夏將撥亂世而反之正曷嘗不
杜豐折萌以底綏大業哉多士之誥曰予惟時其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五

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當是時頑民之并靖業更三
世矣即其心無改於比殷能復逞乎然周公猶溺
粥峻防之諄複開諭警動訓戒致罰而攝之多遜
而導之縱不蔽其忠而亦無斁于法文武張弛所
以並行而不悖也由此觀之靖難之事斷可識矣
即諸臣無祿首嬰禍罹逮捕之典適逢其會耳其
何傷于文皇帝之心乎而又安可諱也故永樂
末年神武昭而國是定反側弭而黨禁解至食祿
盡心之語宣被侍臣已耿耿光帝籍矣若夫遐逝

之思幹止之惠姚周典而上之聖子神孫不當
世世恢揚而紹述之乎顧熙洽以來垂禩二百文
法滋章拘攣益錮學士大夫既不能溯古帝王之
迹以仰規文皇帝用心之微而諸臣勤事之忠
至今委之草莽營魂飄忽簞豆寂寥曾不得於比
于山鬼國殤之卹舉一楚而天下可知也不其關
歟乃今上超然遊覽矢謨密勿大破羣疑肇承
隆典則宗廟在天之靈實儼然鑒陟之矣皇皇
乎所維繫于國故直謏謏已哉是以詔下之日
遐邇均暢明幽畢徹凡厥在位瞻斯式斯執不爭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五

二

相砥滌思以其身勸相我國家鞏延之本於是
乎在記曰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宜都御史之亟是
也哉會守來西書其事則稍爲之次第焉而末綴
楚詞三章侑饗詞曰

雲黯慘兮旌楊日晦冥兮戟張恢八極兮愴怛甘

九實兮哀傷渺故鄉兮在望乘赤螭兮翱翔羗接

袂兮飄舉忽迷轍兮徬徨坎擊鼓兮如見綉蘭結

芳馨香

右迎神

黃鶴峙兮崇宇丹鳳駕兮峙上天時懟兮靡它營

魂屏兮無語靈曷遊兮來斯朱於燎兮江渚紛靈

豆兮既儼儼肅穆兮自竹決雙皆兮淋漓懷往罹
兮聊憇 右降神

盼綺疏兮藻井霞珮璆兮星整駕威輪兮沈寥將
虞球兮軒輅祈貺留兮須臾紛萬舞兮已逾進余
聲兮更醺祝宜壽兮驩愉靈恍惚兮醉止六靈亂
兮旋歸 右送神

李氏新建宋道學五先生祠記

順陽距內鄉百二十里爲邑之南鄙其地有李先
生者始創宋道學五先生祠五先生謂周元公程
伯子叔子張橫渠朱紫陽氏世稱濂洛關閩續孔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氏不傳之統者也今 國家建學推尊孔子爲先
師歲以春秋二仲有司舉釋奠於學宮而以後儒
之能羽翼聖經者俎豆於其側而爲之合蓋自京
師以逮四方諸郡邑凡賢關絃誦之區靡不應典
所謂五先生者業祠內鄉學宮矣或曰祭不欲數
數則瀆五先生宜毋當於一家祀也則胡取於順
陽之鄙而瀆之祠焉予過而問李先生李先生曰
唯唯否否夫禮失而求諸野余縱不能爲禮而寧
無得於野乎昔孔子講道於洙泗之濱其言蓋斷
斷如也乃其要歸於主忠信敦行孝弟而已故不

爲甚高難行之說而後之儒者傳其書擇焉不精
語焉不詳至寢失其宗寥闊千祀而五先生者相
繼崛起爲之訓詁解釋揔括其成務以推明大義
而教人一以謹屋漏飭廉隅戒戲豫洞洞獨獨以
約束於忠信孝弟之內故洙泗之家法幾滅而僅
存而 國初更崇信而表章之二百年来衿裾棧
樸之徒非其章句不習非習而有得不可以博取
世資弘德以前名碩輩出功用茂異由其所誦法
者有本也濫觴於嘉隆之際極矣大都祖玄虛者
薄質行貴圓融者賤執方少年謂謂方遂影吠聲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相與土苴名教以明得意卽博取世資者亦安所
事五先生言爲也語云勿謂無害其禍將大以余
之不敏於世風無能爲役而第思以率吾家之子
弟若鄉之子弟而夙夜焉則祠五先生於順陽也
姑樹之風聲耳蓋不得已瀆而求諸野也予大夫
其許我耶於是徐子慨然爲問曰嗟乎茲余蒿目
而觀久矣獨李先生哉夫日用飲食生人之槩也
則菽粟先之而乃調之醯醬和之酒醴精鑿脩醢
且膾炙蜺蛤佐焉甘滑濃鮮腴頰適口而菽粟在
旁遂糲不忻睨不知立命之源固於是乎在彼腴

煩而適口者將無醞釀菽粟而毀其液也復漸而離其真哉一離其真而知味者鮮矣夫餌能止客而藥已腐腸悲夫世之溺異嗜以自戕其生也五先生者不啻耕耨吾夫子之道以粒斯人哉今且櫛菽粟矣又烏覩農師之胼胝勞也然則求李先生之舉于今之世曷可少乎蓋余于是而有感焉且有愧焉三代學制匪直都邑茂也卽溝遂川涂之間比黨閭族之纖細森然列置至櫛比密矣而爲之師者皆其鄉之耆父嘗仕於朝而得謝者稱更稱老日告詔於里門而糾其弗率當是時少年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辛

一

雖有偏駁之議奇表之行亦何自而起乃今去古遠矣凡賢關絃誦之區學官之功令已不能盡舉矧曰忠信孝弟之教行乎其鄉哉乃李先生故斤斤焉無更老之任而獨厭五先生思樹之風聲以奄延孔氏如篴之緒此有位者之事乃有位者不能爲而令李先生自爲之而猶謂其祭之漬也而禮之野也則何解于李先生哉祠始于萬曆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落之成址從衡拓畝者五中爲堂爲寢爲翼廡爲儀門爲棹楔規制總總咸備仍歲割祠旁腴田之入供二仲祠事李先生名宗木

嘗領嘉靖庚子鄉薦以不試而膺子封爲翰林檢討非其致也至老仍稱公車士云

漢中府新建方正學先生祠堂記

漢中府方正學先生祠堂作於萬曆四年丙子夏迄其冬告成事蓋先生嘗爲其府學教授後死于建文之難國家二百年以來掌故之臣輒以爲諱莫敢爲之陳鄙而漢中則改私祀先生於名宦祠名宦以其功施於民或以死勤事得祀疑皆有士者而先生功在學校卽死建文非漢中事祀名宦不應法會今上改元詔所在追錄建文故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壬

一

臣於是先生之俎豆漸廣海內訢訢咸頌天子神聖恢弘繼述克舉廢隆之典有司宜以時承奉德意而漢中于先生未有專祀非所以妥靈而崇昭報守思致惓惓深惟過佚之懼前年業以祠役上記諸路諸路各相繼報可仍斥錢金鳩材襄役飭屬勸相有差已祠成獨吉肅先生主入共明裡落之旣逾年而虛其體牲之石則又請余一言明先生之學之所至勒之以告漢之人士俾喻所以專祀先生之指於乎自古革命之際易姓改物國亡而以身殉之曷嘗乏死忠之臣哉願等死耳

而先生之死當天下為家人心頌望一時膺敏之士方悉悉附真主以睥睨於其傍而先生獨孑然以俘虜之遺力抗萬乘與之持黑白爭是非於殿陛間悲滿不勝至於無所容而死死之烈疑其前無二之者也昔伯夷扣馬歷數武王之過以遏焚伐之師既扶而去之遂不食而死其事與先生孰為難易而太史公猶津津侈言之以為振古之奇及讀孟子書獨稱夷之清可師百世而已畧無一語矜其諫伐至推其廉頑起懦則碩本諸視聽居處言動之常乃知死非聖賢之所貴也中材慄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三

慨皆能自勉于倉卒若其所以死者蓋未始不伏于人情之所忽而堅志熟仁於是乎在操摩漸漬愈久而人化之能以其風沾逮百世有以也學固有所從來哉先生自少負高志嚴取與屢空晏如其學以明王道關異端為已任其志亦欲得君而用之以興禮樂成太平之業既兩謁人祖不得驟用乃僅與其徒抱甕擁比歌吟講誦於窮山絕域之區蓋偃蹇垂十年始遇太孫冀有所施設而國事去矣竟一死以殉之此豈其所原欲哉故先生平生事業無可槩見而漢中為其堅志熟仁之

地操摩漸漬沾逮之獨深計當時親炙弟子必有得其不傳之緒於其視聽居處言動之外者惜無從質之也今去先生遠矣而流風在茲肇啓皇運能使異時儉驕倭駟文茵暢轂之習盡洗而約之于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雍容而簪裾矜珮之徒皆知服膺忠孝以表閭而楨國則誰非聞而興起者哉茲先生之學所以為至即不死事其為漢人百世之師無疑禮釋奠必有合蓋以先師合于先聖而為之祀近制與古稍異自孔子外無別為之稱師者而今漢中祀先生於學宮東偏亦附合

徐氏海隅集

卷之九

三

于先聖之意詩曰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故祠名仍稱正學云先生諱孝孺而守思教姓項氏與先生皆台人

優學齋記

循使院左偏殿清美堂而屋者五楹其前稍列花竹亭榭旦暮禽鳥樂之差具少致為故使者燕緩凝香之處而余來讀書於此以未有名名之曰優學齋昔者孔子嘗使漆雕開仕既以其未信之對而說之說之者謂其不以仕先乎其學也學也者學乎其為仕也若既仕矣亦既信矣將安所事學

為哉夫仕也有涯而學也無涯人皆徇其有涯以
間其無涯學至仕而止矣夫苟以其無涯濟其有
涯仕可止也學可止乎故記曰學然後知不足知
不足然後能自反不足者無涯之謂也夫惟其不
能自反而漫然以其所不足者施於人之家國即
發慮憲求善良就賢體遠君子猶以為此謏聞動
衆之具也而况舉人之家國而鹵莽之而滅裂之
乎故子夏發為仕學之論若曰學也仕在其中矣
仕也學在其中矣二者相循環於無窮此所以成
其信也蓋與孔子說添雕開之意互以相發而解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之者以為仕與學兩重焉非也所重在學不在仕
也予固今之所謂不學而仕者而仕也東西南北
率當憂虞艱劇之任已無暇學即學焉而作輟乘
之三十年間其所施於人之家國者姑無論化民
成俗而能自免於鹵莽滅裂矣乎即不鹵莽不滅
裂而能不為謏聞動衆矣乎蓋未嘗不悔其學之
晚比歲填鄖以家累悉屏索處萬山中填務故簡
而其地左僻非冠蓋舟車之會酬應絕少始得以
其仕之餘力尋繹舊聞優游而厭飫之以窮其所
未信若天假其隙以竟其始仕之志者而間出其

緒以保釐其土雍豫漢沔之民亦謂為晏然因念
杜元凱往鎮襄陽日惟耽思經籍卧閣著書而已
夷考其時蓋當平吳功成之後予賴主上威德
在鎮二年屬歲晏豐疆場無駭雖欲出一事以自
見亦不可得乃今復藉口于優學之名以彌縫其
拙而施施湯湯偷安于牢搔寂莫之境雖可幸也
亦可媿也若夫德被江漢化行萬里史之所以頌
元凱者烈矣則予何能為役哉姑記其說置之壁
以俟來者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徐氏海隅集卷之九

三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記山水

遊石亭步記

柳子厚曰江之游凡舟可縻而下上者曰步石亭步距義興城東南五里可水陸行其幽絕處爲徐文靖公園余與遊者挾三艇循沈尾進湖波森彌莫省嚮詣一樵者指點墟烟中遂促檝而岸迫一里巖而騰陟延步皆小山迤山初迤邐石勝勝旁綠疇如雲騰盡見兩松夾道逕兩松數十武爲園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乙

二

扉有道七款門初自漏宇入頗湫隘稍折而西有重樓環壘登之望銅柏離壘諸山翠蔓聯洛若翔若拱庭中蔭大竹數百年高栢標檻間風搖之作佩玉聲接之後雜卉蒼翳幽泉從西來不知所自氣如白虹淙淙然清越可聽有石梁跨其上亭焉亦爲他遊者所據遂闢亭而右則澗道而厓人蟻集沿流袒跣坐各以石篲下流數丈爲流觴飲而余所列籍獨當流之中遊日綺繡差互雜還旁徹笙歌傾左右耳入令童子吹簫和之響答潺湲且觴且咏或他客觴突甕而前則恣取之以爲笑有

小僮數十尾時集觴下觴動復倏然逝若與遊者相徵逐其上爲斗嵯級而登有屋數楹支以甃石甃重樓已偃然伏其下時迫莫觀樓前諸山半入烟暝不可辨識遂題壁去客曰子亦憶會稽蘭亭之期乎余始恍然不知遊與期會復申詩一章是爲丁卯上巳日

遊張公洞記

環義興而山者多巉巖嶄削以雄拔繡壘爲勝獨穿石山之勝隱隱窅窅間而張公洞之怪偉特著世傳漢張道陵脩煉處雖自東沈進循湖蜿蜒兩厓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二

山勢林立依依欵人湖盡折陂而入水微縮沿瀨如畫抵湖汶不五十里而近始望穿石山僅培塿起自湖汶陟陸僕人累燎雜而揭跣行行二里止岬下有潭方廣數丈瀑泉自壁竄飛出凜然會仵潭清可鑑毛髮循潭而左躡岬上莽翳不可逕稍披制而登亂石離列莫省洞所在遇一隙卽投足試之度不可內則提足起起復俛俛行忽邂逅樵者始指詣一凹所隙稍寬若巨甕曰此洞尾循之入可漸得佳境霎有旋風激甕出悒然慄骨已乃炳燎引諸遊者遞以有相支魚貫內甕中始入陰

晦如夜即燎燭星星類鬼燐目無所物色默以趾
旋峻阪級而降缺亞濡陷不可武約以裾前後挽
進一趾揣有餘武方展後趾空中時聞激越聲疑
爲縣溜握快已沾濕各攢蹙偃仰殊困稍折而右
約步百步有白礫紫礫中露微竅略透日景旁兩
龍戲且闔吻瓜鱗甲飛動可畏徐視之知爲石由
石龍而止嵌者夷壤方四五丈若坻爲僊人種芝
田田之陽高可十丈有丹塗金甌宛然又折而右
解壁上升壁如華葉駢植羅結壁上懸二掌指景
如刻畫狀世所謂僊人掌也後之生福利歲久光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三

壁射人今道家言道陵生天目山有黃雲紫氣之
祥後升成而龍虎見穿石爲天目支山此即其煉
室非耶由僊人掌再折而東北上勢愈峻青嶂峭
夾率律若睥睨疑有扁鵲不可逗燎之孔匿其下
石帽焉可案馳行行數步首漸叩氣漸舒囑有崩
崖萬丈若墜若綴劃然中開天光下澈怪之或曰
其先後洞之勝實止此吳赤烏中帝遣豐隆裂之
始闢大昏爲光明驗之石色焦赤果然由崩崖進
北行數十步周瞻廓如有石扉旁落瑤梁珎攏非
人世所有始踰壅決滯若忘其身之憊累者已稀

而下仰而視邛然一高半類帝君洞霄宮闕紛朱
駭綠繚白紵紫日光閃耀流石飛走類以伎獻
者肺癆斷者縲引怒者齒齧銳者戟立颺者旗展
宛轉者幢列上下觸者斷斷屬又有馳負者龜
者獅子吼者虎咆然者象渡河者牛馬飲者鷲站
而復翔者鬼獐者姥而立者胡僧鉢而跏者變幻
萬狀卽善繪者莫窮其巧蓋自是洞之極觀始備
右匿一隙微幻相傳其中與太湖勾連觀之深黑
竟不可入少焉枕籍磐石上覺陰寒淒神乃覓洞
出由左棧幟明而登棧半回睇洞中則決焉漶
焉若烟若霧若大浸之浴群峰搖撼激衝洄洑混
漾向之所有皆無所覩已復爲渾涵驅合矣吾疑
造物者秘其靈異不有輕售於郭杜貴游顧洩之
荒雲暮草間蛇虺得而圓之類士之有道而豹隱
者爲之愴然遂復於湖汭時隆慶元年三月某日
諸遊者某某暨余家小子兆曦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四

遊玉陽山記

出張公洞之明日始遊玉陽山山距洞三里復自
湖汭循西北行衢麓以石兩崖翼之峰勢繡錯不
五里望玉陽綽楔逕綽楔而西始陟山麓林莽翳

如幽泉伏而流隱隱作潄潄聲行一里許度沸玉橋橋下有石橫臥淵中如乳盤匱伏狀湍觸之即怒而吼以其流駛而注側曰乳龍峽山乳龍映稍折而北攀崖人所題瑤樹樹色如鐵根礧礧頗曲起崩崖走石甚怪其陽沿瀨潄迴若與樹相映帶口隔樹端漱玉軒枕焉自漱玉軒再折而北厥壤稍夷植竹萬竿大如椽雜蒔江梅花時多復交加可念名曰梅竹喚從喚間仰睇樓榭如雲知爲玉陽山房越之竟度生明池而西西上百步列石如堵巖谷陰晦窅然猗然循級下始得玉女潭潭方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五

廣數丈三面壁林立而下吸水黛碧漾琉璃色其深無底上露一隙窺天僅盈尺日正中流景方射忽馳去山中泉自凝玉亭流觴噴而下皆自潭分玉陽之名以此倚潭而構者曰玉光閣凭之可盡得潭勝由閣後折而西爲玉清祠祀玉女者茗而出復折而東有巖石如覆鉢乳垂垂下觀之不見竇處潄爲小潭日光飛燭瑩然可鏡曰金晶巖巖之畔史氏屋焉由隔凡橋入中爲玉虛堂環以八室準義畫之數是爲玉陽山房其右丹室著臺大觀廊諸處以扇閤不欲通姓名遂小憩而出復越

橋而南上行藿莽中忽遇一隙投足入圓如瓠石蒼赭色內嚙小洞可逗令童子逗而吹遂坐外洞聽之恍然仙籟也客曰疑此卽蒼盤洞既出洞覓龍湫所在諸遊者莫省去逕道挾武林僧誤引南嚮躋複嶺藤棘踰足不可步其窪處多虎穴乳數陰風悒然余竟從亂石間跣行回顧諸遊多失道乃下嶺憩山畔久之始來會會處卽入山於逕循畔而東稍折而南聞人聲出杳霧中知爲湫湫遊者迫而前見疊石下泉漚而沸湧色如玉潭而峭壁縣之崕岧奇絕初疑壁盡水止已刺舟進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六

則壁下有穴如閘去水二尺許可載而僂僂入上空下洞宛如玉宇此玉潭所無旣出穴跋右壁而上旁匿一隙相傳內有玉陽石室梁欂悉具皆正白色口匿竟不能入由龍湫出再折而西上循盤石隈琪樹峽芙蓉城怪石嘉卉環匝會蔚不可名狀遂復于玉潭自玉潭至龍湫不五百步乃向所迂歷幾六七里且下上顛頓足力如蹶以是西望集靈飛雲縹緲臺諸勝爲之茫然遂止潭上飲酒而去時薄暝將出山見道旁敗閣數楹覘之唯瓦石差互稍伏耳則濺沫聲從下起爲蹠其翳蝕躋

而左復躡而右有澗道如遊龍長數十丈水自西來拂砥石蜿蜒蓄厓走乃兩崖石齒齒亦擊汰而關視亂澗峽已促淺土人曰此青螺澗湮久矣故遊者多不及余以是知靈湫遂谷伏匿茲山者未有盡藏雖以史氏之力不能發其什伍作遊玉陽山記

遊惠錫二山記

惠錫兩山駢盤惠之麓有泉芳冽入唐人茶品可數憩而錫山稍荒邈且巉削艱陟以是錫之人摘爲樵蘇之區遊跡絕不到歲丁卯三月某日余自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

七

毘陵東下遇風順舟駛一瞬百里至則友人殷都已艤舟待邀余觀泉乃率三川仁率子兆曦自西岍登陸蒼頭以汲具隨趾跡市中入須臾躋山門竹樹蒼密綠陰如幄因憶往遊已二十八年山形宛然而余冉冉老矣指趙子昂所題天下第二泉門額示小子時初熱遊人空集多博徒酤子器穢可厭獨詣泉亭瞰方沼沼中浮膏白石龍口出淙然清越如故兩舟人爭汲各滿意先去迤西款俞氏園撫庭前叢桂蓋昔年所未見又折而西陟園後崇阜望錫山皆赭石龍從出翠微間日未晡

因指謂兩君復能盡此勝否殷生先掉臂往乃迴樵逕尾而西南行不二里入張睢陽廟謁款而出出廟後山愈斗峻蹙蹙上且翹且翹關豕圈決壑穴兩足幾繭尚斬一里許而殷生已飛度嶺顛矣大叫曰亟來看太湖倒景乃掖而登共箕踞一駝石上從兩厓隙瞭湖中諸山果若螺之浮鳥之際牛馬之吸夕陽射之奔衝擊撞跳金濺碧光怪萬狀迴視井廬烟火明滅而惠山鍾磬俱在下方矣余以是知茲山之大觀不在卷石涓流間惜錫之人不常至而余始遊焉爲之記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

八

虎丘夜語記

自陽羨移舟還晚泊虎丘煖旣時漏下一鼓度山中道人盡乃戒楫挈同舟二三客燎而循麓迤邐登歷慈泉觀劍石間時夜色晦甚四山闐亡影響已陟生公石憩焉業籍地飲俄有憺然款者衆疑爲鬼物馳燎逐之忽見三人皆儒衣冠負深壁鴈行立手一壺以觴自相傳致前亡列俎左右亡侍人中有白衣而鬚者視兩人年稍長因近與羅揖各道鄉里湯然相應答多不甚了了第知白衣爲錫山人陳姓其兩人一曰蛇門人一曰松陵人而

三人者亦莫知余與二三客爲何許人也顧始相見已若有平生乃攀而環坐生公石解所提榼轉餉三人三人者卽來就飲坦無疑沮頃之愈益驩白衣喜談論兩人更推讓之坐中語羅羅不少休或問以諧謔類中款卻余憐其意態絕類故友尤解元瑛以私語吾客殷生殷生稍洩之白衣因略省余踪跡而道尤君事頗詳夜過半殷生醉就白衣論事白衣一張口指天畫地目亡旁人彼此酬駁自吾儒生家泛及齊諧志怪仙釋諸伎轉展亡慮數百言卒不可難乃白衣反時時出冷語擊殷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九

生殷生故博雅士而爲人口吃語久則吻中輒作期期聲以是談鋒少却其兩人第側睨微笑終不發一言遂與別去問所舍白衣曰明日將過建康上鄂渚出巫峽登峨眉劒閣禮玄岳而還辨色行矣諸君不必見枉余旣登舟令人偵之見白衣掉頭下山門西去其兩人疑止宿上方僧舍余觀三人意氣非常豈今世復有耳餘輩耶豈古之隱于劍俠者耶豈軒轅道士之流耶都不可究詰獨怪三人與余皆吳人所居相距不二百里而近而故亡以三人姓名聞者益信余之顛固寡陋不足與

觀宇宙之大也姑記其事二三客者謂文學張應武王用仁暨殷生都與吾家小子兆曦隆慶丁卯春三月廿有二日記

遊隆中記

踰漢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蓋有兩隆中云隆中者爲漢昭烈三顧孔明處其一距襄陽城西二十里在今伏龍山中其在南陽者薄城八里卽所謂八里岡岡勢蜿蜒如帶高僅數丈卽其上以祠孔明亦曰隆中今宛襄人爭互是之不能決余蓋嘗兩遊焉蘇長公萬山詩曰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

十

師蓋指今伏龍山云萬山緣江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若龜背起口西向缺齧行者跋跋而入其中參欒草木蒙翳卽白口如晦稍陟其極天光始微透目連巒林立而戟交者不可勝數閑遐遠耿非若八里岡之阨美迫隘而處古之隱者入山唯恐不深疑死人之不能懷隆中而有之不待公之言始信然予按史孔明故琅琊人其在襄陽亦飄然一僑居客耳貧家門巷不過編蓬築土爲之非有瑰麗絕特之觀如今山陰之有蘭亭豫章之有滕王閣可以久存於世者矧經亂離兵燹之餘

其鞠爲蒿萊瓦礫莫可踪跡矣矣今復去之千載
卽伏龍山之隆中果是其山綿亘數十里又何從
而得其草廬故處道士云孔明祠西有八角脊井
一爲草廬之據往年襄簡王寇其地而竄之竟以
乏嗣人以爲臥龍之英靈不死其說尤謬悠無當
假令孔明死而有知曷不能陰饒典于氏之魄以
稍噬炎祚而乃區區悵情在生前遽廬之幻業必
不然矣余從道士覓脊井井製頗宏敞非貧家所
宜有也客曰然則南陽之臥龍岡果非耶乃出師
表又何以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予曰漢時宛襄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上

襄陽人

山水間記

漢江自嶓冢西來歷數千里如遊龍天矯奔騰噴
震環方城而東走連山躡之迤邐至杜鵑門徘徊
合沓乍起忽伏若以蹄股走過其奔激互相撐盤

以爲勝今天下名山水多矣然其勝常病在難兼
卽洞庭武當亦各以所長自雄若齒角之相忌造
化有不容盡處之在人者獨襄陽襟山帶江遊目
俛仰會爲一境何其鬱然偉麗哉故昔之賢者若
龐德公躬耕隴上介然自絕在劉荆州之聘而杜
氏以京兆貴遊顧徙而樂之至長子孫而不去則
襄之山水有以維繫之矣乃今復有侍御君侍御
君者姓劉氏故襄產也嘗起家 世宗朝爲名臺
察出按東省事竣業當大用君忽念親老卽拂衣
歸歸數年使者辟書絡繹在道君竟不顧雖君之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上

純孝使然然所恃以樂而忘飢者不自有在哉君
嘗操十斛舟下上江峴翹而觀獨而濯酒酣而歌
烏鳥片江風山月舉腹而飲之納諸闌然之一葉
君方陶然偃仰其中于于焉迴睨曩時富貴寒窗
泡之座幻之景宜乎不足以奪君之所適也然嘗
與君思之襄之山川闢自開闢其間過而闕者如
逆旅出客何可勝數乃鹿門少陵今去之千載其
姓與名猶稔識于樵人漁子之口此何說哉語云
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余觀君持斧時諸所彈劾
言正論已不媿拾遺之忠鯁而中歲息陰再際熙

治非慕竊亂離之會而遺安之訓顧斷斷然持之
愈堅然則侍御君者豈直挾山水而有之哉固將
進退在履社二君子之間其不為逆旅人之湮滅
無聞也無疑用以語劉君劉君曰鹿門少陵談何
容易其庶乎以山水間名吾舟乎余既為書山水
間三字于舟中而并作是記

遊龍虎山二十四巖記

出龍虎山一里南迫大溪溪水淙淙自東來礫滿
而西走深僅沒股其澄瑩可鑒毛髮余既宿上清
宮之明日始訪仙巖漁者豫刺小艇從溪邊候余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已躍雙槳乘流進艇迅於激矢稍折而西南行溪
旁萬山稠護草木鬱如窮目之所止不知底極中
無棲廬四顧闕然非復人境又南行二十里溪漸
縮水益駛崖石陡絕上嵌空碧日光閃之頗駭矚
不可辨識而東崖尤勝漁者曰此入仙巖之始也
巖凡二十有四按之名仙巖云其初一巖若三人
頤然立水側拱余而前者曰三教巖若一人俯而
瞰溪者曰觀水巖巖之凹置殿其數處倚木橫列
差若具齒或啓或閉或整或墜數以時變幻農家
指以驗歲者曰仙倉巖自仙倉巖而下為西壩巖

有陶壘歌貯巖中巖頭若古塚築一棺而暴其半
者為仙棺巖棺白色其材如今人所用他巖棺尤
累疊有規形而銳首者其次曰藥羅巖有石磨一
旁施藥羅即今醫肆中所陳其次曰丹竈巖巖之
故竈彷彿頽廢惟敗墜壘之尚有水淋火煉之色
其次為木筏巖形類雙筏故名其次曰杼機巖若
轉空軸而待織者曰馬廐巖兩柱間懸一樞若將
負荷而秣者曰鷹架巖一木衡之鷹已飛去而瘦
浮常積又其次曰染具杵曰二巖其架軸春碓之
器宛然森列已刺舟通仙樂巖志云其中嘗出絲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而

竹聲簾而聽之不可得迴睇其上忽大風鼓動若
有物伏巖中跳梁驚躍恍忽介予之側者類獅類
犬羊近觀之皆石也是為獅子仙犬仙羊離列之
為三巖由三巖而下為轆轤巖世傳其巖嘗突尺
木閣巖外懸汲器以綆歛縱之後俾於武人綆木
遂沒而墮露其半今并其半不可視而轆轤之名
不廢有土爐一具旁羅諸鐵器者曰鐵爐巖巖委
狼藉不除似將營室者曰泥料巖又有壑而舟橫
者謂之牀列者雖去人遠甚儼有形似其名曰仙
船巖曰仙牀巖棲真巖最高無他奇以其歸壯肆

怪有重樓複閣之勢故名其末巖爲奕棋巖志云
巖中設石棋枰若有兩人對奕者以非足跡所至
不可考驗蓋至是徑十里而二十四巖之勝始盡
漁者爲余歷歷指點如此其末山之岬爲慈悲大
士院坎山而屋之者懸崖百仞上有綴厦一羽人
棲之二十年矣弟子從其下日經應需以傳食余
疑神仙之說久矣以爲必有則堯舜周孔生而神
靈即有仙者疑莫過之而享世之效願下於形勝
謂其必無則今諸巖所示幻迹皆生人養生送死
必需之具彼其巉岬肺癆下臨不測若起若崩卽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五

爲保不可攀站豈人力能致之卽人之力量可致而
其具皆金石土木陶竹爲之歷風日霜露雷霆雨
雹冰雪之所剝蝕必有漸盡之會而自有岩以來
不知幾千萬歲其金石土木陶竹之具至今與巖
而俱存豈真有呵護之者耶莊生云六合之外聖
人存而不議此類是已余既還貴溪舟中書之以
傳好事者共覽焉是歲隆慶庚午重九日記

遊金山記

山以得水爲勝山峙而水環之山愈峻水愈駛則
愈益勝岷江出巴巫盤洞岳下鄂潯達建康以東

赴江海乃金焦離列海門上游而金山尤銳從潤
州望之直卓筆耳然江至此不得不不少折折而不
得注則輒支嶮而闢以故奔騰震噴滌洄沸滴之
聲亡晝夜間日月薄而雷霆迸走大塊之奇觀宜
莫當之矣中流砥柱之說所從來哉願獨怪其地
介衝都兩涯輻輳而鱗集倏而鳥翔貴游沽客
往往仰是山而有之徵歌選舞翫擁麗雜酒食之
氣薰塞巖岫間卽山靈亡恙而侮巖已甚余遊屐
矣茲偶以大寒之月往雪始霽陰風剽然江爲
一空遊跡稍屏乃諸頭陀亦出就檀那布施四顧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六

開然唯一衲者伴老蕭晝曝余挾舴艋犯怒濤迫
剌陟枯坐江天閣上久之周覽八極慨然有今古
興亡之感迴睇蘆花釣舟隱隱浮沒便爽然欲飛
去已降閣攀攀故相言穹碑上填蘇長公大江東
去詞一閱隱然若自負以天下之重其後失勢碑
尾名姓久爲人剝滅不可復識而新貴人之題刻
方紛紛炳揭山僧各護持之不令遊客點汙因知
是山紫世情之垢不獨酒食一事而焦山以稍遠
人境無從而侮巖之也幸矣哉時余自武昌解纜
回東還遊而記此嘉靖癸亥杪冬

遊九峰寺記

九峰寺距武昌城東僅一舍在黃柏石門天馬楊
繡諸山中而當門一峰作鉢盂狀者爲鉢盂峰旁
八峰附麗之巖然離列可數是名九峰九峰之瀑
股分而下注淙然匯於臥龍橋下自臥龍橋入爲
山門白山門入兩廡翼如環大雄殿而拱焉其址
咸梵石石級而陟愈陟愈陡峯規製略似洪山崇
宮禪寺而草木蒼結巖岫盤鬱幽邃大過之迤邐
至獅子峰始不可步武爲寺之最高處洪武間開
山衲無念禪師無念生九歲捨身安州寶林寺投
繯氏海陽集卷之十 七
禮無極緣公和尚爲師已聞荊州無聞和尚卽往
參請開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公案復歸寶林其
后詣姑蘇鄧蔚山謁萬峰和尚乃大悟曹溪宗旨
得無上道楚昭王自寶林迎之入洪山已厭洪山
迫囂更溯九峰寺以居無念 高皇帝嘗遣中官
召至京對談般若機語大契實資甚厚又嘗遣松
實作詩候勞之后若干年示寂於獅子峰下全身
入塔今塔旁甃石迸裂若有物上窺者寺僧以爲
無念靈氣未滅往聞吳人發萬峰龕龕中胎骸儼
然而指爪已纏身矣旋覆之此兩事相符勸疑佛

教以得顯異故能久存於世如此寺僧又引余至
東方丈觀 高皇帝賜衲繒采如新而金鉢瓶匙
筋俱無恙亦庶幾能護法者余自黃州還武昌道
經遊焉一餉而出作是記時萬曆甲戌八月廿九
日

歸有園記

歸有園者故吾家西園會追楚役將別去因念韓
退之有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退則無所於歸
吾他日退而歸於是也更今名云園之址從衡僅
數十百武以其負吾居之陰可風雨寒暑旦暮至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

七

也始貨地于鄰人荆棘伐礪爲之爲之八年而稍
稍具大都焉其始入爲脩竹廊廊九楹而爲折者
七旁列篁而障之翠蔓可蔭折盡而西逗稍折而
北上爲陽春堂堂五楹中三楹饗客左右兩楹輔
之虛其楹以蓮客休舍其右楹別爲綴厦二甃障
之扇缺如瓠落其口則疏寮皎然吾時醉而逃焉
爲酒榼居堂之前甃石爲露臺臺側樹槐杏各一
皆百年物檜垣周繚之負堂而櫺者一爲知勝軒
軒前臺太湖石爲假山峰岫巖壑洞壙嵐嶂略具
延山雜時花卉卽亡珍異之植亦蒼鬱蒼蒼可觀

山之左爲小石梯級而陟經其顛折而西稍降而
實焉有址隆然而屋其上者爲乘風臺自乘風臺
蹻而右爲芥納樓樓三楹作磬折狀樓製既而視
廣能盡一園之勝僧曰芥子之藏須彌也故以名
自芥納樓偃而降東折而上逕山之陽迤邐入飛
雲洞漸亞漸俯環玉蘭塢而北有堊塗其室室等
樓之製而諸品梅花離列左右春時清馥逼人如
刺小艇艤孤山下也爲梅花舫自梅花舫折而東
爲山後小徑而迫于池上旁夾青松中方廣一丈
焚而欄其外臥石磴二可坐而當舞雩爲松風崖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五

折而西又折而北有平梁偃芙蓉池上爲觴深渡
自觴深渡折而東爲明志齋三楹中可小憩旁兩
楹藏圖書衛以庖湍之廬而加扁焉爲園中奧處
自明志齋逗夾扉而北又折而東再折而南皆挂
障爲金粟屏屏之陽爲泳飛閣川雲之所會也其
後列脩竹千竿晝夜作球玉聲自竹林迤東循芙
蓉池而南折而西有大士院三楹老師尼守之其
旁有井一澹水甚芳冽爲海寶泉自海寶泉可達
松風崖復於陽春堂堂之右可逗而西南行架木
香爲屋者一傍編竹而插五色薔薇作三數折花

時小青鬟冒霧露採樹一入叢中便不可踪跡爲
百花逕自百花逕折而東遂合於脩竹廊以出吾
嘉地勢陀美無培塿之丘可供瞻陟卽大海環之
亦相去百餘里異時叢林茂苑凋廢殆盡衢巷湫
塞填目蕭穢自吾爲此園而邑中諸賓客始有高
明之觀時時喜過從焉以爲淳鹵鄉之郭杜也乃
主人者顧今復舍然別去之而爲吏於人情何如
耶昔之爲園者多矣自石季倫金谷之後莫侈於
李文饒及觀其剗記平泉花木何至恠情如是然
終其身卒未嘗一睎髮於所謂十丈涼堂者而淵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五

明三徑自松竹之外似無可娛然竟藉是以解彭
澤之組故曰成趣無大會心無小吾名位卑薄未
有貴主熱烈卽數畝之宮已非其據而馳驅形役
且二十六年矣頻蹶而起奄費居者恐遂逡巡以
至于老也能無陶生荒蕪之歎每東顧而翹慕焉
惜其有所歸而未能退也姑爲之記

遊洞庭君山記

君山者故湘山也其上蓋有堯女湘君墓更名君
山云鼎澧沅湘資黔諸水退溢而北潯浪江走巫
荆嶺決東下逆折而南俱匯於洞庭曠濶延數百

里不見涯際日月之光東西盪射之混漾作天鏡
色而獨若山以一培塿介綴波而夏秋之交霖潦
集之水愈大山愈細震撼噴瀉倒景浮動從岳陽
樓望之宛然少女綰青螺髻離列十二出沒銀濤
雪浪間可念世所傳海外岱輿蓬萊方丈疑亦
是余曩遊焉會秋濤方滯舟化石尤風業濟而不
得渡迄於今在再十三年矣茲幸以始春之月偕
客往霽雪初霽淙流偃壑航城下一衣帶水即
揭而翔陸葦沙陀漫其奇勝即不逮水漲時而閑
遐鈞渺之觀固在與行十五里迫山之極降而謁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

五

禮二妃廟訪其蛟骨處已雜灌莽不可辨識折而
西北行數百步有叢林一區前種干霄古杉杏水
鵲千群巢之聞呵騶聲皆摩空避官人去乃諸頭
陀引逗叢林後觀唐柳毅遇洞庭君女故井井泉
芳冽而愁湧可掬而傳書亭已頽廢列籍坐久之
返飯於龍堂繙佛藏經卷罷復斥輿出折叢林而
西尋軒轅鑄鼎臺遺址蜀人李惟觀閣其上懸索
䟽敞遊目烟帆雲舶接九疑衡岳諸峰色縹緲掩
映目盡方止與客憇而觴焉味焉俱微醺四顧寥
閭摩挲杳靄思昔朗吟之客鼓柁之父庶幾彷彿

一見之竟漢武帝所進御仙人長年之酒不可復
得頭陀云山間春月往往尚聞酒香然竟亦無所
聞也已薄暝林間劃然有聲風雨驟至急下山去
迴囑前路已驅合爲渾沌矣客謂大叅沈君人种
憲副徐君柏愈憲蔣君夢龍暨余四人遊之日爲
萬曆乙亥春正月廿又一日

遊善德山記

善德山距武陵十里以古隱者善卷嘗居之故名
而桃源縣亦故有善溪云善卷者一曰堯師莊周
稱舜以天下讓善卷而逃之周率寓言即其事焉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

五

有而卷之非亡是公可知也頃武陵當虞時揜爲
三苗地舜方命禹徂征卷安得遁而居此其居之
豈在旬旣既格之後耶上世事多不可考詰類如
此山周袤僅三數里石勢平湯無瑰奇絕特之觀
乃沅江東注經其陽是山若以蹄股支撐之蜿蜒
抑折以歸墟於洞庭山與水合輿行蔽虧草木蒼
如餘徑委側宜爲學道者之所居其上有德山精
舍爲唐咸通中周金剛禪師自劒南來卓錫處後
泐去識以白塔師有頽塔高三寸再爲此來今甃
地已二寸餘可怪舍旁有龕僧自云滁陽人持律

頗嚴聽其說無生語亦能醒煥其再上為乾明寺
亦因咸通年故刹而改為之者刹中故塑釋迦及
阿羅漢十八尊者像極莊嚴偉麗非近世俗工所
能迺刹後多唐宋碑悉翳榛莽間唯周益公詩刻
尚可讀又迺西環慈雲閣而陀擁者列修竹數萬
竿其大皆如椽翠蔭聯絡為一山最勝處與諸公
移藉坐久之烟暝鳥歸夕陽下山始散去余疑道
家福地之說久矣楚中多名山不與焉而茲山獨
占其數豈以卷為之開先耶今風氣宣暢異時靈
境為宮牖所必經已稍稍翫賦而徘徊蒼岬古樹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五

問求昔人之高蹈不可復見猿啼鶴吟蕙帳寥廓
唯學道之廬不廢亦亡有能增重茲山者乃知福
由人著地於何有哉既遊之明日作是記同遊者
山陰胡君邦奇晉江蘇君士潤大梁李君克敬萬
曆乙亥二月廿又一日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記山水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遊大岳記

始余兩遊大岳其一為嘉靖辛酉孟詵太乙祠膏
之夕明年壬戌會上計京師還渡大河歷宛鄧取
道穰東山中浮漢江抵均州將有事於鄖鄉以是
歲三月既望復遊焉當是時余方領荊州牧事輒
迫于役僅涉覽諸宮大都而去乃諸宮中獨五龍
依岫非旅遊之力可至徒止望指異久之已竟無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乙

絲一至以為噤余既罷郡歸至是荏苒八年為
今上之二年戊辰余卒再起分臬茲土而同年少
泰王君適奉重書飭司岳典因數要余同遊余坐
龐擁未間是年冬王君以新副故先往謁禮亦未
至五龍而還今年己巳夏四月余復有鄖鄉之役
維時清和既屆禁滯漸解乃以是月之十九日壬
辰移書王君會遊甲午發漢江是夜宿穀城乙未
出穀城迤西行睥睨四山陰暄作雨狀比午歷石
華行千佛巖下雲晦稍豁亟經興度界山忽夕陽
暉嶺大岳諸峯總總踳踳如揖余而前者余躍整

大喜及哺舍界山候館而王君亦以書至約明日
丙申自均州東發候余於沐浴堂遲明余發自界
山抵清微館迂轍而南赴所謂沐浴堂者王君果
先至相見握手離甚時未半即屏御入山循治
世玄岳坊而西坊琢文石爲之跨峙雄繁矧自嘉
靖間山故名武當謂非玄武不能當之又名僊室
名大岳 國朝末樂初勅爲大岳太和山至世
宗朝始賜今額以配五岳而六云初入山如行郊
藪林莽蒼鬱遠山四隤而迎人中列周道咸梵以
巨石境始斥稍陟愈益脩曠約二里有杉檜萬株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二

盤桓夾厓折而北行三百步度會僊橋下有石池
方廣數丈清泉澄澈林影覆之漾琉璃色橋之陰
爲遇真宮宮負鴉鵲諸嶺左峙望僊室右黑虎洞
環翼而牆立故名黃土城即僊人張三丰結廬處
今宮之東廊有三丰遺像初名會僊館末樂初宮
成改賜今額往年余宿東方丈道士爲余歷歷指
語如此至是與王君飯於西方丈移時出宮復循
杉檜林而南折而西行道士列青衣吹而前引不
二百步入僊關關薄院隔駢駢中啓爲山之外關
行者喘而登窺尋乘陟石勢差互隱轉鬱嶂批巖

排磻漸昂漸巖然所至除館懸嵯介綴若綿遞瀟
以便休舍徑元和觀折而東僊次三橋行六里再
折而北下峯廻路衍俯瞰平疇壇曼隨委徐側羨
沃有萬竿突起連棟駢延烟火庀煢儼成都邑之
觀者爲王虛宮宮故址亦三丰所棲嘗語人曰此
地會當大顯已而 文皇帝靖難後果首創是宮
以承隆祝宮製視他宮特巍敞其中爲正殿奉祖
師座皆繕以虹柱鏤以龍梁列以雲棖飾以藻稅
翼以飛檻闢以綺寮甃以文碑覆以碧甍護以繡
檻週以複廊殿之外爲層臺臺之外爲石欄欄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三

外爲丹城城之下爲形墀墀之外爲二山門門之
外左右列亭二亦峙以崇臺高可三丈貯 御製
等碑悉類絳闕帝居正殿之陰其殿曰啓聖左曰
元君又左曰小觀迤西塢而楹者曰僊衣亭亭後
爲張三丰洞室室外銅碑一其左爲聖水池西塢
北山下爲望僊樓樓之外爲雲洞一石渠之北曰
齋堂其西曰浴室宮門之左曰鉢堂右曰雪堂西
塢之北曰圍堂後鉢堂而除者亦曰圍堂其東西
各有道院一爲楹者以千計出一山門外爲真官
祠者二宮之外東西北向爲天門者三爲臺者一

曰八僊爲觀者。曰僊桃他宮之製畧倣玉虛而
支簾子亭曲房與交之數則各視其址之崇庳舒
張以爲盈縮焉。王虛頃之以與王君俱故遊不
復問。諒道士以五龍遠近或曰相距可三十里
時日未曉王君即促余與衆齋用銀輿易所乘輿
行銀輿者以鐵衡輿座中可轉而下上以便降陟
山中製爲勝具與自西天門出度蓮花池石梁
跨焉。其上爲華陽亭環宮而梁者以十數計而
華陽尤秀野自華陽橋折而西上岑嶠旁袤境塢
寥閒沿嶠而望鈎盤瀾鬱環林叢薄目盡方止乃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四

知二百年樵蘇所不及故生植暢遂如此又折而
北行四五里爲五龍行宮宮負茅埠峯迤宮後斗
折而上衆峯橫蹙騰突撐拒聲岬偪側莫省向詣
轉輻凹處役者組輿而上從從作蛇行崩石臨墮
乍開乍合乍起乍蹶愴恍萬狀忽有介丘直前紆
滴而登則仁威觀在焉觀前石梁宛轉曰普福橋
橋之下注然深黑旋瀨退貯噴霞可聽其上四山
黢然頽缺鑿刻其中而降其外一隙射天光惟是
燦丹碧之華葉隱隱森動以其地幽而縹結迫阨
哀歛迴睟頓趾若乘塞障不得下旁扁忽啓轉迤

而西度隱僊橋又折而北行兩崕岬立迴谿股引
嘉升美箭不土而植翠蔓蒙絡白日如晦鶴驚狎
人翔鳴應答如是者約十餘里其逕如渾元始鑿
通設宵眇非常遊者所至又折而西上至老姥祠
祠在磨鍼澗上澗澗立駝石磨痕如新道家相傳
即神女以鐵杵示祖師處又行三百步始降輿扱
石梯石而南上遂入五龍宮門門內爲道九曲丹
垣繚之旁夾青松殿製一如他宮而址獨聳峻前
後皆九層前之爲層五差其級八十有一後四之
級如前之數而殿其十有一焉以故棟宇尤龍捷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五

峭拔幾摩霄漢前列紫蓋金鎖諸峯旦暮出雲氣
以護儲胥時薄暝余與王君飯於隙除坐語移漏
尋宿對觀奧如丹穴山鬼屏匿夜籟寂然擁絳幃
仰嵐寒淒淒疑非人世丁酉具衣冠登殿款禮祖
師座道士引詣殿陛下觀天地二池池上有石鐫
鑿二龍口以甞泉乳晝夜滲瀝入池作跳珠聲左
右疏龍井五滂沱汨汨即歎黍晬常盈白右廡返
而西有日月二池下上鑲屬日池如鏡月池漾精
玉色天降時雨其水變現不常或云此即龍湫往
有甲士抱池水滌劍龍擁脊出天池震晦其說近

誦然以其水色恠異可信宮之後上爲五龍峯巉
削千仞其巔亦有靈池一客嘗爲余言池貯黑條
數頭或沉或見疑爲神物變梵上建石廟一區其
殿曰真源以茅葺未剏砌礧棘荆不得陟復運左
謁玉像殿觀祖師及從像皆鑲碧玉爲之開山時
出自瘞中不知爲何代物林之坎列勝國時故碑
六一什焉字漫滅不可讀出宮西北行約二里登
凌虛巖爲唐孫思邈宋陳希夷修煉處今巖次有
希夷誦經臺自凌虛巖折而西上爲自然菴菴前
甃石爲方池橋而入恭覲 文皇帝賜道士李素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六
希勅衲菴前後穹崕羅槲杉文杏千童婆娑蔽天
蔭其下以東瞰昕景旋盤杳靄間殊幽麗可念已
復南行過宮門復從九曲道紆而出偃歷梯石數
十折輿者支肩下蹙蹙數里若墜千尋之壑引領
五龍已在天上山岬藏大麓中灌莽蒙茸猗猗缺
圯不可步武沿谿跣行若有伏流在偃石下以
草木茂翳無所覩靜聽之隱隱作湔澗聲又折而
東南行五六里旁睨兩崕崩石離列水自北來礧
激而南湔澗散走其聲漸沸又折而東行數百步
有橋橫澗上是曰青羊橋橋之下水聲益峻盪石

以澗中如斷如斷如斗如龍如牛馬首者不可勝
計渾沙暴鬻奔撞擊汰漚爲奇觀旬矚駭目余與
王君箕袒列籍偃而歌揭而漱雲浮鳥飛四顧岑
闐宛然濠濮間也蓋水自五龍頂股分磨針萬虎
牛漕桃源黑虎陽鶴金鎖飛雲瀑布諸澗悉會于
青羊一澗以入溱源遂而委迂故青羊橋之水特
勝度青羊橋沿澗折而南行澗邊皆連峯拂雲岭
嶠合沓蒙以瓊卉蔓綴虧蔽逕盡始通旣通尋阮
故澗道乍細復巨暫起忽伏杳不知其所窮予與
王君以其地顛崢時降輿行遇會心處即盤石坐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七
坐移時復行澗邊諸林壑駢立聳秀其尤美者曰
僊龜巖巖側立千尺形如豐蔀石綠珎色或曰上
有神龜時吐烟霧旁瀑泉漙漙下以手承之輒盈
掬自僊龜巖再折而東上漸露梯石紆延百數十
折跋而登復窮山之巔而止頃之又循級而下逕
稍闢始見院宇知已偪南巖出僊侶巖觀百花泉
爲陶幼安得道處又東行一里爲滴水巖巖石肺
覆赭色泉水自巖上滴小石池中潏潏不絕迴睨
之不見石鐸又行一里爲歛火巖石色如焚烈勃
勃吐焰中潏靈池其水能已疾自歛火巖對瞰南

巖宮殿幾不盈武然踞足迂歷盤吸跋岨猶迤邐五六里然後得至所謂天一橋者自天一橋入北天門山勢如千丈蓮花初發盃盞中花葉紛轟璀璨蕤蕤諸所鼎構皆蟬連聳聳峻拔被之翼以飛棧十折而上循山左支行數十步躋而右又百步復折而左登小天間有大巖石若將墜而復止者仰盼之上有巨人跡指趾悉具莫省其所自來自大巖折而東又折而北下入方丈飯而出還徑大巖折而南禮大殿歷大殿左諸楹山復起突爲小阜爲圓光殿黑虎巖蹲伏而負之巖深洞莫測自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八

大殿後左折而東二十步陟岨上復折而西行過元君殿殿之左隅爲南薰亭亭外有石棋枰棋道從衡儼刻畫狀自元君殿折而南上又折而東過獨陽巖巖之東有石室因山而坎其中高廣可丈五尺深如之鑊祖師石像其外爲紫霄巖護以石欄檻欄檻外故有石突而銳出長可五尺類神龍矯首好事者穴其頂以承薰蕕下臨絕壑瞰之蒼茫閃忽疑無地朝禮者往往慄足而歎投香于頂匍伏而南向謂之龍頭香其前似崛岉而特起者爲禮斗臺臺之陰橫岨石大如垂天之翼刻靈官

像五百飾以黃金貯石罈中又迤東皆懸岨不可逕復折而西盡再折而南露洞天石扉逗其外梯磴陟陟凡數十折捫附蘿葛而行可通捨身岨自捨身岨級而上約二百步有櫺其顛者即祖師昇真處是爲飛昇臺自臺上仰瞻天柱一峯巍然當頭儼然垣帝座擁翠旒建雲梢御鳳駕執珽而照臨方寓旁峰馮麗之即恭階六符之使乃南巖以下諸峯列三十六類帝之外臣冠冕珮玉林林翼翼各待次以朝宗于上其下小山屈伏林莽爲嶼爲嶼爲穴爲陵丘爲巖空踞股支撐若爭欲款獻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九

而偃蹇翅翔無以自効者又類遠臣余與王君懸臺上久之有疎雨泔泔東來乃復循故磴還于紫霄巖迤邐後出折而西行岨道捷而斗偏廣盈咫兩山缺齧處以木梁之循岨行輿者僅以隻趾躡陟而度行三百步始出宮門兩止折而南忽臨入山孔道目愉心舒可方輿行春時遊徒攜擁頗緇清境至是經塗若滌山形增媚再折而西度千尺石梁其下淙淙然滿津而流者爲武當澗澗受皇岨諸峯之水北入紫霄澗紆迴數里循澗而陟緣以阜陸多經行頭陀鍾梵之音與澗水相應答陞

壁繡錯轉歧上游皆巢居之客屏絕烟火日從木
杪絕應龍以乞施其最上站爲之岨有樓廬一區
行人指爲往年虎皮張修道處虎皮張者不知何
許人後得道于此化去迤北爲棚梅祠自棚梅祠
南上二里至朝天宮小憩轉折而西其逕愈勾棘
役者始翼輿而登曳掣退遂且行且踏又折而西
行二里經杉木林結蔭可坐或云自杉木林迤南
有入頂一捷路以霧砮蛇虺穴之非常遊所經復
西行愈抖擻凌迫其上山勢銳如卓筆道左右石書
升天梯三字至是即大貴人不可與余與王君乃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降輿勾袂蹙蹙走數十步始跋而上天門天門者
開山時施設以象三界斧岨而梯次第登梯廣僅
二尺鉄絙之士女曳而魚貫行降陟詰曲凡數十
百折悉循岨勢以爲從衡級如之即壯夫之力歷
數十級輒懾脅而止久之氣平復行且行且止如
是者凡數十迴始窮天門一至三天門則空中磴
道如自上挫綴跋履震撼尤岨業艱苦故朝禮者
匪繭足駸駸不得歷頂比至大頂則狂呼大叫悲
愁嘯啼以驗白至心余嘗笑其愚至是與王君亦
幾作韓退之華山之勸出三天門東折而入朝

聖門又折而北上厯屢鉤錯乘嶮距阨各有樓棧
廡序以居道士夷嶮而起填其陽而壑其陰狀類
懸瓠又西折而上爲小龍池屋焉以祀龍神又迤
東爲神厨爲真官堂爲聖母元君二殿如他宮之
製加縮焉又折而左上爲朝聖殿前翼麗雉以樓
鍾鼓其東上崇藏列聖即位祭告碑自祭告碑
又折而北上梯紇金城匝城而盤踞復數十曲益
促數累息竟翹奮而升入南天門如世所繪五城
十二樓者是爲天柱峯絕頂其上石滑而岨寒草
木並如飛鳥不至間生朱草靈藥有蒼檜數株高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不盈丈其柯半枯類老龍蛻甲環而夭矯中崇陞
壇以鞏金殿殿液銅爲之盪其外棟桷栳棟欂
悉具視其梓枋絕不見鑿鑿迹疑爲鬼工殿東薄
飛棧二可頓而更衣殿前薰蕕散爲白烟時薄暝
夕陽半吐下方已昏黑遂與王君禮祖師像而退
迤于真官堂飯焉約以中旦戊戌來觀扶桑出日
各旋寢去夜參半松濤颯響疑雨至啓疏寮視之
缺月在戶星河森煜復就寐久之空中天鷄喔喔
鳴余亟促王君起王君即起偕余捉襟攬袖厭而登
頂霏微颺拂沆瀣沾衣東望紫雲如蓋決鬱綺結

頃之吻昕漸爽朱光近徹景風澄廓跋鳥翔空盪
射萬山金碧晃映爐燭二峯近聯几閣而皇岷三
公瓦老玉筍天馬鷄籠諸峯若動若收屬筆而來
奔走不暇埃壘屏翳宛虹芒碭遊目八極眇忽萬
象不知此身已在九閼之上接招搖而迴遊也王
君曰噫嘻是鳥足以窮茲山之變幻哉若夫冥雲
滃發靈雨乍至蒼馬潏馬驅爲混合群峯坐失僅
皇豪末延傾閭闔懸曜如故馳景飛燭光涵大浸
回蓬條裂剗然朗霽向之所見混爲一碧茲余曩
遊之所覩者矧冥昭迭變萬形殊詭乘化往來曷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三

其有極而子姑漫美於馳隙哉余劃然笑曰子欲
揭揭而觀其竅耶將冥冥而締其妙耶王君亦劃
然大咲是日遂降頂復迂迤梯武蛻而退取驟飛
越無恒簪歷二天門憩摘星橋噓處延眺上下
二界行人皆作踉蹌佻儼狀蹶而起委麗連卷揚
袖而下出一大門若逢武陵舊路仍升輿行戍削
盤珊低廻杳眇南巖蒼翠舒掌可拾叱徒曲踊一
躍而至不復駐途吁衡而東下經大上巖折而北
行十五里入紫霄宮宮有展旗峯峯形類軍中
纛歸巖數十丈箕伯翕張之霍然搖動前列五峯

如拱其右轉三峯屹然中立者即大頂所摩撫五
老三公諸峯至是始確特不可攷度宮之左右亦
有日月二池七星池麗焉自大殿後右轉其山之
椒壁立而龕其中者曰太子巖左爲蓬萊第一峯
自巖下出小園亭折而左復北爲煉丹巖又折而
右復西上爲七星三清二巖巖之上非人跡所至
其下爲榭梅園自榭梅園東下又轉而南上爲福
地殿殿墀繫丹井二迤北爲嵩松亭其東賜額臺
相距不數武左右山缺而復圓起者爲小寶珠
峯諸巖水合而東流于脇右者爲金木渠方廣八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三

九尺北折而流經宮前赴小寶峯不得出疏其頂
以行爲後渠復東趨合于大寶峯匯於岬下爲禹
跡池橋焉亭焉余往年月夜經宿枕藉際堂聞雲
鏤聲徹曉已疑爲鈞天清都不謂入山之路至是
董董始半余旣與王君飯聞迤南虎兒岷有不二
和尚者能說真乘語以路曲逆不得去乃出宮循
禹跡橋而東經威烈觀折而東北行度天津橋可
望玉虛黑虎諸巖巖之下爲九渡澗澗會紫霄黑
龍白雲諸澗之水流入梅溪遂於漢頗轉騰激冽
峇如青羊而寂寥不逮澗路迂歎亦級磴而降陟

梯下上凡十有八又折而東行六里爲復真觀觀
迫太子坡前爲曲道尙其垣而堞其宮面山皆翠
聳輿始至適故所善詩人趙邵宋生者荷擔自東
來延之人生曰吾行老矣世間佳山水乃有如是
余嘆曰若方入大官厨竊一嚙即屈厭耶因與觀
殿前聖母滴淚池而別度復直橋又東行十五里
山漸舒水漸緩至回龍觀巒勢廻複若山至此而
轉圻也折輿而西仰瞻上方翹蹇依依甚類陽關
出客爰而降行又五里乃復于玉虛宮昔柳子厚
謂遊之適有二曠如奧如茲山自南巖迤南及東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十四

爲曠北爲奧常遊者輒自紫霄取道體頂而逡徠
其所謂崇峯傑構回日星而瞰風雨者已酣登陟
歷其心無復之矣故往往不及五龍而反病其遠
茲遊自奧抵曠軒窗纖巨已次第舉之而窮幽疏
峭據物之秘兼人之棄若于奧焉有獨詣者王君
亦謂爲然將就玉虛休焉以明日出山頃之有客
持酒肴遲沐浴堂要余兩人開齋者復促輿東行
就客食余遂止宿沐浴堂而王君自丙夜復燎行
六十里還均州王君名應顯閩之漳浦人與余同
庚戌進士江左徐學謨爲之記

界山觀雨記

余行界山屢矣太和一山延袤數百里其東岬岬
栏穀城至界山始括而爲嶺特隆然起作龜顧馳
伏狀旁迤諸山偃次而蟬連中裂一澗兩崖束之
水抑而西流不知其所底望之亦岑鬱可念以介
耶樊間旅進之所必經不復爲人指異卽余意亦
謂爲然既歷石華之明日涉昕而度跋其顛矚太
和晴嵐如畫時炎曦被坂秋暑炙人從御多喘攝
仰沫乃土人苦曠各陳壻祝雨比余至則聞雷來
告曰禾之不溉已二旬五日矣使君奈何余嘆曰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十五

驟爾墮雨當至蓋湯以慰藉之而周勝四山絕無
半粒色遂解鞍休舍居頃之忽陰雲起山椒蒼結
如蓋俄而豐隆策之颯然瀾谷雨果然大至民乃
卒驩呼曰此豈使君隨車雨耶余亦覆然喜比午
不止浸甲又不止乃離舍促駕巡澗行行兩崖間
雨益驟烈矯首諸巖飛瀑淅淅如飲虹赴壑股引
而前匯爲一派向時澗道已沸成江河矣水勢噴
薄霍然迅駛遇石則闐闐不勝則怒齧而走愈怒
愈闐愈不勝愈怒故其聲益轟震駭耳不復辨人
語渡一澗役夫以頂支輿翼而揭跣涉馬腹飲水

經而奮淖始蹶而登過前澗復然淙流豐秀豁曠如染迂衡視之應接不暇卽昔人所稱山陰道上何異然後知茲山之勝竟以雨著而余向之行固未始行也因憶吾鄉片園荷柝其支肢之半裏置陀曼間亦足以取人之憐乃今差互雜沓若委諸無用而是州之氓爭隙壤之利無遺力矣不得已斷澗以求活而其命僅懸于今之一雨意亦良苦蓋匪直不知茲山之爲勝而顧以爲病造物之不均多此類又行至草店雨止書之以付掌記是歲已巳夏閏十月六日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六

遊南岳記

荊州之域蓋有二岳云其一衡山卽虞書稱舜南巡守至柵南岳參五岳之一者是也一爲武當介雍豫之交自泝隴負終南之陽繞漢源趨景山而南出則近自我 明文皇帝奮迹燕邸恢績大業而玄武爲北方之神山靈効順乃肇錫嘉名冠諸五岳曰大岳太和山逮 肅皇帝龍飛郅甸復加號曰玄岳與古南岳對峙柵洞庭之東西予宦楚也久環轍所經蓋嘗三登玄岳而南岳荒遐無由一至其地訪古巡守舊迹是歲夏五會有零陵之

役道衡陽則衡山奠焉縣官請禱而行予諸侯得祭封內名山禮也而祭也有時無事而禱瀆也辭成牲焉翼日乃飭冠裾謁柵南岳神祠遂登南岳南岳者自岷峨股分而來特隆然起作鎮柵鵞尾之次而上承箕宿銓德鉤物離宮朱火祝融司之故其山曰衡山蟠亘凡八百里如玄岳之數而高七千丈有奇視玄岳殺其半而爲橋者八爲潭者九爲池者如溪之數二十有五爲泉者三十八爲洞者十爲巖者加洞之數五爲峰者七十有二皆能吐納雲霧其上多靈禽瑤草丹光閃鑠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七

峯之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而祝融尤高從祝融鷄鳴起可觀日出五嶺九疑稱貢篚柵前而沿湘千里若衣帶細也芙蓉出泉飛注如練分映青林百道而下瀝柵山麓而上有金簡一峯爲神禹治水受金簡玉字之書柵玄夷蒼水使者故名而禹有治水碑相傳在岫嶠峯皆科斗文或云在雲密峯峯下有增流水紫之宋嘉定中蜀士以樵人引至見之紙踞七十七字刻柵夔州亡焉而是時何致予一模刻柵嶽麓之石壁其詞曰承帝曰嗟異輔佐州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

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
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秦衡宗疏事哀勞役伸裡
轡塞昏徒南濱衍享衣制食備萬國其寧宸舞永
奔其韻語諧暢頗不類上世文字而所謂科斗文
亦非是其點畫髮髯蓋在鍾鼎鳥跡間然自是奇
古卽後世所傳作似不出秦漢人下也茲山自舜禹
之後帝王之巡幸罕至而柴望缺然無萬乘躬之
者卽漢武南巡亦以其山阻江遐遠徙其祭於霍
山故其宮殿臺宇歷代綿久率蕪廢不治而二氏
之徒得據而私之而又以窮寂故十方檀越罕施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九

其力不足崇飾其廬視武當之閼麗奇詭奚啻什
伯而山之勝槩以無點抹若不勝其憔悴無聊之
狀然澄坐而默觀丹崖繡壁雪瀑銀濤蒼藤古木
絕壑崩巒上撐青空下驅塵劫歎吸鴻洞盡太始
混元之色非人力所能增損也道家以福地洞天
括天下名山至謂衡山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
洞赤帝之所館而祝融之所宅也豈或然歟乃若
武當形勝業已奇絕而加以帝王之愿力倕輪
之工巧凡崇寮飛棧傑閣重闔若駕蓬瀛而瞰閭
闔偉矣宜其俯南岳而嵒嶭之也傾香火叢依頗

緇淨界圖罔弗沿終鮮名蹟古者逃空之士入山
惟恐不深其仙遊羽化固疑在彼而不在此而考
之道家武當亦不得與於福地洞天之數古今榮
寂之境互有短長類如此必有能辨之者予遊時
適值四山寒晦延晷茫然薄暮休于祝融閣若夜
半陰風清起嵐寒淒骨馬頭陀敗衲自擁不寐達
曙乃私爲衡較二岳而品騰之爲他日以遊地質
明冒雨下山達于衡州萬曆乙亥五月八日記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一

九

徐氏海隅集卷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事記

沙市獄記

嘉靖四十年辛酉 上遣皇第三子景王之國安陸安陸者故壽王封地其後國絕 上以壽王故宮在稍令有司增葺之至是改封景王安陸隸漢江西地小而瘠鹵而景王之國時沿途供張甚盛駭駭擬乘輿乃諸閹橫索金錢亡不滿意比就國漸見窘約左右璫始怏怏失望乃日務撙撙以啖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乙

王四方諸亡命頗淵數國中以故得備調三楚地利而左右璫更迭詣 闕下代王上書言臣邸中食指故繁歲祿止一萬石恐亡以為贍願別給膏腴而璫殄焉于是楚諸藩故籍沙洲河泊暨民間請佃塗蕩悉圍攷之併闌及蕪澤諸關推稅而荆州沙市獨不在奏中事下大司農議竟覆寢諸關推稅而以其所請移撫臣勘給方是時 上儲貳未定左右璫實假陳乞以嘗 上心比奏行奉尺一以下楚撫臣不能主且揣指迎合諸閹遂饗賈無度大江東西數千里騷然矣明年壬戌後上書

促前給地陰以沙市竄入原奏中大司農漫不省牒第行撫臣覆給撫臣亦惴惴惟左右璫指使急斥所司如 旨籍入不知沙市非故所請地也於是左右璫挾兩史分道馳傳車自往勘地諸小閹各私引亡賴以助聲勢騎從填道所過縣官供給牢廩之費幾當國稅之十九乃荆州則以左璫某左史某往檄至民間恟恟傳景府人來籍沙市思閹門遁其強梁少年則謀監旗殺璫為亂余即下令戒民亡恐且語以 朝廷遣守謂何而坐令黔首失業也民乃稍稍還集而璫適闖境比入解左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二

右皆露刃環立廳事下余亦盛駭從臨之初見璫頗驕傲無人理及聞余與左史同年又嘗同官相對溫存舊事始少降顏色然竟坐各不及沙市語既出解度璫意方怙 新命以脅我未可倉卒言事時有巡檢趙應奎者與璫皆趙郡人為入俠而有口召計之曰今以汝祇候璫當不汝疑旦夕璫以沙市所汝為宛轉陳其不可效狀不則寧噤毋先發也趙巡檢領之去明日璫果訊趙巡檢趙巡檢為具說云云且謾言守縣嘗為儀曹郎多結納內府貴人以陰中其所長璫為之默然趙巡檢私

以其語來復余喜曰事濟矣明日置酒高會於仲宣樓盛饒吹餽饌具而迎璫璫至即登樓遊矚久之膝半席謝曰何當煩饗人余曰大國之使猥以鄙邑之故儼然臨辱惟無以展殷勤是惡敢不惟命之共乃進觥數為璫壽而呈雜戲侑之璫故善飲酒左史復從旁從史酒數十巡璫微有酡色起更衣稍折樓後循睥睨而北指城中朱門甲第問曰此盡諸王居耶余曰滿城第朱姓耳璫曰然則城中無民耶公所給役者謂誰余曰唯環城數百戶而已乃稍引而南瞻平楚皆曠莽無際惟迤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三

東十里有烟火聚落趙巡檢耳語璫曰此即沙市也璫顧余笑曰不聞萬歲已益給安陸乎何日奉圖籍歸國余曰唯唯否否誰為大國為此計者竊疑其誤矣沙市可奏乞者耶沙市去則荊州亡民矣張官謂何而守亡民之郡也璫曰公為荊州亡民計不為安陸亡食計耶余止色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景殿下朝廷親子即裂天下而中分之亦陛下家事耳顧皇祖舊制凡親藩將歲祿外母令毫髮乾沒民間所以杜濫借也其後代始漸有奏乞亦不過斥山澤間空閒之土遺棄

之利界之耳未聞籍版氓析稅壤請肥王國者也公獨不聞正德間梁少師析秦藩之奏乎沙市即彈丸地荊州社稷之壇壝在焉舍此則亡與守矣矧歲賦輸下上供門鈔當乎額辦已繭絲取之矣而欲以何羨益安陸耶璫曰公即抗如有旨何余曰公第見撥給旨不見查明旨乎蓋朝廷亦知事體難於遙度須彼中有司覈其可不可以候進止不然直須官家自相授受耳何與外人而令大司農喋喋下議也璫曰公不與安陸將歸遼府哉余曰簡王子孫徙封六世矣二百年所請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四

巡檢語至是亦自知其不可效云明日侵晨余詣
璫謝曰夜來得無唐突佳客乎長史解之曰兩賢
正不相阨也顧求事體安撫丁援國主耳余臆其
私議已定尋吐實曰縱不與沙市令二公空手去
耶且社稷人民即藩於荆者天子猶使吏代治
之今顧欲籍其版氓析其稅穰以遙制于五百里
外必不能矣余將為大國計利與名兩得之耳璫
曰便依劉家隔故事何如余曰劉家隔係原奏所
請故得滿意耳有司和衷莫寧誰何今沙市固窺
奏之數未奉大司農題覆而遽欲求多於荊州即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五

余怙恚之恐公必不能自直於天子前也璫揣
余已判得其國中陰事語遂塞良久曰如公議歲
輸幾何余曰某豈能臆決之公試出章臺寺自東
徂西視民舍而稍括其數可也余蓋心知沙市虛
名耳橫囊僅五里計歷不過數千而水居蘆處者
半之令周歷闔閭裁其枝念也明日余先至章臺
寺具酒肴相待日中璫偕左史各揚騎隊來炫市
人乃市人已耳悉余議開門爭覲之諸小關各馳
突委巷間以觀虛實比至章臺璫曰沙市盡此乎
余曰語云千聞不如一見我秘不令往將不疑為

奇貨耶璫曰勿言勿言第飲酒是日且騎且射復
移席至章臺舊址臨澄湖觀沉香井驪呼盡醉
薄暮入城璫與左史曰徐公開心見誠真不欺我
便當歸國又湊無益也向議令白撫公自定之耳
是夜承史檄出將取道武昌入漢江還安陸明日
余出餞之津港舟中故厚為貨遺多吳中自歲靖
美器物瑞益喜過望舟既發余始入城諸僚俱來
勞苦俄楊學憲某馳密刺來言日撫公對兩司昨
指云沙市事為書生所敗欲遣應黃州來勾當君
可亟赴求解毋令應先發也撫公者為張某時景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六

府人訛傳上竊疾行且召王入矣撫公以為實
然故輒憂余累及之余得書自為一牒盛陳沙市
不可與狀星夜浮江下既抵武昌璫舟尚未至余
先謁撫公撫公方盛氣臨之問曰沙市事今如何
余曰稍有定議矣撫公搖首曰談何容易余乃備
陳與承奉數日反覆語及議成驪別狀撫公益詫
曰而不知危機伏耶承奉故以好言款女恐我他
日不免與女連械走也余曰明公為地方重臣一
言等於山岳奈何輒自縮息令小臣便當破膽乎
縱守言謬何不試問左史撫公曰此正無人乎繆

公之側耳不聞李史對人為汝涔涔出涕乎余曰
李史故與守莫逆何遽作匿死態撫公曰世有賣
友者乎余曰誠有之為富貴不盡耳長史途窮將
復何覲而忍殺一同年乎即殺之命也撫公曰男
兒自有死所此地不足死耳余曰大官老吏雖不
相願願禍患卒臨度不可避寧從正耳明公不聞
荊州人欲豎旗殺承史為亂乎忤景王死激變地
方亦死寧死封疆以還朝廷也余因呈稿中牒
撫公覽畢曰第好文字耳我意終不謂為然余曰
承奉旦夕至矣明公自問之若彼意齟齬另議未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七

晚遂遣出俄候吏來報璫已泊漢陽矣撫公亟促
駕渡江候之兩司止之曰明公尊官豈可輕身以
先關宦撫公色沮乃令兩司自往固邀之璫始移
轡而東而撫公已先詣黃鵠磯待矣一見語沙市
事璫曰好徐荊州為地方死事然遇我厚我不忍
嘴姑從其輸租矣第租數尚勞公經營多多益善
耳撫公躍然曰謹受教比還院遣吏召余降階近
語曰此事為汝做著吾自是不敢相天下士矣然
承奉能知守賢亦非常人當為汝荊州留款承奉
三日汝可數周旋之前議不免持論太激且袖出

宛轉潤色之令承奉在為荊州決絕耳明日余別
為狀大略言沙市地本狹懸民多浮寄卒加稅額
必致逋逃遠力催征將何踪跡今擬官為督辦歲
遣供輸庶民間絕搔擾之虞國府享久常之利云
云持入院撫公矚目久之曰甚善甚善第約數幾
何余曰五百撫公詎曰何故為此窮措大語吾自
熟計之明日判出竟與之二千是日余還郡比至
郡已得景府命旨沙市民始驩然手加額曰此徐
使君活我輩也先是荆江稅羨歲可得千五百以
需郡中公費至是悉檢括之復建白五事又可得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八

五百遂盈二千之額漸貲之約以歲十月責解安
陸實不令民間輸一錢也是歲右瑞吳某出武漢
諸道助地吳為人陰賊狼戾撫公奉之尤加禮所
請江夏一魯湖方廣僅數里撫公與之稅二萬吳
曰魯湖能生金耶撫公曰吾掌握二楚錢穀獨不
能裁狹開以津潤大國乎于是荊州又當代輸魯
湖稅一千六日有奇而諸郡協輸之數各稱足諸
閩自是度無可彈壓者霄焰愈熾熾遂盡歛楚府
故請屯地楚王不能堪令庄人持鉞逐之復之漢
川漢川歲入司農金止五千乃溢景府課至一萬

八千漢川人尹大鸞者號衆復持鉞逐之楚王使人揚言於路曰荊州事第倚一市而辦今聞掠會城半歲大吏輻輳乃若入亡人之境何也吳稍聞之始有傾余意必欲敗沙市約以號令武漢諸道且素銜左璫位已上比還安陸讓之王曰臣近出武漢不敢私臣之力恐遺錙銖以缺上供嚮沙市利甲全楚令以二千輸是使者欲市恩以欺國也不如覆之則竹木椒桂象犀玳瑁金珠香貝吳縑蜀錦盡川廣滇越之產充大王之庭矣奈何亡人而取小乎于是追長史移文故以索沙市圖冊為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九

名實敗前約也余不為應第為書嘲二史曰安陸非天府安用民數耶明年冬亥會安陸所遣校經沔陽有所需括阮同知自蒿枝而驅之而漢川戶呂應會以弗救尹大鸞之難至是發然曰今立國未久而令吏民侮蔑即宮車百歲後人皆魚肉之矣乃具疏劾余三人抗恃亡人臣禮而誣尹大鸞等不軌狀時疏成李史遣急足來報曰沙市事變矣亟資圖冊來或可貸緩則惘且至噬臍亡及矣余是時當上績天官輒自計曰沙市之約自我成之復自我覆之即脫去民其謂我何乃復書曰此

身業殉封疆矣故人勿復相念李史得書愴然奏遂行內府貴人日為羅訴上前必得械繫余三人以快王憤會華亭公在政府擬旨第下撫按官逮訊方是時前撫公被論褫職去而新撫公已易徐某而按院則上海唐公某唐故悉沙市事默為余惋惜而撫公嘗以河南臬使道荊州坐夫馬小隙銜余未泄也乃沙市報忽至余即日携家口赴武昌時癸亥七月十五日也比至武昌候訊閱月而按章始至景府諸校日譁集撫院乃撫公意已有所承望第目語兩司不欲明示指回兩司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十

白按院唐曰沙市事去年已有成議今奏謂何不遏欲負約耳恐不可輒動事遂下兩司轉發武昌德安漢陽三府會勘撫公意欲發憤於余而又憚唐威嚴恐所持柄鑿會唐行部黃州兩司進謁撫公撫公顧臬使蔡公某曰奉旨囚還當散置耶兩司齊白曰荊州好官為地方受惡耳矧奏內止謂誤冊亡重譴也撫公曰然則何以報景府耶兩司曰俟三府官勘來徐議之既還蔡轉囑常德守陸某曰撫公意叵測令荊州勿來見見當屬獄吏耳候勘定即遣之矣余知景府意未解而撫公復

劉兩司語刺刺不休恐藉以甘心于余也乃為書
令趙巡檢遺左端以往承臨辱猥以沙市賜我荆
人得旨之日亡不焚香祝天願景殿下千歲而譽
公之賢者如出一口今奉奏牘不虞何故若欲敗
約恐王者無戲言若止罪不佞賴則小心輸款不
與壯刻疑諸郡歲課無先荆州者不佞不足惜惟
是荆之人延頸而待命焉願公熟察之左端得書
密報所以奏訟之由蓋陰指右端是也且言沙市
保無別議乃趙巡檢復私叩吳求解吳故善趙巡
檢亦令人戒諸校毋得進撫院更出設語趙巡檢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上

歸乃日置酒食於平康里宴諸校為裸裝之驪諸
校德趙巡檢無以為報因叩之曰汝何求曰無所
求吾來謁荆州舊主人耳諸校曰而主人何在當
謁謝之趙巡檢曰適臥病舟中不必見枉弟為諸
君乞一言報主人也諸校曰何言趙巡檢曰吾主
人奉大國甚謹兩承奉願以漢川沔陽相累今大
悟矣昨以書來求續前好願諸君毋徒迫撫公為
也因出承奉書示諸校明日諸校遂詣撫公前具
諭承奉意撫公意亦差解而按院適自黃州反于
武昌時楚王母弟王某者亦在奏中楚恃大藩執

不肯與景府所效地余度兩大不相下令獄亡結
期耳乃遣人說楚王曰大王雄封會城勢重體尊
非他藩比今安陸之勢方張乃大王與之抗恐疎
不敵親不若割地而與之和所失毫釐而有讓名
且不令獄吏轉移以媚人也惟大王加察焉楚王
聞之翌然曰非徐先生幾敗國事乃以地與景府
而三府之助訓遂成余始因服而謁兩院唐漫錄
一過即出撫公厲聲曰汝不知景殿下為朝廷
親子耶奈何煩其齒頰余俛首第唯唯是日撫公
以餘怒決奏中囚甚多越數日會疏余與沔陽漢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上

下

川俱坐公賄論調阮與昌暫還任而余在武昌候
兩院遣不得遣復後泊漢陽十五日趙巡檢來告
曰兩院即欲遣豈有明示乎弟何京府人緩急耳
今諸校德主人如父母豈復懷反側耶籍第令趙
應奎在即放心歸耳余遂以十月之望東歸明年
甲子五月按章始上從比部讞可而沙市卒無改
於舊議輸租如初是役也凡逮繫武昌四月待罪
十月而後復官明年甲子夏六月追叙其事為之
記

平高鷄寨記

高鷄寨隸興山縣西北二百里而遙接壤歸夷遠安三州縣而襲之南漳耶之房保延袤勾結並犬牙入土人謂之萬山老林樵蘇故所不至而其上四十里為鷄公營林莽尤叢翳稍通一蛇行徑然巉崖斗絕亂石差互礮石足即行者患不可步武而中穴銀鑛先是豪少年往往匿而竊鑛踪跡頗秘縣官莫省其向詣多縱不治會庚申岷江決破荊州兩岸老堤由是禾不登者連三歲積成大侵死者枕籍於道流民輒嘯聚行劫而高鷄寨豪少年始團結鷄公營以號召亡命衆至千人頗蔓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三

延夷陵之清涼寺賊各據一巢互犄角為聲勢而賊中號三杠子者曰杜景瑚二天王者曰杜景庫小滾子者曰謝金占鷄公營而清涼寺之魁稱斬金石者不詳何姓名其下又有鄧萬真馬友貴等視鷄公營勢稍殺而通謂之高鷄寨賊始猶暮夜出劫以無尾之者已乃白晝揚旗鼓乘肩輿張褐蓋四散馳梁村瓦佛堂洋坪舖諸鎮市所至殺人燔廬舍烟焰蔽天民竄走相避遇男婦壯丁即擄而入寨於是衆增至三千餘人荊州以西千里騷然夷歸遠安日來報賊余策賊介三郡邊圍匪一

面可支乃急上牒三軍府宜檄鄖襄二郡材勇翌擊之便三軍府轉檄上下荊南四道協力擊賊乃鄖襄二郡官以目不見賊即檄至漫不為應余獨請於上荊南道使者促捕倖方交荊州衛指揮畢爵其提鄉勇行駐夷陵以觀動靜相機剿捕之而交書生雅不習兵故次且不肯殺賊乃賊見官兵不動愈益猖獗如出入無人之境余乃責問夷陵州吏目王禮遠安縣典史陳公輔與千戶宋禮表哀常如山等所以逗遛之故將上白軍府業用軍法從事而鄉勇張宣李欽等頗恨賊虔劉焚劫之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四

慘誓不欲與俱生請効死力殺賊會賊出牛皮啞素易官軍不設備王禮等急揮鄉勇逐之皆殊死鬪先後凡戰數十合斬賊首二十級生擒杜景庫等百三十人軍聲大振賊自是遁保高鷄寨不敢復出劫方兌以捷來告余諭之曰賊勢窮矣窮則勿追追迫必突圍潰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走彼兩郡兵仍不為應異時割千斤石和尚之譽當復起必指名荊州為首禍也姑藉兵退駐夷陵吾自徐圖之耳先是諸州縣各報賊而興山獨無所報頗怍之以逮人客偵其事蓋知賊日以礮砂餌令

令既利其礦砂而縣中左右俱布賊耳目令益懼
噤不敢發以是養寇彌年余隱之曰張官謂何而
顧為賊作腹心耶擒賊先擒王夫令不縛賊無撲
滅之期也方是時文書日至三軍府請兵而三軍
府漫不可否第令驅鄉勇剿賊余度耶襄兵既不
出而所部諸州縣鄉勇數不盈千乃賊更三千餘
人且鷄公營險峻勢難仰攻次之不勝則被傷多
勝則賊有望風奔突耳未可猝得意也今杜景庫
等既擒知賊無能為矣不如因而撫降之無令玉
石俱焚為也然不敢告三軍府蓋三軍府日望剿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五

州奏首功而遽以撫言必見謂為損威乃為書私
謀于臺察唐公且告以與令黨賊之故願以他事
先縛之唐公曰善遂縛令來置之理賊聞令縛蓋
失勢且日虞大兵至惴惴僅首鼠空岩已窘不能
得食乃所擄男婦日夜號泣若中思歸而夷陵州
知州黃宏亦上牒固以撫請有趙巡檢者嘗隨方
通判贊畫頗知賊情余召計之曰汝度與山賊可
旦夕擒乎趙巡檢搔首曰不能萬山老林何處非
賊巢穴而欲猝得志難矣余曰然則當撫耶趙巡
檢頓首曰今數千饑民之命懸於太守願太守活

之余曰汝當任其事否趙巡檢曰以太守令即赴
湯火且不避而怯高鷄寨耶於是遣趙巡檢先令
詰賊諭意遂策馬去僅挾其同母弟併壯卒共七
人進高鷄寨置馬跣行四十里突迫高鷄營賊見
趙巡檢以為官兵來急飛矢石下趙巡檢以手招
之曰米與若語吾非捕若者欲生若也因袒而示
以無凶器賊乃下營猶擁三百餘人各露刃持矛
弩見趙巡檢趙巡檢曰唉朝廷福大若等弄兵
何為者今太守賢知若等多良民欲生之令我與
若約肯來待以不死不則永順容美諸土司軍至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二

六

蓋憐若肉矣蓋早自為計賊三百餘人俱環跪趙
巡檢泣曰某等實為饑寒所迫第一聚則不得散
分死耳太守憐而不肯加誅誠再生之也願面縛
聽撫死生唯太守命因多出牛酒勞苦趙巡檢瀕
行復贈之紫騮馬一金一笏女子五人趙巡檢乃
馳歸告余曰事濟矣因獻其肝贈紫騮與金暨女
子而併陳賊所乞降狀予斥女子召其家還之
而以馬與金仍給趙巡檢居無何會臺察唐公行
部荊州問與山賊竟作何狀予因白趙巡檢新從
賊中來賊業已聽撫矣第未得上司明文恐其反

側之心終不能自安也願明公下一檄令趙巡檢
齋去姑示以不殺之恩而府自為榜招之仍刻信
符鈴之印如賊之數而願降者人給一符執之還
其鄉里隘兵不得殺降為功唐公曰彌善聽府中
便益為之耳於是趙巡檢持紫察檄而領鈴符三
千晝夜行五百里馳至興山揭府榜於高鷄寨壁
榜曰惟興山去郡遠天既降割於荆民乃屢無歲
縣官又不克抵循其眾以遺若等饑寒若等畏饑
寒死乃甘心從賊既名為賊法毋赦第哀憐若等
從賊非本意今賊首杜景庫等業就擒僂書曰脅

徐氏海隱集

卷之十二

七

從罔治茲許若等自新亟投趙巡檢各給鈴符解
散有鄉里者歸其鄉里其不願歸者即籍高鷄寨
鵝荒附里所墾地例免三歲租而所擄掠牛羊諸
器械及男婦壯丁俱納趙巡檢散還民間無主者
聽變償貯興山庫其隨身衣糧任若攜帶不在是
數隘兵有阻遏者即以所給鈴符為契勘令縱勿
殺殺者抵罪於是賊眾聞榜云云又復見軍察檄
俱下寨離呼羅拜就趙巡檢領鈴符一日散去二
千餘人而賊魁趙伏能杜景瑚謝金李萬良李廷
吉五人俱從趙巡檢來荊州而縛見余余問趙巡

檢曰賊皆散去耶趙巡檢曰所不散去者鷄公營
賊曾乾二張華部下五十餘人清涼寺斬金石等
七十餘人耳獨負固速死不肯來此直釜魚也巡
檢已策之矣余曰策將何為趙巡檢膝行而前屏
左右密白曰趙伏能等俱興山永安公平二鄉人
其黨雖散可號而集也若令以賊攻賊不旋踵即
撲滅之易耳余乃呼趙伏能等前曰若等皆殺人
盜非脅從者比今暨以聽撫來殺之恐失信生之
又飭法若能有所報効以贖前罪乎趙伏能等揣
知趙巡檢意乃俯伏頓首曰願太守活涖史之命

徐氏海隱集

卷之十二

八

當覽還高鷄寨擒鷄公營清涼寺餘賊以報効太
守不効請伏法未晚也是日趙伏能等縛抗撫賊
二人跪塔下余立命武士擣殺之而姑解趙伏能
等縛斥之去而期以一月報功不者且死趙伏能
愈益慄慄懼尋還高鷄寨收其餘黨轉攻曾乾
二張華斬其首與其零賊二十五人俘鄧萬真馬
四兒王伏經以歸奪獲器械馬羊子女無數又轉
下清涼寺與斬金石關關不勝死傷略相當趙伏
能等復益眾鼓勇闖遂殲斬金石而餘賊皆竄走
趙伏能等五人者亦被殺四人獨趙伏能僅以身

免來報興山已無一賊高鷄寨平時嘉靖四十一年
年蜡月二十三日也余上其事於三軍府三軍府
快快頗惠余不豫自撫賊事而又自耻無功竟不
報臺察唐公顧余津津喜曰方興山之盜起也衆
至三千人矣當事者一侈張之而聞之朝以勞
大司馬處分即今陞賞陰叙皆可也揚湯而止
之沸即事成而地方之糜爛極矣乃吾三人默而
策之不煩轉輸征調出需無亡矢遺鏃之費卒乃
盜弭而民以晏然漢人徙薪之論誠有味其言之
哉余唯唯讓不敢居功而乃以檄獎趙巡檢其詞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九

海隅集卷之十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吳郡徐學謨

事記

楚役記

萬曆元年癸酉余用詔起再赴湖臬於時蓋三
入楚云會有推副山東藩叅之報客或說余且遂
巡母行後命可俟也余謝曰主上收廢臣於
溝壑恩至渥矣敢懷靡盬望哉乃以中春廿之日
辛未攜家促裝齋行是日縣大夫趙侯舉廉率諸
僚幕五人學博三人提榼而祖諸郊館人各舉三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乙

觴爲余壽觴凡二十七行既醕賓主交拜而別余
既登舟屬曦兒試事迫遣與新婦同歸而諸鄉老
陳郡倅應祥徐鄆城應解唐憲副愛胡寺正以憲
張憲使任出送江潯徐鄆城以脾病先辭去而諸
君各具舟翼余舟而西張憲使以手段故更爲醪
與諸君合享余相飲博至夜深抵葛隆鎮人各沾
醉有黯然離別之色余既還舟而諸君皆自宿舟
中先是諸鄉老送客無出一舍者至是越宿於二
舍外殊荷繾綣也是夜舟次黃姑灣爲予往午履
舟處追憶家大人垂堂之言不覺愴然廿一日壬

申抵太倉馮守某來候同年季廉憲德甫徐督學
廣鹽土封君夢祥張侍御振之各次第出城會別
在郊館姻友吳上舍心飲餞余于別舟至荷子而
還是日潮順風利薄暮抵岷山泊朝陽門聞同年
徐憲副中行飲城中徐亦聞余至比還舟漏主三
鼓余已就寢徐留一刺約余會吳門即放舟去廿
二日癸酉岷山中尹思科來候舟中王廉憲世貞
儀部世懋兄弟踵至會有海虞之役勿大辭去余
亦不及報謁尋入城過外舅金翁于餉薄暮許給
事從龍飲餞余遂初園時殷文學都以送徐憲副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三

二

二王兄弟至岷山問余至少留是夜亦在遂初園
座中廿三日甲戌顧符卿謙亨王鴻臚蓋臣潘京
兆德元同年朱駕部景賢姻友周僕丞鳳起僚壻
顧節判夢羽同日遽飲餞余在案廿四日乙亥殷
文學候別舟中顧憲副章志以病嗽不克出會折
簡召余座中不速他客惟家二郎君侍劇談移日
而別尋訪俞允文梁辰魚二文學允文贈介排律
一章而辰魚以所編浣紗傳奇相遺是夜泊岷山
西門廿五日丙子抵沙湖大風作不得度廿六日
丁丑次閭門二王兄弟自海虞遺贐各賦詩爲贈

伯賦古選二章季賦七言近體一章又贈予玉刻
一云掘地得之上有大室山人四字適符余別號
因以相遺亦一奇事周文學夫球以徐憲副書來
致知以內人病急歸長興也是夜設具舟中飯諸
送客廿七日戊寅府中諸公來報謁尋送外舅歸
岷山薄暮吳守善言飲餞余城西別館是日聞蔡
憲副國熙以乞告被論廿八日巳卯舊遊王文學
汝賓來會袁憲副祖庚自陽山歸飲餞余在案薄
暮微雨發舟次楓橋廿九日庚辰雨霽過許墅樵
使王君某來會王蜀之成都人因訊舊僚何少參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三

三

全起居知其兩日病瘳可惜是日別諸送客仁嫂
亦辭內人歸薄暮抵錫山季春一日辛巳余刺小
舫往隆亭謁座主華鴻山先生小酌而別是夜宿
呂城小樓伯氏辭歸二日壬午次毘陵癸未大雲
陽適楚蔡泉憲一槐齋捧北還會在河下蔡閩之
晉江人庚戌歲見之京師時爲舉人少俊可愛今
去之忽二十四年顏色差蒼固知余之老醜也是
日微雨留之小坐蔡能道余被讒始末余咲曰吾
是時命蹇適與讒會耳因出余蹇解錄相示嗟惜
久之而別四日甲申抵京口道遇鹽院使者相酬

酢頃之五日乙酉楚人刺舟來逆復有推副河南
大叅之報六日丙戌侵晨過楚舟出江祭大江諸
神是日朗霽乘便風舟行如馬推蓬望金焦二山
如畫亭午抵真州真州之水驛丞蔡良弼者余爲
荊州時掾也嘗相從於景藩之難者因與話舊
笑曰若辛苦功名已露頭角矣若主人腰帶如昨
何哉李守備斌來候李故南陽指揮亦余守南陽
時所識七日丁亥抵龍江上關八日戊子同年張
中丞佳胤冒雨行三十里過舟中劇談移日語及
入宮男子王大臣事云內中幾起大獄前日相公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四

中稿五種十一日辛卯自上關發舟宿和尚港
二日壬辰出和尚港度七里磯磯上陡崖如戟其
下奔流沸滴南行舟非正北風不可遡余遡時風
轉逆舟人以小舳度短絙縲石笥力輓而上一絙
盡更續一絙計度十絙方脫磯口余舟已度八絙
俄風迫絙絕舟顛越不可制幾觸石碎舟人急北
向轉舵颶帆乘下流度西岨去已從西岨強挽而
上海暮風止遂撤而東度抵采石泊焉余憶隆慶
戊辰過此亦有絕絙之厄其危更甚俱以天幸不
敗既泊采石令家人多市鷄酒謝賽是夜月色朦
朧舉酒望酌太白祠歎歎久之癸巳次蕪江戊辰
歲嘗阻風蕪江蕪江王建勳以舊識留余七日有
月夜酌礫磯謁吳夫人祠十言近體詩一章今月
色如故而礫磯在望地主不可復得矣悵懷舊題
都成陳迹是夜權使王君來會王滇之臨安人自
言爲舉人時嘗微服道荆南偶觸使君前騶走匿
旁舍幸使君置不問計今幾何時矣乃使君尚淹
是官耶余領之微咲而不答十四日甲午次繁昌
舊縣是夜江空月白坐蓬窓下觀漁舟往來水面
捷如箭激十五日乙未晨風稍利度荻港亭午風

烈自銅陵抵大同鎮凡行百五十里十六日丙申
過清溪楚藩胡少參偕以部運邂逅語別亭午大
池口池守鍾穀偕諸僚來候鍾漸之上虞人能談
嘉定舊尹楊旦家事往楊被盜劫殺已空其家之
七乃諸妾害其三於地以需其孤之長其孤之外
舅某都御史者給而發其害致之家所匿焉于是
楊氏之貨無遺矣余抵掌曰太史公言秦為漢
殿除有味哉一坐絕倒而去尋丁兵憲壁見顧丁
故南昌守余為江臬時相臨為人廉直偶談蔡國
熙許青華亭公事意甚銜之蓋蔡嘗從華亭公講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六
學乃甘心操戈宜其失士大夫之心如此十七日
丁酉過李陽河舟觸伏磯幾破已得利風脫去食
頃即抵懷寧安慶吳守孔性來候余既報謁時夜
已深舊僚阮自嵩見顧阮自儀制主事謫貳沔陽
又與余同 景藩之難後量移滄州守坐蜚語罷
今居懷寧余過皖米嘗不索會也十八日戊戌東
北風急幕食時已行百二十里抵雷港又頃之行
九十里過小孤山山如卓錫在大江中極險絕余
往荊州時嘗攜僮兒一登山半遇大風驟起崖峭
石裂幾隕墜乃蒲伏蛇行而下時曦兒方八歲此

與不可復得也彭澤尹尹某來候尹楚之大冶人
十九日己亥風逆輓行七十里將至湖口以石鍾
山不可度遂泊於山之北麓是夜湖口魏尹某來
候廿日庚子晨遡石鍾山其山橫截江崖視七里
磯尤陡削而用力短續三絕即可上時東南風急
舟人更輓入彭蠡乃自彭蠡上流稍借便風張滿
帆北出湖口折而西度中流雪浪如山凌撼噴薄
湖中諸島嶼為白烟瀾漫乍出乍沒亦一奇觀也
既度彭蠡江迤邐西走東風可御餉後抵潯陽九
江張守應治德化俞尹某來候俞華亭人二權使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七
楊君材程君道東見過楊楚之房縣人程閩人當
海張橫亂江南時程為潯州司理自言多所匡救
廿一日辛丑自潯陽發舟東北風稍微午後風烈
過龍坪即楚之東鄣龍坪者故名龍坑嘉靖間
景王之國將次龍坑撫臣以坑字不祥乃改今名
晚泊武家穴有翔鳥幾舟乞食家人以食搏空鳥
延喙納之而去既去若有所置已復來如是者凡
數十匝頗馴擾可念廿二日壬寅晨風甚利行三
十里至富池武昌王丞軒以署興國州事來遂午
後抵蘄州時撫院趙公賢適行部蘄州余至偕鄭

大參雲鑒盧憲副佃戡僉憲汝止同謁趙公蓋後
余四年爲荊州者以治行卓絕超拜今官廿三日
癸卯辰謁撫院道故欵洽辭辭余先行薄暮戡僉
憲酌余與三道蘄陽書院廿四日甲辰撫院暨三
道山陸路巡黃州而余以水行是夜次蘭溪廿五
日丁巳次齊安黃州藩守允端來候適武昌傳報
有二賊艘掠蘄州界江上戒嚴番勸余易輿入省
余曰人能勝賊必能逐賊彼且奔亡之不暇而暇
窺余卅耶遂仍水行是夜宿李坪會應常侍亦宿
河下要余飲酒夜深別去廿六日丙午次陽邏廿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八

七日自陽邏發舟食頃抵江夏收泊金沙洲同年
湯方伯賓陳憲長瑞詹都閩翰見過時湯有鄖陽
撫臺之命廿八日丁未入廨是役也水行凡三十
有十日而遇險者三一在七里磯一在李陽和一
在鍾山以涉楚屢頗狎江不甚驚悸要非可以嘗
試也途中應酬多新貴少年罕故識酒食流連之
會少以故逆逆流稍不淹閣如戊辰之役云孟夏
朔日記

宛城夢記

徐子之再起家守宛也蓋領一千石者垂十稔云

諸後徐子領二千石者駸駸加徐子上乃徐子竟
弗遷也會歲戊辰大計羣吏事竣當選人除布之
期自二千石以上紛紛遞遷有差而徐子又弗遷
也方是時徐子以單車來宛而家人忽馳報內人
病甚恐不能朝夕需也蓋歸乎徐子心怔怔搖也
若縣旌焉以商諸幕客盧生盧生曰君欲以遷歸
耶遷即遷矣而歸不可得也徐子曰若何徵耶盧
生曰吾昨之夕夢有人丐余書整飭河南四字贈
君河南者宛之會者也而整飭則兵備職也以本
省官徙例當歸乎徐子惕然曰河南之以副使領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九

兵備者祇汝南一缺也而李公廷龍故在也李公
俸僅五月耳而冀以代之不亦迂乎遲吾所安也
柰家有緩急何於是益悔恨其前之出非計也業
欲掛冠去明日開試院校苑諸生比閉解及卓午
聞解前榜鼓者三徐子疑焉村焉始復有家報至
耶父之啓解而報者入則遷襄陽分察使除目也
非河南也夢且誑予耶因私揣之河南者襄距宛
白河之南也而彼分察或兼整飭兵備也夢之告
也豈其祥哉徐子遂解宛組疾馳歸途夢內人病
產矣已歸而內人病果差因挈之之襄陽受重書

行事及檢圖書則以分察兼撫民非整飭兵備也而夢豈真誑予乎明年己巳御史大夫孫公應鰲始從鄭堂上書言臣頃荆雍豫三藩之鄙惟是山谷流民故易倡亂乃昇臣撫治而領軍務職至重也而所領諸道無兵衛不便行事願以鄭襄分察使加重書專責整飭戎務以備緩急便奏下大司馬議從制曰可于是襄陽之有兵備也則自徐子始比圖書至徐子矍然咲曰記云耆欲將至有開必先慮生之夢其誑先之哉方慮生之夢也以戊辰二月三之夕也時鄭堂之御史大夫劉公秉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十

仁也匪孫公也乃孫公來代之代之也又幾一歲所夫而始為之題奏也凡心動而未形夢或為之祥焉前是孫公未至鄭也茲豈惟未形且未動也鬼神何自而知之而豫告之乎又不予告而告慮生慮生於鄭何與也而有是夢也喜異哉乃知人生窮通得喪成敗利鈍莫匪數也莫匪前定也而夢夢然置欣戚焉何為也哉昔蘇子瞻之謫黃州團練也子姑神降於郭氏之室曰蘇學士明日當至黃耆往迎之黃人曰蘇學士天人也而來黃耆者何也明日子瞻果至黃黃人異之乃以郭氏之故

予子瞻子瞻於是作子姑神記余嘗疑子瞻好語怪而故神其說也今以慮生夢質之益驗

書易名事始末

始余名學詩而上虞人有為比部郎者亦姓徐氏名學詩余既舉進士居京師兩人以同姓名故雅相慕輒往來通謁而謁刺則互加邵號以自識別云是歲庚戌北虜犯京城天子震怒誅大臣之不川命者乃朝議竊竊私詆分宜在政府擅權嚮導諸邊塞布滿債帥坐是債事願莫敢明言者上虞人徐學詩遂從比部上書歷數分宜悞國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上

上意頗猶豫而難輔臣體不得已下詔獄榜三十而削其籍於家時徐學詩有從兄徐應豐以中書官給事無逸殿故嘗忤分宜因疑其教弟上書會明年乙亥二月屬大計京朝官分宜風吏部察罷徐應豐官徐應豐既得旨自詣迎和門叩頭辭出上問中官徐應豐叩頭何為而中官有故熟徐應豐者對以受察去上愕然曰中書官何與政事而察及之耶詔吏部丞還徐應豐官於是分宜憚上恩威不測且揣知亡深怒徐學詩意恐一旦翻悟重得罪也其年四月余授選

兵部職方司主事故事部疏奏 庚例署于部銜
名 上覽主事銜名以為前徐學詩復起也夜遣
長隨至 無逸殿問徐應豐而徐安在徐應豐曰
在家曰今為職方主事者為誰曰蘇州人也長隨
以徐應豐語復 上意始解明日武選郎中江冕
自分宜所來從班行中盛傳復來事云云分宜以
故目忌予名甚於尖刺恨無從去之也居亡何余
調司勳郎入典內制自是余名不復至 上前然
分宜每見余所屬制草署名即棄去不省而一時
官內制者莫不憂危余勸余早決策審處之也明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二 三

不驩移怒無益姚江亦從旁從史之余唯唯退謀
諸同舍郎楊豫孫楊附余耳語曰此必分宜指也
遲則整君矣徐即以忠諫成人名去而君去將成
何名耶余初不謂為然乃馳書吳中告家大人取
進止家大人詫曰兒欲與宰相梗耶汝登第七年
吾未沾一命大察至矣令汝父當白衣終身耶且
汝兄名學禮汝呼學詩加其上是吾向者之悞也
甲辰計偕業為汝更名矣以不第不果更今更之
有會何不可宜仍其學字而易詩以謨書至余感
泣遂上疏托他諱更名學謨云昔司馬長卿故稱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三 三

年癸丑二月余宅內艱去度三年后分宜老矣世
事當一更比服闋赴京師乃分宜故在政府勢愈
益張甚是歲乙卯十月余復除禮部祠祭司主事
除目入 上覽之曰此非徐應豐親耶蓋 帝家
兄弟通謂之親也以問內閣輔臣內閣輔臣對如
徐應豐言時 上誌祀祈靈禮部疏旦暮入分宜
益不自安丙辰歲三月忽一日華亭姚江二公召
余至 無逸殿直廬華亭語余曰亦知 上嘗問
君名否君名與故上書徐郎同以注沛之故問也
君今非內制官行且當事宜亟易若名毋令 上

太子以愛蘭相如之為人因名相如傳奕本字幼
起為誦南容三復白圭更字南容嗟乎古之賢豪
彼猶異代曷嘗不以名字相矜重哉徐即節義士
生同世而又驩相得也無故而忍別其名以彌縫
宰相之忌非諛則奸奸與諛非余之所處也蓋方
是時分宜之羅織人益密矣觸之無得脫者易不
云乎見惡人以避咎也咎之不避而貽親之憂非
孝昌他人之名以取禍非智策其事之輕重而審
處之一以重親一以全身名惡得以亡易即後有
罪我者吾其為法受惡乎比易名而分宜始釋然

是歲余果免干大察而家大人尋以考最受 地
與云余既出守荊州之明年分宜復請 上竟
從徐應龍又二年分宜始敗而人有以避名事告
予者余乃私記易名事之始末藏之家不以白諸
人也其後有知予者考焉嘉靖壬戌夏五望日

書補郡事

嘉靖己未九月余自祠部出守荊州方是時余
視祠篆蓋三歲所而累部資亦垂兩考云故事選
人以祠部冗劇凡郎率由他子部調或三數月多
者滿歲即遷遷亦罕補郡者即補郡資亦不必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古

兩考也余為郎當 今上居西苑齋宮誌祀祈靈
之日歲遇 景命春秋祈報暨四方以祥異告而
都城水旱籲禱諸大典致齋之夕則先下 諭禮
部部尚書既詣 迎和門受 諭即召祠部郎入
屬草 奏對促頃刻辦給及 上未就寢 奏之
取進止而後出如是者無暑林間也而尚書為高
安吳公山性復嚴峻於他子部郎不少貸顏色而
獨倚注予又以予所奏草悉當 上意以是深相
得乃諸所不足於尚書者駁駁移怒予矣余亦惴
惴自危恐久當擗及會郎中有亡內之戚而家大

人老將引告歸因藉以弛擔也一日請問於尚書
尚書曰亦知郎勞苦甚思以息之顧諸子部郎無
可代者須楊郎來吾語選人者丐一學憲使出也
楊郎者謂華亭楊豫孫也先是以祠部郎宅憂歸
予實代之視篆至是三年豫孫果以服除來謁選
而余恐尚書以前日之言告吏部吏部選擇方歷
于政府即言之亡益且使予有干進名急往止之
自是尚書不復及余遷官事而是歲九月霜降例
九卿堂上官各率若屬恭詣 天壽山陵陪祀而
吏禮兩部侍郎與樞直者 詔勿道而以司務代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五
乃吏部右侍郎某故非樞直臣常行而私令司務
代稽勲郎某遣吏以三指刺齎牒過部予言某侍
郎未奉 旨不當受牒而以與司勲郎同年故報
刺亦如之司勲郎大恨以為慢已因以言激某侍
郎某侍郎發憤曰何物郎敢謂予不樞直耶會選
部郎亦某侍郎鄉人嘗相遇長安道中亦恨余不
肯立馬拱而舉鞭至是荊州守缺業以都水郎吳
某請疏且入而某侍郎囑以余易之且戒內監幸
勿宣恐吳尚書知而沮之也而吏部吳尚書子方
為儀曹郎來泄其事於同舍郎沈紹慶沈奔予告

之故余躍然起曰毒中作焦而發在俟殆不死矣幸以是弛擔歸見家大人也或以告尚書尚書訖曰豈有三年祠部郎又累六年奉也而出補郡者乎急遣人調內監無所得疏而明日除目下矣尚書曰吏部不能去予而先去予所恃力郎耳我必覆之乃以其事白政府政府以訊吏部始知某侍郎辭訖之而尚書意愈不平業草疏留余余止之曰此有故事貴溪嘗留主客郎楊儀至今人議貴溪擅寵而奪吏部權効而尤之母乃失大臣體尚書良久曰郎言是也遂寢疏不發而明日吏部竟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三

去

以楊豫孫復填予缺楊走謂余曰世有管鮑交而翻作范蔡相代耶吾且無人道矣安用官為宜急上書去而子不去亦將有鉗子於市者矣一日而去二賢者嗟奈國是何因泣數行下余喏然曰君薄二千石耶家有老親在未敢許君以去而君去尤無為尚書正人第謹事之耳即予抱案尚書側也予遂辭尚書促裝齋行尚書再拜而送之曰苟得志毋相忘也亦泣數行下乃余實自幸地祠部擔了無憔悴色比還吳得奉家大人七十壽觴凡侍養三月而赴荊州先是祠之別署有兩榻蓋故

倚奧壁一日與諸寮會飯兩榻蓋忽自旋動予作而問之諸寮皆無所見也又一夕夢入城隍祠與其神相向而揖於時意不在二千石竟茫然未悉何祥比赴荊州謁城隍神其象貌冠服儼與夢中相向揖者亡異而二千石者蓋固禍也夫當尚書與余巧遷誠一開口即亡蓋吏部亦少沮不敢以余補郡杆尚書意而余竟自止之且職祠三歲值中外波靡之會所奏類積至九百八十七章其間獨忤政府者凡數四故輒疑禍發政府乃政府不之尼也而某侍郎與其郎第以小隙密排之而部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三

去

尚書以上所寵信近臣竟不能少為之地此莊生所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命也神與蓋已先為之祥矣誠非人所能辭訖之而二千石固漢人所與共理天下者亦非辭訖人官因記其事以自慰藉母徒慰于人云時庚申夏五十八日

書寒解錄後

右寒解錄蓋錄余襄州劾勘始末彙為一卷以備觀省或曰蓋諱諸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奚諱也昔蔣之奇嘗以惟薄事孽歐陽公公為刀辨於朝今其語悉載之六一集中後世不以公

爲情過而予又奚諱也而予之冒某御史白簡也
蓋有三因其一洪司寇之按遼獄也當赴荊州僚
有主其事而慮其泄者乃劫而駐諸襄州而固持
其不軌伏洪以予故荊州也詢予莫須有而不而予
以不知對又詢荆彭城伯事予微哂曰此直優孟
抵掌耳不足辱矣書既退而僚徇予不附已痛恨
刺骨必欲先殺予而後殺遼庶人會予初蒞襄州
無事可孽而某御史繼至與之有平生乃搢撫予
口語陰竄諸御史御史初不謂爲然第領之未發
也其一吏部郎某者當釋楊禮部時予在祠曹遇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六
之厚而郎亦以前輩視予至是起告道襄州謁予
尚執禮如初予心傾之不忍瀾以繁縟第享之數
旦而去已知前路供張甚盛始悔予之闇於世械
而郎果以爲簡比還部典選故以襄州爲鄉人地
而更予于虔州其一有穀城豪某者暴橫鄉里初
欲奪鄰人田而誣之盜媳得反坐械其省祭官獄
具蓋六年所而御史受勢人囑必欲覆之而以其
詞屬予予按得其故竟寢不爲理乃御史亦痛恨
予慙刺骨比予赴虔州御史以事竣業出關而道
逆前吏部郎御史調予調虔州故郎曰而不知新

鄧公鼂之耶御史方納節例有所短長翼然喜曰
一徐某可辦吾事矣急發僚所騰口語布白簡而
上之乃其中多搢撫荊州事而荊州人之仕于朝
者咸詫異以爲徐某曩於荊州嘗蹈萬死一生之
難而御史之孽之也爲何時江陵公在政府頗不
直御史言因得旨下按章于楚而楚部使者屢
按無狀遂盡覆御史言而奏之朝予乃被命復原
官云孔子曰道之將廢也命也豈不信然哉往遼
微之按例不當駐襄州不駐襄州則予之直氣亦
無自而發卽僚能以含沙射人遠難及矣而吏部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七
郎之道襄州也苟無平生或以事避去之又烏從
而適予之簡而有虔州之調穀城豪事遂兩月囑
則予已脫襄州矣御史與予周旋一歲未嘗有幾
微聞而晚乃猝發大難之端而逢其怒誠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三因集之能無廢乎然卒賴勘旨
以暴于世而竟以廢爲興比于歐陽公爲蔣之奇
所誣喋喋置辨請于朝而不已也抑又幸矣相人
者云唇不蓋齒數家謗毀予無六一繡口而唇偶
似之謗毀所從來矣于僚于御史于吏部郎也又
何尤焉

書周醫士墓志事

周醫士同者吳郡人以醫隸太醫院待冠帶嘗受
祠部檄撥治五營軍而五營帥咸寧侯仇鸞也鸞
方有寵於上而周出入鸞門館頗負德色爲人
性慙而又多口自詭能韻語遊諸縉紳間縉紳遇
之稍不得意卽怒罵之而太醫官弟奉祠部約束
於他曹卽無所轄故其口愈益無所忌憚余時爲
祠部郎周嘗因其友王昌年來謁余以鄉人故稍
款之而周遂懷厚望會周就部試試傷寒論不習
而又誤書隔一葉置下考當筆治五營軍予念周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十

老而貧奪之卽死矣姑置原考而治五營軍若故
其後積營資六年例可得官矣而給事中鄧某者
上疏欲汰諸雜流冗官下禮部議尚書曰太醫更
目額兩員耳今溢至二十餘員不當盡汰耶而諸
吏目躋門自翹曰某等皆從禮部選補誰當去留
者予調停之以謂與其今無事去之莫若慎其後
勿令輕進冗自裁也尚書曰善而故事醫士高等
直聖濟殿者三年次直京邊營者六年各得敘
補吏目至是以三年者抑至六年而六年者九年
官之議上制曰可而周自以必得官而疑予有

意抑之也恨甚對人輒出詭語當是時汰冗非出
祠部意言官疏下禮部議不得不爲之議正法之
始卽兄弟不能相庇而能爲一鄉人地耶周願忘
其嘗私德于予而乃讐余之公舉吳人之難處類
如此周旣卒而或爲之志其墓願及此事云君之
自大將軍檄而遂調護五軍將士凡六歲當遷祠
部郎意有所望君若謝不能會朝殿災當汰冗員
而祠部郎遂以君名上報罷此必從其家狀書之
耳弟未思醫士不當稱員何名爲汰祠部郎卽有
所望望不及醫士而周固老且貧又吳人也祠部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主

郎亦吳人也乃以吳人而望吳人之老且貧者耶
而云以其名上實未嘗上之也云報罷實未嘗報
罷之也更三年周必得官以不及官而死而以爲
祠部罷之者誣也幾爲墓中人擊讐矣至書大將
軍北伐何所得君名以爲賢而檄之入幕尤非故
事乃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有以也不嘗爲祠部
而書祠部事必左故曰文勝質則史

書吳理降事

吳理者嘉定之東鄙人也故以貲爲大學生爲人
悍悍有氣多口過鄉里勢在已右者必陵之于貧

賤人或有緩急其父嘗坐法歿死理不欲蒙惡聲
乃徙居城中稍浮慕折節然時時對客有所指斥
一座不能當士以此疏之方是時邑有倭夷之難
會令缺民自編甲戌中諸生中喜事者輒帶刀闖
出私爲巡徼之役一城闕然而楊生九齡負官族
子獨騎而持雙斧前導理見而謂之曰今秀才即
持斧行藉第令它日作官當張鑾駕耶九齡怒罵
曰是斧吾祖兵科物也寧似汝家世持一竿擊田
中蛙乎蓋邑有西戶相傳前元頑民以擊蛙爲生
民間絕不與通婚姻九齡以此毀辱理也理爭急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二 主

沿第貴輸千金佐城費理大困詘以方攝新令威
自是不敢終訟九齡乃九齡恨理未已居常治酒
會吹令左右口短理于令前逾年令漸狼藉頗畏
理之持其短長也必欲殺之以滅口會未有間九
齡更使人投匿名詞於御史大陳令過惡御史仍
爲今察之令曰此讎孽也非吳理爲之誰耶即日
斥隸收理於家理方宴客收者至理莫省所爲自
就縛詣令所求白令曰今有訟汝殺人者汝不知
罪耶理未及對亟呼獄吏屬之始榜壁召人訟理
久無應者最後有怨家覘令意遂告理嘗睚眦殺
人令強理伏辜理執不肯誣伏則又痛筆之至身
無完膚人莫敢救理者理不得已以其冤懇御史
御史下郡鞠訊比郡召理對簿令故閣郡符而夜
遣獄卒置理於押促殺之理初不知郡符已至厚
賂金錢賂卒靳湏臾無死卒始利理賂亦不忍即
殺之明日令聞理無恙筆獄卒幾死而更屬他卒
殺理卒既和理不得動而復囊灰蒙其面令半頭
賊坐擁其鼻理力拍手格賊手爲之裂賊走去又
得不死明日令筆卒愈益猛卒告之故乃出理筆
之百理不勝楚毒自度無生理是夜還獄衆獄卒

羅而迫之理曰吾豈怪一死以累若等所以忍死者爲老母在也今當長已矣因仰天大慟毛髮俱豎諸囚聞之無不淫淫下淚者遂自經而死獄吏上理死狀令不之信命暴三日而出其尸初令欲甘心於理而理之族子多爲諸生者令憚其口猶豫未決一日以意嘗之衆唯唯噤不出一語以是得速殺理而散其家財分厚吳氏之族理死後二年其鄰人唐氏偶延道士扶乩比焚符而乩神降太書于几曰余吳理也唐氏跪而請曰得非吳上舍耶乩曰然唐氏密叩之曰君旣死而爲神乃忘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高

勝癰死無嗣祖宅一區亦轉鬻他氏楊氏至是亦靡孑遺矣余聞之聰明正直者死而爲神而悍鷙負氣者不得其死亦能爲厲漢史稱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然則今道家稱陰府之說非虛語也理無顏川之橫徒以口舌小過死備慘烈冤矣九齡非託于田丞相肺腑之親在日月之際而今爲出氣力殺無罪以快其私忿此何爲哉宜其怨毒之天子之命吏豈其肆然淫刑以輕殺生人必不然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圭

改書龔敏卿死盜事

吾友龔可學敏卿之死於盜也事在嘉靖甲寅之冬十有二月而其孤錫爵方五歲又二十年而錫爵成進士於京師痛父之不得其死而太倉王同卿書其事而藏之余覽王同卿所書疑皆錫爵口授于時錫爵少所記多訛脫恐不足以傳信余爲

改書一通寄錫爵蓋龔氏世居嘉定之蒲華塘塘距海不數里而近故盜藪也自敏卿之曾大王父蒲川先生由進士起家官至工部尚書尚書公仕武廟朝以清白稱故無遺至其子太學生探源公稍營拓之而晚多內嬖產更蕩析于庶孽其家嗣南山公者爲尚書公任子卽敏卿之父也僅授尚書公故第于城中居之無餘貲又爲人長者而善飲酒竟日陶然了不問生理尚書公旣卒益憚事縮胸責通滿門家益落勢不能支會其配沈孺人卒中歲卽以其業屬敏卿敏卿生而降準日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五

光上竄自少亢爽強鸞比爲諸生原于澤官有僞聲旣當室頗厭大人所爲晝夕拮据家聲復振人皆稱爲材子弟而尚書公故藏多竄海上爲不法無復聽龔氏約束者敏卿悉縛而笞責之曰若等罔尚書之所卬而營者也稍翼便恩賜去耶諸藏惴惴蒲伏頓首曰敢不惟乃公命敏卿乃縱之歸約以歲時復來其後歲時果來敏卿遂信之不疑其懷反側也乃諸賊已長老羞絀少主下第陽順之而陰蓄慘毒無所洩會南山公歿敏卿詣蒲華治葬事夕宿柩墓有盜穴丙舍入以薪束敏卿

投之火燔之敏卿不卽死盜守之質明始散去而鄉人已有所物色之者卽上縣告變而敏卿受經師殷先生諱子義者尚在諸生中率其黨官應輯徐士偉輩請於令楊公旦急治之令遣人蹤跡盜所獲吏同日審殺之當是時敏卿之婦劉已先卒而錫爵策策無所歸業有窺其產而欲絕大宗裔者其乳媼之夫某知之乃棄產竊負錫爵逃于青浦之沈氏沈氏者敏卿之母家也其舅氏沈兆者故太學生質行君子也見錫爵來匿而善視之會倭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五

夷寇青浦沈氏攜錫爵徙崑山已崑山復被寇又徙金陵間關離時沈兆未有子撫摩之如子已自有子而字錫爵與已子亦不絀毫異少長延師督教之已錫爵年十八補諸生始還于嘉定稍返其業之他竄者而沈氏猶時時給索饘焉敏卿嘗爲余言其家數多妖一夕夢大羅自空中下障其室又大公寢所火數來枕藉之不知何祥也予謂敏卿曰生子如君妖何能爲哉然未幾而尚書之第災未幾而敏卿婦劉氏與其弟可立死又未幾而南山公死皆未可死者又一日逆敏卿于途覩

其面如灰問所苦對曰無所苦逾宿而難作矣蓋
所見鬼魄也或疑尚書公故持清白俗言廉官多
刻宜阨其後矣嗟乎然則吏不當持清白耶此市
井小人之見乃今觀于錫爵之早貴也詎謂昭昭
者爽報哉王同卿著敏卿被殺槩曰暴客又曰讐
殺之竟不言讐何人也而錫爵之逃曰讐欲絕其
種卽讐也悉斃獄矣誰欲絕其種耶而欲絕其種
者內惡也又言諸生殷都輩聞于官時殷都尚少
卽爲諸生未與其事蓋聞于官者殷先生某輩也
外家沈氏于錫爵有嬰曰存孤之義龔氏所當世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天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事記

水廳創記

初孝烈方皇后繼悼靈自九嬪而立庚子宮闈
之變有翊護功上深德之後崩所被恩數殊渥
始謚曰孝 尋易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令會
該科議桃 仁宗先以孝烈主祔廟時華亭公爲
禮書心難悼靈而憚 上威嚴不敢強爭第與都
給事中楊思忠等議以謂 孝烈卽應祔廟願桃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廟乃 聖子神孫事 皇上方履無疆大歷服今
卽行之有豫桃以待之嫌請暫罷議便時 上方
居西苑齋宮祈天求命故華亭公以此風拂之也
上覽議姑領之外庭業以爲寢矣後數月會
孝烈忌辰禮部脩歲例請遣官致祭 上批疏曰
方氏配一繼統之君忌辰不祭也罷華亭公始揣
上意終不可回乃具桃廟儀奏之而 孝烈遂
得先祔于廟居亡何華亭公簡入內閣而 上銜
禮科不已是歲元旦科疏稱賀疏中有玄樞申錫
四字 上曰玄樞申錫是何文體斥歸衣衛逮楊

思忠 庭榜之削籍去其餘降罰有差安平伯承
裕以孝潔弟故得與諸勳輔同直 無逸殿賜禁
中乘騎出入寵眷無比

余試吏司勳時建安李公默爲少宰召余作同年
楊司寇父祭文予具草請問公覽之喜曰祭文故
漢誅體韓退之祭十二郎文以哀極詞不詮次今
人輒學韓湯用散體非也予作良是予唯唯謝不
敏既退而諸曹郎言李公素簡元不知何以得徐
生也或遂風子盍往候之予以始進縮胸憚不敢
往居無何公自少宰晉太宰予尋追除會得徐兵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二

部職方主事時京師遭虜變後司馬郎多從他曹
調無徑除者以是知公之屬意也後數月內閣奏
兩制缺人下吏部推擇而郎有于分宜欲得之者
乃政府意亦求睚已者代爲供奉青詞冀吏部稟
白然後爲之也公竟不稟白密以禮部主事張天
復等七人應 詔予亦占數焉疏上分宜怒業獲
之二輔力爲之解乃止越數日庭推遼東巡撫微
失 上指公遂削籍去蓋李公自藩轄擢太常卿
領南大司成遷禮侍轉吏侍尋以 特簡超拜冢
宰雖其門人陸都督炳爲之而分宜寔與有力焉

既爲吏部凡事必行已志不肯少阿分宜分宜以
是輒陰短李公于 上前黜逐之也明年予亦持
母夫人服還鄉里比服闋則李公已再召爲冢宰
而六人在兩制者俱相繼出補外曹予來謁部選
郎以故事近侍官原不需缺業爲疏仍題入兩制
吏抱牘進公止之曰姑持去卽選郎亦湯不省何
爲既閱川或又風予曰李公雅知君何不一私之
得速除予咲曰李公面冷如水何計能少燠之耶
且相別年久知尚記憶否愈益謝不敢往乃李公
已爲轉徙數人騰祠部主事一缺竟以昇予比隨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三

衆及門謝公公終不發一言也後李公坐分宜客
趙文華諸死 詔獄旅櫬寄野寺中時朝士畏分
宜不敢往吊吊者九卿惟刑部鄭尚書曉一人庶
官三十一人而已而吾邑頗有三人一太醫院御
醫高葵葵年七十時例當引退李公壯其諫 武
廟南巡奇節特破例留之一御史沈陽以沙縣令
考最爲李公所識拔其一余也其他平日恃公氣
力者無一至矣公爲人稍下急不能容人遇接士
大夫少怡愉之色故人指爲偏駁然其一念憐才
引援後進不使人知之自得古大臣之體也

顧文華自江南視師還 朝欲得兵書一日往候
吏書李公默面干之李公第微咲而不答分宜之
子謂之曰卽不與兵書何可咲也趙不勝慚恚乃
擬李嘗策貢士以漢武帝唐德宗爲問有末年信
任奸邪致海內虛耗乘輿播遷語因奏李訕上無
道時有星孛於太微垣太史占云除舊布新之象
上欲以事彌之會趙奏至卽日逮李於 無逸
殿直所下詔獄而勅禮部會同都察院叅覈其罪
禮書咸寧王公用賓當秉筆心知李冤不欲深詆
叅詞稍從寬假 上不懌移法司對簿竟坐比擬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四
罵父律置極典而咸寧公由是失寵尋病腹癰在
告三月旣瘥詣迎和門叩頭謝伏地不能起兩吏
以布絙其腰掖之起 上聞之遂從中降 旨改
公南京吏部尚書兼官若故而以左侍郎高安吳
公山代咸寧爲禮書先是公之卧病也幾殆者數
矣其夫人晝夢乘巨艦艦榜洪武殿三字旁豎一
扁曰吏部尚書竊而語咸寧曰公母患也且旦夕
得吏部矣因述夢中所見云云公咲曰昔華亭公
以禮書推吏部 上曰階內官豈可外補自是禮
書非進閣不更他推顧安所得吏部乎吾止人不

夢舟而又稱洪武殿此何祥也至是忽有 旨蓋
南京 太祖開基地故曰洪武亡不奇驗咸寧臨
行四司官祖之碩謂子曰吾官自此止矣其後九
年考績赴京覘 上意未釋然乃乞致仕去咸寧
公爲人忠信恬雅身不勝衣至當建安利害之際
不忍逢君負友人稱其有仁者之勇哉云建安之
禍始于其鄉人某者蓋文華所取士也以劣遷出
遇文華於潞河告以策目將假手報復而分宜父
子欲甘心于建安久矣乃咲文華文致大獄一時
朝論閤然自是代建安爲吏書者第默默權虛位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五
而分宜之門鬻爵如市矣
太常寺典簿晉義金者道流也分宜之夫人歐陽
氏疾義金爲之伎而差夫人病起欲陰厚之義金
遂求爲本寺寺丞太常堂上官故用科目人由吏
部遷轉自嘉靖己丑後 上以科目人不閑于箚
萬于是有 旨專以道流爲之而 詔禮部從贊
禮協律二郎考選既選中得 旨方咨吏部詮註
遂著爲令時分宜之子世蕃以母夫人意欲引義
金而憚部尚書吳公方嚴恐拂之傷重乃囑華卿
師宗記徑呈吏部推陞吏部業爲題缺而選曹方

移文知會祠曹分宜在西苑亦自與公言之尚書
來促復予抱牘急詣尚書所請曰此有考選故事
不在推陞之例奈何吏部欲侵禮部權且典簿首
領官又不當陞寺丞郎中所執者三尺耳敢私箴
前 旨耶已尚書閱牘果如郎中言始色變曰吏
部欺余甚矣召選郎面讓之選郎大慚面發赤語
寒唯唯退已知為郎宗記所賣恨之乃答承行吏
仍以考選權歸禮部而義金日夜從史歐陽夫人
必得寺丞而後已分宜不得已又與尚書言夫人
意如此世蕃聞之怒罵予曰何物郎乃梗吾家耶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六

尚書私予曰我見諸曹阿順政附皆先意迎之今
以一寺丞故父子開口而不得吾兩人殆矣吾老
亡足惜願若始進恐難助之不勝也蓋審處之予
曰形端則表正尚書無私郎能自私耶尚書曰分
宜吾鄉前輩也勢已如此不宜重阻之遂召義金
等五人入部姑佯試之即日上疏以義金為寺丞
而選曹自是亦銜予之類或勸予詣選曹謝予曰
謝以鳴有罪也予亡罪何謝焉竟不往並事在丁
巳之春三月云

丹徒靳文僖公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

此老有司以其孫為分宜客默有所授為之奏請
旌典事下禮部時儀曹郎與靳有嫌因力為之地
高安公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
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疑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
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
者乎文僖公身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
復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
樂聞也執寢之而儀曹郎故強余從史高安公公
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
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為孝子而其猶子為之請予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七

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為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
何忍軒伯以輕父也且已都督榮矣又欲專孝子
名不亦難乎矧滅性非孝也事遂止乃今何以漬
靳夫人也會當赴直入西苑與華亭公遇華亭公
亦以為言公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
華亭公詰塞自是覘公類不復與之言事又金壇
曹編修某者以病痿其一足第以一足行會
有冊封差遣曹請之於公公曰先生病矣恐不任
使事曹陰有所挾遂曰三閣下業許之矣公曰此
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卽三閣下能強予以篤疾人爲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慙起而對曰公曉人不當如是遂拂衣出而會稽朱修撰以曹不行自詣公請行而不及次公曰得無少陵乎朱以省毋對公阻之曰旣以母故人莫大焉何不請損半年俸以假歸爲有名乎又無損於後日敘遷也朱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部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高安公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見憚如此

丁巳四月二日夜 上在宮中見災惑逆行二舍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八

明日下諭禮部禱雨於洪應雷壇祈以禳之至十三日夜大雨如注漏下三鼓而雨止奉天燬火猝起延及奉天門五鳳樓四鼓燼矣 上自以寅奉 上玄克塵抑畏一旦致災頗煩 聖抱明日禮部上脩省疏內批有朕涉無前大變若墜深淵語其 他脩省事宜一切不行第詔告天下奏祭郊廟而已時人心洶洶憂危之甚比端門下詔之日忽聞門樞聲朝臣驚走班次大亂有倒屣裂冠披髮露跣者司禮監官以聞 上竟不之罪也 詔草始出分宜筆 上大加竄削備悉罪已之指詞極哀

痛臣民無不感涕尋命採木于川貴湖湘間期以明歲起工已而漕下之木不當故殿材三部大臣以爲言 上曰子孫能守華亦可久乃匠官徐杲頗用規合法稱 上意而長材亦駁駁輦輸至蓋歲餘而三殿成 上諭禮部曰人君奉天百爲無非天者豈止行賞一大件耶 皇祖之取名以此乃以已身坐之不可遂改奉天殿爲皇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華蓋殿爲中極殿云

三殿之災延及六科廊俱燬科官徑據各部朝房以居諸尚書第唯唯不敢與之爭禮科謝江素憚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九

高安公剛正特遣吏持帖懇之公正色曰六科皆自有朝房何以不居而乃欲居各部者儻他日待漏當置尚書於何地且七品官而僭二品衙門恐褻 朝廷之體執不肯與而禮科遂假大理寺朝房居之先是公爲左侍郎每月終詣該科畫本而科體必令吏報門然後入公已不能堪比入而畫本見抄簿所署銜位尚書右侍郎公叱掌簿吏曰吾三月已奉 旨陞左今兩月矣豈科中忘之而故抑我于右耶篋 朝廷已甚便當奏矣守科給事中皇恐遂降階謝罪公怒而出詣部言其事

尚書咸寧公再三慰解之乃已至是假朝考不得
蓋公議非前然也

戊午夏裕邸有李妃之喪內監傳帖下禮部部爲
具喪儀上請 疏中有薨逝二字 上覽疏諭內

閣曰我見親王俱稱病故此云薨逝何也以問禮
部部尚書召余奏對且曰 上意叵測非直疑

薨逝二字也宜婉轉具草余曰天子曰崩諸侯曰
薨記言備矣奈何欲揣摩 上意壞古之制乎尚

書色變曰若自回奏脫逢 上怒吾不庇若也余
既就舍屬草言今在外親王邸中來奏邸者則曰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十

某王病故比賜卹輟朝則曰某王薨逝是稱病故
者臣子陳乞之詞 陛下所見是也其稱薨逝者

朝廷褒卹之語臣等所陳亦不敢悖禮惟 上
所裁擇尚書覽草喜曰吾初念不及此卽日奏之

旋得 俞旨以是得無改薨逝二字然 上意未
釋然它日驗封疏中復見薨逝二字 上以硃塗

之竟奪郎中俸二月後裕邸喪未封長子及未封
王女禮部疏未及 上內批云喪禮減半行蓋

上于裕邸每事裁抑如此
會聞自庚戌後舉子多用懷挾博進取有撥大魁

者始猶諱之至丙辰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
仕進之一大蠹也歲已未言官建議欲嚴加搜檢
如鄉場故事下禮部題覆儀曹郎案呈欲悉從言

官議高安公持之曰鄉會二試事體原不相同會
闈之士皆歌鹿鳴而來者也故祖宗待之甚厚不

過防之觀鄉試錄有搜檢官會試錄則無之矣其
意可知也今使歌鹿鳴而來者亦復囚首就試垢

辱于奴隸之手法誠密矣但不當自我破壞舊例
吾寧使士負 朝廷不可使 朝廷負士竟寢不

行其所論雖若少泥然恢恢乎有得于大臣之體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上

矣
上精于四六文字凡西宮齋心俱出自 睿思而

撰直諸臣箋奏每擇其優者令內侍抄錄以備觀
覽故進御之詞先後不敢重複是歲一冬無雪

上諭禮部禱于各官廟自十二月至來年正月六
日夜雪始大降明日子刻立春猶臘雪也時方急

營三殿將作惟恐雨雪妨工比以節假工暫輟始
雪故部疏有天相朝工和霽允資平登繁祿唐禱

事豐稔仍卜於來年語 上覽之喜甚內批云工
起乃和霽正歇而瑞零上玄恩眷朕心感悅益特

承優旨云又浙直總督胡宗憲進二白鹿其始賈者得之海中周山後于齊雲山又得一公鹿相去數月耳奏至上諭禮部告廟諸司皆上表庭賀時閣表爲諸脩撰大綬作分宜大以爲佳及禮部表上中有以耦乘奇天作一時之合自川徂嶽神彰兩地之能句上亟賞之用硃筆點綴分宜聞之以問高安公誰爲之者公以余對分宜色少沮蓋不欲以部詞加閣下恐妨寵也其天性忌嫉如此

內江趙先生貞吉以庚戌壯虜犯關脅我求貢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十三

上詔朝臣庭議先生持議過激頗指摘分宜分宜銜之後坐貶邊方雜職稍遷南京部屬轉通政司通政丙辰秋齋表入賀萬壽故事南京官至北京卽部堂無衣錦繡者先生曰兩京皆帝都豈宜分彼此亦自衣錦繡比諸禮部與茅衷二侍郎爭堂見之禮意殊嶮嶮時楊員外豫孫魯與之爲同僚語余曰趙先生一代偉人今幸來此不可不一見遂偕余訪之西朝房先生接引談咲畧不作刻畫狀明日約朝天官習儀後赴道房聽講先生至據上座而禮部同僚咸在白王事啓常以天文扣

先生先生疊疊駁辨往來數千言殊不可難予曰今紫薇垣爲帝座蓋有天下者當之也南宋偏安金人入主中國此時紫薇垣屬何朝占驗又曰昴星者胡星也天文家常以其星之顯晦卜虜之強弱不知元氏之世此星又稱何星也其顯晦作何占驗先生默然良久曰徐子大聰明竟不答而別後事竣還南京同僚祖之門外余不及預先生臨行執白王事手語之曰別後介老必問君趙某在京師有何言君第曰趙言公詩文當爲我朝第一一人而已已而分宜果偵之白白對如先生言分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十三

宜大喜蓋先生經挫折之後操心危而慮患深故又爲委曲如此然自是先生官起矣高安公嘗爲余言人生功名前定不可強求余年十三時夢詣雕鸞之室見一冕旒王者據上座若今塑玉皇像旁侍一鬼判方執籍檢閱余索籍觀之其上皆江西鄉宦姓名鬼判曰汝亦籍中人物奈何名不佳蓋余少名曰廉也余乃懇于鬼判求易其名鬼判曰何不名璣余曰先祖名璣不敢冒諱則又易之曰山尋爲登籍而以璣字列山後籍而恍惚自喜明日對家大人語其事因請於塾師

更曰廉爲山而不言其所以塾師怒曰孺子何妄也不聞今吳山者爲南昌分守參政乎余給之曰家大人將兆男三子既名曰禮曰義曰廉它日有弟便當名曰恥耶塾師不待已領之遂更今名余性魯鈍而又學也晚年十四五度不能前進家人則遣從日者學陰陽星命之術偶一日客有試余蜀對者對句中露出黃榜高標四字客驚謂家大人曰是兒非尋常人奈何早令廢學于是余年十六始攻苦讀博士家書久之得隸膠庠年二十四中鄉舉當上春官夜夢張九思來祖行蓋傳奇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四

古

中以張九思爲探花也疑是行必得及第已而連上春官者三俱失意歸比乙未北上舟泊徐州雲龍山下復夢與張九思飲酒余咲曰夢神欺我十年矣今又來弄人耶頗不以爲祥逮入京夢對端木賜揖後有髯者來曰我仲山也後試題卽子貢多學而識章蓋與由知德者鮮矣章相連是歲果得中春必殿試進呈卷余名在第四而李璣在第三上披卷覆之竟置子及第第三人而李璣爲二甲傳臚至是四十年前之夢無不奇驗時貴溪公在朝同年孫季泉與余最厚頗疑貴溪以鄉里

故引予予不能辨孫問請分宜陰窺其門簿則絕無余往來之迹始信予之無能而凡事一聽于天也

台州王都御史熿卒其子南雄知府宏來奏父卹典予以熿平生清謹任事官蹟尤著于南京兆時且始終出處無玷當得全請業已說堂而人有偵知之者宏一日詣分宜邸求謁其子世蕃凡三及門辭焉而客馬轡者給宏云大爺久不見客數候無益君欲爲父祈恩須賂七白金卽謚可得况祭葬乎宏乃如其數因轡進之轡竟與夥客三人私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四

古

分其金而世蕃初不之知也比部疏入被旨遣與祭葬而已宏詫曰祭葬例所自有賂之何爲因自詣西苑求謁分宜分宜與熿有平生乃延宏問之曰汝來京師何遲遲見也汝父當得全典所以不徑給者俟汝面請以明吾恩也宏口噤色慄不能對久之第含糊語曰也曾也曾分宜意其子必嘗私之矣宏退而世蕃適入私扣之茫然乃急召訊宏知馬轡等誣匿七白金卽日上疏收轡等付錦衣獄拷鞫追金還宏而四人者皆遣戍戍焉與入嘗中癸卯順天鄉試以冒籍除名分宜爲緬

修時往來其家以故得竄入邸中黃緣爲奸利士大夫以此暱之至是始發覺而吳人有湯棖耕者以鑒古頗用事今亦在遣中

趙文華之削籍歸也以病不能陞辭上疏陳情當上五度景命 禁止長封 上怒批云已有

旨禁封該司不行嚴示諸司且不完該科回將話來時禮科都給事中謝江嘗詣分宜求陞京堂分宜面詰之曰向尚寶司丞顧謙亨奏請伊祀文康公祠額汝駁寢之故事科駁僅及遠疏司丞近臣若 天子御朝之日自當面奏何以駁爲科體不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六

諸華要似未可卽致也謝唯唯退分宜頌謂其子世蕃曰今人蔑故相如此我死後何所望乎其銜之如此比認罪疏入竟擬 旨合科俱著爲民去先是司祭員外郎李續謂余曰我夜夢吏持邸報來上書十月二十九日禮科給事中終何也予亦莫詳其故至是果以是日蒙譴 禁封故祠郎職掌 上方眷倚高安公併免司官究處蓋有天幸云

昆山朱府丞隆禧以內察落職家居平生喜延方士偶得其長生秘術因陶真人仲文進之西內又

獻百衲之類 上悅從其家拜太常卿賜飛魚服尋陞禮部侍郎仍令致仕其後病故其配鄭淑人奏乞 祭葬疏下禮科科官參駁之以抄至部亦以查無實歷年月不敢題覆閱數月忽內閣傳奉

聖諭又朱隆禧因是考察之退初因訪道目爲妖人以去但伊自逢乘一上藥方進香衲我至今服御去年十月內故伊繼室乞 祭葬禮卿不與是因考黜然汝一傳示山此義不爲例給之示上恩也于是禮部查照三品文官事例與祭一壇併行工部造葬題覆尋得允旨 上御臣下最嚴然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七

稍用其力後必酬之隆禧卹典雖由陶仲文所惠然終不以私恩廢公義其明斷如此

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宣大總督楊慎侵盜邊餉 上怒逮下刑部欲坐遣戍時慎方殺沈經歷鍊以媚分宜至是分宜亦以 天威嚴重不能爲之庇比得罪人心大快吳尋有流球差遣業陞辭矣余夢吳以巡視光祿忤 旨赴西市行刑後有兩人隨之驚而寤明日見精膳何主事全語之曰吳給事將無免于流球之行乎何曰何以知之曰以夢何叩之夢余不應何曰吳出城且七日矣誰

復留之行者後二日高安公自內直出召予入見
因言夜來吳給事有疏指斥分宜今農刑部主事
張紳董傳策復上疏上怒已付詔獄治之矣予
出語同舍郎咸駭異蓋神余之夢而余終不言夢
中事時董爲華亭公鄉人而吳張皆癸丑門生分
宜遂疑華亭公欲撓其權而嗾之也乃密懇上
前上曰老嚴已八十日暮人矣徐其頤不能少
待耶以問都督陸炳炳難于盡言祇封癸丑錄以
進而默爲之調護比獄詞入上持之五日外內
洶洶以爲禍且叵測予又夢三諫官衣青衣若試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太

于督學所者問其試目乃下論蓋均無貧和無寡
安無傾也夢中復揣之曰三諫官得免于死矣均
之訛音軍也均一而貫句三其皆編戍之徵乎夜
半西城偵事者忽馳報三諫官旨意下矣自派
球逃者殺餘充邊衛軍子急披衣起候天明入部
送旨至則三諫官果僅得軍罪旨中有但逃
便殺了語故偵事者誤以爲流球逃歸而殺之也
至是西市之夢尤驗蓋是時上雖寵幸分宜而
心知華亭公賢甚倚重之欲爲之兩解會京師地
震以故三諫官得輕譴云

陝西鄠縣人王金者故太學生以睚眦殺人生抵
當大辟而鄠令蜀人陰鳳麟雅喜黃白之術聞金
有秘方與語悅之因爲之解釋得末減金旣出獄
遂逃入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會文華視師江
南金在京師落魄無所遇上一日於宮中扶杖
鵲鳴諸山居亡何大興人張道民獻芝一本
絹二疋白金五兩乃四方以芝進者殆無虛日
積於西苑苑中內使常竊出市人復進之可得賞
賚而王金因厚賂內使出芝萬本聚爲一山號曰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九

萬歲芝山欲因禮部以進而高安公素知金亡命
無賴且芝從內府轉移怒其罔上千澤序不與進
金不得已自進之時上意已厭怠所得芝不復
貴重僅批禮部知道而已金稍失望而京師士大
夫交金談內外事者常對予怨思金觀余信之以
說高安公爲進身計也余終不欲見金其後陰鳳
麟以嘉興倖網運入京鳳麟教授蘇州時與余有
平生金因鳳麟以所製瓊山玉樹香山一座納其
室陰以餌余鳳麟爲余言此樹若鉛錫狀者計一
兩可化白金十兩公欲之願以爲壽余心知金計

笑謂鳳麟曰窮措大安得有此福量耶鳳麟遂語
塞而去趙文華視師歸上愛幸之既傾李太宰
旦夕希入內閣分宜父子即昵文華然以非故事
意頗難之乃自以王金所釀仙酒進上曰飲之
可長年臣師尚所經驗也上以問分宜分宜詫
曰文華安得輕躁如此儻上服之不效誰坐欺
罔乃死轉復奏曰臣平生不近藥餌而有狗馬之
年誠不知其所以然也上喜其酒于宮中數飲
之竟不責問文華而王金自是始以姓名通於
上前亦時時密進丹方外庭不之知也已文華侍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壬

寵驕肆益甚一夕上遣內使至文華宅有所齎
賚文華適被酒對內使不能拜起內使還奏之
上怒其不敬尋有旨勒歸而王金入爲太醫院御
醫矣
江西人顏某者號山農以布衣遊京師講學卽宰
執與之爲敵禮一日余與楊幼殷白伯倫詣萬福
菴楊頌余兩人曰此菴有一代真儒在盍往候之
蓋楊與顏故交也既見顏第端坐不出一語余因
索觀其所作類出文字數篇讀之皆以心帝立說
詞指不甚了了遂別去既上馬楊頌余兩人曰山

農何如人予不應伯倫大呌曰此人吾觀其眸子
一江洋大盜也何謂真儒幼殷默然幼殷尋宅艱
歸三年服闋赴部一見余恚然曰向年君等識顏
生何以卽知其爲盜也吾今得之趙大洲矣大洲
庚戌赴貶所顏伴之行大洲感之次骨一日途語
大洲曰公聞京師貴人有欲殺公者乎大洲曰豈
分宜耶不則陸都督炳也顏曰今欲殺公者非小
人也乃世所稱君子也大洲再三贊之顏始以華
亭公對演出示囊中裝千金與吾入京師遊說公或
可免耳大洲曰吾已顛沛極矣何所得金卽殺之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壬

命也又行千里至湖南顏曰公且止吾先往軍門
得一檄來取公贊畫可無赴任矣顏遂別大洲詣
軍門果得檄召大洲大洲益喜出望外又行至某
縣大洲以病杜門謝客而顏在外主一寡婦家與
之講學盡攫寡婦金寡婦之子訟之令令以大洲
客不欲據撫之乃扣大洲門語之故大洲悟曰向
者所爲皆欲攫吾金而去已不得吾金而乃狼籍
于寡婦家真小人之尤也遂與之絕交大洲與余
言如此非江洋大盜而何余因掩口笑曰幼殷所
交遊如顏生者不少矣特形迹有露不露耳幼殷

大以予言爲然

吏侍郭公某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 上諭分宜曰郭某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高安公入閣以郭公代爲禮書也外庭頗喧傳其事高安公之子聞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 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分宜所一揖以示干之之意令恩自彼出也高安公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分宜所分宜遂密沮之高安公自是無進閣之望矣比上封景王之國安陸蓋激于郭希顏之疏以嘗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三

人心耳 諭下禮部具儀分宜使人風高安公儀雖具似當另疏留行高安公曰國本久未定今幸承 上指復當留行耶冊封之日更請 上御殿目送 景王出大明門 上曰此成化間以兄封弟故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 殿而高安公自是寢失寵矣

分宜在西直以年老 上特賜腰輿出入禁內恩數特異前此未有也然分宜自是不常乞假休沐每積歲方一歸邸第已未春正月自邸第還直所密奏一揭謝內有蒙恩賜假幸逢元日子孫羅

之命既命下而後成服人以爲匿喪會內察對當去官高安公以爲言余曰杜葑之父若死于牖下者其病與死之日可知也乃今迫倭而逃逃而遇害家人方望其歸而人子之心何忍遽死之既得其屍始以爲真死耳蓋其父喪傳聞于未復官之先而家人之計則在既復官之後其情可原高安公大以爲然既而會吏部面白之葑得免

吾鄉朱玉峰先生起家弘治丙辰及第第一人仕終南京吏部尚書爲人有盛德未失赤子之心然嘗典南察事竣疏名上時未嘉執政默有所傾不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四

在察中遂被 旨令覆察先生奏曰使臣察而當則宜從臣臣察而不當是臣奉職無狀也則先宜去臣何覆之有願乞骸骨歸而先生自是致事歸矣逮嘉靖丙辰先生始卒年八十四遺命勿乞卹典又以翰林官例得謚文而以父名文因囑其子它日幸而賜謚辭勿犯諱巡按御史周如斗爲轉奏之下禮部議予初不識先生而雅慕重之因爲乞全典贈官故事尚書第得太子少保予引是文端一鵬例 請贈太子太保既說堂爲具疏然念其家無一人至京恐分宜沮之余乃持副揭詣西

死面白分宜分宜覽揭畢首肯曰若此人真不似
卹典急上疏來吾當全界之耳已得旨祭葬如
例贈太子太保謚曰恭靖是時分宜之門請乞者
如市乃恭靖卹典卒不用一錢得之可見秉彝好
德卽人人有是心也

凡 欽遣大臣郊壇看牲例以祠司官一人陪看
其迎送大臣故在犧牲所門外戊午冬至郊天吏
部尚書吳公鵬當看牲而員外郎胡澤送迎之如
故事吳公意欲胡員外送至西天門外候乘輿而
別胡不可則使人來與高安公講禮高安公召余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五

問故事余言輦轂之下尊無二上凡奔走郊廟者
皆爲執事之臣何可迥別尊卑以勢臨之而強人
以誦也高安公曰若禮部堂官看牲則何以待余
曰公不見各部兩堂赴六科畫本乎司官送迎僅
止端門耳未聞出長安門外也蓋統于所尊耳若
陪大臣看牲毋論所屬卽公侯等官原不爲二禮
自有郊壇以來疑未之改也高安公深以爲然遂
復于是司官執禮如初又郊廟之祭先期禮部制
祠司員外或主事一人都察院制御史一人監宰
而太常光祿堂上官爲之主監宰者坐列其上光

祿卿何公遷敘坐欲讓御史而歷司官以書抵予
爭之予復之曰今御史七品官得監于方伯之國
者蓋方伯爲有司御史則監司也祭牛在太常而
天子之胙牛在光祿是有司也設有若春秋鼯鼠
之異則監宰官得以糾劾之故御史司官一時之
權等耳難分彼此且部院之制皆奉 欽依以勢
則不敵以事體論則固均有斯須之敬也讓則俱
讓歷則俱歷公總畏言官寧不爲大宗伯地乎何
語塞自是有銜于余而諸司聞之駸駸以余亢傲
矣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五

高安公既 召入西苑撰直或經旬累月不出
上恐妨誤部事有 旨令兩侍郎分理常件唯緊
要者關白尚書行之于是兩侍郎輪日進部升堂
知印詣西城請印印已仍送入西城忽一日西城
請印不發予詣高安公所問之公變色曰吾寧負
同僚不敢負 朝廷部印豈可用之私室者乎今
滿京城皆禮部僞制此何來也一劄重者貨數十
金輕亦數金或其家人爲之乃亂政甚矣亦謂之
同寅協恭哉自是兩侍郎以不發印故揣高安公
已得其陰事而又以被 旨不敢不進部第盡公

座放牌而已大爲慙沮高安公性簡執疾惡太嚴而兩侍郎所爲多拂其意遂成嫌隙左侍郎者嘗爲予爲一僧乞陞僧錄司覺義予以非例難之侍郎怒縛都吏去笞之二十都吏乃侍郎鄉人也愬之高安公公不能平欲叅侍郎賣法予止之曰都吏三堂人侍郎所得笞卽笞之少過柰何以一吏收傷大臣體也公領之而罷而所囑僧竟不得覺義

上畜一貓在未壽宮性極馴擾解人意上每華清馥殿行亦貓護駕至中途比及則豫迎之以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主

爲常上極憐愛之一日忽斃上命以金棺葬之嵩歲山下而薦以齋醮令諸詞臣撰青詞超度禮部侍郎袁公煒詞中有化獅作龍語上亟稱善公他詞妙麗奇詭往往多巧思出他詞臣意表上以是寵眷特優自翰林侍讀不一歲超遷至三品又二歲簡入內閣吳中布衣有王逢年者雅自負公嘗召而館穀之倩爲青詞逢年謝不能又倩爲應酬古文逢年恃才信筆成篇不加點綴偶有屬草大拂袁公意疎之逢年遂投一書於門者飄然辭去書云執事以時文發科玄文拜相安知

世有所謂古文者詞極悖悖袁公得書大怒擲之地罵曰狂生狂生然竟不深譴也後京師喧傳逢年書無不捧腹者

吾邑高御醫鑒始以諫武廟南巡廷杖罰詆謫戍烏撒上登極後召還進今官迄三十六年以一官四歷九年考滿赴部投牒時年七十三矣試其藝業已踈甚予雅重其人爲之請于高安公白其少年慷慨之節公覽牒驚曰此人安得尚在耶因面叩其七十在位之故鑒跪庭下言三年前李太宰爲某破例疏請留用鑒老人辭涉絮聒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主

兩侍郎在旁甚厭之叱吏扶去予從容告之曰此御醫先朝常與舒狀元同患難未可忽之也兩侍郎皆及第人聞予言默然而高安公仍批其卷置之第一

金壇于公湛以副都御史被考察致仕比卒其子舉人未幾奏卹典予初難之而儀郎張天復爲之請曰彼既蒙致仕名柰何持其祭葬也予始領之乃未幾求贈官於分宜之子分宜之子素憚高安公不敢言而禮侍袁公煒未座主也召余囑之余曰祖宗最重考察宜有生前既奪之官而身後復

有加恩耶蓋自諸高安公主張之也此余退竟不與贈官稿具說堂袁公問曰于公贈官若何予曰查無舊例今自于公塔之後不可復塞矣袁公怒推茶晚余曰吳老先生常做尚書耶汝終爲祠耶今日且爲之耳碩後何爲予逡巡退去高安公正色謂袁公曰公言誤矣朝廷之法正賴堂屬共守之乃必欲卽中廢法何也袁公大慙沮而散疏未及上而張天復拉予過華亭公所因留余兩人飲席間偶談及于公卹典華亭公咲曰吾吳中人作官常患無執持公又苦執持之過他日何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无

以作大官也予默然但飲酒酒微酣華亭公復出大銀杯二一李白邀月一畢卓倚甕皆滇中物公指謂余曰前日于未來乞乃公墓志以此爲贅公試賞一杯予素不能飲勉承之遂至酩酊而別與張並馬歸張語予曰公知老先生意耶予曰不知張曰蓋似爲于家討贈官也不欲顯言之耳予曰姑徐圖之明日進部第以原稿稍加除贈官移咨吏部應否施行外數字而已固不欲與之也時驗封郎持白分宜之子分宜之子乃懇爲之地竟得贈右都御史云一日曹編修大章會于長安街勒

馬語予曰公前日子家題稿應否二字破費人不肯矣予咲而不答

餘姚謝公丕始以吏侍宅憂歸後無薦之者遂不得起用以原官卒於家其孫某來奏卹典大學士李公本少嘗受業於謝一日特造予欲爲之請謚予素知謝爲人姑應之曰且俟考功司查覈若無論本便可議謚也李公咲曰昔張司馬瓚在本兵十二年精論本燒得鉅鍋熟後介老爲禮書卒與之請謚論本何可據以推衡人也余唯唯退乃白之高安公公曰謝故予廷試時請卷官也翰林舊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无

例卽讀卷官亦稱座主況有李公爲之地直須與之矣予復應之曰謝爲人不應謚恐考功司不能爲之庇比考功移文至凡查論本計十有三備極穢惡語高安公覽而面色發赤大怒曰此人狼籍一至此幾亂公典一應所請宜盡寢格之矣予從容言曰祭葬者一時之榮官在則有之可毋論其人也唯謚號爲萬世公議予奪貴嚴部持之足矣況謝嘗爲今上日講官且生前未蒙幽黜不應得者已不可得而應得者併寢格之郎中何以復李公也高安公怒稍解徐曰姑屬草來而李公

之中表弟胡濬者時爲祠祭主事亦代李公愬懇
予予乃屬兩疏一備云考功文一略加簡節私托
胡並呈李公李公詫曰謚已無望矣但得徐君少
爲掩飾可報吾師也予詣高安公白之卽用簡節
疏上尋被旨止照例與祭葬謚罷分宜與謝亦
同年也分宜之子聞余初有抗內閣意戲謂謝之
從孫敏行曰而叔祖似長安街丐者卽乞得一口
飢受徐郎中之侮辱不少矣蓋憾辭也當紛濁之
際小臣之難于執法如此

禮部四司郎中每逢歲時詣西苑三閣下賀節戊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三

午長至日赴分宜直房適賜御膳來因留共享之
上所食多用辛辣頗棘口而郎官在大老前又
縮頭不敢肆然大嚼分宜自啖之至飽頤謂四郎
曰少年人能節食勿厭老饕也白儀制啓常素有
口起對曰寒酸腹量安敢望相肚分宜拊掌笑曰
相肚二字大佳又已未會試儀制員外徐文河送
題入西苑值分宜方欲飲酒見徐來曰我政苦無
陪飲者因留之坐以酒屬徐徐反觴于分宜曰今
日之酒當先老翁分宜曰主不先客徐曰不見詩
題內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乎分宜躍然曰吾固當

先之矣自是朝士喧傳徐郎見知于分宜蓋分宜
平生好諛多類此徐後改吏部驗封司郎中

高安公素愛重祠祭員外郎郎楊豫孫既楊代張
天復爲主客先是張嘗試譯字生次第之業具疏
稿未上乃囑楊曰願君勿更也楊恐吏胥透漏因
封識之歲晚當上竟以原稿呈高安公內引聖
旨失落數字高安公大怒擲稿于地曰郎中所司
何事脫聖上切責來誰任其咎楊慙忿不勝卽
解印綬求去予慰挽之曰假令錯在尚書君固不
當以去暴其短錯在君第有引罪責躬而已何去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三

爲楊意終不釋然因詣華亭公所言之華亭公曰
君誤矣尚書方得君柰何輕抵之旦夕以片語入
君樞不旋踵矣蓋往尚書謝過楊終不肯謝過而
高安怒後已忘前事矣楊私予曰向者之錯非我
爲之蓋張原稿也我第不欲嫁樞朋友故終不言
耳今高安公盛德反爲所包容柰何居數月楊復
代田揚爲祠祭郎中祠祭故劇曹尚書所恃力者
命下之日予方在西苑侍飲報至高安公大喜
以杯示予曰楊郎爲祠祭此酒得下咽矣楊爲祠
郎十七日以憂去位高安公謂白郎中俸薄我

聞楊素不受餽遺今歸得無乏資斧耶我當少助之予起對曰楊郎卽作官庶而家故不薄恐無煩麥舟之惠也予退而告楊楊曰今世人豈有代朋友却金者君誠可謂知己矣楊去予代之爲祠郎幾三年予適有悼內之感欲請急歸高安公止之曰若十年進士猶以板帶歸見老親耶俟楊郎來吾與吏部言乞一學憲出也已楊至而吏部業處予矣楊又代予爲祠郎一年而陞福建監軍副使蓋高安公爲尚書四年公故厚重難于應卒予與楊首尾周旋之幸凡事稱旨比楊去而代之者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重

不得其人 上嘗諭分宜曰山每事不如前何也時分宜嘗求婚于公不得而屬官惡公者數媒孽公于分宜自是不得安其位矣

毘陵唐荆川順之始以官僚言事削籍家居海內有景星慶雲之望繼倭夷亂江南 華薦之

朝起南兵部郎轉北比至京 朝士無論識不識皆往候之工部吳遵晦獨不往人問之遵晦笑曰我之大賢與荆川自能候我我之不賢與卽一候荆川豈能以賢分我諸公何不憚煩也已而荆川果因應酬太勞闔門謝客客至常不得相見及客

候自九卿外庶官惟翰林科道吏部而已諸不能一一遍及也于是 朝士聞然造謗謂荆川在分宜家裸而試伎以示可用蓋是時分宜當國久勢傾中外縉紳側目欲借荆川以爲名高日令其子世蕃置酒飲荆川致款洽而荆川儒者一見隆重遂相與莫逆以爲可附之行道不知入其籠絡也巡遣之役分宜享之西苑直旁親與之爲敵禮荆川讓不敢當分宜曰公國士無雙老夫安敢以常套相加耶席半分宜出薏苡酒飲荆川問之曰此酒何如荆川曰佳分宜曰酒故薏苡酒飲荆川問之曰此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重

予者酒則一年佳一年官却一年不佳一年荆川領之去至薊遼欲馳總督甬道王公自以帶兵部堂銜意稍難之荆川殊怏怏又業有先入逮還朝楚止天寧寺白儀制啓常出會因以巡邊疏稿託之呈世蕃內參王公語至數百言世蕃覽之大驚曰若此疏一入王公卽械入矣乃以筆盡刪去止留一卒不練誠如 聖諭云云四句遂得秋後處治之 旨白儀制密爲予言如此荆川忠于所事或不欲私庇鄉人而朝論以薏苡酒之語默有所授之謂荆川爲嚴氏報効此其故不可知矣

上在潛邸時有吉祥寺老僧常在邸中誦經 上
一日忽念之間司禮監黃錦曰老僧尚在否黃錦
對曰已過世久矣今惟其徒圓珠在 上曰盍囑
之米與官做錦乃召圓珠至京 上疏乞恩事下
禮部欲與一僧綱司官錦曰 上意良厚須與僧
錄司一職乃以圓珠帶覺義銜 上允之在外僧
人得爲僧錄司官自圓珠始蓋異數也

鑄印局大使張仁京師人也爲人脩飭善諸體書
比以九年考滿赴吏部過堂故事九品以下係雜
流官例於墀下叩頭仁在衆中獨昂然長跪而已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五

尚書問曰此何官不肯叩頭仁對曰鑄印局大使
也尚書曰此亦雜流官乃敢相抗仁曰詩書六藝
皆儒者之事書爲六藝之一故官屬禮部何謂雜
流尚書令吏抑其項仁項愈益強尚書怒曰汝不
欲作官耶仁曰辱身而得官不如死也遂投牒乞
致仕去後副使舒傑亦詣吏部考滿仍如故事叩
頭吏部喜其能下遷工部司務入 內閣辦事傑
既爲中書官欲與禮部司官敵禮更不遜讓明年
內宗孫尋黜二人之去官相距僅數月而人品大
自徑庭矣

予既領郡詣西苑辭分宜分宜飲之酒謂予曰爾
知領郡之因乎予佯曰不知分宜曰馮侍郎不肯
上陵爾執之是也奈何以此作毗睢報予曰某
自奉職無狀郎官領郡分也何敢尤人分宜喜曰
此老成之言前吳宗伯大怒馮侍郎詈其坑爾我
解之曰官至刺史亦榮矣今于徐郎遷格誠誦而
刺史豈坑人官乎吏部故事凡兩司以上或來稟
白若州郡官徑自遷除耳吾實不知不能爲爾出
氣力殊媿之也予心知面皮語亦儼然起謝分宜
曰吾見今後生負恩者不少曩爾等七人在 內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五

閣辦事唯嚴杰吳國倫得吾氣力最多始爲進士
當外補吾提入爲中書爲中書纔兩歲吾又迭出
被選得一科一道今皆不自重坐失好官嚴杰第
不知事吾觀吳國倫所作平平耳乃自誇蓋世無
雙何也因問近比建安七子者爲誰予默然不應
有一郎在坐歷數某人某人屈指至余曰德分宜
曰此江西人亦會輕薄耶郎曰余曰德只作詩不
輕薄也分宜笑曰江西人果不會輕薄乃晚余曰
爾是人能詩耶余曰不能分宜曰不能詩亦省輕
薄之名此行勉之余唯唯退蓋余在祠曹三年若

顧文康祠堂有義金陞官事履稱分宜故其言似諷而蓄意甚深也

無錫顧公可學始以叅議坐廢家居與鄉氏構訟不勝鄉里之侮乃因陶真人以藥餌進上而分宜以同年故亦薦之得召用爲後朝官累遷至禮部尚書太子太保後朝者謂不與前朝之事也頗蒙寵幸嘗出使武當還疏石門有仙姑十八歲出家卽能辟穀知未來事上今可學諭意巡按谷御史嶠陰覓之冀訪其長年之術仙姑聞之卽逃去莫可蹤跡上亦不之問也可學居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京師歲久年已老恐一旦事變相及會上取之于十山可學請行下禮部議部覆如其請上揣知其意第批云候旨行而已後又請行上不巳以別差遣賜歸而密偵其居家何所事已可學歸而尋病以計聞上意始解或曰可學不死且有談相之禍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上又恃寵凌轍有司爲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蓋上待近幸其恩威不測類如此

龔佩者嘉定人也出家崑山之猛將廟爲道士佩爲人頗魯無所知識爲鄉里厭賤然熟道書能通曉道家神名上方恭修玄典佩來京師依陶真人薦之上改名龍中佩娶有室家而諸老撰青詞者時從中佩考問道家出處俱愛幸之稍得官太常博士已上召中佩於西宮教宮人習法事尋累遷太常少卿一日上在西宮呼中佩何在閣有不悅中佩者譜之曰中佩只好酒那肯教習法事也上怒遣人偵之偵者僞報云中佩已醉刑部邵員外駿所上卽日縛中佩赴錦衣獄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對簿而併逮邵員外中佩竟杖死而邵員外亦奪官龔與邵實無交也

京師靈濟宮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間蓋當是時禮部尚書歐陽公德兵部尚書聶公豹吏部侍郎程公敏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扳附得顯官故學徒雲集至千人丙辰而後三公或歿或去位人稍稍避匿矣戊午歲何大僕遷自南京來復開靈濟宮講壇然以其名位未可恃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貴介子某欲藉講學爲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閣飲至醉忘之矣吏從旁患曰盍

往靈濟宮平時某雖醉心猶了了遽曰亟牽馬來
比上馬目惛惛不開明矣吏掖而馳至講所則學
徒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卽席坐
坐定鼻息如雷衆不敢言亦不敢睨比晚講輟吏
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明日同舍
郎與會者來言其事予曰此豈周穆王假息而之
化人之國者乎默而神遊矣此是真學諸公何淺
之乎喋喋爲也聞者大咲同舍郎亦咲而不答

崑山故無城嘉靖中顧文康在政府始建議築之
後倭夷犯崑山民賴城以免於難有司乃疏請於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堯

朝欲專祀文康爲民報德事下禮部高安公謂
余曰宰相調元贊化功在天下不宜一邑私祀之
若以建城有功則凡天下有城之邑必有一人創
始者俱宜列於祀典與社稷同之何獨崑山宜
祀文康也矧文康第建議耳此勢人常事不聞其
勸奮助城也祀之無爲予知公意不可回遂格其
奏不行而文康之孫謙亨方爲尚寶司丞又分宜
年家也與分宜言部中所以不肯題覆之故疑予
阻之分宜怒曰宰相死便受人裁抑如此我百年
後將遂朽滅乎因令謙亨自奏疏云願自輸金建

祠而止請祠額禮科都給事中謝江又駁寢之分
宜逾益怒面叱謝江曰尚實近臣設上御朝近
臣有事固當面奏該科亦能駁寢之乎謝惶恐退
後數日謝以趙文華事尋削籍去而分宜自與高
安公面懇之公謂余曰翰林前輩姑與周旋之耳
余曰此亦吳中一佳事原不甚廢法乃爲疏言太
學士顧鼎臣于鄉土能先事預防應法施于民之
興民既德之自當輸財以報建祠之費不必出自
其家也仍乞賜祠額令有司春秋致祭上允
之賜額曰褒功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甲

太醫院藥材各省以額辦解至京師故事解戶先
投批於部堂部堂下之祠司司給一手本開藥數
若干付解戶投之醫院每十日以主事或員外一
員會同醫院堂官監督吏目秤收收畢主事還解
戶仍候醫院手本回司方給批迴以是不勝其抑
勒每秤收草藥萬斤解戶常費十金其貴藥之費
尤倍遂沿以爲例解戶虧折假借賄賂至終歲不
能掣批余洞悉其弊乃呈堂白之今後解戶投批
不必自領手本直俟司官秤收之日自携過院秤
收畢卽面給一收完小票令解戶執之明日投司

卽得批廻去而醫院手本則該吏陸續投司存案而已因榜示院門通曉自是苞苴頓絕院使張某者鄉人也來言太醫係薄姑藉此度日願公少寬之予曰禮部號稱清秩以無錢穀之累故不受科道官鈐制今汝衙門狼籍如此它日必有建言革弊者若朝廷著一科或一道監收不惟不利醫院且禮部亦受壓矣故特調停之爲衙門養體耳院使默然久之謝曰此舉關係誠匪細故吾儕小人實不知大體也

浙江等六省歲造曆日解京一至午門外則九卿徐氏海陽集卷之十四

聖

轎上人爭來索解官不能應之往往輒受窘辱楊豫孫之初爲祠郎也先期出示禁約毋得似前闌取于是京師橫議紛起一日華亭公語豫孫曰君禁約甚善第解官一人喜耳奈犯衆怒何豫孫默然不自得退而與余言法之難行如此何以官爲予曰不聞南陽多貴人京師多近臣語乎且厠未入部時責在解官與部官何與而爲之厲禁也豫孫曰然遂收回禁示諸老頗聞其弊竟不能革也後一年上以太倉熟之詔九卿會議理財節用之法吏部尚書吳公鵬建明欲裁省解京曆

日十分之七高安公曰此朝廷正朔欲令小民家至戶曉卽費不爲奢况所費直毫毛之在馬體耳裁省之恐無益其議遂寢已疏入閣下擬旨從中竟革解京曆日十分之七時吳尚書議中有減鄉試坊牌銀之半一款高安公曰此寒酸藉以發身者公不記歌鹿鳴時乎吳不能對然其議已徹上前矣是歲戊午舉人僅得坊牌銀四十兩似非盛世事也

教坊司領朝廷朝會燕饗之樂所居與民間隔絕彼自有僦役若御樂庫庫子三年一審摘其徐氏海陽集卷之十四

聖

殷實者爲之所費不貲祖宗時頗加優恤令有司拷訊盜賊毋得拔誣樂戶此永樂年間例也近年京兆宛大兩縣以民力疲瘁歲有科率卽闌及教坊教坊入微言輕無處控訴不勝其擾則家立破一日兩縣忽派三院人爲香戶又徵銅鐵數萬斤鑄圓營銃砲奉聖官武佐來白余非故事予爲移文京兆備言教坊與民間原不相干涉祖宗有明例可查京兆尹黃公懋官愕然驚曰有司安得犯例胡作如此遂檄兩縣停止教坊雜派自是三院晏然矣拔誣盜賊例南京教坊獨否至是色

長楊彬奏 請之予亦如例題覆與北教坊一體
遵行有同舍郎謂余曰公將博諸伶去思耶余曰
聖王在上能使鳥獸魚鱉咸若諸伶雖賤乃人
類也既以我爲情要欲自盡其職耳豈得忽焉而
不加之意哉諸者乃止

冠帶醫士王某者吳人爲人貪而有口鄉里之爲
外官者遺之稍薄輒騰謗議又爲分宜客以是愈
益無忌憚人不能堪一日分宜之子爲王求陞吏
目於祠郎楊豫孫楊謀之余余曰是虎也尚可翼
之乎楊曰吾政欲翼之且以彌縫勢人耳予曰此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聖

豈舉直措枉耶楊曰若知其一未知其二醫士不
列于官方誰得而軒輊之一爲吏目自無所容矣
明年內察便當速了耳余初不謂爲然明年內察
高安公果首以爲言遂會同吏部以不謹去之蓋
計食吏目俸僅八月耳聞者痛快

陳主事言閩人也以教都尉列銜儀制爲人愿村
無他勝偶以主客員外缺心欲得之自詣高安公
所祈其推挽時陳已醉矣酒氣薰觸不可當公惡
之卽遣出明日會吳太宰力言陳某狂生毋輕與
員外也尋當考察公餘怒未忘嘗召儀郎張天復

暨余入火房商訂其事公首摘陳好酒不謹狀余
曰陳某爲都尉師原不與政事豈可以醉後小過
輒斥之張天復亦曰陳某嘗魁會試今入仕十餘
年僅得一虛銜主事去之不無可憐公大悟張因
出袖中一揭呈公乃會同館主事張某也公曰禮
官清秩賊汙亦一至此耶乃以張易陳張竟坐不
謹去而陳僅以不及降官

丁巳內察先是河南道御史萬民英同年也一日
密來訪余以禮部四司官今年誰當受察予曰實
蔽于近不能周知公試舉一二人商之何如萬因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聖

言儀郎張天復平日狎昵伶人凡之道佛之廬見
古銅鑪餅卽攘取之斯兩事有之乎余曰果有之
但非張天復事耳萬扣之故予曰狎昵伶人攘取
鑪餅非祠郎之勢不能張未嘗爲祠郎也安得爲
此萬曰爲之者誰耶予曰乃張某也六年前已被
察矣奈何聞及同姓萬大咲曰非公言幾敗張公
事明日余進部私告張以前語張愕然遂詣華亭
公所求解華亭公曰此公論易明不必自生疑貳
是歲張竟免于察已求其說不知起于何人也
祠郎楊豫孫一日侍高安公所回御札罷公留之

飲公曰聞君守官甚清苦吾歲受朝廷大俸及厚養故外來書帕禮一切謝絕君祿薄一家俯仰所係凡餽遺有義之可受者亦不宜峻拒楊起而對曰官有大小人無大小公亟稱善後予典祠公亦言之予曰郎中不受餽遺豈專畏老先生知耶公亦首肯然予語稍露圭角終不若楊之恬穩也深愧不及

楊豫孫始爲南京考功主事李太宰默爲南祭酒時器之比典銓擢爲禮部祠祭司員外郎性彊記博洽多聞嘗曰鄭司寇曉通今而不博古雷司空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聖

禮博古而不通今唯某庶幾無之也與予初不相識而雅相聞乙卯冬予入京豫孫先來訪余余報謂與之語合遂飲之酒定交焉既予進部乃力薦之尚書咸寧王公王公南調又薦之高安公以是吾兩人在部寮中聲稱特倚重豫孫之內張夫人者浙之平湖人亦能通史漢居家輒以故事夫婦互相論駁豫孫常自詫曰此吾閨中益友也張故富家嫁時裝奩甚盛豫孫頗心德之以平生作官無絲毫脂染皆張氏之力卽無子不忍娶妾約以四十爲期予言人以繼嗣爲大張齊賢娶妻有十

萬囊橐當何如以報耶其後豫孫以憂去憂終赴關年三十九矣始買二妾來京予笑曰奈何自背四十之盟耶豫孫曰吾恐一時不得歸故豫置之卽有妾直待明年御之耳其篤信如此先是豫孫之父樞嘗以漢陽同知補官入京亦欲爲子置妾張夫人難之怒曰婦敢逆我業爲疏將奏之鄉人阻之曰先生不欲兒子作官耶事乃寢居久之同知公卒于臨江豫孫自京奔訃吾內王夫人遣女娣言張夫人于喪所女娣歸述張夫人雅無戚容猶衣帛襲麻笑語自若王夫人語余曰聞楊公平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聖

日與張夫人講學今當大事反不講學耶予以是知床帷之愛雖賢者不免其不娶妾蓋有所制而故爲隱忍耳

豫孫好講學常勸予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欠講學耳予應之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多講學耳然吾兩人契厚卒不相忤也豫孫不甚修容日所被服多長短參差不一予曰鄉黨篇載孔子服食儘精美奈何今之講學者必以敝陋爲法門耶豫孫曰要不以外物動其心耳是歲冬至四司官衣吉服拜三堂于朝房豫孫當拜起偶有塵

汗其左袖亟以手揮之比退子誚之曰頃君以手揮袖應待無以外物動其心耶豫孫謝曰學問不至自不能矜于所忽聞者稱其能服善

右冰廳劄記若干條皆典祠時事冰廳者祠曹退食堂之名也蓋余視祠篆凡三歷年所適當

天子嚮意禱祀文書取辦倉卒一不稱旨

盡粉呼及聞耳而柄臣父子專國六曹之事俱京白而行阿意者容守文者黜炭爰手其無所之矣幸大宗伯方膺上眷稍庇其屬得無闕及乃後竟罹小隙出之遠郡然因藉以弛擔焉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七

誠昔人所謂未必不為福也逾年而大宗伯以不賀日食去位矣繼予典祠者以憂憤死矣痛定思痛其痛不彌甚耶茲幸乾坤再正中外晏然已息意江湖千里之外理人多暇追憶往事悵焉縷筆庶幾覽之者知孤臣之疾疾所由來也嘉靖壬戌秋望識于荆南公署

十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傳

太醫院院判高公傳

公姓高氏諱鑒字企之吳之嘉定人以嘗遠戍貴竹人稱之為竹深先生云公少孤其母更適張氏家故婆亡以自給乃去依舅氏因冒其姓呼徐鑒云舅氏者弘治間為太醫院官居京師公亦來京師攻苦讀儒生書其家直奴畜之頗厭其所習強之習醫公即解醫會孝廟崩言官論劾太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乙

醫奏藥亡驗悉被職譴竄而詔禮部更籍州醫家子弟入補太醫公由是被籍為太醫院醫士父之得供事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倖臣江彬等復勸上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浮江漢登武當以徧觀中土形勝三月有旨南幸時寧藩久蓄異志榮伺露發中外洶洶閣部大臣連疏諫不聽於是翰林院脩撰舒芬等暨諸郎署合詞力諱一時聚闕下者凡百有士人乃太醫院亡一人敢言者公毅然懷書奏之其略曰古者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臣猥以眇劣待

罪醫垣保養 聖躬實臣職業夫養身猶置燭也
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決頃者 陛下遊幸太數
御容寢不如前矧南方卑濕尤易致疾 陛下之
身 宗廟社稷之靈實鑒臨之今一旦聽信群小
舍密室之調甘暴風之相假令 聖躬卒有虧損
卽齏粉此輩萬不足贖而臣亦死且亡地臣謹碎
首觸 輦下 願主上留行以安人心書奏上
大怒曰徐鑒我家官亦輒附外官梗朕耶須杖之
百令必死時司禮太監蕭敬從旁叩頭曰萬歲欲
連撻鑒首脫不死亡奈鑒何矣不若分數次挫苦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二
之積至百鑒必死蓋敬心念公忠姑以言給上
實寬解之也已而果有旨繫 詔獄撻三十訊主
使亡狀明日逮至 午門前罰跪五日已復 廷
撻五十是時諫南巡官 上所注沛者郎中黃輦
陸震萬潮夏良勝博士陳九川暨公六人迨奏當
成五人者僅削籍而公獨遣戍烏撒烏撒者故夜
郎地去京師南萬里公卽日裹創帶鉗索行亡難
色比至烏撒剪箐刺棘群蠻獠居若將終身焉如
是者逾年 肅皇帝既嗣位詔起 武廟時言事
諸臣公始自烏撒召還晉太醫院御醫尋奏復

姓其後中朝人多新貴無復知公爲故醫士徐鑒
者乃公亦厚自晦匿對人絕口不言 先朝諫南
巡事第默默守一官垂四十年不調其後公通籍
者俱相繼爲堂上官至乘軒腰玉揚揚甚自得也
乃公古衣冠策一羸行長安道上人望之卽知爲
高御醫間以月朔趨院僮僕班行中揖讓如故嘉
靖三十六年公以四歷九年考績例先詣禮部投
牒時同邑人徐某者爲祠部郎中引謁尚書尚書
者爲高安吳公某展牒中有諫南巡事惻然詫曰
此卽 武廟時徐鑒耶嗟何淹也乃兩侍郎獨厭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三
其龍鍾呵吏掖之去郎中從容言曰御醫卽老矣
然少與舒狀元同患難可壯也蓋兩侍郎者皆及
第人故諷拂之兩侍郎語遂塞尚書竟以最獻居
亡何有御史建白欲裁損太醫院冗官者事下禮部
議郎中調疏曰醫垣隸內府例以九年通考其稱
職者遇缺陞缺無缺者第加俸頃年俸門日啓人
率賂虛缺以圖閥註故鑒養充位而無媒者至終
身不得晉一官後來居上不啻如漢人積薪之嘆
而倫次相軋殊爲瀆亂今後遇缺宜先陞俸官令
人得序補則恬退者按籍而進躁競者無隙可乘

庶未杜冗階便疏入華亭徐公某在政府故知公
手部踴喜曰此豈爲高鑒地耶即報可著爲令父
之會南太醫使缺吏部檢括院籍亡先公者有一
貴介子攘之或勸公據例爭公笑曰吾四十年不
欲上人爭何益也逾年而貴介子復去位吏部已
更新尚書頗屬意潘抑一日詣政府議事華亭公
首舉公言即日擬晉公院判移署南院使事公既
去南京而心德華亭公已遺老蒼頭還京師懷一
幣爲華亭公壽華亭公輒然謝曰向謂而主執古今
不古執耶亟持去毋鑿破渾沌也其見重如此公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五 四
在南京南京人聞無知公者且春秋高見臺省官
愈益翫饒給事中周某者惡公雜流官老而狂慙
又年及不去非例劾請罷之不知公年七十時建
安李家宰某嘗特疏留公故得以八十在位已而
被旨僅奪俸一月不盡直給事中言明年始自
罷去還京師家居又三年爲今上之二年以壽
終年八十三云公平生孤耿絕俗其取與斷然
必致析於一介意所鄉往即衆人不謂爲然而公
獨孑孑行略不左右顧與人言亡論貴賤疏戚洞
開肺腑即閭閻牀第間瑣屑之事如吐物必盡底

裏而後止未嘗一伺人顏色故邂逅公者或目爲
迂爲怪咸走避之而諸少年以公輒出踴躍語尤
相成匪不欲見公乃公接引諸少年顧能折行齒
相下不以他腸周防於人也公自少履歷艱難至
老極不自怡顧獨喜談先朝治亂之迹一抵掌
歷歷如昨日事至聞國家闕失輒輦感仰屋竊
嘆爲之廢寢食者累日嘉靖間分宜父子用事權
傾中外縉紳方倚之爲泰山公嘗大譁于衆曰不
兄錢寧在武廟時乎上每切齒罵曰汝無恃
我一日創了手割發我不得庇汝此事特反覆手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五 五
耳惜吾老不及見之聞之者汗欷歔泅背乃公言
自若略不色怛已竟驗白悉如公言而公是時尚
亡恙公初有二子相繼夭歿今二子留居京師者
公晚年所舉應奇爲京兆諸生應某隸醫籍世其
業皆及公之世復嶄然見成立云外史氏曰正德
間奸孽鼓煽八黨誅而邊將內柄主上日棄萬
機天下事岌岌矣然竟不瀕於危者何哉說者以
孝皇養士十有八年武皇迄享其成內外夾
輔易危爲安至于廢臣廝吏咸能陳力効死星官
協源者初以占候諫乃公繼之復以醫評有回天

之助焉豈所謂蓬生麻中者耶然源後以忤瑾竟淪落成死而公際三朝食祿五十年沾被恩齒光榮矣然則天之報施善人果有幸不幸哉

一 翹兒傳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娼家冒其姓爲馬假母呼之曰翹兒攜之來江南教之吳歛卽善吳歛教之彈胡琵琶卽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也然翹兒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腹賈賈多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六

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憐惜不開明或竟夕虛寢而罷明日大腹賈惠而收金去以是假母日窘而數笞罵翹兒翹兒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多文儒貴游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翹兒一啓齒以爲絕世無雙爭艷惜之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算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囊中一錢不留也久之倭人寇江南掠海上焚其邑翹兒竄走桐鄉已倭人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虜詣會執以見其寨主徐海徐海者故越

人號明山和尚者是也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訊之知爲翹兒試之吳歛及彈胡琵琶以待酒絕愛幸之尊之爲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爲王夫人翹兒旣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惟翹兒意指使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之華老人者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覲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爲翹兒不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七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七

敢泄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佯稱逆降比迫海察海信翹兒言不爲從備督府急麾兵鼓噪而進斬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以享諸參佐令翹兒歌而遍行酒諸參佐皆起爲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亦

矣知其以御女術長生而士大夫慕長生者多從
百歲楊游而習其御女術其最尊信而師事百歲
楊者宜莫如某都御史余行部荊州召百歲楊見
之身衣皂繒短衫雜衆人中蒲伏庭下等五十歲
人耳呼之食卽食呼之飲卽飲與之語輒多笑似
不甚了了叩其長生術則以御女對余曰術可授
乎百歲楊曰特易耳某都御史者已得吾術之七
其人亦可百歲也余旣遣百歲楊去頗怪其說似
以口語啖世而疑其中自有奇秘必不輕以授人
者然余去荊州歲餘所謂某都御史者死矣死時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九

年未六十也又歲餘余過真州而荊州人有爲真
州小吏者問百歲楊云頃有貴人復市一姬與百
歲楊御之一夕術敗自度必死明日遍謝諸素所
往來者與之訣後數日果死外史氏曰蜀中張博
士先生與余言少時往來峨眉山有老人亦稱百
歲楊蜀與楚道相屬疑今居荊州者卽一人也張
先生好談黃白事以爲神仙必有余笑曰世曾見
不死人耶第有遲死者耳魏之羅結唐之李元爽
宋之譙定其人皆至百數十歲彼豈盡以御女長
生耶如今百歲楊者疑有天授非人力也若其術

果有之能不廢其富貴之欲而坐躋彭聃之集則
秦漢間天子何不能爲而有待於今之士大夫紛
紛爲無厭之論也作百歲楊傳

鰲池生傳

鰲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
壯歲顛髮卽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
晚居江陵之天鰲池更號鰲池生宋氏故新河農
家其先嘗累高曾生少失父母以亡嘗省家益貧
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古人
書見前世結綬射書擊筑集印諸賢豪急難可節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十

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強
馳騎間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
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願而意者生
戲爲之貌絕肖父因勸生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
日沉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以是里中盡日爲狂
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
繼死生仰天歎曰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壙之外
乎遂屏家柁其兄而自棄書遠遊至博陵博陵
有故所善客憐之餽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
竟去之京師日跨一蹇蹇行長安道中往來

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設貴人舌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之渤海人交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駸駸白亡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涕淚交頤訪錢唐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土

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母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貼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樓依岨隄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侮人生坐臥其中第繡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爲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卽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

書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慙感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眉山迺巫巴下荆鄂將遠赴潯陽返棹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党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徧唐氏其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鄢間更贈生二童子卽生所呼爲丹砂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土

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召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穫菽十斛生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美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某爲荊州守聞生高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守至再始見明日生戴紫羅冠衣皂緇衫報謁据守上座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顯安亡知守奈何輒威也久之往來屏中而守之

寮吏奉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
實終不肯一往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鰲池徙之
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
遲及之生悲曰守胡給我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
臥不欲內守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
藁僵偃壁下守笑曰若欲爲龐萌耶瑯琊人將捕
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
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
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齋乃詭爲羽
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衲而行乞於途自江陵蘭步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七

數十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守客遠來爭勞苦之
而持河豚酒享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
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
復至而海上主帥鄣公者亦以守客故遣人遺之
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
若咲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守欲買田舍生于海
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諧時俗人不復彊也居三
月別歸江陵生歸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盡定
計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吏議
廢比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遼王

上客而又爲人僑衆將甘心焉始守所授生室故
宗人產貨之直四十金守以生羈旅恐后或懷之
爲密署數語於契尾鈐識而歸生至是宗人乘遠
上之隙誣王奪而與生訟之官官復契尾鈐識驗
白乃以室還給生生久在遼王所絕不與用事者
比遼王常召生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調
笑以悅遼王生第端坐竟日夜卽飲至大醉目不
流睨遼王益敬憚生每見生輒爲歛容生之不及
于難以此自遼王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轉寓其室
以分旣宋鯨而自攜少貲逍遙七澤間最後遊石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五

七

首石首士人喜生來與之結社爲詩少年張氏某
者豪有力而佯以詩爲名高生不少與可少年衛
之亡所洩會他處召客少年故與生爭席伏奴筆
擊之幾死尋賂縣官賈其械而出諸境石首士人
避少年亡賴而又懼懼令威莫敢開言救生比出
境而陰行賄陳其械縱之逸生又還江陵遍謝其
故所往來人而斥二童子姑去乃自童髮爲頭陀
不知其所之萬曆初守復起爲楚行省右丞行部
江陵宋鯨方爲人傭作於野識故守蹠而陳石首
事云徐子曰昔孟襄陽以詩窮願藉與荊州張氏

史藍田王右丞游二人嘗薦之玄宗朝即不用而襄陽之名以附青雲益高生五言詩有逼類孟襄陽者如閒居云平生欵段馬不識孟嘗門清明日河上云一盂寒食酒東海吊田橫其清婉悲激非近歲布衣詩可儼也及考其游跡幾遍天下囊中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數窮餓即窮餓不肯輕見一貴人即貴人自見之意和嘲竟掉頭去不復顧世方指為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事尤彌甚矣然非其所自取徒以羈旅故為少年所乘此韓淮陰他日召而賞之者也何途憤懣逃世太史公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五 五

豈斯人之謂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傳

吳郡徐學謨叔明

吳小仙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習繪事以心為師無所繩榻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慙雅樹崖岬與俗寡諧日丐繪者戶履幾滿非其人輒不應即素與之狎一言稍忤投硯去成化間成國公朱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平江伯陳某禮聘渡江聞譽日起憲廟嘗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乙

待詔 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 召蓬首垢面曳

破阜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

泉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

間左右動色 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

奴視權貴人權貴人丐繪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

怒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僑居金陵偉好劇飲或經

旬不飯其在金陵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

飲無妓則惛惛不醒而諸豪客競集妓餌之 孝

廟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繪稱 旨授錦衣百戶賜

畫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楚墳墓請歸祭掃

詔給驛還武昌尋有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二年偉引疾歸仍居金陵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武宗即位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卒時年五十子山從遺命葬於金陵外史氏曰聞之江夏人云偉少時給縣賤廝至卑眇也其伎有天授卒事憲孝武三廟備宿衛蒙顯榮焉於乎人奴之生也而侯于漢人生貴賤豈有常哉

萬玉山傳

萬玉山者名福散羅田人幼穎異攻舉子業已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狀并之童髮投塔山寺爲僧法名道殘即冥解禪宗邑令徐召與語大器之命畜髮訪道四方號爲玉山人期數年後返東吳結方外友玉山自茲徧遊終南峨眉武夷天台懷玉王屋五嶽之勝所至留憩遇緇流羽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充然有得矣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鉤鍊不暇秋麪鹽酪深味丹經芳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鑑繪竹蘭清逸有韻其它諧琴擊劍蹴踘躍躡雜伎種種入能品諸人禍福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遊者輒先窘辱之

以管其心而後受之不責一錢家不殖生業僅買黃崖山數十弓營遠廬焉年六十始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山約其徒方大旺偕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曰女好留矣今年某月可結胎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良久曰男當長成惜非貴命耳玉山獨荷一襆往明年方生子果悉如其言玉山居霍山日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曰葬地當有害者吾弟福厚其殆死矣即奔還其弟果以是日葬山之左亡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往霍山去之明年庚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靈鶴夜且至倘余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凡八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什壓牆屋呼玉山玉山不應入戶窺之方正襟趺坐呼之復不應乃知卽化矣年九十二初玉山寓蘄水黃岡陶仲文從之授符水能白晝招鶴謂之曰子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京師以其術獻之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真人上詢其師仲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誥贈清微神霄演法真人遣官焚黃墓隨玉山子朴方以掾史投牒吏部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以疾辭省祭歸終其身不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三

仕云外史氏曰昔漢賈誼策治安書數萬言當其身一不見施川其後主父偃僅掇其緒以干孝武書朝上而夕召幸何則時有利不利也豈萬玉山陶仲文之謂耶然中文業以師說奏御卽左道不肯自悖其本異乎吾儒之操戈入室者矣玉山子朴和疾辭官終不受仲文之援亦庶幾于度德量力者哉故併著之

柴道人傳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籍世貴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四

有心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某淑人死之京奏乞卹典還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而圓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理寺丞兩家門閥方盛衆惶駭莫識所爲亟遣人追至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爲頭陀矣其在武當嘗居南巖宮師事麤子李麤子李者不知何許人日不火食第啖麥麤數合

故名見人不及他語唯云大造化三字道人頗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其家知不可強則歲遺金布來問無恙不道人湯不置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一日持鉢行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騶倅怒笞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任官人何與也了無作沮李化去更入伏牛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復返武當訪范鬢鬢適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約之道人嘆曰吾鬢足數千里來爲何意汝必有所得也而乃尚須人養養耶遂掉頭去或以聞范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五

范尾至光化呼之略無轉顧意步後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返外史氏曰漢書稱尚子平婚嫁旣畢遂去遊五嶽以爲奇事藉令婚嫁晚則五嶽終不得遊耶柴道人以壯年貴介子一旦灑然別妻子散家產而脫脫埃壘其所爲尤怪豈自有所遇耶或神仙謫籍偶委迹凡間終當逸去若此類者可以存而不議矣

死倭難三人傳

始倭夷犯吳中官兵不能禦蹂躪剪省江以南無完郭焉禍慘烈矣當是時吏有望風潰卽獨王令

欽以常熟死錢令錚以江陰死鄉先生錢大參以王令鈇之死而死武指揮某以戰海上死皆死之著者業銘太常蒙卹錄矣其微而死者纍纍焉相枕籍也而吾嘉有三人焉蓋皆死于甲寅歲夏五月圍城之難者卽微也而有槩于大義不可以無述其一歸可正者故縣學生邑之東門人賊逼門縱火燔民舍民悉竄避而可正有祖母年八十餘已病羸癯矣可正強負之竄會天雨渾阻不得前卒遇賊賊惡見婦人必欲殺其祖母而姑斥可正去可正哀懇願以身代賊不可比劃刃可正以徐氏海隅集卷之十木

危授命誠知所取舍矣若庖夫某者故非有詩書之潤其役于丞所也無肺腑之親而倉卒捍難竟庇其主豈丞之忠勇感之素耶或丞有不幸不當死盜賊耶太史公言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若三人者可謂善處死矣不然與纍纍相枕籍而死者何異也而王度之婦其節烈尤罕觀云而江陰人亦言令錚與賊鬪墜馬兩衛士翼之登一日同遇害亦亡其姓名以非嘉定人故不列

周先生傳

周先生者故蜀之灌縣令也名奕字叔大其先家徐氏海隅集卷之十木
揚之泰州姓劉氏六世祖達一生政卿以隸外家戎籍因曰周姓洪武初自泰州徙戍金齒故周氏今爲金齒人政卿生晟晟生德德生王是爲先生之父嘗夢白象入其寢占之曰象大畜也白純質也入其寢門將高也其貴子之祥乎蓋翼日而先生生風骨岐嶷果大異常兒旣成童不喜嬉弄長而益疑重資特奇穎泛覽羣籍多所該洽而尤長于春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與諸弟子員就督學試卽無先生先生者督學使因簡諸弟子員從先生授經先生爲之講解疑義進退容止動中矩矱

然南面稱師經其指授者率爲良士於是滇人知有周氏春秋歲戊子先生以春秋魁雲貴鄉薦有司錄其文以式比應公車者三數不利遂罷去試吏天官乃得令灌縣縣當松茂二邊餉道民疲于推輓奔命不暇先生至則勞苦其父老務約已而脩民之瘼凡爲蠲逋已責剗夷鋤梗疏幽振滯勸學興禮期與民休息卽不爲赫赫之名而日坐堂上覈治文書吏莊憚之甚于神君間乘敝車行阡陌間貶損騶從人望之瞿瞿然不知其爲令也時旁縣季報贖緩務取盈以博上考先生嘆曰仲尼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八

無訟之指謂何而乃陽關其民而陰利之也卒不忍急贖錢邑有谿崗輒出烈風先生禱之風卽止其禱雨暘亦亡不響應蓋三年而灌以大治與人頌之比於朱邑桐鄉恐先生之一日去灌也乃先生忽念母夫人留滇春秋高矣業上書求解印綬不則請鑄秩正便地就養部使者憐其意爲轉奏于朝改雲南府學教授滇之督學使雅聞先生行誼喜其來則大開五華書院集諸生之雋者檄先生典之先生益爲嚴章程端楷範戒遊佚隨物曲成長者先忠信而後文執幼者習小學而戒躐

等其教一如都授金齒時歲仍請間歸金齒爲母夫人壽事竣卽馳還五華如是者九年五華諸生嚴清郭斗張橋胡鳳來葉露新輩率先後以先生學應世多致通顯而先生自是告老矣遂拂衣歸檢橐中裝僅得薪奉數十金稍市石田力耕拮据第以佐母夫人甘旨白首孝養亡間暇則脩學著書終不問產業而伯子紹稷尋中壬子鄉試先生平生節鮮嗜欲刻勵枯淡雖所至以經術自窮而能灑然於埃壘之表嘗遇一方士願以丹術授先生其法能以藥點鐵爲金先生曰多金何用而盜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九

造化之權也竟謝却之居常戒子弟曰吾見世人溺内外丹大惑也内丹何如寡慾外丹何如節用人以爲名言其去灌時或津以驟十頭輔行先生問其人謂誰其人曰吾故大辟囚也而公生之是以報也先生曰生汝者法也非我也何報之有急去母溺爲也其人皇恐遂逡巡退弟子有欲以妻見先生者先生曰男女有別此非事師之禮也竟嚴拒之其狷介惇篤卽眇微不忽多此類年六十以壽終于家紹稷能讀父書而特善古文辭與當世賢豪長者遊仕亦不達徐子曰漢興五世孝

武號稱表章六經乃公孫弘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而董仲舒著災異之記爲主父偃所嫉遂偃蹇膠西而卒又何其憊也豈其時所用非所養與乃其後仲舒弟子褚大殷忠呂步舒之徒卒推明其學于世而其子孫皆至大官亦表章之明驗也余迹周先生始末大類廣川宜乎其不遇矣而弟子爲周先生學者遭時行道亦多有其人今上方向意經術它日有詔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以充文學掌故若紹稷者將無當于太常之籍奏也哉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十

唐殷二博士傳

徐學謨曰唐殷二博士者皆余小子束髮時授經師也然二博士能以經學貴其弟子而不免自厭其身抹殺以死國家養士安在其能盡用之也爲之傳其事

唐先生者諱欽堯字道慶生而丰儀峻整瑩潔度豁然常有空虛世外之想因自號曰雲濤釣徒唐之先故蜀人南宋時有太醫院提舉諱以道者渡江家紹興至元元貞中諱永卿者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籍嘉定蓋唐氏世世爲醫官自永卿

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仕爲樂清主簿自樂清後子孫駸駸以儒術顯蓋又四世而先生之考埤隸博士爲弟子員早卒先生少孤獨奉母王太孺人養以貧故出爲沈氏贅壻沈氏故僥裕先生頗資給之始遊澤宮無所知名先生遂閉戶發憤撿攬羣籍研誦徹日夜至于嘔血已與諸生試則諸生卒母上先生者督學使者屢以國器祝之由是先生煥然名動江左然先生性高邁不喜俗學爲文務去剽賊率自己出奇氣勃勃稍不繫於有司之繩尺以是試場屋數困乃先生不少自沮抑每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十一

開口談世務踴躍厲烈纒纒然思一効之用嘉靖中海水嘯溢瀕海居民漂流萬家歲復大侵穀價踊貴先生率諸生哭于縣庭縣官爲之感動已得出粟賑給民賴以全活者無數倭人寇江南附至殺掠將薄嘉定城先生方計偕北上業登途矣聞警卽還策城守虛急白大吏請暫假邸廬潛下軍偵護而復款兵以調至先生復斥私財以厚結商賈冀得其驩心可備倉卒時城中乏儲峙又請奏輸金折兌留十萬之粟以當緩急悉見施行已而賊果圍城一月縣無主者先生晝夜擐甲登陴經

畧之民卒恃以母恐比園解則人人加額德唐先生也其平生倜儻卽不試而行有位者之事多此類先是有同舍生李炤居鄰勢家勢家子欲侵炤地益宅炤持之乃以他事齟齬炤而訟之督學使者督學使者與勢家子有故陰授指問官欲誣炤置之法先生乘都講暇獨退而前白其冤督學使者故窮之以辭先生義氣愈激昂抗首質辨反覆數百言無少挫而督學使者不能難時州縣長吏及諸生環聽者千人皆攝息歎服以爲蘭相如爭壁秦王之庭不是過也其事尤卓偉可頌先生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七

母孝卽逢衣家嘗備甘旨無缺撫幼弟有恩爲之教育昏娶與朋友重然諾以意氣相器許沈翁無子事之如父爲之儲胥門戶終其身力政不過其家其綜博自六經而下泛覽千史旁及陰陽星曆稗官小說無不通曉而尤明于醫藥其步趨周折一遵規矩卽溷衆中望之嶽嶽知爲唐先生嘗讀書虎丘有一朝士挾諸少年袒裸徵逐竹林下先生過之不爲禮朝士嘲之曰而來且飲酒卽得第天楚楚炫世母益也先生竟掉頭去故人稍見謂爲崖異晚歲益拓落居常悽然有吾已矣夫之歎

每對客飲酒則歌杜少陵贈王司直短歌行至眼中之人吾老矣未嘗不歎歎慷慨泣數行下也歲丙辰以貧需次京師久之僅得撫州司訓非其所屑意也故病疴行至任城卒於舟次年僅五十有六始先生臥病邸中客有來訊者先生遺之書曰承遺札適入夢中缺於酬答僕之所苦雅與衆異他人病則氣亂乃僕之神病而愈寒寒熱戰而溼思溼難與足下言之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慙心雄萬夫應酬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七

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扶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矣此疾當屬伺門而治之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醫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足下愛厚輒述病原覽畢竊慮之毋令世人知此怪症也先生歿後其家發之裝齋中此與邯鄲枕中記大指略相類豈其有所負而不得遇乃恍惚淫溺入膏肓爲祟非耶先生自是竟不起矣所著詩文奇宕而選尤通古以稿散佚不傳

殷先生者諱子義初名養浩以避督學使者名遂

以字行而更字集卿家城東之新涇里世以捆屨
爲業賢不逾中產其父處士君始督先生業儒先
生自少英敏性凝重寡言笑比長卽有志聖賢之
學年十六補諸生都授里中已儼然南面稱師矣
旣又自飲其學聞崑山有吳中英先生者精於易
義則擔笈走百里從之遊逾年盡得其大指歸而
弟子從先生者日益衆戶外之屨幾滿也各質疑
義無不澤答大都先生之學專主考亭而間參以
陽明傳習錄稍折衷之故其說融通貫串無盤戾
偏駁之患人人解頤去嘗居葉氏之塾有儒生某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古

者翩翩由賓階來謁先生先生頗貌敬之延之上
坐生據上坐輒有所證先生卽扣其兩端竭焉生
矍然起謝曰先生非吾友也請執弟子禮先生竟
無所讓席時生年已衰然出諸弟子上矣它日有
所應對卽直呼其名或勸先生少貶損先生曰
孔子未嘗以字稱門人某敢自壞其家法耶先
生下帷垂四十年其後諸弟子有以其學駁駁致
通顯者見先生猶粥粥文執經時也少見德色則
謝不與往來必俟其改而後已其以道自重如此
先生少失恃事後母最孝內外無間言已而後母

自有子先生撫而教之如同母弟會處士君罷廢
著家居無聊先生歲所得膳餼束脩悉內之處士
君以營朝夕一錢入布不入閭帷也嘉靖中江南
兵興新涇之第燬于賊先生始徙入城中號屋以
居又數困塲屋貧益甚乃奉二親養每食必有酒
肉處士君雅善酌而不能飲則日計酒貲獻處士
君爲壽務得其驩心不給則寧稱貸益之而自奉
簞瓢晏如對人畧不作戚戚態太守成安蔡國熙
察先生孝廉延致郡齋比于古之更老日相與諮
議政學先生卽知無不言然未嘗一及其私見人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古

亦不及太守諮議語時先生迫次貢而正貢生資
卽先先生乃廩廨稍後或風先生乘太守故盍白
之且名正而幸早驟也先生曰太守以賢求我我
願以不賢應之乎休矣功名遲速有數母攘人爲
也風者慙而退而弟子有徐日軌者坐誣訟以骹
解忤問官遂奪廩生業五年矣縉紳屢爲之解不
可先生心知其冤更請問于太守太守爲破格暴
之督學使者卒復之蓋一時太守上客宜無逾先
生者萬曆初先生始計偕升禮部已需次得淮安
司訓准爲南北之轅士習澆競先生至諄諄導以

禮法日聚徒爲之講解經義一如都校鄉里時淮
士斌斌化之而淮守邵元節亦慕重先生不敢以
屬禮部先生以親老累乞歸守固留之會御史按
部淮視學都講先生揖讓御史前手忽戰御史曰
博士老矣明年大計竟以疾註考得致仕尋卒于
官年六十有四先生白晢飄髯身長七尺壯歲砥
礪廉隅意所稍拂輒義形於色人以其巖峻憚避
之比於程叔子因自號方齋晚更綜博羣籍所養
益粹然善與世推移絕不作町畦刻畫狀人無賢
愚貴賤咸接之以和而其中介然如故遇飲食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六

一

會或狂俠少年欲作注襲語視先生在座則終席
跼蹐噤不敢發以故邑中自縉紳士大夫逮賈豎
夏畦無不知尊禮先生者其溫靖恬穆又類程伯
子至其隱微對妻子無情容無戲言平生所御不
二色蓋庶幾無愧至滄云先生于他經無不精詣
而尤長于易所著書易講義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昔吳於春秋嘗擯于夷矣乃公子札觀風上
國能詘其諸侯卿大夫咸就而問禮樂焉人可以
地限耶今吳號文明而吾嘉僻絕海隅卽以旁邑
視之猶春秋列國之有吳也異時冠蓋不數數過

矣願獨有二先生爲之弁冕禮樂之寄於是乎在
藉第令歷聘旁邑世有子產輩能無揖讓之乎今
吾嘉歲薦公車者且濟濟盛矣而通經學古之士
若二先生者乃未易指屈悲夫世道人才之升降
卽一邑而天下可知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六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墓志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鄉進士趙君暨配朱孺人墓志銘

嘉靖癸卯吾鄉同薦者四人子與趙君年少長三人者兄事之君爲人古愿貌類朴野人諸新薦士多少年或策肥張蓋以揚揚自得君獨不喜矜飾常以敝衣冠雜市中人莫知其爲趙君也乃其中涇渭了了即叩以國家兵刑錢穀大計旁及農圃醫藥星占諸小伎靡不精曉方薦特君年纔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七

三十五已屹然負老成之望縣大夫欲斥囚餒私所薦士令趙君一開口以市德君竟孫謝之人以是益知君之有辨歲丙辰江南大侵君爲條陳便宜數事陰上部使者部使者悉見施行民多蒙其利君未嘗以語人也余上春官時輒與君同載往返歷數千里津途米鹽瑣屑君一以身任之略無厭沮色即僮僕有過能款款解諭不肯出辭言相加余嘗謂趙君令寄百里必能奉法循理以修民之急當追古循良無疑也余既舉進士而君數上春官數不第君自是倦遊矣已酉冬復北上尋遊

脾疾歸竟不起年止五十有一君事親孝與弟友遇宗黨有恩待朋友和而諒可託以死生疎族人右以貧自鬻者君亟以金贖還之外舅當戍遣君爲急其難收其喪贍其子孫諸所爲皆賢者事人曰趙君固大官器即不爲大官當得老壽然君於二者竟非人之所擬吾不知造物者何如也配朱孺人慈婉詳慎能力勤苦作以佐君治生教子如伯鸞之有孟光焉年五十九後君八年卒子男二人承業娶李承易縣學生娶王繼徐女三人舉人陳其詩學生嚴嘉黃士翔其壻也孫男女各三人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三

其葬以是年丁卯十二月廿又二日其地爲馬陸塘之新阡君諱中行子與字按趙氏故中州人從南宋渡江占籍嘉定之公孫里曾祖諱玘生錫錫生志稱克成先生者是爲君之父克成嘗遊邑庠已謝去閉門讀軒岐書今春秋八十鄉人罕識其面其家之長厚固有所從來哉銘曰何忼不權何厚不培彬彬乎萬石君之遺也而婉德以居令畸於時而死吁其悲

夢梅楊隱君墓志銘

嘉定婁塘里有隱君子曰夢梅楊君者諱某字某

其先淵之鹽官人始祖國材仕元爲海漕萬戶提
舉上海市舶因徙家龍華里國材生永壽亦爲元
江洲行中書省宣使至 國朝有諱贊者始自龍
華里再徙嘉定而贊之從弟銓嘗以明經魁洪武
乙卯鄉薦贊三傳而至梅雪府君是爲君之父梅
雪君有四子其仲子肅忍讀先生登弘治乙丑進
士今邑中稱文獻世家者必推穀楊氏云楊氏故
閩左而君之兄又新成進士人爭煥煥附之居亡
何進士君卒於京師附者去門屏即蕭然方是時
君年尚少已能自浮湛不爲怙席于勢以故所居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三

機利之轉人亡得而軒輊君也君生而朗秀骨淩
淩起望之灑然故從其兄學問頗涉書記中歲尤
嗜詩不屑意家事日與其鄉之能詩者還生唱和
其詩不爲琢句之工而婉麗典則亦自成一家言
君雖冲舉物外然能以禮繩其子弟故楊氏詩書
自進士君後彬彬復起有漢荀氏之風焉性尤至
孝自以早失怙恃痛不逮養每遇歲忌輒白衣冠
而飯於祠哭踊不絕事其季父竹雪君如其父逮
白手執禮如初外父母死其子局於堪輿家言歲
久不葬君卽爲營葬之無少憾諸内外姻族歸君

之義者多類此里中故於飲食以相徵逐君獨折
節爲儉客至卽諸子腆供其公餼戒曰毋暴殄損
福比年以兵燹故民間至不能設客始服君有長
慮諸少年以疑事相質君必開肺腑示之面承可
否乃去縣大夫廉其賢數致賓飲君免爲一赴其
後竟謝不出君素曉熊鳥之術晚益精詣能破除
諸煩惱障又似習禪家書嘗曰暴戾戕性盛氣傷
神吾少年懲忿今不知忿于人爲何物也家人間
以緩急關白君第領之竟置不復問年八十六以
壽終於正寢配某氏生五丈夫子秩釋種種穢種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四

後更名秉中爲蘇州府學生秩配程氏釋配郭氏
秉中配郁氏种配王氏穢配唐氏女子五人一適
貢士蘇九成一適張仲起餘先卒孫男十人應梅
應松應桂應栢應樟應楨應楸應枸小增王庭應
相縣學生曾孫男五人先是進士君釋褐大理君
一夕夢老人告曰逾二年六日汝兄卒又兩三十
年汝卒已而進士君如期果卒至是嘉靖乙丑距
夢時六十年矣君忽逝疾嘆曰豈冥數殆盡乎竟
不起寔是歲六月之二十三日也秩等謀以是年
十一月九日奉厝于新團涇之原而秉中持自爲

狀請銘銘曰世內之身隨化以遷世外之心視之一焉彼買買者適屠以煎行乎仙止乎禪君惟其然是以勿閔其年而歸其全于天嗚呼是惟楊隱君之阡

亡妻歐王二安人附墓志銘

歐王二安人者太室山人徐學謨妻也山人初娶於歐氏九年卒繼王氏十年卒歐之年二十五而王之年亦三十四兩喪相距蓋十二年而近云山人嘗自勸曰天乎吾平生踽踽擇步而蹈何戾於天而連慘吾二妻乎比卒而山人數有四方之役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五

不克甚至解荊州歸始於項涇之原乃獲啓其櫬附于先祠部公光馬禮也歐安人者嘉定髮塘里人父某故以貴雄晚構大獄傾其家而安人來歸其母贈之衣二篋歸之夕盜穴其室挾一篋去乃安人僅以一篋從比入門諸姻來倒新婦粧咸拊口詫笑其姑陳安人爲解之曰若知女子不衣嫁衣乎兒他日自有也是時安人侍於傍略不色沮姑心已憐之性復婉順姑夜中患嘔逆安人耳之即摩衣起或一夜數起候嘔息乃敢還寢如是者以爲常姑愈憐之甚於所生居亡何山人

舉於鄉既上春官黜歸顧室中四壁立以安人就鞠於丘嫂而自囊書遠遊遊輒經數月不歸會歲侵食益貧安人日與其婢子啖蔬糜以給比山人歸家人更責爲其欸之出門初不知安人之困也即安人口亦不及困狀山人有所善客知之來讓曰人家中舉即僮僕厭厭梁肉君奈何飢其妻耶山人佯應之曰富貴吾自有之第令歷艱難耳一日山人將外去安人牽裾泣數行下心異之謂其有所矧也安人曰吾童而婦于君已絕祗席戀今顧蜀君失大事耶第吾錄中似數有物撓之者不久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六

以營亡所恠及山人服闋補祠部郎祠部爲天
子供給鬼神之事每夜中代尚書奏對入西內
輒漏盡而出出時則安人未嘗不篝燈待也會有
儀部郎缺例以祠部郎叙調乃銓司已別有所主
而部尚書恚而爭之甚力山人歸語安人安人詫
曰君平生懶識貴人面今顧欲作大郎耶一聞口
稍至矣大郎者京師人目文選職方及儀制爲三
大郎也已卒讓其所主郎久之銓司竟以部尚書
前卻出山人爲荊州守蓋安人之言始驗云初歐
安人亡子遇忌日家人將飯於祠相切切語不敢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七
來請安人許曰賓祭非婦人事耶詎以吾故饒歐
安人也乃親爲羞簋盤飴滌有加歲遣其兒女獻
酢如儀其諸大體類是嘉靖己未三月二十一日
以娠疾暴卒於京邸先是安人逾笄未字有日者
曰是女雖遲歸必嫁貴人第後有娠厄比歸四娘
俱亡恙然時時私念前語則泣然泣也戊午歲忽
買一妾躬膏沐之以見山人且畜之良山人惟而
詢之故第曰人生豈有抵耶脫吾死令不重視吾
兒女耳明年而安人果卒矣比計於家亡問疏戚
哭者相枕藉也兒名兆曠聘太倉吳氏女受崑山

周氏聘山人蓋嘗讀詩至雉鳴歎曰風淒乎
何其婉而則也豈當時婦人皆自能言其情之所
至而陳詩者采之以示勸耶今世鮮能言之婦人
以故閨媛之行罕著於外獨其既死而銘之又類
撥泛然之詞以藻飾其平生賢不賢亡可考鏡也
若歐王二安人所以交驩山人者比于風人之致
抑又遠矣烏忍使之亡傳哉歐丁貧厄能誦情制
義終其身亡伊阻之感而王之是勉職事則藹然
德讓君子之風也豈直夙夜之相戒已乎然不幸
不能自言又不幸而相繼早死即令能言之士必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八
不能窮其情之所至然則非山人銘之誰銘耶死
之日爲嘉靖乙丑二月十二日稱安人者從山人
貴嘗蒙贈封云而故太守自稱山人者以方屏居
田野有終焉之志銘曰胡繫之殊若相締也胡迭
而歸婉相婉也謂子亡辰美曷昇也將哲者延又
誰濟也人百其年子獨劇也牼糠茫茫嘆嗟孰也
仙媛之都杳莫諦也翟車雲從結雙袂也有鬱其
封舅姑義也貴其幽光未亡悵也

王母戚孺人墓志銘

王母戚孺人嘉定要塘里人年及笄歸里中王君

父夫王故饒裕安夫挾奇賞遊江湖間尋棄孺人而遁三男子長柵次槃次格柵嘗以貲爲郎自光祿監事累遷綿州判官所至焯著聲績每入俸薪必以奉孺人甘旨孺人安之比罷綿州僑居潞河之側綿州君既善宦而又善計然之策時時出其餘智以營朝夕孺人又安之忘其非宦時也孺人年七十有三以病卒始綿州君時爲余言方先君之客死也諸孤伶仃咸未解門外事吾母鞠之能以義濟慈處姻黨無怙調恤御臧婢嚴而有恩內外人敬憚之甚於丈夫故能席遺貲以存王氏也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七

九

嗚呼語云一縷之續能引千鈞孺人之謂哉今柵之子二人俱爲縣博士弟子員人謂王氏後當大云柵娶朱繼瞿槃娶費繼陳格娶某女二孫男九柵將歸孺人之柩寢於嘉定俞項湮之原從夫兆也卒之日爲某年月日葬之日爲某年月日銘曰何墳不終而逆於玄胡然未亡而逢其域同歸於藏未勿傷

撫州司訓唐先生配沈孺人墓志銘

先師撫州訓導雲濤唐先生既歿之十年厥配沈孺人以疾終於正寢是爲嘉靖丙寅二月廿又二

日明年隆慶丁卯某月某日其祇時雍輩謀格訓導公之兆合窆焉以自爲狀泣而徵銘謨生十五年從訓導公度經乃所授經處即沈氏別館孺人數爲飲食之已竟掇唐氏易以幸有聞於時今俯仰三十餘年而訓導公夫婦則相繼亡矣浮湛存歿之感其能無槩然於懷耶銘惡忍辭按沈氏嘉定著姓孺人之父守畔翁爲人長者業故饒無子獨生一女即孺人性柔惠勤忍即一畝之宮言咲不逾閼外守耕翁特鍾憐之選所字乃得訓導公爲贅壻唐氏累世儒家而訓導公弱冠失怙頗貧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七

十

薄母王太孺人孀居城中抱幼兒爲活訓導公既廩於澤宮所受膳資必以歸王太孺人橐乃孺人自守耕翁所益餽薪米腆饌具以爲膳所以給其叔氏又時時往城中問無恙不太孺人治家斬斬有節法左右人鮮當意者及見孺人未嘗不煦煦然樂也守畔翁即一日不見孺人又惛惛憤處爲之寢不寐食不甘味故孺人以一身周旋父姑間番四下餘年孝養無間太孺人疾既革解所戴簪珥遺孺人曰吾賴新婦養以有錙銖之積今當盡反女耳孺人泣曰新婦席父資以稍給衣食叔氏

零丁奈何敢私之於是悉讓弗受比歿而孺人所
以厚遺叔氏者視太孺人生時不覺有絲毫異初
訓導公在諸生中未見卓犖孺人拮据助之一不
以家事關白令得沈精思慮博綜墳典已試有司
多占高等而訓導公之名遂隱然動江左又其平
生喜然諾負氣嘗與御史白同舍生李炤寃結客
兵脫危城於難翩翩然有虞卿魯仲連之風時人
咸見謂爲迂乃孺人即農家子能不作齷齪語以
沮抑其志孺人中歲未有子即爲訓導公置側已
自生一子今時雍是也乃時雍之弟時叙時升則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七

士

皆庶生孺人均鞠撫之即以庶子維已子中人莫
能辨其諳曉大義如此也訓導公績學殖行至五
十外始得一校官行且携孺人之撫州尋至任戒
道卒當是時守叻翁以喪曹孺人耄而鰥居三子
皆未有成立孺人含哀茹辛力承守耕翁甘旨終
其身喪葬之如禮乃三子者復朝夕泮礪之令讀
父書且囑之曰願兒無忘任城之感未亡人亦安
敢忘先夫子之志令兒自廢以墜唐氏家聲也後
時雍時叙次第爲縣學諸生而時升亦嶄然漸見
頭角乃孺人已不能侍矣卒之年春秋僅六十有

八距其生弘治十二年九月初三日也先是孺人
所患脾疾逾年轉劇其叔氏即謨所善客唐道述
氏有醫名數仕候之度必不起已竟不起則爲之
泫然出涕曰吾無兄嫂不能至今日嗟乎天平何
忍使訓導公之沒沒於世也孺人勤一生之力以
死也數圖所以不朽於余至是三子果以叔氏之
命來請時雍娶陸氏繼郭氏時叙娶沈氏繼殷氏
時升聘張氏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其合葬處即縣
城何家浜之原銘曰爲沈也女于唐則婦持沈之
后於唐則母孝也靡間貨也不有追勉一身支其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七

士

左右貴是兩宗揆義則阜迄于未亡泊焉以守視
其寔封於億斯久生之不逢以遺胤厚

明故錢唐主簿

誥封中憲大夫嚴州府知

府張公墓志銘

隆慶二年七月廿又一日某甲子故錢唐主簿

誥封中憲大夫嚴州府知府張公以壽終於嘉定
之里第蓋得年七十有三先是公仲子按察君任
爲貴州叅政視餉湘湖間念公春秋高上書 闕
下求去其位未報忽一日心動即拂衣歸既登途
而公之計至按察君匍匐奔哭曰天平何不少延

吾父而令不肖孤冒罪戾於未死乎比及竊擢
大勳幾不能生明年始強起營襄事將以是年已
巳某月某日某甲子葬公槎溪原之先塋啓徐恭
人之兆令安焉則又泫然哭曰吾父勤一生以視
其躬顧弗能姁阿於世世鮮知之者知吾父者必
吾友徐君乃遺狀走漢南問銘於余於戲余獲父
公父子間三十年矣擬應銘法者非公而誰按狀
公諱子愛字原仁蘇州嘉定人上世亡顯者曾大
父善琪大父清皆以貴雄槎溪里及公之父諱玘
者始以布衣能誦習儒生家言配徐太孺人而生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三

公公生而岐嶷貌骨峻峻起有異質父授以毛詩
嚴課督之不少休公克莊大人訓輒沉繹書指年
二十二補邑諸生尋以貴升太學公已爲大學生
遭父喪獨奉母徐太孺人養而撫其同母弟某以
孝友聞時弟未昏公即爲議昏諸徵采需悉埒自
昏禮不少殺歲所入緡錢盡歸太孺人裝即尺布
斗粟亡所恡匿比與弟析烟時人皆推其公平會
有黠商者構誣獄詞連公公書生口啗啗訥而縣
官亦畏商器器不敢直逾年始白乃所費已狼籍
不訾而公自是益縮瑟憚事即先世所遺遺券老

篋中不復問人取責尋卒業太學三年以故家貧
無不治遂中落選願室中蕭然四壁立公亦不以
屑意惟日杜門謝客業以拮据事屬伯子省而朝
夕自課督按察君書一如其父教公時按察君素
頽脫而又有高志不煩良師獨師公不數年而學
成年十八爲諸生二十而舉於鄉二十四而登進
士高第是年爲嘉靖丁未公亦來京師求試吏已
得選爲錢唐主簿錢唐故東南都會囂囂擁小
吏日不暇給公初至錢唐又視邑篆心益厭苦乃
愀然嘆曰吾從神武門來悔不即挂冠今顧於馬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古

足間丐人耶即日移疾去蓋公在官僅百五十日
人比之彭澤令云當是時按察君業已釋褐工曹
郎捧檄督艘淮上不得歸公輒遺書囑戒毋貽玷
闕乃按察君唯唯共令惟謹三年果以最奏得封
公爲承德郎工部署員外郎主事其後十年按察
君又以嚴州績上始加今封授 誥冊云公少有
至性能甘苦茹澹雖名家子所居機利之輟絕亡
純綺好每于閑園中目逆諸嫗巧華侈態眉即攢
蹙若腥穢薰鼻遠之若浼顧獨耽枯坐自順居常
輒悒悒不自得與人接罕通言咲人望之亦惔然

如嚴師亡敢繼者其所取與毋論內外疏戚人必介然斬剗亡錙銖濫溢所食非賓祭不進重肉所衣自章服外率疏布重泉然積歲不浣猶如新其慙慙居約不爲暴殄多此類比按察君仕益臘門閭漸高大客有諷公少自奉者公謝曰語云輕施好奪即令我奢出顧安所取償哉客休矣吾自樂此不爲苦也晚年益矜其節邑長吏非讀社不輕謁即貴人長者間移轍款其門則豫戒門者遜謝之一日有侯公者志公區不與見杖其介使發怒去乃公第嗚然掩口而已諸蒼頭亦惴惴懼公不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五

傷之豈獨按察君哉公初娶徐氏慈懿勤事尊嫜婉順克相公持其門裕年三十七嘉靖甲午七月廿日卒後贈恭人繼朱氏亦有賢行能鞠撫徐恭人之子女逮事徐太孺人始終嘉靖丁巳正月十七日卒年四十九蓋二配之歸公咸二十三年數也公有二子長省夢陸氏次即任爲陝西按察使娶楊氏封恭人二子嫁丘隅姚垣邑諸生俱徐恭人出孫男四人其威娶甘氏其羽聘殷氏省出其廉聘徐氏即余女一尚幼任出孫女四人銘曰湯湯沸沸磅礴以石芳華之碩霜霞集大氣歛揚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六

藉哀抑張而不翕滋蕩析恍夸之靡胡底極煽彼冀壤葛屨凍天植斯人匪厲棘界之盈盈欽其溢噓之炎炎濡其炙既劬旣瘁匪自剝冥理不渝專以闢施諸亂人篤宗祏槎溪之原閼幽安二媛從之愷以憚誰其銘之漢南客於萬斯年過則式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金君墓志銘

吾友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金君以隆慶之四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家先是君娶陸氏生子男一人年二十二先君若干年卒比君之將卒也乃囑其伯兄品之季子大振爲後品嘗後君之考而大振

又君故所屬意著蓋治命公至是大振卜以其卒
之年十二月廿又一日甲寅將寢君於漳浦西之
新阡而以君之子應揚祔焉禮也君諱喬字子遷
世居嘉定之槎溪其後徙漳浦君之曾大父鑑大
父滌滌生三子長曰洲登嘉靖丙戌進士有文學
世稱沐齋先生次曰瀚是為君之考配顏孺人金
氏故農家至沐齋公始貴自沐齋公歿後世三十
年子孫亡以一命占 朝籍者及君之身更以太
學生起家為今官方是時 天子初嗣大歷服君
常以職事侍 講筵蒙 咨予者再已奉 覃恩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七

君復以制格請竟得移贈厥考為登仕佐郎如君
官誠異數也君乃歎曰始吾慕仕冀一報先公耳
今復何求而尚累明時哉遂引疾自免歸君生而
善病病輒喘懣累日夜及歸杜門謝賓客却徒御
日屏一室檢方書以自願然君負綜理材欲自試
於家即毛瑣纖細必躬為調節以是神益罷歸三
年而病甚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八初登仕公以
賢為俠喜務豪舉而君為人沉靜密雅莊伯考
訓律已嚴守官慎與士信執親之喪哀臨財有分
辨君雖處饒裕而剝勵枯淡常尚於寒畯至推以

利人若邱孫祠屬施療掩骼之事略不為秋毫頓
惜計御家人尤斬斬有矩矱即童髦男女毋逾閭
覲顏色者今邑中稱閭門雅肅必先金氏固沐齋
公遺之而君能勿替之也大振者即沐齋公之孫
為邑諸生有子男二人如圭如璋女子三人于君
為孫男女君雖天闕於世而迹其平生庶幾始終
亡憾者為之銘曰世以形嗣縉雲可子貴其有齒
原壤不死君之所無未足深嘗謂壽而昌視君所
履我銘斯藏君咲而起

明故處士封君墓志銘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七

君姓封氏諱炳字顯臣封故姬姓為顯帝後裔周
時有掌封之官因以官為氏漢唐間世多顯人宋
建炎初有諱載誼者以承事郎從康王渡江遂占
籍於嘉定故今馬陸塘之封氏為邑著姓君之高
大父庭範曾大父東平州同知錦大父淳考杰為
縣學諸生母陸孺人是生君封氏世有衣冠比君
之考儒而喜俠為人不苟省以故其家外若克然
而其中不能副之也君生而精悍多心計能壹意
生作以纖膏佐其勤勩逮老不少休封氏之業至
君之身益饒裕始掌鄉賦鄉人即推其平中歲詣

習國故而尤長於錢穀河防及踐更諸事縣大
時就質焉若陰爲條悉已施之無不驗白者歲
且倭人內訌縣故無城令南昌萬公思譙爲城
以捍賊費省而工辦藉君之謀爲多君娶徐氏
二子域邨已析馬陸塘之故產授之此域邨相繼
早歿而君自營其居於治城更拓產如馬陸塘而
君年七十五復舉一子今所遺十歲兒屋是也域
娶楊氏生子男一人萬鍾是爲君之受重孫邨娶
毛氏無嗣厯側室王氏出聘徐氏即余伯氏女
三人壻張治萬漆王模曾孫男一人慶元君之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以弘治元年四月廿七日其卒以隆慶五年十月
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四其葬以卒之年十一月廿
日歸馬陸塘之新營啓徐儒人之兆合窆焉其狀
出君之從子璠文而不誣而筆義哀經踵吾門而
丐銘者厯與萬鍾也銘曰禮稱七十曰老而傳君
既傳焉舉子老年亦既舉止亦既傳止取數之多
是曰繁祉我銘斯藏以利其嗣

李翁夫婦合葬墓志銘

歛人李翁既卒之逾月而其子守箚將卜葬焉與
其母呂孺人合窆直管踵余手狀而謁銘余憶往

年計偕北上道臨淄臨淄有二李兄弟者豪而務
結客與余遊間爲道其伯兄剛貫於嘉定之槎溪
爲人長者即李翁也顧余未嘗識翁而獨識翁之
子守數往來其家觀所藏古圖書彝器甚夥時翁
已老而謝客故余竟無從識之也今屈指垂三十
年所謂二李兄弟者歿久矣而守等始以翁之訃
來告何其多壽也蓋翁生成化丁未十一月初九
日卒於隆慶壬申十月廿又二日春秋八十有六
云槎溪人言翁屬續前一日忽杖而直遙於衢衢
之人羅視之莫測其所爲運明奄然逝矣了無諸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辛

難苦若仙蛻然者可異也狀曰翁諱天益時美字
其先扈宋南渡籍於婺源之嚴田里已徙歛之長
齡大考源考福寶妣吳氏是生翁翁生而穎特宜
學書而藝俗重賈翁年十三即業賈走江湖間已
能操奇贏往往以輕貨收倍息又十年遊槎溪樂
其土風家焉李氏日隆隆起時諸弟幼失怙翁育
鞠之長亦教之賈已皆累貲鉅萬其析處臨淄者
與槎溪之產聲相埒也翁雖賈人不斤斤爲厚藏
計稍美即斥散之歲饑嘗施粟以代賑者二邑城
城出緡錢以佐有司之急者一他如舉墜修廢亡

論公私有募輒應者亡算皆以富而附仁義之事
嫠人悍而喜爭翁更坦洞無他腸即不翊翊軟媚
而人飲其和者無不謂李翁厚已誨諸子各循其
習不一切督過之乃諸子亦斬然互自砥立爭以
意娛翁之老宜其壽而令終如是呂孺人者亦歛
人有賢行長翁三歲先二十一年卒實嘉靖辛亥
之三月廿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諸子五人長即守
娶吳呂孺人出其四人皆側室子察娶汪錢氏出
率娶潘陳氏出嘉定縣學生爲弟天武後守娶汪
亦錢出娶取潘徐氏出孫男八人孫女九人其塋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主

勅封太安人唐母盧氏墓志銘

唐母盧太安人者山東憲副唐君愛之生母也始
憲副君仕世宗朝爲職方署員外郎以天官奏

最例贈其考某如其官階承德郎妣沈氏贈安人
而太安人得受今封云盧氏故嘉定農家太安人
之父偕母何氏生十九年而歸承德公沈安人已
歿逮事其姑馬孺人當是時唐氏方盛家會且千
指馬孺人春秋高爲家事於側室尤孺人乃尤孺
人之春秋亦高自太安人來始分尤之勞承德公
少年喜務豪舉太安人從門內應之靡不辦給及
中歲家寢落而承德公意度自如太安人更拮据
以佐盤匱之費異時賓客無求去者承德公之舉
子也晚已又以數舉子爲憲副君方遊學於外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主

而承德公益老不治事太安人獨策其支其晨夕
令憲副君得習攻其業以故一歲中自諸生連取
科第而承德公尚無恙尋請省覲還錦衣翩翩承
德公笑語太安人曰是兒皆以累女今何如耶大
安人俛首謝不敏居亡何憲副君初謁選而承德
公卒太安人痛其無祿哭之盡哀其後雖久處榮
貴間綺繡在御鐘釜滿前而屏華茹素終其身泊
然無改於蔬糲之舊然居常猶斷斷輒以暴殄爲
戒乃其家之凝璽璫屑悉經檢括比毫不少休憲
副君之宦遊蜀浙也每行部諸郡縣則太安人爲

之躬視扁鵲卽三尺蒼頭無敢窺閤外者其操家
精嚴斬斬多此類憲副君調至東臬不數月坐飛
語報罷太安人間之歎曰官豈吾家物耶第令家
人促裝耳略不色動憲副君故純孝人既畸於時
一旦祿位去念無以娛其親頗悒悒不自得太安
人更怡然慰解之每深夜篝燈榻前與憲副君輒
寒溫移時率知命無求語其語諸子女亦然比太
安人病病且不起憲副君擗踊大慟曰天乎吾平
生於內外人無所恃力獨恃吾母在而又奪之也
吾何戾于天乎比持喪毀瘠幾不能生人皆憐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墓

太安人卒于隆慶之辛未五月七日距其生弘治
癸丑六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九云承德公子男六
人而四爲太安人出長卽憲副君愛娶郭氏封安
人次書娶杜氏次墨次彥皆早卒女子二人俱適
仕族孫男三人正聲正紀俱郡學生正聲娶袁憲
副女正紀娶楊方伯女閭卽幼未聘孫女三人長
嫁故縣學生潘道淑次許聘陳方伯子爾璽殤焉
俱憲副君山次胤太學生丘樂書出先是承德公
卒憲副君旣生之渾渾原與沈安人合至是別爲
太安人塋於渾渾之西北是爲新渾渾之原相

不二里而近而以萬曆元年癸酉二月三日某里
子塋禮也憲副君自論次其大都泣而謁余銘余
故知太安人者銘曰水朝於宗統變如龍而坎是
封於萬斯年曰晉昌氏賢母之宮

陸子溫墓志銘

君姓陸氏諱琦子溫字其先扈宋渡江家於江南
故今陸氏世爲嘉定縣人居治城北里君之大考
純稍以勤奮起家逮考廣而家益饒裕始令君與
君之弟璵同學書已同爲縣學諸生時北里未有
絃誦聲或歲大比君兄弟上試京闈冠裾雍雍與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墓

馬在門則北里人嘖嘖羨不休以爲機雲復生也
久之璵以貴升太學上舍嘗仕爲鬱林州幕官比
能歸而君尚在諸生中尋謝去姑以例授儒官老
焉非其好也君天性惆悵年十三時父坐法當贖
殺于石君獨詣直指使訟父冤直指使改容奇之
爲還其贖君聽請曰贖第易耳所不可問者法也
願留殺以備賑從之詞意慷慨已翩翩然有秦舞
陽之風比長益喜任俠卽逢衣生多賢豪長者之
將日治酒會徵召賓客爲歡不瑣瑣作寒酸態里
中有疑事往質得數語立解間卽使行縣或縣大

夫有所諮議則君哀然首對於是非利害之際開
陳明悉取辦於倅然上官輒諦聽之見諸施行卒
當事實蓋升冕學校者垂四五十年以彼其材略
究於用必非世所指嚆以爲登儒者也君居常事
母郁太孺人備極孝養每出飲他所席見珍果必
懷歸以奉太孺人止晚自遭脾疾度不可起特年
六十餘而太孺人年九十矣朝夕輒擁床仰籲曰
天乎妾得須臾無死以畢人子大願耶已太孺人
先卒君猶強昇而跪哭于墓卽風雨之日不廢哀
徹旁舍人皆憐之又數年而君始卒實隆慶元年

徐氏海陽集

卷十七

墓

丁卯七月九日也距其生弘治十年某甲子八月
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一云娶王孺人子男三人長
允文縣學生娶徐氏次允武娶張氏側室顧氏出
次允中爲縣陰陽學訓術娶李氏女二人長適張
省次適馮臚寺序班金喬俱王孺人出孫男三人
允鸞汝麟俱卒汝鵬曾孫男三人允文允武先後
君蚤世差以萬曆元年癸酉某月某日墓在振武
門內橫澧河之西原銘曰儒者之用以豎則鍊稱
其爲通其躬先塞然則名經治事之教又安所取
降焉而君之所以抹撒於世者因有用而爲無用

吾將睥睨於井深之側

陳次公墓志銘

陳次公者諱模字範卿吾友鄉進士炎之父陳之
爲嘉定人莫詳所始國初有諱世保者瀕劉河
而居雄於貲其後寢陵替至今土人能指其廢墟
稱故家陳氏云世保生道傳道傳生綵綵生淮淮
爲婁塘里周氏贅婿遂徙婁塘是爲公之父原柏
府君府君生二子伯楨仲卽公公生四歲而失明
或謂府君曰有子如此不如無願勿舉府君曰是
兒啼聲高且有性他日持吾門戶者知爲誰耶卒

徐氏海陽集

卷十七

墓

舉之會六歲又失母府君更自爲母字之加卹間
與語小學故事過耳輒了了不忘因延術者教之
星卜公輒善星卜已婚張孺人而析之產半公讓
不能應踐更請與伯多而自縮取之僅僅糊口而
已而公與張孺人第務織紵而拮据其家復佐以
星卜之入久之亦稍稍饒給此生炎炎少時絕秀
慧公默而視之奢早令就外傳授書日督過之亡
隙然夜中猶篝火相對意斷斷如也炎既爲縣諸
生已有駿聲公更遣與邑中諸先生長者游以益
遂其所學所居僅薄之湊公輒戒炎謝少年勿往

炎從遊學歸即闔戶讀書即不讀書寧臥不輟聞
闕外也以是里中推推炎爲質行君子然才高射
策不中者十蓋逡巡縫衣間餘三十年業稱倦游
矣乃公所以薦焚炎者不獲不止凡家之米鹽瑣
屑一不以關白炎炎即垂老未嘗見其一日廢書
也歲癸酉炎應春官始從北京兆舉時公年八
十矣比捷至公環除走沾沾語曰兒有今日耶吾
即死可報先人於地下矣明年公果病病且劇度
不能待炎歸康寢而忍需之乃炎以是日歸公以
是日卒此天也其卒爲萬曆甲戌四月十九日公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七
之得壽蓋八十有一云公性篤於孝友父就養伯
所不欲以累仲公思日致之以父喜奕豫學奕客
於家父來見奕即止留驢竟日乃罷明日復然父
病公扶往侍湯藥亡晨夕間比卒而哭盡哀其後
遇伏臘輒哭伯亡而遺孤單弱公爲捍其外侮而
囑炎訓飭之迄於成立初炎中歲有女亡子而難
糟糠室未忍別有所御公毅然爲置側已而側果
生男子此皆公見事之大者蓋公平生目不識蒼
素趾不移阼序而胷中奇邁峻朗好倣儻之畫策
聞人聲知其年辨銀色眞贋人不能給其於四方

物價低昂山川道里之險易與商賈閭閻之爭時
趨舍亡不炯然若燭照數計其制決事情若強弩
利刃迅發而立斷無絲毫凝滯初公寓室於某氏
有物夜嘯於奧初疑家人絳紉聲已竟曉不輟知
爲某氏鬼也公起呵之曰吾盲人能攫取而室耶
急去毋久瀝爲也言訖而鬼遁其膽氣雄傑類如
此劉河之廢由公興有以也哉公子男一即炎孫
男一如圭孫女四炎卜以某年月日差公於某原
之新塋走狀武昌問銘余遊炎久閑狀訖多不悉
更擬其佚事爲之銘曰公昔靈處火燎於梁家館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夫
其畝莫之奮攘公踰而躑佺佺皇皇門有卜人慰
曰無傷姑闔而戶禦其或戕乘高拱之伐於方張
燎竟不延盡室保康繁何人斯爲施無量識其姓
氏謝歸其鄉明日當來齎金以償遲而訊之蓋馬
杏茫惟神降止變幻無方諱災布福利其善良沛
澤澤沱豈惟帝王凡家之聲有開厥祥易隘而閤
轉否爲昌三十年來以莫不臧劉河之始復於婁
塘施及胤祚晚見翺翔古之矜人今戾厥常造物
委和惟心之網心之網矣安用目光以廢爲興貽
慶則長我勒幽珉以闡潛光艱虞勤志子孫莫忘

後千萬年有鬱其藏

山兒瘞志銘

山兒者徐姓其父吳之嘉定人母金萬曆元祀夏五之十二日庚寅生山兒於武昌之臬解解后爲黃鵠山故呼山兒已強之赴豫章病瘞死焉實七月十三日庚寅也蓋山兒生世僅六十有一日云其父母爲葬豫章城北天寧寺之菜園始山兒未娠時有金陵尼指其母曰歲當娠娠且男也靠山生逢七厄山兒之鄉故無山也是時余方臥家尼去不省何謂今質之無不奇驗銘曰一日億日一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七

五

世億世孰爲乎彭聃而不同汝蜉蝣之寄

王山人墓志銘

王山人者諱翹字時羽一字叔楚世居嘉定之羅溪山人生數歲而孤鞠於仲父綸仲父之子其伯良於醫囑而授之醫山人謝不能而自誦習儒生家言弱冠補郡學諸生山人校貌侵而警慧過人自髫時已嬉戲圖繪無解唐人韻語旣爲諸生益暱之而淺疎儒生家言已坎壈於膠幾二十年輒委逢衣而唾之曰咄惡用是楚楚爲者而繫柵余耶竟罷去而挾其詩畫爲山人遊山人詩宗孟郊

能襲其枯淡之指而不勦其言其而不知誰宋其

山水疑宗米芾而間出新意尤工草蟲與竹海上

故椎魯前無當山人技者自山人出而少年爭延

重之然山人不甚靳惜其技有求者輒應之酒酣

濡筆無不滿意去人以其易構無致重賄者即少

得不盡納諸室旋散片之山人性復骯髒不善姘

媚貴勢人以故其技不能出閭閻而走大都乃諸

布衣游談公卿間者未嘗不津津竊推讓山人也

山人自以無脂於世比老而益下急與之處者意

稍不注即拂然去之人有召而享之饗者已布豆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七

五

二

而主弗見也山人怒罵曰而將尸余耶即覆豆而

出馳余告之故余私隱之曰火燔其焦矣殆將病

已遊江東騎而顛傷焉歸果病病數日而余走

視之羸矣猶手余詩而額賞之也卧逾月而山人

竟不起寔隆慶壬申秋十月廿又五日得年六十

有八配周孺人一子川賢能世其業娶吳氏孫男

子三人女嫁沈士齡塋以卒之次月十七日庚午

其喪事諸與山人素所往來者經紀之狀而馬銘

者山人之從子用仁也余交山人三十年矣知其

死而必有聞於世爲銘其洵淡之墓曰嗟女豈石

田之農而塞其豐乎將斤其觚而斲其躬乎將維之如食其膏而毛之膚乎已乎已乎界女者夢夢乎吾貴女於宮而施於無窮乎

亡友忠伯朱君墓志銘

君諱顯卿字忠伯故王姓以曾大父璵贅於朱生大父果遂冒朱姓世籍嘉定之朱家街而父鈴號守誠公者以農起家頗積高貲母王太儒人生君一男子白哲而長身望之如玉人兒時即孝愛天至父從他處歸抱君置檻上輒欲離去業據鞍上馬君視馬泣數行下牽衣祛爲挽留狀家人異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五

少長讀書善記已隨父僑舍城中就外傳守誠公故任俠日徵歌選舞召賓客爲長夜之飲而君與其傳自伊吾旁舍間若不聞也其醇篤如此既弱冠無所知名里中有相人者誤執袴君謂君相不當成諸生而君是時方就侍御王公試文且奇甚客持君文以驗白相人者已而君名果在高等而相人者始大慙潛引去明年遂補縣學諸生亡何原于澤宮屢試于京兆即屢不第而自是文譽翔起英中佳士爭折行交附之而君又善談名理雜以雅謔一啓齒即傾其坐客所至載古圖書彝器

自隨佐以觴咏流連歡洽翩翩如也四方畸窮之士日踵躡其門亡不謂朱君厚已故君雖老爲諸生絕無寒畯縮瑟態施過其積庶幾附仁義焉姊有寡而獨無告者鞠之終其身而仍斥棄中裝嫁其女蒙師張某與其妻毫而乏息且築貧也日擔果以贍歿爲舉其二喪一令君越人坐鋤擊勢室報罷垂橐而歸君憐而厚津之比家居歲時猶候遺不絕而諸博士有空匱者無不仰君以爲緩急然君即務蒙舉而動以禮自閑平居服御頗都麗比執守誠公喪雖逾祥寸帛不施於體而奉母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五

王太孺人驪朝夕非公事無敢去側至其揖讓盤辟尤明于少長之節見先生長者未嘗不色降也先是君無子或謂子可種而有居常輒服熱劑逾年而肺病失音余自豫章歸見而私隱之曰嗟忠伯其不食新乎方是時君在疚中癯瘠然骨立也而日又經營新兆治守誠公塋事勞與疾邁遂不起乃君竟無子而以從弟紹卿之子士元爲後遵治命也君卒于萬曆二十二月二十五日距其生嘉靖二年閏四月七日春秋僅五十有二元配劉先君卒葬于新涇祖塋之側繼楊生一女早卒

子男一即士元聘沈士元將卜某年月日塋君于
焚涇東荒宇坪新塋之昭啓劉氏窀合附焉先期
以其甥縣學生陸應麒狀走數十里抵書問銘往
劉之寔也余銘之矣今復以銘君嗚呼悲夫銘曰
世謂有子以目爲愉目之瞑矣烏知有無以有非
有何有不徂以無可無何無之吁有有無無玄化
之樞君執其樞逍遙天都後千百年神永勿磨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墓志

明中順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周公墓志銘
故中順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崑山周公既卒而
葬之十二年其再仲子禹績流寓於斯斯故公屬
部部人已尸祝公而憐仲子之來也則納諸胡氏
之室婚焉而禹績以是得補斯諸生而宿余之塾
也一日禹績手狀匍伏予而泣且請曰先中順不
幸中道棄諸孤乃諸孤藐焉寡類以蕩析厥家而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璵尾於四方也以故葬弗克育諸壻以顛隕先中
順之令名則諸孤何以能子願先生圖焉予仕於
嘉靖間蓋與公同朝而又嘗同宦楚也實雅悉
公之爲人旣受狀則亦欷歔泣曰嗟嗟天平傷哉
貧也此豈清白吏之徵乎按狀公諱美字濟叔嘉
靖甲辰進士釋褐進賢知縣擢刑部主事晉員外
郎出爲湖廣僉事歷四川參議廣東副使免歸歸
一年而卒年五十有三周氏故常熟農家世畊茅
涇已茅涇之畝渰而侯指數百俱轉徙去而公之
父封承德公某者則徙崑山著籍焉故今爲崑山

人與其配徐安人生公一子公生而柴瘠一歲之大幾如版五歲不能行承德公初憂其難舉既長骨稍肉而特穎慧彊記喜讀書然食貧亡以朝夕而又苦乏師承卽閉門研誦俛俛無所得有鄉先生延平守沈公者故善易一見奇之引與其子紹慶相麗澤因穀而授之經公以是盡究延平公易指駁駁名出諸生上久之與紹慶先後俱成進士而周氏易義遂爲海內博士家所傳其爲進賢邑有勢人方席朝寵而其家子弟頗怙而憚令歲侵其賦弗輸公以法繩之令必輸無所假貸會山徐氏海陽集卷之十八 二

寇平得巢不干章釐諸邑勢人復請以治第公不應盡輸諸將什以治公官勢人愈益銜之無所中比被徵乃齷不與選而僅得刑部主事其爲主事以才簡司漕理居淮多隙日則從其總漕都御史何公鰲受陰符鬼谷諸秘書手自校錄公自是又習兵家言而何公鰲之爲刑部尚書也適江南兵興詔遣工部趙尚書視師業有奏署何公以公名薦公知趙尚書不可同事卽堅辭弗行已爲何尚書勘定律例共奏逃軍調衛已徒犯徒數條悉見施行而僉事湖廣也屬治兵於斬斬介洞庭彭

蠡之交盜日艇而刺箭激白波間往來閃忽公度非舟師莫可禦而斬人故無當水戰者乃置戈船數十而募海上人教斬人以沒令能衝刃出入水中而風雨深夜公自乘舟密偵微卒而懲賞其用命不用命者由是軍聲日振盜艇屏匿而故盜才吳二姓咸自詣公伏辜方是時楚漕木急而兩臺以費不貲議發興山鑛助大工公白鑛入天府直泰山杯壤耳而亡命一聚利不敵害所維繫地方非細故也願勿發便比議寢而興民賴之其參議蜀中當分守濫州念親老不能奉之行上書乞徐氏海陽集卷之十八 三

休不報比至屬專理黃岡公故精勾股日自磨算民間口業之數亡詭脫者卽老胥皆從旁吐舌以爲不如而公自頽顛毛亦種種衰白業倦遊矣居亡何而得左廣之命蓋備兵瓊州海外也又上書乞休不報而公尋宅承德公憂會天變計吏而陪京言官受鈞鉅諸竟以公當之坐免而公自以平生堅忍一旦爲小人誣讎憤不自勝忽發狂疾人皆異之乃其疾或發或止發時不知爲公止則公故在也會九日獨携壺榼步入馬鞍山逍遙竟日而歸召諸子前囑曰吾其數殆盡矣促治後事諸

平憮然不省所謂以爲疾而謫也然自是葬固絕粒者兩月屬縊之夕唯戟指瞑目而口喃喃語多不甚了了比家人持錦衾覆其腹則叱曰吾苦塊罪人何用此急易去已易去而公瞑矣時嘉靖甲子十一月初十日也蓋公宦蜀時嘗於青城山中遇異人又嘗遇裴仙人慶於淮授以靈藥以故事多前知而其卒豈類尸解云公爲人寧靜恬密默而好深沉之思於書無所不窺自經史外卽曲學小數律官雜說悉講解貫串以冀施於用而自以起家艱難居常攻苦茹淡不妄與人交際卽歷貴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四

明封國子監學錄劉公墓志銘
當永樂中安南旣附復叛詔遣西平侯沐晟等征不庭而以大司馬偁視師至大安海口颺作援絕死焉逮昭皇帝議卹賜謚愍節錄其子奎爲給事中復其家於是愍節之子孫籍江陵者世斤斤守其緒弗墜蓋六傳而至今封學錄公以世遠寢微公初溷迹賈服浮湛閭閻無所知名碩獨念愍節公被楚毒歲時伏臘則聚其族人相與哭祠下矢相保以無忘大安之戚而公有子維特穎慧能讀先世遺書乃日夜刮礪之已維竟由諸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五

曰吾愍節公捐七尺以微惠於子孫而忍以其餘
飼虎饒耶出與僧爭辨且訟之官僧自是斂手不
敢強食劉氏而食他甲如故諸長老又踏門語曰
里遠而輸諸甲今甲亦虛官豈能終為愍節公地
不一斃劉氏乎而吾屬其無子遺矣蓋亦徒諸公
曰徙將安之而不顧祖宗茔地耶吾當為營別
里以安劉氏諸長老曰里容易別哉而誰資斧汝
者執不可或勸公早自為計公斥之曰祖孫百世
一身也而為胡越視即他日何以見愍節公於地
下乃匍匐伏投牒監司白所以不能存先愍節祀之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六
故恐辜累朝恩貸監司憐其意竟移縣為更里
而劉氏遂別籍於沙市三廂云蓋公以徒手拮据
門戶事內衛其宗外扞園奪辛勤越三十餘年而
訖成其志人以爲難公故未嘗學問幼從于夫人
授書長益嗜書頗泛濫羣籍解大指慕賢豪長者
所為故當布衣艱難時發謀出慮動不肯下人而
其祝侍御君也尤奢侍御君之官學錄也會上
兩宮徽號草恩所生格於例乃請以其封移封公
而公始受勅命蒙章服如其子官若天有以報
施之者比迎養南臺公年已七十薦紳先生自九

列以下咸為歌詩觴公祈禱一時傾動京師備極
榮幸事十何卒于子舍而侍御史君得親承含殮
木奇邁云卒之日為萬曆乙亥九月初七日距其
生弘治甲子三月十八日得年七十有二公姓劉
氏諱慎字用脩荆之江陵人配陳孺人與公共持
門戶有懿德于男五人長即維聖周氏次約娶張
氏次纓縣諸生娶李氏次縉聘趙氏次紅尚幼未
聘為公七十一時所生女子三人嫁鄱陽學博劉
萃與毛文炳諸生李璧孫男十一人御史君卜以
是歲丙子三月初四日葬公於二聖寺諸倪原之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七
新阡而自為狀踵千里而銘予為荊州時嘗識御
史君子諸生中而因悉其世銘焉敢辭銘曰烈烈
愍節殊國殤也大安埋骨耿天綱也宜爾子孫百
世昌也六葉有隕恍其亡也義馬墜緒紛助勦也
碩果不食慘零霜也占得其與開亂祥也七世載
始鬱斯皇也公實引之迓前光也承家殉國未同
芳也

王氏姬壙志

始王夫人之歸余也有日者言其將不利於婚已
而姬輒泣而姬又數也數姬而又多女少男余為

卽時王夫人之娠五矣則悽然謂余曰吾寧忍死以舉女哉顧後無娘焉以終事君子也乃爲置側於京師而得王氏如其父錦衣校也母所生三女而姬爲中女生十五年而內余室王夫人憐其少也躬膏沐焉字之如女而姬性婉順雅飭絕不作燕女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悲以是益當王夫人意逾年王夫人更坐娠卒業專夕矣而姬遜不敢當專夕也其母來丐簪珥締繡爲其女裝予虞其盈也抑不與而姬了無色沮又逾年而繼金夫人金夫人稍御之嚴而姬憚事金夫人又甚於王夫人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八

不幾微聞也蓋姬歸五年而舉一子卽兒兆稷也既舉稷兒而瘍發於脛日寢尋矣勉隨予宦襄陽居二歲所而余有虔州之行行之日姬櫛而蹶焉不知其患疑中痰也已還於嘉定自是癸脉絕漸瘵矣藥之弗瘥姬一日私語余曰吾姊亦死瘵也殆不及新乎余宦虔州五月歸而視姬面盡赭色則火燔之矣明年二月十日姬忽召稷兒至榻前相對口不出一語第顧之泣兒顧母亦泣已而侍人皆感泣是夜不起矣有隣以爲余言凡女而側也生必無辰多不勝子側而勝于百無一焉余

始不信於乎豈姬以不勝子之故而瘍而瘵而竟歟其軀也小星之詩曰實命不尤吾如姬何哉姬年二十有七禮如夫人不卒於寢不柩于姑不祭于廟以避嫡也故別爲之阡於某原而以某年月日葬之云

陵兒志

陵兒生於京兆之官舍是歲嘉靖辛亥余爲職方郎會有山陵之役旣還而兒生遂名之曰陵其母王夫人也兒生而白晢瑩潔如玉王夫人日護持之不令暴風日旣晬而後見客客驚詫曰世間乃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九

有是兒耶真可當謝家玉樹矣兒慧更鮮人意遇衣繡客輒授其懷附之以故客來無不美歎余之有佳兒也始晬之日家人方綴采繒衣兒戲於廷而隣有楊媼者襲麻而聞兒忽啼王夫人心惡之姑遣楊媼去明日與之後數月竟無恙明年癸丑正月痘發而劇召錢醫視之愕不肯投劑去更召他醫不欲言其姓名醫利子金錢日投一劑則索千金錢若干二之則倍三之則又倍且給余曰須鵝汁灌兒令毒出卽愈矣蓋京師鵝價踊而醫又欲日啖余一鵝也如是者凡十二日所殺鵝與捐

金錢無算而痘益殆乃復召錢醫語以他醫故錢
咲而不言而兒竟死于時適奔內艱不及攜兒柩
歸遂假城東何氏隙地葬焉兒蓋年三歲云後予
服闋補祠部郎乃薦錢醫直內殿錢名增吳人貌
甚寢而特良於小兒醫併著之不書墳以葬外也

六歲兒五歲女墳志

六歲兒者生六歲死五歲女者生五歲死二豎以
不成殤未名故以歲稱其母金夫人也金夫人數
娠皆女而獨舉六歲兒以其舉之難生兩月遂納
諸伯氏之室為其後兒生廣額豐頤隆準方面有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十

至性頗不類凡兒伯氏教之讀四言詩隨口記憶
過即不忘然已知嗜賂每從伯氏所來必為母
覓金錢去斷斷若責負然者予私惟其不祥會寒
食攜之展墓歸而病痊六歲兒鮮病痊者痊五日
竟死蓋隆慶五年五月之九日而明年二月二十
八日五歲女復中痘死始痘發密於蟻醫者皆憂
其劇故飲之毒即稍露色而精已不屬七日枯矣
女慧而能言舉動類成人母以其絕似亡姊嘗假
謂於丘嫂每從丘嫂歸寧以見其父母撫之如甥
且痘枯自度不起則召侍兒囑謝丘嫂之父母而

予予訣也其音尤朗朗可痛二豎死時會金夫人
病且婉以不得躬其殮悵之每哭輒殞絕比病痊
予終不令視二豎柩故葬緩蓋予方有虔州之厄
杜門待罪業窮於世矣乃兩歲問家人以死亡告
者旦夕且踵至積至二十七人而二豎之奪尤慘
烈此豈亦有諸予于帝者而然耶今幸事定矣屈
指六年念骨肉之未歸于土而身之羈于楚西也
以金夫人歸謀葬之項湮新阡之陰從而祖柩焉
是為萬曆某年某月某日父為之志

誥封宜人沈氏墓志銘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十一

萬曆四年丙子四月十又二日僉憲蔣君夢龍之
元配沈宜人卒於岳陽之官舍既遣子錡奉其喪
還長洲將卜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原之塋僉憲君
先期走使郡鄉以自為狀可余銘之始宜人病而
蓐寢之日也久僉憲君廣為延療毋驗度終不能
起每行部他郡縣輒趲起成行李宜人曰得毋以
我故廢公家事耶君第去我固亡恙也已行部長
沙忽心動家人來告急即趣歸歸又一夕而宜人
始獨繡及其舍殯焉僉憲君每為余言未嘗不黯
黯涕沾臆也蓋傷其賢而無年又客死云至是官

之尤詳蓋宜人之歸僉憲君也年甫十六家人以其弱稍易之乃宜人既入門逮事僉憲君之父奉直公與其大母某孺人繼母郁太宜人備極孝養比奉直公與某孺人相繼捐館舍而僉憲公方爲諸生常都授百里外而郁太宜人又春秋高家政一委之宜人宜人殫力拮据之支吾門内外事無論纖鉅咸斬斬隄藩上下盡得其驩心於是家人始易之者卒敬憚之無間言僉憲君故勤學卽祁寒之月誦讀必至夜分或風雪不輟宜人對而篝燈緝僉憲君不就寢終不先寢也僉憲君嘗遭危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七

疾逾年宜人不解衣侍仍自佐醫藥之費囑家人毋以事聞白令得壹意願攝已而疾果瘳歲辛酉僉憲君遂舉于鄉業計偕北上會江南大侵粒米不入于室家徒四壁立也宜人更鬻奩具贍郁太宜人旨蓄日抱數歲兒推好食哺之而自甘其粗糲不令郁太宜人知也公私卒倚辦之其後僉憲君成進士釋褐臨汝晉貳潁州皆當地方廢弛後刑亂稍嚴宜人第寬解之會有大辟囚聞及數十人當死僉憲君心知其冤然業已對簿其可活以語宜人宜人舉感曰人命至重奈何泥成案欲多

殺無罪乎君必出之已力爲之辯雪數十人竟得減死其用意厚而見事有始終甚于丈夫不獨可施之於家也宜人天性勤尚卽少年已謝鉛華服粉濯所膺翟帷非大事不輕襲至過賓祭賙卹則畧無絲毫怙痛姑唐宜人不逮養歲特薦祠飯必茹素齋沐而進之哀慕有加姑之弟老矣則迎而授之室飲食之而封樹其先塋成姑志也僉憲君無兄弟而有一姊宜人更推僉憲君之敬愛事其姊如姑而又時時斥奇美以厚遺其子如已子族之饑貧不能朝夕爲之饗飧焉令終身無失所以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七

份堅其操僉憲君好客客至輒呼酒則盤匱醕核必畢辦具種種率腆潔成享客無不滿意去過載獲未嘗加譙呵而指使之能不嚴而威其用情適吐茹多此類沈氏故吳江世家代有衣冠族望赫然乃宜人更駒駒抑畏不肯少自怙藉與僉憲君起糟糠階貴膺有萬輩采蘋之恭儉而所至黽勉警戒則宛然鷄鳴婦人之遺也可不爲難哉父涖母龔氏生宜人于嘉靖辛卯得年僅四十有六子二人長卽鉅縣學生娶陳氏次某尚幼女一人許聘湯氏子塲焉僉憲君故廩廩德讓君子其言宜

無不可信爲之銘銘曰古有女史彤管煌煌胡幽
弗耀今也則亡匪德之亡有美孰章婉婉宜人惟
家之減曷不肅維之紀之綱視古莫遠始風洋洋
胡能有晦我貴其藏令妻之儀於萬年長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古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墓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明故枝江王墓表

天佑 明德實繁胤祚以引以翼垂二百禩同姓
諸王環布海內暨於小宗屬國罔不蹈道循禮拱
翊 帝室嗚呼盛矣若今荊州故枝江王豈古所
謂維城之賢非耶按王諱致樺字仲馨王之六世
祖爲 高皇帝第十四子初國於廣寧 成祖之
世再遷於荊州是爲遼簡王簡王有子二十人曰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乙

莊惠王者始封爲枝江王莊惠生靜僖靜僖生溫
穆溫穆生悼懷是爲王之先王母妃余氏生母次
如陳氏王生而廣額豐頤偉軀幹脩然王立望之
知爲 帝王之胄悼懷薨時王生三年又十三年
爲嘉靖甲午 天子遣使者就其國冊封枝江王
王天性故穎異而又喜讀書雖寢食時不廢書過
目輒成誦工晉唐楷書及詩畫靡不精詣始封時
王早失先王國勢陵替稍務蒙舉以振之日闢難
走馬直已任氣日不旁睨嘗道遇武人不爲禮斥
騎士褫其衣鞭之自是國人惴惴相戒無敢犯王

者止中歲會 世宗皇帝日居齋宮必修玄教以
風諸宗王自是稍習老氏書悟豁谷之指葆光順
靜更折節下人雖垢侮至悉含茹不為較至遇戚
獲未嘗出諄言相加趙郡布衣宋登春者以詩遊
荊州王節之舍旁親與之為賓主之禮即家人小
宴必召與俱布衣性故簡亢遇事少可一日意有
所忤閉門堅卧王徒步造之竟不出王使人穴其
垣直至寢所呼曰咲何避客之深耶即引起相擁
如初其善忍辱多此類王素喜飲酒每客至必留
盡醉即無客亦不欲獨醒以是竟遊肺疾嘉靖乙
未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二

丑十一月二十一日遂不起距其生為正德己卯
正月二十二日享年僅四十有七薨之日家貧無
以為殮諸宗長故賢王為歛棺服費卹之始克成
禮計 聞 上賜祭葬如制謚曰某其子憲燁將
以某年某月某日徙王於八嶺山之原從先兆
也妣廖氏東城兵馬廖風縵女子一人即憲燁封
長子女一人封平舒縣主先是王疾革召布衣屬
以紙不類不能終承先王宗祀溢先朝露已矣惟
是墓道之石謹邀惠於吳郡徐使君死且不瞑女
能為我東遊乎布衣曰敢不惟命至是奉某王所

製狀繭足涉數千里來告嗚呼悲夫余之言何足
為王貴重耶顧念在郡時猥以文字數蒙過從比
解綬猶手繪余像懸之府第此其意氣豈在盃酒
徵逐間也死生契濶余又安忍以無言耶王之他
事姑未暇論觀其少務任俠業佚禮法人駸駸遠
之矣乃卒要歸於道術先後所為若出二人焉其
苦心厲行不肯自諱其短沉冥以沒齒有縉紳學
士大夫之所難者暨余所見溫溫德讓君子比於
金玉豈漢紅侯北海之徒然與余故著之侯史家
徵焉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三
遼府王承奉墓表

生死一大晝夜也人多自諱其死乃都富貴者諱
死尤甚莊生有言其生有涯其欲無涯夫苟忘其
有涯以殉其無涯彼又烏知百年之非瞬息而金
玉珍貝子女玉帛之非長物哉蓋管求之學士大
夫能解昔人荷奉與自為送終詩之指者絕少又
何論貂璫輩也乃今觀王承奉事可異焉承奉嘗
以幣至京師求張太史文志其墓當是時承奉年
六十餘歲尚無恙太史業為文志之矣一日詣王
冕冠頓首曰臣不佞勉事 先王以遺左右今大

馬齒長矣奉令承教自幸亡罪即不諱願王一言
華諸貞珉然及臣未死之年而惠賜之恩至渥也
王領之以爲達生之流雖伯倫淵明復起亦何媿
乎其風哉久之未有以應也今年九月一日承奉
果死矣王始述其大都以授荆郡守徐某書之按
承奉姓王氏名大用字維賢霸州大城縣八方村
人也弱冠事 孝廟爲兩宮奉御陞兵杖局左副
使 武廟即位晉御馬監少監賜蟒衣陞太監命
內苑乘馬加資祿米一十二石業顯矣 今上繼
統中貴人從潛邸來者多近幸用事凡 先朝舊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四
內臣例屏置左右會先遼莊王疏承奉缺 上遂
以大用賜昇爲承奉正承奉忠勤謹畏素習國典
供事先惠王暨王太妃十餘年無缺失惠王薨今
王嗣位承奉每事獻替蓋又歷二十餘年匡輔尤
多今少保新安胡公嘗按楚中旌其堂曰忠勤體
國誠嚴語云其詳載太史誌中貂璫家無男女嗣
續之慾其意常在目前一旦怙藉寵靈則務以服
會狗馬爭艷侈承奉雖故實近絕無統緒習又聞
其居常足不輕履戶外所衣衣輒經浣綴儉取而
齎出而途自廣寧徙入國內故鮮畜積而承奉侍

王最久絕不絲毫乾沒以故死之日篋無贏羨嗚
呼彼其所需于世者薄矣又何有徇生之累而自
諱其死也承奉其亦庶幾通乎晝夜之道者哉姪
子週以貴爲郎姪孫良貴尚長垣王女羅田縣主
其生之日爲弘治戊申二月十八日春秋七十有
五此皆太史氏所不及書者余表之曰嗚呼江陵
唐旗塚之原是爲承奉王君之墓

臨武鄭處士墓表

臨武鄭處士者既歿而塋之宜章縣境某原之墓
蓋二十有八年矣而貞石故虛也至是其季子廷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五

儒自楚來爲嘉定縣學博士數與余遊一日踵余
請曰吾宗在臨武之姓爲著吾上世祖以科名顯
者三人曰文叟彥志思績者今臨武人所指世科
里是也逮先處士始阨居閭巷間乃其志未嘗不
欲潤色詩書之業以刮礪其子若孫其子若孫亦
式克祗訓先後隸膠庠者肩踵接矣先是世科之
棹楔燬處士銜卹而控之官官爲營復之處士獨
佐其將作而厚輸之金三十比卒工郡二千石嘉
勞之曰勤幹哉是夫也其以餘材歸爲爾後之祥
乎處士既拜賜旋繁而緣諸室祝之曰願子孫世

世無忘郡二千石言久之未有驗也最後廷儒僅起家文學備位校官月費公廩五斗粟至耿小矣則何以昭嗣先人之令緒哉願自以身託於文獻之藪光寵幸甚而不獲一辭以章大人不沒之施而既被來許則惡用生男而懸采蓬蒿也惟是碣而貴諸途先生其圖焉又曰處士少失恃鞠於後母曾曾字之弗子處士大戚曰寧弗子母有二耶爲左右婉轉以奉後母驩訖無間言伯爲逢衣生不能問生產處士即哀已產偏盆之曰母令以鉛槧自窘也盜剽其仲之宮往愬之司贊孽於讐家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六

得反坐處士匍匐齎金所至訟其兄寃已竟出之囚繫歲飯於祠族鄙而殺于豆享祀弗忘也處士歎曰神得無餒耶亟白之父更創祠畝腴飭脯醢以擗其宗人成靜嘉之禮焉處士即跣跣布衣然居常羞椎埋齟齬之行所陳義頗高鄉人之求急難解紛者踰踰多歸之矣諸所施於內外可觀記者如是先生其併圖諸碣焉言已博士君黯然色動淚泫泫弗禁也嗟乎茲惟孝子之不墮也哉余故不識處士而識楚之俗蓋嘗往來江漢之墟以南望蒼梧洞庭以言及奔願氣殷鬱其民顯固而

質慙自熊繹以來疑未有琢雕之者也乃稽古禮文之事或闕如矣以今觀於處士俊爽軒洞推本孝友雍雍乎德讓之遺也非翹然而出乎其俗者耶越人而能燕趙人語即衆指異之矣若處士者惡可使之無聞也而聞之則自博士君之貴始附青雲之語所從來哉表曰處士芹諱時採字所籍臨武爲衡州屬邑父翁母彭氏妻陳氏年五十有六以嘉靖之乙巳二月八日卒爲男子者三人儀廷倫廷儒廷儀娶駱氏廷倫廷儒俱娶黃氏女子者一人嫁東潤諸生黃朝夫爲孫男子者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七

人延諸延訪延寃延大延覽延庶延後爲曾孫男子者九人表忠獻忠喬忠純忠納忠繹忠練忠維忠繼忠可謂彬彬盛矣行將起而昌其室乎異處士之祝庶幾無病其耆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行狀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先考祠部府君妣陳安人行狀

於平吾宗自柏翳得姓之後子孫散處徐揚間宋康王渡江自沛彭城徙崑山之練祁市市入國朝隸嘉定縣故徐氏今爲嘉定人上世亡顯者逮我考祠部府君奮起闔閭始知以經術振其家乃不肖祇得成進士爲令天子侍祠而公亦光膺寵命南渡之緊寢有聞於時矣嗟乎布衣之業誠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乙

艱難哉小子何敢亡述焉府君諱甫字德清別號東婁居士高大父諱亮者饒於貲嘗治酒肆於邑西里號徐公坊自徐公坊廢其後世子孫益貧蓋三傳而至我大父三公者諱經配諸氏是生府君三公有六男子而府君又爲載中子食指繁亡所仰瞻乃出府君爲唐氏贅壻未昏而唐氏之女卒其舅雅寵府君幹局將復內他氏女館府君且嘆以僉索貲府君笑曰男兒生不自立已矣寧長依人求活哉竟謝去之而娶我妣陳安人安人歸時府君年尚少而喜俠特善權奇之術居一年稍

日廬埒中人產然性好客即酒一罍豚一盂必人共享之客至輒豪飲竟日夜不醉不止客飲不醉亦不去以故其家外若荒然而陰自窘也中歲益落而不肖祇漸長稍露頭角府君一意督課之然屢空輒支吾以給嘗延一塾師適歲饑不能治饗食日咀齏以食師憐其意終不忍求去里人或謂之曰翁特祝是兒高若門耶何乃自苦爲也已而不肖祇舉舉于鄉又幸舉進士諸者始慚慙匿不敢見府君府君更爲好言慰藉之卒相驩也府君性下急意有所不可則盛氣號踊曰亡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

二

旁人人始不堪之然竟亡他腸頃之事平愈自抑若人人能勝已者聞人緩急雖怨家必盡其氣力故終其身亡宿忿於人人亦亡敢睚眦府君者少故未嘗學問及聞人談古今節義事輒擊節不已比不肖祇仕于中外歷十五年所至以齟齬自窮府君每貽書相戒第云強自愛而已在荊州時屬景王初封安陸來侵沙市忤指王初奏之被逮繫勢且叵測人來告急府君曰兒即死見封疆耳久臣狗國不當如是耶已竟蒙恩得釋歸其歸惟相對勞苦歔歔久之終不出慰語人以是益賢

府君於乎詎意歸九閔月而府君不起矣天乎痛哉勅府君微時嘗指徐公坊故址示不肖孤曰此吾家二百年物也我必復之既貴里中人果來售地府君忻然即其墟治第焉蓋經營凡十年第迄成而府君卒可異也府君故病痿垂二十年四方求醫亡驗者以爲痼疾也一日有道人跣而立門外語府君曰若有所苦耶府君曰然道人因探囊中丹一顆餌之令少臥即愈此竊而瘻中忽突出驚翎管者寸許疾頓愈出門覓道人爲謝竟亡所見也又嘗乘小舟浮吳淞江江距海僅數武夜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

三

颶風飄至大洋府君自度必不免俄聞空中若有婦人咳者質明舟汨汨有聲則已逆還江口矣其平生多天幸類是人以是占府君有後福府君生于弘治庚戌之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甲子八月初二日春秋七十有五配陳安人陳安人者嘉定真如里著姓也父某母錢氏生十九年而歸府君不逮其舅獨侍姑諸氏養以孝聞比喪楚皆如禮安人故農家子善治生而府君又日有賓客之費安人益佐以勤嗇每課賦獲緡紡以身先之非宵分不輟比貴猶然人或勸令少休安人曰我

豈不惜勞顧富貴難久耳不肖孤爲職方郎時嘗迎至官邸邸中亡所事事婦女日坐簷曝中咲語安人怒曰兒奉幾何令此輩坐食耶吾歸矣不忍見也是時方炎月強留之不可覓觸暑而歸遂遽胖疾歸逾年而卒比卒顧府君曰與公少共貧賤茹辛萬千不謂乃有今日然竟不能享又不得與吾兒訣命也卒時爲嘉靖壬子十二月之廿六日距其生爲弘治丁巳之五月二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六安人卒後五年不肖孤起復爲祠部郎上績天官 天子覃恩所生于是府君始受封典而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

四

人蒙今贈云於乎二老人勤一生以締造徐氏偉矣功施來裔可比於有國者不遜之主顧不肖孤名位卑薄不能張而大之以伸罔極之報於乎終天之痛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子男二人長學禮例授太醫院醫士娶李氏次即不肖孤學謨歷官荊州府知府娶歐氏繼王氏金氏女一人少抱于薛氏姨者嫁縣學生張應璧嗣孫男一人兆佐娶殷氏孫男一人兆曦聘吳氏孫女五人俱許聘名族先是陳安人卒府君權厝之祖塋之次至是十二年項涇原之新阡成不肖孤兄弟卜以明年乙丑

二月十二日徙而與祠部公合塋焉惟是援道之
石匪微惠於文章鉅公恐墮先德惟執事幸不
鄙夷而寵示一言庶令徐氏子孫世世有考焉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辨

魯用天子禮樂辨

按程叔子論周公用天子之禮樂以謂周公之功
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
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是本禮記
明堂位之所述而爲之說也其曰成王以周公爲
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韋旂十有二旒日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一

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
月以禘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而祭統亦曰成
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
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禘嘗是也
至于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在明堂位則假魯之
禮樂以尊周公在祭統則明周公之德以尊魯尊
周公猶可說也尊魯不可說也成王賜之可也康
王又賜之將何爲也此上世傳疑之事而叔子遂
信以爲實有而非之也于是儒者之論始紛紛無

所取衷矣乃蔣氏則直謂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玉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用天子禮樂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近世楊氏爲之辨曰火角之報平王蓋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否也然則魯之僭何始也春秋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始僖也魯恐天下之議已也故藉口於成王伯禽而周末陋儒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而不自知其流于牽合附會也信斯言也則魯用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天子之禮樂成王周末嘗賜之而伯禽亦未嘗受之較然矣然則謂閔僖之始僭也當歟蓋觀于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篡弑攘奪何其亂也僖公而後三家寢強政屬盟主取邑止君執大夫徵牢饋拱手聽朝聘之數日不暇給當其時天子之禮樂苟非其國故而欲侈然輒用之於郊禘卽天子弗問而同盟討焉魯將何辭以對矧禘疑非閔始也郊疑非僖始也春秋之法凡郊禘過時則書不及時則書有故則書隱桓之世疑無可書者故郊禘之文未見于經閔僖而後若成若襄未嘗廢郊禘

也何以終其世不一書也故王氏又爲之說曰魯之郊禘成王實賜之伯禽實受之者也後之人何據而疑其僭也何又諱其僭而併疑明堂位之誣而云僭自閔僖始也彼爲紛紛之論者直語秦之君臣耳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茅茨土階得一言而君臣交拜無截然不相及之勢堯得舜而命之類帝桎宗巡嶽輯瑞不聞其疑堯舜陟禹而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疑舜彼猶臣之也成王於周公父師之也存而負衆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不復子則禪而帝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三
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而爲紛紛之論者何也其說尤創聞可喜然而愚猶不敢以爲然也於乎玄會遞運帝降而王揖讓衰而征誅起君臣之際吾不能無間然矣周公之攝政也遜膺几几甚盛德也東征之役豈惟四國流言召公且不悅矣故狼跋之詩君奭之書所由作也當是時成王卽未敢謂公然猶須穆卜而後通假天威而後動破斧缺斨之會比于茅茨土階之世不亦遠乎故周公在豈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也嗣嗣之畏至死靡違伯禽親

受遺訓宜有深惕于中者而肯晏然承天子之禮樂月不建之名以傷先公之心哉必不然矣夫魯之得用天子禮樂以爲必出于成王之賜既不可以爲必不出於成王之賜又不可然則明堂位與祭統所述豈皆鑿空語歟其必有所因矣夫亦因乎春秋郊禘之文而信其必用天子之禮樂也春秋魯史也作史者於君舉必文其辭王國之禮有稱名微于天子而等威不能無異者如簡車馬也而書六閑焉旱而禱雨也而稱大雩焉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因郊祀而祭之也而書望焉此皆後世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襄公十年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則晉亦未嘗不禘也魯雖用禘而不得用天子之禘也由此觀之魯之郊也卽社稷之祀而史文之以郊也魯之禘也卽新宮之祀而史文之以禘也後之儒者泥于園丘配天及不王不禘之說乃以魯之郊爲天子之郊以魯之禘爲天子之禘因信其必用天子之禮樂而謂其乘大路也其旂十二旒日月之章也其尊犧象黃目也其灌玉瓚大圭其薦玉豆雕饔也其升歌清廟其下管象其舞朱干玉戚無一而非天子也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詞也夫其爲之詞也將尊周公乎尊魯乎以爲尊周公也郊祀配天者蓋稷也非勳勞於成王者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蓋髡也不及于周公也何謂崇德而報功也以爲尊魯也周公不得專享天子之禮樂而使其子孫世世冒行天子之事甚無爲也吾故曰明堂位與祭統所述皆因春秋郊禘之文而牽合附會之者也聖人之遺經訛闕于後世者多矣而詩三百篇獨可考信焉闕宮之什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開魯之詞備矣其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山川土田附庸蓋盟府之故記也自山川土田之外不聞其有美典也而用天子之禮樂胡然而見於戴記也哉或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官降福孔多此非配天之微哉然不曰黍稷重穡稷稌叔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祈農之祀魯歲一舉之而已非冬至之大郊也其祀周公也其詩曰周公皇祖亦其福汝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剛騂尊尊將將或曰周之色赤也殷之色白也成王以二王之後待周公故仍其郊而用之以白也以比于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六

魯人之間禘也未必指魯之禘也即春秋書卜郊而免牲隻矣非病郊也病怠事也且夫子之作春秋也凡宗國之事有難顯言者未始不諱也如書敗曰戰書君奔曰孫書殺大夫曰刺之類是也况郊與禘僭逾之大者魯不得而用之則簡冊之書宜有微詞而何忍于暴揚之過也昔韓宣子適魯而曰周禮盡在魯矣夫禮莫嚴于上下之分郊禘而用天子之禮樂瀆莫甚焉則所謂在魯者果何物也或又曰三家以雍徹八佾舞于庭陪臣且僭天子矣又何有于魯也於乎昭定之際中國無霸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七

亂臣賊子竊命逐君何所不至故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顯然直誅之矣而魯故秉禮無損于先王之舊故稱之曰一變至道學者既不推明魯之所以爲郊禘而又未審于孔子對定公之語旣以誣魯而又以上累成王伯禽卒爲千古不泐之疑爲可歎也

伊尹放太甲辨

蓋余少讀孟子書載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公孫丑問曰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未暇詳太甲之爲君無當於放而直推伊尹

所以放其君之心而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是以放君爲人臣之所得爲也夫惟其爲人臣之所得爲而又得聖人以爲之故能弭猜忌杜讒孽當主少國疑之際人知朝廷有儼然不可犯之臣使上具嚴憚之下焉利賴之而社稷之重於是乎在此予垂訓之本意而第非所以論于伊尹太甲之君臣也夫明良喜起賡歌揖讓雍容太和忻合無間豈非人之所至願欲執苟無大故則雖有聖人之德必不肯出其創見駭聞之所爲以甘犯天下之不韙而啓亂階兆奸萌也自古以臣放君唯湯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八

行之耳蓋桀之稔惡已自絕于天故升而之師革命之舉不得不順天應人與天下更始故其書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雷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有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以示南巢之放非已爲之實天與人爲之也然成湯終不敢以自安故諗于衆曰恐來世以台爲實蓋亦自知其所爲出于人之所創見駭聞將亂階是啓奸萌是兆則我亦何辭于天下聖人之爲世道慮至深遠也若夫伊尹之所遇

則異是矣彼其相湯而有天下湯崩而太甲立則又相之送往事居受遺佐命爲時無幾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則太甲去湯崩僅逾月而卽位始見祖告殯而主喪當是時伊尹旣以三公攝冢宰百官總已以聽太甲方在諒陰之中固未嘗一日聽政也湯之典刑何從而顛覆之卽果有顛覆亦豈若夏王荼毒萬方身負遷社之罪以干天討其據太甲書云惟嗣王弗惠於阿衡弗惠者弗順之謂也計其少不更事志慮怵伏見物易動肆命徂后致履屢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九

省伊尹恐其適已自用無以堅其爲善之心小過不懲終至於墜失先祖之命以貽邦家之覆敗故其書曰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又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弔于弗順乃管桐宮而居之居之也者非放之之謂也矧桐宮湯葬地也當其時朝政一歸管伊尹而太甲本當宅憂于桐使得專於哭泣之哀而增其霜露之感庶其屏紛華遠狎昵朝夕興念善心自生以是訓之母令終身盡感耳故其書曰密邇先王其訓母俾世迷夫豈有所迫脇而變置之哉其事之始末蓋如此然則伊尹之

營于桐也禮不得而不營也其義甚正而何有于
屏逐之迹也王之徂于桐也禮不得而不徂也其
辭甚順而何有于廢棄之嫌也古之純臣愛君無
已維持感動潛移默奪不啻牖而納之巷而遇之
必底于成有一德而後已其處心積慮又何其微
而婉曲而當也故三年喪畢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歸于亳遂復政于厥辟由此觀之喪未終政未可
復也喪既終政不可不復也夫伊尹者亦逆知太
甲有速肖之資必能亟悔其不類以圖維厥終而
姑俟之以三年而後復之者今君舉有名而天下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不以爲創見駭聞耳若曰放焉放而太甲之德無
改于其舊焉夏之天下伊尹將自取之乎是桐宮
也而南巢之矣豈不重傷伊尹之心哉今考之商
書故無放之之文而胡然獨見于孟子也疑當處
士橫議之日儒者往往喜自廣以狹其世主乃迹
伊尹之事而甚其辭若舜臣堯北面瞽瞍之類或
皆出于齊東野人之語而孟子之辨據其理不據
其事也漢司馬氏孔氏作史記書序遂因之不改
而紀年僞書則謬謂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自
桐而殺之而立伊陟其矯誣益又甚矣庸非濫觴

于孟子之書乎夫窮經者將以致用是之不自顧
後世篡竊之雄恒借伊尹以爲口實所從來遠哉
國風序傳辨

朱子作毛詩集傳悉本於小序而間多齟齬乃小
序之作其說不同或云孔子或云子夏或云國史
已謬悠無據而朱子遂衡斷以爲漢衛宏所作今
觀鄭氏孔氏箋疏毛詩尊守小序之說不啻如天
球河圖然疑宏之學何足以當二氏且序說闕遺
委宛渾渾乎有風人之致卽非孔子子夏國史所
爲亦先秦以上之文也其間雖有齟齬難合之處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然其詞指不無所自來朱子精于訓詁直是所見
至詆之爲妄爲陋似矣而又矧自爲說以勝之彼
以爲男子之詩此以爲婦人之詩彼以爲諸侯之
詩此以爲大夫之詩往往邪正相駁美刺互異仲
尼不作孰從而考證之卽仲尼而在其刪詩之時
不過因列國之所陳取其可以昭鑒戒者存之於
篇耳而又安知是詩爲何人所作爲何事而作也
故程伯子談詩未嘗章解句釋第優游玩味吟哦
工下使人自得之有以也哉今學者沉痾于宋而
不復知有前世之儒久矣愚不自量輒取序傳二

家參騰之其得失自不相掩又以說詩者莫難于風則問摘國風之可疑者辨焉蓋不敢偏廢其功云爾

周南序曰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此詩之本旨也傳曰若專美太姒而不知有文王之德也文王之德顯而易見者也不待言也婦人之美不渝闕而王化所由基故謂之風如風之可周而不可規也動萬物者莫疾焉故舉而專美之也若必曰有文王之躬化而後有后妃之賢淑理則是矣而非關雎名篇之指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關雎序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序不言何人作之是也蓋如後世房中之樂追其事而擬之以播諸管絃者也而傳駁之曰此宮人作之也諸侯一娶始有九女文王未娶時固無宮人也若曰王季之宮人何所係于憂樂也又曰序析哀樂淫傷各一事而不相須今繹序指又何嘗析哀樂淫傷各一事也

葛覃序曰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教師傳則可

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其曰在母家由歸寧之後而追言之也非未嫁之詩也其說無可疵也而傳駁之曰此后妃既成締結而賦其事也二南之詩未必皆出于婦人之口古今人相去不遠若後世宮詞閨情抑豈宮娃閨媛所自作也后妃雖賢知其能為詩否乎

卷耳序曰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何其說之要眇也傳既鑿之矣又駁之曰此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故賦此詩國君少行役之事即謂為文王當姜里時其詩疑不若是之舒緩也夫亦以其居者念行者得女子性情之正故樂入之周南以見后妃之化也不必求其人以實之可也

樛木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亦詩人所以味后妃之賢也傳駁之曰此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也然以君子歸后妃非婦人之稱也解之曰君謂小君子謂內子疑無謂也鄭氏箋云樂只君子言妃妾以禮義相與又以禮樂樂君子使為福祿所安此君子指文王似也

螽斯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訛訛薨薨揖揖皆會聚衆多之貌則螽斯之不妬忌乃其性也故下文宜爾字承之序言固未嘗誤也而傳亦疵之疑索癥之過也

桃夭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此正所謂母儀也家人利女貞之指也而傳必欲歸之文王非風人意也

兔置序曰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多也傳曰言后妃之化非也似也周南之化有以后妃爲重者有以文王爲重者閨門之近如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古

卷耳桃夭芣苢之類屬之后妃可也邦國之遠如兔置漢廣汝墳之類屬之文王可也然言文王而后妃在其中矣言后妃而文王在其中矣二人交相重也不必分析之過也

漢廣序曰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漢廣則德之所及亦廣序言未嘗謬誤而傳疵之何也

汝墳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傳曰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故追賦之也未章魴魚蘋尾閱其勞

也王室如燬燬火也言王事雖急如火不可忘將父將母之心故曰父母孔邇蓋望其歸也觀上怒如調飢不我遐棄之詞可知也而漢儒以王室如燬比紂之酷烈以父母孔邇比文王之德殊無爲也而傳又因之何也

麟之趾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傳曰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如麟性之仁厚是也而序云衰世之公子鄭箋云當文武與紂之時似鑿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古

召南鵲巢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孔氏疏曰鵲巢有均一之德飼其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均平如一也此詩美夫人所以配關雎也而傳必歸之諸侯之正心脩身齊家似固矣維鳩盈之鳩比夫人與上二章同耳盈者不虛之謂也鄭氏謂盈滿也言衆媵姪娣之多而傳因之則所謂居之方之者又指何人也

草蟲序曰大夫妻以禮自防也傳駁之曰恐亦是夫人之詩無以禮自防之意二說皆無所據也

采蘋采芣疑無以異也而序以采芣爲不失職采蘋爲能循法似不必岐而二之也

行露序曰召伯聽訟也似無所據至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于以徵召伯之教似也

羔羊序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傳曰德如羔羊行說也羔羊純潔之物故詩人以比德耳不然何取義于羔羊也

殷其雷序曰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遑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勸以義蓋本于莫敢或遑莫敢遑息莫或遑處之指也而傳非之何也

標有梅疑淫詩而錯見召南也蓋聞君子好逑男先于女也未聞女先于南而曰求我庶士序曰男女及時傳曰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二說疑皆無爲也

江有汜序曰美媵也勢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傳曰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若親見其事然者

夫首章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蓋風嫡之詞也二章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蓋自安之詞也未章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蓋自歎之詞也嘯也歌猶嗟歎之不足而咏歌之也非云得所處而樂也序與傳似皆以詞而害意也

野有死麋序曰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詩因在召南而曲爲之說傳頗因之何也夫既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何以見其惡無禮也又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夫言徐徐而來無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動我之悅無驚我之犬政鑽穴踰牆之事何以爲拒之之辭其斷爲淫詩無疑也

何彼穠矣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也曷不肅雖王姬之車言王姬下嫁其不挾貴可知故自人觀望之而起和敬之心也乃序云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雖之德以肅雖稱王姬於詩之本文無據也而傳因之頗疵其立文之不善何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似周東遷以後之詩而錯簡于召南也然猶稱文王太姒之教附會之詞也

騶虞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菟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詩之大指已暢然矣而傳云語意亦不分明是疵之之過也

邶之柏舟序曰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傳已非其鑿空妄說矣而自註云婦人不得於夫而作不知其又何所據也觀憂心悄悄愠於羣小之詞所謂仁而不遇理亦近之而更以羣小當衆妾恐益影響矣既以衛頃公之說不可信而下文綠衣燕燕諸篇又何所證而從序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也
綠衣序曰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綠衣黃裳綠衣黃裳傳本箋疏而以黃正色比妻綠間色比妾以喻貴賤之失所疑繫也至三章綠衣絲兮女所治兮遂不可解矣大指言妾賤也既綠衣黃裳綠衣黃裳而飾之而使我以絺綌御風其厚薄自見于言外也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詩人之所以怨而不怒也

燕燕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傳因之矣末篇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上既敘戴鳩具塞淵溫惠之德今

既歸國瞻望弗及矣我爲未亡人獨處無依惟有先君之思以自勉其寡德之人耳其指似婉傳以仲氏勉我不失其守雖無害于義而較淺也

日月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也傳駁之曰此莊公在時所作夫莊姜美而無子故莊公歿而有州吁之難以致國是之難定意不能無少望于先君故四章皆有胡能定之詞疑序之說長也

終風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傷而不休正也傳駁之曰莊公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非言州吁也二說皆不可據此詩然而且怒矣若以施于莊公何謂不忍斥言之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傳駁之曰州吁暴戾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遂疵其淺陋當是時州吁已立爲君矣從征之士唯知自慰其勞役之苦而何暇及其他序亦據詩爲義耳不得疵其淺陋也

凱風序曰美孝子也傳曰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

子之作似也但云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欲改嫁以孟子證之既不能安其室則已非過之小者而質之詩云母氏劬勞母氏聖善之詞豈不安其室語蓋婦人天性固自有不愛其子者宜曰不得于父所係在天下凱風不得于母所係在一家故曰過大過小也序已悞矣而傳反因之何也

雄雉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疑有所據也傳駁之必以爲婦人之作末章百爾君子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疑刺在位者非婦人語也

匏有苦葉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于雉鳴求牡見之疑有所據也而傳以爲繫刺淫亂亦不可知也

谷風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言化其上詞雖行亦見衛之風也詞外意也而朱子疵之似索瘢之過也

式微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傳曰中無

黎侯字未詳是否夫古以詞傳不以人傳關雎亦何嘗指出太姒也

雄雉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其情見乎詞矣疑可據也傳以詩有伯兮二字爲序誤責衛伯之證然則叔兮字又何所指也是又以文而害意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者也傳因之矣末章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蓋傷已之不得其所而有曠遠之思美人不知其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指爲誰箋云思周之賢者傳駁之曰思周之盛王疑皆鑒也西方東方隨其意之所之云耳如燕于所賦美人兮天一方今知其所指何人也

北風序曰刺虐也衛國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淫亂之國未有不威虐者傳駁之曰未聞衛有威虐之政似疵序之過也若止宣淫于官而不虐用其民民豈相携去之也

靜女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傳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也夫詩以靜女名篇決非淫詩也靜者幽閑之謂也非淫婦之稱也侯我于城隅箋云

高不可逾待禮而動也次章彤管有煒彤管者女史之法也末章洵美且異言有色而又有德也箋云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似也

鄘之柏舟序曰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似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蓋女子疾痛哀苦常呼母而不呼父今人皆然也傳曰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
非父意似固也

君子偕老似女賢而配不良之詩三章盛陳女美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而首章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末章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其指可知也今序指宣姜而傳因之不知何以見其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

桑中序曰刺淫也刺詩之作有鋪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于言外此說是也傳駁之以爲淫奔者所自作蓋泥于期我邀我送我之辭也今之樂府皆擬作如妾薄命自君之出矣亦謂婦人自作之可乎

蝮蝮序曰止奔也傳曰刺淫也末章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似淫奔之恥國人

不齒之說長也

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疑是也而傳駁之亦曰淫奔之詩更不可解也

鄭之緇衣謂武公之能好賢則可序曰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國人宜之故作是詩適館授餐豈民之施于上者而傳因之何也

將仲子序曰刺莊公叔段之事在詞無所據也傳引鄭氏曰此淫奔之詩章句略似之

燕燕疑美大夫也而序以爲刺不知何所據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疑是也傳駁之亦謂淫婦爲人所弃而作指益淺矣

鶉鳴夫婦交謫之詩也序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疑繫矣

有女序以刺忽之不取齊女卽無所據而傳曰此亦淫奔之詩末章德音不忘豈淫詞也

狡童序曰刺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似無所據傳曰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或意之也然亦近指矣

衛之考槃序曰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傳曰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大指不甚相遠明王在上豈使賢者樂爲考槃之隱則刺莊之說亦爲近理而傳非之何也

氓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致乃因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何其指之銳而有致也傳曰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大都序之說詩以意而傳之說詩以詞三章于嗟女兮無與上耽士之耽兮猶可說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五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非刺而何伯兮序曰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此室家相念之詩也何以爲刺傳駁之是也

有狐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傳曰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於詩皆無所據也有狐媚已之義無裳無帶無服謂無禮也婦人不肯淫奔政曰心之憂矣憂其犯我也似爲得之安得以其爲衛詩也而繫謂之淫乎

君子于役亦室家相念之詩也序以刺平王又曰

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指無所據傳駁之是也君子陽陽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達害而已其指疑是而傳以爲婦人之詩不可解也

鬼爰遭亂之詩而序曰周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桓王師傷君子不樂其生焉傳曰序多衍詞是也

采芣序曰懼讒也已無所據傳曰淫奔之詩亦難考也即言朋友相念而不見托興于爲于蕭于艾亦何不可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五

大車序曰刺周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失之遠矣傳曰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亦難謂其必然也焉知非淫婦見束于大畏之而不敢他奔也末篇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而指皎日以爲誓可占其情矣何謂畏大夫也

風雨序曰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有味乎言之矣傳駁之曰此亦淫奔之詩於乎是詩不幸而列於鄭矣

揚之水序曰閔忽之無臣也遠于情矣此或婦人不信于夫而愬之也傳曰淫詩殆不可解也

齊之鷄鳴序曰思賢妃也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
焉末章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則其君之怠慢可
知也而必以爲哀公疑有所本也

著序曰刺不親迎也篇內似不分曉非若上章刺
田獵者之顯也

甫田序曰刺襄公無禮義而未大功似非詩之指
也此亦似室家思念之作言地大則荒時多戍遠
則別時多末章婉兮戀兮搃角之童已戴弁矣而
遠人未歸所以勞心至于忉忉怛怛也傳未詳之
特用序爲解耳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救筭再驅序曰刺襄公之淫其妹其篇詞明甚猗
嗟刺魯之不能閑其母於章義無所見展我甥兮
傳曰稱爲齊之甥明非齊侯之子抑又鑿矣或襄
公美其甥之詩不可知也

魏之葛屨序曰刺魏之君儉嗇褊急無德以將之
疑未盡也前章葛屨履霜女手縫裳又不自服而
畀于好人服之言其儉而且勞也凡儉者忌人之
侈故後章見佩象帙者輒生褊心而以爲刺也傳
解不及之姑存之以俟

汾沮洳序曰刺儉也于章義無所見疑亦以儉自

處而見人之侈然無度惡而刺之也

園有桃亦其俗儉嗇有唐風憂深思遠之意序曰
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
無德教日以侵削于章義無所見也

陟岵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似矣下文國迫而
侵削父母兄弟離散疑鑿矣故傳節而因之也
十畝之間賢者退處之詞猶之考槃也序曰言其
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是泥于十畝之文而失之者
也

伐檀序曰刺貪似也傳曰此專美君子之不素餐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無刺貪意觀篇中不稼不穡語言無功不可以食
人分明有警戒意何云非刺也

碩鼠序曰刺重斂也傳曰未必以碩鼠比其君也
則逝將去汝汝字又將何所指也

唐之蟋蟀傳云唐俗勤儉民間終歲勤苦不敢少
休歲晚務閒乃敢相與宴飲爲樂而又以過樂爲
戒此風之最美者序以爲刺僖公不知何所據又
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矣指其甚矣宜傳駁之也

山有樞唐風儉而陋矣故風其少寬以爲樂序曰
昭公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

知矣指固甚矣傳曰咎蟋蟀之意亦未見也

揚之水椒聊序皆云刺晉昭公封沃事于篇章無所考而傳遂因之也

綢繆夫婦相得而告語之詞傳言是也序曰刺國亂婚姻不得其時疑非指矣

秋杜傳曰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是矣序又及封沃之事疑鑿也

豈曰無衣此詩不知何所指也序曰美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傳遂因之不如子之衣以子爲天子之稱疑非理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而以七與六爲命服之數尤鑿矣

有杖之杜好賢而恐無以致之傳言是矣序曰刺武公不能求賢以自輔疑非指也

葛生疑室家相念之詩序曰刺獻公好攻戰則國人多喪非也

秦之車鄰疑亦風人及時爲樂之詩惟寺人之令不可解也序與傳疑皆未得之也

薰葭此疑隱士之詩可望而不可卽也序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矣指甚矣宜傳駁之也

房風此室家怨望之詩傳言是矣序以爲刺康公志穆公之業始弃其賢臣益謬悠而無可據也

無衣傳曰秦俗強悍樂于戰鬪觀與子同仇之詞可見也序頌以爲刺其君之好戰不與同欲者非也

渭陽康公送其舅晉重耳之詩序曰念母於篇章無可徵也

衡門傳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是矣序以信公愿而無立志故作詩以誘掖其君殊無所爲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檜之素冠序曰刺不能三年也夫不能三年之喪豈有并素冠而去之傳因之誤矣此疑亦思賢之

詩素冠者猶云初服隱者之冠也許行冠素豈亦有喪者乎

曹之鴈鳩序曰刺在位之君子用心之不一也傳曰此美詩非刺詩是也

幽之七月序曰周公遭變故陳后稷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然觀八章俱直幽事無周公告

王之語疑以後鴈鳩東山破斧九戩狼跋諸篇附之故皆以爲周公之詩也

變風之說始於文中子答程元之問孔子之所不
道也乃以幽風爲變風曰君臣相誚所以不得爲
正未免於揣摩之過矣至謂夷王以下變風不復
正惟周公能正之故終之以幽風抑鬱矣風詒俗
尚有善有惡有美有刺所以謂之風孔子刪詩取
其可以爲懲勸而已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似不必屑屑於正變之辨也如以盛世之
詩必得其正而衰世爲變則野有死麕何入之召
南而緇衣鷦鷯考槃反爲鄭衛之所陳蓋盛世不
能無變風第不勝其正耳亂世不能無正風第不
勝其變耳而傳必以其詩爲正其詩爲變似非孔
子之意也變雅亦然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

策

農業嘉靖辛酉
湖廣武錄

帝王之敬天也必有昭事之實而後求大命於無
疆帝王之法祖也必有繼述之謨而後紹丕基於
可久夫民天之心也天以其民付之天子焉其實
大矣責大則所以祗承其率育之意而爲之區維
者自不容於不勤夫是之謂昭事之實而帝王之
求膺大命者非以是歟書曰天明畏視我民明畏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七
勤民所以敬天也夫民祖宗之心也祖宗以其民
授之後王焉其望深矣望深則所以欽率其保愛
之心而爲之推廣者自不容以少怠夫是之謂繼
述之謨而帝王之克紹丕基者非以是歟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寧邦所以法祖也是故食者民
之所天也農者食之所出也率身而先之則耕籍
之典稽諸古而不違舉神而祐之則祈報之禮至
於今而獨備此我皇上所以得天之至嗣
業之遠昭格上下輝映後先而其淵微所在大孰
得而窺之哉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者于其繁

然者而已愚請先以粲然者論之按農之教邈矣
古有聖人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
下號曰神農氏帝堯命羲仲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播時百穀嗣是帝王之治天下曷嘗不推本農業
哉周自后稷以樹藝啓邦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文王卑服卽田功康
功以昌大王業故其詩曰邁求厥成逮周公輔成
王室而制爲周禮一書載農籍之事甚備天官內
宰上春詔王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
于王又地官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脩稼正此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二

縱神武奮起淮甸提劍渡江汛掃群雄混一寰宇
深惟王業所基獨于農事尤惓惓焉 踐阼之後
卽下蠲 詔詔曰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武成
故國家尤當以卹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
民同樂於天地間又曰應天太平滁和等處當創
業之初供億浩煩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途致平定
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自是今年免山東明年
免蘇州又明年免河南北平諸省益無歲無之又
遣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給與衣糧
嗟乎 聖祖立國之忠厚何其深且至哉其觀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二 三

國丘也則令左右導世子過歷農家還謂之曰夫
農勤四體務五穀終歲勤動國家經費皆其所出
而因戒之以制用有節不至饑寒之語其 幸鍾
山也則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適見田
者冒暑而耘因憐其勞不覺徒步至此而更約之
以富貴不知貧賤古人深戒之詞厥後龍門獻禾
異穎同穗 聖祖不之矜也 親御翰墨爲詩一
章示 文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難天命之不易
除暴禁亂之猷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大錫登耄之
履史書垂示之嚴明堂股薦之重末示謙冲之意

爲善不足之誠兢兢業業真足以垂訓于千萬年矣 文皇帝服膺聖訓諷誦手澤乃於卽位之三年勒石裝軸分賜諸王暨近臣示繹思也 文皇帝之心非卽聖祖之心乎是年適有嘉禾之應列聖繼統授受一道 文皇帝則有務本之訓具述勸勞 宣皇帝則有織婦之詞備陳艱苦 睿皇帝則有農家忙之詩念及征輸聖藻相傳呈輝奕葉非皆以聖祖之心爲心乎愚嘗莊誦皇考之詩有民隱誰將達廟堂之句則夫適發潛光紹述徽烈不有俟於繼述之聖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四

皇上以神明睿智之資爲禮樂綱常之主臨御以來酌議祀典推聖祖之欲爲堯皇考之未竟卽今父天母地各奠厥位上下神祇咸受其職而重農秩典尤切諮圖蓋森然備矣愚請得而敷陳之 帝社 帝稷肇脩於西苑春祈秋報齋籲于二仲省耕省斂二亭之對列所以翼帝籍而爲之者也而桑盛歲貯則標恒裕之倉幽風無逸雙構之迭陳所以緣帝藉而名之者也而睿制炳輝則垂貞珉之碣夫若是者皆所以重農也皆所以心聖祖之心也

故春秋之舉祀也其帝社稷之祝曰萬世永疆又曰五穀豐登非欲祈神之福而庇于天下乎往歲之大狩也其國社稷之祝曰發祥啓佑又曰福我兆庶非欲祈神之福而惠此舊邦乎 皇上之心夫固易也而皆然矣故聖諭有曰古禮因事而索於鬼神非不經者是以祕殿祈恩日嚴祇事恒雨則禱恒陽則禱無雪則禱歲侵則禱凡以恭承乎上帝之臨而致勤于民事之暇者又何其不遑暇逸邪故賜輔臣也有瑞雪之吟而玉屑如期之句則有感夫臘零之非偶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五

領禮部也有軫霖之諭而禾本冲漂之語則致惕于暑雨之非甘至輸粟遼東轉餉山右賑施畿內折允湖南蓋又歲歲而蠲恩下也非卽聖祖免租之詔乎故在聖祖時彩霞絢而成鳳卿雲呈而凝繡赤鳥歸而飛翔白兔馴而俯伏龍駒產于夏國仁獸貢于周藩見于詞臣之紀頌者已班班矣其在今日雙岐耀乎籍種三秀挺于掖庭衡精來自七星玉蕊徵于雙鹿甲靈比于禎圖羽瑞翔乎仙騎集于方輿之素薦者又籍籍焉傳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欲將至有開必先故

至治馨格萬靈協應世德作求後先符合此乃
天授豈人力也哉由此觀之 天以億萬斯民
之命付之 皇上用能植其生以慰其率育之願
皇上之心 天之心也所謂惟時怙冒聞于
上帝是已和氣降祥豈無爲邪故曰敬 天所以
重農也 祖宗以億萬斯年之統授之 皇上用
能續厥緒而恢其保大之基 皇上之心 祖宗
之心也所謂集庶邦丕享用懌先王是已祭則受
福豈無自邪故曰重農所以法 祖也雖然此豈
無所本哉 聖祖之學得于觀心之記 皇上之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上

命重農之典委曲周詳超軼千古所謂先天開人
不止于耒耜之利將享 萬壽於無疆豈可以年
數計邪此固 天命所必至亦四海臣民所同祝
者也愚生何幸得揚厲其盛

儒史 嘉靖辛酉
湖廣談錄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以著其精則存乎經以適於
用則存乎業而以爲有二焉者非也天下之學亦
一而已矣以窮經者得聖人之精以致業者得聖
人之用而以爲有二焉者非也謂道而有一焉是
離經以言業也業爲粗迹矣離業以言經也經爲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上

空言矣而道之根柢心者不可岐而二之也謂學
而有二焉是經之不能通于業也訓詁之儒而已
矣業之不能本於經也粉飾之治而已矣而學之
求於心者不可裂而二之也故三代而上儒與史
出于一而天下之治隆三代而下儒與史出于二
而天下之治始入於弊識治者不審其幾而亟反
之則天下之畔道也日遠而爲民病也滋甚所維
係於世道之升降也豈其微哉太史公曰仲尼沒
而微言絕七十終而大義乖蓋傷之矣而執事復
有隱于真儒之未見而善治之無聞也乃進承學

而策之愚何足以窺大道之原乎蓋聞孔子養徒三千人列席於洙泗之間而高第登四科者十人而已若同之仁雍之簡損之孝伯牛之謹恪以德行稱而孔子之教不徒以德行名也由之果求之藝以政事稱而孔子之教不徒以政事名也予之辨賜之達偃之禮樂商之論詩以言語文學稱而孔子之教不徒以言語文學名也而諸子之學于孔子者又豈獨以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相自限邪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八

能相兼矣豈足以窺聖門之微邪聖人之教人猶虞廷之命官也禹治水矣稷播穀矣皋陶明刑矣垂工而益稷矣而禮樂納言則伯夷而夔龍矣當是時君命之臣讓之夫其命之者非度其臣之能僅止于此而臣之讓亦非以他人之必不能而故為揖讓于人主之前夫九官者皆聖人之徒故其學有所該有所專而出其一以為天下用耳聖人之教有隨事而立言有因材而加篤而總之曰吾道一以貫之顏子王佐之才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而由來俱不得與聞豈非以其蘊之為德行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九

者大而措之于事業者可以追虞夏殷周之盛邪言偃北學于齊魯而有得于孔子學道之訓故弦歌之教徹于武城而當時所謂文學者豈枝葉之務而不適于當世之用者邪故曰聖人之道一也聖人之教亦一也自孔子沒而諸弟子散遊四方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而宰予亦事齊為卿當其在孔子時貌焉卑耳逮於其後遂各以其學術襲然處于諸侯之上而友教于卿大夫之間蓋非名實加于上下可以託國而受業焉烏能靡然尊之而儒者之効此非其章明較著者邪故曰三代而上儒與吏出于一此之謂也至于戰國大道既離邪說橫起而喁喁角勝之士紛紜于時其顯者析人之圭撿人之爵而不遇之徒又喜為誕妄謬悠之論大抵主于海聖人非先王眇末宇宙譏切時事儒術遂缺焉雖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求以救當世而卒莫之川秦有天下大憤儒生之志肆遂盡坑之併焚其籍而六經之書猶幸領于博士之官而僅存而儒生抱經厭歷自救不勝于是世之所用一切歸于法吏而凝脂密網若救火而揚沸焉言

道德者溺其職矣漢興雖除挾書之禁未遑庠序之事孝文時稍用文學充位而孝景時儒者止具官待問而不當事任至武帝向意儒術始執經奏御當是時學士大夫方出于此離殘創之餘而擬拾于煨燼之後其言雖多補綴而經生乃世守之若天球河圖之相禪至長子孫而不移而傳經者別自爲一家與吏道闊遠矣故後之爲史者列儒林爲一傳也列循吏又一傳也若車之在陸舟之在川判乎其不相入矣而不知儒之可通于吏也吏之未嘗不本于儒也以儒林言之若商瞿馯臂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二

干經果能弗畔于道乎功名捐在治郡褒賞倖在僞增吏道之無術蓋有之矣而謂其盡得于聖人之川否也干儒林吾得一人焉下惟授徒克究天人之理奏奉大對不爽災祥之辨仲舒非漢之儒乎而出相膠東卒馴悍王則不但儒而已而因以得乎聖人之用者也干循吏吾得一人焉救荒廣德善賑貸之施安撫潭州惠政之舉貞德秀非宋之吏乎而立朝獻納克明正學則不但吏而已而因以得乎聖人之精者也由二子觀之則儒與吏果有二邪果自相矛盾者邪故干高曰儒之爲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二

者也深文而就意不知有道德之原便給而儗應不知有伉直之守矧方而瓦合不知有素絲之風去循之意遠矣儒安得不侮之邪夫儒而闇事也不窮經之過也故其甚焉則有承訛襲舛畔本業而陰爲巧射之圖者矣此不可長也夫吏而尚通也不循理之過也故其甚焉則有剝脂髓離文法而肆爲媒捷之計者矣此不可長也國家教化大明風行俗美士宜蒸蒸向往矣然而真儒循吏猶靳靳焉此何以故哉夫明經取士祖宗之法良矣而教學自偷並教督者失之姑息乎姑息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一 主

則士無所恃以爲制厲之資于是浮誇進而白首窮經者未免有遺珠之嘆所從來者非一日矣爲今計者莫先于端士習而端士習尤在慎簡汰黜竊者黜之沉著者進之士將爭究于經義矣縱不能得儒如仲舒輩而僥倖之門不既杜乎六條察吏祖宗之法良矣而仕路未清豈廉訪者失之影響乎影響則更無所藉以爲標的之準于是佻薄庸而惛惛無華未免興積薪之歎所漸靡非一日矣爲今計者莫先于嚴吏治而嚴吏治在于核名實恬退者引之巧利有初之吏將爭滌其脂韋

矣縱不能得吏如德秀輩而競進之階不既塞乎如是則經術與吏議將相須而互用矣皇上諮圖至理夙夜靡盬頃年崇雅之令汰墨之旨蓋諄諄頒布四方式焉有司銳意奉行之則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於今日哉

吏治嘉靖辛酉湖廣試錄

蓋聞敷治有體偏而持之則原塞而出悖濟治有變泥而徇之則施雜而用乖夫體要諸心者也文武之所基也詩稱文武爲憲是矣偏而持之非所以端吏治而約之中者也變因乎時者也文武之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一 主

所適也易稱變通盡利是已泥而徇之非所以均吏治而濟其窮者也是故陰陽迭運天道之經德刑並用人治之程二者廢一不可也況乎生質雜揉鮮窺大道幾微向往易蹈終迷以致剿裁獨運徇其所執而溺於所尚其爲民病滋甚豈朝廷任吏以宣力四方意哉無怪乎善治不聞也執事蓋目擊而隱之矣乃明問及之幸甚敢不直陳以對按太史公曰法令所以道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文武之說矣昉乎助平戴記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

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是文武之善物也執事之所謂維治之大端也是故剛柔鼎粟也猶之水寒而火溫也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施設殊軌也猶之水潤而火燥也可相濟而不可相病也是可論於文武之際也已夫興學勸禮陳睦布令廣訓納讓厚已恕人文道也古之人有引闔而延士閉闔而省愆袒肉而規更置酒而宣約者矣此忠信長厚者之所爲也而以之施於禁詰則孔子之所謂慢也許徂偵儉理明詎幽參奇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一 五

決臆一意獨行武進也古之人有束薪以繩吏強項而縛豪詭刻而斬盜禁鬼而刑巫者矣此疆明廉直者之所爲也而以之施於化導則孔子之所謂殘也斯二者裁之以心則不偏是故博允之習別乎隱昧迅邁之勇遠乎毛犢端其基也濟之以平寬順其適也是即文武之善物也古之吏以良名著吾知之矣披其善化導者匪缺禁詰也爲其不以禁詰先化導也不然或失則慢民將起而鬪之矣烏在其能化導也是文之未始不爲武也

長禁詰者匪缺化導也爲其不以化導先禁詰也不然或失則殘民將起而攻之矣烏在其能禁詰也是武之未始不爲文也知此者可以論楚吏矣王基之刺荊州也嘗明制度脩學校矣庾亮之爲征西將軍也常鎮武昌開置學官矣定婚喪禮立學校於桂陽者樂也置儒林祭軍文學祭酒各一人於刑襄二州者王疑也以家人法爲理宜賞者賞之宜罰者罰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者非道州刺史陽城乎是吏之善化導者也或曰禁詰非其所長也崔郾之觀祭鄂岳也以其土沃民剛常用威以治之矣崔引度之總管襄州也吏人聲氣聞其聲戰慄矣以峭直無私稱於夫夷者第五倫也以發摘吏姦倖於澧州者陳恕也潛布耳目察長吏纖介賦汙必發者非郢州刺史楊玄感乎是吏之長禁詰者也或曰化導非其所善也夫善化導者缺禁詰是矣然則王基諸君子將縱惡邪非也禁詰者資化導者也當有時而用之矣長禁詰者缺化導是矣然則崔郾諸君子將厲衆邪非也化導者先禁詰者也當有時而用之矣是故吳歛越吟吟於無趙之夫則悲長戟利刃陳於鄒魯之儒

則而夫各有所用之也吾又即數千之事評之基
疑二刺史庾征西之在楚也俱屬兵亂之後學官
爲墟儒生倚席他務未遑矣安得不亟是邪樂桂
陽嘗爲豫章守矣毀祠剪巫立尊教學邪陽道州
以家法爲理恂恂矣杖殺拒拾前刺史吏更抑何壯
邪崔觀察常治陝矣而獨以寬用非以其土瘠民
貧邪崔總管以素責歷吏矣而鄂岳之民不聞股
慄喘也夫夷之峭直子子於人矣遺子受經未嘗
不謙讓於督郵也澧州之摘吏也懲市暴之乾沒
也郢州之察長吏也造福於民也是以化導有時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一

七

而用也用之於勸學用之於興禮用之於柔良則
雖寬而不爲慢禁誥有時而用也用之於察吏用
之於勦強用之於治軍則雖猛而不爲殘故曰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雖然文可過也武不可過也
子產有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而
太史公亦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源
也至哉言乎後世之談理道者推本太史公矣今
觀其傳所載六人者皆非漢吏也則當時之吏亦
僅僅罕良矣然吾有感焉其稱孫叔敖嘗一相於
楚而子產治鄭蓋二十年故能施教道民風俗盛

美然則化導之政可以旦夕襲乎哉古者吏久
任至長子孫故文翁終於蜀許荆在桂陽十二年
張翁在越二十年故其視民如視其家之子弟度
其賢不肖而授之業而米鹽瑣碎虛字畜閭不
各爲之綜理酌其盈縮與之爲無窮之計至於罷
去則民思之繼誦之尸祝之若是者非力致也

國初任吏九年其治有驗者崇秩褒異以故吏悉
悉鄉風光掩前開矣比歲吏任遠者三四年近者
一二年視其官矣帝旅之東西次乎夕而授榮朝
而治裝行矣此豈有意於其家之肥瘠哉故其治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二

七

不得不歸于操切蓋時迫則爲之也疾意短則其
求暴之也早蓋人人而効尤也雖有忠信長厚之
士安能從容偃仰於群蚩角勝之場而坐談教化
哉然則欲談教化須復久任始也然久任難行
之而今求其可行者其端有二一曰責實劾二曰
便遷除何謂責實劾水彊少文之吏類不能自展
于上人之前顧于民無所病而儼巧捷給者浚民
之所由以自衛其身而又能以其意投人之好而
世之取人者不察其中之實而好惡眩於其形于
是民之所安者不得久於其位而其所疾視而痛

苦之者反安坐而食人至於徹骨窮隨而不得其
去民亦何樂于奔走以事其所仇之人也是故實
幼之不可不責也何謂便遷除古者游宦不逾千
里或九州之人自用於其鄉不必廢時日盡舟車
之力已傳其都邑至則其土田市井風誼之變利
害得失善惡之條非童子之所聞則少長之所習
覽所居已安自能薄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
脩百姓之急如是雖老于其官無悔也今雖不能
如古之所行若令中州之人或用於荒邊側徑山
區海聚之間而燕荆越蜀四遐萬里之人往往相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太

經史萬曆癸酉
江西洪興縣

大學者將以悉性命之精鏡古今之變舍經史奚

所適從哉經以載道也而事實焉史以紀事也而
道存焉二者皆非聖人不能爲之也聖人之心一
天也經日月也貞明而不眩故萬世之彛訓以昭
史露雷也雜施而不偏故萬世之勸戒不爽天之
心無窮而要於覆幬群生使之各得其所而已聖
人之心無窮而要於陶鑄庶品使之同歸於善而
已聖人之心卽剛作之原也苟不能洞窺于剛作
之原而徒以懸料臆擬而曰聖人之心在是焉幾
何而不至于黨伐互異評議無當欲以窮經而經
益叛欲以續史而史益疵矣其何以悉性命之精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尤

而鏡古今之變也哉宜有以聖執事之間而傷明
經之學良史之才不復見於後世也顧愚何人而
足以洞窺聖人剛作之原乎蓋嘗竊考之結繩既
解書契斯興當是時無所謂經也亦無所謂史也
仲尼有作蓋嘗觀于三皇以前所謂山墳形墳丘
索諸書悉蒙昧而難識乃斷自唐虞而下迄於周
禮以謹節文脩春秋以昭名分學者以爲聖人賴
之以垂彛訓教萬世故謂之曰經而帝王謨訓諸
誓之文與禪授變伐及憂患失得之故民間風誼

俗尚之變具可見焉蓋經也而莫非史也古之王
者世有史官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
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
亦置史官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其義一也周室既微王道廢闕仲尼以魯周公之
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因春秋而脩之據行事
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
數藉朝聘以正禮樂無非嚴勸戒以詔示來裔故
萬世之史法於是乎定而列國如南史並狐猗相
諸家之史皆湮漉無傳矣故春秋史之名也而亦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二 主

丁寬田王孫施雠孟喜受焉至梁丘賀而盛其外
又有京房費直之易而遂分南北二宗伏生口授
尚書於同郡張生四傳而為徐敖歐陽大小夏侯
之書又有孔安國所次壁藏之書而今古文互異
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
匡衡三家皆列於學官而毛萇詩最後出最傳言
春秋則有鄒夾公穀四家而左傳出張蒼家賈誼
訓詁之以授趙人貫公而其書獨行禮則自高堂
隆習之以傳蕭奮后蒼戴德得而傳之于南戴勝
得而傳之于北而周禮則始於河間而劉歆杜子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二 主

漢書作於謝承等劉珍次述之而成之者范曄也何法盛等作兩晉書而房楮等終之三國鼎峙各有史官陳壽則集之始合而爲志隋書則魏徵摭其事而同脩述者顏師古孔穎達也吳兢劉知幾集舊唐書而新則敘者則歐陽脩宋祁也薛居正脩五代史而歐陽脩爲之校定歐陽玄侯斯作宋遼金之史而糾正于陳桎之續編其他編年之史如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杜延業之晉春秋柳芳陳彭年之唐曆唐紀之類無慮數十百家不可勝紀此漢以來史家之繇也夫仙經者將以明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三

道法也謂漢以來諸儒果足以發聖賢精微之蘊乎上弼有七日來復先庚後甲之論矣劉歆有洛書本文禹時五次之辨矣王肅則詳於廟制矣辟雍則備於章昭矣禘祫小人則定於鄭康成矣凡若此者非無以羽翼聖經也顧其數易陳也其理難明也故專家者互有短長釋義者吐文萬牒其他或流於災異或雜於老莊或誤於音釋或病于支離所謂欲以窮經而經益叛矣是存經之迹者也如之何而可望其人之行事不詭於聖人之道耶續史者將以正事詞也謂漢以來諸史果足以

闡帝王失得之迹乎如史遷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班固之瞻而不穢詳而有體如隋書之倫理有序如五代史之以正法治亂邦陳桎糾正宋遼金三史昭大義而謹大防其間非無可採者顧下上數千年間作者如林穢亦相錯如退處士而薄忠直則淺陋有譏進叔向而後曾參則浮華有議後漢之多涉詭誕兩晉之文馳騁駢麗三國之降蜀爲志南北朝之制度弗彰唐書之紀載失體以故將以續史而史益疵矣是存史之槩者也如之何而可望其人之行事不詭於聖人之道耶此無他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二 三

窮經者不知史而道法益蔽續史者不知經而事詞益舛于是聖人之所以垂彛訓者徒以爲學究之資而已聖人之所以嚴勸戒者徒以爲治聞之具而已日月翳而露雷行乾坤亦幾乎毀矣後世學者亦何所藉以洞觀剛作之原哉幸而有宋濂洛關閩諸君子出沉潛於一心之微而融會於數千載之上以經言之于易程子作傳朱子作本義而陰陽之道明于書蔡氏作傳而朱子訂定之而政事之道明詩有集傳而性情之道明禮有集解而節文之道明春秋全用安國之說而名分之道

明蓋至是而自漢以來傳經之家俱廢矣以史言之朱子本司馬光之通鑑而作綱目書甲子則天道明書正統則人道定別秦楚韓魏而僭黜卑宋齊梁陳而分昭湧托始之餘辜抑元經之帝魏五胡雲擾深究其源南北分爭悉謹其始皆所以折衷諸史而裁之以春秋尊王之義故曰綱目繼獲麟而作也而自漢以來諸史皆可廢矣夫是以經無不明而史之體益廢史無不良而經之用益彰故曰談經不可以不知史讀史不可以不知經使後世之人如戴日月者不迷于所往蒙露雷者各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書

故曰所傳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而鄭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傳疑之際豈無缺誤故今同事異書多有不可曉者乃今取胡氏進講之書以釋經揆於筆削之旨豈無幾微之少間大全諸家箋語或可採之以補註春秋魯史也魯周公之國得用天子之禮樂故孔子據列國計告之詞假王法以寓己意猶曰魯予奪之也譬之百物之價市司評焉途之人不得假其權度而銖兩尺寸之也孟子言舜之居深山不異于野人而孔子敢自託於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乎此儒者尊聖人之過也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書

舉課萬曆癸酉
江西北武

故愚以為綱目之繼麟經似矣不若直陳其事而褒貶自見焉之無間然也聖人之心無窮而學者求聖人之心亦無窮昔孔子猶喜商賜之啓予而胡朱二子得無有望於後之學者乎故因執事之問而併質其所疑如此

然後用之。於數十百年之後，梯航而輸之，繩墨而引之，可以棟可以梁，可以榱桷，而深圓方鉅細短長無弗應手矣。乃非其材也，櫟也，櫟也，卽榱桷杞梓也，非有數十百年山澤之儲也，混取而從辦之，亦以勞梯航而煩繩墨，卽有假師之巧，斲輪之精，且袖手而旁觀之矣。欲以構大廈也，其將能乎？故今之論選舉者，不過曰明而已矣，而士有不足以當吾之明者；今之論考課者，不過曰公而已矣，而吏有不足以當吾之公者。然則明與公果無用耶？非也。爲其能用於法之末而不能究於法之本也。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一

五

是故培養之不豫而欲以選舉求士焉，士不可得而求也。刮礪之無素而欲以考課察吏焉，吏不可得而察也。夫人之才既無所賴於上之爲之，而下之人所以自爲其材者，顧又多徂徠上之所習見而趨之，則聖王所以維掖天下之大法幾何？而不至於窮哉！此執事憂直材之難得，慮吏治之日偷而因欲舉其道之可行於法之外者，以仰裨熙時其盛心也。愚非識時務者，則何以復明問蓋聞之鴻荒以來，唐虞之世，號稱極治，而唐虞之所以極治者，不過舉一有鰥在下之舜而已矣。此明揚

之始也，不過殛一九載績用弗成之鯀而已矣。此明試之始也。顧天下之爲善者衆也，不獨一舜之可舉也；天下之爲不善者衆也，不獨一鯀之可殛也。苟發之無本而出之，不繼則聖人之法亦有時而窮。是故后變典樂教，胄子必要於直溫寬慄之德，是明揚舉矣。而所以爲培養之具者，又無不豫也。三載考績黜其幽者，以分北三苗，明試行矣。而所以爲刮礪之資者，又無不至也。逮周之世，制度大備，其取士也，太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可謂勤矣。山是升卿論秀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一

五

由司徒而升之司馬，辨論官材以告於王，而官爵之是其選舉之典，以三物之教先之也。其課吏也，太宰命百官各正其治，以日終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責之，可謂嚴矣。由是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是其考課之典，以三載之績稽之也。蓋古之聖人視人之賢愚，升沉舉切於身故其法不得不爲之詳悉，其教之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官之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抑且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胥舉課同貫，則亦何怪乎周室人材之盛也。

故棧樸之詩曰光光棧樸新之類之濟濟辟王左
石趣之味得士也羔羊之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
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歌在位也漢詔郡國舉士
其制不一而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
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博士弟子入補國
學是漢之選舉猶兼德行也唐之科目雖多而行
之最久者有二曰明經也進士也進士以聲韻爲
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義理一歸之
於藝焉而已宋開寶初猶並用二科至熙寧中王
安石乃盡廢諸科命士各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宋

經而兼論孟每試四場經義而併論策其法視古
而更悉焉此漢以來選舉之槩也雖均未足以擬
成周賓興之盛然求其制爲獨密而不失興賢之
遺意者則宋其庶幾焉校經義則士知尊經兼策
論則士知時務其於質文似相稱也漢以六條察
二千石曰強宗逾制曰違詔侵漁曰不恤疑獄曰
選舉不平曰倚勢請託曰背公損下唐以九等課
百官經之四善以考其德緯之二十七最以考其
才卽善最而相爲乘除卽三等而二列其品第宋
以七事考轉運提舉等官曰舉官曰勸農桑曰招

流亡曰興除利害曰按察部吏曰平反獄訟曰覺
察盜賊以九事考縣令曰斷獄平允曰賦稅不擾
曰差役均曰盜賊屏曰勸農曰脩水利曰戶口增
衍曰整治簿書此漢以來考課之槩也雖均未足
以擬成周大計之典然求其法爲獨密而不失計
治之遺意者則唐其庶幾焉詳於善則負德者進
畧于最則飾才者退其於本末爲適宜也若乎士
生三代之後不見聖王之法而徒各以其所遇隨
世以取功名如漢之賢良有董仲舒召信臣唐之
明經有狄仁傑徐有功進士有顏真卿裴度韓愈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宋

宋有韓范富歐王呂蘇曾輩後先輝映非不煒然
稱雄於一代而求其棧樸羔羊之風所在而聲施
之也於以追軼成周不可得矣矧唐虞之際哉此
無他有以求之而無以養之也有以察之而無以
需之也惟我國家稽古定制損益百王養士官
人之法悉推本虞周選舉則屬之春官自卿而登
俊卽卿大夫之興禮也引對於大廷卽大司馬
之進士也其考課則屬之冢宰取唐人所爲等其
善最者三年而述事九年而通考第其升降卽考
績之義也故二百年來循名者屈其短實者挺

其以名卿碩輔垂休光而勒鴻伐者彬彬輩出海
內又安尚何漢唐宋之足言哉然而論者猶謂取
士以科舉不足以羅豪傑之才察吏以考課不足
以盡綜覈之實其故何也此非法之弊而漸靡之
習使然也選舉之而不得其人豈學校之教有未
振乎蓋人之取士者取其文而求以得其行也然
其文可得而知也其行不可得而知也故學校者
將以群多士而涵濡之俾其經明行脩以應有司
之求也今之學校所談者章句耳所課者文藝耳
尚辭華則篤實者鮮進崇聲焰則恬退者遠引明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詩如谷永而不免於獻諛精易如楊雄而終流于
從逆安保其盡無哉愚故謂學校之不可不振也
蓋端教化者正其源也嚴選舉者防其流也未有
不澄其源而清其流者今不求端其教於學校而
遽欲一旦收功于選舉曰吾糊而名矣吾易而書
矣則華而不實偽而亂真者孰從而辨之耶說者
以爲賢良孝廉之科終不可罷似矣愚以爲不端
其習而徒執其法則昔之匿喪者非孝廉耶冒年
者非賢良耶是其法又有不可行矣善乎朱熹之
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於國都

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居無異處官
無異術取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其有
以識此舉考課之而不得其人豈久任之法有未
行乎蓋今之所以課吏者徇其名而求以得其實
也然其名可得而偽也其實未易以副也故久任
者將以弊群吏而責成之俾其功成績茂以膺優
異之寵也今之任官遠者二年近者數月徇毀譽
則置競橫生考功狀則巧詐百出鈞鉅如廣漢托
之廉明偽增如王成竊在惠養安保其盡無哉愚
故謂久任之不可不行也蓋重久任者程其勞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嚴考課者計其績也末有不積其勞而能奏其績
者今不能覈其實任久任而遽欲一旦責效於考
課曰吾能磨勘之矣吾能幽明之矣則飾名求功
巧文逃罪者孰從而辨之耶說者有謂舉主連坐
之法庶幾可行似矣愚以爲不久其任而徒詳其
法則仲尼不失之宰我耶孔明不誤於馬謖耶是
其法又有不可恃者矣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唐虞
所爲當世之官居任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
速鯀之治水九載弗成而後治其罪禹之治水十
州攸同而後賞其功其亦有以識此舉是故求科

目在預養猶之取珠在淵十仞之下夜光出焉謂其不足以羅豪傑之才者也求考課在久任猶需劔在治百煉之中十將躍焉謂其不足以盡綜核之實否也雖然行之又各有要焉周時鄉大夫廢與黨止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糾戒之其弗率教者則移之郊移之遂今州縣長吏非無提調之責也而黜陟則舉歸之督學而督學者又疎而難察焉故士無弗率教之罰其能者姑選焉而無能者聽其自爲不肖而已欲以明選舉也不亦難乎 祖宗臥碑蓋儼然臨之矣而督率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五

之權可以弗專重哉漢時一郡之長得察其一郡之屬蓋其屬無幾其貪其廉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則以罷免今府長吏非無刺察之責也而舉劾則一聽於監司而監司者又博而不專焉故吏多詭影之弊近之者睚眦于情而相護遠之者隔於勢而易欺二千石姑爲兩可于其間而已欲以公考課也不亦難乎 祖宗筆書固不敢請矣而責成之意可以弗專重哉不求端在守令而徒曰吾以選舉考課云者是揚湯而止沸也揚愈高而沸彌甚耳此根本之

說而執事之所欲亟聞者也敢併以對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一 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湖廣鄉試策問三首 辛酉

問自古帝王紹圖基命曷昔不先農業哉周自后稷以樹藝啓邦而周公承文武之德作周禮一書言天子耕籍之制其備蓋天下之大命而王業之所係也厥後英君代有而重農之詔史不絕書其亦有能紹則古昔者歟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天縱洞悉民依踐阼之後蠲詔屢下觀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三

一

口而告世子幸鍾山而語近臣蓋諄諄矣又嘗親灑宸翰書嘉禾詩示成祖文皇帝中敘兢業之忱真是垂訓萬世文皇帝服膺捧誦恭念手澤勒篆裝軸轉賜諸王暨子近臣當是時適召嘉禾之應聖藻流傳光昭奕業肆我皇上丕承祖烈授受一道深惟邦本肇修耕籍爰建帝社帝稷于西內曩大狩舊邸展祀興國社稷致祝焉其於西內歲蠲二仲謁款祈報罔敢自逸以故嘉禾疊見輝映前牒萬靈忻豫式兆屢豐荷歟庶哉而瑞雪之吟俯

二而學者自岐之邪諸生皆執經而求進者願光析之以觀先資何如也

問古之論吏治者曰文武不備良民懼茲二者非維治之大端歟然而寬猛異稟施設殊軌遵化導者之威稜事禁詰者寡慈惠難乎兼之矣試以光奕楚勝者評之有刺荊州明制度修學校南方多稱之者有鎮武昌開置學官者有刺桂陽而制禮興學者有刺荊襄二州置儒林參軍文學祭酒各一人者有刺道州以家人法爲理一不以簿書介意者此於道民者善矣無乃禁詰者缺歟有觀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三

二

鄂岳等州以其土沃民剽而用威以治者有總管襄州而吏人讎氣聞聲戰慄者有爲夫夷長而峭直無私者有倅澧州因吏爲姦盡摘其弊而郡中稱爲強明者有爲郢州布耳目察長吏纖芥賊汗俱坐者此於禁詰善矣無乃導民者缺歟之數君子者皆楚吏之良也而槩以文武之論豈各以其所能名邪至謂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乃有取於破觚斲雕之吏則所謂禁詰者盡非邪今吏不久任其所施設至迫也乃欲推本教化似乎迂大無當而等計見效時日亦且不給矣

賜輔臣 軫雨之諭特下禮官蓋未嘗不感惕
於 洪眷焉詩人紀黍稷來牟必推本于 帝命
率育夫敬 天所以重農也重農所以法 祖也
皇衷默運淵乎微矣而其粲然者蓋敬宜之以
觀諸士之訓行

問仲尼弟子衆矣其高第者列在四科後之人以
爲諸子各具聖人之一體似專而不相通矣然四
代禮樂不輕以語政事之由求而武城絃歌顧于
習文學者能之斯其故何歟自仲尼沒而七十子
散遊四方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諸侯嘗顯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三

庸矣豈皆以政事列四科者邪秦壞先王之法滅
絕儒生而純任吏無足道矣漢遷固作史分儒林
循吏爲兩傳乃轅固伏生之徒以經學聞而文翁
衛颯諸君子以治行顯豈儒與吏果不相通邪今
讀循吏傳其人類能奉職循理以道化民豈皆閭
於經義者邪而文學掌故之士豈僅僅專門訓詁
已邪今士以明經進 制也逮服官政則營文法
而離經業矣是故習吏者皆儒習儒者皆吏夫一
人身耳而所持矛盾一至此邪先儒謂三代以後
無真儒無善治豈職此故邪

然則吏治將一歸於操切邪抑在彼而不在此也
諸生必有折衷之論焉

試博士策問

通者言官欲舉 國朝理學名臣姚江陽明王公
從祀孔子廟庭 上詔禮部集諸儒臣會議有上
疏力詆其學者其事遂寢今陽明之書具在其徒
謂其致良知之說得千聖不傳之秘孟子曰人之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則其說不始于陽明較
然矣何謂不傳之秘其曰知行合一知卽是行而
子思作中庸固嘗岐知行而二之矣此當時親授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三

博約之訓者而陽明之專於致知果不詭於孔氏
否耶孔門高第弟子總之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
四科今四科之賢其得配享而後來從祀獨取著
述一家謂其能羽翼聖經也蘇子曰坐而論之也
易推而行之也難臯陶伊散葦原無著述可見而
皆得與于見知聞知之列則其羽翼之功碩不大
於坐論者耶何歷代勳勳彝鼎之臣尊主庇民效
文章著矣乃不聞議及從祀者則配享之賢何及
于政事言語文學耶漢儒之穿鑿附會宋儒嘗病
之矣乃宋儒之闡發聖經果言言盡符孔氏耶今

列于俎豆者果盡無可訾耶陽明之學議之者已
言人人殊矣而迹其見之推行者試與宋儒之列
俎豆者比長絜大亦可相當否耶假令孔子而在
陽明又當居何科耶從祀之舉似又不可舉一而
廢一者今學者銅于習染鮮度外靡然之見諸博
士儻有槩于中其詳著古今從祀之說而併究陽
明之學與宋儒同異者何在以告也

晚鹿記

園畜一母鹿歲舉子必牡今歲舉復牡困者來報
喜其往飼之栗母籍草上昂首就掌食腹垂垂蔽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五

其乳子仰哺不能得則環母而啼始恠其久臥跳
之起不起已察其陰泄赤穢長寸許若腸胃狀且
泄且內逾宿漸大如垂瓠已燥實不可復內遂悟
悟絕無戀子意憊且死召諸獸醫視之咸袖手謝
不能亟市一輪焉乳其子其子掉尾去死不肯就
粉乳余曰傷哉以子之故斃其母復以母之故斃
其子乎爲之愀然適一倉頭自外至覆然曰主人
將坐待其盡耶我試活之乃以藥傳患處調寒熱
水滌厥穢俟稍和婉轉其手徐內之且紉其陰之
牢令不得復泄初繫之若不能堪頃之前後氣稍

通始出糞溺甦矣明日紉解卽廢而起蹇躍草樹
間煦煦然母子相隨哺食如常蒼頭曰凡鹿產子
母困則公者以角舐其陰令痰去則氣縮尾間遂
扁也今母獨也故無所制以至於困詢其自曰蓋
嘗驗之太倉某氏鹿云西園生曰深山穴麓孳生
實繁彼亦有人相之哉陰陽之生成蓋有天啓焉
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劬勞之報獨人道乎

跛鶴記

書舍前有兩鶴一牝一牡以畜之久頗馴擾依人
聲絕嘹唳向空一唳則林木響應可聽也予方退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六

畔於野寔狎之以當兩友今園者謹飼之偶召僮
築傭戲而與兩鶴鬪射之塊傷牡之股焉牡遂行
不行園者怒傭曰是予主人之所愛也傷之業且
訟于官傭懼不知所出而遍丐能療鶴者願與之
一月直有豎醫給之曰吾素善正骨以吾伎已鶴
患直應手除耳乃調匕劑傳鶴所患處復削木夾
而繫之鶴不勝苦楚而傭以爲得秦緩也豎取其
一月直去旬日後來視與傭約曰再三日吾來解
繫焉矣又取其一月之直去豎度傭直盡待三日
不來傭自往候之豎已不知其所往比解繫視其

骨節已潰爛膝下墮墜其趾鶴竟跛不復能鳴舞
矣西園生曰醫家正骨科第間施之人耳不能療
畜也鶴稱仙騎其傷少調息之即復矣何備之思
而給于豎而卒亡其直也又以跛吾鶴悲夫世醫
眩于利而強所不知往往至于殺人而不悔其害
匪直跛鶴也矧為政者不操刀而使之割有不
跛其民者哉

跋文內翰詩卷

右文內翰詩一卷皆公為翰林待詔時作手書之
以貽今上饒尹陳君大訓者按公自諸生用臺臣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三 七

薦天子爵至禁近居無何以忤柄臣遂歸終老
翰墨間蓋名愈高而身愈窮矣乃公此詩余嘗屢
見於人家卷中若津津於一時之榮遇何哉嗟夫
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蓬累而行顧其心未
嘗一日不欲遭時行道也公之喜書是詩非其歎
歎不忘君意耶若公之字畫精絕吳人自能道之
不俟余而增重也是歲庚午九月廿又四日某題
于信州公署

跋海天落照圖卷

少字司訓海天落照圖往歲於姑蘇富民家為書

力者奪去以賂貴人貴人敗此圖沒入天府不復
流落人間矣而是卷為郡人仇英摹本其精巧工
緻亦非近時畫家所能余故不知畫即以此謂為
李司訓真蹟亦何從而辨識之耶世人貴遠而忽
近好事者往往破產以收畜朽楮敗墨不者則相
目以為俗客然其子孫多不能守而竟為有力者
所奪乃珍異瑋惟之物又不能久處於有力者之
家必歸於天府而後已前事如此者歷歷可鑒也
是卷以近蹟不為人所艷羨故得獨存於陳上饒
之篋陳君宦遊江浙間必携之以行當其政務龐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三 八

書歸僕承解惑篇後

余讀歸僕承熙父集有解惑一篇其言嘉靖已未
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諸學士素
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默然失望蓋
卷格於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
窮微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

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據熙父所書如此至比其人爲公伯寮滅氏之子而以安命自解其惑其詞氣若委婉而其意則甚恨之以爲真有是事也所謂簾外之人蓋指儀部主事同縣沈君紹慶下善也是歲子善以職事提調簾外得檢括諸貢士試卷心念熙父久困場屋欲振之見其易義中有齟齬抵牾四字非時文語恐刺俗目乃用墨筆更竄之付謄錄所謄入簾內既徹棘而熙父復不第子善出偶對衆言其事予時亦在座聞之衆中有不悅子善者遂密告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九

熙父以子善之言熙父因疑子善併格其卷嘗致書于予弟言齟齬抵牾四字本漢人語蘓家常用之乃爲淺學所詆然未嘗及格卷事予復之曰柰何輕信人言子善得無類佯儒棄酒者乎忠厚者須當獲罪矣熙父終不悟自是與子善交絕初庚子歲張文隱公主南京兆試得熙父卷大加歎服稱爲天下士然以其經書義涉古奧難識終不與首選甲辰下第文隱自詔曰世安有具隻眼如張某者識歸生耶比丁未公主會闈熙父復不第文隱疑必房考失之也庚戌公又以闈學典試戎房

考吏部章員外曰君爲歸生鄉人必識其文字章亦自謂必得之已得一卷詞指亦古奧薦之文隱曰此必歸生無疑比揭曉則泉州傅夏器也文隱嗟惜久之尋索其落卷讀之大非庚子時卷矣文隱怒曰歸生負我何墮落至是耶蓋熙父自鄉薦後嘗以爲舉業可無學而能卽棄去不復習而益習古文詞比應試簾啓間已不能促辦稍信筆摠寫胸中所自得而已于有司之繩尺闕如也故試輒不利于在禮部久累科拾其落卷則寄還熙父欲懲患之略尋時套也已未卷予親見考官旋筆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三

十

塗抹亦何嘗格之于簾外子善忠信人也平生事熙父甚謹卽其鄉試占北京兆鮮名先熙父然弗是其學又嘗遣其子堯俞授經當己未時子善已舉進士十年不復與寒畯爭進取矣猜忌何自而生乃甘心擠之也熙父名高雅自尊重故喜詠輕信讒言一售則弓蛇之惑至死不解悲夫今二君歿久矣而文字炳在簡冊使兩家子弟觀之熙父遺不平之憾子善抱不白之冤誰復能辨之者予知其事其悉乃爲書其解感篇以解其惑庶幾二君地下可相見也

殷無美小像贊

才患其少少則人易口患其多多則人忌子非少之爲患而多之爲累而其思躋而其思必塞其兌母揚其伎斯乃藏之若愚而蔚爲國家主璋瑚璉之器太史公有云人貌榮名寧有既乎

二千石像自贊

蘇長公有言昔之君子惟荆是隨今之君子以溫爲師汝亦無所於隨汝亦無所於師宜其浮湛於嘉隆之際蓋歷十禩事兩主而官不少移人疾汝遲人昂汝卑何不戚戚以悲而融融乎色之澤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三 土

行省中書右丞像自贊

謂汝不貴歟胡爲乎翩翩然錦之鶴而擊之衆謂汝爲貴歟胡爲乎袖手而倚席終年不出一謀不發一慮等中書之作食而不知堂日之已西望之若儼乎其不可奪也卽之若坦乎其無所憚也下焉者不嚴憚之以消其逸志而上焉者不切磋之以塞其邪蹊乎世徒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爲用均之有益于旬宣也殆與左轄之功齊識汝

之像而知汝者莫汝若也於是乎題

太康王叅知像贊

太康三槐緒衍而豐奕奕司徒秩祐斯崇叅知趾之彌繁其宗默而深沉羣籍博綜文章起家孝友積躬母煩繩削而合春融破觚斲雕洵美雍容佛子之聞播之無窮蓋余未識公而挹其貌知其中無媿於仁者之後而藹然遺古人君子之風也歟香彌勒佛贊有序

往余領二千石於荆南粵人蘇侯遣我香木數觔持歸海上友人朱纓爲余鏤刻布袋和尚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三

土

座置之書室予時播於野每對其像則心凝神釋飲酒必至大醉莊生曰人生開口而笑者一月有幾試問和尚之笑何時已耶作是贊

東坡居士有云是此皮袋非此皮袋西園居士亦云有此皮袋有彼皮袋都無嗔怪都無妨礙願借和尚皮袋我欲收拾三千大千世界

言語箴

凡人語言應物始有虛室尸居儀秦杜口自言自語非病則酒夢死醉生亦孔之醜察言觀色今人獨否狂發如馳莫之能守發必當理賢聖爲友我

非賢聖寧免于詒多則數窮惟默可久世界本空
誰爲某某虛室視之勿作談藪行庭無入長輔何
咎

愛惡箴

愛人者之與見愛于人等喜也愛于人者已矣而
愛人者猶不止其爲喜也不亦溢乎惡人者之與
見惡于人等怒也見惡于人者已矣而惡人者猶
不止其爲怒也不亦戾乎是故君子之處世也無
滯情無留事

跋君山記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君山在洞庭湖中故無記之者歲乙亥春余始遊
焉而爲是記已自書一通付岳守劉子自化刻之
郡齋業災木矣明年劉守又請余書石願藏之山
中會徙郎臺不果又明年劉守以避言去岳而托
郎守宋子牙再甲前懇予適病暑不能書幾負劉
守意偶吳人陳演遊郎乃代余書而勒之石勒完
而宋守將輦諸君山而納焉於乎士君子方奔走
塵鞅間而能不忘山林之事爲可尚也歲丁丑秋
日徐學謨識

跋遊太岳記

右太岳遊記一卷爲余分察襄州時所著遊後一
年而余播於野卽此卷在篋業作宗生之談柄矣
不意山中臥起復當羊太傅杜征南之任迂轍而
西風景如昨寧無人事代謝之感乎偶吳人陳演
來郎命書是記勒之山椒爲它時續游左契歟靈
有知將俟我於天柱峯之上矣萬曆丁丑秋日識

跋冰廳劄記

右冰廳劄記若干條皆典祠時事冰廳者祠曹退
食堂之名也蓋余視祠篆凡三歷年所適當天
子嚮憲禱祀文書取辦倉卒一不稱旨盡粉呼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古

吸間耳而柄臣父子專國六曹之事俱稟白而行
阿意者容守文者黜岌岌乎其無所之矣幸大宗
伯方膺上眷稍庇其屬得無闌及乃後竟罹小
隙出之遠郡然因藉以弛擔焉誠昔人所謂未必
不爲福也逾年而大宗伯以不賀日食去位矣繼
子典祠者以憂憤死矣痛定思痛其痛不彌甚耶
茲幸乾坤再正中外晏然已息意江湖千里之外
理人多暇追憶往事悵焉綴筆庶幾覽之者知孤
臣之疾疾所由來也嘉靖壬戌秋望荆南公署識

證王端毅公贈官

七

皇明異典載王端毅公以吏部尚書卒贈太師爲超五等而至極品按端毅公成化二十一年以南京兵部尚書七十一歲致仕時已加太子少保至二十三年孝廟登極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年七十三後七十八致仕第有給驛及歲撥人夫無加官也則其卒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明矣端毅奏疏可証其贈太師止臘三孤一等未有五等之超也而異典謂其止于吏部尚書恐悞矣嘉靖間朱恭靖希周卒巡按御史周如斗爲之祈卹部覆云陳乞不由子孫恩卹尤宜優厚特引南京吏部尚書吳文端公一鵬例得贈太子太保亦踰一等矣異典不及載故著之又文待詔徵明作吳文端墓志題銜有太子少保而當時祭葬稿簿止載南京吏部尚書無太子少保銜故得引爲朱恭靖贈官之例今異典載其爲改南時加銜或未任而歸祭葬疏不及之也俟再考

證劉愍節公贈官

江陵劉愍節公儁以兵部尚書永樂戊子死事安南至洪熙元年始蒙卹錄贈太子少傅併賜諡蔭子奎爲給事中其家藏誥命見存而異典云

贈少傅爲逾等亦非實錄也郡志載公贈柱國以傳想以是傳訛耳

跋徐儀部所藏祝京兆楷書卷

吳人言祝京兆希哲書至身後始貴是卷爲大末徐儀部可繩得之同縣方棠陵家棠陵嘗令崑山與希哲爲文字之交特相善希哲故無嘗省數以居間于棠陵棠陵無不應之以是收其手劄甚多今觀卷中盡一時率易之筆而書法逼古自非今人所及宜棠陵珍惜之以遺其子孫也然則希哲之書不待身歿後始貴明矣昔相如爲臨邛客太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七

史公不以琴臺之故貶其詞賦希哲無臨邛之行大都踴躍落魄人也乃其書傳翫緒細間卽片紙隻字等之零金碎玉固知度外之士所恃以不朽者蓋自有在而區區廉隅不足以束縛之也嘉靖己未冬日識

跋陸山人楷書

國朝書學莫盛於吳中然近自文太史後人習軟媚以爭悅時目故古法爲之稍逸余少則喜學書以蚤歲入仕馳驅鞅掌間未有專功爲之每臨池增媿頃得陸山人書喜其道勁頗逼宋仲溫吾鄉

自張翰宸先生後不意復見陸山人也今江湖間
客書甚多大腹賈爭貨之卽縉紳家亦不能辨且
相與逐臭焉乃山人者頌默默老矣雖然世之以
爲惑真者獨書學於余不能無感遂題此以付其
子道衡氏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三

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漢語苑四十四篇 有序

嘉靖癸亥余自荆南投劾解纜東遊會有德安
奏訊連及邵事乃逗留江夏自秋徂冬屏跡舴
舲卽幸謝鞅掌而困累靡遺塊然獨處不無居
諸之感乃憶故所讀漢書摘其事之維繫世教
者爰著詳隲以滋娛樂匪獨珍惜曜靈亦竊比
于陳蔡之絃誦云爾題曰漢語苑凡四十四篇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四 一

是歲冬日僇人徐學謨識

周昌在高祖時彊直敢言蕭曹等皆卑下之始高
祖愛幸戚姬昌面斥以爲桀紂主上笑受之及欲
廢太子立戚姬子趙王如意爲太子又力爭不肯
奉詔其後高祖憂趙王少萬歲之後不全也用趙
王昌留不遣已乃被徵見殺而昌竟謝病不朝
見以憂死呂后不之罪也蓋昌前爭太子時后于
東廂親聞其語云云古人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
昌實近之其得免于呂氏之禍有自來矣

高陽生落魄里監門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
觀其策陳勝項梁諸將據跡自川不能用大度之
言迺自匿已聞高祖爲人一見而決劉項之興亡
已而進說高祖進復榮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
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此豈狂生所能言而漢卒以其言定
天下偉矣然生能馮軾下齊七十餘城而竟不得
自脫于鼎鑊踈于謀身悲夫難矣哉又自謂不狂
也

梁孝王天性仁孝實太后病輒爲廢食因孝景帝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二

友愛之過每入朝時與同車出入且有百歲後傳
位語遂包藏禍心而邪臣羊勝公孫詭因而譖毀
日造諸僭侈不法事又令人陰殺漢臣袁盎向非
韓安國爭之柵內而田叔調停柵外骨肉殘矣後
孝景雖以太后故不究梁事而孝王竟以憂死詩
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不信然哉

孔子自漢以前俱未有封祀成帝久亡繼嗣梅福
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始據春秋
經曰宋殺其大夫殺梁傅曰以其在祖位尊之也
言孔子故殷後也繼又據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

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若以孔子之道
師表萬世宜祀其義甚正乃區區執春種禮記二
說欲封孔子後以奉湯祀則漢人淫經之過也且
請祀孔子以求嗣抑又迂矣宜其以不經見寢其
後綏和元年卒從福議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
公自是孔子之祀後世不絕豈非以福議爲之權
輿乎

楊王孫病且死囑其子以裸葬其說曰精神者天
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
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晁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以幣帛帛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
齟齬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
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其言甚達然以爲費財厚
葬者之戒則可若以爲其尸塊然則幣帛棺槨不
知也卽裸亦不知也冥冥焉而已矣漠漠焉而已
矣將魂之變任其所之入土後事何必斷斷然以
令其子若欲使歸者得生化者得變則螻蟻之親
何謂反真惜祔侯不能難而乃引聖人之制禮以
破其矯枉之情宜其聞之瞋憤也

東方朔初見武帝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

妙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劔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後來自敘詩本此班固論朔快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以爲滑稽之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四

四

雄然余觀其諫武帝治上林苑有殷作九華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語其諫帝爲竇太后內賣珠兒董偃事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語皆觸犯忌諱指摘隱微漢廷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徐樂嚴安之徒不能及也史臣徒以其口諧倡辨少之雖其逢占射覆事近浮淺而談言微中亦足多乎

史言裴晉公以陰德變餒鬼相至富貴之極夫人

之象貌稟於有生之初非後所能易余每竊疑其說及考李廣傳廣嘗語望氣王朔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已下材能不及中以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封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龍西守同日殺降羌八百餘人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然則廣之相宜侯而不侯與晉公之宜饑死而不饑死人之富貴貧賤壽夭全不係乎形體明矣此心因形體中之最大者故曰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四

五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易也今之望氣者徒殉於有形之貌而不本于無形之心此荀卿非相篇所由作也或曰呂公善劉季相以女媯之衛仲卿爲人牧馬奴糾徒相其必侯其後俱驗豈王侯將相卽塵埃中其氣度固自與人別與然非其人不能識之也素尚實識我成祖于燕邸亦此類

公孫弘少爲獄吏家貧牧豕海上年六十未有所遇後以對策起家數年爲御史大夫至丞相封侯然猶布被食脫粟飯亦自其天性減省然汲黯乃

從上前面詰其詐似不足為弘病晏子相景公食
不重肉妾不衣絲亦謂之詐乎其後上問弘弘謝
曰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
之病武帝以為有讓愈益賢弘則弘之術深矣自
昔奸人深情厚貌類此然弘能以奉祿給故人賓
客無所餘輕財重義率下篤俗與皇皇求財利者
有間矣故武帝時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
劉屈氂相繼伏誅唯石慶以諄謹弘以儉約得終
始保全宜哉

漢時大臣廉正剛直莫如蕭長倩望之其始進以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六

丙吉薦及謂大將軍霍光欲令兩吏挾持之而見
乃面責大將軍以非周公躬吐哺致白屋之禮故
終光之世不見除用其後上疏陳災異言春秋昭
公三年大雨雹季氏專權逐昭公蓋陰指霍氏太
盛也使宣帝用其言稍為抑制何至釀成篡弒大
禍又嘗駁張敞議勿令民入粟贖罪使富者得生
貧者獨死又請公主勿令遠嫁烏孫絕域其論甚
正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
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獨引春秋晉士句不乘
齊喪以為朝廷宜遣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已

而上果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宣帝時望
之雖嘗以罪見廢後竟以太子舊師傅受遺詔元
帝時恭顯漸以柄用睚眦正人雖陽尊望之而陰
為拊搢者屢矣以帝之昏弱尚不知下廷尉為何
事奈何與之圖大事謀泄隙開孽幸乘之矣假令
望之不聽朱雲之言早自裁決則以恭顯之讒濟
以許史之勢家族之禍又不知所終也易曰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惜乎望之有介石之操而昧知幾
之哲以自戕其身悲夫

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宰相韋玄成及匡衡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七

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
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司隸校尉
王尊劾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為
海內患害不以時劾奏行法而阿諛曲從附下罔
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
而反著揚先帝任用傾覆之徒至不道衡慙不自
安連乞骸骨是時成帝雖褒優舊臣而羣下多是
王尊者止落職為樂陵令近時成亥之際其事有
相類者難言之矣

孔子夏光為卿時嘗會門下生講問疑難其弟子

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
光終無所薦舉史雖稱光持祿保位然典樞密十
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
而對不希旨苟合薦人不令人知妻于燕語不及
朝省事不結卿黨友眷游說以是幸全于叔季光
亦有大臣之體哉可爲後世法矣

竇武以長女爲桓帝后遂秉國政清身嫉惡禮賂
不通嘗上書出黨人李膺杜密等於黃門北寺獄
方是時中官甫節已睥睨其側憚后家不敢發耳
及帝崩無嗣太后雖微立靈帝竇氏之勢去矣武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四

八

能奉身辟政德陽之禍何自而發却收召名士力
圖中官剪屠延蔓及兵自族悲夫易曰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知彰而不知微猶不知章也
知剛而不知柔猶不知剛也得爲介于石之君子
乎

竇武圖收宦官與陳蕃等協議猶朝廷耆宿可以
係中外之望者然舉義雖正不免用罔之厲以自
取沐族何進蓄疑寡謀所共事者又袁紹董卓之
徒陰懷倡亂特以進爲圖耳事留變生身死珪讓
之手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進之死其愚於武

矣

皇甫嵩截靖黃妖功震天下與董卓比雄少懷矜
伐陰賊及之矣卓還長安時百官迎謁嵩亦不取
車下之拜竟脫虎口漢末以功名終者惟嵩一人
而已似得老氏守雌之學者

古今立功名之奇者莫如班定遠方其傭書餬口
至卑眇也逮發憤投筆坦步葱雪出入三十餘年
于真以西五十餘國莫不賓從改其王而殺其人
不煩中國一矢可謂偉烈也哉及大家請老生還
玉關繞逾月耳病死牖下骨肉復歸於中土首丘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四

九

依風竟償厥志蓋亦有天幸云

列女傳載曹娥叔先雄二孝女皆以父溺死感念
自湛爲郡縣表章然按曹娥死時年十四似未適
人稚男女二人並數歲計有夫父矣何得復從父
死也二女等死耳鴻毛太山要自有辨

荀爽稱潁川名士其逼女采改醮郭爽致令自縊
蔑德甚矣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得爲實錄乎

逢萌隱於琅邪勞山太守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
萌不答太守懷憤捕之人爲塞兵捍禦獲免余以
謂郡有高士太守當先脩政教以招徠之不務其

德而欲徒博致士之名彼必不應怒其不應而追捕之祇自毀辱近時王巡撫之于楊太史用脩方參政之于文待詔徵仲縉紳傳以為咲彼非逢萌我何甘為北海太守乎

漢史稱孔文舉高志直情忤操見殺蘇子亦以龍比融以鬼比操其論正矣傳載操子丕納袁熙之妻融以妯已賜周公戲之既杌其所忌復為書以破操酒禁雖目擊雄詐意不能堪而倍慢乖忤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妻子被戮庸非自取今世狂少好為浮薄語以激怒貴人殊可鑄戒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十

楊太尉震以老儒生身都上相延光之間王聖伯榮發浮桡內樊豐胡王求傾危桡外譏構已結累疏不省趙騰伏尸震孽兆矣竟不早決收印自醢蓋負馬用之責而忘則止之訓也

震喪還鄉弘農太守移良奉豐晉遣吏暴棺道側小人之酷烈如是近年有華亭楊給諫允繩喪還所遇有司雖有平生莫敢吊者賴其友楊豫孫適還官歸護其喪以行後竟無禍乃知君子小人皆自為之耳莊生所謂為不善足以喪名是矣云云為善足以喪身未必然也

震孫秉天性不飲早鰥不娶所歷俸錢計日而受嘗從容語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故當漢末朝廷得失輒盡忠規多見內用卒以壽終人有高世之行亦自有全身之福

臧子源亦古今一奇烈士初與張超兄弟倡舉義旅誅誅賊臣以匡王室升壇捧血語意慷慨及赴劉虞幽冀阻絕暫投袁紹繼蒙授任不過傾蓋之好非有盟主之義也及雍丘被圍號號告援紹兵不發主族城潰則誓紹守死豈曰負恩崔超邈二子非可與圖大事者矧曹袁方睦勢重難反雍丘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四

上

伏節亦召忽之死子糾也

費長房從壺公學仙先令斷絕家室隨之入山令處荆棘羣虎之中長房不恐又卧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嚙索長房不移復使食糞中三蟲長房意惡之遂不得道止授符術歸能制妖魅後為羣鬼所殺今儒者學聖人之道其刻勵工夫何以異是大學正心章言忿懣恐懼憂患好樂四者不令一有於心方還太公順應之體亦壺公教長房之意然修仙者遠却事物之外修聖者不離事物之內工夫尤難故壺公之後有仙人

孔子之後無聖人

國朝陳奉常名音聞人父領翰職不省外事一日
爾其所乘馬與居榜于門壁曰馬賣自註踴人房
賣自註窪水世傳捧腹東漢時公沙穆嘗養病猪
使人賣之于市囑之曰如售當告買者以病賤其
直不可欺取貴價賣者到市卽售不言猪病竟過
其價穆賣半直追其人還之此兩事絕相類皆盛
德所爲不可輕議前輩

趙宣子舉韓獻子河曲之役獻子執宣子之僕戮
之漢左雄薦周舉後以所舉馮直坐賊舉以此劾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四

三

雄古者不以私廢公故兩無嫌怨今世仕者多曲
庇所親懷欺植黨甚矣况又有貴人轉相付託者
乎宜監司之法不能行在屬部也

蔡中郎開關亂離亡命避死其志有足悲云然解
囚脫刺幸全于鉗鎖之間變色觸疑不免在几席
之上夫士處淵淵而粉名高鮮不焚其身矣

馬季長少年不就鄧薦之辟守義章甚及逡巡涼
漢不禁饑困遂自悔平生委身非義奢誕放性後
爲大將軍梁冀草奏殺李固黨附喪恥孔子所謂
處約則濫處樂則淫蓋乎融之情哉

第五倫嘗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
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嗚呼物
情貴貨遺豈特今之世哉夫貨遺於人雖或有受
不受然德之者什九怒之者什一蓋貪夫欲之以
遂厚利之謀廉士因之以賈辭讓之譽此皆物情
所必至者假令第五倫不見千里馬之遺尚能記
憶其人乎此孤悄縮慙之士所以常不遇也

爲政寬嚴各從其人之性然昔人以此卜後之興
替往往皆驗東海于公高爲里門曰吾決獄多陰
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孫永爲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四

三

御史大夫虞翊臨終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
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
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
於天也蓋寬則善容其人得春生之氣爲多故主
興旺嚴則近削其人得秋殺之氣爲多故主愁慘
豈其理或然歟而守已者未可以是以爲進退也
字本以繹名漢時人字多有與名不相蒙者如虞
翊本字定安祖父經自以按獄平允子孫當爲九
卿更字訓爲升卿傳奕本字幼起後慕南容三復
白圭更字南容今人絕無此字

巴郡太守杜安少有志節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按貴戚賓客問壁出書印封如故竟免干楯嘉靖初年士大夫恥父權貴人雖有故厚私通問訊對人厚自晦匿後十年間始自揚露表其親媚陰令聞者庇已近來壬士多有虛張聲勢夤緣假托人或偵之悉爲烏有此尤可咲一朝瓦解同歸傾敗故士君子立朝惟行法俟命可也

曹操膂天子以令諸侯陰圖神器素紹系三台司功著社稷人心所歸既而韓馥歸土雄鎮冀州地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大人衆英雄輔之方是時可圖操者惟紹一人耳却乃驕恣無忌剛復違諫其下許攸沮授之徒稍稍去紹附操卒之城畔勢孤軍破身死漢祚遂移傳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劉璋不禮於曹操遣法正將兵迎備拒操黃權黃累力陳不可璋竟不納是天將以益州假備也及張松謀洩璋乃閉關拒備何其反覆也備本梟雄無東甲待盡之理及兵奮擊坐移利器璋自擬禍備豈媚取縱備不取曹操破張魯定漢中乘勝而西勢如破竹益州能獨存乎儒者不考始末謂備

乘人之弱非矣

董少平宣爲北海相殺公孫丹父子及宗黨三十餘人以丹前附王莽交通海賊故也及爲洛陽令格殺主家驂乘其鋤強嫉惡悉中法理匪逞窮怒快私憤也比於虎冠屠伯不可同日語矣死之日布被蒙屍其庶矯剛節又卓卓如是乃降與陽球王吉同傳豈以大過之行不可爲訓哉

扶風人孟佗以背結宦者張讓監奴奴德之問佗以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奴乃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率諸蒼頭迎拜於路與之共舉入門賓客咸驚以爲佗善於讓爭賂珍玩佗分以遺讓即得除涼州刺史今朝士時匿貴人門屏間故狎監奴輩以示親昵因影致寵賂肥家榮身如佗之術者豈少哉古來小人情狀何所不有特未之考而更蹈其轍耳

宋弘燕見光武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以後詔問湖陽公主之事帝亦姑以試弘耳非真以貴易妻之說逼之也

張堪爲左馮翊時告歸平陵望寺而步寺卽平陵縣門也主簿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軾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今人錦歸喜犯揚揚閭里之戒望寺而步安可冀乎

漢時設河堤謁者以防水決至天子躬詣巡視其底績者有車馬縑錢之賜古之重民命如此今屯田憲臣專督水利而府縣丞尉各有分職歲巡之典旣廢上下祇以文移支塞而已荆襄之民歲爲魚蟹亦何怪乎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四

六

劉平遭更始之亂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至子扶侍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葉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可以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此與鄧伯道事相類然伯道所全者弟之子而平則弟之女非可托以存祀者也然竟逆母之言以忍戕其子此不謂非義之義也乎

趙咨臨終遺令薄葬以書勅子闡明速朽之義詞肯暢達足爲後世遺禮犯分者戒今荆楚間葬其父母有棺無槨雖仕宦家亦然此近墨道薄葬之

說在父母之令則可在人子之心則不可梁冀旣殺李固併收其子滋基死于獄中小子奕年十三以姊文姬謀豫匿固門生王成逃入徐州界獲免冀誅得還鄉里靈帝時拜安平相朱震歷陳蕃之子逸于甘陵事覺繫獄閹門狴犴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赦黨人追還逸官至魯相此二事皆有嬰曰存孤之義然非天佑忠烈烏能復其始哉

陳蕃傳載臨濟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四

七

懸之則當時懸榻之禮不獨爲徐孺子也

王允折節納交以圖董卓謀行事濟可謂有社稷之功矣卓旣誅其部曲將校俱不自安允內和人民外撫反側則人心自固禍患潛消奈何先疎呂布尋殺王蔡亟下解兵之令關東搖動卒爲李郭所乘得之十元隳失之千殘孽圖之不終漢事去矣易曰含章有隕自天章之不舍而剛稜無術則雖天之所與猶不克濟况當其廢乎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啓

起用湖廣屯鹽道副使尋陞江西左叅政謝

政府啓

伏念某起家孤側涉世艱難三楚馳驅踰春秋之十四一宮退遂聚尤累之百千緣性不便於利方故修途屢瀕於窘步屢承慈軫幸疏李供奉之網羅自揣難愚甘守汲濮陽之溝壑侵尋日月本非有待而然遜避簪纓抑亦知難而退詎期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五

乙

命仍續舊恩屬當 斧戾之臨軒適值台衡之正

位方塵吐握行收逸俊於嚴阿彌展敬恭追錄微勞於梓里猥唯養勞宜四顧之徬徨首荷於推竟一朝而迅達且由家捧檄廬舍自是增輝而在野彈冠縉紳因之生色界之故臬起以原銜父老相憐姑試江東之面目光陰可俟令收日下之桑榆是以亟挈妻孥遠浮江漢還希積日冀思答於間曹何意承旬頓移官於近境枯骸始肉敢懷束帶之驩摧翮初舒豈有凌霄之望循涯非據獵龍為慙已讓無能辱留川之再薦極知無補等漢世之

九遷超逾之格難逢沉抑之踪轉激仰惟相國無私素斷乎掃門自揣廢臣在遠愈榮於推轂矧人矜咳唾流涕可珍而衆倚矜矜昧迂昨成飾不圖異數溢及陳人邇往及今滲被已窮於膚髮從顛徂踵周旋無間於毫毛欲報所天亦知無地緬龍門之高逝久隔雲泥驂鸞乘以逡巡尚需鞭策敢不痛加漚滌敗軍之勇未忘誓以始終醜女之貞益勵即增山潤海固無藉於涓埃而扶日補天願永光於穹壤放修緘素略布款丹不勝鏤骨之誠聊識銘心之感謹勞執事奉啓以聞惶恐頓首死罪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五

二

死罪

陸湖廣右轄謝政府啓

伏照某舊歲於江西遷領湖臬今年二月內赴任間蒙陞今職已於本月二十日到任者伏以孤踪難立深叨植什之仁總轄超登特荷振淹之舉陳人何用望不及於崇遷舊俗于宣心逾兢於補過晚收是幸非據多慙恭惟閣下問氣鍾靈殊勲表代典司密命精誠上格於 皇穹揔攬中權弼亮已聞於三世惟茲受任之重恒以用人為先宅百侯以咸宜運元功而不宰意之所注在遠靡遺績

之可庸雖微必錄猥如菲劣早沐甄收曩日勛勩
無一長之足取羣言擢擢竟三至而不疑屢旣枯
魚重矜敝帚歲餘解旆詎高位之敢安日奉除書
諒淺衷之易溢倏自江而還楚虛煩傳食於登途
旋由臬以領藩忝冠班聯於行省卷馬汨沒伸之
一朝蠶爾踈庸賸之二品已知浚驟允宜審分以
取容曲被生成輒揣逾涯而增惡門闌舊物恐負
又要丘壑餘生翻騰顯數義存不見晉祚向縱遠
跡於祁奚舉世罕知王右丞寧忘情於張相顧高
明在上坐隔雲泥乃惻惻積中聊營竿牘徒自鳴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五 三

乎眷契曾未展平報私望履何階但卜純聲之茂
集函悰有素願延輝茫于無窮謹啓

陸湖廣左轄謝政府啓

本年六月十四日接見邸報伏蒙 推擇陞授今
官已於七月初八日到任謹頓首頓首陳謝者伏
以窮途晚振猥矜老馬之材外省崇班式際 神
龍之運遭時承賈雖曰按叙而遷久任背成實蒙
因器而使銘表曷報激遇彌兢恭惟 中極殿相
公閣下 質粹函三 治貞得一學教九江之潤
揆雲漢于絲綸節標二事之奇柱乾坤于萬軸謨

承 玉几庸功卓冠 三朝德格 璫寧嘉澤
流八極神化總收於正已敷求尤切于知人顧揣
顛愚又歷昧眊自祠曹而出牧屬災患之頻仍起
憲節以來自值風波之搖撼非一个臣之優容祇
以川長而桑柘則十六年之盤錯胡能因敗以為
功循資以來計過而補顧腰鼠之欲易足望不及
于江河乃蚊虻之技甚微任豈勝于恒華忽驚晉
命恍若天申遂荷 渥恩茫然地踣荆湖分岳領
中書左轄之司江漢朝宗履鄂渚上腴之會父兄
猶在稔識細侯桑梓是恭忍嘉 元宰但世態日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五 四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五

四

為軟熟監司之耳目易塗吏治樂於因循社稷之
腹心奚賴矧水旱屢聞列郡公私之積漸堪哀痛
於漢庭而紀綱貴始自躬儉直之風敢獨慚于周
室馳驅之力誓以始終精白之忱末期 鑒念民
力有限布縷粟舉力役惟懷緩二之圖 帝眷無
疆黜藥卅楫臨梅嶺介登三之治某下情無任慶
戴悚之至

又謝呂相公啓

伏以 青雲步武幸投意氣於燕臺 紫閣聲華
沐恩暉于楚甸愧鮮自宣之略謬膺屏翰之司

報曷以圖感何能已恭惟 武英殿相公閣下
德抱淵冲心懷精白瑞韓雲千木殿發三湘五嶺
之奇需傳同于商庭暢九垓八埏之望協宣神武
肅稍歲效榆闌坐燮元和實災時滋桂苑呂端非
匹姬旦同符憶龍虎之初開勲業已占於昔日暨
地鸞之漸遠音書每闕于多年非絲地隔而情違
竊慮人微而語瀆幸 雅度不忘夫采菲維勤推
較之恩故孤踪幸際於拔茅濫綴千番之寄循鄂
渚以臨江漢敢後保釐獲微垣而望 台衡曷勝
軫結矢捐駑力勉答鴻施期倡庶郡以匡時土地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十五

人民政事願佐

熙朝而報

主悠遠博厚高明

陸鄖陽撫治都御史謝政府啓

萬曆四年八月十五日具官徐某謹頓首啓事比
者伏蒙推擇超陟憲銜撫治鄖陽等處地方已於
本日赴鎮蒞事訖伏以中臺執法人欽風紀之司
遠微分猷地據山川之險揣茲顯秩誤及庸流智
或取其識途材何當於仗鉞凌兢非據報稱尤難
仰惟閣下赤烏居功緇衣樂善聲色不動而人才
進退絕無淵膝之嫌夙夜在公而綱紀森嚴屹負
斗山之望廣延春閣卽荒穢之不遺馳騁并包舉

崇卑而皆稱猥如駑劣久荷甄收自領荆符以來
長承楚吏之乏奄居江漢先後幾及廿年屢奉簡
書周旋已經六任居諸雖積愆過寔多匪緣獨力
之堅持曷冀孤踪之勉植詎圖今轉復冒殊恩九
列崇階綴班行於烏府三藩重鎮假節制不犬牙
沉抑驟伸光華荐被人惟其舊略如漢世之長子
孫俗苟相安仍屬陳人以司桑梓本原父老之意
姑曾試其已然若為封疆而謀亦自知其亡驗矧
以川長谷遠當土流雜處之區兼之地瘠民貧政
舉難易萌之會願軍旅之未學悲艱大之難勝令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十六

賀張相公壽啓代作

純命凝釐共一商家之有實英耆翊 聖誕延周
曆於無疆光潤紫垣榮依赤烏凡荷勤施之澤孰
無忻忭之私恭惟閣下學遠天人功成文武近衛

滋大弘宣凡几之敷垂拱仰成式永丕丕之祚去
偏黨以扶 皇極已致治於無虞秉冲玄而象帝
先尤覃精於太始世方倚以為輕重人不可得而
親疎是以 帝鑒純忠良輔輒稱於灑翰天開景
運多方式化於委裘順氣旁流舒成化國和靈茂
暢淑集元臣屬文壽之介臨初肇岡陵之祝適恭
階之朗正允符日月之升舉世傾誠咸輸頌禱願
公揣銳曲避寵盈猥非劣之何能辱甄陶之既久
馳驅江漢使令僅給于掃門注豈宮牆報稱殊慙
平推較值茲瑞誕驪倍恒情不假束素之箋箋曷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七

餞孫開府啓

恭惟化被撫登其卜槐階之日近恩覃賜告過依
梓里以星旋庭超洽雙壽之懽旃轉切三藩之戀
望遠北斗儀刑漸遠於崇班路引南洋樂慕彌深
於下走屬芝宇之幸臨襄漢暫延榮戟之輝揣片
衷之可獻王公肅展豆觴之敬禮遵蠲吉分媿逾
涯傾注白衡明德詎酬於百拜瞻馳龍象微悵曷

罄於初筵亦知赤紱之難淹祈為蒼生而少駐顏
呈短引懸鑒末忱

餞邵臺察啓

恭惟夙駕星陳繡斧歷湖藩而奏竣旋旌日近花
驄指魏關以承恩江漢澄清吏民懷畏屬離棕之
軫結依祖道以翹舉目注攀轅疆域初分於萬里
情懸負弩光儀漸遠於三荆謹蠲吉而戒庖聊陳
觴豆用潔虔而祝嘏覽懸驂駢詎忘涯分之惜逾
敢侑車徒而行邁願言責止榮瞻芝宇之輝仰候
臨臨敬展菲衷之獻迴陽和於南紀行看露冕以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八

易任懇祈

賀張相公辭遼東奏捷加恩啓

具官某謹頓首啓事恭審密贊洪樞丕宣捷武抑
居懋寵彌篤為撫謙伏念 國家自款虜以來稍聞
悔禍乃其種落跳梁於外豈盡輸誠非得一戰以
大挫其鋒寧能百年而坐保無事頃遘遼陽之捷
自昔割關肆雉俘馘之多允稱全勝文成露布已
折降王之心暫動甯行倍生諸鎮之氣匪資 廟
算易批還威仰惟 中樞殿相公閣下德義格天

力能扶日以開城市公為已任均勞逸於遷臣以
安內攘外為國謀嚴責成于 勅旨故羅熊爭會
人人懷欣懷之忱即象貌威馴在在息鳴才之警
東師之凱既奏 北極之勢愈尊撥厥元勳宜當
上賞然且遜膚無已遠寵利而不私被 命益隆
累抗辭而若浼以勞定國功固蓋於域中在位養
恬身常居于事外虞庭揖讓祿重華雍動之休公
德明光適累譯來朝之會其猥蒙知眷歡倍常倫
迭企儀刑頌 朝廷之有道忝司桑梓媿江漢以
何裨爰勒短箋聊申賀臆其不勝惓惓欣戴之下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九

嗟啓

賀呂相公辭遼東奏捷加恩啓代作

具官某謹頓首啓事者伏以元戎奏凱允資入告
之猷樞府論功深避居盈之寵百辟為式四裔以
尊恭惟 武英殿相公閣下惟懷宣忠股肱明
聖協論思於密勿德愈厚而益自降養安樂於
廟堂功不施而人咸服 當守情之為近在位特
以相安是以遠海捷聞繼係邊臣之傳力者大極
機總覽實由輔職之同心仰荷顧養何忍異數耶
再謙德不以掩人之能惟願恩無量主之惠

恬以鎮俗豈直存 三朝耆宿之風勞而能謙永
以行四海和平之福此 國家盛舉固遠臣之所
樂聞而 祖宗百年似前冊之所希觀敢嫌跡跡
自絕高閣聊憶踴躍之私祈鑒披承之悃謹馳下
走竊揣高風其不勝惓惓引領之至謹啓

武陵餞孫廷尉啓

伏以棘寺風清指春明而引響桃源花發旋書
以迎聽莫慰翹舉聊陳樽俎恭惟某官才宏八
秀擅九州如懋學于詞垣繼蜚聲于禁闥郎臺
憲威懷夙邁前開楚徵承恩沾溉彌深下走頃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十

夫列仰法曜於西曹恭近黷旌懷武陵之東道

棕軫結祖陌驟停用以潔虔少展芹衷之獻因
蠲吉共依芝宇之輝俾此車徒乘陽和而迅邁
馬台同泰運以升躋伏乞俯臨不勝孔責謹

唐憲副起病請啓

恭惟玉體素稔天和偶示疾於維摩聊證三乘
宿果竟寤言於趙簡旋驅七日之沉痾隨以消
因而勿藥吳主受言於枚發息意蛾眉汲公釋
於土疑慰心蛇影身纔去瘳首已彈冠喜擊子之
加餐屬相如之解渴豈無旨酒亦有良朋久違命

驚之歡洗聖有什川假與床之會折簡以聞數推
香山賓主共祈難老飲追河朔炎蒸不敢近人慙
翠篠之含風酣青蓮而永日肅獨詰旦仰對高軒

謝劉中丞啓

伏念某迂曲鄙儒連廻仕路裴羅網幾要領之
不全又屏衡茅起縲囚於自廢何 清朝之使過
收立縲之朽材守死十旬轉分楚臬蒞襄二稔恭
侍明臺微惜皮毛屏沙立之一顧誰憐棄置重職
帝以千金叢積愆違俱蒙矜宥薄陳措注悉付施
行謂當長事榮旌詎意改司鈴柝銓曹姑試收授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七

盤錯之要區伎倆自知難責桑榆之後效願慶州
還吉亦何幸而蒞賢者之邦雖瘴嶺窮邊或可藉
以終君子之教江陵聞報首沐恩私部吏趨紫綬
承餞飲豈是垂情桑梓暨加客禮以寵其行抑將
策勵驚駭乃霽明威而與之進施者不厭仍厚遺
於津途見後即辭令息疲於道路此之為德其何
以當逮反襄州卽弛肩擔瞻馳斧鉞不敢再瀆慈
嚴引領鄂城祇謁三軍凱奏惟旋師在邇竟稽飲
至之歡矧拜命方新未展樞趨之敬愁離疆土規
無路以參承畏迫簡書徒有懷之耿切欲鳴謝臆

曷罄荒函儻高照不遺於隱遐庶下忱得披於萬
一謹啓

謝臺祭啓

伏念某學不通方器難偶世曩以封疆之故幾陷
刑辜頃從屏廢之餘再蒙收卹叨分楚臬獲侍憲
嚴奉法紀以丕揚黜勉夙夜仰仁威之並茂利礪
身心下才多辱矜容不佞尤蒙庇護濫竽尸祿奄
迫二期省分程勞媿無一得屠羊之肆苟循舊業
以周旋市駿之場已杜壯心之希覲不意度州之
缺齒及陳人謬推軍旅之司原非素學漢南地善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七

以綿力僅可支吾嶺北盜衝亦智巧之所深避如
寸長可用尚能收效於桑榆顧蹇足難驅祇是奔
疲於道路簡書相促頓令捨其舊而新是圖職事
遑遑有似鄰之厚而君之薄瞻馳緡斧深惟明德
之遐邇恤苟梁何意我躬之閱典延部吏非惟不
幸其去而且有情有禮以寵其行駢錫臺端不曰
一之謂甚而且至再至三以示其眷身非木石詎
忘銜戢之私分越津涯轉切淩兢之懼矢一心以
自禱報禮何年揣百拜之難酬翹寒蒲日負擔初
弛鄂渚尚依卽席之溫傳符行指豫章滿領出疆

之惠有懷耿切無路參承不展荒函曷申私臆
高明之垂察謹悚戴以無任謹啓

江西鹿鳴宴請凌中丞啓

伏以化被保釐式闢右文之烈心存延哲丕揚賁
命之猷肆鉅典之告成同膺功而靖獻恭惟臺下
扶輿毓秀震澤儲精學溯淵源奎壁聯輝於江左
望隆 朝野勲名聳耀於斗南屬當駐節之初筵
適屆興賢之盛會諸大夫固賴以矜式乃多士實
藉以甄陶爰蠲額俊之晨祇樂嘉賓之宴琴瑟在
御聲歌迭奏乎薇垣桃李滿門氣色鬱蒸於芝宇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十五 三
緬軒車而至止為龍為光羣髦俊而趨陪是則是
倣某等不勝欣耀懇祈之至

賀鄧臺王中丞啓

伏審初辟罔命駕蕭星言過蒞鄧臺人矜風采故
僚聳躍屬路迎驪仰惟臺下品邁羣倫文雄近代
博綜之學不溺其聰明匡濟之謨皆得之諸歷十
年在野息鵬運於天池一日冲霄攀龍鱗於帝
關塞淵司圉已騰雲錦之聲忠孝承家不改縵
之度頃茲出撫似違朝請崇班藉以分猷特荷保
釐重寄循襄樊之舊轍光賁山川控秦楚之大藩

威生斧鉞從今坐鎮拋金鎖而卧綠沉肅以時巡
訪玄都而步靈境武昌明月寧忘老子之胡床大
岳晴雲長侍玉皇之香案風追淨樂境用救靈屬
承履吉之辰宜卜純禧之慶某微塵抱贖尚阻撫
衣不圖三仕以來輒幸二天之庇敢陳篚篚遠布
悃誠伏冀寵俞曷勝欣躍某無任惓惓慶戴之至

貢院三司宴趙中丞啓

柏院風清填撫奏允釐之績槐階日近 召還膺
特簡之榮情切臨分禮宜蠲吉匪席鐫鑒之敬何
據芹曝之私遵例上座揣涯知媿恭惟臺下扶輿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十五 四

毓秀河嶽儲精學溯淵源道術揚標於海內望隆
朝野勲名聳耀於斗南自荆郡超登大治循良
芳譽暨楚臺迂歷益宣文武弘猷肆維 帝命之
導三湘難于復借仰觀法星之麗四表藉以為輝
有亟其驅振慕彌深於下走言虛其左光儀漸隔
于崇班聊假棘闈暫延芝宇瞻馳台衮微悰少罄
于初筵傾注台衡明德詎酬于百拜儼家戾止曷
任懇祈

晴川閣三司餞趙中丞啓

肅珮中臺八柄佐成周之治肆筵傑閣百靈將顯

甫之忱瞻龍節以趨 朝聽驪歌而載道敢陳素
悃薄致餞私恭惟臺下擢秀星張輶靈河洛麗藻
寫二儀之象載玄載黃冲襟含四氣之和如圭如
璧向館重于郢郡一鶴隨琴今秉鉞於鄂城雙熊
畫戟夙猷茂著飭吏治以匡時威德並旬軫民依
而問俗時稱懋績 帝錫崇階事奏螭頭領柱後
惠文之彥班衣豹尾為殿中執法之尊人物權衡
紀綱準的茲向北辰而就列載臨南浦以馳情候
館雲停共有登仙之美轅門日遠敢忘率屬之恩
愧非貽贈於紉蘭稿擬燕胥于簞笋冀九重之卿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十五 五

月借輝江漢之尊祈千里之客星勿遽燕雲之轄

謝趙撫院啓

伏諗某迂愚無狀仕楚有年悔吝愆尤後先業積
頃荷 清時之使過令省咎於原曹幸逢明德之
掩瑕特推心於舊采抱案雖幾百日循涯實邁二
天豈茲凌驟之遷頓起睽離之感屬當辭奉猥辱
眷存資以兼金既沾榮於膏秣承之寵宴復忘分
以綢繆殿單之腹易厭敢望江河之潤犬馬之勞
未効殊辜養之私唯有增慙何能為報時因出
境念漸遠於芝顏敬展叩楮禮或當於蒲伏某不

勝翹戀戴懷之至

謝舒臺察啓

某自四月二十二日於均州奉辭台殿五月初二
日還省即當離任為有室家私事須彌月可行至
今月十三日方離武昌前赴豫章到任者伏念某
拘謏下材遠巡末路屬清時之使過旣旅進而無
所短長仰明德之掩瑕乃一見而特加推獎下風
初拜方似嚮往之懷旬日無幾頓冒超逾之轉盟
心多負思咎未達接壤非遐緣或乖於抱案名藩
叨蒞敬可展於式虛遽辱多儀寵綏下吏錫以津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十五 六

途之費縵縵有加假以觴豆之榮情文愈溢推心
者已無所不至陳力者其將何以堪賜單之腹易
厭望冀江河之飲犬馬之勞未効殊辜養之私
受以增慙感而知悚時因出境念漸遠於芝顏謹
布叩楮禮或當於蒲伏某不勝翹跂眷戀之至

江西錢徐撫院啓

恭惟都臺奏績普聞列郡之謳歌卿座分猷彌振
陪京之風采巍望邁遠乎北斗光儀漸遠于南州
凡荷悌懷實同軫結矧學謨等心懸負弩屬當界
域之初分情繫扳轅敢戒祖筵而上清謹茲謁吉

用僧車徒薄以陳羞殊慙謝願言信宿聊陳百拜之儀為任翹冀報二天之化恭疏短引懇冀俯會謹啓

擬高安吳尚書薦語

問學淵純操履端潔兼司邦德煥著表儀文章朝侃侃詞色不假于匪人公與吏部共院舊不一持法鐸鐸事權罔撓於貴近勢人比有屬托適值波靡之會力障狂瀾時執政之子朝士共趨推欽靡立此風望隆喬嶽華亭公嘗語人口此避龍利即同鄉至親略無所推引知人有求公薦及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五 七
東安取遠苞直雖門生故吏悉屏其餽遺公出位借言四方多有駭賀者公曰我其後忤敢以閣下白公以不賀日會生罷咸推其忠公以不賀日會生罷至於杜門待罪公自禮部歸不出當鄉閭莫觀其儀容公自禮部歸不出當世皇延問之晨無片言以希再召世宗嘗曰此詞臣退休宜以公在制中為對帝意始解暨先帝嘗京之起竟懇疏以乞餘年公時起南禮書不拜部居家動似嚴師子弟之過必警酒者公曰上同方有禁汝等何故遺後約於寒士田宅之計靡營公相犯撓之何堂遺後約於寒士田宅之計諸子曰汝等勿多市田宅以為由筮仕以歷孤卿後累年李彥分俸金以作生事

車絕勸獎自隱微以至顯著表裏洞符誠一代之偉人矣矣三朝之風德宜加特薦以風後來

一 周周紀善詞

襄府紀善周紹穆秉性端潔植學淵深抽思藻府蔚為詞賦之宗茂績花封早著循良之譽偶因特詔授枳棘以棲鸞遂值途窮伏鹽車而困驥雖曳鄒陽之劍尚領空銜未升枚乘之堂猶淹下客退之懷祿欲就辟於張建封子美無家乃去依乎嚴節度經史縱儲其腹何補寒冷文章寧瘳其饑誰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五 八

為朝夕井深可食合開府伯為之用汲於王明臺不周徐鄂州嘗憂其餓死於土地既有分麾之思病瘵切身宜推授祭之思非為窮乏得我均公惠聊拂旣塵劄什襄陽府動支本道公餞歌八兩給本官收領施行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吳郡徐學謨

書

與楊幼殷督學書一首

前月參省過承優款復教以所不及甚盛惠也還
邇以來追念此生墮落未嘗究心學問雖間有所
得亦不過憑氣質用事拘攣齷齪動見觸隅聞兄
高議主于圓融應世而此心不染此真對病之藥
但竊意上達工夫非中人所能襲取以兄之忠信
廉潔積養有素圖機在心自能應世無礙在他人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乙

爲之恐落隨世就功名套子昔孔子嘗與仲由反
覆論辨佛胎之召其後竟亦不往此孔子本意後
來宋儒自信太過甘受權貴汲引竟不能出手濟
得一事故不染之論雖覺脫灑但恐此心縱不爲
貨利所染又却爲圓融染着鄙意尚未了然願兄
終教之提學官教化人材所出近年正苦圓融之
過眷得士氣驕惰甚者以秀才作人事今湖省一
學自丁居半却從何得來當其干進時不過一二
千金作關節費遂令黃口豎子乘肥張蓋揚揚閭
里百般差徭不及其門有司莫敢誰何百姓膏血

吮削殆盡原其初只藉口作養而徐究其害幾于
率獸食人矣兄出巡時此弊自見拱候車馬臨郡
一觀風采第計投荆歲月時及瓜代日在憂患中
磨括心神疲瘁華髮種生然兩年爲百姓極力支
撐亦幹得一分實際事業其他成敗利鈍付之天
命矣不敢過望也前蒙索鄙作近檢篋中有荊州
詩二卷皆公餘所得自啜下里不忍棄置謹令吏
人錄出馳請斤正更丐一言升快他日山中誦之
如長對知己望即揮賜尤荷前有議處景課事宜
數條上之撫臺計皆可行不知批發何處若在藩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六

二

司望從吏成之書詞狂瞽希鑒亮不備

鄂中分袂時自謂即當追尾仙棹不意勘合至日
當事者過在畏慎遂暫留不遣延至歲底始到舍
下相見老父如同更生自罹憂患之後世間一切
事情種種看破受益頗多但仕進之心亦漸消阻
欲圖一晤以擴展積懷奈初歸人事勞擾不能出
門松湖風雨之句竟成虛語頃接澤門公使始知
動履康勝且得弄璋之報極爲增喜天道福善獨
于兄爲不爽矣洛中之行不知幾時儻在二三月
間煩遣一力和報當至吳門候送宜山兄書附往

不備

與陶水部論厥夫書

伏念某迂愚無狀遇事拘牽盡時觸隅動撥尤悔然一念不欺與人交必出肺腑相示則平生所自信可質神明者緬惟執事醇厚豈弟比擬節荒郡豈惟商民樂之即大小官僚咸奉清塵仰懿範洋洋頌盛德也自以承教數月可幸無罪昨偶以地方事本欲與貧民分累不意積誠未至于目算然其中事體有述涉相左而心實相照者恐左右之人不察以僕意自有所為抵牾凌抗近於無人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三

道者之所為則非僕之所自處與執事平日所謬取於僕者故敢畧陳其款款之愚大易稱一君二民為君子之道而二君一民則為小人之道蓋陰陽淑慝辨之不可不早而世道之汙隆理亂恒必由之今觀荊州之民豈特二君哉王藩膺主帥之寄貴嚴擁制使之尊固有司所尊奉無敢一置喙者其他自為雄長作奸犯科詭譎豪徒簒官抗差倚強食弱竊伏民間者無算故門差瑣細事也一縣吏持之足矣乃城社窟深牢不可破先年不得已而恃力于州倅逮其後府倅不能制則舉而擒之

之府長吏府長吏或可持之也而府長吏無漢時二千石誅賞之柄則不免有發護畏譏之心於是付之無可奈何矣凡遇編僉第模稜几閣問涉不可否庭下貧民舒一紙署代其哀號苦楚之狀甚于遭戍中有稍悍驚者則開口訴曰某貲若干丁若干也納王官免矣某貲若干丁若干也項墮戶免矣某貲若干丁若干也投厥夫免矣某某貲若干丁若干也佃王府士夫房免矣奈何獨累畸窮人為也府長吏諦聽之噤不能對一語是可為君子之道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四

治世之徵哉僕以為風俗惡薄如此不至干人自相食不已也嘗謀之于前權使應公欲痛為澣洗一番當是時厥夫亦在議中應公大以為然會地方水災馳驅輓掌而督院蒞郡日當恭候卒卒無須臾之間遂因循以至今日昨冒酷暑廣頽宇中與小民喋喋分辨豈不知以軀命為重顧民瘼所係痛痒切身治療不得不亟以公素厚知愛必蒙鑒念奈愚民妄生交構不明不肖之心有傷制使之意此實僕之所未解也且厥夫不過獲巡廨役耳與跟隨門快與早左右供給使令之人不同其

勢至疎遠其所執事至眇小也門以內司鈴柝者若干人門以外司鈴柝者若干人苟不誤事足矣其數之多寡豈應上濟部使者之聽公亦豈屑銖銖而較之止因先年有司怠事不肯逐名審送致煩責厥自行勾取殊為褻體此實府縣之罪也以後一二有力之家又乘機濶入府縣又無自而知之或偶編地方則求鳴于貴厥脫去而貧民往往藉以為口實以為貴厥私之也今經不肖審定縱有力者悞貪罪當坐有司之不明而畔援之徒亦得息口矣古云廉遠地則堂高夫厥大賤役由府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六

五

長吏編解體貌執加焉至于數之不符于前蓋亦有故先年沙市原有十總每總厥夫多寡不一約計一總一十八名總計十總該一百八十名間有逃亡故絕者據今草冊註脚止有一百五十六名見數今丁力消縮頭二舖併一總矣七八舖併一總矣九十舖又併一總矣以每總十八名計之免編厥夫之數實該五十四名未有總裁而夫役不裁者也查見註一百五十六名之數去却五十四名止該存一百二名今溢而為一百二十名就令輪番巡宿頗亦殺用且凡地方夫役今併總之後

各衙門無不裁減者如遼府體仁門夜夫十六名今十二名矣本府監夫一百二十名今一百名矣庫夫一百名今六十六名矣便民倉夫一百名今四十名矣而巡道之把路倉監之夜巡府縣之報風則盡其數而裁之蓋省一力則民有一力之助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此公之素所洞照欲以身處其地而為之料理者恐左右之人不肯以此言進徒妄陳體面之說使不肖以忠厚獲罪此昔愛荆民至矣曩時施藥設粥有蔡人即吾人之意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六

六

仁者之恩不擇地而施為有司者誠媿焉獨此夫役瑣事雖遼府亦家見貸乃公竟不免于投符則不肖之懼滋甚且今必欲增符前數如遊蜂已歸房樞摘取一蜂則眾蜂復亂矣為有司者意亦良苦願高明矜察焉知我罪我惟公進止歸楮不勝悚仄

與許明府辨投獻書

日在禪制不得躬承觴祝而縉紳必欲不肖之文祝君侯也自惟思致庸謏又不足以發揮宜民大德良用歎惡往濟投獻事非敢抗顏誣執願平生

好修雅志古人乃以不訾之軀爲好善應故事之
具豈不自惜語云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苟區區不
白則徇名之心有甚於徇財者何敢自惜其斷斷
然竟不蒙明察聞齋呈上司夫人窮則呼父母
父母掉臂而不顧則其人終無訟寃之地矣投獻
一事誠江南宿弊其原起於勢家輻湊編戶差繁
有司不能調停故殷實之民延領官府若赴湯火
故不得不自割其膏腴甘僕妾於強有力之人其
強有力者勢又足以爲殷實者之叢淵有司莫敢
誰何復從而爲之毆柰之何不相咻而成俗乎今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六 七
當事者不思拔本塞源乃欲揚湯止沸宜其比周
愈固欺愚愈堅而刑餘之禍不濫及於無賴不已
也吾嘉僻在海隅士夫素少即有一二亦無顯爵
可恃譬之垂翼遊蜂孤處於蟻穴之旁其勢不在
蜂而在蟻且民衆親上即百畝之戶便思營役出
入縣門圖以貪弱爲飽煖計肯自割其膏腴俛首
僕妾於人乎然近年投獻之風難保必無蓋自有
說無告之民或見侵於大戶或受侮於宗黨則挾
其所有望門借庇多不過一二十斛之美非專爲
影差地故邑中受獻者不獨在士夫即縫衣閭左

苟可與之出一力者亦足以爲民之叢淵當事者
豈盡知之乎今欲槩之以他世事體謂平原豈得
無黨于是雌黃之口轉展裁誣乃以出戶當差之
人指爲倚勢規避之輩假令凡有糧田者不辨真
僞擬下人之報即爲實然則舉邑中十萬戶盡數
詭捏千一士夫之家亦將水之乎僕所受報者幸
止五十餘畝其中吳槐田六畝日檢舊券蓋先人
所置買者向以歲侵負租未嘗收戶即六畝盡謂
之投獻利等蠅頭耳乃弁髦其平生而徇之稍有
人心者亦能權其輕重肯以金彈雀乎公之用意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六 八
何處不厚其初不過爲簿書迫促又不欲窮搜以
盡士夫之情乃人人薄附數十畝一丁上司勾當
不知究其事之所終於律當投畀魑魅此唐虞時
首治四凶之罪可分承於九官十二牧乎昔子游
治武城所得賢者止澹臺滅明一人其所舉兩事
行不由徑已非邑宰所嘗見其所親試其賢者惟
不至偃室事蓋公門易免一濡首即可滿腹非若
攫取於民之難於此能卓然不惑或可槩其平生
矣僕之賢不及滅明而公之明察豈讓子游假令
齊魯間清查投獻亦將以滅明應故事乎必不然

矣且三尺法朝廷之公典也故士君子進則以之治民退則以之治已曩景藩之難僕嘗以封疆故以身殉之今日居鄉願不羞骯髒妄圖濟民以肥已非所謂能決死生於危迫不免計豐約于宴安乎然孟子言萬鍾之受意蓋有爲今將盡五十畝之所有羅而收之亦無以厭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之欲而又且甘流鼠之誅而畧無所顧忌世有是愚人哉窮後守室握權茹荼歲月冰霜良亦疼痛今迄衰遲竟受汗箴有志之士安得不爲之扼腕乎風雨之詩與卷耳汝濱懷人之旨何異以其在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九

鄭衛間朱子乃槩以淫奔目之爲千古不白之冤僕因鄭衛間人也公將視爲卷耳汝濱乎將爲風雨乎深于詩者必有能辨之矣率爾塵瀝不覺狂瞽惟恕而察之幸甚

與崑山王尹辨外家糧役書

計違逾歲以塊處海隅未得數承起居良用歎慙茲有骨肉之感謹圖額控不敢引嫌自默願明公垂聽焉外舅金某者嘗備員京朝七品小官其爲人雖老而骯髒然其輸公畏法居鄉無纖芥之玷人所共知近奉派糧役首尾四年當領廿又四分

粟縣當戶之田至多者連阡陌亦未有取盈至此者頗大恠之詢之崑山士民或云舅氏嘗以謬謬之容獲譴於執事或云有惡之左右者僕以爲不然明公蒞崑二年未嘗眴忽一士肯以私憾破善人之家其惡之者亦知其人蓋吾黨也行且有世之責矣即一命之寄亦當令萬物得所乃忍嗜利以戕其鄉之高年必不然矣其事有由田鄰曹某者挾高貲前年當應糧役乃駕役于舅氏而逃之嘗直之彭侯彭侯亟捕曹人不得而憫舅氏之爲曹代役而寬其差解崑人至今痛快此事公之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十

未有不歟且斃者矣乃富民亦有休秣之期休之以節其勞秣之以俟其息古禮之所謂安富也不當如是耶舅氏自少至老凡公家重役未嘗少有規避以前蒙父母休秣之恩故伶俜薄產延至今日茲以垂盡頽齡令百年舊業必欲其廢之於一旦固仁人君子之所共隱也矧爲之父母者而弗念鞠子之哀乎若果以謬謬之士可罪也惡之者之言可狗也直泰山壓卵耳無所逃而待玉帛者固惟命若憫其平生無過又嘗爲京朝七品小官也奈何以聚縣重役因此一老或減其分數或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其一年令得沾休秣之恩亦惟命伏惟於察焉惶恐不具

復潘子實博士二首

曩居京邸過從甚驩轉盼六年如遊隔世勞頓南北彼此同之野寺壁篋可復聞乎人生幾何能不悵惋頃辱存訊殊增惘然家推獎郢中治蹟此羅廣文篤念舊雅稱述過當以僕之謏劣何能裨益地方止以歲屬災傷催科不得不拙事干社稷封疆不得不爭兩患齊發機與命會耳不然僕豈欲以孤孽之軀凌犯不測哉日者雖承恩宥姑坐薄

譴乃宦心亦從此灰冷趣好結果也亦是一生出處第老父意不無怏怏進退維谷爲之奈何此可與知己道爾富春山水足可娛翫其逢迎俗絆亦形骸外事何足縈意今世除此官無可爲者吾丈特未嘗試却生厭薄耳富貴危機許由之瓢何似蒙莊之所謂柴柵一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二

頃有觀海之行淹泊吳淞數日歸接手教知宦中眠食無恙無拜見懷之作足仍遠存扇筭諸惠辱廣文一日俸矣何當何當僕自解郡後得飲嘗聞散滋味今年吳中熱甚苦於飢炙昔人云作官好六月不好不作官不好六月好今幸不作官即富春境况何似北窓傲羲皇耶第闌闌中頗多往來徵逐篋笥之功終爲酒肉廢閣耳所諭曩時詩傳小得今更茫然矣近來鄉里存活甚難子培遺孤伶俜之甚乃縣官復中以糧役哀此軋獨竟作何語遂令長孺死灰不能無復燃意昨京中傳語銓部頗知相念欲竟昇一郡果然僕當勉出以報知已如必俟勸駕則北轅尚未有期也科場好事恐兄精力非復昔比自當斟酌進止六橋烟樹別去廿年今東街有主而山陰之興未發孤負佳約奈

何外近作具別楮請正不具

復李都運書

曩蒞郢南深藉刮礪幸免于罪過匪直桑梓之好
真骨肉之愛也感戴何旣別後郡中適有日積所
屬多爲自肥計急病傍醫度難弛擔比督儲公果
反之雖其中有唆之者而不才無裨于地方亦甘
心受譴方促使者治裝而德安之奏繼發淹泊武
昌又十旬孔子所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敢復他
尤今幸當事者垂宥不令終擯得息影于寂莫之
鄉又自幸矣迴視曩時不啻苦海之無邊又安能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六

上

以有盡之軀復投諸不測而公乃勉我復仕何也
比得鄉人信知台候萬福且喜醴政修飭榮聞休
暢爲故人增光六橋天竺相別廿年時時在念公
能爲東道主否當挾策從之第公枳棲不久矣南
望悵然

與張嚴州希尹書

爲別甚久悠悠之思彼此同之客歲滯漢陽偶會
李文岡司理道兄治行最悉且審知華恙旋平復
少披鬱紆歲底還家意兄必已轉徙何至今尚杳
然也眼前時事大稱改移然守道君子尚多積新

之歎不知何故僕才謫數奇蒞荆三載連遭災沴
適負山積雖令政猛如虎終難濟事故催料悉從
寬緩蓋矢將一官易數萬生靈之命而南論果奏
之方以弛擔爲幸而德安抗旨之奏繼發信非
章子厚能窮人至此吾鄉運氣衰薄自昔已然然
吾徒拙宦到處不免齟齬即令山川能維植之竟
亦何益但念人生一入樊籠縱能橫飛直上決不
能出四隅之外而頂摩霄漢窮通遲速何足爲計
不肖已有終焉之意矣兄今日只循資揆磨上去
後頭尚有許多歲月惟居官盡職不負此心爲吾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六

古

從家法耳兒子好弄不甚攻書居荆連得二女今
却寂無消息錦旋時當圖傾倒無聊中多狂率語
亮之

復華鴻山先生書

學謨素性迂拙濫承劇郡力小任重久度難勝加
以賦命窮奇連遭歲厄職司無狀禍延蒼生待罪
三年蒙譴爲幸敢妄擬陽道州耶而德安抗旨
之奏又同出一時昔人有言此豈亦章子厚爲之
良用自咲昨過錫山滿圖披展嗣訊台從久駐鄉
里遂不敢入城方抱歛罪頃承走使翰貺駢加且

獎惜過情令人益增愧感恭審起居萬福諸賢
子德業肆進無任慰懷不肖此歸宦况仄冷家
茫無就緒北上未期俟春和當操一舟躬叩庭階
飽飫尊訓以畢平生誠至願也使旋先此布謝餘
容面盡臨楮無任悚仄

復何鳳野書

爲別數年始於見陵一奉顏色各各坐兀遽修成
東西昔人云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爲之惋惜
日見龍池公得還閩真信彼中事體固稱艱大以
公百鍊之器當之自所至迎刃不足爲慮矧聞當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五

道有板留之疏若宰衡處肯爲災民借寇則亦東
南之幸也不肖原非世器而命途亦多蹇阻所謂
世治無可行之道雖終老丘壑亦且甘心惟老父
強食日奉懼悞差慰初心耳旌旆遠行劇圖躬送
以新歸人事勞擾難於出門方抱積歎願承遺力
翰脫駢加老父家兄俱蒙垂念感何以當旋便率
爾附謝僮僕晤有期容另披展

復邵都閩書

王時羽自守奇士平生不肯輕謁貴人然於幕下
往來甚暱知公非默鈴畧之雄也又長於時羽處

粹誦高篇燕寢凝香之趣不待參承盡哉已想見
其人傾企何如薄冗未遣尚稽晤言乃璫玖之投
顧蒙殊渥且推獎過當豈班郢之門不鄙拙工耶
知感知感時下春汛恭審樓船已移大洋何日置
身叅記間看公手斬鯨鯢當於三山蓬島爲勒一
銘石俟之俟之戰而鵲圖各綴短句附往請教

與陳鶴汀書

得書承數千里相念榆景人作書尤難爲感無量
鄉中諸老時時驩譔得無有遍插茱萸少一人之
歎乎吾邑氣運衰薄四品之官千金之家僅僅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六

見乃沈朱張三人相繼未老而下世良可嗟悼近
來內外事想益精進頃曾至太和訪全真人不
有即有之不過原即土木形骸乃發出一種草衣
木食之性以延年消福故在世多者亦不過七八
十年少者四五十年與肉食人亦同化去想世間
必無真仙人如公骨相即不修養必至貽耆無疑
而又能顧裔如此百齡可俟也閑中偶書去作一
捧腹來諭張憲副晚年進德事已及少泉東中可
索觀之春臺公制作紛紛本以化俗爲主但不曾
讀孔子論齊魯一變之語彼欲以汙尊瓦缶頓易

玉杯象箸頗無次第此雖泰伯復生有不能爲者
宜乎驚世駭俗漸生不相知者之疑華亭公既歸
此輩墳穢已無所主一時打滅香烟各各分散如
春臺公者其爲人原無假借不免亦受無賴之禍
此公一去吳民失循吏矣頃亦有一書與之不知
尚得達否丁王親事雖得末減然亦大失體面聞
此人富不好禮故晚年有族人之訐併附聞不備

與徐少泉書

前時奉少物爲訊願承遠答然在數千里外恍如
晤對承念及俗冗此中今歲民間頗有收成盜迹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七

度如鎮日第閉閣守蠹編耳鄉中頗罹歲厄新令
愷悌必能料理南唐東張踪跡想不落莫足慰懼
榆景來諭云云乃幻形變化出出無窮過去復來
既來復去方成色相娛人耳目不足爲訝承獎進
兒子以久在膝下不知其過若歸時能自立不逐
統綺兒方見成器青雲之望非素心所及寒至于
萬珍玉

與唐道述書

有報不惟知康復如昨且審近來字學精進披翰
三復極有帖意此如貧兒驟富人是駭目生日揮

羊毛筆於案上作塗鴉字祇益醜拙耳可嘆忠伯
子計好友何不從吏之鹿門去城六十里尚未一
至俗吏之狀往往如此然此中雖未至恐如龐德
公孟皮高士者不復見矣有鹿門一寺俎豆三公
千旁唯十數酒肉頭陀守之耳太和稿二冊湯往
此山十年三至頗得其詳高枕展閱當數千里臥
遊也

與沈叔裕書

鹿城別後又隔兩秋親知如足下尤塵瞻跂前五
郎歸恐其不即渡江遂寒暄信故遂已之極用歛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八

快向來試事已闕追逐江淮間僅反屠羊之肆意
亦良苦青年美質來日無窮不銳然趁時邁迹顧
作老明經甘心牖下耶兒子作文稍知門徑然尚
欠沉着工夫未可使圖大事吾亦不敢生此羨心
也海溢憂農知奪寒士饘粥何天吳之酷烈如此
僕兩年亦爲崑山守田人不得力耗損無算此中
守官歲奉百五十金耳何能包裹我大樹不能退
不能遂惟此念橫胸臆明春當熟思進止不具

與沈序卿書

許津握袂不覺別去兩秋鄉里親朋無不在念第

人發時種種雜念為擾間于披牘之際作一二幅
寒暄語所寄豈能周遍故于吾子處甚為踈闊人
來承遠訊知感知感生事之慮此士人常事第吾
子故為膏統子弟年大不禁寒酸耳若比之斷齋
書粥之家猶是瘦象也幸勿以貧為念族累日開
非保家之道須耐氣包容張公藝何人哉勗之而
已不盡

復張餘峰總制書

數千里飛札沾逮非勞記存何以有此捧讀新篇
爛然足矧強飯味葵詩古人絕少一揮十律此精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六 无

神暢溢所致少年人不能為也健羨健羨佳刻披
選已精百泉之論亦常豈敢復有艾摘復贊一詞
直留為嘉定後日作獻寶耳此中刻手大醜即重
刻恐不當公意庸徐圖之鄉中聞受水厄西鄉荒
區想不被泝地氣亦有循環秋成時公有遊賞矣
大岳人生不可不到計來時水陸費甘金足矣登
山雙屐則主人豫具以待家口賴庇粗安承遠念
併布復不備

復殷無美書

承起居亡恙杜門事猶堅守如昨日此是佳耗然

必欲得名公詩為侈恐習氣未除今作一長律寄
去舉業文積至二百首乃范史雲十斛之糧已受
用不盡為之喜慰近來時文雖漸就衰抑然觀會
試諸卷有沈蛟門者原自昌大當時五百字格偶
為育主司建言今縉紳相見者大不以為然足下
明經將登下坂似不當過為剪削以傷生氣蓋文
章母論古今必以生氣為主即守溪荆川之作亦
是臞仙棋勢脫記不牢當局未有不敗者足下嘗
謂我看文比之孫秋壑相法今荆南諸生曾經品
題者無不偶中此非追相伏羲神農氏也乃邑中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六 无

業文者以未嘗設鵠各關以亂射故科第寂寥又
不肯從廉頗趙奢問兵法祇自誤耳想足下之無
此病憂之深故言之切復為他人言悲惟漢南踪
跡無可為道入夏稍隙塊然閉門得再理殘編一
味枯寂如坐關僧青山在前勢不得數出師行糧
從動至勞民且下有侯吏輕動非體頃聞田園日
蕪猛有歸志且待喊兒先去一料理姑俟青春作
伴還鄉也羊米種種色相心中俱了然唯楮墨一
根未斷然每揭宋人大家文字今人尚不能綴一
語何孟浪談史漢僕亦不免徒碌碌自苦耳有小

作在兒子處不令遍示人惟足下私覓之作何如
評騭也去年高院判死此吾鄉二百年一忠諫士
暇日曾爲作一俸俎豆之舉似不可泯試質之唐
張二老主張之如此事千萬勿以杜門推託兒子
資性沉實可上進作文亦少知門路朝夕在側幸
教督之勿令遂統綺兒不具

復顧觀海憲副書

前訊意太夫人尚亡恙不謂書未至先已棄養通
家骨肉怛悼何已太夫人履歷冰霜幾半百年止
成就得兄一人乃兄亦善繼先志丕揚光裕之孝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即今蘭玉滿前通露頭角竟奉壽母含咲大歸夫
復何歎即人子之心無窮願兄止少第一歲非長
當哭泣之年古人擗踊亦自有節毋自過損也頃
爲一文令曦兒費去奉致靈筵詞雖蕪陋不敢以
套語隱賢母子之令名也承見念留滯荆湖辛苦
恐大半赴之江流矣後來人宦楚者已比比得高
官而弟猶落落如此誰復記憶弟嘗自嘲曰昔有
貌影人楊氏陶氏者二氏伎相等然楊氏能貌貴
人曲盡其愉容至遇賤人則筆梗不能下陶氏貌
賤人頽極肖而令貌貴人未免又作寒酸狀故鄉

人以楊氏爲上客召之惟恐不來而陶氏之門經
半無長者之跡鄙人者豈亦今之陶氏乎然此事
已置之度外兩處薄業自離家後耗損幾盡第既
不能以官益家乃破家以守官不亦駭乎明春
意圖歸買一舟從兄于寂莫之濱也冬間大事不
及躬執紼之役如何春臺亦一善士治行第少腐
耳今又當揜口之日不歸恐作徐涵泉矣蘇長公
有言昔之君子以荆爲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仕
途伎倆從來如此既不荆又不溫乃欲以肮髒之
軀與斯世背而趨角而立是則小子之行徑也聞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悶中人去不覺饒舌惟秘之

復朱子忠書

書至承遺惠毛穎數十此中極得力勝贈十朋也
小介傳城中舊寓已寓他人更拓新築足占尊翁
強食故猶能出餘智經營爲人子至樂事第蘭玉
尚闕不無懸念孟子論匡章歷數五不孝未嘗及
于無後一事乃獨下辨之娶妻發之蓋亦豫知後
世家庭閨閫之間有難處者故爲是斬絕之論言
人以繼嗣爲重則雖父母之尊不敢以從今爲孝
況其卑者乎生子如種樹須早植之後日方得其

陰足下之齒只少僕一歲顧精神凝固鬚髮未動
猶似三十餘歲人不比僕衰形俱見故可少待然
自今尚未植種後來豈能便成拱把亦有骨肉之
愛敢持致遠屬職兒資性不劣若急督之數年後
可望成立然自念不肖起家白屋簪簪已過豈敢
復有羨心今歸得近左右若做一雅飭秀才吾事
辦矣承垂問併復

與沈秀才書

去歲練江與尊君把袂纔易一春秋耳不意遂成
今古傷哉近日始得計音廿載周旋極蒙愛厚南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五

望深零何能已已獨賴足下雅望能支持澆俗必
不便生涼燠也慎之勗之頃爲一英文令職兒携
歸奉致尊君几筵聞信州人已爲建祠勒碑尸祝
尊君矣男兒所恃以不朽者第有此耳彼血肉形
骸終久當去何論遲速幸損表自王裏事幾時乞
爲一聞不具

與龔蕭溪書

春明揮袂轉眼十五年向承惠帛先祠部公以道
遠之便竟阻修謝極用歉然龔于邸報中每歎公
大才運斤盤錯終爲世知第淹頓龍南數年竟不

能進取一資豈骯髒猶昨而吾鄉人慣不能倚市
門作獻咲態耶人來聞太夫人棄養適當公錦旋
之會送終大事亦自有天數孝子之心于是始無
憾壽母大歸幸毋過慟風便附齋香帛致敬靈筵
聊表千里故人之意伏惟亮察不備

與陳上之書

別來年餘省報二尊人俱納福孟氏三樂庶幾無
之即踴躍榮階何足以奪足下之所自得且數百
畝之家門無踐更此可占知平日彥方之行鄉人
自不敢犯之爲之喜慰比來漢南稍暇披讀之暇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五

猶有餘力讀書塊然獨處不得不借此娛日無作
頗多盡投兒子裝中去矣承念及淹滯仕途伎倆
始終不能勝人年日長雄心日消此中歲奉百五
十金尚不能支持兒子一處烟火顧欲持向何門
乞它抑况造化賦我已不薄矣更爲簪簪非有人
忌必爲天厭此意已確然欲待父半百時告息近
視家事日就凌剽恐先促我歸也今年貢事想當
屬足下不知竟何如兒子性亦溫克作文蹊徑不
差第未有實學相見當以猶子畜之母爲世間俗
人過禮後輩延師一事王于安在兒子有恩且經

青明白亦記得些骨董以不遇時故人輕之耳師
不必賢于弟子此言非誣今人遣子弟從考起秀
才祇務名耳考起秀才豈有倒倉之法況未必真
好也相見王子爲僕述此意勸令收心即自己不
遇亦可資我以膳饔此可與知者道人傳必以
我爲咲外大岳遊稿如左思三都蓋十年注思所
得漫往覽正不具

復王子安書

省報知近來生事尚窘朝歌之邑非所宜處想甚
不得已五郎倍師此兒面藍吾久疑之及懷挾少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五

舉尤所鄙薄今果然矣古來相馬常失之瘦以足
下聰明博覽處近時槽檻中與今所謂名馬者相
馳驟未見高下顧皮毛如此安得坐索高價城居
人情雖薄惡第恐足下自處少年習氣未盡前除
在侮媒褻難獨尤人常見陳上之平生但遇熱處
即潛走匿故鄉人敬之今以老明經致數百金產
一役不及其門非盡爲考起之故徐孺子郭有道
擬何勢力哉若不能自立金張許史何益場之防
之寄來文字尚未中的如張雪槎畫影形模略似
而生氣索然往時五百字之格乃自主司暗中摸

索之見今縉紳先生亦大謂不然昔張羅山閣老
已丑主試欲大變文體後來入彀者亦不盡似程
文淵肅數句至辛卯甲午後又昌大今會試沈蛟
門卷曾見否非五百字也此如成周繼夏殷之後
其勢不得不文雖孔子猶不敢生今而反古試看
弘德以前程文自守溪東江二先生所著外皆夏
畦人作鄉談何足取法杜中諸友當以鄙言告之
曦兒歸欲求足下仍過閑閣督課之不欲令外生
窺戶內如何山妻常稱僕在南陽時徒誦習常
至夜分此功還可繼否世上知足下者惟僕一人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五

而已幸毋相負兒子文字呈諸巨眼謂已入路以
其生機方動故吾不欲歛抑之須至霜降水涸天
根自露此非可以助長爲之者慎秘之莫通示人
恐生楚咻士夫家子弟易成者蓋有人領路故門
徑不差僕年十七時正懔懔東西馳突耳知之知
之十月中可了人事殘年尤得兩月工夫漢唐綱
目粗完但不甚記憶今多讀蘇文助其後場明年
冷讀數十篇表策作題集生理此非導之習套舉
業只消如此而已不盡

復張瀛峰大參書

書來恭誌孝履無恙卜地事既太夫人殯宮未易
輟動即歸祖塋亦使然必湏今歲邊襄大事母緩
志文程承付託即日閉閣草完三十年通家子弟
中歲又託葺葭之末自宜効力顧拙工生活只是
如此何能盡中憲公平生懿行況狀文已自大佳
不過再錄一過耳惟裁削之然後登梓佳幣五緘
通不敢領附還掌記志願當先書已官後及封官
恐不可易毋信俗人以主薄爲詳也五郎今年十
二歲已能行文縱是抄舊亦不似陶家兒子徒嗜
梨栗老喜之笑之曦兒才質他日亦討得這口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七

飯顧今歸後不知肯用心否相見督勉之幸此以
尋舅相稱呼也遊太和稿二冊漫往讀禮之暇少
遊目亦可展悶署中近來無事極好讀書差了些
楮墨勾當此外升沈不敢復計先發兒子歸打掃
三徑明春徐圖進止耳不盡

復俞仲蔚書

春間徐子與來奉手書新作知有手足之感晚年
來骨肉輒要零落但幸留此身以運過客即是造
化裨益處拙思之什夫乃過苦寬慰寬慰頓跡漢
南百無可道惟此中山水極佳一出郭門便應接

不暇顧處士中未見有孟浩然輩若仲蔚在吳中
又無張長史相從事之不偶往往如此前覓得兩
食猴初來即不似拳亦甚小蒼頭多飲之永令四
足頗高然亦不類常狙性且了慧不齧人又會勸
陡走索之伎輒分其一以伴几閣留一置小園他
日歸山中作方外友太和遊稿二冊請教并襄楚
二握附往不具

與劉方伯書

二十一年老同年越十四年始一會會不逾旬猝
有離別之感情何以堪今世被斥者往往訟人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七

自暴第之囂凡山積隨人所指何處非罪故此行
不敢出一對語第不能早見自斷而有煩屑僧良
自媿也日次信州候度中蒼頭未至布此爲謝諸
凡縷縷在飲食之外者不數數也亮之

與九江張憲副書

辱知良厚吾兩人意所獨詣已在形骸外矣願兩
見而別等別耳而雲泥邈然非可指屈晤期者益
自愴然日道貴溪入龍虎山觀仙巖幻迹真有莊
生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者世人擾擾塵
塗中何時止息故此行雖被穢而去意亦不悔情

高明知之耳時次信州尚稽數日一以易稀綸
以候行李東還附布不備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六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沈會峰參政書二首

伏念某迂愚無狀連遭仕路垂二十年無所短長
於世較然矣曩叨宛郡幸遇明公推心忘分遂成
知己顧才疎性拙徒奉清塵無裨大政方自媿負
竟蒙提挈旬月之間稅駕泥途又何勝銜戢則區
區德之私宜有出於禮遇款脫之外者矣東歸
迫促計簿案閒累漏最積知護庇甚多此之爲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七

乙

何以爲報奉別後一月抵家居家又一月喜內人
病痊稍公當瑣屑事即爲西行渡江後苦炎月水
泛艱於牽挽比行八十日備嘗險阻昨始至顯故
修謝之期殊覺稽緩恭惟台候邇來萬福下情無
任瞻馳外察後藩臬諸公紛紛轉動第尚阻大拜
佳音中心耿耿不知何地更仰福星也翹企翹企
時下鄙行匆匆叱馭謹遣力少布不腆之儀伏祈
鑒存冗欠未及細展臨楮悚息

某也無似往以敝箴獲奉下塵伏蒙明公猥存寵
使旋引同升此之爲德豈直世之感恩者埒耶客

歲遣訊之後遂值地方多事送往事居之無寧轍
自秋徂春方卑參承之役亦開輜軒時出竟阻專
裁頃拜手械良增汗悚仰惟明公醇懿嚴明威惠
並洽心政具實茂績保釐亟宜超拜以慰輿望乃
猶淹滯考非意所擬若鄙人之不足比數舊矣逾
湊之福常恐失生敢及他覬荆南往事已失夢思
明公尚索我于邯鄲之肆令廬生何以爲對耶離
宛未久乃曩奉中畫已津津面陳之婉守矣蓋以
不宣令德指示我大匠運斤之法令嗣工者不虞
血指非曰效顰于文也造次布復殊媿欠恭特下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二

潺暑伏惟珍蓄自愛惶恐不具

與姬華陸太守書四首

離宛時曾附短楮奉塵記室計已徹覽嗣聞六月
初旬榮蒞宛民霖雨之望久矣得早慰藉幸甚僕
性迂疎拙事多所脫漏前赴任倉卒簿領間愆尤
叢積知執事曲軫鄉誼必蒙護庇爲感何如稽遲
二力實以備途中役使頗勤幹可用乞收存之相
距接壤德音不遐得時領惠教尤所傾念也匆迫
不多具

前者馳書訊候不意使者亦登途矣曩宛具壤言

念同之奚啻范張之夢已耶拍餉諸品種種珍異
非公愛我諄篤何見存至此所論日來爲政覺得
簡易直截此是公穎敏超悟處僕實不能贊一詞
頃年吏治大有可笑拘襲常套者固謏謏不足比
數乃有玩心高明之士棄簿書而談性命幾於盡
廢民生之實不知簿書與性命原非二物匹夫匹
婦不能自盡安在持空頭高論也南陽地闊民聚
法令易行勝荊州十倍公自此積累去目前煩瑣
漸漸掃除心中抑塞漸漸開爽即召杜事榮豈足
多耶僕雖少有所見而質性骯髒故動至觸隅公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三

天資醇粹又非僕比取効更當神速伏惟始終令
德以答宛民之望時有按院臨襄候代冗次不及
一一詞容續布小詩書便面引謝併乞麾頓首甚
別後恍驚半歲懸臆同之顧此中時有奔走之役
即空槭不得數數寄訊矧能千里命駕如昔人耶
頃自太和歸承致仙茗風魚併新刻乃書詞倦倦
相念特切媿何以報德徃王進士過襄曾道起居
暨近來政譽頌公愷悌神明者無間上下矣爲之
慰亮今人徒知孔子稱子文以其政告新令尹爲
忠而未知新令尹之政能補舊令尹之過者之爲

左忠也公殆近于仁者耶宛民方倚公爲重何乃輒興歸懷想地衝事冗非高人所耐心耳世路太行自古傷之此官戀僕將及十年纔得出手公才鉅德宏十倍不肖少忍一年即當稅駕矣望雲之思且爲明時暫止蓋爲吾道爲蒼生也何如何如附往大和糟笋一瓶鴛林茶一封奉酬來貺不具何以撫治兩公交代冒暑馳驅者四旬在時宛中適有按部之役遂致缺訊近得公乞告之音尚未審真的頃奉手勅果然有此太夫人春秋高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易慈親一日之養公之此舉足仍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四

人還聊布區區伏惟強起爲清時珍重厚遺屢承言不能謝餘容專啓不具

與唐婁江憲副書二首

金閨粹別感愴同之途逢江漲百險備嘗自夏徂秋僅歷漢上解裝息馬尚未決司屬按驗遼瀋事車馬併臨周旋復兩月東西逢迎日不暇給今始告竣賤骨頭不足惜而池魚之殃災及百姓大自可憐襄州連遭水患疲敝已極即江山如故而風景祇覺愁楚使者日飽郵餐終不能爲窮氓展一策出一力直尸素耳矧法紀之官與民間闊遠即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五

有措注難在徑情行之乃知向薄二千石過矣陸生來拜手緘審知動履康勝兼聞鄉信杜老以三月家書尚抵萬金今閱半歲矣此身如在王門關外損帖珍重奚啻不貲耶書及諸鄉老過從亡恙如對銀人說冰壺語安得不爽然自失也櫟全公坐風流雅症亦妨宴樂否兩令郎俱美器以泰養之過習於散誕今摧挫後必能猛省公少繩束之當奔逸絕塵奈何以千里駒縱瀾泥淖也曠兒今歲以失師廢學暇中亦日督過之然終患作輟作官課子勢不相兼如此無美館穀府公知聲價尚

任今吳復轉官矣好主顧不長情數奇狀頃與洪
司寇處惜公以才早廢口津津不置定山酒興近
復何如相見道敬瀛老以親病棄官歸而眷人尚
澤長沙張秀養疏木上彼此懸隔甚為縈繫到家
時與一言之有懷縷縷尚圖續布不具

人來得千教知勝履如昨聞鄉中連年苦澇生事
不給爲念今止自真保至南陽下薄荆承間無不
惠水獨所部邛襄兩郡差不沒兼以吏治無卓然
者小民咨怨守巡官第閉閣束手即欲出一策已
爲下司所格唯終日悶悶思去不爲淹久作憤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七

六

無聊語近日故人俱以半百之年相繼徂謝蘇長
公所調符到即行更不叙齒此生真浮浪也公兩
郎俱長可令歷事呼籌擢算亦是未了業障似盡
可破除東野新築日奉太夫人板輿博一惟以願
其天年誰得攘公家樂事明春當拂衣相從耳交
親見訊即勸不才少徇時求用僕思自古賢達未
至此官者甚多吾輩鼠之腹已得一飽顧欲傾江
河盡吸之乎某侍郎公平生最所推重者今到頭
一著畢竟盡露分香膏履之迹人之始終甚難故
益自懼耳風便偶談及漸寒千萬保重

與劉百洲書

范襄後即當遣力起居長者緣以按驗遼府事行
臨不敢冒嫌往來通荆郢之信坐是久稽問候頃
承手勒知道履康勝公天性疎脫今又得佳兒繩
武箕踞長林舉觴浮白渚宮烟棹惟意所之誰復
分公之樂耶書詞荷蒙獎借豚兒公家已有登道
驛驅彼握下小駒耳何足齒及然通家氣誼則再
拜銜戰之矣龍門伊邇何日駐馬仲宣樓前與公
一傾倒宿昔昔人有千里命駕者峴山鹿門足任
瞻眺公能杖策從之耶臨楮抃邑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七

七

與周江陵書

故游舊戚相望伊邇官守纏縛彼此懸注悵惘同
之江陵殘敝連任俱不得人以致百姓愁苦益甚
頃仗綏輯父老頌戴不啻披雲霧而見白日也沙
洋之堤僕所締念者第 先皇帝時不敢興議乃
今事與時會爲地方垂不朽功漢年瓠子之歌何
足多耶兒子在邸舍以習嬾廢學欲從荆南擇明
師劉百洲大郎僕舊門生又同經其人可延恐其
以貴介子不藉館穀寧肯數百里來耶試造百洲
商商之不然秀才中有經明行修者索其舉業文

見示當令人持幣聘之此事相懇甚切僅有成議
急足報我即枉郵籤中遙聞亦可也自來襄州無
一家信歲事登耗亦嘗相悉否有便寄聲楚令翹
楚無先江陵者即日當家首薦非敢爲佞益耳之
貴道使者云云不具

與郭寶山總戎書

曩樓林奔猥奉祭戰者數年適值海晏之期雅歌
投壺誚浪笑傲靡朝靡夕燃婉稠繆至驩也不意
世緣未解除檄臨門掩淚東園相顧霑臆迴首江
東一別如兩春間叨轉冀圖重聚而左廣之命復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八

借軍麾追聆弗及傷如之何豈從家發自夏徂秋
道經百險始蒞漢上每因郵使仰承起居前月羽
書足仍大將軍所至克捷頃晤蒲大行又推重雅
量爲士民倚戴他日勒勲五嶺萬戶侯豈足多耶
自抵襄後鄉信杳然不知家兄動履何似狗兒離
抱極爲懸繫淮兒已備數轉士弟子員今與牛兒
俱在襄中令嗣消息亦能于戎馬中勾當否吳夫
八威重亦復似前否今世士大夫平時喜歌末節
鈴急則延領望相援此常態也兄素有讓名今位
益高功名日盛能愈自貶損則延福未嘗終始幸

甚風便附布腹心伏惟財察不宣

與沈見心太守書

客歲辭奉後途逢江漲逡巡至七月末旬方蒞襄
州特迫多事軟掌馳驅日不暇給遂無由覓便一
展候私每按邸報得屢觀勅刺輒爲增喜以吾丈
資望深重即當超遷然淹遲至今未見轉動令人
大詫前訊王郎縣口傳台履欠安吾丈尊體素厚
不應致疾豈貴治衝煩姑借此以謝客耶抑抱積
薪之嘆不無快快于中耶比來武昌偶會葉先生
亦復云云此心懸耿悵不得奮飛一圖傾倒也弟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九

居此亦勞苦不堪家人頗多病者又兒子在官邸
讀書不便延師習懶廢學今顧置之不問乃日于
車塵馬足間圖升斗祿爲計左矣良用自咲知我
者以爲何如葉去迫聊布此附承起居餘惟珍重
自愛不具

與王蕪湖書

客歲阻泊鳩茲過承繾綣且庇及家口令羈旅如
歸蟻蟻之宴置我于烟濤雲壑間心神爽越雄視
千古足稱奇遊矣別後偶得便風迅達鄂渚七月
末旬始蒞襄州襄州故衝劇郡又適有按驗遼藩

之役馳驅紛進口不暇給以故無由覓便裁謝東
望江表中心秋切顧荷不鄙遠辱翰脫把酒持螯
醉後耳熱能無屋梁落月之思哉又承馳示家信
雖從旂伐中傳寄乃此中所收則爲第一封矣何
感如之息溪公愷愷君子爲小人所誤今竟抹殺
在拙陳戲三子擔鮮魚桑葉趕趁夜市誠艱難哉
異鄉得此音耗增悵快伏審道履康勝政警章
德爲慰節愛康靜此居官第一事惟公始終令德
山望豈驂駟之樞乎努力自愛不具

與何宜山憲長書二首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七

十

龍歲罪繫武昌伏蒙急難之恩比於骨肉嗣以屏
廢海隅者六年與青雲路隔遂無由覓便一展報
私然時時往來於心每念及不知涕之無從也罹
黜之後自分末棄不意前年當事者不鄙敝幕令
重塵罷使頃蒞襄纔半歲而使從復當臨楚豈延
陵之劍離合固有數邪仰奉光儀知有日矣何感
幸如之省役來附布積悃伏祈早賜促駕以慰懸
注餘惟台照不具

日在郵輦中恭審輶軒口榮蒞鄂城即擬遣賀以
撫治兩公文代東西驅逐荒無寧軌嗣於宜城接

奉手教衍王長公書儀重荷先投益增慙汗緬惟
門下淵畜弘才已爲世珍絕即今總憲三楚直督
借耳不佞何能贊一言哉漢南叨冒已及一稔瘴
疴之人每追前疢則時感虞卿急難之恩屢軫韓
孺燃灰之慟敢不淬礪圖報知己顧狂奴故態華
門下終教之耳茲有薄篋聊呈候悃伏惟不鄙而
麾頃之則所仰祈于掌記也不具

與徐龍灣金憲書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鹿城醉別後轉睫間又斷送一年過客誰鞭日駁
安得令人不速老我感愴同之群龍蒲 朝知天
月之跡不能久稽而湖湘接袂又匪直不才之緣
顧屈宋精靈有以召足下矣此千載一快事也前
月于鄂城相違竟弗及而返邇審輶車方展當有
衆承之役弟方株守漢上未能即圖佳晤然此心
已徹向往矣故敢先布懽悃伏惟尊履萬福不具
荅楊洵陽書

往承遣惠抵襄後無處覓便裁謝良爲歉然以鄙
鄉接壤關南乃芳聲嘉績則章徹吾耳久矣曷勝
喜慰懸注間忽拜翰脫恍見顏色來諭諄諄切勉
足占精進官有崇卑人無大小况百里之寄環拱

而待命于足下者不知幾千萬人苟於此有得力處便是學問實際何美一進士第徒爲世間痴人
艷異也伏望終始令德以愜素期貴郡尚未一至
張帥傳三君暫曾晤對餘皆落落無一字相通甚
嘆人生聚會之難念足下倦倦在僕故縷及之便
還先此布復餘客嗣候不悉

與沈練城金憲書

西園揮袂遂逾二暑僕從屏廢中叨蒙見錄強顏
復出幸承此轉比至漢南又一歲矣公自銓曹絀
補邊臬已不厭人心乃復淹頓至今吾鄉拙宦每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十三

每如此謂之何哉雖然疾行無善步今日受累處
即他日受用地也惟公勉之去夏行時于吳門接
使者口傳帶有枉劄以解纔迫促遂不及相待至
今悵然一寵專夕當速有寧馨之喜何久無消息
便中幸乞示慰不肖無可爲道惟張食如昨第兒
女作累耳柳方伯偶過襄陽附布潤襟不及一一

與袁定山憲副書

客歲接別後七月末旬始蒞襄州尋值按驗遼瀋
俗冗紛迫無由覓便裁謝殊爲缺然願收妻老一
劉知尊體康勝爲慰襄州山水清嘉在宦居頗適

顧命中驛馬不能遣去碌碌塵空竟何爲哉頃見
雨翁迂轍太和即此一舉已半入仙道媿不得追
陪雨翁于紫霄天柱間祇令神爽飛越耳荊州揭
帖奉覽此中事多有可咲者下流之惡無恠其然
他日面晤更當細語也時又有按院交代之役倉
卒不具

與袁吳門考功書

客歲兩泊龍江以倒勘事遂巡數日不得買舟輿
薄城下與足下一會乃佳篇豐遺且偕至拜賜珍
重悵悵解纔去良自缺然蒞襄後不謂此官在馬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十三

足間度日又水陸路梗望南人如在異世遂無由
飛片劄入金陵一展熱瀾前曹郎陽來傳足下已
生子君家鳳皇太多得一麟已足相當矧瑞氣方
應又將源源而來耶爲喜不自勝佳麗帝城復與
敬美聯署流連觴咏其樂何似襄陽山水不減白
下旣無暇觀遊即邁暇又循故事日鎖扉而治文
書令鹿門之鬼拚口而咲使君奈何哉偶襄人隨
何參軍入幕府附布併往近稿請教不具

與王麟洲儀部書

客歲揮袂妻江足下已燁然軒冕矣時長公亦爲

山公肝羅意悵悵不自得僕以稽侍中之義相督
勉既抵襄陽知赤霄騰鳳已輝映南北唐人詩云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誠然哉頃子與入楚得
長公浙江遺劄頗有箕穎之念近日用人求舊潘
臬間轉動甚難僕以彭聃在世姜牙不敢稱老乃
長公尚碌碌庸人後謂之何哉子與稱足下金陵
詩不容口乃又得與魯望聯鑣出入亦五陵勝事
此中雖幸附子與然鄂渚去此尚八百里即半歲
間未交一_日口休衙後惟對羊_子傳祠酌一杯耳
離索之苦何如何黎軍入幕府竟便布此鄙人起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古

與袁太冲書

鹿城辭奉後謂足下即當促裝齎北上春中漢口
值俞生口傳尊翁之訃更為怛然此豈復章子厚
為之天不令豪俊人得志即世治時何益業擬附
唁乃俞生行未有期此中水陸路左望南人如在
異世已作一文展哭俟秋抄發贖兒歸持至靈寢
一酌頃手書併覽遺忽若從天下真是然之首執
吊死不及哀已自缺然復叨惠念媿感何可言承
孝懷亡恙為慰斷踪相違辱軫寒滯此駕駒常事

以足下猶沒沒如是吾儕更復何望漢南山水差
不惡往來隆中鹿門間足可娛抱顧左右無對語
者塊然難支歲月耳徐丞以職事相懸未見可否
來諭必不相負容稍振之近稿呈覽兒子歸時另
具不備

與司臨川書

去秋別後以荆南獄事不及遣力馳賀不知足下
何時赴臨川塊然處此無由覓一佳訊良自悵惘
臨川民雖號健訟以足下新刑之劔剗剖之當立
斷耳彼中士大夫口可畏然卓白極明他日可藉以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古

起聲譽耳輩作官是非利害悉宜置之度外至于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此意不可無易之所謂觀其
生也足下性淳而心下其必為循吏無疑乃區區
屬望何能已已漢南九百差遣家累無恙近間馳
驅稍隙得以餘刀揣摩竊簡此平生一債負有不
能去之桎懷者對鏡但覺衰白耳兒子將遣回此
中僅留數口得少積俸錢便作買山計青雲事業
當付之公等臨書不盡千萬努力自愛

與張吉水書

客歲署中晤對深感愛念別後遂得滇學陪報是

時建臺公方在文選足下之言符矣即口語知惜亦何敢忘因知古今仕路局面在外機關在內不撥不轉乃自笑二十年齒奔踴躍京涼以獨身犯豺虎之窟者數矣如趙子龍策車騎背負孤兒獨行千里及乎殆執然竟能自保以至至今漸老矣益無所悔蘇長公之言曰昔之君子以荆為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蓋指介甫君實之世也僕嘗處荆溫間以無所依附故所至齟齬今當事者又不知指我為何物無怪乎一陪之後竟爾杳然此可與知己道吉中牧事何如此處無由覓一佳訊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七

以足下立志卓越力行古道桐鄉事業直在掌中耳顧近民之官不宜太加作意是區區所望在漢南一年零兩月事事粗遺顧此官去民也遠叨竊已久媿無一政可述祇日為長官索俸錢耳不若為守時心志愉快也願足下母負此日上之無官可行志矣此僕所驗白勿以為迂兒子讀書頗見長進徒以此中無賢師良友少夾持之力耳頃將遣歸就學且得減口積俸為買山計上峽之舟已牽挽過巫夔心力瘁盡矣又敢妄意岷山下結纜我人便附聞足下發一大噓粗議奉覽不備

與王新泉少舉書

文倅來承起居知痰嗽未愈懸念殊切世間忙人閒不得閒人忙不得豈坐離索太久遂爾困瘁耶前約車騎過此抵掌一談笑絕勝萬金良藥弟亦塊然閉閣日藉蠹簡自娛裴陽秋色頗佳可放舟東下乎鄖陽叱咤此亦似病人從旁咳嗽何與於我兄不記嘉興時被人呼斥乎付之一笑而已隆中遊記葉守袖回覓視之各有况味也

與王見峰都諫書二首

往歲羈累武昌伏承明公曲垂綢繆令僕人生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七

氣嗣後投擯海隅一淹六載幸遇新朝寬網得再塵罷使端伏明公虛枯之澤敢忘所自去秋蒞襄泰讀手劄存記之私有加無已媿未有一便我謝良用歎負然常于邸報間展繹大疏仰欽明公立朝節槩則恍如瞻對矣不肖叨竊效餘韻譬如昨第賴庇地方無事職司易稱少圖一舉即滿蠅鼠之腹不敢復有他望青雲故人母以沉滯為念荆州舊史過此附訊起居宿懷千萬未暇縷縷伏

壯亮察

僕本疏遠旅臣又別承明公久今朝貴無一人

相識者去年銓曹謬以賤名叨陪雲南督學不審
曾勞何人齒頰又不審後來何故又杳然僕自經
憂患之後視世間浮名益無所掛繫決不敢爲無
聊之想但前時如此舉動恐必有一人譽之有一
人毀之江湖小臣何自而知公待僕氣誼素篤聞
中爲一訪見教以便進止太夫人在京邸想起居
萬福風使謹附致通家子弟之私餘不多及

與凌洋山中丞書

計違台顏之日久矣昨承左顧以有他出不及掃
門奉候明日竟覓舟舟知已過發匪特東道主人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七

之禮爲之缺然而數載間閣靡由披展負歉有罪
嗣聞東山再起極爲吾道增忤頃者鄭臺之命
更出自特簡不佞遂巡楚宛先後凡十年皆在
屬部歷歲滋深尤覺叢積今得吾丈在鎮掩瑕護
短端有賴矣仰重仰重外鄙事往爲一同僚所慰
御史不查來歷竟膽入論章今案條下襄州勘官
以事無影響恐傷御史意皆湯爲觀望派臣孽子
經罹疾疾之后豈復有他念祇是一生堅忍誓之
白髮窮殘爲在且認攝且容默默始免沒齒也伏
惟高明留神亮察臨楮無任悚戴

一以六品官削籍一以二品官爲閹雖老于僕去
更從何處辨雪以不佞所屬猶似過分時上收拾
蕪園自足娛老海上無人之境端可息交絕游矣
兒子粗知讀書爲文少督課之儘可撥取近來科
目然念其父一生碌碌到頭功名猶作世間未了
人以是此心益灰俟其有命則自爲之也公知我
者其何以教之數千里外故人末由一致殷勤伏
惟願時保壽自愛餘不具

復莫懲卿書

昨無美來書奉訊顧承遺劄極荷動渠更讀瑤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七

痛光彩益目足下真可當文中虎矣豈直於今世
詞壇中賭勝哉敬服敬服春中曾與袁黃州爲余
山之約因圖晤對以家有小難竟爾相稽今天氣
漸熱又難出門矣直俟初秋方可卜平原之會也
草草附復不備

與侯復吾進士書

春捷至極爲增喜大才晚成造物者固有深意幸
自努力不使淹處一旦且遺世慮承公不鄙猶以
瑣事爲念足仍厚雅比來夜一生子之妾復大六
歲之子況味可知其他功名又幻中之幻已置度

外矣章子厚豈能窮人至此良發一咲使者迫書
凡中聊布此不及多具

復華鴻山座主書

伏計卯歲祭倚門牆之後即作風萍人東奔走
皆在遠道五哥登第俱不及走賀中心誠之且愧
且悚去冬自虔州投劾歸即杜門待罪又逾四月
頃袁履善相過擬于二月中買舟問字而遭惠勤
倦又先孺子而至矣其爲愧悚奚啻無地已耶恭
審台履康勝倍常讀詩藏諸記志世間萬事皆先
人脚破而不取多我師受福當無量矣敬企敬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七 主

企鄙事無足爲道蓋因往在荊州偶周旋多難士
民憐之故薄有聲望與今有事地方者已相去十
年顧以功名成忌必欲敗峻之世概如此可爲寒
心幸當事者不即弁徒故有行動之一言然不才
灰心仕路久矣前日亦是強出今得趣此結局亦
未甚負 明時也我師尚欲以所不堪相里耶人
去聊附饒舌嗣容面展臨楮無任懸天

與王恕所書

往自洪州投劾欲取道大江再圖一晤度畸人枯
所不敢冒險乃從浙河歸歸後始聞公守郴之報

殊未厭人意然自此芳徽日遠益增故人悵惻耳
頃拜遠緘仰勞存記不肖賦性褻拙本非利能比
年再出世概愈深即此人不下手吾亦當自割斷
耳故今歸來殊無繫繫春夏間復有亡妾殤兒之
變殤兒者即所後家兄六歲兒也范忠宣有云此
豈章子厚爲之耶秋來益治荒園爲終焉計第海
上無人之境少知己如公者日過從耳悵快何如
率爾草復臨楮無任瞻馳

復唐孟珍中丞書

曩自虔州投劾歸自以僇人不敢復齒於人數杜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七 主
門待罪且歲餘矣頃承一尊人殯期猛圖執紼以
少展數十年通家之誼願誣累未白終難戴顏在
縉紳間是以躊躇久之惟有南面增歎而已外有
少儀敬賁代叩極知非禮伏惟鑒存轉致靈延臨
楮無任悚天

與侯復吾書

前月有書附使者北來計已徹覽聞邸中起居康
勝甚慰守選頗遲知薄俸不贍唯需用寡交後米
少累此京官上策也何如何如承念及歸事雇家
深省往時自昧避咎之戒故顛沛至此耳不敢充

人近日收拾山園爲終焉計矣半生心事第借公
口語一白便懽愉到老耳詩扇壹柄奉賀有帥楚
澤書一封煩爲轉致不具

與袁定山書

客歲辱承遠顧恨不能爲十日之飲極用悵然別
後多皮膚小恙遂稽報謝頃知尊公壽辰欲同妻
老進祝一觴苦家居亦自有生活相絆難于出門
也歎然歉然附往薄帕殊媿不腆然不敢以套禮
相賂也幸此存之不具

與秦鳳樓書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七

重

前月草率通訊已奉惠誨茲又拜辱何敢當也世
間悲愁愉悅之境一過即空矧此身如幻仕路翻
覆尤幻中之幻覽來啟豈往日破甑兄猶懷情耶
此念當破除之矣日圖晤對以海上多貴人欲行
輒止故邑頗覺僻靜七月間能過荒園看秋花映
灼說無生話亦是吾輩窮快活望之望之凡次不
他及伏惟照亮

與王叔楚書

前月使從去樣溪已書下詹將軍送行詩相待久
之竟不返昨會令姪知有微恙在家云從煩惱中

得之人生六十後便是世外人豈宜復有此障想
不日勿藥特遣一力奉訊併寄近稿及詹將軍詩
藥資三星附往不具

答顧觀海書

海上寥闊時念過從一閑鄙吝顧待罪之人不宜
齒於賓客坐是違教益遠極用悵然頃承遺訊值
以珍貺拜嘉之餘徒有媿感而已楚事久無音耗
彼中兩都臺雖皆舊人以無深交不敢厚望一丘
之志已牢不可破此外若復有詆醜是前生緣業
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小園畧有增搆亦是無佛處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七

重

稱尊歲底恐兄不能出門俟春間花開當相邀一
噲有懷種種不具

與姚華陸書

客歲承顧魏不能爲平原十日之留時值杜門竟
虛往候頃從宥罪之後茲償宿緣乃車從已有他
出矣人生會晤之難如此方切瞻戀而書貺適及
足感記存武林之遊宛然同致奈牽小累未出追
從可恨也使者歸能自言之別示覽悉鄙事承楚
中當事者掩護之過已非孤臣所望今緣結既解
又安敢追尤他人以取怙終之咎哉冰飛閣原扁

塌上米帖返去冗次不多具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七

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王新泉方伯書

自客歲潯陽相見恍如夢境俄而即離何勝悵恍是時仰瞻道範愈益克澤知後來之福未艾歟見連轉雖日至之熟理有固然而武林往日聲華不啻執券而食其實矣天理人情初非兩物旦夕即當褰帷金浙耳願俟爾弟亦以楚人相念淹纏地方似未有已時第伎倆止此終不能翫疲應世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乙

不知後來何以結局也所幸賤體比前畧覺強健隨人折腰不大作苦耳台候併宅眷想俱萬福湖中一了公事後日對瀛老談笑此同寮中所希遺者何異與弟在襄時也余見田才敏英特之士此來又增兄一良友矣可賀也渠行時以按院還省冗沓之甚不及細展聊附寒溫數字統祈函照不宣

與戴澤庵憲副書

別久音微在望而歲月已不能記憶矣懸情殊甚貴陽之轍一返林壑計當復出而安石東山遂成

穩卧乃兩朝微拜疑遍數澤矣而尚木及桐城之
野此何故哉然高蹈餘風足振頑懦如不佞者旅
退旅進踟躕人羣良自嗤也方參軍處擇至翰貺
恍對顏色恭審巖居以來德學邵進矣帝風凰之
翔千仞敬美敬仰方子純實之士昔居冷曹無以
自見今又得王官遂飄然長往念其垂索而歸稍
爲周旋竟愛莫助之良負委託便間布復統惟照
察不具

答潘印川中丞書

往歲京邸獲侍盃酒之驩承教幸甚嗣以沉滯外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

二

僚踪迹遂竟亡間一候台履乃公之名位日高
又非下走所攀援也契濶之感徒鏤肺腸耳居家
時舍親張方伯嘗述公治河之績以爲方今豪傑
亡當公之材譖者顧今朝野宴清賢者彙進獨
令公久卧東山此何說哉謫薄如不佞得需次藩
牧已謂過望公復兩遺書相念眷存良厚令兄先
生已有嘉聞即高理問亦悻謹幕中無與爲比不
佞濫竽冗局無力振之恐負委託時索報甚急草
率附布區區伏惟照察惶恐不具

與吳小江方伯書

客歲豫章之役與公似有平生計同事僅百日耳

乃分棘處者又閱月尋揮手而東西焉於人情何
堪哉春間道太倉陸生索書來謁生貧老恐不能
坦步大梁此書浮沉未可知也愉快何如不佞宦
履亡足爲道只如公在豫章時第多清戎奔走勞
而鮮功以此送日也惟公治行爲天下第一頃奉
推者數矣乃猶滯折腰間豈鏡先朝故事便當
入公爲尚書耶望之望之更有故事欲有白於門
下遠來千澤不忍疏之事可否惟命然得藉以通
寒暄焉亦上林雁足也伏祈照察惶恐不具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

三

與李近麓大參書

潭州之役幸侍尊廬猥承誨教故人之情良厚嗣
還江夏日侍戎臺奔走遂不知車從何時赴鄱延
比聞移節宛南知故時父老奚啻重迎張益州也
第公資望深重恐借冠不得久耳未遑馳候而遣
貺遠辱愧感何當即展除布之會福履祥如伏惟
珍攝以需大拜使旋畧布區區併附謝臆亮察不
具

復吳川樓書

始役人還奉尊教併珍惠口傳車從於前月終北

發久之竟不得陽邏一信以爲業赴大梁矣頃見
唐守知尚留家完向平之債而使者適至遺我新
刻讀之爽然往時諸公喜高調務以驚世語相引
重似杜性靈無當即元美才大不能無誇多關靡
之病恐終詭於唐作也人篇雄渾沉着已痛洗前
習不伎何敢望下風執蘇長公二賦怒號耳噪誠
非其至者若全集中一營一咳珠穀迸走真人龍
文虎若今不伎與之同時尚不敢覲面何云異在
床下也一咲近開府以通志相託緣何魏二稿頗
多脫畧稍一補正之吾丈腹笥中貯有楚事願寄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四

與袁澤門大參書

與吾丈爲別之日久矣昨春舟過貴縣欲一訪算
廬縣人告以離城尚二十餘里時趨潭州甚急乃
寄數字而去不知所謂數字者竟浮沉何如也第
叨蒞匪期以清戎差遣迄無停轍遂稽修候頃歷
岳陽備訊起居康勝爲慰顧相去二百里末由奮
飛時業修一東通訊以轉武陵爲冗沓所奪茲特
遣力以展區區餘悰千種難以言盡統惟裁照不

宣

與陳墨山方伯書

不伎往役豫章見公以誠心直道周旋上下令陳
人亦有所皈依焉其盛德也不謂調高和寡遂令
公復有岷峨數千里之行爲之悵然今既諭定即
當促駕還春明耳不伎宦履如昨第頃坐清戎差
遣爲無益之忙冷官熱做良足自嗤偶滯岳陽故
鄉范公過此敬附寒溫數語且酬鄂中惠訊外黃
州鄙言一冊湧往請教繾綣不具

復王新泉方伯書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五
澤陽別後又恍是三年光景前余少叅赴浙畧布
起居計歲底可微覽也第以清戎冗役訖無寧轍
即今除夕孤繫岳陽作孤燭異鄉之客懷抱殊惡
頃奉芳訊慰我岑寂老年兄弟渺隔天涯即片語
復字已堪珍惜況益之以湖綿之惠感之吳管挾
纘算粒極知煩瑣最所難處者人情耳然以兄坦
襟當之宜無忤競者乃弟之所難更甚兄當默會
之矣小孫生五月幸肥澤易養令嗣應就傳之年
矣斬秀更何如人去再咄區區不盡

與顧觀海憲副書

客歲移書勸駕不謂先赴公車矣嗣得粵西之報
主爵者或一時缺少暫借以省兄珠桂之費如張
觀察補滇南故事耳不然今世號爲清明何得以
遠方困東山初起之客也頃于岳陽接手教果然
懊恨於輕出莊生云君千入無薄即四遐萬里皆
雨露之所必濡班定遠坦步葱雪差勝儻書時矣
它日兩廣開府不當挈妻孥盡室行耶勉自慰藉
而已大計後兩司必多轉動主爵者安知不以處
張按察者處兄乎不佞一生踪跡半生楚中今忽
忽老矣比泛覽時事視十年前大是詫異欲改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六

以逐波靡則性有所難強乃復滯留不得解脫所
患正在進退惟谷而朝夕懊恨豈臧瘁鄉作昨昨
憔悴客也承念內人近來氣血壯盛痼疾少發即
發亦輕已幾作胖婆子矣連歲子女不育或是命
數所限頃宦邸兒媳承驪頗快意常前似稍緩生
息之望若不求而自得之亦天之報施恒理姑俟
其定不敢必也金會川前年兄已物色之今果然
矣第二老人朝夕作痛內人懷抱不佳今滯武陵
尚未覲面兄出門時婦翁亦少輟哀否幸示之歸
以此報內人也湖南北相隔一衣帶水未審使從

何時過長沙姑遣力役候之人至拜辱良厚併附
謝外少物代遺人之餽伏惟鑒存冗次不及一一

與鄭文周廉憲書

客歲鄂城分袂後齋居多隙益復塊然尋承纂志
之役方欲事事乃爲清戎所奪奔走湖南北者三
月春末還省稍爲料理大丈夫年過半百未能出
一謀擊扶日月頓戴白首與諸生摩掌蠹冊問良
自嗤也然藉是蒞拙政右丞勾當耳車從過黃州
僕初不知馴奉手札始悔無一介之遺恭審太夫
人康勝錦旋留戀爲時又久何其愉快哉夷門樂
園昔人慷慨悲歌之地而小江川樓二公當世後
人公日與之下上其議論所得更何如也楚役來
迎新分守計當經汴謹附數字爲訊不具

與湯覺庵給諫書

往歲豫章之役謬以虛薄猥加賢者之上心切不
安竊值橫罹虔州行李更辱公校餽而出諸境何
其用情之厚也嗣臥家復起公已榮陟諫垣江湖
踈迹又輒自引嫌坐是未敢通咫尺之關良抱歎
慙頃拜翰脫不知其媿感之無從也僕數年踪跡
無可爲道茲楚以來所司聞散即近日清戎差遣

極知此事擾民乃以不盡職爲盡職今亦告竣矣
稍喜間閭晏然不似他處騷騷也頻觀大疏浚被
遠藩良渥嘉定當否塞之後今得借公爲羽儀又
自厚幸矣偶因役便聊展謝私餘祈導候萬福不
具

與王少方少卿書

某無似往歲避言屏卧山中已分未棄久矣旅順
公在審官院猥釋其罪戾而出之泥塗遂得先人
凌驟而又嘗在楚中甚盛德也某前守荆南性剛
才拙即無大過亦無大功如後來之俊而縉紳先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八

二

生雅屏推轂亦蒙比於人數譬之膏肓之疾已於
秦緩足矣又從而肉其骨焉此其人之爲感奚啻
倍萬尋常哉癸酉夏間曾遣候導廬未審微聞否
此來知仙眷無留家者而輦轂之問又平生所疏
然於門下終懷負德之慚心切警之矣右轄閒曹
無可自効於知已頃清戎差遣又世之所謂以不
盡職爲盡職者飲食衍衍第素飽送日顏生流年
之慮忽不自知其無從也伏惟明公清標鴻舊振
佩清朝左右盼睠人皆倚飾近日登明之舉大
愜人心豈明公水鑑餘光尚能飛燭宇內耶敬次

敬仰時因便役聊承起居併陳數年積悃伏祈鑒
念臨楮無任悚息

與侯復吾侍御書

客歲自承奉德音後即奔走清戎之役東馳西騁
此身常浮寄於湖山數千里之外無暇一省家累
矧能寒喧故人連曠以來極知歉愆近見邸報知
榮差在邇未審何地可瞻使節北宮氣勢炎赫最
易近諛稍不加察本來面目便爲人換去公起自
歷試諸難之後更練老成而又根之于博實面目
本來誰能移易之他日必爲名御史爲鄉里增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九

重無疑美之仰之聞令郎楊氏宅又託在同巷矣
謫云千錢買隣一巷間西有練老東有公家二家
可世世修睦何其愉快也龍澄源何故不得京轉
豈前王通判爲之崇耶惜其高材爲之悵然者累
日近得濂老信其奔走亦類僕然地方無湖湘之
難脫手庸老可謂守株待兔矣均念之念之人來
一丁年例右司之俸雖不薄然地方人事耗費頗
多更無他羨可以展布鄉中京貴定然詫異以我
頑似鄙矣相見爲謝過且秘之值草次一不多及

伏惟裁照

與秦槐亭方伯書

不佞與吾丈通籍二十六年矣中以南北浮梗相左末由請間乃宦歷風猷則得之舍親張瀛峰緩頰間私心嚮往之矣前兩嘗待罪豫章恨不及與吾丈同時而奔走下塵也乃豫章之政時微隣壤則尤被多矣不佞素性楚拙無足比數而右司又摸稜送日之官百凡無可効楚遊已十七年而頃續清戎磨算道路之債幾比於僧一行之往來西竺矣即江右亦有此役何似漢廣哉吾榜之淹其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人十

矣吾丈今業迫次大拜未審何地得奉麾鉞偶值故吏之便附布區區併致縵縵之私焉方書一部湯往不具

與嚴順庵大參書

客歲干役星沙途次奉至豫章遣札併倩以豐儀篤舊存雅今世士大夫如公者指何可多屈極知銜威嗣以清戎奔走契濶彌年對面千里竟乏尺書之問抱茲積歎良自耿切南昌守道故無冗牒而重以門下宏才熟路何憂不辦治裁聞彼中欲移眷寧州蓋多盜之地一借威名解散之耳寧州

新守陳以忠故在寧鄉屬部此人高邁奇士上官俱待以國器此轉稍不厭物望即欲拂袖歸而僕以公爲之上下察之韻有不坐見者乎故督勉之行而兩院亦以爲言惟公一振之黃赫道中故報其人勤慎工書今送易侍御還黃遠來相見因附承起居外新刻方書一部漫往餘祈裁察不具

與柴定宇方伯書

客歲留滯岳陽遠承遣札兼拜腆儀在時邸舍蕭舍卒布謝甚不成禮至今慚慙嗣後即有清戎差遣奔走湖南北了道途之債遂缺然一歲無便修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人十

訊蓋是時知公亦方有事於脂秣居省之日少也楚中戎籍原多使者無勞過索自能殺數不佞亦藉是以補職貴治事體得無少煩勾當內察之後轉動紛紛右轄之資他省疑無過公者而數令後來片上此何說哉豈當事者將厚養而重用之乎至拙不佞淹則常事耳不足爲惟退食時多儘有灌園讀書之際或從黃鶴樓飲酒瞰大江風帆來去足當千古愉快似豫章不及也公以何事送日裁官况同之聊以爲念偶乘方便附布區區新刻方書一部湯往不具

與胡公泉書

不佞舊歲于役湖南至春中知公部運之期圖竣
事還省得一解袂於黃鶴樓比還而仙從已南發
矣極爲悵然頃得潛臺之報大爲詫異日中而捕
犯夜捕者已誤矣治犯夜者日中而責之得毋再
誤乎善宦不如遇時公亦委之命耳於官方實無
損也赴改例於司中給牒公當復來否若上邇艱
難俟勘合至令吏賞文尤便惟公裁之僕代庖責
道第惴惴補過而已人來畧布數語併以爲復不
具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二

與顧寅齋書

客歲率爾裁候荷蒙寵答良厚審知尊履納福闔
宅康勝爲慰生蒞此祿雖不薄而官實閒冗又有
奔走之勞且楚地人事頗多入不償出即解中額
粟滴酒皆取足於家遷轉無期淹纏未已今時縱
號清明終是向陽花木得力且夕思歸况味殊淡
此可與知己道之耳恭喜榮壽初開六袞子孫羅
膝稱萬年之觴仰仰驩悰三公豈易於道遠未遑
躬賀聊馳不腆之儀附力貢上伏惟惠頓不勝幸
甚餘不多及

與張陽和翰撰書

某顯愚無狀往與尊公自嘉靖庚戌同需次於吏
部一見遂成莫逆交已復同選同典內制同爲禮
曹邵同宦湖湘先後追隨十二年嗣以風萍相左
不相見者亦十一年中間聞問雖未嘗疏絕而昔
各營效則往往付之夢寐矣客歲劉閩幕來始知
偶患風淫承遠索新蛇書詞酸楚令人不忍讀承
轉託於戢僉憲得二頭奉寄不意已無及矣昨捧
尊諭豈知前書爲未訣語耶劉辰卿詩云幾日浮
生哭故人遙矚殺惟何勝悲慟兼在禮曹同舍稱
翹楚者無逾尊公與朋石朋石歿無後乃尊公得
公爲之輝映即死不死矣第謾擯之後不得優遊
鏡波數年以俟公大拜此亦有人世未盡之憾於
天之報施善人亦少盤剌矣傷哉志狀已悉平生
唯伊王伏法其愛詞盡本尊公參語人皆傳其允
當此係 先朝大事不可不增入之與公別甚久
西長安街面北樓中相望公猶記憶否公方臥苦
大未敢以前事相聒外有不腆之儀乞叱致靈延
有懷種種不具

與郭華溪開府書

客歲梁別駕還粵草率附承起居于時以清戎差遣即有湖南之行至今歲三月始歸武昌五月間復往永州以疴發及衡州而返濫竽冗局心志筋骨無一日休逸如此命之蹇拙可知也辱明公不鄙見諭云云石田之農不饑足矣乃欲妄覲稔穢安可得耶恭惟門下借粵誠久矣非明公戀粵乃粵人之不能舍公也朝廷方以兩事付託馬少游之言似未可即如所願若當事者有出入均勞之念則旦夕有詔矣願侯之華快佳為之惠遠意鄭重言不能謝方請假開解不及多展伏惟照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十四

察棟仄棟仄

與匡南書

去秋以書扇授程生謂當即承起居不意其留滯漢沔間至今歲方達也鄙作何勞火梓新聲悞人唐詩幾亡矣不佞欲原本性情以直追風雅之逸故時時作澹語未免矯枉之過乃蒙足下見信如此是今世即有楊子雲矣何幸如之聞有悼內之戚垂老鰥居知益無聊道遠缺咥為之歎然方有遷轉薄冗臨楮不能一一俟接守道人回更布亮

祭亭祭

與王新泉方伯書

春間登岳陽奉到手書腴贐於時客處倉卒裁謝殊無以為情嗣後弟坐清戎差遣奔走無寧日遂無由覓便一承起居大藩總轄誠不易為以吾丈諳熟人情加以操持峻潔自當遊刃耳弟頃叨轉正思苦海無邊且楚中事體與各省相去什伯此吾丈之所素知者今更難矣不知他日何以稅駕也小兒輩俱在官邸頗無離憂弟妻孥相勸多是拂衣語弟反不能決然良自媿也今嗣想就外傳矣觀其姿貌必是英物有便示我令我闔門喜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五

人來迎督糧道過武林附上數字外大紅緞紗...

端倩緘不具

與秦槐亭方伯書

前附故吏率爾通訊顧蒙賜答良厚且獎進過情荆襄兩事此是夢中桎梏憶之增悵惘耳何煩掛吾丈齒頰哉然睽隔之餘致勞記存天涯兄弟休戚關情如此同榜中如吾丈者指實未易多屈也江右大藩縉紳肯持公論左轄如貴縣貞所先生至今流播人口今以吾丈追軼前軌又不啻過之矣然施為大畧未得詳聞有便幸不惜見示儻不

伎它時嘗試當遵爲型範以免墮落也頃從衡州
還偶病店使旋索復力疾布此餘俟續展諸惟裁
察不具

與徐子與憲長書

往時醉別武昌冉冉幾歲月矣玉峰之夜極有晴
綠而以咫尺相左至今意甚恨之癸酉夏潯陽遇
今王方伯始承填南起居無恙然馳驅萬里豈無
子瞻流落天涯之感向非元美登一朝足下與明
卿安得同日下午除目也文章之士往往斤觚自斷
如此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豈虛語哉比兩得書無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八 十六
腆惠足感存記每書至弟俱不在省城蓋勾當清
戎事奔走湖南北未有寧轍故裁報闕然第自山
中復起叨冒至此視足下與明卿誠逾涯矣然環
視班行中故時人少意興便自消沮而家人思歸
甚切馬少游之說不可不念且欲早晚圖之足足
下宦情亦復拓落吳中山水儘佳儻遂拂衣縱不
能追東林之社即如近年劉尚書張通參故事亦
可彷彿行之前諭有見示佳什囊中烏有豈臨發
忘之耶君山鄙刻滂往請教時熱甚偶病店方瘥
不能一一

與畢松坡少司徒書

不佞猥附鄉榜之水壘三十餘年往歷郎署極蒙
繾綣隆慶初曾過秣陵吾丈時蒞京兆承不鄙夷
而辱貺甚盛咫尺台光以例格不敢入城修謁至
今缺然比入楚二年三奉手教又坐清戎差遣外
歷之日為多末由覓便裁謝祇增慚慙而已仰惟
吾丈清德宏材夙負物望台垣正位計在旦夕日
不佞承乏在司檢按故牒近年所可儀刑師保如
吾丈者推誠不多屈也本深末茂固其所執敬美
敬服偶值交承之際緣冗雜沓頗滯使者謹潔草
布復餘俟專啓伏乞照察惶恐不宣

奉趙中丞書

近蒙手帖惓惓以通志為念某自承委以來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才冀成一家言以仰副臺下為楚
存文獻至意頃因交代之際又值新按院入省稍
見作輟諸委官亦間筆偷閑曾問諸局中叮囑告
諭始少矜查諒八月終可以竣事書成之日某便
當營園退訂前已而控實因年過始衰連日檢括
司中事有萬分難處者仍之利在下更之禍在已
俱非計之得也伏聞古之用人如用馬必盡其力

老思息之荆襄兩任災患之併臨風波之挫撼可謂歷試諸難矣今又處以錢穀之司匪惟力有不堪而智亦已困矧臺上歸朝之後知己寥寥復何所恃以行其志哉儻以此意達之政府苟念昔日犬馬微勞界之陪京一冷缺亦足以結縶平生如老馬無所用之則湖上青山久已待人矣必不敢久戀此官受汶汶之名也儼刑漸遠恭候無期謹布腹心于左右伏惟台慈鑒念不勝悚及待命之至

奉太司冠王西石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文

謨迂愚不肖叨荆湖十六年矣罪過叢積如日之數所以旅退旅進苟免於僇仆者實賴縉紳維植乃大老如公者更謬加推擇遂令孤側叩伸敢忘恩庇玆往自襄州一承台復嗣公在大僚不敢投咫尺之間者蓋平生顛固輒于貴卿處或當親而疎亦知引嫌之過然自護其短不知其不可也昨聞優詔賜奉潘輿暫還梓里此大臣非常之遇亦非常之福固海內之所歆戴而樂誦之者也矧不肖有事於其疆土者乎矧常受知於門下者乎道遠缺于負弩無以冗曹奔走清戎之役留滯

湖南故父稽稱賀益用增而茲承乏叙轉特遣所使展布腹心併以為謝伏惟台慈鑒念惶悚不宣

復胡薦齋憲副書

不佞迂愚無狀往歲待罪祠曹過蒙教督春明一別恍忽十七年矣中經浮沉聚散之迹吾黨希聞不及晨星殊增感慨年來不佞曾兩仕豫章皆不百日而去以故於門下未遑一展式廬之敬頃者原公使楚更承遺札極荷省存審知尊履康勝為之喜慰不佞顛固如昨維老戀明時施于蒼生百無裨補故人得無笑我渴不知止乎旋便附布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文

腹心適冗甚未能縷縷伏惟照察惶恐不具

與吳近岡太守書

久不奉台顏中心耿耿然德譽傳至楚中無遠弗屆惟國家二百餘年治吳者即名賢輩出顧前獨稱況公方其時朝廷假以璽書從事故得盡行其志今明公當上下掣肘之日而翹然媲美且光掩前同豈非振古之豪傑哉此不獨美人之論乃天下之論匪以為佞也比聞五月間海國為災敝邑積疫已極那復堪此不知明公何以處之玆遣兒子東還謹請問於門下併陳踈慢之罪伏惟

台慈鑒念不宣

與龍登源別駕書

為別年餘世事幾變惟公以宏大淵達之材砥柱時俗頃者叙遷殊不壓物望蒙傑之難于自見往往如此然久之則人定矣亮高明不以是少介累也不佞踪跡無足為道承楚人相戀尸祿歲深涯分已逾尚不知止徒負慚慙耳茲遣兒子南還道經姑熟向在門墻之末令其迂途謁憐不鄙賤仍賜教督則造就之恩當世世銜戢也不具

復袁澤門書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

十

臣楚以來忽逾一十六年罪過叢積方圖避賢乃當事者不知老馬之力盡矣復驅而策之孟門之路愧何以勝霄漢真鴻得無以我為不知止耶願蒙推獎過情非心之所樂承也恭審道履康勝為慰第歲早憂農司牧者未有區處頃已叩關責縣在災傷八分之數未知將來少有蠲助否賀幣例不敢當敬附使送上劉貢十文併往淵悰種種冗次未遑一二餘祈鑒念不宣

與劉九澤侍御書

日奉秣陵書貺深感隆渥比仙眷過省欲一往候

之差官辭以令郎在舟中不敢和見乃止六月間劉喬二春元見過動問尊翁起居始聞就卷官邸而悔曩時之缺然也不佞天忤顛固宦楚十六年矣當事者猶不肯相捨復昇以艱大之任何力堪之長途老馬茫無稅駕之期不知將來究竟何如也今裁省家累令還鄉里蓋條然一身亦便進止耳傳符例赴兵科掛號煩遣一力周旋之前見委諸文以冗次未及捉筆乃令先祖則別自為傳入通志矣草草附布餘惟照察不具

與吳小江京兆書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

十

往奉大梁飛札無拜腴辱在時坐清戎勾當留滯湖南止不及促報比還省而明公內召之命已下遂無由覓便申謝至今歉然恭惟門下遠眷閑施雅負物望茲遷似未壓人意當軸者豈以明公外歷已久將由是徑躋台垣耶不佞蹤跡無足為道偶以楚人相戀淹纏歲月願老馬之伎止此矣尚安能復馳峻阪哉唯日求計過而補得免僵仆足矣高明何以教之曩與信菴公處實無得罪事祇為讒人中構誤煩煩相見時乞道僕所以不敢少望之意茲以家累回籍道經秣陵謹專力馳布

區區外通鑑紀事本末三套乃楚中新刻併齋皇覽餘帙縷縷不及細展統祈照察惶恐不具

復劉白川中丞書

往年門下建庵維揚廊清島道僕東海鄙人也於公獲隣燭之輝映焉比役楚中最久末由效擁鼻之吟一從東山杖履甘心執鞭豈必欣慕于異代哉日借重薦剡出部使者之特注僕何氣力能噬垂天之翼書來獎進過情非所宜承也至謬譽竊州詩近來諸豪俊頗倡新聲家家自以爲得崑山之玉矣僕所市者硃硃耳似不足掛齒及捧誦大作益自忙然總志不過續完前緒實以淺陋無能爲役早晚勉強脫稿當馳上請教也佳刻登領盛幣例不敢當謹附使返上據案率布區區伏惟矜照不宣

復陳蘇山憲副書

日有鄙人過鄧使君浼致弟所以缺祝于門下之故不謂遂徹左右比還省百需全集如入屠沽之肆腥穢填塞又復稽延更厘書貺益重慚而虔州鄙稿獎飾太過暨投珠玉種種爛溢應接不暇恍受面命多矣敢不敬領尊幣附使返上即

日當遣力一了前債據案草復不盡不盡

復戢金溪少參書

日見乞歸大疏脩然有冥鴻之思鍾鳴漏盡夜行不止此何人哉慙慙多矣昨聞仙眷豫抵蘄州猛擬旦夕一圖佳晤書來深三屢念乃竟策傳車而西縱不爲故人計寧負鶴樓一觴耶拜惠珠重益不敢當相對咫尺不能奮飛草付腹廝馳候以當面也百片溫存非楮奴可盡照察照察

復侯復吾侍御書

前月得家信知憲節在秋仲蒞豫章坐衙門隔別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主
不敢遣一介馳候方抱歉然頃拜翰遺益用增慙榮差已歇二十餘年往及泉公至楚亦苦無頭緒幸此公心虎才密能受盡言謨輩不過奉令承教已耳實未肯贊一詞也第楚中戎籍故多不甚勞搜括而事易辦就公私俱稱晏然聞江右事體恐未免少煩經營也以百鍊之器何事不見遊刃而有藉于鉛刀之割哉鄙人宦楚十六年矣古之用人如用馬少盡其力老思息之今當事者頗欲策鷲乘以馳峻阪其豚足明矣況此中事體視他省有萬倍難處者窮暮之人何以堪之伏祈高明幸

教一二使者返命敬布區區仰祇憲嚴餘不陳瀆
裁察裁察

復陳蘇山憲副書

吾黨晨星居常念之第待罪楚中最多每欲選貴
鶴樓置杯酒延楚中諸同年之在家者作一高會
顧思山川阻修舟車未易卒達此興復輟今歲吾
丈稀齡初度於楚同年中尤爲難得已作一詩藏
篋中久矣奈俗吏日塵簿牒無暇捉筆自書遂爾
遲滯有勞見促愧之愧之來貺皆出自青宮推解
之恩厚矣敢不悉領頃將遣吏齎曆至沔當元前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滿
件青州公已入志矣人還併此奉復因以爲謝冗
次草答殊不能盡亮察亮察

復王龍峰書

往歲執事振鐸松陵家小子獲被甄陶甚盛惠也
嗣從臬州過家遂有度州之行比從度州歸執事
已校文他處未遑一展謝私而顧辱手教篤念舊
雅山林鹵莽竟無由覓便申臆積之數年有懷耿
切比復還楚欲圖裁候而翰貺遠投令人媿感無
地細惟淵畜宏施表幟郡國豈獨于故人有光且
海內共承羽儀矣陪京之擢尚未厭人心伏望益

加進武以答異寵僕筋力憊矣當事者猶以壯夫
之力使之其何以稱塞弛擔未期徒憂素餐耳使
旋略布區區諸所不盡幸惟財察

復劉小魯書

前月奉夷陵報書深感惓惓推獎嗣得奉常佳報
此當事者欲還公銓部姑藉召入以迫次之耳
世道人材之幸欣慶何如不佞迂拙如昨齒髮冉
冉衰矣頃叨叙遷豈以老磨牛之力未盡耶受任
以來良自矜惜顧勞遺札脂以好語蓋所謂知其
或可而不知其莫可也刮礪之餘敢不夙夜恃愛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五
聊因旋便略布區區中心之藏不能一一伏惟照
察惶恐不宣

復陳雲浦書

日使者馳書去不謂復得報音開緘三復恍然見
雲浦於黃鶴山下也何勝大慰來諭蒙知惜甚厚
顧老磨牛之分止此耳百斛麥子未了天肯與之
弛擔耶向與雲浦燕閒抵掌譏評今古乃是燕市
高生之筑何可奏之殿陛間也而欲以契勘近事
得無見之晚耶所示青雲書信恐亦溫存好語然
寧州上下已屬相安賢者所至脫穎自是如此終

不當泯泯無聞于世好官於雲浦何輕重也寧鄉
犬田事寢閣久矣勿復爲念冗次不能自書付小
史草布原寄書封還不一

與李勺溪書

學謨顓固陳人行能無所短長荷蒙 清朝錄之
淹棄之餘得再塵荆楚以幸執鞭于左右頃惟冗
局靡由少効區區需次以來待擯不暇乃辱明公
迂盼置之薦剡之末譬之醜女見售媿感之私奚
啻萬倍俟罪左轄已逾十旬任重才綿莫知所措
政思請益就報知己比周楊來奉到遺札情意懇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人 五
篤仰仍不遺恭審台履康勝如昨何以忽動豫章
之念及聞廟堂延佇正須明公翊贊太平之業西
山南浦恐未可自便也旦夕當促舍人治裝僦道
黃州即不得躬親負弩將令有司治脂沐以待謹
專力宣布四體伏惟財察不勝悚戴之至

與人司徒殷石汀書

往從豫章辱飛雲翰仰感不遺於時已有武昌之
役倉卒具復良抱缺然承匱以來奔走湖南比之
日爲多以是未皇再承起居比得 召還之報蓋
知當事者倣古出入均勞之義以示優眷視漢時

之虞班定遠不作矣天涯故人奚啻折屐驪哉第
陪京需次尚未厭物望耳學謨株守如故頃待罪
左轄錢穀穢冗日不暇給政以苦海爲念市肆之
不如何云九峽鳳老在鄭頗多隙晷惟凝香燕寢
坐策三藩之餘操觚著書耳想旦夕有 詔同年
兄弟三十餘年尚滾滾臺省斯亦希邁盛事學謨
即沉滯下僚景附末光能無津津更僕宣頌乎人
去率布伏惟順時加壽以膺爰立殊寵臨楮無任
仰戴悚息之至

復潘允禧方伯書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人 五
江天阻雪竟缺焦山之緣耿念同之客歲拜手緘
承春存良厚比輜軒入蜀計持斗酒開樽鶴樓一
披積抱書來審知旌旆自齊安陸走夷陵出巫夔
矣悵望何如伏惟執事勞於漕事最久所輸東南
之力無算不宜復有此行豈當事者姑借資以爲
江淮開府地耶願佇願佇茲遣力代候馳布區區
冗次草率諸冀照原臨楮不勝惓惓仰戴之至
復陳一水大參書

往歲襄州之役獲與高賢同事朝夕以文案相切
磨裨益良多自謂不媿盡瘁之義謹攝梓遭遂隆

又罔泯然不知其所從來但覺此心可質於公亦
可質於鬼神天慈現見幸得再比於人數由今思
之凡孤臣孽子操心不危慮患不深未有能建者
也前事如夢安敢重自在人尊論至尤能憐我而
暴白我固飽叔之知也此之為感豈獨在於篋籠
綢繆耶山居兩年頗有讀書之樂不意業緣未斷
以踰至此雖不敢妄自菲薄顧賦性頗愚狂奴之
故態不能改也高明何以終教之讀教填案條令
不佞亦太繁猛省矧夷方士子知駸駸向化矣貴
陽與湖比壤而湖故有轉餉車從例當行部星沙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天

復張嵒嵒中丞書

自金陵援別後倅倅已三易歲書吾丈暫卧復起
尚不失京朝雅望乃弟逡巡楚中若老磨牛然即
極力奔走無能逾尋丈間也良自嘆鄙使從西來
滿擬治鶴樓一尊相待頃奉手諭竟迂道赴金陵
去愴快何如示函行諸作高懷絕調自是擺脫
風塵第於屠沽肆旁唱玲瓏曲令俗者愈俗耳媿

不能答聊往舊刻見意人還草率布此不具

與姚司成禹門書

往歲武昌之役過承繼緒道義骨肉之愛非世情
所礙也分袂豫章遂成離索尋聞簡召正位成均
玉堂再瞻迫次大用跂予望之何勝愉快暨審太
夫人棄養抗疏宅艱台斗之升少稽旦夕則不佞
有餘嚙馬會馳塵鞅碌碌簿書竟無南便遂缺一
介之唁吊死不及哀春秋所譏極知負罪非口語
所贖恭惟孝履清吉駒隙之期恍如襲練東山之
卧知不久矣 當宁側席思 午異時霖雨天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天

下得波及陳人是所禱也謹專力奉布區區仰祈
裁照悚仄不宣

與王荊門中丞書

伏審仙舟東發計入金陵久矣途中承翰教不一
當續載志中 奉揚慶門潛德所示庶貞重複委因
未成之書失於勘校自來編摩之難如此顧顯鹵
謏才曷堪副在之寄執良用增愧志已刻至九分
唯卷目少俟剛定量四月初可圖請正也頃因郭
督府行便謹附布區區郭公天性忠勇與謨有素
交茲來所統材官皆精於水陸伎藝欲送臺下備

江操之用敬為先容幸收食之以須其緩急何如
伏惟裁照惶恐不具

復大司寇王西石書

伏審門下自龍臥以來台止萬福簿書之吏日困
塵鞅既莫遂振趨而起居之續又不能數數周旋
於左右日有慙慙耿切何如頃辱翰教獎進逾情
非所敢當顧端緒思雖略省楚事欲師清淨之旨
以一醒煩煥然有志未逮問里迫呼之聲何能無
聒於長者之耳耶知罪知罪大尋向在荆南曾一
識面朗潤可愛不謂尚為池中物今始勸駕入都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主

與袁太冲書

久役楚中再不得吾丈南歸消息即有傳聞皆訛
謬不可信頃接武當香使始審近興如昨東坡百
代高流然一生坎壈嘗自謂人之為之非天之為
之不知天既與人以才必畀之事以章之彼流離
困頓非無意者若令終日前呼後擁飲酒食肉文
章何自而發也奈何反慙之人耶吾丈於此際必
已窺破無俟喋喋者此修楚志與羅田萬生言策

時時語及吾丈便欷歔泣數行下也志文皆續吾
丈舊緒後來者雖有增益無能過之人才與世運
降可一增慨年來粗履如昨一為柴柵羈絆不得
脫身夢想西園手談便落幻境悵之悵之使者行
促方困執掌不及一一

復徐存翁閣老書

伏計前歲冒雨唐突門墻荷蒙款款移日楚行復
蒙腴辱屈指又一年事矣久稽簿領未遑馳一介
之問弟人有自雲間來者恭審台履萬福無任仰
慰頃馬憲副來備詢龍馬精神視前倍壯此眉壽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主

無疆之徵也隨拜雲翰佳幣則儼然臨之左右矣
言遜之訓實小子對病良藥年來更涉多難亦時
時猛省頗直氣不能自制誠有如劉夢得所自怨
艾者承教痛切敢不奉以周旋鄉中薄惡風俗聞
近日大自消滅益仰賢者化俗之功積久始驗匪
田外假也敬服敬服馬使南還肅此附謝餘惟為
宗社珍攝不勝區區祈祝之至

與應養虛太守書

戌歲從都下分袂恍隔十五霜緬惟門下早臥東
山不佞尚以陳人不識進止老逐班行作折腰之

客於况味何如也客歲書來深感存記恭審起居
萬福為慰於時即欲裁答以有清戎之役奔走胡
南北者一歲遂無從覓便知愧知歉天台鴈宕之
興即在埃壘中耿不能忘何日捐柴柵與公飛度
石梁一暢千古襟抱念之念之應黃安行促據案
肅此為候不盡不盡

與劉大廷尉小魯書

伏計客歲馳候荷蒙優容自使旆還 闕亦曾一
致謝忱想亦徹覽開歲以來實坐冗沓聞問不遑
似與故人疎闊極知簡慢然時時與袁夷陵念門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下金鏗王潤卓為

天朝羽儀非一鄉一國善士

已也則私心夢寐向往之頃晉大廷尉天下之平
屬之正人君子知邁德之所自也敢不為 朝廷
得人賀耶不佞蹇陋如昨頑濫竿錢穀重任夙夜
黽勉思難圖易月下豎可支吾第弛擔未期竟不
知老馬之足行至何時而休捩也良用自味責省
志草仗諸君子之力僅僅屬完今以副本呈趙中
丞處門下試取觀之自度脫繆甚多然意無逢迎
據事直書差可鑒亮耳人去附布區區伏惟尊照
惶恐不具

與司傅野主政書

自客歲奉書後再不敢以通京貴音耗故於足下
一槩疎闊極知簡慢然時時念足下才節少年中
豈可多得而偶會相知人亦言足下必有別轉久
之竟無所聞富貴儼來耳非意所能逢迎然私心
亦不願足下便為顯官凡顯官第一時聲勢軒赫
過去即為幻境乃中流砥石日夜淘汰不去方是
大丈夫立脚處足下優將粉署且多讀今古書將
來敗歷受用不少僕自壯歲別春明冉冉十八年
矣中為風波搖撼者屢幸不挫折而延息至今復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與陳雲浦書

別後無任懸念嗣見通山令道寧州之政頗悉知
上下相安為慰比辱惠書讀之果然大都豪傑用
世如海錯珍味甘之者絕少遇野人則更吐之矣
以足下高才今不惟不為人所吐而且以為甘何

復萌去志若不佞蹇拙無用足下之所知也而又當危疑間不去將有穆生之虞矣茲幸志刻粗完可報楚中知己已將副本送趙中丞處早晚進退裕如矣秦槐老何人哉而勇決如此可為執鞭也龔永新近亦相聞否此子立志頗堅以在土重處生長凡事認真不能圓融應世師猶如此何況弟予乎增我一縈掛矣仙茗製焙得法署中清夜汲江水煮之大醒煩煥如與足下對談也第不如坐虎丘生公石上飲之耳小詩書便面請教併以為謝不具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

書

復少司馬汪南明書

日附漢陽人馳候殊媿簡率願承寵答禮意綢繆非心所安也方圖裁報而使命重辱仰荷無厭之施益復赧然恭審台履康勝為慰朝事紛然塵翁念慮大都書生過計自古有之唯關弓射拜世所罕聞耳今得薄譴以去知政府處心過文潞公矣不肖蹇拙如昨司務猥冗欲稍為洗刷而力不能副猶似往時打舖作荊州之諭日負芒刺何敢便望弛擔也王開府刻集已完聞次公勸之勿宣至今尚未得見不肖憊矣年來強圖志事無暇別

有勾當即有之亦官作生活未可輒溷大方待五月終志本卒工或當覓便呈覽餘緒陳別故伏惟財察不宣

與吳小江中丞書

豫章接抵之愛比於骨肉既萍蓬踪跡渺各天涯悵念同之客歲奉大梁書惠於時方役湖南北還省拜緘使人已發九月間兒子返舍爰從京兆所馳候萬福不意榮任未蒞而忽承廣右開府之命遂不敢倉卒附訊恭審粵中父老再迎旌旆仰藉壯猷以彈壓夷夷不啻蜀人之得張益州也何勝愉快乃不自蹇拙如昨司務猥冗殊費經營地以歲餉見督昨因旱災主計者下停征之令故負責良多非敢為隣之薄也今請于撫院已嚴檄諸司促解矣六月中當有以報命役便先肅此布復餘悰種種不及披悉伏祈裁照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復子與書

昨聞差還楚得手書知近遭回祿萬卷燔盡徐氏之寶得無似米家之船乎圖書光怪最為神物所忌烟焰中亦存得蘭亭帖否來諭遽廬之說其達大都人生皆幻身非我有又何有于遽廬吾丈即

知遽廬是幻不知萬卷亦是幻即知萬卷是幻不知此身亦是幻吾丈高明習中了無纖翳聞遭火後弟浮太白痛飲願恐不能無米生之態故因何留闔索報附此數字此中有一二種書可寄因悟幻指亦不欲煩述邊也于家中致之明卿在大梁相去不遠以傳符禁嚴亦疎闊之甚併白

復劉新陽方伯書

謨也顓固陳人行能無足比數假自已未出守荆南于茲十有八年先後奄歷六任皆賴縉紳先生歲疾之過醫士民謬為噓戴遂遺玷大方駿駁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素

係者十數人矣頃叨專轄尤切負乘屬以災沴頻仍通青叢沓方媿無以筴之乃承門下正盼遠辱翰貺而教以所不及甚盛德也大都楚民淳朴性厭紛更比年法令滋章從賦數易致使瘡痍益疲于奔命故待罪以來一切裁之以簡靜亦知才不能周姑竊悶悶之名聊與之休息耳門下榮聞已騰燭八閩旦夕授鉞或未暇錦旋度候謁無期幸更賜情迷以慰數千里請益之願且冀終惠梓里也何留闔索報甚急草率布復悚仄不宣

復沈練城憲長書

省中奉色咲數日即揮袂指日南去數千里外非木石人何能忘縈縈也時屬匆匆恨不遣一伴脂抹從車閱逾兩月猶未得出境芳訊門下嘗適我踈此益徵矣奈何今處紛囂哉省事多所撙節差亦快意即忤物不悔吾嘉士厚故無捷宦僕資不後人望不先人目下且未敢倖覲穩與門下同入春明當沽燕市酒一抵掌也滇役之便附此不一

與王麟洲少參書

四月中曾有便力至京附承起居在時實不知使從有秦中之行遂不及見門者而返茲聞取道鄖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素

鄉踐蘇氏彭城之約了尚平五嶽之緣極為愉快自惟東道主羈係鄂州未由一陪色咲良用歎然頃來榮轉雖云少別春明然分署南康坐占匡廬名勝宦况儘佳况值經營四方之日當事者意有所注不令大才終避世金馬門耳執事豈有少望耶弟蹇拙如昨日溺錢穀間事多掣肘真以日為年且內乏應與弛轡未期執事何以為我筴之品題大和山靈增重近纂楚志凡古今名作略備但欠執事者更新飛示入刻張楚多矣俟之俟之鄂中回仙館彌生洲故在風景差不惡能迂棹過此

當汲江心水煮天池茶以待專役迎候略布區區
伏惟財照不宣

與陳培所主政書

謨也顧固陳人行能無足比數辱尊翁治教之下
者垂二十年豈惟不肖得所師承即兒輩在宦邸
亦蒙迂昧往在省中每携令器示客見嶄然頭角
已運企光輒非常暨談邛陽之政則又津津令人
羨歎無已司馬之拜政圖馳賀而開府之命適值
其時自揣屬部之吏宜循套引嫌遂不敢修竿牘
于左右願承不鄙翰貺駢加是猶垂念通家契誼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奏

復趙汝泉中丞書二首

日者賁馳志稿奉讀覽荷蒙寵答獎借過情併
拜文幣之暇非下吏所宜承慚悚不能爲謝志簡
衆力勉強竣事以謨之拙劣安敢貪爲口功惟一
念不私可質大日是非臧否悉折衷于輿論則不
肖之所獨矜焉以故學士大人不能每人而悅之

他日知罪我者之不終無矣願門下始終護庇之
頃已梓完諸委官俱辱撫院破格優禮成門下之
志也唯相公處不肖以地遠名卑難以擅呈朱劄
憲來行李有限止可附往二部門下試以一部轉
奉政府如不以爲大謬借重數字一屬撫院亟爲
請序以共成盛典蓋揣撫院意欲候門下一言爲
準也方有事場屋之役司務冗沓匆匆捉筆殊不
盡所欲言伏惟裁察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不肖宦遊清世豈敢輒萌倦心况待罪以來凡百
仗庇司務漸見清楚逡巡需次似亦有階願自念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奏

賦命勞苦自志成之后所謂髮之白者日以短矣
奈何不思止足而老逐衆人哉故轉控門下而乃
見諭云云殊非私衷所擬姑俟場後決之志稿獻
微內有午山馮司寇亦知其立朝時事姑以存之
者亦自有故近爲斬人大噓蓋棺之論可畏也因
僭削之而以興國諸生公舉劉師顏補之其他與
初稿無甚差互曾司馬之封蔭實係該府未報今
增入之併更註劉奉常新銜凡此類者幸不惜詳
示決不敢護短也謹白

復徐子與書

日者馳書附使人報命計已徹覽祖龍之厄殊駭
所聞前一客過武昌云足下遭變後第引觴浮白
而不言所以頗服雅量東坡一生曠達而所遇無
一曠達事蓋彼蒼姑試之使其見性傳法良有意
焉明卿近喪仲子苦楚之甚此亦有不可解于心
者彼中因傳符難達未嘗脩一字奉慰吾黨迨遭
千世如此豈皆天之小人耶弟比來家室粗安
况差遣三年間無一善狀可錄惟以公餘日力
成楚志自以義例體裁別於他志不敢以示人特
足下同志謹附便力請教其間傳聞之訛謬紀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早

之疏脫知不能無顧足下是正之不具

復蔣魯山僉憲書

曩承悼亡之感不佞厠鄉末輒効匍匐之誠乃
屢次不蒙見納而反復加禮茲又辱無厭之施感
德激中其何能喻仙眷南行門下妙在挹損不令
一人知之古稱東道主之謂何良自媿報湖寇雖
無影響未免更勞枵枵旋旆後兩院處須亟一來
天生我才必有用盤錯者利器之酬也幸勿以多
事爲恨人還略布此餘俟面盡不及一一

復萬合溪奉書

敝邑故多賢父母至于誠心實政諒然繫民之思
愈久而弗諼者上下三數十年則惟我公與馬
山公耳循吏自古難之至于今尤難豈學術人心
不無江河之感耶往歲待罪豫章曾面承指教嗣
后退遂靡定竟不得屢奉德音緬惟我公別來道
益粹名位益高寅清之選固當道之所獨注爲異
日迫次大宗伯地耳直溫寬粟之教蓋不待宣之
言語文字而自可以坐鎮雅俗者皆我公之所素
裕也陪都士紳之所矜式者固不在此乎在耶不
肖寒拙如昨曩坐愚黷累枉文罔幸有見念者時
復強起今叨逾至此自謂過望乃門下猶復卷
獎進豈知其聲之或可而不知其實乎
愧惶愧惶尊幣佳刻誦服知感對使
外有所裁另幅陳白不備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六

聖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九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上執政書六首

伏諗謨小子海曲鄙生迂愚寒薄往年銓司以職祠無狀斥守相公鄉郡荆南大藩土蕪民敝加以歲厄庠食屢艱祇奉德音勉圖支塞迄於滿考勞不捕拙誓將藉此弛其肩擔庶有辭於茲土願辱士民勤惰誤援前守劉公故事合辭留行按君業已疏請而同事者以江陵夫馬舊隙陰主諸論必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乙

欲壞之繼而部覆從輕怨毒未厭沙津驟起群豎構誣復欲甘心以快前忿羈縲彌歲旅食荒江等於鉗奴望門匍伏妻孥淹泊以日爲年風濤屢驚命懸河伯人非木石能不摧肝幸上下羽翼旣成少寬繒繳具奏之日竟賴相公從中調護獲全腰領重見桑梓東歸未幾先人憂殞道之將廢寧復尤人願惟明德在念深於鏤刻三歲負疚仰觀無階葉處餘生止應待盡敢持竿牘塵瀆典記以故向來紆結猶似戴盆感激微衷未遑披展死罪死罪恭惟相公天人績學文武宣猷雅致淵澄冲姿

疾幾殞封疆青通有辭柰非自撥當事者果有意於幽滯沉抑之輩疑莫先之矣願孤孽踪踪天門難徹陽春遍布幽谷遲輝邁會乘時不無待於嘘拂耳伏惟相公位正台垣夙塵吐握矧鄉郡舊吏尤荷垂情倘念往時犬馬微勞于公典中少借先容之力免其赴部令得循例補郡在相公不煩轉日之勞在鄙生僅返屠羊之肆即當携挈妻子亟領職司勉贖前過以報知己若有隱疵爲世所棄則不肖之軀已無復之矣惟有鼠伏草野未與明主作外臣耳統候指揮以便進止臨楮無任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乙

陳慥之至

家居

伏念某迂愚不肖逡巡仕路垂二十年無所短長於世明矣昨屏廢海隅自分終焉暮年相公篤念維桑眷及舊吏錄之淪棄之餘令得復齒人數澤枯膏莖爲德無量兼奉慰誨獎借過情且感且媿蒞宛三月更叨今轉以十年不調之吏蒙一歲雨遷之恩此尤非素望所擬也顧材綿力薄無補地方懼爲相公知人之累耳邇臨襄漢復遭大水閭荆南又甚惟三荆歲歲災歲歲被決前工輒棄民亦勞止且往時水患僅及岳州至洞庭則爲歸

墟之壑矣今歲浸淫武黃漫及江州此必下流爲梗即堤亦難於捍水誠不知宜何如處也兩院繼卹之疏旦夕且上伏惟相公留意焉襄陽

伏計前月自省中投牒詣荊襄州馳驅鞅掌卒卒無須臾之間適有便差赴京率爾投啓齊聞左右今已匝月當徹台覽嗣值江陵張進士北來以舊雅款留備道相公所以惓惓於不才之意爲之拊膺而激心輒念生長海曲素乏通方疲頓羈孤遠迴仕路詘言無取已關媚潤之資實行未半終謝推擇之路疊足楊翼逡巡下僚徒際新朝靡由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四

自効向非相公垂軫往勸曲賜流聆則遐迹踪分甘淪沒旣敝之帶未與糞土爲鄰耳烏能強振泥塵仰觀雲漢哉雖相公公聽並觀畢舉群策恢揚豪俊兼收委瑣令牛溲馬勃獲與丹砂赤箭並陳樂籠所爲感幸于醫師之遭者固不偶然第燕石徒懷貽慙玄圃魚目可混難涉龍門未免爲相公藻鏡之累耳此某之所以日夜懸臆常恐稱塞不效始之以銜戢而繼之以覲覲也近覲相公昌言六事流傳海內鄙人固無所省諱但見學士縉紳咸傾注而樂推之聲馳響溢速於建瓴風振草

靡疾於翻掌喁喁然蓋人人嚮往之矣此曷故哉蓋改元以來明良遇合庶事更新蕩滌天衢掃除腥穢非不燁然改觀然而閭閻之間湛恩未敷憂虞尚伏者豈坐議論太多更張太驟故一時無以戢滯志而正紛糾抑詭邪而暢皇極原其初意始於求治之急而究其底績則雖名爲治平而不免濶遠于民生之實名實之辯所維繫於世道之隆汙者非謗謫故也深識之士欲言而不敢自吐者久矣相公爲天子秉鈞國是之劑量所取衷焉固古者論思之地乃復學總大方智東全哲靈襟藻府文波旁流又足以昌乎其氣而溢乎其辭宜其言足以振幽鬱之志拓清明之階返侈靡之風收忠實之效也語云吳袖楚腰言漸靡使然自大疏一出推轂拙訥之徒皆奮厲踴躍得以矢心畢命於責實之朝矣矧如某者向列外僚雖不敢與古之奉法循理者比倫而悶悶闇闇傍徨無徒者有年矣今蒙相公一日之知而又爽然幸自得於持循之則則所以稱塞知己者宜於是乎在故敢瀆虔齋慮忘其狂僭質諸掌記併申謝私往在宛郡即宜展謝以繫明今轉有道路之役迂稽遲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五

今良用戰越臨楮不任悚戴之至

襄陽

伏計今歲二月間襄陽孫都司北還丞相公台候萬福暨拜手緘慰誨諄懇且惓惓垂念某遭廻仕路亟圖所以振之甚盛德也願揣賦命窮奇政恐無以仰副造物者之意居亡何而虔州之報至矣自以平生未開兵事而又難同事之人頗次且憚往比奉相公遣諭督勉再三遂冒昧西行冀強以自効上報知已視事未一月而某御史之論報文至矣當是之時相公即欲振之已無其地乃知命之所去雖有力者不能挽而止之古稱履眉援臂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六

之徒豈虛語哉然嘗聞蘇子瞻自傷其坎壈有人之厄之非天窮之之語頗恠其未解物理天人之事豈有不待參合而成者乎既而思之彼亦自負其絕世之才以爲天既厚與之必不深讐之而其身之饑寒困窮流離顛頓則舒亶李定輩爲之而彼蒼豈欲窘我以自快哉某生無子瞻之才不幸而畧同其所遇雖聖朝寬大不令得罪之臣必至于饑寒困窮流離顛頓之極以滿讒忌者之心而追惟往事亦有不勝隱然自愴者曩在祠曹疲神奏對波靡之會極力支吾一忤貴臣遂投外郡

繼蒞荆南周旋災沴扶傷救死匍匐潛決如辛萬千竟罹羅網自是灰心人世一斥五年幸賴提携再塵黜使自宛徂漢邑勉矜持三歲逡巡敢逾故步尺蠖之屈妄意求伸詎謂危機伏於眉睫同類相賊爲世矜憐欲衛其外疾攻其內欲養其內豹攻其外此豈有戾於天而彼蒼故欲窘之耶且傳祠見逐猶憐遷名荆牧論章自甘政拙豈圖末路世械愈深媒孽裝誣湯無人理昔子瞻遭竄小人不過目之爲狂爲悖爲怨爲謗即窘其身未傷其心若今所論賊汚狼籍縱其口之所出任其耳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七

所入必使之無復戴顏於世而後已此又恭顯陷蕭望之之故術又奚啻子瞻之所遇已耶天乎人乎不可得而知之矣夫御史爲天子持三尺法爲監于方伯之國其任至重其相臨至親即言論風旨之微其人之公私邪正當一矚而存之矣非若舒亶李定非相臨之官可以捕風搏影爲之者今不索之水鑑之中而願甘于投人之機穽掇拾恍惚有無之事誣罔朝廷以塞責此豈復有天道哉且某與某御史周旋一年初無相左最後止有殺城故省祭官龍凌漢一事稍與抵牾夫凌漢

以財橫鄉里奪人之田誣人之死被訟褫革今六年矣不知某御史何故兩准其辨訴比因駁寢遂致忿慚眦末憲臣視如儿肉飛騰騰論誣仇爲汗誠不自知其何心也 先朝韓司馬邦奇潘司徒潢爲潘泉時嘗以公事屢忤御史祗以時望所集不忍甘心近來論人者既不驗其行事又不考其平生不阿者疾爲仇者遂前年楚部使者受彼人之讒去一忠諫之方僉事至嘔血死矣今又何有于窮奇之一學謨乎彼豈不知其能言之權難加于無可言之人姑乘其不必證之會以陰行其誣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八

簪之私耳豈虞部議耿昭 聖明洞察嚴 旨一下爲御史者爲讒于御史者能不惕然寒心哉昔歐陽公爲蔣之奇所論欲求推勘至表劄三數上而後得請今疎逖之臣一旦蒙 恩開令辯雪此非相公獨運陶鈞之上灼知素履排群論之紛紜植孤踪之淪落則戴盆之下何由望天萬里江湖直如寬待盡耳悲夫悲夫昔人以知我之恩等於所生然以曾參之母尚不能無疑于其子而相公之所以特繼繼於不才者三言至矣而辭色未變其恩豈直生我者已耶其中事之始末雖知相公

了然不待曉曉以求白者願天下之人豈無疑信相半固不能家至而戶諭之恐遂因之以上累知人之明而使相公不復肯薦天下之士故特馳書揭仰于記曹亦疾痛則呼天之意也伏唯恕其狂而加矜察焉不勝幸甚皇恐皇恐死罪死罪 賴州某伏自虔州投劾後待罪家居不敢齒任在縉紳不敢上先人之丘隴以安慘人之分直俟論定圖復抗顏於人蓋閱歲一稔心灰日寒而所居荒邈益與世疎遂無從蹤跡勘事去冬忽自太公王內翰所資至手帖并示臺揭云云仰仰相公所以憊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九

倦於不才者久而彌篤即急難解紛之義不能得之於尋常朋友矧 天子宰臣身繫萬機位絕百僚乃快然於一士之失所有甚於饑渴之求飲食而思掖而振之也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古大臣之用心不是過也戴盆私慰已度有望天之隙矣頃者得報果見楚臺勘章及吏部覆跡旋蒙 聖恩矜宥復其原官自來披論之人未有洗雪至此者而且併錄其平生尤非涯望所及絲毫皆相公力也痛定興悲曷勝感涕追惟事起之日與相公相別十年矣末路難憑能保某之必不負已乎當其

屬勘之時人卷盈庭衆目所臨能保相公之必不見誤於某乎乃今觀之上下公移絲芥蜩集彼評此騰臆唱同詞竟令無根之幻悉證之本來先入之言都付之烏有此豈有所阿比於相公而爲之者乎抑有所偏護於某而爲之者乎其間指金石以自勵比膠漆之相投信而不渝忠而見諒固有天地鬼神自相臨質而相公之與某皆不以已預之者乃知孤臣之命不脆於鴻毛而相公之明益皎於白日堯舜在上尚虞謏說之殄行相公是舉一以杜群枉之門一以生幽側之氣孔子不云乎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十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所維繫於世道人材者匪謏謏故也豈直某一身一官之私幸已耶所自念者涉世以來屢嬰羅網仕途伎倆無處學習每以玷缺上累相公匪獨命與爲仇抑亦性爲之祟靜言思之有未可盡尤諸人者故曲士無坦途達人無蹇遇窮通顯晦有望其人而知之者太山之觀日也鷄鳴而候之是日一湧而升則爲晴徵將浮將沉則爲雨兆天且弗違而沉於人乎某之浮沉於世久矣雖今聖明僅延微息揣非偶世之器恐終無以際大明之會以塞知己之報是用惴惴

慙慙耳檄至之日亟當赴闕以疾疾之餘驚沛塵定未可猝領職事謹先遣專力稽叩庭階各布區區不敢饒舌他有所干春暄伏惟台候萬福惶恐不宣家居

伏審去夏忝選自北齊至損帖併蒙餉遺甚厚自來叨鉉貴臣未有酬禮下寮如此之腆緝者也仰荷几几盛德曷可云喻荏苒日月恍驚閱歲聞問稀闊受知之士寧自甘葉外于門墻哉實緣職司閒冗絕亡地方利害文字可以關說而勢居蹙迭又不宜數修竿牘以溷政府是用逡巡至今伏惟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十一

相公方朋亡保泰必不以一人之疏候爲簡也以故心雖未安而復因以自恕第冀朝亡軼事令小臣循分守職內外成穆如之風則爲幸厚矣乃今一歲間屢覩廟堂注措則犁然有當於前片私衷之所欲展者相公無不舉之矣何其愉快也昔伊尹之保衡嗣王蓋當成湯代桀以寬之後宜無事於過計矣而乃更制官刑以儆有位至陳三風十愆推邦家之所以戒亡而未著臣下不匡之罪又何其斷斷刻責也豈受遺佐命臨深履薄思艱圖易其道固當爾乎今天下之承平久矣而上

下之裕盛甚矣和同之勢漸成而翫惕之形已著
乃不早爲扶掖稍稍刮礪之是以水濟水其誰能
止頃者法比之勅期會之程江防之輯酣恒之禁
官府之隄備課語之叮嚀使天下惕然若易其
耳目而增其視聽賢者恃以亡恐不賢者憚以亡
越茲何其任官刑之制半然默揣注措之指要悉
根於公誠忠亮初非果於師心自用如異時邊功
之賞先惟幄而後鋒鏑矣而相公辭焉登進之路
軒輊俊而輕老成矣而相公覆焉九列去位令不
蒙惡名兩司被適必取裁吏議事不必盡其情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不必求其備他如此類調停者未易更僕數也則
惇大之體又何嘗不存乎其間夫古今治道以剛
爲主帥之用六以柔而爲剛者也久則渝矣故戒
之以永貞乾之用九以剛而爲柔者也無可加損
矣故表之曰天則今天下知相公輔治之用剛矣
而烏知其用柔之微乎某老歷困衡之位頗嘗究
心國是因以洞測相公之隱不知相公果以爲然
否也往相公五十之祝嘗代謝尚書作三司賀文
中謂天人所以眷屬相公之意今歲又恭值華辰
自念名位卑薄勢分遼隔未敢以文爲壽敬奉尺

書於左右猥比昔人金鏡之義伏析相公始終令
德多歷年所使天下長被保乂平格之澤則某雖
越在江湖數千里外其漑沾華潤不啻登春臺而
熙育之也久不奉顏色擬假萬壽齋捧一入春
明爲兩臺以楚志見委有校輯之役且待五月中
方可脫稿念樞侍無緣瞻馳台案謹遣原力宣布
下忱臨楮無任惓惓欣戴之至

與張給事書

臥家歲餘南浦別悵耿耿在臆去年曾收足下上
計時一書極感眷存嗣聞被選之報清朝言路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得正人居之殊爲吾道增喜省中知多暇日須讀
書以廣見聞古來名臣疏議開卷便覺有益雷同
勦說不足襲也帥同父得第遲矣需次又遲將無
患珠桂否司臨川同召何以不見補官想留家未
來也故人滿朝僕居空谷出處之際各獲其心而
以鄙事賴張相公及諸公之力僅蒙披豁亦曾閱
楚臺覆疏否視原疏如陳米炭人心如此世道可
知昔人云衛青不敗亦由天幸非真有過人伎倆
也愧之愧之此來靜久胸中了無絀礙用世之心
什之死灰矣第張相公與諸公厚德不敢不報故

這一力到京非敢別有所干也來力鄙劣不識進止凡望指揮

與帥進士書

去秋舍親冀別駕來京附去一書知已徹覽邸中況味想多珠桂之累只是檢約不忘酸寒時便覺充然矣僕杜門歲餘日鋤荒園搆數楹小樓坐臥其間少完竹素之業併督課兒子閒伴花鳥以爲主賓海上荒遐世事絕少即無佳山水亦自有幽居之樂足老矣矧視曩時俱成夢境昨得復官之報又增我牽繫世間幻念豈有盡頭若論本來原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古

與劉洞陽吉士書

往歲辱顧宛城恍逾五年風采在臆去春得足下

捷報洞聞榮被館選不勝喜劇玉堂清署昔人比之天上而今朝爲諸養和材之地其不輕而重如此也江陵自張相公入館後垂一十五年今僅見足下型範不遠亦當作第一流人物耳陳人寒拙無足爲念鄙事賴貴鄉諸公暴白近還屠羊之肆矣不知論者當時何處起因乃譁張如是豈生心於虔州之行耶嚴城夜邏竟曉而不獲一盜則姑緝關門出客以追責彼亦知非真盜也而怒呵搥之不至則彼有誣指之刑勢固然也特區區不幸偶爲出客代人完差遣耳良用自笑館中清晏無以爲娛聊附及之以資捧腹人來併致謝私不具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書

謝筆峯張司空書

某伏自戊歲入覲謁明公於邸第過承款親在時湘逐計吏之班奉光儀者纔數四而遂巡還柳明年華有吉陽之難自免家估者五年隆慶再起歷宛襄改虔州以至於今又垂五年蓋計違門墻者恍及十年恭親明公名位日高勲績日茂雲泥相阻遂不敢輒通只尺之聞匪直故民之分不宜重自踈忽而平生知遇獎進之恩若舍然忘之也良

用愧而第念明公嘗握進退人才之權天下士之
蒙旌擢耀聲光者無算明公豈責報於一孤生哉
又因以自恕而顧其中自有不能去之於懷者頃
鄉人自北來每道明公垂念鄙事口斷斷出不平
語竊惟明公方在廟堂之上何暇注照微眇豈以
不佞平生無可棄之惡與明公周旋二十年若韓
吏部之在柳宗元知其人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
人也乃欲鋤群議而暴之哉孔子稱善者好之不
佞在當路貴人落落罕所知識往時事起惟張相
公倡言在朝而明公翼之兩公皆所謂古之大臣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六

一言重在山微誠不佞之所恃以無恐者茲奉邸
報果獲昭雪益賴貴鄉燕野公與南明公二先生
之力南明公故所同事在楚中曾共甘苦者若燕
野公素無一臂之交乃肯慨然違抗原論拯拔沉
寃而置之枉席此其人非有特立獨行之操而賢
大臣又主持之在內烏能使戴盆之士頓有望天
之會耶其爲感幸宜其出於尋常萬萬也微至之
日例當即詣闕下補官顧風波搖撼之後收輯難
操姑少棲泊以俟驚悸之定 帝鄉未期末由展
叩謹以業師殷文學北上附布欸欸之愚併乞代

謝燕野公餘所台候動止萬福臨楮無任悚戴之
至

與張給諫書

馳謝人還拜翰脫之辱以不佞方越在鄙何德以
薰而微惠在貴人也承勉出山有深源勸駕右軍
之厚良感眷有不佞非懷與安人也矧力任馳驅
敢沒馬自錮願往日所患如彌留之疾良醫即肉
其骨矣乃心氣怔怔便能整冠乎季札之語叔向
曰吾子好直恐不免於患往不能禦讒而幾爲連
尹三閭大夫也駭機故在而恍憐如昨則所次且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七

在利害之塗者吳公子爲我籌之矣而足下乃欲
強之仕乎曩罷荊州即爲終焉計嘗卜數畝之宮
在宅後今樹木可蔭而兒子長大日與讀書談藝
在其中暇則弋鴻釣鮮以爲適庶幾追仲長之志
足老也引領 新朝荆之正人柄用足下方在諫
垣一行之一言之若波及丘壑以求保太平不勝
大願此外復有所希覲者非夫也張相公有問焉
足下以此告焉更不敢另汗竿牘風便附布區區
餘所不盡者統祈照察

與帥進士書

春間人還荷手書併花帶之惠。楚仕人未有此報施也。豈忘其貧而念我哉。知感知重。所論此帶尚不足以辱鄙人。展書不覺大咲。追憶已未歲腰一帶以出春明。迄今十四年。死生患難之域。不知經閱凡幾。而此帶猶無改。在共舊真東坡所謂老牛也。又安敢薄。尊賜乎。九山勸我復出其意。厚顧鄙人思之。仕貴乘時。譬之優伶。逐隊直須年貌相埒。今同輩凋零而後來者居上矣。即一日赴闕策款。段馬逡巡在長安之衡望門。投謁是何異。朱嘉榮在貞元中剪銀白髭向人唱梁州之曲。即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九 八

劉中山掩口而咲之矣。誰復賞其意外之聲哉。人之出處多繫情於妻子。今舉家見我。涕洟在。世均有退耕之志。鄙人安忍絕裾而出也。嗟乎。休矣。休矣。仙眷知已到京邸中。日惟讀律課子。此消息甚好。鄙人無足爲法。嘗思試政時。日飽倉黃。米六合以二鷄。郊作羹沃之。同年相傳有荷變之誚。近歷二十三年。能不屈於人不貲於世。而家居衣食亦自稍給。惟官不大耳。在我不與也。因視當時或以酒肉相徵逐。或以財賄相結納。今皆影響銷盡。竟何益。執足下勉之母。易初志。內察已過兩京。缺多

選期少。那前矣。早補一官。亦足爲數口之助。良慰良慰。貴同年侯先生之京附承起居。九山一書亦望致上。劉內翰不敢實訊。相見秘之不具。

答卜起嚴少參書

不佞往以薄劣。自懼譏擯。幾不免爲鷗夷之浮也。承臬中諸公畧過而存故。一旦暴而植之。令戴盆者稍有望天之隙。爲賜何如。滇南之命。聞報久矣。記意旌旆尚淹梓里。頃辱翰使。貴我愚谷。豈直作楚然之音已耶。幸甚。幸甚。不佞退耕兩歲。百事灰心引領。新朝方屬公等。惟尋常之烈。所日竹馬。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九 九

與溫嵩涯憲長書

不佞往在楚中。一塵下吏。頃歲遊洛。再寵我以上客。世路參辰。末由圖謝。乃今更以簿責之。故又辱我公洗雪。蓋膏肓之症。秦緩之所不能療者。而我公生植之矣。匪直鮑子之知己也。銜哉。當何如耶。公移自起巖。公處領訖。且承遺劄。勉我後圖。願風波稍定。恐未能即操敗楫。以求濟也。山中賴臥。日引領名德。必此我陳人所鑒。藏肺腑者。即百拜無

足以報風便附復懷戴不宣

復徐存翁相公書

違教十年距逾百里台儀雅誨頃始一承踈悞之
愆莫可云贖顧蒙涵宥款惠駢加更辱使臨益以
書貺仰登鄭重熱感曷勝督過之詞尤深佩刻敢
不敬領矢無玷於門牆也旋便謹南面稽叩附布
謝私餘祈尊候萬福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與張嶺山中丞書

節鉞臨吳未遑召弩之役頃一勞門者適開府謝
客時尋聞 國諱遂不敢再請以圖秋後重荷見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主

存拜命之辱來意鄭重悚戴曷任屏居兩年淳齒
之鄉素乏軒蓋乃陳人固陋分守累足之義獨在
開府未能闕然也何當賜我偏席一沃清冷之談
乎諸所經畧以駐息東南者則灼然布著編氓之
庇多矣近藁附呈不盡不盡

復陳文峰廉憲書

伏惟明公往歲按吳仁風覃洽今去之十餘年而
嚴奉肖像比於杜稷君子小人之心一也矧不佞
之辱在故知者哉毘陵別後萍迹東西明公位望
日起而不佞偃蹇如昨去歲鄙事雖經洗雪而世

念頗覺灰冷乃明公不意縉綬遠馳翰使於數千
里之外即深源勸駕右軍忘行古之道於今之時
非明公一人耶敢不銜戢敢不銜戢近日得報蒙
恩錄用以部符未至不敢遽調實然如果然則
侍教且有日第恐大拜伊邇又無緣奉晤也使旋
先布謝私餘圖嗣中不備

與姚禹門督學書

不佞往以薄劣猥附雲程過不自防偶中弋人之
慕賴公等虛拂于下而 主上大開殷網令凡馴
既撥而復奮則非望所及也鶴樓祖建猶在夢寐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主

念舊僚獨有公耳周南太史能無留滯之歎乎不
佞擬於仲月馳晤矣公即旦夕有詔能少俟我於
晴川之渚否役便布候不宣

與沈練城憲副書

練江携榼憶公醉別時在再歲餘每于西來人承
起居佳勝為慰故鄉諸老况味如昨追隨飲博無
旬日間疑大塊已供我矣近得邸報又欲奪我樊
川之樂明春未免一山以答知己或取道浙東當
圖晤語也來訊具悉縉綬惠貺更於除歲得濟知
世念凡切拜嘉感甚使旋草率附謝餘惟照亮不

宣

與張廬山開府書

開府之還駐留都也實往年故事而養重舊威臣
國體爲得即遠光儀私心良懷不佞林卧兩歲
自分與世齟齬矣所持不敢援附囊草敢冀重
瞳之照乎乃明命忽臨不知其胡然也開府爲不
佞拊掌足矣而履歷於敝箒媿之感之春初須勉
出以副知己欲携家累以從水使然必候汛防特
移駕面叩而後行所爲水行之具更欲勞記曹以
無梗于行李未敢請也草次布謝不宣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九 五

與鮑深陽書二首

秋間復得君北上曾記荒落詩扇想其阻凍不能
達矣嗣王鍾吾來承惠手書深感存記書詞甚稱
守選之苦意時下沉滯異日當得內缺頃使者忽
然馳報知足下已爲天子領赤縣不勝忭躍今
世作官唯守令稍得行其志而令於民尤親此吾
儒實驗處古之享榮貴而磨滅者不可勝記獨循
良吏存之于吏足下幸勉之江南之令每爲錢糧
所苦聞深陽稅輕與吳中諸縣相去十五良法美
意易流于下也此中民惠不在里甲而在糧長視

湖廣事體少異前時江陵書冊今已無之亦不必
相襲可也僕家居以來灰心仕路久矣昨以敝箒
復塵泥使實出望外顧揣拙性難移殊懼蹇應命
然當事者惓惓厚意似不可重違姑俟憑至再圖
進止使旋草率奉復并謝尊貺少選容專力申候
不多具

榮蒞不五日而遠馳緘使於數百里之外以訪我
於海濱寂寞之區屏眷良厚擬於獻歲買舟西來
與足下一暢飲于玉陽之下以傾倒宿昔比從家
人治裝入楚又迫猝無須臾間也瞻跼靡及懷抱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九 五

如何緬惟足下視事一月矣江南之土風謠俗已
畧可親記不知注措何似大都令之爲職以兼掄
六事故難而江南之令重之以賦繁訟噩爲尤難
足下氣度醞藉心思精密會當迎刃耳然竊有進
焉昔人有言魯公扈志強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
于斷趙嬰齊志弱而氣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卑二
公皆春秋賢大夫而所患猶坐此足下之不爲嬰
齊必然矣而謂爲公扈豈其所安哉願少斟酌焉
而更持之以嚴簡古之循良不難到也深陽之受
病僕不能知而知爲令之槩乃畧布區區相晤未

期外事陳薄能惟無以爲不腆而麾頓之則幸甚矣

奉吳筠翁書

學謨往歲待罪虔州未一月尋以楚論罷去遂不及少展台嚴在時翁方抱採薪之憂而學謨有去國之感臥家三歲此心耿耿無一日不往來於左右也昨者蒙恩起自滿壑不圖復覩門牆何勝慶幸瑞吏來更承尊履康勝州慰倍萬第聞三哥環祿良為增愴學謨前歲亦嘗罹少子之感然每念人生百年間兒女撒數或增或減俱不可知故此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重

事一切付之維摩主張頃間賴庇果又補一子矣翁高年人此身更重幸勿以逆涕干抱新榮元甚未遑察晤先此遣力代候伏惟昭察臨楮無任悚戴之至

與吳近泉太守書

不佞才性踈拙涉世頗難然猥以虛薄之名兩加兄上殊慚非據又安得不重兄積薪之歎哉臨秋待穫雖有先後惟旦夕異耳幸迂其心而需之也乞歸之念且休矣別後所遇欠佳武昌幻泡之孩幸復示滅世間事悲從喜伏徃徃如此不佞第在

未始有生時觀之了無怛惻況功名之際哉未諭領悉即日欲送撫院過信州凡此中試事恐不能為力奈何有便無俟叮嚀也人還先此布復不具

與況州湖督學書

不佞往年待罪虔州滿園晤對既席未溫尋惟文固去矣人生離合且無論春曹夢境即咫尺之緣猶有齟齬可勝歎哉日荷新主優詔起汲生於楚郊遂叨豫章之轉凌驟甚矣顧於賢者之鄉無能為役又自媿惡場事後已營差遣來候筠翁此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重

時與吾丈當一傾倒前惠兩札俱領教矣以無便不及裁荅耳非敢忘之也頃辱翰貺鄭重謹拜佳烈盛幣循例返上統容面叩不具

與馬具臬憲副書

前日有楚人至知公以八月初旬榮蒞意當即入場屋不謂與謁陵之期相左然此中疲頓更甚於外務之酬應者陵事畢即安閒境矣豫章氣象頗迫窄而滕閣在閣閣中視鶴樓風景迥別不佞既無暇登即登之不足以快心娛意官况可知也回祝武昌不似華胥夢醒耶書來備感存記方攝司

事更於試事有代庖無益之勞政苦之耳使旋不能一一又無暇躬親爲答幸惟矜照函門公處爲道敬

與王鳳洲憲長書

得九江手書後楚力去又寄數字計在場事前可達昨見楚錄文采爛然知風雅后有騷經騷經后又有王子之程文矣即體裁互變至與江山爭氣色一也此中爲直指使強我代庖湯在元庫間捉筆作前序併二三策對直夏畦語耳今湯在博一嘯江僚相聚尚有寒酸意殊使拙夫顧老弟子登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五

與劉漢樓侍御書

習池揮袂便見徂秋知公已即吉而徵轍行且至方城矣南北路梗久不承起居良自悵然不佞日居豫道無可爲道惟向人折腰愈覺軟熟往往時倒載之興安可復得也秦博士歸襄州恐公訊不

伎聊布寒溫附博士裝不盡不盡

與陸五臺同卿書

億自甲辰計偕曾承道範於敝邑張鴻臚座中嗣後十五年公上績天官遂得稍通姓名方是時楊中丞適同侍祠每與屈指海內賢豪則哀然必先公而嘗欲締吾兩人之交恨無從也公既起柄銓曹乃不佞又棲遁在野中丞公數以書來道公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九

五

先及且備領推獎三十餘年相慕之雅藹然如見則不佞何以得之於公也媿甚感甚秋杪量移豫章日從邵督學處訪訊便力冀一附叩私又稽遲至今疎慢之罪曷可云喻方今求舊亟矣乃滌陽山水猶旦夕縻公此何說哉末路有緣不知何處得待公惟鉞之末則所厚幸又何如也貴錄人來謹奉起居瞻馳不具

與殷介汀總督書

學謨自戊歲釋褐後二年與翁再會京師僅展舊雅嗣因世路萍梗莫知西東學謨更以骯髒數窮

於世嘗在林藪間仰公勳名日盛乃頃年古田之
 績尤為偉絕昔韓襄毅經營藤峽積九歲而成功
 而公以一再麾得之其度越前輩何如也敬美敦
 服久坐樓甲末由陳候顧承遣訊良感記存往王
 郴州建勳曾馳素卷于吳中覓公平冠詩文振及
 學謨時以功狀傳在松江而楚行適迫遂不及廁
 名卷末如公不鄙尚當竊擬晉公淮雅以獻使人
 行從臣次附後伏惟亮察



ZW 21181888584828

[General Information]

□□=124

□□=

□□=734

SS□=10487247

□□□□=